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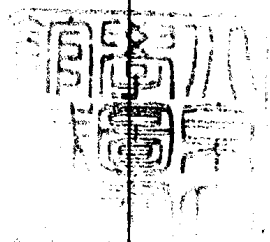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柒輯·拾壹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 柴輯·拾壹冊目錄

責志約言四卷附子潔雜著一卷	〔清〕王滌心撰	一
翊翊齋筆記二卷文鈔一卷詩鈔一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清〕馬翹飛撰	二〇九
讀書劄記二卷	〔清〕孫希朱撰	二四九
嚶嚶言六卷	〔清〕郭柏蔭撰	二九五
讀書記疑四卷	〔清〕張諧之撰	三一九
阮氏筆訓六卷	〔清〕阮應韶撰	三四七
爻山筆話十四卷	〔清〕蘇時學撰	三六九
灤源問答十二卷	〔清〕沈可培撰	四六三

經訓比義三卷

〔清〕黃以周撰

〔清〕王滌心撰

責志約言四卷附  
子潔雜著一卷

清咸豐五年慎修堂刻本

咸豐五年新年鐫

倭良峯  
郭雪齋  
兩先生鑒定

# 責志約言

雜著附

慎脩堂藏板

## 責志約言序

咸豐乙卯孟秋仲弟子潔自平山寄所刻責志約言閱之皆子潔近二十餘年日記中所錄以自警者子潔信云公餘之暇取向時日記摘集成帙倭良降郭雪齋兩契友選擇刪節僅存此編後附雜著諸圖非敢責人祇自責志嗚呼子潔之功可謂近裏矣因憶余與子潔道光乙未留寓京邸與陳敬亭講究心性之學閉門三月謝絕交遊作譜日記時欲寡過而自愧未能成戊與倭良峰楊毅齋諸君子為責善會於都門各為目錄互相砥礪因人鑑己彌覺歉然今年登泰山遊曲阜謁孔林見王淡泉於汜水講究月餘認理較親切立志較堅定旋里授徒兄弟自為師友益知為人之道反己自足不待外求未敢得半而輒止未敢見異而思遷常恐吾志不立即無以為學尤恐吾志稍懈並無以為人庚子計偕至都又與李強齋諸友勸善規過愈警省愈知改過非易自是厥後南北分馳宦遊無定深慮事物搖奪此志或移今觀約言一書是子潔之責志無已時也余能勿自責而自勵乎傳說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孔子曰五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志於道據於德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孟子曰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又曰持其志勿暴其氣周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程明道曰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程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張橫渠曰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朱晦菴曰學者立志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自古聖賢未有不立志而學能有成者亦未有能立志而學不底於成者志何以立責志則志立矣余喜子潔能責志而其學可漸有成也爰誌數語於簡端明為學之功首在責志並願與子潔共相責志始終不懈庶幾無負吾良友且無負古昔聖賢云爾是為序

責志約言

序

二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仲秋七日胞兄檢心謹序於銅山官舍之德性書屋



責志約言序

子程子嘗有言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又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旨哉斯語乎學不外尊德性道問學志在尊德性德乃能崇性乃能定志在道問學問乃益切學乃益精自古君子未有不存心而能致知者亦未有不致知而能善其所存者其功無吝偏廢而要由責志人物未格責志則物可格知未致責志則知可致意未誠心未正身未脩責志則意心身可誠正脩聖人十有五而志於學志早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志直貫乎學之始終孟子云持其志勿暴其氣志為氣帥

序

一

持志尤學之要務也惟能持志故知言養氣獨能四十不動心若有志不立則德何以進業何以脩何以懲忿窒欲何以遷善改過志之所係誠重矣鞭策此志為容自懈滌幼不知學及隨伯兄子涵計偕至都獲與諸良朋互相切磋始得聞過手訂日記時與益友講習今離羣索居久矣自恨志不能立追悔莫及爰擇記中所錄者手抄一編名曰責志約言非敢持以問世祇不忍負友藉是責自勵求寡過云爾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二月二日內鄉王滌心子潔序於平山官舍之退思堂

責志約言卷之一

內鄉王滌心子潔著

人所以不愧為人者仁也。仁統四端兼萬善。生初復原本。格物須知物是甚。聖經明言物有本末。註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明新即物也。所謂格物者。即格明新之理也。物格則知自至。知至而后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國天下可齊。治平不能格。物則所謂誠正脩未必皆當。所謂齊治平。恐亦非王道格物誠

關中得一分力。即去一分過。君子闡然日章潛脩之功。真不容緩。

格物須知物是甚。聖經明言物有本末。註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明新即物也。所謂格物者。即格明新之理也。物格則知自至。知至而后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國天下可齊。治平不能格。物則所謂誠正脩未必皆當。所謂齊治平。恐亦非王道格物誠

關中得一分力。即去一分過。君子闡然日章潛脩之功。真不容緩。

格物須知物是甚。聖經明言物有本末。註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明新即物也。所謂格物者。即格明新之理也。物格則知自至。知至而后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國天下可齊。治平不能格。物則所謂誠正脩未必皆當。所謂齊治平。恐亦非王道格物誠

關中得一分力。即去一分過。君子闡然日章潛脩之功。真不容緩。

格物須知物是甚。聖經明言物有本末。註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明新即物也。所謂格物者。即格明新之理也。物格則知自至。知至而后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國天下可齊。治平不能格。物則所謂誠正脩未必皆當。所謂齊治平。恐亦非王道格物誠

責志約言卷一

千古聖學的傳

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友于兄弟。以祖宗之心為心。則親睦九族。以天地之心為心。則民胞物與。

朱子謂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蓋知得切則深知。學之益己。心中確見。不如是學。即不可為人。其用功必近裏。若

浮淺之知。知而不行。並不得謂之真知。

生意原無間時。不戒懼則成生意。非生意之間我。我間生意耳。

凡事不可對心。心即受病不小。與其抱憾於幽獨。而恨不可挽。何如嚴密於幾微。而使無可憾。人不可欺己。尤不可欺勿。使心常

如嚴密於幾微。而使無可憾。人不可欺己。尤不可欺勿。使心常

如嚴密於幾微。而使無可憾。人不可欺己。尤不可欺勿。使心常

如嚴密於幾微。而使無可憾。人不可欺己。尤不可欺勿。使心常

受病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切己之實學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為學之虛心也。有顏子之實學。有顏子之虛心。方能如。顏子之有進無止。

果有關於網常名教。與人辨論可也。若無稽之語。不急之務。任人。談說在我。祇可緘口不言。

處天下事。揆之以理。必先揆之以時勢。時所不可。勢所不可。即理。所不可也。明乎時勢者。可與言理矣。

陽剛之人。其心坦白而行。多粗率。陰柔之人。其心險阻。而事恒精。

責志約言卷一

細能切己。自脩痛加懲治。則粗率者可變為精細。險阻者可變。為坦白矣。

任勞任怨。方能辦得事成。不然。風吹草動。皆足動心。還做甚事。伯玉不為昭昭伸節。不為冥冥墮行。君子之心。卻被婦人女子道。出。

不可見小見小。則所失者大。嘗見有貪一時之便宜。而其後受累。無窮。追悔莫及者。甚矣。見小之為害也。

全副精神。收歸裏面。外面自能恪守禮法。徒向外面禁止。布置恐。心先有不安處。



爲惡易爲善難終年爲善之人一朝不自收斂則爲惡矣爲惡者雖有父兄師友之督責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何能爲善惟知人性本善自責自奮日間使天性作主乃可爲善去惡爲仁由己惟痛自鞭策方得

本體寂然不動應事接物時自有寂然者在能翕聚收斂克葆寂然之本體自能物來順應至一無適不必矜持自無游思

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又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父卽有過其意未嘗不欲無過卽父之德以意承考以德承考使考得以无

賈志約言

卷一

三

咎是幹蠱而不居幹蠱之名父之令名不失其父乃爲有子若是者其正孝子之所爲乎

中無所倚方爲中庸之學君子時中宜深體味學貴時刻收斂勿令心放若任自然則散漫矣

自處以正見人之不正自必深惡而痛絕之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語宜思

祇整頓起來誠敬自在若橫誠敬二字於胸中反多不靜宜思所以自處不可責人

心一天地也存誠居敬自彊不息心與天地自合而爲一

向主幸處體認用功方爲正本清源之學程子謂心有主則能不動如何是主如何便有主宜思而得之

求放心誰求之仍心求之心祇一心知求卽在非以一心求一心也求卽天真用事隨求隨放病在不識心病仍在不求功何可片時稍間且放心之求原期用是心以學用是心以問非放心既收卽無事也故求放心爲學問之道

古人學所得力原不盡同葉皆眞實爲己

程伯子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因思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之心卽仁非別有仁不可騎驢覓驢此理原活

賈志約言

卷一

四

潑潑地心存理得者方能認得播弄精神者烏足知此

宜嚴謹幾之學謹幾有爭鬪奪隘手段

爲學宜斬盡枝葉培植本根本根不知培植猶無源之水涸可立待然非枝葉斬盡亦難言培植

有天下一家心襟方能一視同仁無論與何人相接言語宜慎慎言乃所以存心

時刻默契本體自可見道親切多一已見方寸間多一牆壁已見最爲累當以全力克之不破

籬籬觸處隔礙

精神不震悚。便陷溺人欲坑中。堂堂大丈夫。不能一躍躍出。算甚人真心躍。則無所陷矣。

作德日休。作偽日拙。但就當下。微微覺處。勘驗便自分曉。然非志切氣定。微處即不自覺。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時時俱在。祇未能擴充。所以隨起隨滅。湯潛菴戒子云。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然則潛菴其得力於擴充。而善學孟子者與。

實志約言 卷一

五

涵養工夫。全在人所不見處。人所不見處。用得切實。到應事接物。此心自作得主。

經濟不根於性命。雖功名勲業。炳煥宇宙。而非原於天真。與聖賢行義。達道迥別。蓋率性之謂道。達道則性為至。毫不涉於作用矣。

息妬之心。必掃除廓清。心地方可光明。驕吝亦即忌妬之根。此根斬不斷。難言虛懷下問。難言廓然大公。何以為學。不造到神聖地位。人字上總有欠闕。然神聖亦祇完其性而已。人孰無性。不求復其性。是不以人自處也。自棄孰甚焉。

真能居敬窮理。明心定妄。念自消。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立乎人之本朝。而無道可行。尤足恥。然道是甚。學道之功。安在正宜。鞭辟向裏。

必能盡心。知性。知天。乃能存心。養性。事天。不言盡心。而第言存心。

則先不識心。恐存非。所存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不可不嚴辨也。納此身於道中。外面自整齊嚴肅。裏面愈主一無適。

吾人一日十二時。內祇宜反己。自責。果知道理。無窮身多欠闕。時刻見過。時刻改過。奚暇責人。

為學最忌。苟且一事。尚則其餘皆背。反荷為敬。

實志約言 卷一

六

深造以道。道愈窮。研愈精。微愈體。認愈親切。入道深。益信。道篤。力求深造。自有心得。

近裏著己之學。不外一真。

言動悉根於天理。則言動即自性。真而發言。庶可算尤。動庶可算悔。

實用涵養。本原工夫。方能一遇事。方無紛擾。

本體惟止。乃見不知所止。而欲默契本體。吾知其難矣。居敬窮理。方能知止。

學須真切。有一毫含糊心。寬假心。終不可與入道。

湯潛菴云。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己意之事。事物拂亂。正學問得力處。竊思生於憂患。事物拂亂。正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時。程子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磨礪以須堅貞。自守時正不可忽也。

非失於因循。卽失於急迫。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乃能養活潑天機。復還本體。祇全得萬物皆備之我而已。我之外別無本體。

躬行方可爲君子。學知爲己方能躬行。

有過不知。祇因未能子細檢察。能見其過。乃實能精察者。能內自一訟。乃實能克治者。

實志約言

卷一

七

一念之發。有未實卽自欺。戒欺求慊。功夫甚細。

真依玉藻。九容切實整頓。此心自一制外。所以養中也。朱子謂玉

藻九容皆敬之目。卽此是涵養本原。亦卽此意。然至一無適內。敬則外益。肅恭學宜敬義夾持。

非學無由歟。其理學以歟之。卽博學之功。非問無由辨。其理問以

辨之。卽審問之功。寬以居之。寬大其量。以蓄所歟所辨之理。所

謂大其心。則能容天下之物也。仁以行之。本天理以爲行。隨時

隨事。皆性眞流露。其學問乃歸實地。其所居乃盡見於行。自古

聖人以天德裕王道之本者。功實在此。此外非失於空虛。卽失

於支離。非聖功所在也。

閻室不欺甚難。然爲學自不欺。閻室做起。

或問徒存一箇好心。若是無才濟得甚事。曰存養久。使心鎮定。聰

明才智將由此生。

省察得病根所在。卽深以爲恥。大力克去病根。乃可言拔。

眞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自能戒懼。戒懼則天眞用事。私

欲何由而生。

見其過而內自訟。內自訟有力。見亦不易。

善要在本原處體認。過要在未萌時禁止。

實志約言

卷一

八

愈檢點愈覺錯失多。檢點到細處。便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者可

見慎獨要緊。

或言時事難爲。曰常存一愛民如子心。認真爲民。民心固結。天下

自無難爲之事。

玉在水則水方折。珠在水則水圓。折實有於中。自形於外也。故君

子向內邊用眞實工夫。

讀古人書。惟身體而力行之。方有益於身心。徒以是爲作文之資。

功名一得。書便可廢矣。

佞人多而直友少。旣得直友。宜虛心聽受。不可諱過。以拒友。

誠則無偽無偽則我無可疑之端人自不疑  
兄弟同居惟不分爾我方不失骨肉之好  
理積於中其氣自壯徒在氣上用工夫氣必有時餒  
靜中至淡至冷惟冷淡乃能清心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即天地之心也心正則天地之心自  
正。

曾點風浴詠歸是何等氣象夫子喟然一歎是何等神情能向這

處領取學祇爭現在並無拘執又是何等襟期

特精明者失於苛示渾厚者受人欺惟寓精明於渾厚之中斯為

責志約言 卷一

九

得之

一舉足必從正路上走縱有所偏不失為正路上人堯舜禹湯文

武孔孟亦祇從這路走但所走者合乎中耳

處天下事非膽不濟然大膽必從小心做出方不失於鹵莽蓋處

事大段不錯尚易若幾微全無錯處便是武王不泄不忘本領

後人豈易及此須先養得此心深沈深沈則其明內照自能研

幾極深研幾則有定識有定識斯有定力所謂識生膽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德有一毫未成不可稱為躬行君子必真能實

踐集義徙義積學功深實能成全此德方可謂以成德為行

於怒時驗涵養於獨時驗克治於困時驗骨力於夢時驗學問  
聖門教人學禮非祇教人口誦禮經日用動靜語默莫不有禮學  
禮者祇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由禮

唐虞以中相授受後世學者遂高視乎中不知隨事皆有中在隨  
時皆宜處中即如飲酒不過飲亦不必不飲即中

聖人教及門無非因病發藥使人變化氣質

道不外日用倫常之間惟深心於此道者始能行道

人能從煩擾困苦中陶淑身心方可歷久不變

非因譽而自能為善非因毀而自不為惡聖人也因譽而益勉於

責志約言 卷一

十

善因毀而益攻其惡君子也期人譽而究不能力於善恐人毀

而究不能免於惡眾人也不冀人譽而安於不善不懼人毀而

敢於為惡無忌憚之小人也

進德脩業視此心身敗名裂亦因此心為斯人造福視此心為斯

人貽禍亦因此心此心何可一時稍放放則賊害性命賊害家

國並賊害天下之人

改過貴勇遷善亦貴勇吾儒所以能希賢聖者祇因有真勇

射者以正鵠為的學者以聖人為的若不自期以聖人是猶射無

的也到底成箇甚麼學

厚。重。為。載。道。之。器。故。君。子。不。露。才。不。恃。智。

為。不。善。者。惟。恐。人。知。此。本。然。之。天。良。未。盡。失。也。恐。人。知。而。所。為。猶

不。悛。此。蔽。於。物。欲。不。能。實。用。克。己。之。功。也。真。能。自。克。乃。可。葆。守

天。良。

一。舉。足。而。不。忍。忘。父。母。自。不。至。輕。有。所。往。一。出。言。而。不。忍。忘。父。母

自。不。至。輕。有。所。談。

神。龍。在。雲。霧。裏。鱗。爪。依。稀。而。全。身。未。嘗。一。現。故。君。子。不。患。人。不。知。

惟。患。自。家。精。華。太。露。

習。俗。汙。染。已。久。須。是。大。振。作。一。番。大。洗。刷。一。番。使。此。身。脫。胎。換。骨。

責。志。約。言。卷。一

方。能。稍。有。成。就。

重。義。則。輕。利。君。子。非。以。利。中。有。害。而。始。輕。之。也。然。庸。人。無。識。祇。見

有。利。而。不。見。有。義。不。知。利。者。害。所。伏。好。利。則。害。隨。之。孔。子。曰。放

於。利。而。行。多。怨。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欲。遠。利。莫

若。喻。義。義。精。則。仁。熟。此。心。並。不。知。有。利。安。有。害。之。可。言。哉。

陽。實。陰。虛。實。則。誠。故。乾。之。文。言。言。誠。虛。生。敬。故。坤。之。文。言。言。敬。闕

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實。脩。辭。立。其。誠。則。無。一。言。之。不。實。惟

誠。乃。有。乾。健。之。德。故。誠。者。天。之。道。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

聖。誠。而。已。矣。其。說。蓋。原。於。此。敬。以。直。內。則。以。直。養。而。無。聲。全。顯

一。敬。義。以。方。外。仍。本。敬。以。集。義。也。坤。承。天。時。行。由。坤。順。而。進。法

乾。健。之。誠。非。敬。不。可。丹。書。敬。勝。義。勝。程。子。謂。敬。而。後。能。誠。皆。是

此。意。

徹。頭。徹。尾。無。所。不。知。此。境。最。難。到。然。能。隨。所。接。之。事。物。窮。天。下。之

理。則。智。日。生。積。累。既。久。必。能。豁。然。於。一。旦。若。格。一。二。理。便。自。謂

明。白。了。如。何。會。貫。通。

莫。以。一。兩。件。事。做。錯。遂。不。思。自。治。孟。子。云。湯。武。反。之。也。可。見。未。反

以。前。亦。不。免。有。破。綻。處。須。捨。其。舊。圖。不。復。作。此。等。人。勇。猛。奮。發

以。求。日。新。必。使。此。志。有。定。必。使。此。心。常。醒。必。使。此。身。無。復。有。愆

責。志。約。言。卷。一

時。時。存。養。時。時。省。察。直。要。做。到。有。善。無。惡。地。位。終。來。亦。必。有。箇

造。就。

不。怕。異。端。害。道。祇。怕。儒。者。害。道。異。端。害。道。顯。然。可。見。少。有。知。識。必

不。從。之。儒。者。以。似。是。而。非。之。言。倡。率。後。生。後。生。非。天。資。極。高。不

為。所。惑。者。鮮。矣。故。學。者。心。中。總。要。確。有。所。見。方。能。辨。得。真。假。

潛。菴。湯。子。撫。吳。因。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曉。人。曰。鬼。神。福

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

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讀。此。可。暗。消。人。邀。福。之。心。並。可。知。幽。明。之。理。原。非。有。二。未。有。不

正而無愧爲人者未有不正而可稱爲神者此理信得及自不  
至祭非其鬼妄冀消災免禍也

當應事時神不外散必能深悉事中之理理精則以理應事其循  
理之心神直貫於事之始終庶可寡過

敬以直內可遷生初之本直義以方外並能完所稟之剛方或謂

釋氏惟少方外之功所以異於吾儒不知吾儒所謂直內釋氏  
亦無由夢見

寂然不動者誠也常令此心寂然不動即戒慎恐懼誠無爲誠則  
無事其說皆不外此理

責志約言 卷一 三

洗心藏密即不欺屋漏實功趙惕翁云洗心從天命之性下手

日言改過而過終未改皆一憚心作祟自勝者強自勝則不至憚  
改

深沈其心乃可研理心入於理之中理之曲折此心方窮研無遺  
古人精義入神亦祇由深沈之心入

天地間順境常少逆境常多有志者切莫嫌逆境爲太苦須知心  
以有所苦而益靈志以有所苦而益定氣以有所苦而益說守

以有所苦而益堅  
學祇爭當下乃切實爲己之學將迎無神也

處事接人俱不可太執祇無愧於我心便是所以能無愧仍不外  
循理

果則天下無難爲之事信則天下無不孚之物  
心起壞念縱未見於行心先不好君子故謹其將發之幾

言有關於世道人心即宜直言無隱縱言出而人不我從亦宜直  
言無隱

律已要嚴待人要寬  
存心則日用動靜語默之間隨在見心

問心得其正浩然之氣自現於發現時存養能使之不餒否曰徒  
責志約言 卷一 四

向發時存養恐可暫而不可常欲常有此浩然之氣惟學孟子  
集義集義則事事皆合天理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自生

迷而不作不但孔子如此自古聖人皆如此如伏羲乃古初一箇  
大聖人八卦之畫亦非自作也祇仰觀俯察看天地間道理都

是這樣遂一一畫出  
才智意見俱用不著所恃者誠敬而已

不明理者純是血氣任事如何能平心觀理欲明理須定靜此心  
定靜則見理自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祇不外一真真心常存則無往不真

玉藻九容非正一容後又正一容也一敬則九容俱正  
提醒此心惟提乃醒也

人須詳審己之所處必內無不正外無不直所為實足對人而無  
慚方可有所責於人否則惟責己不責人

言出必至招尤而仍言之不已者不存心不明理之故也理明則  
可言者方言心存即可言者亦不輕言矣

有必為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心方真  
凡事以得中為貴無容不及亦無容太過隨時處中所以獨稱君子

責志約言 卷一

五

今乃知用逆力之難也水阻風阻舟一步不能行此時即有力無  
所用為學不日進則日退非用逆力如何能進而不止然口於  
味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四支於安逸順也亦所謂為惡則易  
者略用逆力仍無濟肯用逆力者亦少逆則苦逆則淡泊逆則  
舍人心所甚甘真能用逆力者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嗟乎人人  
各有天良真心何無一時動也可慨可恨  
不必言歸寂不必言致虛戒懼慎獨學之道盡在是矣  
有一毫執泥處此心即難脫然窮理極精執泥自化  
心體本潔淨有欲則多污多擾矣寡欲真養心要功

存心善性誰存之誰養之宜知存養即性真用事

戒懼從心髓中流出纔見真切纔可持久  
學以無欲為主求無欲祇宜整齊思慮使心常一

格訓至必窮至事物之理方為格物但所謂格者非逐逐於物誇  
多闕靡必有益於身心意知必有濟於家國天下窮理窮至其  
極誠正脩齊治平乃一一可止至善逐伴實功在而要必自

格物始不得錯會格物務廣而荒毫無實濟  
無故起念祇緣神不定則慎獨謹幾念不輕起

敬鬼神而遠之方可為知惑於鬼神見理不真故也

責志約言 卷一

六

學至不為物屈方為真學  
無論處何地作何事工夫祇是不輕忽不躁迫不間斷  
返觀內照即內省之學內省必至不疚功方嚴密  
見道真切中自有至  
無欲則中虛虛生明時刻無欲一點覺處自惺惺不昧  
平旦初醒時即祇知有這件事到睡時仍祇知有這件事方非玩  
時惕曰  
著實體認天理則一切習心俗心自消融淨盡徒在錯誤處檢點  
終非知本之學

居敬宜始終如一。有斤時不居敬。即非實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須將大者植立起來。大者克立。

如鏡照物。妍媸悉見。一切應事接物。自能合理。惟大者如何。即

能植立求實能立之始得。

非禮勿視聽言動。此時心境是甚麼樣。宜靜會之。

坐如尸立如齋。祇因此心鎮定。

體認天理。即存誠之學。戒欺求慊。必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善

於存誠者。

湯潛菴云。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相通。又云。當先明心。體心體既

責志約言

卷一

七

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

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又云。此心不可令昏散。

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蹄庭。自有日

也。又云。某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

竊思。使心常在。方能復得本體。與天地合德。耐心正所以有恒。

此事如何。躁迫得。

望慾宜在慾。未動時。用力。徒禁制於已發。大非易事。

大學止至善。止字最好。非禮勿視聽言動。止所當止也。至視聽言

動各止。所止工夫。在本體。即是在是。

知止而后有定。定者志有所止也。定而后能靜。靜者心有所止也。

靜而后能安。安者身有所止也。安而后能慮。慮者應事精於止

也。一知止而無不得止。知止足徵。平日學力。何以能知止。格致

實功。宜痛自策勵。

本體至虛。而含天下之至實。至無。而宰天下之至有。認本體。誠然

契。無聲無臭之理。而已。紉思端云。從無聲無臭一路。討消息。方

是真能為善。去惡。言乎。討之如何。曰。惟戒懼。

知此身即父母之身。便一刻不敢自懈。

心為身主。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宜思如何。即泰然。

責志約言

卷一

末

敬無間於動靜。始可動靜無違。時時敬。即常惺惺。

知性無內外。自知心無內外。知性知心。可與共學矣。

學即過人。尚不可輕談。人非學不如人。反於人多所苛求。縱聽者

不見責。返躬自問。能不愧耶。

王道即天德之施。有天德自能行王道。

耐煩即有恒之基。心果鎮定。便可耐煩。必能耐煩。始可深造。

高飛魚躍。活潑潑地。隨時隨事。皆是見道。

宜以莊敬日強為學要。默契天理。亦不外一敬。

程子謂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整齊處。即天理流行。即本體昭著。惟



宜性無間。

身心學宜真切用功。稍有絲毫寬假心。即自欺。

工夫斷祇緣志不立志。立得定方有進步處。

古人誦常令心地虛豁。無倚無著。便是未發氣象。虛豁亦無別法。

惟常惺惺則虛豁矣。

真見得隨處皆道。此學自有不能已處。

論語九思皆認天理口訣。九者隨在思與理一片念不肯放過。真

如陸子所云。關津路口不許一人放過。何等真切。何等著實。

學不外居敬存誠。至一無適之謂敬。寂然不動之謂誠。一到都到。

責志約言

卷一

九

未。有。誠。而。不。能。敬。者。亦。未。有。敬。而。不。能。誠。者。

培養此心。祇使心常在道裏。

裏面嚴密。外面自剛方。

此心今蓋天地。本非天地所能圍。至參贊天地。更爲天地彌其缺。

陷庸大之本體。常在以直養焉可矣。

黃石齋說。此道只須靜觀。久當自徹。竊謂眞積力行。久益當獨有。

心得。

要知。道。之。大。小。俱。不。可。忽。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謹。小。慎。微。乃。見。精。

中庸開首言天命謂性。末復言上天之載。可見學不希天終非止。

至善。因思無欲便與天命相通。欲何以無。惟刻苦整頓痛加刮。

磨積久不懈可矣。

有過即覺不欺。此覺即致知。即誠意不欺。則一覺即改也。

心宜在未昏之前凝定。既凝定。即宜使之無間。若至已昏時。提醒

便不易。

先立乎其大者。功祇在存誠。誠則無欲。無欲則大者卓然。自搖動

不得。

言忠信行篤敬。乃近裏著己之學。

責志約言

卷一

十

常惺惺。仍不外提振。朱子謂。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慎恐懼。常提

振。自不昏了他。

商書味爽丕顯。味爽本全體澄澈之時。丕顯則清心寡欲。直復其

澄澈之全體。所謂明德者。即此功也。

常使此心無纖毫物欲。即存其誠。何以無物欲。敬則心一心一則

無欲。

整頓思慮。心自不爲物引。

湯潛菴課子讀書。晝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早貴。少年見宜使

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此可爲教子之法。

天地無古無今。常是恁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人生天地間。崇效天。卑法地。祇保全其不已之理。

果能鞭策此志痛自怨艾。心全注於理。義不使此心有所昏。不使此氣有所懦。志既克立。學自無間。

易言洗心。遏人欲也。孟子言存心存天理也。然心必洗。天理始存。天理惟存方能洗。心誰洗之。天理洗之誰存之。天理自存。洗心存心其功一也。

人之本心是箇直上直下底。一有所回轉便非。如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是一直出來底。若稍有回轉便內交。

賈志約言 卷一 三

便要譽便惡其聲。非本心矣。

人必有堅心傲骨。如松柏。感寒暑而不變。然後可以履險若夷。處變若常。

心靜時看天下事事物物。無可惡者。心若不靜。自家底手足亦覺有妨礙。何論天下事物。

千萬人吾往理。直故也。欲氣之壯。莫若循理。此心常存。自覺有萬夫莫當之勇。

世人智巧百出。逃不出這箇命字。但常人不知安命。惟君子順理而行。居易以俟。

聰明人為學較易。然必去其輕浮之心。方可有成。輕浮之心如何去。惟收其放心而已。

舜為大孝。舜惟不見父母之有過也。且不惟不見父母之過。即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一若不知象之將殺己者。至封之有庫。又若不知象之不仁而封之者。兄弟之際。至難處也。惟兄弟既翕。而後父母順舜之處。象仁之至。義之盡。是以警賸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舜獨成。為大孝也。

簞瓢陋巷。顏子不改其樂。樂本不因境而生。自不因境而改也。仁不違於三月。其無愧無怍。此心自樂乎。

賈志約言 卷一 三

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真純孝矣。若無孝之實。父母昆弟且恐有間言。何況他人。外內無間。其盡孝之真心。實能感發外內人之心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交久而敬。難。久敬則交以心。非徒交以迹。久敬乃善於交友之道。若平仲之訂交。可以為法矣。

何地無賢才。祇恐無能用之者耳。能用賢則百事理。不能用賢則百事廢。無論治一邑。治一國。治天下。其理一也。

收斂此心。不容一物。即至一無適。即常惺惺法。

武侯必待三顧而後出草廬。其進身不苟乎。觀前後出師表。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其心惟知北定中原與復漢室可謂純臣矣

懲忿窒欲損己身之所當損也遷善改過益己身之所當益也何以能懲何以能窒何以能遷改是在真心克己復禮者之自自治而已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此真善教弟子之法毋誑則赤子之心不失必正不傾即蒙以養正之功以誠敬導於天性未漓之時作聖之基在是矣

謙受益謙則中虛也非謙則無以受賢才之益賢才不樂以善輔也非謙更無以受天下人之益人皆不肯以過告也謙乃可以

責志約言

卷一

入道謙謙君子所以獨吉

慾根盤結深固宜察根所由生之處誠意以拔之

惠迪吉從逆凶理本甚確人奈何不知趨吉而避凶也

祇要此心不壞便此心安不必為善必昌而始為善不必為惡必亡而始不為惡我生之初本有善無惡復我所固有去我所本無可矣

見大心泰方能逃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願學孔子所見者大也明新俱以止至善為準亦所見者大也見大豈復有累心者孰無天真不去雜念何以葆真時刻克己更無己之不克雜念始

可去

不睹不聞即一念未起之時此境隨在皆有一戒懼便覺得常戒懼便常有得

心未凝一百病叢生凝一則無二無雜心純於理以專而見理極確以靜而窮理入微方將日進一日有何病之不可除

朱子謂寂而常覺動而常止心體本來如是學祇復本體而已養得此心常無欲性天自固

自家意見絲毫用不得著一毫意見便不是心體本然便是助長克去意見乃為變化氣質

責志約言

卷一

祇令此心無偏無倚直上直下本體自在工夫亦自在

非禮勿視勿聽勿欲無由外入非禮勿言勿動勿欲無由內生此時精神自凝定在一處心與仁凝而為一並無不仁之得以加身即此是克己即此是復禮即此是全體皆仁

此學恃不得才用不著智誠實不欺方有商量處恃才用智便怕助長

兢兢業業必有事焉是入聖真命脈纔說不待操持便已是放心也

日月行於天不畏人見人行於世心中光明如日月則所行何至

常畏人知

思及君親心中自有綿綿不可已處如何能清閒

心要向活潑處想不可失於沾滯要向真實處想不可入於空虛

聖賢當為學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橫渠先生勇於自克其勇銳不可當固由天資高亦由學力厚欲

自克必先養勇直養無害大勇自出

實能刻苦用功動靜悉嚴密自治則心常悚惕日新又新德何難

進業何難脩

無欲故靜如何即無欲功不外敬蓋敬則心一一則無欲

實志約言

卷一

五

深自刻責不敢稍縱全副精神歸併為一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方實能困勉弗措用己千己百之功

心一散漫萬惡皆由此生古人謂懶散者立身之賊此身所關至

重心何可稍有懶散

言為心聲言根心而發其心之存可知心存者其言必寡非徒學

君子訥言也知為之不易其言自不輕出矣

惡惡不能如惡惡真好善不能如好好色真心不用於正咎在自

欺咎實在獨不慎存誠之君子天真充滿好善即實其好惡惡

即實其惡無在不見其血性豈復有不慎之獨豈復有欺

心本昭昭不昧研理治心以葆不昧之本體則隨在擴充其不昧

之良何至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

與勝己者談心即收斂與不若己者談則不免有自便之意所與

鳥可不慎

此心常作至如主人常在家中防家嚴密無隙可乘竊物者何敢

逼近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亦緣其心能為身主蓋

心注於仁不仁自莫敢干也

明知故蹈則自欺其知即惡也禁止自欺謹幾於幾甫動之時必

使既知即不復行此心方快方可謂能攻其惡

實志約言

卷一

六

有絲毫不敬即非禮有絲毫不和即非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敬

與和何容稍間

將游思雜念洗刷淨盡純一無偽之本體自在蓋無欲即誠本體

上著不得分毫安排

約之以禮即成湯以禮制心之學非禮勿視聽言動正約以禮也

毋我自與天地萬物同體真能同體方能保有此仁

忘固不可助長尤不可助長即大病痛也祇為其事不計其功則

二者之失胥化矣

學非到定靜後則所見者終屬恍惚止水方能照物故也

專心一意工夫。乃無間斷。不能專一。真是無濟。志以帥氣。志立則氣有所統。帥既嚴明。氣無不用。命者匹夫不可奪。志責志宜隨時鞭策。

誠敬之至此。心自如青天白日。無纖毫翳障。

常言之理。必躬行實踐。而後本所行以言之。其言由閱歷而得。詎復有影響之談。

析理未能分明。心不凝定。故也。定則明明則深。入乎理不難。窮微追幽。

學未至於聖人。終是氣質用事多。故為學便要聖人。

責志約言

卷一

七

內外兩忘。此心正渾然中存。

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弗受此本心所流露也。本心即義理之心。集

義循理。不敢有背義違理之事。即擴充其本心時。擴充在在

擴充。則無往不見本心。而心德全矣。

有為者亦若是人。苟思所以自立。無不可改過之人。無不可遷善

之人。

手足問貴先之以身動之以誠。

說得雖甚好聽。不足信也。祇看做得何如。古今聖賢都從力行上

取齊。舍是而言學。非我輩所謂學也。舍是而言道。非我輩所謂

道也。

事有難處者。祇得酌量處之。換之以情。準之以義。失於薄。不若失於厚也。

縱有不可對我之人。要無不可對人之我。

事親未能化親於善。子道虧矣。至取不義之財。以長親之惡。更難

言也。雖曰事無可如何。然不違於理。方可謂孝。從親之令。聖人

嘗恐懿子誤認。詎得以是藉口乎。

待妻子宜求盡道。古人刑于之化。如何。義方之訓。如何。要知卑遜

尤不可忽也。

責志約言

卷一

七

打起精神。直做上前。乃勇於為善者。然在我必有審幾之哲。始得

家庭間。父子兄弟。兄弟夫婦。方是真太和。自問能盡者

何道。真不敢不勉矣。

空守箇心。濟得甚事。宜知心貴於用。能用其心。則格致誠正。脩功

自以用心而專。否則無所用心。聖人亦歎其難。當如何自警

若知一念之放。足以辱親。則斷不敢放矣。

總要在事上。歷鍊事事。盡分過事。而不糊塗。方可謂執事敬。方可

謂切實為學。第謂此心無欲。而事鮮當理。非學也。

孟子開口祇說仁義。抹煞利字。利傍有刀。其害匪淺鮮也。孔子罕

言利慮患深矣。

心有一分未盡。心即一分抱歉。至於盡與未盡。他人不及知也。這當內問諸心。

此利果求之。即得世間當無不利之人。無如富貴在天。求亦無益。惟有求其在我。安分順時而已。

見解愈多。自家便易尋出路。祇宜在行上著力。

獨知之地。不敢自欺。常能不欺。意自可誠。然必在獨知處細細勘。

驗方無毫髮自欺。

隨在如臨。帝天絲毫不敢自放。則此心澄澈。應事自能研理極精。

實志約言

卷一

无

布置咸當。

至靜立極。靜祇無欲。非動靜之靜。居敬存誠。皆至靜中必有之功。

學能立極。乃可謂學。然非至靜不能立極。

疏淪心源。心何至滯塞不通。有滯塞者。祇為正本清源之功。未能

深摯。

從新整頓。即荷日新之學。事真難於創始。振奮於初。則為善去惡。

方有箇根基。

念念存誠。即向心髓裏用功。誠至則不欺心。內省無疚。誠且足以

格神矣。何有不可感之人。何有不能行之道。

呂新吾云。忘是無心之病。助是有心之病。心要從容自在。活潑於

有無之間。愚謂活潑於有無之間。深明斯道者。方能善於養心。

者。方能不明其道。不善其養。而欲去忘助之病。難矣。

言不輕出。即所以存誠。脩辭立其誠。言言可以見誠。辭之脩。脩以

誠也。立其誠。則誠存矣。

克己不力。即自欺。慎獨謹幾。自無己之不克。

心不作。至總由操存功疎。刻刻責志。一意要學。聖人心存。則無欲

自能為至。

時時懼陷於禽獸。必無不存之心。必無不敦之行。

實志約言

卷一

三

吾人隨時有過可改。即如此心不凝一。不澄澈。便是大過。有即須

改。何容一時因循。

託人以情。宜先將此事設身處地。一想勿強人以所難。且情果近

理。何必託情不近理。又何可託君子。祇知有理。不知有情。

談虛談寂。莫非病痛。自以為得道之妙。而不知去道已遠也。道者

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道不遠人。故聖人祇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惟大易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偏於寂也。程子言中有至則

虛。其虛乃中有至之虛。非偏於虛也。

樂以忘憂。樂自發。憤忘食。而得其樂之深也。由其發憤之甚也。愈

憤愈樂愈樂亦愈憤

事為理之所在此心即不得游移亦為之而已矣

夫道一而已矣不一非道也不至一非學道也堯舜可為性善可

復有為者亦若是祇此一道更無二道更無二學

靜能入理心粗氣浮濟得甚事

孟子一生祇願學孔子言以學孔而知浩然之氣以學孔而養四

十不動心學早定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正孟子之善學也七

篇大旨皆以學孔子為歸宿

家人眾多齊之尤難大綱整理後便可寬以居之些須有不整齊

黃志約言

卷一

三

處治之以漸可也求治太急亦恐決裂

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可見不剛則無可作之事剛則上達天

德優入聖域

無論所處何事自心要有至張不可因人為轉移况凡事以理為

斷果為道義所在何可游移不決人言不必盡聽明理之人少

也

與人約信必求合義方免事後懊悔有子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是座右銘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明道先生嘗舉此以教人朱子語

至此整容而誦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先賢教人勤勤懇懇閱

此如聞其聲為學者當知所致力矣

揭人之短其實無損於人自家卻傷忠厚先儒謂到臨終時改過

亦不失為改過之鬼可見人祇論現在現在做好人現在即是

好人白璧無瑕豈可多得此聖賢所以重人改過也

心本光明磊落不為物欲所蔽則此心常光明常磊落矣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近日看得居家辦事亦當做此不然有人

弗用則不能分身之處事何以辦小過不肯寬容孰肯為我辦

黃志約言

卷一

三

夫婦之愚與知能行天下何有可忽之人道無所不在人無有不

善所以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南容三復白圭可見古人為學以不妄言為重亦可見古人為學

功極密實

天人本無二惟聖人心與天一所以謂天何言哉自處以天也知

我其天惟天知天也彼隔於形骸之私而未能與天同體與天

同用者烏足語此

程朱工夫切實正大真為後學所當遵循其言居敬窮理功不可

闕

認得命字真。此心方能泰然。但必盡人事始可言天命。理義悅心。理義本心所固有。窮理至於精微。必循理而心乃甘愉。義深其情性。非由義而願。莫釋心與理。義膠粘不開。心得所安。其悅當有不自禁者。須將過根一切斬斷。始算能改。徒日日認過而不改。認過何益。此心必如天行之健。方是自疆。精一處即中所在。能精一乃可允執。事不遂心。此處最驗學力。未有學力不至而能坦然者。心存得極熟。應接時方能照管得密。

責志約言

卷一

書

與鬼神合其吉凶。蓋天道福善禍淫。即鬼神以吉凶予人也。聖人賞所當賞。罰所當罰。代天行道。故與鬼神合吉凶。洗心功深。不為物欲所累。則心之光明。繼續不已。自毋不敬。自隨所處而咸宜。聖學不外求仁。歷觀聖賢言仁各語。參互考証。可以見仁之本體。可以知為仁所當從事。虛弄光景。非吾儒之所謂學。學祇宜切實為己。言多必失。還是守默好。然當言者亦須不避嫌怨。慷慨言之。博文亦所以收斂放心。放心收則文中之精華美備。會萃一心。

且由是而開大矣。由博而約。是萬歸一。而不外以禮。禮足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禮即在文中約。即在博中學。貴斂華就實。不似高談性命者。徒向空虛。當極靜時。何嘗無知無念。但知是戒。慎恐懼之知。念是戒。慎恐懼之念。

力行久。其知自更真切。聖賢特重躬行。原欲由日用行習間。體驗斯道。而自得也。想像卜度。何能窺見微妙。造次克念。戰兢自持。自無一念放過。廓然大公。即萬物一體。即中心安仁。公則無私。自能應天下之物。

責志約言

卷一

書

公則心益廣大。故順應無窮。學不至廓然大公。仍不免憧擾。仍與未學同。保活潑天機。還宜戒懼活潑。由戒懼而入。方為真活潑。不然未能戒懼。而還言活潑。恐所謂活潑者是放也。心不妄動。則游思雜念悉絕。无妄則動以天也。卻妄遺真。學之急務。惟慎獨則安全消。習心慣病。既習慣。豈易易翦除。必有確不可拔之操。有矯輕警惰之力。如顏子克己。洪爐點雪。習慣者方不難改。欲復虛靈不昧之體。宜知虛乃具厥理之虛。靈乃應萬事之靈。能



全。理。能。治。事。則。虛。靈。者。常。虛。靈。自。不。至。於。昏。昧。矣。

拋。小。利。害。克。己。乃。克。己。實。事。小。者。未。能。克。治。淨。盡。大。者。可。知。

守。貧。卽。是。道。一。語。自。能。安。貧。守。志。是。其。命。一。語。自。能。立。志。

論。語。以。知。言。終。篇。孟。子。自。述。其。學。曰。知。言。養。氣。心。法。相。接。遙。遙。可。

溯。格。物。窮。理。功。皆。在。知。言。中。必。至。知。言。理。纔。窮。到。極。精。密。處。

誰。不。知。有。箇。天。理。程。子。卻。云。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可。見。非。

自。家。體。貼。出。來。縱。有。人。講。說。恐。所。見。終。恍。惚。也。

凝。聚。心。神。不。使。散。漫。疑。久。則。明。可。以。研。幾。凝。久。則。健。可。以。力。行。

驕。矜。之。心。盡。消。始。可。自。學。謝。上。蔡。全。力。去。矜。字。程。子。稱。其。切。問。近。

黃志約言

卷一

壹

思。以。此。

心。不。逐。物。卽。存。心。既。入。又。招。斷。斷。不。可。惟。無。忘。無。助。得。之。

程。子。謂。只。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千。古。聖。學。

真。命。脈。也。體。之。於。身。返。觀。不。爽。當。下。體。之。當。下。卽。是。人。惟。患。不。

能。體。之。耳。果。整。齊。思。慮。嚴。肅。身。心。其。心。必。一。匪。僻。何。得。干。之。惟。

宜。時。時。整。齊。嚴。肅。勿。令。間。斷。

君。子。之。心。常。切。戰。兢。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無。時。不。畏。無。在。

不。畏。此。戒。懼。慎。獨。所。以。功。無。容。間。也。

人。莫。患。無。自。知。之。明。亦。莫。患。無。自。勝。之。勇。自。知。自。勝。乃。能。自。克。者。

乃。真。爲。己。者。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無。如。師。道。廢。久。矣。天。下。無。誨。

人。不。倦。之。人。實。緣。天。下。無。學。而。不。厭。之。人。真。心。爲。學。自。能。真。心。

教。人。爲。學。

追。遠。與。慎。終。並。重。曾。子。嘗。言。之。矣。昔。程。伊。川。先。生。云。冬。至。祭。始。祖。

立。春。祭。先。祖。朱。子。謂。伊。川。始。祖。之。祭。禮。緣。義。起。是。始。祖。之。祭。義。

不。可。廢。水。有。源。木。有。本。始。祖。乃。人。之。源。本。冬。至。爲。一。陽。初。生。之。

時。於。陽。之。初。生。思。人。初。生。之。祖。不。可。不。祭。亦。不。忍。不。祭。焉。朱。子。

雖。又。謂。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祭。之。恐。僭。然。三。年。之。喪。

黃志約言

卷一

壹

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祭。亦。何。獨。不。然。大。約。喪。儀。不。同。

而。喪。期。則。一。祭。儀。不。同。而。始。祖。之。各。宜。祭。則。一。若。謂。庶。人。宜。慎。

終。不。宜。追。遠。民。德。何。以。歸。厚。余。嘗。謂。慎。終。追。遠。上。之。德。已。厚。也。

民。德。歸。厚。民。之。能。慎。終。追。遠。也。且。遠。旣。追。之。必。思。祭。之。此。乃。孝。

子。仁。人。之。用。心。空。言。追。遠。果。何。以。追。之。而。使。此。心。無。憾。歟。

浩。然。之。氣。祇。是。集。義。所。生。時。刻。集。義。卽。時。刻。以。直。養。此。氣。卽。時。刻。

教。子。嚴。勝。於。寬。所。以。家。人。卦。稱。父。母。爲。嚴。君。父。子。有。親。溺。愛。不。得。

謂。之。親。愛。之。能。勿。勞。乎。勞。正。所。以。成。其。愛。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果能自重。口不出戲言。身不敢戲動。儼然人望而畏。何至爲人所輕。

非義非道之干。馴伊尹弗視其所視者。道義而已。內重則外自輕也。

心爲形役。乃獸乃禽。人各有心。而能不放其良心者。誰且書楮亡。夜氣不足以存。徒使有人之名。無人之實。吁可畏也。可哀也。

宜真實做去。必使屋漏無愧。衾影無慚。若僅在朋友面前。做一箇無大破綻底人。此與穿窬之盜何異。

片念有放。卽若撻于市。此志方立得起。

賈志約言 卷一

七

宜用不負當下工夫。當下所居者何位。卽思當下之位。應盡者何道。素位而行。當下先不遠人。以爲道矣。

一事不可對人。則事多抱歉。何以問心。一念不可對人。則念有未誠。又何以問心。本心現在。昭不可欺。可以問心。乃可以信心。乃可以使人咸諒其心。

盡心則知性。知天性根於天命。心統性情。心一天也。盡其心之所。有而無。不洞澈靡遺。自知性知天。知天則事天。立命之學。自不能已。

專心致志。眞在闇處。著實存省。著實克治。不欺於人所不見。對衾。

影乃可無慚。

天下事多敗於優柔。既見得眞。自宜斬釘截鐵做去。

全體不息。不可輕說。祇當一意凝定。就業罔懈。一意則不雜。凝定則不撓。到存養極熟。則不息。

常體戰戰兢兢。如臨如。數語省身功夫。方益嚴密。動靜云爲。間方隨時有所警覺。

無論與何人相接。俱不可有輕忽心。一有輕忽。則乾健之本體失矣。

學以希天爲歸。宿朝朝夕。惕進進不已。如天行之無息。則乾健在矣。

我下學上達。自與天契合無間。

立見參前。與見倚衡。眞見也。刻刻不忘。忠信篤敬。心之所注目。過之先儒。謂纔有所見。便是妄。乃將迎逆億之見。

爲仁由己。性道原己。所本有學思。又己所能爲。己果自強不息。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方爲不甘暴棄。若必俟聞人言。而後警覺。其不知警覺者多矣。倘從法語。而尙不能釋悅異語。而尙不肯改。其人怠忽成性。明知故犯。是安危利富樂。其所以亡者。雖有聖人爲之化導。將如之何。

凡事不豫。先籌畫。臨時都成艱窘。此豫之一字。所以爲最上一著。

賈志約言 卷一

天

也。

有事速為心中頗覺爽潔稍有遲疑便沾泥帶水。

湯潛菴云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

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

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可見不

患無位患所以立伊川謂年少登科一不幸正是此意。

或云今之為學者不過知得自己過失耳余謂人祇患不知過真

知過之在己亦未有不改者勿存一是己非人之心也。

學貴虛心窮理若以先人之言為主即大病。

賈志約言

卷一

堯

遇事不躲閃更能詳審實踐方足磨鍊心性。

看得利重義輕即骨肉之好亦將失之况於他人乎甚矣有利必

有害惟君子不為利誘也。

見人家好處即宜速學對旁人稱揚正堅自己欲學之心也見人

家不好處便當返觀自己即無是惡亦不當對人表暴恐失忠

厚且長矜心也不為所染而已。

有戰兢惕厲心神過自可算。

為我之見未能消除何以廓然大公憧擾之思未能遏止何以寂

然不動程子定性周子不息於誠要知不息於誠即定性也。

隨著他人言語走是靠牆倚壁學問惟於聖賢言語反躬默驗實

從己心體貼出道理來方有把握方非襲取。

看未發氣象與顧諟天之明命同顧諟即戒慎恐懼真精神所謂

看者正戒慎恐懼惺惺不昧之心神也。

敬則此心常醒常醒則嚴毅中存私欲不得乘間自覺把柄在我

通體皆靈。

古人用功著實總要自家尋出真諦力求自得驪珠獨探初不以

同異自嫌也。

有一團兢兢業業精神即是天理流行能兢兢業業乃能克己復禮乃

賈志約言

卷一

堯

能懲忿窒欲。

在識見上用功不如用力涵養培植天真且愈涵養愈覺不足徒

矜識見反覺有餘。

萬物皆備於我刻刻見為皆備之我自刻刻必求完生初之我盡

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功何容懈。

切實省察時時自有疵累待人掃除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能除惡

之本惡方除盡若云當下無惡可除便是未曾用功。

徒向故紙堆中討生活終無自得處須在自家心性上體認雖讀

書窮理功不可少然必使書之理皆若自吾身而發始可稱為

讀書人

不愧屋漏。必有屋漏之實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信。源於不動。不言之時。屋漏自洽。乃可謂嚴密。

真知非如是學。即不可以為人隱微之地。乃有不敢稍寬者。慎獨為孔門心法。問室何可自欺也。

為學必拔去病根。始可掃除廓清。敬勝百邪。敬即斬妖利劍。拔病根。非敬不能。

一語輕發。即使不至貽羞。而返之於心。先難自問。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南容三復白圭。真可為師。

黃志約言

卷一

學

戒懼乎不睹。不聞。即拔本塞源之學。若在念頭上檢點。尙是第二層工夫。

艱則无咎。謂必知艱。乃可无咎也。知艱則歷盡艱辛。不憚勞苦。困而學之。何至有咎。如為之難。言自不得不。訥則口無失言。亦艱則无咎之理。

心一嚴肅。便見得視聽言動。無可越之禮。可知錯失甚多。非細檢必不能知。

包孝肅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永叔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厲永叔者。永叔曰。凡人材性不

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

聞者稱善。可見為學為治。皆不必襲人之跡。祇各得此心之所安而已。襲則偽。偽則難久。祇得此心所安。則真。真則可繼。

心無所繫。始能深入乎道。有分其心者。沾泥拖水。何足與議。且晝所為。問心無慚。乃可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矣。

鞭辟近裏。著己此心。自曰斂此學。自彌進。以此道語學者。能解甚少。不若以禮範圍之。使其步趨循禮。程子謂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學者未見到之理。必俟其積學功深。將有所得。方可語之。然亦當隨時提撕。隨事提撕。策其進。進不已之心。乃能到可語地步。

黃志約言

卷一

學

程子謂忌日。遷至祭於正寢。朱子謂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可見忌日之祭。由來已久矣。孫夏峰謂上古之葬。不封不樹。既封且樹。則吾先人之衣冠。憑焉敢不敬。故非有大故。則不敢輕去墳墓。重之也。重之而何可不敬也。時俗清明掃墓。七月十五獻麻穀。十月初一送寒衣。猶有古之遺意焉。春秋悽愴。

人情與天道合。而愛敬之誠。動乎不容已。墓祭廢而四時之祭。未有能行者矣。人心之醇。風俗之厚。於此攸關。可見墓祭亦至重也。且必墓祭。此心安。

重也。且必墓祭。此心安。

實能學以爲己。氣質自可變化。不能變化。氣質卽非爲己之學。聞譽始奮。卽爲名也。宜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原無所爲。而爲喻於義。卽不知有利小人。喻於利。其所喻。眞有爲人所意想不及者。其所爲。眞有爲君子所深惡痛絕者。祇成其爲小人而已。何足道哉。

增一分知解。便增一分揜飾。多一番言論。更多一番回護。戒欺。求慊。所以誠意爲人鬼關。

性靈中一點眞知。瞞昧不得。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視指交加。何能瞞昧。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何能瞞昧。故君子慎獨。

責志約言

卷一

聖

家庭事雖難辦。不得推諉。揆情酌理。恩義兼盡。此等處皆驗學力。楊中立謂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時時。當知何爲心害。時時當決去其心害。心害不除。難言爲學。

人生祇此子。臣弟友之事。子宜孝。臣宜忠。弟宜恭。友宜信。聖人嘗言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行謹眞非易。宜求事事盡分。

須察過之所在。而改之。含糊認過亦不得。

私念一起。卽覺一覺。卽化。方爲念起處。就根截住。顏子不遠復。卽是學也。

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時雖處否。而恐懼脩省。常切其

亡其亡之憂。見之政事。必能下通民隱。好惡無偏。人心維繫。方且固結而不可解。國家何難如苞桑之固。可知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乃見小心翼翼。祇台德先之精神。

能疑乃能有進。眞心窮理。時刻博學。時刻思索。何能無疑。疑卽進之機。當下自有應改之過。應遷之善。須默自見。得極力遷改。方有著脚處。不必思前想後。

天君泰然是從戒慎恐懼來。能戒懼。則此心不爲物誘。淡泊寡欲。自隨所處。而無不泰然自得。

責志約言

卷一

聖

閨室屋漏之地。時求無負此心。卽存誠之學。存誠自能研幾存誠。自能窮理。

讀書時。必如與聖賢相對。看聖賢所言。俱似教訓我。一般兢兢業業。要將聖賢所言者。眞實做出。方爲善讀書。

能言不能行。豈慥慥之君子。刻刻存誠。則言行相顧。恥言過。行日見其有餘言。自日見其不敢盡。

須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作功課。靜坐。祇涵養本原。不得妄有所聞見。讀書。觀聖賢言語。考古人行事。亦祇印証此心。開發靈明。

不得溺於訓詁詞章。一日之內。非讀書。卽靜坐。有事則以靜坐。

無欲之心。應之不敢片刻稍放。不敢一念弗檢。夜間默驗一日。心境無專靜時。即為虛度日子。務須從新整頓。收斂翕聚。即日。間有專靜工夫。亦要知當下一時一刻。即百年中一時一刻。不可輕放過去。

欲得友朋之益。必虛中而不剛愎。自是友方肯勸善規過。訂為同心。易離下乾上卦。名同人。離中虛。惟中虛而乃能同人也。

先儒謂鑽進裏面安身立命。又謂刊落枝葉一意著己。依此為學。功方切實。

恒性固心。自不逐於物。信根深。恒性乃可漸固。惟信方能復性。復

性則心自定也。 實志約言 卷一 聖

整頓思慮。不令有一毫攪雜。即居敬即存誠。然要知整頓思慮。非屏絕思慮也。祇專其思。一其慮。不使有憧擾之思慮。

心平氣和。甚非容易。惟自視常若不足。常切自責。則庶幾和平矣。

實用弗能弗措之功。乃可變化氣質。張子云。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食息起居。恒有兢業之心。隨時乾惕。祇求法君子之時。小人無忌憚。不知戒懼也。君子兢業。則時存戒懼矣。

同一學問。而名根不斷。即不免為人。至於裝飾塗澤。尤罪過之大。

者是直與巧令之悅人無異。非止為人也。為己者。名根早拔。故常光明正大。

學當刻苦自治。能刻苦則愚可明。柔可強。無不可造之語。若有怨己心。即有聰明亦昏。

無論甚麼事。古人皆先我而行之。讀書考古。工夫自不可緩。但須有專靜之功。須有至誠讀書考古。方不是外面掇拾。

張仲誠謂本體順工夫。逆愚謂隨在用。逆力惟逆乃能葆其順也。然靜中培養深厚。逆字力量愈足。

處處見真。即所以存誠。真則德由是進。業由是脩。古之學者。所以

實志約言 卷一 聖

異於今之學者。不外一真。

應為之事。即宜專心致志。盡其力以為之。見義不為。固不可。一暴

十寒。尤不可。甚勿有初。鮮終。為情於行者。所藉口也。

夏峯謂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蹠分者。何途。但求放心。要在責志。觀此。可以知所著力。

先儒用功名。目不必盡同。然同是遏絕人欲。葆全天理。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即敬。蓋人所以有妄者。以心不一也。敬則主

一何妄之有。此學離朋友不得。靠朋友不得。朋友講習。謂朋友講明是理。彼此

勸勉以時習所學也。然道無容諉功。惟自盡為仁。由己他人著力不得。用功不刻苦。終不濟事。

平日所為無愧於心。乃能內省不疚。不疚工夫自在。平日非取必於臨時也。

自信太過。即自欺。須令此心常虛。

養得此心常卓然不隨物去。可謂中有至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有至也。

天何言哉。是甚麼氣象。識得心。即是天。亦可相忘於無言。

實志約言 卷一

聖

稍留罅隙。便有許多私欲乘間而入。詩詠瑟僖。此心嚴密。武毅則無隙可乘。乃切於自治者。

視聽言動。必求中禮。如此細檢。當下自知不盡道處。多知不盡道。克治尤宜力嚴絕。其非自非禮弗履矣。

必有真心勁骨。而後能剛果奮發。深沈為學。吳草廬詩云。縱當意思沈如醉。打起精神坐到明。是何等勇猛。

如何是善。如何是惡。辨得極其明白。當為善去惡之念。初發尤宜審其誠與不誠。蓋此時是善惡關。不可有分毫虛假也。

為天地間男子。當思參贊天地。

聞譽則喜。此學者大病。他人說好。須審量一番。果有好處。當益勉於好。若是不好。則譽我者。是害我也。當聞言而驚。恐自省自勵。

心如一泓水。不使水濁。則水常清。不使心受擾。則心亦常清。

口吐正言。身卻不行正事。總是自欺。須肫肫誠誠。言願行行。願言勿使心與口不相應。

人以非禮加我。切莫與人爭辨。爭辨則兩有所激。不如返而自責。以平己氣。以安己心。

今人做錯事。說錯話。動云我深以之為悔。夫吉一而凶悔吝三。悔

實志約言 卷一

聖

與凶吝俱對吉而言。說箇悔字。便是後悔不及了。便有多少不吉處。與其悔之於終。何若慎之於始。是故君子無時不敬也。

於心一生。便不能長進。須知義理無窮。進一境。復有一境。不可自足。

讀書時。我祇是我。出仕時。我亦祇是我。隨所處而不失真。我方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本領。

以書中所言之理。印證此心。自見得聖賢所說者。都是責我底勸我底。

心中沾泥帶水。便不能自快。學者於不必用情處。要割得斷。不宜

戀戀弗舍以擾此心

這事為我所當做便將去方能有成若因他人毀謗即止到頭

能成得甚事

當倉卒時神閒氣定是多大涵養

想人說好然後為善非為己之學為己者以善為己所應為人知

不知全不計較

看來全是自家底錯天賦我以性天所以待我者不薄人勸我以

學人所以望我者甚厚自家果能努力切實脩省何至有負天

人

黃志約言

卷一

兗

順理則吉有不吉者其應遠也逆理則凶有不凶者時未至也

孔子在陳絕糧尚絃歌不輟這箇心境是何如常在這處著想自

不至怨天尤人舜以帝甥而攝位若固有之這箇心境又是何

如常在這處著想更不會於己傲物

立志要專壹發念要肫誠居心要嚴密持躬要肅整審理要精細

謀事要周詳說話要謹慎力行要強毅

疑心最不可有這件事該做一生疑心必至於債事這箇人可交

一生疑心必至於失人祇要將理認真不妄生計較則疑心自

消

知得是病不欺此知即藥不欺則必思病所由起急醫是病顏子

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道不自行必待剛健篤實之人而後行剛健則不為物屈篤實則

此心无妄進道自易

聖人與天地合德聖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天地為一也學聖

人者若有一毫已見何能與天地相似

戰兢惕厲恐此身或須臾離道也易言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聖賢

事業要皆由戰兢惕厲做起

人所忽處能收攝此心乃見積累縝密之學

黃志約言

卷一

辛

至敬行恕乃日日消磨工夫將私欲消磨乾淨天理自然流行工

夫緩不得亦急不得

用功要很很則有進無止一步不放鬆不能很有安處必多

隨在見道敬畏之心益不敢寬怕底是不見道終日昏昏無由生

其敬畏之心

自己所見到之處不妨向人直說直說則不欺己不欺人此心先

安况直言無隱亦可規聞者之虛心與否以決其人之可交不

可交萬一聞者心喜訂為同心自己過失亦可得聞何幸如之

古人以朋友夾持為重正體自家有過或不自知也即聞者因



吾言不悅自己友道亦盡使其清淨心未必不愧悔友直友  
諒聖人嘗言其益矣

遇事不敢欺心恐有害於至大至剛之氣也集義則不欺能以直  
養矣

事雖繁心祇貴一一則靜專自足以理繁

呂新吾云凡人骨肉之好不終只因爾我二字太分曉又看得利  
字過重愚謂骨肉之親更不比他人此處尙分爾我更有何處  
不分爾我此處尙重利輕義更有何處不重利輕義詩云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聖人讀詩而贊之曰父母

責志約言 卷一

幸

其順矣乎人不知重骨肉其心獨無父母耶以父母之心爲心  
未有不敦骨肉之好者不敦骨肉之好則父母之罪人矣

語言間有浮氣是少定靜之功程子云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  
者其言輕以疾宜知勸懲

人性皆善也景公所爲不足感人之真性故雖有千駟而無得而  
稱夷齊之行實足動人之性天故雖餓首陽而稱直到今一富  
漢兩俄夫而人之所稱竟在此而不在于彼可見直道自在人心  
富貴原無足重則人之含富貴厭貧賤者聞此不當愧汗耶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君子非求異也理所當爲者爲之而不與世

浮沈人自見其異耳俄而與天地不朽雖餓何傷讀此真足增  
人志氣令人奮發孟子謂聞伯夷之風者頭夫廉懦夫有立志  
不信然哉

命字信得及則期必私己之心都可潛消

極聰明之人而不知爲學獨不思父母所望於我者何在耶時  
體父母之心則知不學便不可爲子不學便貽父母羞真心時  
動自然斂聰明於箇中

有一貧字在心便不可與入道至形之於口更俗不堪言矣胡文  
定公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讀此可發深省

責志約言 卷十

幸

遇事自須認真做認真則非義弗爲非禮弗行至於將就之說決  
非我輩所宜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尙有甚麼怨尤

無論所處何事俱要討出本心去做不然便是不誠無物也

聖賢書中所言之理皆吾心固有之理學古有獲心與書自合而

爲一若是不親書卷心思便無棲泊卽非真有得者

僕人須恩以結之嚴以馭之令彼知感知懼方得

古人謂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竊謂言卽無損於人亦當謹慎  
謹言則制外養中不但可以寡尤

稍有破綻。雖妻子亦能窺到。人不可欺。祇自形其醜耳。獨之當慎。如是如是。

與言終日。知得所言者。是甚方知所發者。是甚。延平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說得切實。吾人日讀聖言。自省能發明否。

詭譎之人。處處欲顯己能。其實所謂能者。全用不著。縱偶用之人。亦如見肺肝而不我信。從可知。誑人以權詐。不如感人以忠誠也。

言忠信。行篤敬。祇在日用倫常間。驗之為學。原貴篤實。

實志約言 卷一

章

用心於正。似難。用心於邪。似易。豈性有不善乎。亦習染日深耳。惟大丈夫。不為習俗所移。

義勝情。則自反常。縮情勝義。則內省多疚。

理非深思。不得。君子九思。一步緊一步。祇為要存天理也。

每事必有一定之理。依理而行。使此事毫無欠闕。方為以正自守。

徒抱一箇好心。濟得甚事。

在已。即大段不錯。而責及隱微。恐不堪自問者。猶多自咎之。不暇。

奚暇咎人。

助長則心有所滯。無益有損。其實祇欲速之心。作祟。故曰正助之。

害尤烈。

行有不慊於心。則饒可知。浩然之氣。或餒或生。惟視所行。行合義。

則即行。即義。浩然之氣。自由義而生。集義工夫。最切最要。

此心漸漸收斂。方有專一時。專一則窮理盡性。至命何德不可進。

何業不可脩。

中立不倚。無太過。無不及。惟中庸之道。是立而無所偏著。非實能。

以自勝為強者。何足語此。

心有所倚。善亦能靜。但非無欲之本然。

此心似泰山作鎮。實能為一身之主。視聽言動。皆根鎮定之心。

實志約言 卷一

章

而本。來面目。在私欲淨盡時。識認學。祇貴遏絕私欲。

內外俱整齊。即此是一。即此是誠。

時時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但非居敬。無由見得。

常覺有天。視天聽。無在非天。自無在敢放。

在紛擾中能靜。必於屋漏。爾室。早嚴定靜之功。君子閭中。自脩初。

不求人之知。而方寸有主。何有不可處之紛擾。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自古有國。

家者。聽言之要道。皆不外是。真能以逆于心。而拒不以遜于。

志而從則樂告以善者多而長惡惡者自日少矣。

必留間隙於人而後人議之不。予人以可議之端風波何自而起。嚴取與於一介方為謹小慎微之學。此關打不破即是自欺。

事近於偽。即不當做稍有含糊。終為作偽之小人。

過欲之功極細。欲將萌之際。即遏絕之。方為研幾。方能算欲。迨欲

已熾而始遏。其不及遏者已多。

輕視財物。方可於事有濟。人得沐膏澤。人自樂為我効力也。故君

子祇知有義。

有才之人皆可用。祇費用當其才。

責志約言

卷一

畫

許魯齋謂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

者之任也。其以明道為己任。如此當仁不讓於師。仁以為己任

也能擔荷。此任方見學力。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此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方

能借詞推諉。卒至功無一就。此不學無術者之所為也。

明道程子嘗對上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羣

下短長。以活直名。則不能上欺。實以為得御史體。惟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以格君心為本。如此方不愧為御史。

事未至而憂。而憂者多。惟身當其難。而心一片初終不

二為公不為私。為國不為家。雖殺身而不悔。乃見節義。

一介不取。言不當取者。雖一介不取也。一介不與。言不當與者。雖

一介不與也。不輕取。尚易。不輕與。最難。惟精義之君子能之。

真有血性之人。乃能為有血性之事。三綱五常全賴此等人為之

扶持。甚矣性天不可失也。

湯潛菴云。須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極精密。勿助長。非鬆放之謂也。

稍鬆放。便忘。非必有事矣。總之一涉有意。便是私心。人不思

慮不清。只患心體未透。愚謂集義正必有事實。功日日必有事

於集義。義無終窮。集自無止期。何至忘義精。則深知襲取之必

責志約言

卷一

畫

餒又何至助集義。既久。心體自透也。

動靜不能一致。仍是存養不熟。熟則靜亦定。動亦定。

學莫難於祛欲。易曰。窒欲。孟子曰。寡欲。人欲甚險。溺於其中。如入

幽谷。入之易。出之難。可危也。可慨也。坎之九五曰。坎不盈。祇既

平。无咎。以剛健中正。處坎而無盈滿之心。乃可无咎。看來惟剛

健者。方可出險。惟剛健者。方可祛欲。

胡敬齋謂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不教心。空常存戒

慎。恐懼而已。不教心。亂則一以貫之也。尤宜知戒慎。恐懼。乃能

一以貫之。

有順適之意即放幾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放幾何由而起。朱子謂纔有順適的意思便是人欲。愚謂知為人欲則所幾之學益不容緩矣。

明道十歲賦餉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後各橫渠書曰：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其定性也。仍不外中心自固之學。

必求事事皆合天理，方可謂學。薛文清謂：工夫要在飲食男女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道不外是矣。祇去一箇利心，何事不可做成。且前且卻，利心作祟耳。

責志約言

卷一

業

道味曰：濃世味曰：淡。周旋世故，祇因不明此理。至於禮尚往來，則非周旋世故者。

小人造言生事，亦為吾道之梗。然真金不畏火鍊，公是公非自在。天壤毀譽何足計較。

名者實之副，有其實乃有其名。君子祇知務實而已，他何知焉。愈閱歷愈知人心叵測，處世接人真非易事。看來惟思所以自立，自重不易乎世，無恤人言可矣。

惟公足以服人，稍有纖毫私意，微特人不服，清夜捫心，抱愧殊多。倉猝之事，未能觀理，豈造次顛沛必於是者。君子窮理有素，臨事

鎮定事雖倉猝心則嚴明。尊長所為雖有不合卑幼祇宜平心靜氣婉言以陳其義理，或託人勸止，不得干犯在上。

人不可偏有所好，所好一偏則以所好管我者必多。如我好博施，欲管我者必不惜小利。我好積善，欲管我者必皆以經籍。凡有偏好者皆類是，可懼可懼。

用人不疑，疑則其人不樂為我用。然必先有知人之明始得。事近於自私人多不為，以內不足也。君子研理極精，事苟當為，即祇知有理，不以近於自私而遂止，而不為其心本公自無所避。

責志約言

卷一

業

忌也。如明道先生推薦賢才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橫渠、暨弟伊川為首。真惟知有君國，何有嫌之可避。

天人之際，惟明理者深知其故。怨天者不知盡人事，盡人事者必不怨天。其權在天，其權實在己。善則相感通，以善惡則背善其應必惡。歷觀古今，其理纖毫不爽。

為不可對人之事，人即不斥其非，此心亦必有愧悔之時。可見天良未嘗盡喪，祇未能擴充其良心，故旋發旋徹耳。若因愧悔而思所以改過遷善，則不至終有愧悔矣。

祇宜自責自責，則心平氣和，人己俱安。不責己而責人，則天翻地

覆矣。

天即在吾心。心所不安。即天所不容。凡事必求心安。即事天之學。事有不心。以口舌爭。而其人自悔。恨若無地。自容者。俟其悔。恨而徐言。其是非。則無爭執之言矣。然惟涵養功深者。乃能俟之。

朱子謂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愚謂仁者先難而後獲。知義之當為。惟為其所難而已。功效斷不可計。

學者欲不辱其身。須行己有恥。恥即起死回生金丹。羞惡之心。人

責志約言

卷一

堯

皆有之。擴充則有恥矣。

古人每通一經。不但通其文。兼能見於行。讀一字。行一字。讀一句。行一句。實能將古人所言之理。行出方為實學。

知足常樂。知足則不以外物累心。其欲自寬。其心自得。所養

有恒為作聖之基。恒心恒力。乃學之要。朱子謂恒字古體。其形像

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方是恒。

謹言慎行。即所以治心。須於未言未行之時。謹慎。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孔門傳授心法。程子謂此是徹上徹下

語。自思居處果恭否。執事果敬否。與人果忠否。且恭敬忠果能

隨在無間。否。一問心當緊著鞭矣。

須以直養直。則理直氣壯。浩然之氣自生。友人詩云。是是非非一

直。看不直。則無真是非矣。直字最緊要。

程子謂心有主。則能不動。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即心所以有主也。

孫夏峰謂色莊者之起人敬。或較君子而更親。故非巨眼人莫辯

思之信然。然君子自真。小人自偽。視以觀。出察。安色莊者。烏能

遁其情。

讀書不可以書視書。須躬行實踐。求與古人所言之理相合。方善

讀書。

責志約言

卷一

本

未能拔去私根。即非求仁之學。仁則私欲盡去。並無私根矣。故學

宜掃除廓清。

幾微之間。最不可忽。真能慎獨。則不忽幾微。豈有不仁。猶有不仁

仍慎獨之功未密。

今人有告以過。則心即不甘。所以能改過者少。看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是何等虛心。其心正大光明。即此觀之。亦可見其升

堂。故程子謂子路為百世師。禹聞善言。則拜。其心更虛矣。其量

更大矣。大舜舍己從人。惟舍己乃能從人。舍己則無己。可克與

人為善。祇因舍己。舍己從人。即心法。

真心欲作事無不可成者。有些攙雜則心不真。事何以辦。私欲去一分甚難。添一分甚易。必真扶起天良以作一身。手子乃可斬妖去魔。將私欲驅除淨盡。戰兢惕厲自視。常若不足。則心以虛而學。彌奮方有進步。處將就冒認。縱可揜飾於一時。究竟於身心有損無益。刻刻居敬便見得。隨處皆天理。隨處既見得天理。居敬工夫自任手不得。病祇在自欺。功祇在慎獨。慎獨則有慊無欺。意可誠。心亦可正。身當不難脩矣。

實志約言

卷一

全

此學原不畏人。知明目張膽以誨人。使人知所宜學。此正一腔熱血所在。且教學相長。在我之學。自可由是稍進。在我之過。自可因是稍算。人原無可尤。深知此理。尤心乃可全消。強為排遣。縱無尤人之言。而尤人之心仍在。為惡之人。其始亦畏人。知久而恬不為怪。遂至無所忌憚。豈知天理不容。惠迪吉。從逆凶。其理原不爽也。倘從逆反吉。此天欲厚其毒耳。非真吉也。有自是心。便不能長進。然我所見者。真為理之所是。又不可不以。

為是故君子有自信無自矜。朋友為五倫之一。人自宜重交。但學者必先知人。始可言交。人孰無怒。惟怒依乎理。則隨時而化。若怒在一。人對別人說話。尚多怒色。便不合義理了。心為身之主。心若不為物所引。身何至受累於物。故學須治心。不妨姑試四字。最足壞事。要知此都非本心。都是轉念。不好君子力完本心。不敢自欺。一事到前。果為我所應做。便宜做。將去不許。且前且卻。多所顧慮。情疎貌親者。小人之交也。君子相交。如水之淡。而實以心相契。

實志約言

卷一

全

既名為士。尚不離市井。人習氣豈不可恥。欲脫習氣。須切實。在上。做功夫。使此心常伸於萬物之上。人都是喜好應酬。錯過了光陰歲月。遂枉活一生。吾人之精力有限。分所當為。宜著實為之。不可徒好熱鬧。食可以充飢。衣可以禦寒。道可以治心。人人不能離衣食。緣何離道。見父母便有箇愛心發出來。見兄長便有箇敬心發出來。這就是性。卽此性而擴充之。則性可常存。修橋補路。便有濟於行人。然非富者不能。興利除害。便有益於民。

生○然○非○貴○者○不○能○。君○子○窮○而○在○下○不○必○為○其○事○要○當○有○其○心○。欲○濟○世○救○人○自○是○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胸○襟○。

見○鳳○一○毛○便○知○其○全○身○皆○文○。見○烏○一○毛○便○知○其○全○身○皆○黑○。故○君○子○一○言○不○敢○放○一○行○不○敢○忘○。

鵲○不○辭○其○勞○始○能○成○巢○。學○不○憚○其○苦○始○能○成○德○。

月○有○盈○虧○日○無○盈○虧○。陽○剛○而○陰○柔○也○。悟○得○剛○柔○之○理○。君○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魚○以○得○水○為○樂○。學○以○得○道○為○樂○。

與○人○處○不○必○談○天○論○性○。祇○順○其○機○而○導○之○以○正○。便○是○。

黃志約言 卷一

奎

愚○忠○愚○孝○非○真○愚○也○。都○是○一○片○至○誠○惻○怛○所○積○。故○其○愚○處○正○人○所○不○可○及○。處○今○人○祇○緣○才○智○自○詡○不○肯○居○於○愚○。所○以○忠○孝○做○不○成○。理○是○箇○至○大○底○亦○是○箇○至○公○底○。少○有○所○得○即○自○喜○。是○自○小○也○。自○隱○所○有○不○以○教○人○是○自○私○也○。惟○君○子○自○造○必○極○其○高○。誨○人○必○極○其○誠○。

事○不○遂○心○最○易○煩○惱○。心○定○者○理○明○自○無○此○病○。

誘○人○以○善○亦○天○地○生○成○之○心○。故○君○子○不○吝○。

謙○謙○君○子○謂○謙○而○又○謙○。乃○為○君○子○卑○以○自○牧○。能○自○養○其○謙○德○也○。嗚○謙○貞○吉○。謙○德○積○中○發○外○也○。謙○受○益○滿○招○損○。謙○六○爻○非○吉○則○利○學○。

者○詎○可○自○滿○。

家○庭○間○實○能○敦○倫○飭○紀○。方○為○切○近○之○學○。若○身○不○足○表○率○一○家○。更○說○

甚○治○國○平○天○下○。

不○動○心○之○學○。從○戒○懼○入○戒○懼○。至○不○起○妄○念○。識○精○力○果○無○所○疑○。無○所○

假○何○至○動○心○。

伏○義○畫○卦○首○乾○坤○。人○心○各○有○一○乾○坤○也○。且○一○畫○開○天○。吾○道○一○以○貫○

之○亦○即○此○理○。

論○程○朱○陸○王○。惟○夏○峰○語○最○平○允○。固○是○夏○峯○涵○養○深○。亦○是○道○理○本○如○

此○。

黃志約言 卷一

商

摩○擬○光○景○便○不○是○切○實○學○問○。君○子○不○談○光○景○並○不○說○效○驗○。庸○言○信○庸○行○。謹○近○裏○著○己○步○步○腳○踏○實○地○做○去○。

道○不○可○須○與○離○學○。即○不○可○須○與○或○緩○學○。有○間○道○即○有○所○不○行○。學○者○

所○以○學○道○也○。有○不○盡○道○。即○非○人○學○。何○可○懈○。

當○極○靜○時○。真○箇○是○惺○惺○了○了○。未○易○言○語○形○容○。無○欲○故○靜○。居○敬○乃○能○

無○欲○居○敬○。真○為○學○之○急○務○。

先○賢○語○錄○每○能○使○人○興○起○。實○有○一○段○真○精○神○。不○可○泯○滅○也○。精○神○所○

以○恁○地○。祇○由○懷○精○功○深○。

無○論○動○靜○皆○當○一○以○貫○之○。一○不○足○以○貫○萬○事○。至○一○工○夫○欠○闕○也○。至○

一。方。能。一。貫。否。則。紛。此。心。先。不。得。其。會。歸。

勝。氣。消。除。不。盡。終。不。可。與。言。學。宜。虛。衷。以。潛。消。其。勝。氣。

打。不。過。富。貴。貧。賤。如。何。能。與。理。為。一。君。子。心。與。理。相。決。身。與。理。

相。依。早。過。此。關。也。有。志。為。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裏。面。工。夫。著。實。做。纔。能。擺。脫。一。切。俗。情。這。邊。重。那。邊。方。輕。也。

天。下。惟。理。不。可。屈。撓。吾。心。之。理。即。人。心。之。理。亦。即。天。下。人。心。之。理。

循。理。即。是。悖。理。即。非。此。理。同。此。心。同。真。百。世。可。俟。者。然。而。世。俗。

所。謂。理。竟。有。不。同。彼。所。謂。理。非。理。也。乃。私。意。也。惑。於。世。俗。之。說。

者。往。往。至。傾。家。破。產。乃。為。私。意。所。錮。礙。乃。惑。之。甚。者。可。歎。可。憐。

責志約言

卷一

空

有。求。於。人。當。其。求。時。每。至。口。不。能。言。即。能。言。而。面。常。若。有。慚。大。丈。

夫。何。可。如。是。真。能。自。重。者。必。不。蹈。此。失。

好。古。便。宜。是。小。人。故。智。壞。名。聲。壞。心。術。有。甚。便。宜。君。子。則。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

和。而。不。流。談。何。容。易。非。有。堅。強。不。屈。之。操。恐。流。者。多。矣。

人。各。私。其。所。有。所。以。多。爭。家。無。私。蓄。大。公。至。正。足。以。服。人。之。隱。微。

自。化。爭。為。讓。

外。寇。之。禦。自。禦。之。心。寇。之。禦。尤。自。禦。之。外。寇。尙。有。時。不。為。害。心。寇。

則。時。時。為。害。於。心。不。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有。心。寇。也。不。能。居。

敬。窮。理。深。造。自。得。有。心。寇。也。非。禮。而。視。聽。言。動。皆。心。寇。也。嗟。乎。

安。得。掃。除。廓。清。使。心。寇。自。靖。哉。

一。朝。之。忿。皆。緣。不。引。咎。於。己。若。知。引。咎。則。天。下。無。事。矣。天。下。人。皆。

知。引。咎。則。犯。法。者。少。必。至。刑。罰。無。所。用。而。囹。圄。空。虛。也。乃。血。氣。

用。事。者。多。知。自。引。咎。者。少。隱。可。憫。也。夫。

善。體。親。心。方。能。得。乎。親。方。可。為。子。

克。己。至。難。日。間。須。檢。點。性。偏。難。克。者。是。甚。至。誠。以。克。之。

真。性。透。露。一。切。私。欲。俱。消。歸。烏。有。如。太。陽。當。空。魍。魎。悉。化。也。

責志約言

卷一

矣

學。至。有。進。境。者。類。是。人。每。得。少。自。足。不。知。義。理。無。窮。學。問。無。盡。

進。一。境。尤。有。一。境。及。忽。有。進。步。乃。恍。然。大。悟。也。如。子。貢。因。論。貧。

富。之。道。而。悟。及。詩。之。言。切。磋。琢。磨。子。貢。其。進。矣。哉。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欲。去。危。祇。宜。順。理。

我。所。當。為。者。真。心。實。意。勉。力。為。之。不。計。其。他。方。是。

慾。根。須。是。斬。斷。方。免。葛。藤。

凡。事。不。可。有。期。必。之。心。惟。為。學。宜。必。以。聖。人。自。期。

俗。云。不。如。意。事。常。八。九。要。知。此。中。自。有。命。在。白。有。天。在。君。子。安。命。

順。天。而。已。若。稍。不。如。意。而。中。先。自。亂。非。君。子。之。學。也。



事貴決斷。纔有游移之念。便做不得。然必先明察。方可決斷。不然。事一做錯。雖悔無及矣。

有可以測度而知者。有不可以測度而知者。不可知必閱歷。而後知。未嘗閱歷。必尋閱歷者訪之。而後知。天下事大抵皆然。人甚不可愚好自用也。

爭利者。予之以利。而爭心猶在。其人惟知有利。不知有義也。以義止之。雖有爭心。而不敢復爭矣。

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懼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非禮之動。皆舉足而忘父母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口啟羞。恐為父母羞。

責志約言

卷一

奎

也。非禮之言。皆出言而忘父母者。言動不忘父母。乃可謂孝。

用人不疑。疑心生將。無人可用矣。大厦豈一木所能支。孔子言政。首以先有司。終以舉賢才。書曰。任賢勿貳。又曰。用人惟己。平其心。一其心。則可用之人多矣。

處天下事。未能思深慮遠。未能布置周妥。皆因不明理。

凡事不可太甚。嘗見人偶有過。他人責之不止。其人初覺甚愧。繼因責者過於煩瑣。以言頂撞。而責者反無言應答。是恥辱皆自取之也。甚矣凡事貴知止也。

當言不言。則人以爲懦。而欺之。不當言而言。則人以爲妄。而輕之。

言與不言。皆未知道也。知道者。言由道出。非道不言。人方以其有道而敬之矣。自重者。人恒重之也。

事必權其重輕。果爲重大之事。卽當不避嫌怨。而爲之。此心原可脫然無累。祇爲自尋煩惱。所以憧憧往來。若能廓然大公。自能物來順應。何累之有。

凡事章程。早定。勿得輕改。蓋循其章程而行之。則人有所據。且既定爲章程。並非不可行者。改則別起爐竈。恐不如原來章程之相習而安也。革卦初爻曰。鞅用黃牛之革。卽是此意。

觀人之行。須原其心。勿得以其行偶有可疑。而遂棄其人。

責志約言

卷一

奎

內外如一方。可謂實有心得。禮記謂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宜味。

爲不善者。惟恐人知其天良。原未滅亡也。若肯速改。則轉惡爲善矣。乃怙惡不悛。如諱疾而忌醫。可歎。

言出而爲人所忌。卽不宜言。言易招尤。更是致禍。明哲者。慎之。勿論人情叵測。出言宜慎。卽遇開口見心之人。出言亦無容輕輕。言則言。不由衷。卽妄也。

事窮則變。不至窮極。則不知變者。有之。不肯變者。有之。窮則未有不變者。閱歷久自知。

求在我者有可必我爲政也。求在人者不可必人爲政也。窮達有命。君子順時聽天。居易俟命而已。

隨在皆有樂地。人特自取煩。腦有樂須尋。不尋何由知其樂。先師樂亦在中。顏子不改其樂。樂何以辨。其要在好古敏求。克復爲仁。

子弟幼時卽嚴加懲誡。長乃不至。祭儀至長而始導之以正。晚矣。然教之於後。視後亦不教。猶勝教則其子尙有所憚也。非分之事。毫不妄爲。小人不得乘間而進。在己亦覺自重。

莫將此身看得輕了。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造福。皆責志約言 卷一 堯

此身也。脩身宜如何謹嚴。

宜機密者。雖妻子不可與語。理不當語也。語則失機。宜微論有禍隨之。先覺失言。

看書最忌多添見識。須以書中之理爲行對書卽無愧於作書之人。更使作書者所言之理若皆照吾身。描寫出來。乃許看書。

用人必推心置腹。視人猶己。人方竭力盡忠。不忍相欺。澤之九四。曰勿疑朋盍簪。朋類所以合聚。如簪之恐髮者。惟因四之任賢。心勿疑二也。勿疑。故能成其由。豫大有得之志。

問學以何爲要。曰小學大學俱離微不得。敬字自是徹上徹下之。

理人不能如此者。志不立也。平日志無定向。忽而志在名。忽而志在利。心中擾擾。如何能敬。惟一心要學。聖人志纔立得。纔能主敬。又不可自是。自是則偏執私主。雖能收斂身心。亦非聖門所謂敬矣。必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方無自是之心。

言語必慎。君子所以養德。飲食必節。君子所以養身。因讀拜之教人射章。曰射之法在毅。教者學者必志之。然後可中。匠之法在規矩。教者學者必以之。然後能巧。可見吾人爲學。必有其法。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小學之法也。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之法也。教者舍是無以教學者。舍是無以學。祇要入循序。

責志約言 卷一 堯

丰

漸進日新不已。真心實意做工夫。

目所注者。此理口所言者。此理心所存躬所行者。莫非此理。如此乃能復全此理。

人子事生母易事繼母難。事繼母能盡孝方爲孝子。在人前訴窮。此心卽不可問。古今來多少好人。皆被窮困弄壞。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聖賢何嘗不窮。緣何還有所樂。常

樂極生悲。何可輕喜。欲去輕喜之病。宜將此心沈下去。使道義常爲吾心之至心。有箇至子則心定氣亦定。

向此等處尋求。自無所困。

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限。文周所言之理。或為伏羲所

未及。言孔子所言之理。或為文周所未及。言學者明理。祇將眼前所及。覺當下所應為者。講究清白。不必貪多務廣。

私欲最難遏止。然學者卻要於難處著力。看這件事不當做。又不

肯不做。這便是私欲牽引。須提醒此心。立定腳根。硬不向那路

走。有這箇識見。有這箇力量。私欲自可漸寡。寡之又寡。以至於

無則幾矣。

知行原不相離。如人發出一念。即知是善是惡。便是知。知得是善

即向善念擴充。知得是惡。即向惡念克治。便是行。

黃志約言 卷一

主

學孔孟。須向孔孟心地上想。不可泥於章句。

語道之大。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天下莫能破。仔細思索。必真見

得此道實有莫能載者在。實有莫能破者在。方可無疑。

弄舜此道也。孔顏亦此道也。所遇之時不同。所為之事不同。而其

道同。其心同。則其人亦同。果能明道行道。使道實得於心。體於

身。身心與道為一。不必學古聖之迹。而自合古聖之心。

與勝己者友。嚴憚之心常存。與不如己者友。輕忽之念易起。故學

貴擇交。

五經四書皆聖賢之心也。以己之心。體聖賢之心。還使己之心無

異聖賢之心

為之不厭。非樂在其中。何以不厭。語之不情。非不改其樂。何以不

憫。不厭不情。即樂非別有所謂樂也。先宜思為之不厭。為是為

簡。甚語之不情。語是語。簡甚勉勉於茲。至於不厭不情。不必求

樂而樂在是矣。

欲去病痛。須深思所以去病之方。擇出對症之藥。服之又服。如司

馬牛。多言即宜服。認言之藥。子張務外。即宜服。忠信篤敬之藥。

對症下藥。病痛自可漸漸消去。

天下道理原是如此。但人必自家悟出。方為真知。方可必行。否則

黃志約言 卷一

主

縱有師友勸責。亦是無益。

孝子不服閻。不欺人所不見也。故一念自欺。即為不孝。

人定足以勝天。不能勝天。還是人事未盡。

不曉得。須問人。若怕人笑己。便不肯問。是自長其愚。到頭能不見

笑否。

樂從苦中得來。滋味更覺深長。

屋漏工夫有欠闕。到接人應事時。連自家身子也占不住。君子爾

室潛脩。常在人所不見處用功。

自家心得。不必驟與人說。恐人不解。即為失言也。惟俟其人之將

悟然後語之則如聚沙而雨矣

盡性之學不外循理聖人能盡性亦祇因循理

相交以功名自家功名大便生驕心人家功名大便生詭心相交

以心性裏面自有箇契合處功名非所計也

處事者不可有得失心一有得失心便無定識無定力

見人悔過能迎其機而導之以善則人之改過必益勇遷善必益

銳

理所應為身所能為心所願為即宜立定志向勇猛做去不可因

人言而中止

黃志約言 卷一

心一於理自真實无妄纔有第二箇心即夾雜而不實欲存誠者

祇要心一

必能旋乾轉坤積誠以懇挽天心方稱有為之人若凡事委之天

命此與自暴自棄無異何以人定勝天如武侯在草廬早知三

分及出而志在興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必如是乃非任運者

比

家人有難化者惟宜反求諸己思潛移默化之道方好責人恐至

決裂更難收拾

骨髓裏不潔淨祇緣不肯責志向骨髓裏刻責必使渣滓盡去則

表裏如一矣

舌人於哀痛迫切之中體認真性遂能得手腦有所成就蓋哀

痛迫切即真性也體也祇宜於性之所發用力擴充

祇知守法即君子之刑之心懷刑仍懷德之精神然較懷德則益

嚴屋漏雨時以刑此心自倍加收斂

理在萬事理實在一心應事必求心之所安心安處即理不必別

尋理

人以禮來雖有失儀之處亦當原其心而鑒其誠况學貴容眾自

視過高恐而前路太隘自身先無立腳處

黃志約言 卷一

人貴自立人不務正乃人之無良不盡由於習染所處之地不任

咎也自古皆地以人傳未聞人以地傳者

良心汨沒豈能無時發現於發現之時能察識擴充固有之良心

無不可復熟讀孟子此理可見然驗身心此理亦可見

持守堅定不為外物所搖奪不因人言為行止方寸中實有凜不

可犯者在自徵介然毅然之操

虛心受教方能集益而此中不可游移無主有主而更虛心其精

進不已之功脩必益能刻苦自勵

事所當為者為之不知其他

自持以正任人世毀我舉我此心不爲所動方爲真君子方爲鐵丈夫

虛弄光景是爲學大病倫理俱在躬行實踐常切寡過未能之憂乃切實爲己

論語言學不一端而總不外爲仁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萬物一體仁也非克己復禮烏能如是此顏子所以獨與聖道之傳

深知二氏之非自不至陷溺其中須知綱常倫紀所以亘古今而常昭者全賴吾儒維持

知行並進格致誠正脩亦並進非未格致卽不宜誠正脩也讀書

黃志約言 卷一

宜善會不可泥其字句

變化氣質復還性真聖學的傳在此

實體諸身乃能真明其理知而不行特想像之知非真知也

不必答人之傳言祇宜答己之多言言不可不慎古人所以致戒

人有所責於我必非無因惟當反求諸己改過遷善

至人自持以正僕從無敢不順命者嘗見事人者往往不免有所

挾制固由在下不爰約束亦由在上先予以有可挾制之隙也

道一而已矣大德敦化惟一故教也小德川流祇流其所敦之化

耳是萬是一深心於道者知之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足徵心法治法一以貫之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足徵天人無二純亦不已

事以人傳人不足取其事亦湮沒不彰矣卽有一二善事自彼而興而爲善非原性真乃虛假之善也鄙其人何能復傳其事

學貴反己自脩毀譽之來皆自致之不必求人惟宜正己不動而敬無時不敬矣不言而信無時不信矣敬信無間必如此乃誠篤爲己

讀天命之謂性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知本體卽可以知工夫讀戒懼慎獨可以知工夫卽可以知本體

黃志約言 卷一

每爲一事必以真實不欺之心貫於其中時求可以對己可以對人

人可以對天地鬼神方能光明正大百世可俟

學貴正本清源治亦貴正本清源禁民爲非須先格其非心勸民爲善己須實有是善未有不能正己而能正人者

培養道心翦除利心道心出頭作至利心自消化淨盡

質諸鬼神而無疑鬼神者何卽吾心之天也質諸吾心之天而內

問無疑乃見君子不欺闇室堪質鬼神

或有以正自持因人毀謗心甚不甘曉之曰人以類聚既不與之

同類欲免毀謗難矣且此等人乃出此等言試思若輩所言我

輩能言乎其人氣頓平。又曉之曰。孔子嘗言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今欲鄉人皆好。是欲自居何等也。聞者帖然。

南北人相見。有土音異者。輒相與笑之。不知此無可笑也。乃彼此之方言也。吾儕讀聖賢書。所言所行。迥異前聖。此乃真可笑者。正宜心前聖之心。為前聖之為。以求與前聖同揆。乃人多不以為異。何不知自重如是。

水止則明。能照物。以物激之。即散亂不明。聖人心如止水。所以明也。常人心如激水。所以紛也。君子定性。至動亦定。靜亦定。則心

黃志約言 卷一

亦止水矣。

顏子犯而不校。真有犯者。竟能安之。不校。是何等器量。是何等造詣。視世之被人議論。而即不甘心者。其為人豈止天淵之別耶。好局戲者。雖今日誦禁賭之條。而欲其自禁。自戒。萬萬不能。即至傾身敗家。而不知悔。噫。可悲也夫。若早知回頭。易其好賭之心。而好善。則有過肯改。聖人且許之矣。何竟憤憤如是耶。

凡人看雜書。便精神鼓舞。讀聖賢書。便悶悶欲睡。此即玩物喪志。不以聖賢為己任也。真知有為者。亦若是方。將師古聖。普賢於千百世之上。恨不能盡得其書。而讀之。則見其書。如見其人。何

至讀之。而欲臥也。至非聖賢之書。不閱可矣。

為不善者。見君子。每有慙色。即天良流露。誠能擴充此心。何不可轉惡為善。乃此心方明。而又昏之。自暴自棄。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或言舟中。扶柁歸籍。似宜奠而不宜哭。曰。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行舟雖不比在家。而每日安居如家。不哭奠。此心何忍。邱文莊補文公家禮。陸行者。祇言奠。舟行者。仍言哭奠。古人言禮。亦謂必哭奠。此心安也。

盛氣之人。語常爭執。真難與言者。不與之較。可矣。

黃志約言 卷一

道箇道理。原來平平常常。倘有志於道。即予人以不可近。孤孤冷冷。傲世絕物。豈知道者哉。

冷傲世絕物。豈知道者哉。

語言間宜有含蓄。然亦有時當盡言。無隱者。君子與時偕行而已。隨事窮理。覺得頭頭是道。

失意常在得意時。閱歷自知。是以君子居安若危。無所謂得意也。性偏難克者。克之必須大力。為學能於性偏難克之處。克治淨盡。

方可為能自勝。方可謂真為學。不然未能克其所偏。必多偽為。凡事不必尤人。祇責責己。有己在人。何能為。故功不必居。咎當自引。

所貴乎有子者。生能盡養。沒能盡禮者。也不能得親之心。何能盡養。必有尊親之意。方能盡禮。

任人貴專。若一事已令人經理。而在我仍從中撓越。微特枉用己心。在人亦必有不樂為者。是以君子用人。惟己任人。即必盡人之長也。

有妻子則慕妻子。孟子真說破庸人俗人心腸。大孝終身慕父母。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此所以為大舜與。

氣質之善者。導以善事。其心樂為。其性之不善者。雖導以善。難望必為。先儒謂學能變化氣質。乃為真克變者。少豈其天性使然。

責志約言 卷十

亦不好學之過也。

此學視為至易。恐有躐等之弊。視為至難。又阻人進脩之心。先師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學傳授心法。

鄭康成嘗受業於馬融。融每講學。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康成聽講三年。目不邪視。融甚奇之。嘗曰。得吾學之秘者。惟鄭元一人耳。若康成者。真心中無妓。並不使目中有妓。初學當以為法。

丙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竊思凡有所為。不忘其親。如是而其為善必力。

必不復為不善。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其於不善也。必不使加身。豈止不果於為哉。

持己不可不嚴。接人則嚴中有和。須以恥言過行。自勵。恥過工夫。原以逆成。處處用逆力。那有懈怠之時。

志有定向。其志必不可移。易若猶有可商量。非真有定者。學問思辨行。真切做去。則有自強不息之功。有堅貞耐煩之心。其學必博。其問必審。其思必慎。其辨必明。其行必篤。

責志約言 卷十

非有精義入神之學。何能洞悉斯人之情。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誣善辭游。失守辭屈。辭因情異。知其辭。乃知其情。知其情。乃知險阻。此知大非易事。繫辭傳終之以此。亦論語終以知言之意。

應用之功。常恐未能用到十分。則當下警惕。尚憂難慰。當下奚暇思前想後。

心清乃不為汙世所染。心醒乃不為利欲所昏。心為天君。能還清醒之天君。庶學問可日進矣。不在心性上用功。縱做得幾件好事。亦都是氣質用事。宜知涵養德性。即所以變化氣質。豈不到氣質變時。與未學無異。

學莫苦於無專靜之功。專則理方可澈。心靜則物不能擾。自古

名臣經天緯地事業皆由專靜之學做起

此心常伸於萬物之上乃能不為物染其功祇在朝乾夕惕慎獨謹幾

惟見己過不見人過氣方可平過方可改

聞微顯幽非為學之人誰知誰能事既當為即宜不避嫌怨以為之為之乃有益於世道人心也

學問所以不進祇因不思思即學問所由進知用其思其學必不

甘中道而廢其學必有進無止惟徒思則不可耳

學禮則動容周旋乃可中禮不學禮無以立此孔門家法

責志約言

卷十

全

手足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兄弟不睦祇緣少渾厚二字

凡事皆宜慎始必能研幾始乃克慎慎獨乃克研幾

語之不惰獨稱顏子非心與理相浹身與理相安難言不惰也

家人析居此家之大變至分爨而宅舍田產分析不得且至歲久

而仍分析不得其家必至宅舍破壞田產荒蕪有不可言者此

尤家之大變有喫虧人此變尚有轉機無則必危矣

能克己者必不尤人祇見人有不是惟因不克己

以非道非義求人而人不應其不應者乃道也義也在求之者雖

彼時不免怨尤而事後自思未必不悔己之非許人以是然則君子惟不忘道義而已

真英豪必有真經濟即不過於時而言坊行表垂訓後世亦必有

聞而興起者

學道者尙有時走作何況未嘗學道者知此則心平

處天下事自有鐵板不易之道知有此道則事可就理多私者難

言知道不能窮理者更無由知道道即在日用行習間人烏可

冒昧不知

一番閱歷學問自長進一番

責志約言

卷十

全

慮事精詳精則不粗疎詳則無遺義慮事可謂周且密矣然非窮

理定性恐遇事而無由精詳也格致方能知止知止方能定靜

安安方能慮有志斯道者知之

家法凜然家中自相安無事古人閨門之內若朝廷家長義以持

己並義以化人也

所學在我自能中有真得有實學乃有實效也不知所學何事在

我毫無真脩何能深造以道

心沈則入道必銳志剛則進道必勇義精則見道必確信篤則守

道必堅



因艱難而曠志。何事作得成。程子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不經一番磨鍊。學終不能有進也。須思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則知貧賤憂戚。玉汝於成。原非偶然。

不得將本體看作件物事。存存處。即本體。別無本體。

惟賤貨方能貴德。視財如命。何能貴德。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無論在上在下。皆宜如是。乃求諸人者多非己有。非諸人者多非己無。噫。可慨矣。

人貴自立。待人督責而為善。其為善必不永。真知善本當為必為善。而此心乃安。方能自立。

黃志約言 卷一 圭

泥古者鮮。通虛心。衡理法。古而不滯於古。乃善於師古者。博學方可善於去取。孤陋寡聞。操擇何由精密。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祇反求。即學所由進。自勵正。反求實功。

凡事不可預為期必。因時制宜。方為君子時中之學。

素行足以孚鄉鄰。鄉鄰自倍。切景仰。閔子人言不問有孝友之實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為期確守夫子之訓。其學可知矣。宜乎子路憤而負薪。楚歸也。迄今讀韞邱之語。亟馬子猶凜凜如生。

猶凜凜如生。

人真有不測者。以君子之心待人。往往為人所愚。然必以小人視人。人亦不盡為小人。不逆不德。抑亦先覺聖人所以賢之也。尊祖敬宗的是為人真命脈。根本上培壅。然後可冀枝葉茂也。故君子務本。

君子務本。

伊川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即中庸去讒遠色。賤貨貴德之理。

謝上蔡謂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竊謂拔去欲根。即顏子克己之學。

從頭先破。自欺。關此關。能破。方為實學。不破。此關。終為小人作偽。

黃志約言 卷一 圭

明道與安石論事。謂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明道先生心平氣和。其所養可知。

內重則外輕。中有至富。至貴。何知人世富貴。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根本。既絕。雖有枝葉。何足恃。本撥而不顛。小者鮮矣。所以學貴務本。

幸災樂禍。其人即為不祥之人。勿論為人所恨。終亦必遭天譴。人性皆善。人貴好善。世胡為而有幸災樂禍之人。毋乃白暴自棄。而自戕其性者與。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此理悶懣。久益知。眾人不知君子之心。

而自戕其性者與。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此理悶懣。久益知。眾人不知君子之心。

而自戕其性者與。

而自戕其性者與。

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此理悶懣。久益知。眾人不知君子之心。

何能知君子所為自來君子其心可以質天地鬼神而不見諒於密邇至親之人往往有之此寃無由白亦正不必白也

信道實篤操守甚堅不可屈抑惟其信道篤也學聖賢宜心聖賢之心勿徒襲聖賢之迹真偽之間最宜嚴辨莊敬曰強心一則精神完固也安肆曰偷心二三則精神渙散也宜日日莊敬

見其大則心泰心多不安者祇以所見者小不存心無以致知格物致知前自有操存工夫操存即主敬之學小學不外一敬所以大學直從格物說起

責志約言

卷一

金

偶有所得即時時溫尋方能常存於心若纔得便與人說了則其心浮躁所得必過時即忘

清心是為學之本謹言是自治之要

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入手做工夫須將這兩箇念頭辨明

能至一則理自明所得之理方可不失至一即聖學心法

天地是太極結成人亦是太極結成能全太極之理方與天地為

問心如何能一曰祇戒慎恐懼則心自一一則無二無雜入道自

易

宜子細檢點看自家病痛在何處真知病痛所在從病痛處克治不可一時放鬆

古今祇有一正路由正路即君子不由正路即小人自復其性乃為聖學使人人共復其性乃為聖治

丙則謂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一尊此家所以齊也

此志一立便有家齊國治天下平根基不立反是鞭策此志真不可一息稍間

責志約言

卷十

金

體認天理非別有天理也祇於古人所已言已行者默証諸心真見得如何是理方可循理

言每多於喜怒時不輕喜不輕怒則心既深沈學又切近何至有多言之失

無在非道即無在或可離道能隨時隨處求與道合自可漸與道為一

隱微克謹一念乃至放過朱子謂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幾已動即宜審幾已獨知更宜求己

在人所不見處改過勿論甚過方真能改方真能洗心藏密者實

心以改自無不可改之過也。

乍收乍放惟因不能責志。志立則有收無放。乃可專一。其志以進。

德脩業。

將天君扶立起來。精神更加百倍。可見莊敬日強。

能常守默則不尚口說。不恃聰明。斂浮華於闊淡之中。是能閤中。

自脩者。

纔提振精神即強健。不提振精神即散漫。人各能自振。須窮理集。

義大加奮發不可始勤終怠。

當困苦時硬要站得住。守得堅。方見定力。

責志約言

卷一

全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即有即知也。知之未嘗復行。即知即改也。

真如烘爐點雪。消化甚捷。不遷怒。不貳過。皆因未嘗不知。未嘗。

復行。朱子謂克己復禮乾道也。然則顏子其乾剛獨健乎。

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者是人不可欺。己尤不可欺。且欺。惟己。

心知之。故張子以己心為嚴師。能尊己心為師。意自可誠。

從隱微之地推勘。方能省察。入細不愧。屋漏自是向上。一著。

戰兢自持。不敢將就。冒認即存誠之功。常存誠。常若歉然不足。乃。

為認真去做。

橫渠東銘為學者入門工夫。其西銘則學之本體。無內外無大小。

一以貫之。

心中如海。濶天空。始無拘執。處無意見。參理乃活潑也。其功不外。

居敬窮理。

道所在即天所在。即心所在。道原於天。體道即希天之學。治心尤。

所以體道。

戒慎恐懼之心。即本體。不必別求本體。祇常戒懼。便得張子瞬有。

存息有養。即戒懼之學。

无妄之卦。震下乾上。動以天為无妄也。為學至全。无妄念。其善體。

无妄之象。而實能法天者與。

責志約言

卷一

全

周生畏空虛。曉之曰。我輩祇在人倫日用間用功。何至空虛。釋氏。

無人倫。吾儒人倫斷不能無。釋氏存此心。全無用處。吾儒存此。

心。原為人倫日用間必精其心。一其心。方可實過。

一心要變化。氣質氣質自然變化。不思所以變化之。即自暴自棄。

每為一事。皆宜有一段真精神貫注。方是實做。不然祇虛應故事。

問心難安。

君子養性而性定。好學而學純。所以無爭。欲學君子。宜在心性上。

用功。

聖人學夏禮。學殷禮。一心祇在禮上。文獻無徵。而猶自謂能言。

禹湯之禮存。即禹湯之心存也。

學宜專心。致志深造。自得若名爲學人。而所學實不力。縱終日吟詠。何濟於事。

人所以學不進者。皆因不肯用力。即知用力而不肯當下。即用。往往有姑待之心。豈知欲用。即用。當下之一日。即用。力之始。學者甚勿輕此一日。

爲仁固不可看得太易。然要知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生初各足。非由外鑠。

古人於小學時。即涵養德性。非至大學始云涵養也。朱子小學一書。宜深玩味。

責志約言 卷一

余

或言某嘗謂知人甚難。自今觀之。直無好人耳。曰不然。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孟子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呂榮公亦嘗言之。曰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人俱可以爲善。惟以性感性。方能動其爲善之心。人貴自責。

衣徹溫袍。與衣狐貉立而不恥。內重外自輕也。讀此可想見子路之心境矣。

勇於自克。方爲真勇。一念之私。一事之私。惟自知之。正宜自省。自治。成湯改過不吝。先師云。過則勿憚改。吝與憚。此不能自克之

病源也。易言窒慾不吝。不憚則慾窒矣。

處家庭之際。宜知大義。不可因微有嫌隙。一切事即置之不顧。心果無私。何恤人言。

僕從小人之口。常欲讒言以表己忠。冀主優待。不知骨肉手足。往往因此離異。朋友亦有因此間隔。若輩真堪痛恨。惟明理者。乃能不爲所欺。

苟爲義之所在。勇往以爲之。可也。而義有當緩所爲。自有先後之序。

作一善事極難。改一錯行亦不易。要之皆由天性不透露。作主若

責志約言 卷一

本

性真用事。善不難作。錯不難改矣。浩然之氣。無論賢愚。皆有惟心多私曲。乃至汨沒幾盡。孟子言以直養而無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即直養也。直養則此氣常覺。浩然隨在各足。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戒子於未有過之先。教之非不豫矣。爲子者不能遏人欲於將萌。是違親之教也。何以爲子。

大義所在。雖愚夫愚婦。皆知所畏。惟不能擴其知畏之心。使此身不肯於義耳。擴而充之。天良復而義日集。所爲專責之學者。今日爲善。即從今日生。今日爲不善。今日仍在鬼關。人之生也。直

不直卽非生也。思之可畏。

做人要立定腳根。風吹草動何足動心。然須是見理明。

小人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亦是常事。聞者不必怪異。

背後之言直不必聽。彼不敢言在當面。是先自覺理屈也。祇可置

若罔聞。

理境不澄澈。祇因放心未收。果以惺惺之心察理。天下有何理不

可得。

觀滕文公言是誠在我。真令懦夫有立志。

看不破。求人之難。輕於開口。到人不我許。悔之晚矣。孟子言求之

責志約言

卷十

全

有道德之有命。求其在外。何如求其在我。

世人莫不親其子。而子媳有爲翁姑所憎者。往往受百般折磨。此

翁姑之意。眞予人以莫解。然吾謂其子媳實能盡孝。至誠格天。

烏有不可回之怒。且婦女有過。罪坐夫男。其子果孝。其子媳必

孝。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責惟在爲人子者耳。

君子務其大者。違者不要將第一等人讓別人做。且人貴自立。自

重不自侮。人何至侮我。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

歲。聖人資質已自有三分了。大學只出治光彩。而今都蹉過了。

不能更轉去做。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腳根。做去。如三十歲覺

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腳跟。做去。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當據現

在。劉生做去。愚謂由是觀之。人無論老少。皆可學聖。一息尚存。

一息不可廢。學老者不得以老自諉。何時覺悟。何時卽立定腳

根。做去。朱子不我欺也。有志斯道者。此理要信得及。

人宜務本。根本培植。所行卽不無小疵。而大本克立。其人自有可

取。

心必超萬物之上。方不屈於萬物。所以能超。祇因無欲。

人惟夢中做功夫不得。自平旦初醒。至夜間將睡。無非可以用功

責志約言

卷十

全

之時。宜時時檢察。

君子爲學。惟盡其在我而已。無求於天。何至怨天。無求於人。何至

尤人。

能不貪利。貪富。自非所計。能不貪名。貴賤。自非所計。能不貪生。禍

福。自非所計。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人不受教。總是自家本領差。

問程子云。涵養須用敬。省察亦用敬否。曰。惟居敬者。方能省察。蓋

居敬則此心常惺。乃能察。曰。惡隱於心。非克治不能除。豈一省

察。遂足盡學之功。曰。克治仍在省察內。當善惡初起。果能仔細。

省察認定何者為惡斷未有不能克治者

繫辭傳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器非素藏在身則動無所挾持時非待其可為則動亦多阻滯何能无不利君子有卓識有定力藏器以待時之可為所以動而不括出而有獲

心力不能過人須積理以壯之

人所以有常久之心者祇緣理見得明志立得定心存得熟節持得堅

凡物苟為先人所讓子孫即不得爭爭即能勝人亦有負先人矣心要向外處想眼要向外處看若徒顧目前必有後患

責志約言

卷一

奎

說話要含蓄不可傷於忠厚做事要詳審不可失於鹵莽

自家總有百分是難說沒一點不是祇責自家不是則忿可懲氣可平

君子與小人爭勝負君子常勝以其循理也然小人不論情理不顧體面君子自當容之遠之且直道自在人心若與之爭便非心宜有主張不可因人為轉移然亦須見理極明方能自作主張富貴而人敬之這不可自矜須思自家若不富不貴人還敬我否如此作想方能刻以自責使我身有可敬之實

輕視自家身心即為自棄須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聖人特能全

此理我何不能學聖人

嘗於林木下悟得一本萬殊道理一株樹由根而幹由幹而枝葉由枝葉而花實所謂一本散為萬殊也枝葉花實俱從根中發出所謂萬殊歸於一本也

易之為書其義雖微其理實皆吾心所本有伏羲畫卦畫此心之理也文王周公孔子亦祇申明此理

我輩在世安得有無事之日但事到面前須以鎮定之心處之定則執事敬自不為事所擾

先賢先儒都有長處祇效法長處便是不必常指其短

責志約言

卷一

畜

隨所處之地皆當謹言而居家尤宜隨所接之人皆當謹言而在

妻子奴僕面前尤宜

不以聖人自期待總是無志試思孔子十五志學其所學者是甚脩身必先正心然非心正後身全無事故須內外交養

人以類聚與我同類者不必與之周旋彼自與我契合不與我同類者雖日與之往來彼終與我扞格君子脩其在己初不計人之從違

父母樂有賢子更甚於樂有貴子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使心正身脩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方可為孝

聖賢所言之理。無非吾身應循之理。聖賢所爲之事。無非吾分應爲之事。志在聖賢。乃非自棄。

小人求悅於人。君子獨求悅於己。不計毀譽。不計利害。祇求心與理相浹。事事皆慊於心。

曉得學以爲己。必能闡然自脩。無一毫求人知之心。

說道箇人好。便常將一箇好字。放在這箇人身上。必至偏於所好。

說那箇人不好。便常將一箇不好字。放在那箇人身上。必至偏於所惡。惟君子不執成見。隨在加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心中清正。夢中亦清正。心中紛擾。夢中亦紛擾。治心功夫。須於夢中驗。疎密。

責志約言

卷一

奎

中驗疎密。

古今多少人壞事。祇因出言不謹。然欲謹言。當先存心。心存則言無不謹者。

天下事在我者可恃。在人者難憑。惟責己安命。方能全得。一我。

通於天人。達於事故。方可謂明白。但會做幾篇文字。遇一事便糊塗。說甚學問。

塗說甚學問。

與人相接。須開口見心。不可含糊。

心中不靜。如何能照見萬物。然欲靜心。必先定火。火定則神清。心。

常惺惺。自無所昏惑。

真心向裏。任人家談笑。此心自不變易。

小人有過。君子亦有過。不可苟同於小人。亦不可附和於君子。

心存時作事。事自無錯。亂心存時說話。話自無輕浮。存心是爲人。

要著。

我該說底。定要說我該做底。定要。做不可唯唯諾諾。失了我輩真。

氣。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心不在故也。欲口中無忽語。須使此心。

常在這裏。

偶有所聞。偶有所見。皆足以長學問。宜處處留心。

責志約言

卷十

奎

責志約言卷之一終



賈志約言卷之二

內鄉王滌心子潔著

程朱所以為吾道宗王者祇所言不外

自不得而問之

凡事須設身處地一想自消盡尤人心腸

時時虛心觀理遇事方能處置得宜中有所蔽難言時措矣

徇情面作事必不果不因人受害亦鮮矣君子則不徇情惟知道

義

有確乎不拔之操乃能庸德行庸言謹無勁節貞心而能敦篤倫

賈志約言卷二

理者未之有也

伊川言敬只是主一也道得好主一則心不紛主一則中有主

學無已時聖人即至從心不踰其學豈遂自止須知惟學乃從心

不踰學誠不可以已也

趙寬夫詩云棘草鉤衣斬便休非先生故為此棘手不如此則沾

泥帶水鳥能脫然無累夏隆稱寬夫善補過鉤衣者斬何過之

有

隱微獨知之地人雖不見而有不堪問心不堪對己之端即不啻

撻於市朝較之友朋責備尤難堪獨真不可不慎



誠於中形於外小人不必惡真形外而後欲揜也即當未形之時

早欲揜之而不使或形其計甚工其心良苦而其誠中先不能

欺己清夜問心神魂難安是獨中真有如十目十手之嚴者况

誠中者必形外其理毫髮不爽乎故謹幾慎獨學之切務

人當自覺理屈之時不難以悔過遷善告於神明惟移時而其心

即變依舊因循是豈生而不善哉不能責志故也

省事清心惟省事方能清心惟清心雖有事而亦行若無事

世俗責人者在往謂睡至半夜三更自己想想誠以夜氣清明良

心易現雖白日妄作妄為到此時真有不堪對心恨欲自撻者

賈志約言卷二

學宜乘夜氣清明續其夜氣者以此

孔子聖之時隨在皆時中之學鄉黨以時哉時哉終篇是點睛處

不可粗忽讀過

宜求變化氣質不能刻苦自治使氣質立變算甚學家語記子路

因鼓瑟見責七日而骨立古人為學直是真切

參也竟以魯得之惟魯其為學之心方專其為學之功方實乃質

魯者不少而能實有所得者少不能如曾子之真積力久也

習於善者難習於惡者易夫非猶是好善惡惡之人哉何惡惡而

復習於惡也明知故犯罪當加等勿得諉為不知



須是大開胸襟。心聖賢之心。為聖賢之事。不可自小。不可稍隘。敬恕之功。一生用之不盡。敬以直內。恕以接人。真能敬恕。兼盡何至有怨。

先儒有白晝所為。夜必告天者。然必待夜而後告天。不若曾子曰。省日間無非。可以告天之時。日間實無時。或負當下也。

我不負人人。或負我。仍我之誠不足動人。還當自責。

脩己以敬。敬者主一無適也。朱子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自驗主一。則中常惺惺。道心為主。所以卓然精明。

學宜寬以居之。進銳退速。能成甚事。然以漸而進。則可寬緩廢學。

黃志約申

卷二

三

則不可。

先師言。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僕從小人。以勢而從。惟利是動。此

間本少有良之人。無勢無利。而其人且自敬矣。豈但近則不孫。

遠之則怨。然此等人。又不能不用所貴。隨時擇審。去其甚壞者。

以警其餘耳。隨時提其良心。能使若輩。忠心更佳。然大難。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省身之學。必如是。而後密學會子之省身。必

如是。乃善學會子。

齊家難於治國。然家人各有是非之心。吾之布置。果盡是也。則其

合家人之心。家中自日和睦。不復乖異。

順其在天。盡其在我。即不怨不尤。下學上達。真實學問。

凡事須看破。看破則心中。隨在皆坦適。能明理。方能看破。

存心可以對天地鬼神。乃可內省不疚。亦惟日日內省時時內

省。此心方可與天地鬼神對質。

程子謂。驚懼皆由主心不定。竊謂主心何以定。必見理明。信道篤。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字可味。不惡而嚴。全從遠字看出。不

近。小人正君子。所以為君子。雖有時同行而遠之之心。自在。如

孟子不與驩言。行事即遠小人之實。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如此方可與權。權不外經。

黃志約申

卷三

四

學貴誠實。有以誠實太過為病者。少精義之學。故也。如好信不好

學。正坐此病。

非克己。必不能變化氣質。性天透露。作主自能克己。

精則不粗。一則不貳。研理非到極精處。知必不確。守理非到極一

處。心仍不專。心精於理。一於理。乃能深入。乎道。道心為主。人心

退聽。方可隨時處中。聖聖相傳。心法均不外是。無論為帝為王。

為相。為布衣之士。學原無二。

不欺真。知即孔門心法。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乃不欺真

知者。

誰無父母。此乃根本之地。至性流露。易見於一人之前。能完性天。必能盡孝。

事必籌畫萬全。方可無事後之悔。慎始真切要心法。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區區小利。何足動心。

真實為學者。少祇因循之無人。至誠未有不動。須是至誠。

不肯自克。心髓裏為能爽潔。何為不自克。祇緣無志。能立志。自能克己。

克己。

童心不化。即不可與言學。欲化童心。惟恃天良用事。

循吏人惟恐其去。汙吏人惟恐其不去。民情大可見。撫斯民者宜

賈志約言 卷十

五

知所鑒。

陷人於危。自問心果安否。君子循理。有除暴安良之時。無幸災樂

禍之心。

不信友。終難獲上行。無愧事。方可信友。中庸言明善誠身。悅親必

如是。乃不愧不忤。

須有卓識。方不為習俗所囿。君子所以貴見其大也。

正人君子上。可榮及祖宗。下可惠及子孫。為正人君子之祖宗。即

榮為正人君子之子孫。人自欽敬。

猛以濟寬為治之要務。猛非殘刻。除暴即所以安良。姑息養奸。釀

成禍胎。正所以毒虐生民。

有為惡之實。尚欲避為惡之名。必至見憎於人。甚美之名。人本忌

之。况欲竊其名。何能不為人所嫉。君子惟務實脩。卑以自牧。

偶有小失意處。即怨天尤人。偶有小得意處。即志得意滿。其器識

可知。若解不怨不尤。持盈戒滿。道理必不如是。

腳根站不穩。中無定主也。戒懼慎獨。則主人常在。

真知愛民。必有仁民實事。必得民心。不能得民心。還說甚愛民。

自己地步。要占穩。方可免咎。慎言慎動。祇因腳要向穩處立。

為天地間男子。宜思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何

賈志約言 卷十

六

便不淫不移不屈。必為大丈夫。乃成奇男子。

親近君子。即非小人事。賢友仁本為學之切務。

過去未來。思亦無益。惟當下檢點。當下無愧無忤。是真實學問。

無所為而為。乃真集義有所為而為。祇成義。襲集義。襲真偽之

分也。

隨時收斂精神。勿令絲毫洩露。中有定主。何至為富貴功名所動。

孟子之不動心中。有主也。

小人當理屈詞窮之時。未嘗不畏理。祇鋼蔽曰深。義理之心。不能

勝其私欲之心耳。克己則能勝私理。自直氣自壯矣。

小人喻利。有專利之心。必有專利之術。其恬不知恥。君子微特不  
欲見。並不忍言。甚矣利之爲害尤烈也。學宜祇知有義。不知有  
利。

心爲身之主。嚴密治心。不使此心稍有昏昧。不使此心稍有疎漏。  
乃能脩身。

學不可有意見。天良透露。意見自胥化。

道理原活潑潑地。此學亦宜與時偕行。特難爲固滯鮮通者言也。  
學忌有我之見。存毋我則中虛。方能尚友古人。方能廣納衆善。  
朱子謂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學朱子者宜知之。

責志約言 卷十一

七

或謂子貢以文章性道分言之。又以性與天道分言之。此時雖已  
聞性道。似尙未聞一貫。曰性道一貫。非有二也。

有因禍而獲福者。患難憂戚。莫非玉汝於成。宜知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不能之處。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聖言確不可易。其妻悍惡無忌。必其夫平日  
身不行道。有以縱之使然。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子之道。造端夫  
婦。整夫綱。所以獨歸君子。

以勢利相接。交有時絕。以道義相接。其中自有固結不可解者。交  
雖淡而彌永也。

人求我其權在我。我求人其權在人。予權於人。微論事不易成在  
我先無所據。

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公不知有私。方爲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忘  
則純爲天良用事。

當易煩之時。此心鎮定耐煩。雖舉愛莫能加之物。一旦盡毀而舍。  
怒觀理煩氣自無由生。須思此心如何。卽能舍怒。

有以善言勸之。而人不從。以利害怵之。而人自從。可知威克允濟  
之理。

予小人以利宜使知所以得利之道。不然是使衆小人起爭端也。

責志約言 卷十一

八

予奪中成有至理。慎之。

吝者不足道。不吝而用非所用。冒昧亦不足道。節財之流。此中自  
有無窮道理。惟精義者知之。

烈風雷雨弗迷其性。定也。

同寅和衷。必克去意見之私者。乃能之。否則各爲其私。各懷意見。  
衷安能和。

矚於所親愛者。其親愛者卽有愆尤。亦必從而姑容之。寬宥之不  
知。繩其疵繆。乃正所以愛之深。苟能改悔。何至終有愆尤。

直言亦視言自何人。小人卽直言。亦無非爭名爭利之心。所迫而

出故論者未嘗不感其直而究不敢諒其隱以言定人烏乎可  
民不畏寇而畏兵總由以不教民戰教之有素則兵以衛民且  
欲借兵以自固矣何畏之有

有奇才者未嘗不能除莠安良誠用其才於正非不足貴才宜根  
於德也噫安得才盡根於德乎

小心謹慎聖門家法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無非自小心謹慎做出  
精神振作不起時愆尤更多即稍有間斷尚且不可况因循度日

耶惟君子自疆不息  
一飲一食之間皆徵學問不可含糊混過

讀書約言 卷五

九

到此時辦此事不可思前想後

好問則裕問曰好問其不自用之心積於平日可知問正學之實  
際

實心學聖者其精神自不可磨滅故前賢雖往其人其心直歷萬  
古而若存理不可磨滅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亦存心之一端  
真實為學則語皆心得其語自醒人心脾非真有所得徒以艱深

文其淺陋是謂理障  
天地間一理而已矣順理則裕從欲惟危言理不言數可也

接人應事之時心虛氣平方見學力

自以為是何能人不知而不愠學然後知不足須是學  
必待有人倡率而後知為學其覺悟亦遲也性無不善復吾固有  
之善吾自復之而已何借於人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言正

宜三復然有人倡率即知為學其識亦卓其力亦定

性天透露頭作主私欲自消歸烏有不然縱強為彌補滅東生  
西私欲豈能淨盡故學貴得頭腦

不知鞭辟近裏不知隨在警覺有負此時多矣君子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能法乾健故也

讀書約言 卷六

十

真諳鍊才具亦自開展

真能為民興利除害民自心服聖賢之心祇知有民而已  
不言而躬行方為真學行雖甚難知之真行自必力徒尚口者於  
事何濟

人作好事便譏人好名此皆忌妬之心作祟宜知好事非易作真  
能行好其心必好

不為浮言所動方見中有主惟求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平時自負英雄豪傑臨大節而志早變生死關打不破仍緣無學  
剛愎自是終不可與人堯舜之道雖良心亦有時發而滿則招損

謙乃受益。未見有自是而能有進者。

有才之小人。豈無時天良萌動。能成勲業。然素行不克。見諒於人。恐人不信。或轉廢事。

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大禹謹小慎微。故無間然。

人所忽者。能明必其實。有居敬窮理之學。居敬則此心精明。窮理

則理更無不明。常惺惺。自能察人所忽。

悠忽度日。可謂醉生。有卓識者。欲為天地間完人。豈肯虛度寸陰。分陰皆所宜惜。古人可師也。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千古定論。聖門弟子。惟知有民。其仁民之

責志約言 卷上

十一

此。心至今猶可想見。孟子七篇大旨。不外與民同之。其源蓋本於

問。致知力行。為學要功。因何特言居敬。曰。敬者主一無適也。惟主

一心中。始能精明。知方可致。惟主一心中。始能剛果。行方可力。

曰。存養省察。何也。曰。存養省察。不外一敬。即力行也。大學言誠

意。省察功夫。即在意之起頭處。言正心。心兼體用。靜存動察。功

夫不可闕一。脩身說到。接人應事上。必須存省。方可無偏。

在天為理。在人為性。說箇性字。便落到氣質中。但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則性原祇一箇。非有二也。學者居敬窮理。認真至

善者為性。時時存養。則性可復矣。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兩則字。何等迅速。見人

有善。即速從。自家有過。即速改。不須等待。無所遲疑。正與風雷

之迅速一般。善如何不增。過如何不寡。

舍卻一箇孝字。更學甚麼。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

孝也。由此推去。則一事稍錯。一念稍錯。皆是不孝。須時時存誠。

使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與天地並。誠無息一。方算孝子。

未發時存養。原有一番體認。但體認工夫。在存養之前。到存養時

著體認不得。纔有體認底念。即是已發。存養時心中渾然一太

責志約言 卷上

十一

極卻不知。心中有大極。祇恁地謹嚴而已。

君子見用於世。小人便失志。猶陰氣方盛。陽氣自消也。小人見用

於世。君子便失志。猶陰氣方盛。陽氣自消也。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親之至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敬親之至

也。

人為鄉愿。皆怕得罪人之心。釀成。故學貴自立。

問剛之體段如何。曰。此箇體段。須向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

則無欲。無欲。則剛之本體自見。

問侍坐於先生。此心收斂。不侍坐。此心便放。奈何。曰。橫渠以己心

為嚴師實能不欺此心則動作皆有所懼何必待坐方能敬  
天地能生人不能使人人皆善教人以善即贊天地之化育

問私欲之根萌於何處曰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各有所好此  
私欲插根處也若不從根上克治則私欲橫生將有不可禁者  
見理不明總由心未存若實能把心收進來神不外馳自可將理  
窮究明白

問人之為學皆因氣拘物蔽否曰常人為學是因氣拘物蔽若聖  
賢則是見道理無窮盡所以恁地學去

問人物之生都是一氣鼓盪否曰氣中自有理在不可單說氣

黃志約言

卷二十一

五

問看書多心中便覺煩亂奈何曰學貴精不貴多况人之精神有  
限過多則精神不給滿眼都是書矣如何不煩亂  
問時時收心而心仍難收何也曰要常常收果然收之時多放之  
時少即學有進益

存省工夫無時可間喜怒哀樂未發即宜存養稍有將發之幾即  
宜省察既省察仍宜存養愈存養愈省察

一友問此心收不住將如之何曰心是汝底心緣何收不住即如  
汝底身子不教他向外走他必不能自走孔子曰操則存祇操  
之便得

讀古人書讀一句要行一句縱有為時勢所限必不能行亦要按

自家身上體貼一番不可滑口讀過

在裏面做工夫所言自皆裏面事在外面做工夫所言亦皆外面  
事孟子開口便抹卻利字提出仁義可見孟子平日所學純在  
裏邊子張所謂達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可見子張平日所學純  
在外邊

去私當深思私欲所由生向私欲根源上克治

有生初之心有繼起之心生初之心即性繼起之心即欲認定何  
者為生初之心謹守弗失何者為繼起之心克治必盡庶性可

黃志約言

卷二十二

南

復欲可消

靜中有得方可無錯動時無錯益足見靜中有得  
理在天下昭若日星但非深思而自得之知終不真

伏羲未畫卦之先原有易在特非深於此道者不能見耳

心中不可太滑滑則不能與理相依君子一念不肯輕放一語不  
肯輕放惟恐吾心不能蓄理

天地間莫非實理所積處處腳踏實地自能以實心全實理  
我輩在天地間祇是箇我何富何貴何貧何賤能破富貴貧賤關  
乃可消除一切欲心乃可全我本來面目

窮通得喪。都有命在。然又不可委。任運聖人。所以祇教人盡人事。

正直者多獲罪。非人盡惡。正直也。惟圭角太露。己不善行。其正直使人無容身之地。愆尤遂有時不免。

心要小。膽不要小。心小則言行不謹。於疏忽。膽小則可言者。反有不敢言。可行者。反有不敢行。

陽小人舉世都認得。陰小人最易惑人。雖有卓識。一時不能辨其真偽。然畢竟是假的。惟徐驗其心之所安。斯肺肝如見。觀人必於所忽。所忽處若無破綻。其人可知矣。

責志約言 卷二

五

看這箇是。卽宜從這箇做去。看那箇不是。不從他就罷。不必指摘。其不是。恐攻人之惡。便忘其惡也。

他人有受教之心。自家卻不肯說。卽說亦不肯說盡。總是一箇自私。君子磊落光明。遇可教者。必諄切以導之。不肯含糊。

朋友所以歷久不忘者。有真意貫乎其中也。若無真意以貫之。卽日交千人。亦是浮雲過目。

這箇滋味。若非自家咀嚼出來。如何能知得親切。欲認得真。要實。用體驗工夫。

氣猶水也。心猶珠也。水定則珠明。氣定則心明。君子先要靜養。不

可輕動其氣。以擾心。然欲定氣。必先定心。心定則氣定。氣定則心愈定矣。

養心到活潑潑地。則隨機應變。不必恪守古人成法。自不離於正。邪不近正。小有所謀。於我便當驚懼自省。

喪與其易也。寧戚。必平日純心於孝。方能續其哀親之心。禮曰。喪不貳事。心一於喪也。無忘親之時。自無時不哀親。哀戚卽性真。

流露。聖人以哀戚動人。欲人無失此性真耳。

當心機窒塞。思索不得。時須推開此心。使心與天一般大。則夙見悉化。再爲思索。卽可有得。若泥於一事。急迫以求。其心躁雜。不

責志約言 卷二

六

免昏昏矣。

爲學不可貪多。貪多則心中擾攘。必至一無所得。故務廣而荒。古人所戒。

窮理必切己。窮究方不至泛濫無歸。玩物喪志。

須痛下工夫。說窮理心。便入乎理之中。全副精神。實與理研究一番。

武夫遇敵。不勝誓不肯休。君子克己。不勝亦誓不肯休。

人到愧悔無地時。皆有遷善之心。但過時卽忘。不能切實。用功。果刻以自責。立定腳根。硬要轉得過來。那裏還去爲惡。

忍字自是處家要道。但家中離不得禮。處家尤要以義無禮義則尊卑長幼不能相安。忍字弊病反百出矣。

全副精神盡用於此道。則心一一則無欲。從入之途要辨得清白。此處差了便終身差去。此處不差方可漸入賢關聖域。

放利而行不是專言財利。凡有利於己皆利也。事皆求有利於己。何能有害於人。怨烏能免。

學從困苦中得來更覺有味。極力體飭心自可定。四體亦可益強。始知忽作忽輟未能實用其力耳。

實志約言 卷二

七

無故起念。即無風起浪。慎獨則無不謹之幾。自無輕起之念。性無不善。必著實存養。著實擴充。乃可常葆其善。然性如何擴充。亦於真性流露處。察識其端而擴充之。

遇事將以誠心而更明。能詳審健能果。確則當為之事。必皆能為之事。稍尚文飾。便難與並為仁。

私起多在存心時。心不存則未能防意如城。安能禁其私起。在意念未萌之先。嚴為操存。意念將萌。必能誠實無間矣。

刻刻居敬。心力定多添幾分。

心如止水。則湛然凝定。物來順應。不到如止水時。心先昏濁。何能如神坐照。

克己方可漸至。夫子之母我大舜之舍己。然私欲叢生之己。非己本來面目。為仁由己。必由己方能克己。若舍卻由己而誤以克去。驅設為克己。是異端也。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觀此而天人無二之理益信。遇事果決。心中自爽潔。因循退縮。益增紛擾。然必見道甚明。方不失於鹵莽。

自重者人方重之。不自重而反怪人之輕己。何不知自責也。君子

三自反。孟子之言真可味。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乃為心服。未有孔子之德。而遽欲有七十子之服。豈可得哉。故學必學孔子。

真知性善。自必以聖人為己。任進道不勇。任道不力。仍因性善之理。知之不真。

因物付物。本行其所無事。矯揉造作。失處事之宜矣。外人以為道不知道者也。由性而發者。道學以復性乃能體道者。疏淪心源。始不至為物欲所塞。慎獨即疏淪心源之功。

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皆非不宜征者也。惟一時並用小

實志約言 卷二

六



民弗堪。孟子言用一綏二心。切爲民可以見聖賢之用心矣。事苟有濟。卽明知愛人之愚。亦不暇恤。君子欲事之成也。須見得這大雖喫虧無妨。

形色非天性。形色之中有至理。乃天性也。聖人能踐形之理。故惟

聖人能盡性。性祇在形中。離形言性。卽不知性者。

精神不振。由於志不立志。立則神凝。力堅。

苟於事有濟。從俗亦不至害義。祇要此心有玉經可也。權可也。權卽隨時處中之道。

權俱在書吏之手。何貴有官。大臣法。小臣廉。不能不見欺於書吏。

黃志約言 卷二

法果安在。廉豈若是。所貴有官守者。明以照之。嚴以御之耳。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惟乾惕。方能守貞。惟乾惕方能自彊不息。

乾惕卽法天之功。

有恒可以希聖德。因恒進業。因恒脩。凡事皆不可無恒。恒心真宜常葆也。

有指迷者。方不至於終迷。好問則裕。理誠不誣。

莫說光景。莫說效驗。祇就現在所處之位。爲所當爲。方見切實。

吾斯之未能信。足徵漆雕子戰戰兢兢之心。

人皆知好善惡惡。可見性善性既善矣。何不能居仁由義。何不可

以爲堯舜。子與氏之言。信不余欺也。

存理遏欲。須在處事接物時。作工夫。

物來順應。因物付物。最好欲速。助長不惟無益。且有害於身心。

信義貫乎事中。自隨在。皆見信義。主忠信。從義。孔門家法。

常使此心惺惺。卽居敬之學。敬則內自直。自能義以方外。

這箇實理。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人得之而爲人。能本實

心。以全實理。方不愧爲人。

終年爲學。一無所得。不思故也。宜苦心思索。如周公之仰思。夜以

繼日。方能有獲。

黃志約言 卷二

德不足動天地。德必猶有未純。學非可質鬼神。學仍有所未至。

返躬默驗。非事內忘外。博古通今。非事外忘內。無二理。無二學。祇

常提醒此心。時刻集義耳。

養得此心。惺惺了了。日用動靜語默間。照管自密。

習心慣病。未易消除。居敬窮理。與時俱進。病痛方潛消。一癩散。病

痛卽發。作起來。故君子學貴無間。

知病所在。卽以大力克治。如惡惡臭。方可拔去病根。

見得前後左右。皆道戒懼工夫。真一刻止不得。見道而戒懼。要知

戒懼卽道。

常見得學非為人一切名心俱斬斷自能真切做去

胡敬齋云一是誠王一是敬朱子云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

敬而後能誠二條可參看

客氣動時甚多惟從無欲中發出來方是正氣

爲人所侮必在己真有可侮者君子反求諸其身而已於人乎何

尤

君子以非禮弗履即克己復禮之學素履往无咎所履者禮也且

視履考祥履又烏容不慎

道本平鋪在目前何可須臾離道如有所立卓爾引而不發躍如

實志約言

卷二

三

觸目皆是活潑潑地惟慎獨者能近道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手足之間真有纏綿篤摯固結不可解者

人甚勿失此性天也

祖孫父子一氣相通尊祖敬宗乃孝子慈孫之所用心根本宜加

意培植也

獨處時能痛自覺察密爲防範方可謂闇中自脩切實爲己

真能廓然大公方可物來順應性定則大公理明則大公己克則

大公

庸眾之言亦有至理舜所以好察邇言也

克己宜審己之難克者克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即克己實功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正其能克己也

須以理道自律不以意氣凌人

此學祇宜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致力不必談元說妙但當躬行

實踐聖人猶言躬行君子吾未有得我輩宜如何自惕自策

事宜出以決斷者即以義決之因循廢事遲疑無成心必有斷制

方得

忌刻者終於忌刻與其忌人之才能何如策己之躬脩

經一事長一識欲有卓識宜在事上磨鍊

實志約言

卷二

三

內重則外輕自能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學者欲無心害宜惺惺

此心專用其心於內

冠禮不講久矣冠者所以使子弟知有成人之道此禮有關風化

不小

祇要無畏難苟安之心何事做不成

定靜後別有一番境界不厭其境不知其味

刻刻戰兢惕厲方可無大錯纔稍自放便不堪言

此心即天地鬼神

日夜所息須令常常息方能葆幾希息字最妙乃起死回生一粒

金丹

千思萬慮祇學箇何思何慮

為赤子時自是本來面目此後種種過失都是後來添的並非本然之體去本無還固有學者均當知所用力

戒慎恐懼不可說得太執須知不是把捉

天下歸仁即萬物一體境界有一毫己私便不歸仁故須克己心聖人之心隨在見心即隨在見聖如何心聖人之心窮理盡性

至命行庸德謹庸言而已

教小兒祇教以恭謹自培可聖可賢根基亦不必急教他曉得

黃志約言

卷二

三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戒欺求慊真際自問惡惡果如惡惡臭否

好善果如好好色否有一毫不如即自欺即為不善之小人勿謂獨知之地可寬也

舉足出言俱不敢忘父母此心自可對越上帝

程子識仁說仁固宜識尤宜誠敬以存非識得便無事

恥惡衣惡食即厭貧賤貪富貴此關打不破終不可與共學

天命謂性是孟子性善之本真知性即天命常若有天監在茲性

始可復

不敢將就冒認學自真切稍有將就即非實學

不敢將就冒認學自真切稍有將就即非實學

有乾健之德純乎天而不雜以人自無不精之義自隨所處而感

宜求至乾健宜恐懼脩省有進無止求完天之所以予我

見得一草一木皆含生意一蟲一鳥悉屬天機便隨在見道

志要立得定欲要去得淨理要認得真事要做得勇

天人本無二宜盡人以合天若不能與天為一即自棄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必有真血性真學力貫乎其中始能行得十

分足色

費多少刻苦祇學箇平常

見得如此是道定要如此做無惶惑無游移無作輟一直做上前

黃志約言

卷二

三

去即此便是中流砥柱便有力挽千鈞手段

家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其所顧祇在天之明命

使民如承大祭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民即天也眼前所見皆

天何能不如承大祭

矜持太過未免以養心者害心

學貴知本徒在外面檢點即自家精神亦有不給處說到色莊其

差更遠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功甚密

整頓非難祇難得有恒有恒乃始終如一有恒乃表裏皆誠聖人

思有恒。恒則可以作聖也。不起妄念。卽此是一。卽此是誠。

先儒謂將精神收到裏面。謂將精神收到義理之中也。無在非裏面。爲學須先去客氣。客氣去盡。便是本體。

爲學須先去客氣。客氣去盡。便是本體。

自私自利之心。斷絕不盡。仍爲學之志不真。先儒謂一真一切真。宜自鞭策。

天地萬物原與我一體。刻刻戒懼。獨則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有恒甚難。大段做得雖好。而一息有間。亦爲忽作忽輟。宜知至誠。

責志約言 卷二

無息實自有恒而進。

纔有不妨的意思。便有多少含糊。多少苟且。我輩須處處見真。心中真偽參半。祇因不肯責志。時刻自責。惟恐此身陷於禽獸。則有真無偽矣。

自家常若歉然不足。方有進益。一自滿。不惟無益。而且日損。

思前想後。最誤當下工夫。祇當下用功著實。方爲素位而行之學。

學祇爭目前也。

必不留一毫意見。乃能舍己從人。

因境而靜。勿論境過。必不能靜。其所謂靜者。先非真靜。無欲故靜。

者靜亦靜。動亦靜。

真箇去做。無不可深造之人。不患學業無成。祇患信根不深。

一整頓卽全體。天理人非不能爲。不肯爲耳。困勉弗措。時悚其勇。猛奮發之心。則不言整頓。而無在非整頓矣。

君子之道。闇然日章。宜實向闇中脩省。

要得學問長進。須將從前習氣。一槩盡去。起止坐卧。惟效法先賢。先聖如是。人之自當有心得處。

赤子之心。渾然太極圖。聖人之心。亦祇是渾然太極圖。我輩曾爲赤子。緣何不能學聖人。

責志約言 卷二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是爲學要功。

不必說長道短。祇將自家所本無者。嚴爲翦除。自家所固有者。力爲復全。時時凝定。此心卽真實用功。

師克在和。不在眾。易之師卦。言丈人吉。命將宜得人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所以爲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

有容人之量。方不至動輒見忤。如何卽有容。先宜明理。

作非者。日習於非。不知改悔。其天良動時。豈不自慚。奈天良旋起。

旋滅。不能使天良用事。反似天良爲賓。邪惡爲主。至不得其正。

將誰歸咎。

須有卓識有遠慮祇顧目前異日難免後患

處處讓人事方有濟自返亦覺心安

所見者大則心中坦平與人無爭明理則所見自大

無可怨之天無可尤之人惟當自責

理所當為者為之力所能為者為之無可推諉不必等待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即一家太和

行古之道人以為活名不知必如是乃盡道於我

不必為先儒辨異同先儒皆願學孔子皆有一段真精神不可磨

滅宜知其言其行皆其真精神所在

黃志約書

必有事焉無忘無助方為執事敬

為善即舜為利即聽舜聽祇分善利間為善宜何如勇也人所不

見之處獨能為善乃謂真善

禮不外誠敬以誠敬行禮終始自一誠不散自有敬無怠

浩然之氣原於性天性天得所養浩氣自常伸心存即浩然之氣

存惟實能以直養者知之

敬以直內直上直下無纖毫私曲即直稍有私曲即不直即非敬

敬則不偏不倚內自直必至內無不直方為敬之至

古禮無不可復真心復古禮之儀節自能嫻熟祇難與不學禮者

言耳

恥即羞惡之良心人而無恥何所不至恥之於人真大矣哉有恥

則天良可復

無欲始能自得私欲攪擾此心先亂矣亂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

何能自得至一則無欲

履霜堅冰至人宜防患於早

克自振拔乃能遠超流俗非實有過人之識力難言克自振拔

獨知處深省闊脩即闔室不欺之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在此學

君子者正宜在獨知處致力

黃志約書

孩提知愛親少長知敬兄長知良能盡人而有學者葆其良知良

能天良用事人欲自退聽

一切放下全無倚著自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向根源上討消息方為知本之學

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宜思所以不愧不怍之故而誠篤以學之必

至不愧不怍乃見學養純一

與時偕行即隨時處中之學不知時者不可與言易即不可與言

學

曰好學真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學而時習永無間斷之意必如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乃可謂好學。非真能好學。不知此中意味。須知自重為師。宜以師道自重。學者宜以學道自重。能守道。即能自重。道真無容不學。

不應不動敵將。自靜造言生事之人。不與之校。彼必將自愧悔。非強者不能任道。能自勝方為真強。血氣之勇。非所謂強者。以直養而無害。乃能有自勝之強。

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真明之至。知之未嘗復行。顏子真健之至。自顧有不善。否知有不善。果即不復行。否欲學聖人。宜先學顏子。

黃志約言 卷二

弄

樂正子祇一好善。孟子即稱其好善優於天下。善本人所同具。好善即能全秉彙之良心。性命自天。好善則天心且契之矣。豈有人不以善相應。好善之至。天下之不善者自化。詎不優於治天下。

孔子曰操則存。操即養心之方。謝上蔡云。敬是常惺法。惺即操之也。

欲無口過。須慎言。欲無身過。須謹行。欲無心過。須毋自欺。

人所以異禽獸者。祇為有此天理。有天理而不能存。何異禽獸。人知理在天地間。不知理在各人之身。所以渾身都是理。竟被私

欲鑿喪

真正為學。祇知循理。不計成敗得失。

在時文中求生活。縱會做幾篇文章。亦是無本之學。在身心上做工夫。心所存者。理身所行者。理不求工於文辭。而言如箴銘。自耐人尋繹。

利心名心。都要打斷。理所當為。吾為之分。所得為吾為之。不知有利。不知有名。心方專一。

絕小人。不但不與之近。須心中無一毫與他沾惹。

生人之初心曰性。故性從生。從心識得此心。常教他在這裏。則性不失。

黃志約言 卷二

弄

良心上過得去。便是理。不必求理於元渺。

雖凶暴之人。亦有良心。發現之時。可見此道不亡。人心不死。

追悔既往。逆計將來。都是空勞。此心不若祇就現在所居之位。安置得法。

仁人心也。心存即仁存。故欲之斯至。

齷不破滋味。不出古人云。齷得破時。正好咀味。

存心養性。則夜氣愈清。所為不善。不能續其夜之所息。即夜氣亦將無。有今人到平旦多昏迷不醒。總是白日工夫差。

日○有○未○發○之○中○時○時○有○未○發○之○中○然○非○用○靜○存○工○夫○則○心○已○外  
馳○必○倚○於○一○偏○而○不○中○此○戒○慎○恐○懼○君○子○所○以○無○時○不○然○也  
戒○慎○恐○懼○祇○是○箇○敬○祇○是○使○心○常○在○這○裏  
必○真○知○之○方○可○謂○知○不○宜○含糊○了○事

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可○見○自○古○無○不○學○而○自○得○之○人○孔○子○即  
到○從○心○不○踰○境○界○亦○未○嘗○一○日○廢○學○今○人○爲○學○往○往○安○於○卑○近

自○謂○其○學○已○造○於○至○深○之○域○與○自○畫○何○異  
理○要○研○到○極○精○處○心○要○存○到○極○熟○處

君○子○自○彊○不○息○所○以○不○息○由○於○自○彊○所○以○自○彊○由○於○克○去○己○私○故

讀書納言 卷二

自勝者彊

爲○學○貴○始○之○以○勇○繼○之○以○漸○終○之○以○恒

必○須○多○聞○多○見○將○古○今○道○理○會○萃○於○一○心○方○可○憑○是○而○加○功○然○古

今○之○理○即○吾○心○之○理○非○有○二○也○惟○宜○以○古○今○之○理○印○此○心○之○理

耳  
心○中○空○洞○無○物○方○能○窮○萬○物○之○理

靜○中○觀○理○真○不○知○有○我○不○知○有○人○祇○知○有○理

有○以○過○來○規○者○即○虛○心○受○之○若○人○告○之○以○有○過○而○不○自○以○爲○過○非

納○言○之○道○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人○所○見○者○豈○必○盡○是○而

子○路○已○喜○從○中○來○喜○是○人○之○肯○以○過○告○也○喜○有○是○告○而○己○之○學  
可○以○進○也○子○路○可○爲○百○世○師○信○然

兄○友○其○弟○弟○恭○其○兄○兄○弟○和○睦○父○母○之○心○方○樂○也

貪○利○者○雖○於○不○宜○獲○之○利○而○亦○貪○得○無○厭○不○知○有○義○在○天○理○不○容

者○王○法○即○難○宥○然○非○至○將○繩○之○以○法○其○心○猶○難○自○禁○其○貪○噫○何

其○愚○也○噫○亦○可○憫○也

當○爲○者○爲○之○不○避○嫌○怨○事○方○可○成○凡○事○不○能○盡○如○人○意○也

武○侯○之○平○南○蠻○也○七○擒○孟○獲○而○七○縱○之○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武○侯

可○謂○能○攻○心○矣○至○瀘○水○之○祭○乃○悲○蜀○兵○之○爲○王○事○而○歿○者○既○祭

讀書納言 卷二

之○而○復○哭○之○情○動○三○軍○無○不○涕○泣○武○侯○之○仁○也○亦○武○侯○之○義○也

是○時○歿○者○之○心○慰○生○者○之○心○更○有○所○感○何○待○奏○准○後○至○一○優

恤○而○後○人○心○始○懽○悅○哉

不○貴○能○言○祇○貴○能○行○亦○爲○之○而○已○矣○何○必○多○談

溫○公○謂○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謹○守○禮○法○四○字○要○緊

又○謂○家○欸○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自○己○謹○守○禮○法○而

以○職○事○閉○家○欸○之○心○如○此○自○然○整○齊○又○謂○制○財○用○之○節○量○入○以

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

莫○不○均○一○竊○思○家○之○所○以○不○和○者○皆○因○不○均○一○耳○家○長○果○公○正

居心酌家之所有而均之於家則雖衣食不能盡給人亦無怨言何不和之有又謂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有贏餘以備不虞竊謂儉以自奉財不妄用自可稍有贏餘齊家之道不一端祇此數條包括無盡而總歸於家長之謹守禮法家長之所係大矣哉

義利辨之弗明必有誤認利爲義者不可不知然此中功夫甚細須在念慮初萌時分別其深沈之智卻自未發時養得來無疚心之事自無不慊之餒嚴於自治謹幾於念未起先則內省不疚矣

實志約言

卷二

應言之事言之祇求盡己之心至於人之用吾言否而不論也

輕於疑人總由自己見理不明見理明則不輕起疑心事有重輕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可乎哉然非天良出頭作事亦難言不顛倒也

一心而兩用之心未有不紛也惟一乃專知歸於一其學自以專而精進

時時自責便地平天成一有尤人意則天翻地覆矣事事留心久當有進不然雖終年應事終是糊塗袁氏采云人之處事能常情往來之非常情前言之失常悔過

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益加而不自知也數語可銘座右

梭山象山昆弟十世同居家法凜然觀其正本制用篇亦可知先生之學切於日用而非空談性命者比刑卽至當亦要存恤刑之心人盡赤子也而罪不容赦者須嚴刑以警眾

易不可呆看如說龍非真言龍說牝馬非真言牝馬見得卦爻有這象便說這象然又不是但說些影子此卦此爻卽以爲說此物亦可舉一以該萬若知有一而不知有萬豈善言易者哉

實志約言

卷二

求諸己

作人之道惟在認真自脩欺慊祇有自知人不及知也是故君子惟深造方能自得所造不深祇淺嘗也微論無所得亦無可得者去仁義別無天德別無王道仁義真足王天下惜孟子終不見用也

學貴有恒恒卽天行之健故有恒足以希賢希聖希天人多以學望子弟且望之甚切惟恐其子弟有一時廢學而在己亦非不能學竟甘心不學誠不可解宜知人不可一日不學老幼皆宜學也且在我好學子弟亦有所觀感



明於責人。暗於自責。是以君子處人以小人自處也。亦戒詰矣。惟君子祇知自責。

言仁則人多不敢當。當即仁矣。當則天真。用事仁。即我也。何以讓為。

人性皆善。亦無不好善。祇偶爾一好。不能實為善也。習俗汨沒。心性不少矣。所貴實志以復性。

君子思不出其位。既為學。宜思現在之位。勿令此心出乎位外。品是要自己立的。旁人不能著力。

祇要潔己自治。已任之咎。都饒得過。聖賢容人自新也。

責志約言 卷二

道心為至。人心聽命。祇惺惺不昧。道心自為一身之主。惺惺不昧。即道心也。

此心同此理。同理具於心。不待外求。然讀書窮理。方能以古人之。心證在我之心。否則株守此心。恐學非所學。

朱子謂人性皆善。即孟子道性善之旨。人惟不知性善。故自暴自棄。聖人以學望天下。祇因性善也。人各有性。豈吾人之性獨不。

善乎。所學何事。所時習何學。天良不昧。勿自小也。既濟之時。卻一日不好。一日盛極將衰也。處盛者宜有思患豫防。

之心。未濟之時。卻一日好。一日剝極將復也。處剝者宜知敬慎。

不致之理。不知不愠。乃學者第一關鍵。如此方為避世無悶。此道惟信得及。方能為之勇。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語可為接入處。世良箴。子之所以無行。不與又曰。予欲無言。

學不到藏密不妙。

凡事皆有大中之理。隨時擇中。乃隨時處中。中則自無偏倚也。莫浪費精神。

欲應萬物。祇令此心空空洞洞。不留一物。靜而常明。動而常止。程

責志約言 卷二

伯子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亦即此意。

養得天真。炯炯卓然於天地間。自搖動他不得。

道理活潑潑地。人心亦活潑潑地。養心至得活潑。真機自無將迎。無內外。

有事時能行。所無事。尙有何事。足累心。

止水方能照物。學者宜知所止。

工夫不靠實。終不能自得。君子為學。所以首貴存誠。

體悉人情。推行方無不利。體悉二字。最好最難。

操則存。操字最活。如操舵然。或左或右。變動不居。非硬把捉在。

裏也。

一腔春意最好。

仁為安宅。安字有味。須居此宅。方知其安。須安其居。方知其味。

巨畫所為。多是枯亡。未得所養也。養有順而不害意。

家統一尊。尊者正倫理。篤恩義。心無偏私。家自可齊。

真見得道。不可須臾離學。不可須臾間。自如飢如渴。甦勉不已。

孫夏峰曰。易云。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千古家規也。身範不端。向婦人女子求齊道。

無由矣。此千古正論。

黃志約言 卷五

下學上達。孔門心法。祇管下學。不愁不上。達上達。即在下學中。然

惟下學乃能上達。不怨天。不尤人。乃所以能下學之本。

心之所思者。道義則念之所發。身之所履。自可純乎道義。

平時涵養。臨事省克。是切要功夫。

無根之言。隨在皆有。宜知無稽之言。勿聽。

閒事不管。斬去許多葛藤。不怕得罪人。祇怕得罪理。

事有急不得者。須緩以圖之。祇看道理所在。不得任意氣也。

熟思審處。遇事者皆當如是。思不熟。不精。處不審。不安。

變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惟不敢惡人。乃可謂愛。

親惟不敢慢人。乃可謂敬親。

以真實不欺存心。以真實不欺誨人。自可隨在見真。

聖學不外一誠。隨時存誠。此心无妄。自覺泰然。

江慎脩註。近思錄。謂今人祭始祖。或以受姓。或以改姓。或以有大

功德。或以始遷家。自為禮。亦各有義。又謂程子。至於追遠。朱子

至於限制。學者擇焉。今人祀祖。即從始祖祭之。似亦無害。又因

是使人不忘其祖。亦可以礪薄俗。云竊謂此祭。實有益於世道。

人心。即遵程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言。何害。觀朱子輯

近思錄。仍詳載程子所言。亦可見此禮不當廢矣。

黃志約言 卷五

敦崇祭祀。足以維繫人心。人皆有水源木本之思也。渙卦言。王假

有廟。人入廟中。則精神收斂。不至渙散。上好禮。則民易。使是足

以濟天下之渙。香。莫假廟。若也。聖人此言。意深矣。

立則參前。在與則倚衡。祇念。念不忘。忠信篤敬耳。非別有箇物事

在眼前。令其常見。

為子者。多欲顯揚父母。此亦性天所在。惟不知修身行道。尊其親

為賢聖之親。是可慨也。

處事因循。祇不能執事敬。敬則敏於事。

惺惺不昧。妄念自消。非惺惺外。又有箇法也。

變化氣質宜於日用動靜語默間驗之  
真能時刻問得心過即息養瞬存之學  
為學當一力貫注忽作忽輟非學也  
人之生也直而即生不直即幸免可畏哉  
發念不忘父母乃真學問  
慎獨為入德之要不能慎獨皆非真學也  
日間存心幾時力行何事刻刻自問自責心自不能不存行自不  
得不力  
己見之為害大矣一刀兩斷克去己私方稱大力

責志約言 卷二

弄

是非自有真評論古人此心須見得真是真非莫隨他人人口頭話  
長短

靜定方能詳審此心紛亂必不能見道

要在獨知處自勘自証

天人本無間隔問隔者氣拘物蔽也宜於天真流露時察識擴充

庶無間隔者永無間隔

心為名動終不出鄙夫窠臼責志則心定矣

自心欺瞞不得處常提醒作善莫助也作得至子自然漸漸精

明

去私甚難然亦無別法惟常覺醒而已  
此心無一點回護無一點避忌無一點求人知底念正心脩身工  
夫益覺切實

斬盡一切私欲何等爽快未能斬盡惟有以敬斬之  
學不避人知方是實做亦不必求人知知有學而已  
不可輕信亦不可輕疑輕疑則中無主輕信必多自是

為學要鞭辟近裏一切聰明才智俱要不著  
心有所繫則拖泥帶水即非歸根之學歸根則疏濬心源遠者

其流必長並無阻滯之處何至或有所繫

責志約言 卷二

早

明道謂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

此箇別有天地道理原來如是此箇認真可藥騎驢覓驢之病

慎獨中自有活潑道理在為學祇要認真慎獨活潑上著不得分

毫意思

先立其大須真箇立得方好此中有大功夫在

明道謂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即所謂心苟不懈何

防之有也要善會

私根必拔得乾淨方可無私明道謂敬勝百邪拔私根非敬不能

一點真知本不可欺孟子言其所不為其所不欲真知也無為無

欲不欺此真知也舍此二語別無學問  
此心不可留滯於物

一團生意即在戰兢惕厲中覓著真源甘苦獨喻

學要防未然之欲何以防之祇是慎獨

日間游思往來當下知得當下翦除亦何不可去者伯安先生云

這一知處便是命根當下消磨便是立命悚切之論真令人有

可據守

李延平以反身自得為本切己之學也

呂東萊讀論語躬自厚一語忽覺平時忿懣漁然冰釋固是東萊

善讀書

卷二

學

善讀書亦是東萊積學功深方能收效一旦

閨室不欺惟主一無適者能之

當下應盡之分並無絲毫未盡乃為執事敬

胸中著一私意便不能坦平臨事若矯揉造作亦非所謂易簡之

學然功夫易簡用功仍是循循自盡

功夫作輟不定總是向道之心不真真自無間斷

茂叔無欲故靜明道體貼天理是定性要訣

心醒時耳目手足都効其靈

一念含糊一事含糊當下此心便知得當下此心便過不去故不

欺真知乃持志功夫乃養氣功夫

要在必有事上用功須先認得事字親切

學求近裏一切聲華自刊落淨盡如何能近裏看來祇要責志

功夫無可任手時見理分明功夫自不能已俄頃閒度即是自棄

刻自警策消去多少習心心力併歸一處方能刻自警策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其實無損於君子究自成爲小人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心如何即廓然宜求正本清源之學

明道再見濂溪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須知不是弄光

景見大心泰與時偕行吟弄中自有外物不能遷之意

善讀書

卷二

學

薛文清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思必精踐必力其中有定主者乎

動必質諸書所謂以古人之心印在我之心也

程子言不學便老而衰亦莊敬日強之理

真能下學人事方可上達天理行而後知其知自彌真也

程伯子謂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今人爲學誰知變化氣質誰肯

專用逆力求變化故學宜學程伯子

事亦須盡人謀不會處置亦不料理何以爲學

言出招尤君子必不肯言仁者其言也訥訥言乃所以存心也

當言者須正色以言之

有容德乃大不能容無德者也

子路無宿諾學者宜以子路為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即造至聖人地位功無容間

處事常退一步想則心中舒泰

學者須嚴氣正性不可以流同為和氣

天性流露處能繼續擴充使日間皆天性用事則無在非工夫亦

無在非本體矣

祇要認真道理去做不管他人說是非

事有不必言者不言乃省卻許多葛藤

黃志約言 卷二

聖

語諸生曰學須實從身上做工夫見道方親切蓋行而後言言

方為甘苦自道之言不然總說出幾句道理祇是捕風捉影如

孔子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必返之於身果能

恭焉敬焉忠焉方始解得居處之恭執事之敬與人之忠非親

身體驗一番終知不真也

讀書講明義理此是第一要著

我以誠心待人偏以機心試我甚矣人情反覆也而至誠未有

不動者誠至則人自不忍欺

每為一事非專心致志皆不能成即如興一工亦皆精神之所寄

精神不到處即辦不得法也

私意起時力除之除私之力即本體即天良

苟志於仁自無惡祇恐志仁之心不誠耳心誠於仁其勇自有不

可當者志在即仁在何惡之有

為人所輕德不足服人故也祇要責己已果言規行矩有威有儀

人未有不敬重者

埋頭閣脩學祇如是而已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能

於人所不見之處力學方徵真脩

刻刻要去人欲須將人欲根子搜剔出來存省克治必如此乃掃

黃志約言 卷二

獨

除廓清

思前想後浪費多少精神將精神全收到當下則心神凝聚一切

學問俱見切實

養德則身自得所養第知養身而不知養德德既有損更說其養

身

一念警覺念念警覺無時敢放即此便可寡過

埋頭閣脩是鞭辟近裏之學蓋外面愈闊淡裏面愈精明君子間

然日章理原不誣

漸進纔能有恒用力太猛必力有不給必至於怠惰算甚學

中有真得自然窮通如一

常令此心寬平安舒方是不可提掇太緊

當下知是知非之心即惺惺不昧一點真知也動靜語默隨時以

真知為至是一粒金丹

應事要有耐心臨事厭倦必多苟且

朱子謂敬則萬理自在要知敬即天理流行

隨在提撕警覺自無疎略處

靜時看人物都有生氣

學祇是為己因名而學欺之甚者

實志約言 卷二

力絕等待之心功夫自當下著實

道無定在敬則能凝惺惺即敬瞬存息養祇常惺惺

自怨即是自欺

多言不但招尤最易放心

見理不明必多遲疑須平心以觀理更即物以窮理

放浪形骸自謂此心無他恐是欺人之語古今無不檢身之學問

常有歉然不足之心方能受益

警策便全體皆靈

朱子謂只不要昏了他便是戒慎恐懼細思如何能不昏他亦惟

喚醒而已

一動一靜必求合義即是必有事為其事不計其功即是勿正

屋漏中豈真有十日之視十手之指祇此欺瞞不得處自家對不

過即不啻真有視之指之也慎獨真要緊

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是何等森嚴可見孔門傳授心法不外一敬

自家一時所見未必即是須化去己見

工夫靠真一時私欲便退除一時靠真則性天昭著私欲有何處

可容為學惟貴真

繼母與生母原來不同但心乎父者祇見其為母故能渾而一之

實志約言 卷二

人自有生時即為倫常之所繫須自立自重

私欲難得盡去祇有漸漸消磨敬則消磨淨盡矣

言動俱在炯然中非戒懼獨者不能

即時振刷自強不息方能將一切欲根斬盡

纔有勝心即是自私要知學宜自勝能自勝方能克己懲忿窒欲

遷善改過乃能自勝者

以理御氣氣自然平

屋漏常能自省愧怍自少

氣有浮動總由自治不密

天○延○廣○眾○中○亦○有○獨○慎○獨○之○功○隨○在○可○用○痛○自○鞭○策○可○也○  
道○一○則○人○無○歧○務○政○一○則○眾○知○所○統○一○則○人○各○相○安○二○則○莫○知○適○  
從○文○清○謂○萬○物○定○於○一○萬○事○定○於○一○萬○古○定○於○一○旨○哉○  
一○時○所○見○真○靠○不○得○為○學○進○境○惟○在○不○敢○有○自○是○心○  
祇○向○隱○微○之○地○辨○箇○真○偽○真○處○按○實○不○令○渙○散○自○無○攙○雜○  
遇○相○習○之○人○言○尤○當○慎○要○知○謹○言○是○存○吾○心○非○為○人○也○  
論○語○書○子○溫○惟○溫○最○得○中○太○熱○固○偏○太○冷○亦○偏○聖○人○氣○備○四○時○自○  
無○偏○於○冷○熱○  
刻○刻○提○醒○頗○有○平○且○虛○明○氣○象○

凝○定○則○省○察○益○密○省○察○猶○有○未○到○處○祇○因○心○未○凝○定○  
真○箇○一○念○惺○惺○方○是○真○醒○方○非○冒○認○  
一○切○病○痛○都○起○於○心○不○定○須○隄○防○此○心○  
思○索○道○理○切○忌○急○迫○從○容○涵○泳○道○理○自○出○  
稍○不○自○防○一○滑○便○是○數○步○戒○懼○上○夫○當○益○嚴○密○  
朱○子○謂○敬○祇○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如○此○用○功○永○無○弊○病○若○以○拘○  
執○為○敬○恐○難○持○久○  
因○時○處○中○最○妙○祇○要○平○定○此○心○不○可○先○事○期○必○  
屋○漏○之○地○按○實○體○察○有○多○少○不○盡○道○處○此○處○打○得○過○纔○算○真○實○

為○己○方○纔○打○得○過○  
功○夫○祇○有○補○偏○救○弊○並○無○可○以○自○信○之○時○  
語○默○動○靜○問○都○有○天○理○在○默○自○體○認○可○也○  
天○人○相○通○其○機○迅○速○不○爽○惟○靜○者○自○見○之○  
待○其○動○而○後○制○則○不○及○制○者○多○矣○存○天○命○之○本○然○過○人○欲○於○將○萌○  
是○第○一○義○  
文○清○謂○虛○中○無○我○惟○善○是○從○以○此○自○課○庶○可○化○卻○意○見○  
至○一○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稍○有○攙○雜○即○不○如○是○  
誠○至○則○臨○事○何○有○厭○倦○有○厭○倦○者○誠○不○足○也○

刻○刻○提○醒○理○自○可○御○氣○一○刻○稍○昏○即○奴○僕○其○心○矣○血○氣○聽○命○便○地○  
平○天○成○血○氣○作○主○便○天○翻○地○覆○夜○有○妄○夢○夜○之○昏○也○晝○有○游○思○  
晝○之○夢○也○惟○真○醒○者○通○乎○晝○夜○  
人○各○有○真○知○一○整○頓○真○知○便○出○頭○作○主○纔○懶○真○知○便○淹○沒○  
形○色○之○中○體○貼○天○性○方○為○切○實○愚○不○肖○者○溺○於○形○色○而○汨○沒○其○天○  
性○賢○知○者○求○天○性○於○形○色○之○外○而○終○不○知○天○性○故○踐○形○非○聖○人○  
不○能○  
識○得○理○字○自○有○把○握○空○守○箇○心○無○論○弊○病○百○出○當○下○先○不○是○  
君○子○務○其○大○者○遠○者○不○遠○大○是○務○而○斤○斤○於○近○小○其○志○趣○卑○陋○甚○

矣弗安於卑陋宜學君子

時勢至不可為時旋乾轉坤之君子亦不忍不為惟盡其在我者耳

自省自克之人尚不免有過况未嘗自克者乎祇貴能改

不近邪人乃能不作邪事交接真不可不慎也

君子之交淡如水然有誠意貫乎其中自淡而彌永

不當為之事截然不為此心何等爽潔

陰為不善陽欲捨之此與穿窬之盜何異其心烏堪自問其獨處

之時豈可自欺故學以戒欺求慊為實功

責志約言

卷十一

兜

邪言不聽顛倒是非之言尤不聽亦非禮勿聽之意亦正心誠意

之學

千條萬計逃一命字不得立命者亦祇立義理之命至於氣數之

命君子惟安之而已惟知有立命之學而已

用智病根仍在自私非主一無適不能克己病何由去

遇事時靜以應之自然安閒不問者其心忙耳何以能不忙曰心

靜何以能心靜曰理明

面前皆天也時刻畏天時刻能不戒懼

工夫祇是誠敬真能存誠居敬方可斬盡一切病痛

此道必親身做出方可與道為一不然總是兩箇

戒懼即心法心一戒懼此中自一物不容

先難一心祇在難也後獲並不知有獲也兢兢業業惟恐稍失正

先難之學

隨時乾惕未發之中即在是若去覓中反失之矣

戒慎恐懼即性天流露刻刻戒懼道自無須與離矣

祇此便是道刻意去求反不是道本不外子臣弟友之理能以道

自責則勿論為子為臣為弟為友隨在道自勵矣

本體無內外無動靜敬義夾持正是在本體上著力

責志約言

卷十一

辛

敬即是學著意把持非戒懼真諦

要在身心合一處磨鍊

信命不真便生葛藤及覺而後止之其妄已多見理明自信得真

要在格致

一念含糊即是自棄

為學祇要求箇是處是處靠真自無攙雜是處從知止有定來

骨髓裏洗刷乾淨非著實實志不能要知時時有可洗刷時時感

當責志

讀古人書不必沾滯字句祇得古人之心切實效法勿使書自書



而我自我方得。

醒心最好。主人翁在家。大開著門。賊自不敢進。此即誠敬以存不

須防檢之說也。

自大之心不可有。自重之心不可無。

日言拔去病根。而病根仍在。有觸即動。看來必掃除廓清病根。乃

可潛消。

私欲都乘昏闇而入。心能真醒。私欲便無容留之處。

當下勇猛遷改。是近裏著己功夫。

夏峰謂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竊思真能不輕錯

貴志約言 卷二

過何至為貧所苦。為病所苦。為拂逆所苦。

收斂精神。併歸一處。自然惺惺不昧。

吾儒貴有立命之學。若心中常有一命字纏擾。反為所拘。但盡其

所當為。不生妄念足矣。

一意向裏。自可消磨一切私欲。

新吾謂學者要養心氣。心氣一衰。萬事分毫做不得。此要語也。但

心氣如何養。亦惟主一無適。不使物欲累心而已。

工夫祇有痛自鞭策。不癢不痛。萬事不濟。

心有所繫。便不虛不濫。程子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必如此方是。

無所繫。

當下喚醒。當下著實。刻刻有當下。刻刻喚醒。刻刻著實。

能向細處搜剔。方非自棄人。欲甚險。稍疎便墮入坑坎。可危。

明知是過。卻犯了。又犯。不能責志。故也。

屋漏森嚴。可畏。惟不欺闇室者。不怕。

陳生言。心體祇是箇虛靈。定性書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大公是

虛順。應是靈。余曰。惟虛故靈。惟大公故順。應我輩要思如何便

虛靈如何便大公順應。

陳生問。既見得道理。即宜不懈。何亦有懈時。曰。成湯聖人也。尚有

貴志約言 卷二

日新又新之銘。即見得及。亦當刻刻整頓。不是一見便都無事。

陳生問。每五更醒。欲驗夜氣。而夜氣已枯。亡何也。曰。此是自家作

主不定。須是培養。夜間將寢時。大加整頓。自矢要將夜氣養成。

到平旦時。自惺惺了矣。陳生猶疑。因語之曰。此每日驗過。

毫髮不爽。須深思而自得之。少頃又問之曰。此時有夜氣否。陳

生低首返觀。曰。有。曰。此亦可知所著力矣。敬則夜氣自存。

謂陳生曰。須求為有用之學。不是塊然兀坐便了。

心體本是活潑潑地。拘執不得。

人當私欲萌動時。能迴光返照。便是起死回生手段。

心平則氣和。心正則身端。此修身所以必先正心也。

人心叵測。須是己心有主。

氣輕浮。仍由心無主。有主則鎮定深沈矣。

言須自卑。尊人不然。言雖是而為人所憎。

聞不盡的人情。思來真是可怕。惟有自處以正。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地。

看來積金積書。俱不如積善。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惟善宜積也。

也。

始交宜慎。既與小人相交。而欲粹拒小人。殊難。惟在我知改邪歸正。

責志約言 卷十

正庶小人自遠矣。

作非之人。平日甚相交好。及猝遇利害。或成仇敵。甚矣小人之交。

全靠不得也。須為君子。

財貨本身外之物。屬纊時分毫帶不去。要財物奚用。所以君子重。

義輕利。

浮言何足動人。為所動者。祇因未能見道。

離間人骨肉者。有時為人所窮。亦自愧恥。惟心術貴正。非自正其。

心不可。

言出太易。必非欲踐其言者。君子言不易發。不能為者不敢言也。

惡人當天良動時。亦自恨前此之所為。亦欲內正其心術。而能改。

過者。幾人能常保其天良者。幾人。人性本善。復性亦易。何陷溺。

者終多也。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奢者其心恣肆。不可收攝。方以儉為寡。

色矣。豈復能儉。惟君子儉約自甘。

言莫予人以難堪。自不為人所忌。其實君子存心。非因有忌之者。

而始慎言。

深心於此道者。遵道而行。覺外道即不可以為人。何至間斷所慮。

者。心未深入耳。

責志約言 卷十

為善必昌。為惡必亡。此中消息。絲毫不爽。能信得及。決無不為善。

者。

天不虧人人。亦勿負天。言行皆自天性中發。仰不愧天。俯何至忤。

人。

心專則至。一無適專。即一二三豈得謂之專。

心沈不下去。百事做不成。深沈乃可入道。

慮以下人。即持盈保泰之要道。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至一也。竊謂真能至。

一。其容貌方能肅。思慮方能齊。

有識有膽中自有主。

事有當說破者直言無隱開口見心說破乃有濟。

人有所恃多大言不慙其恃必至立窮。

凡事須求為可繼祇顧眼前恐難為繼。

看來真是敬勝百邪敬則剛剛白不為物欲所屈。

祇有恒即可以入聖今人學問所以不進者無恒心故也。

難為者能力為之方見強恕而行方見果確無難。

敬則志氣清明。

接人應事祇貴一真真則言忠信行篤敬無不可行否則人而無

責志約言

卷十

學

信不知其可矣。

寓精明於渾厚中非不精明也不露其精明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自卑正所以自尊。

人不可一日無事無事則生他事培植本原窮研義理乃必有事。

勿忘勿助乃必有事恰好處也。

有嚴憚之心學方有進。

不誠無物微有不誠此心先有不安何能名正言順。

大孝格天此理喜髮不爽人祇貴孝心真摯耳祇知有親毫無攙。

雜方能真摯。

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有道在隨時盡道務使無纖微不合於道。深自省克乃可謂學。

閨室屋漏之中能不自欺此心自可以質鬼神。

作惡者怙惡不悛獨不畏天乎天道昭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心常惺惺即敬也惺惺則此心精明不至昏昧惺惺則此心收斂。

不至放逸。

學專一專一則心自了。

不輕於自信方能日新又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輕自信也開。

言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其不輕自信也子曰卒以學易可無。

責志約言

卷十

學

也。大過子亦不輕自信也然不輕信尤須真信所謂學要信與熟。

誠神幾祇是一箇道理。

天地萬物皆在度中何處不可托足何境不可適情。

學到無妄念時即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卻妄還真所以功貴有。

進無止。

不論動靜皆用功之地祇要做當下工夫。

冷淡中滋味惟靜者嘗得出須常咀嚼這滋味方得。

寂然不動者誠感而遂通者神神即誠也以感而讚為神耳。

稍有所執著便非未發之中便是枯亡明道云人心不得有所繫  
旨哉

心不為物蔽不受欲累神妙莫測明燭幾先此境甚不易到惟潛  
俯治心俾心得葆其神明可矣  
必有事焉真一刻不許放過

本體原寂然不動雖造到神聖地位亦祇還他箇寂然惟其寂然  
不動所以感而遂通

纔有安排布置即是私即非本體  
論語言一貫孟子言道一兩間祇這一件事曉得時隨在都是這

實志約言 卷二

一件

志要自大之心卻不可有

僕隸下人亦可導他為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所以責養者也  
脫盡習氣乃可共學乾惕不已習氣庶可漸脫

心即太虛有主則虛者常虛要思如何是主

當仁不讓於師方是真箇當仁若謂仁道至大不敢承任正是自  
棄

莊敬曰強神定則氣質完固也

求虛明非虛明求凝定非凝定此中著不得分毫意思祇窮研義

理誠敬中存久久自能虛明凝定

人人心○中○都○有○箇○真○正○滋○味○祇○被○一○切○熱○心○腸○將○他○錮○蔽○所○以○嘗  
滋○味○不○出○而○今○祇○將○熱○心○腸○洗○去○洗○到○淨○時○愈○阻○嚼○滋○味○愈○長  
形○上○即○在○形○下○之○中○道○與○器○不○是○兩○箇

陰險之人所言所行無不見其叵測人謂其予人以可懼也余則  
謂其可憐機械變詐天良盡喪豈不獲罪於天

人皆愛好卻無人肯作好事惠迪吉從逆凶其理毫髮不爽天無  
非因材而篤豈計人有愛憎

自有公是公非強飾不得強飾於正人君子之前人之視己如見  
實志約言 卷二

肺肝何能強飾強飾於婦人女子之側縱能暫飾終亦必敗露  
其飾真為可羞

所處不同所行不同而同歸於心安理得可見君子處世祇求本  
心之安而已心安者理得何必於形跡驗異同

大知若愚非真愚也顏子不違如愚其愚乃即其知彼自詡精明  
自恃才知方為真愚學道者知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禮也即莫非道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道自不可須臾離尊德性道問學正能行道之人其實功不外

戒懼慎獨

是非自有公論。毀譽於我何加。損。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如是而性方可謂定。如是而心方可謂一。

人多為富貴功名所動。至於仁義忠信。漠不關心。豈性善之言不驗。故染於習俗。為時已久。兼之父兄不知。以是為教。子弟不知。以是為學。故也有教人之責者。何可不以天性動之。

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孝弟乃人之本根。無孝弟。即非人。堯舜外孝弟。亦無以為堯舜。孝弟正天經地義。烏可不以為切務。

不學禮。無以立。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真不可斯須去身者。君臣上下。孰可片時外禮。成湯以禮制心。得制心之本。

黃志約言

卷二

堯

言即出自庸眾之口。亦必有因。不可不察。惟不若君子之言。必有卓識。方敢出口。慎言訥言。恥言。所以統歸諸君子。人烏可不學君子。

視明聽聰。方見管仁真精神。

明道云。思慮便是。不思思慮。語甚微妙。竊謂自彊不息。思慮。

有沂水舞雩之樂。方能脫盡一切習心。心中無欲。即樂。

養心如養樹木。祇管培植灌溉。自得所長。不必著急。著急必助長。是害也。非養也。

聖人言可以無大過。祇是見得無過。甚難。故一過亦甚。非易。今若

輕於自信。詎非自欺。

深沈厚重。是載道之器。

呂新吾謂。越是聰明人。越教誨不得。此言為特聰明者警也。若聰明而更勤學。何不可教誨之有。

放開胸襟。方無所累。既放開。尤當博學。詳說以反說約。

巨畫多是枯亡。祇留得一點夜氣。尚屬清明。須因此清明之氣。培

養之。繼續之。方有著腳處。

要思所以自處。不可責人。

黃志約言

卷二

本

待人總要從厚。人雖至薄。不可效尤。

心本虛靈。陶淑此心。不使心有點塵。則虛靈可復。

中庸之道。易而難學。者當勉為其難。勿以平常而或怠。宜知惟庸

故中。

少說戲話。自無輕薄之心。簡默方足以任道也。

返觀內證。看夜氣存者。幾時又看存。是緣何而存。自知所著力。

良知覺處。最微。非定靜不能葆。此覺。

不自是。必求一箇真是。方能有益。

看古人書。句句向自家身上體貼。覺看書之人。即是作書之人。宜

追○踪○古○人○不○可○自○小○不○可○自○棄○

勿○忘○勿○助○忘○是○忘○箇○甚○助○是○助○箇○甚○須○默○默○自○認○

謝○上○蔡○用○數○年○工○夫○去○一○矜○字○病○痛○之○難○去○如○是○然○真○能○審○己○之○病○痛○所○在○時○時○用○大○力○攻○之○亦○未○有○不○可○去○之○病○痛○

堯○舜○孔○子○雖○往○而○其○心○尚○在○宜○思○其○心○在○何○處○又○試○問○思○者○是○何○人○

明○道○云○心○要○常○在○腔○子○裏○這○箇○腔○子○須○看○得○大○腔○子○從○以○從○空○即○空○洞○無○物○之○太○虛○也○即○天○理○也○心○常○在○天○理○中○自○空○空○洞○洞○不○留○一○物○

書○志○約○言

卷○十

李

將○游○思○雜○慮○一○切○消○除○自○能○凝○定○所○謂○無○欲○故○靜○也○

了○得○時○更○無○可○說○只○好○近○裏○著○已○做○工○夫○未○至○了○了○縱○說○亦○祇○是○

夢○話○

心○到○極○靜○時○看○處○處○都○是○生○機○

聖○賢○學○問○多○從○艱○難○困○苦○中○磨○鍊○出○來○故○凡○庸○眾○所○難○堪○者○皆○聖○

賢○所○得○力○我○輩○遇○艱○難○困○苦○正○當○提○出○良○心○忍○耐○處○之○不○可○稍○

廢○此○志○

為○學○識○得○大○頭○腦○自○漸○漸○有○箇○把○握○

前○後○左○右○皆○天○兩○眼○注○定○箇○天○便○時○時○天○便○時○時○天○便○時○時○天○便○時○時○

道○不○可○離○須○真○見○其○不○可○離○戒○懼○慎○獨○之○心○始○摯○

學○到○見○得○真○時○自○住○手○不○得○

程○子○謂○天○人○本○無○二○可○知○天○人○一○也○祇○要○信○得○及○祇○要○敢○承○當○

心○中○有○一○毫○繫○戀○便○與○天○地○不○相○似○

謂○神○為○一○神○耶○晝○所○必○不○為○之○事○何○以○夢○中○亦○為○謂○神○有○陰○陽○耶○

夢○中○所○為○何○以○醒○猶○能○記○大○抵○神○無○二○神○惟○視○且○晝○所○感○所○感○

者○善○夢○中○所○應○亦○善○應○猶○有○不○善○必○所○感○未○純○善○也○古○人○云○夜○

卜○之○夢○寐○得○其○旨○矣○

天○地○生○生○氣○機○隨○在○皆○是○戒○懼○則○心○中○有○生○氣○便○隨○在○見○得○

書○志○約○言

卷○一

李

學○孔○孟○且○莫○學○周○流○天○下○須○看○自○家○是○孔○孟○不○是○

當○怒○不○怒○是○無○七○情○但○怒○須○中○節○程○子○云○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遠○忘○是○甚○力○量○惟○其○遠○忘○所○以○能○觀○理○

有○萬○夫○難○當○之○勇○志○方○立○得○起○然○工○夫○卻○是○漸○進○

口○說○改○過○濟○得○甚○事○須○從○心○髓○裏○洗○刷○

一○心○學○時○中○之○君○子○必○窮○理○精○義○惟○中○是○擇○能○擇○乃○能○時○中○

好○勝○之○心○最○不○可○有○有○則○氣○浮○將○日○損○矣○

我○輩○原○不○畏○物○議○然○亦○當○因○毀○自○省○

與○諸○生○講○弟○子○入○則○孝○章○曰○古○人○所○重○惟○行○自○為○弟○子○時○已○教○之○

以行孝弟謹信愛眾親仁所行何其切實學文仍善其行也此學不特弟子宜如是即行之終身豈能外是

以君子自處以小人處人不惟招忌即問之此心亦不敢妄不能如顏子有若無實若虛也

學貴敦倫賢賢事父母事君交友皆敦倫事故必謂之學必如是乃真學也我輩宜知所學何事

或言敏於事非學問思辨之事祇是敏行曰行是行箇甚外學問思辨更行箇甚為此語者祇未嘗行耳

人之生也直惟直乃全其為人惟直乃不負所生直則天真不昧

黃志約言

卷二

李

可以不失赤子之心直則私欲全消可以常完幾希之理學者非敬以直內則無以入德非直養無害則何由慊心直之於人所繫豈淺鮮哉

須是據於德拳拳服膺顏子之據德也據如據守城池據之嚴密自無所失然據德不是株守據則德日新又新

不存養省察箇甚不省察恐其所謂存養者或可靜而不可動省察仍省察其所存也克治則私欲淨盡亦所以善其存養者省察即存養中之精明克治即存養中之勇決存省克其功一也常有尤人之心則心多忿常有罪己之心則心自平

先儒言過有三種曰心過口過身過余謂過祇一過心若存時則心無過口與身自必無過

當事遲疑既事追悔祇因認理不真須定心以明理

問心中如何能一無所倚曰此處極難心有所倚便溺於一處心

無所倚又飄飄蕩蕩去了惟此中先有所至則心有安宅白不

外馳據德依仁是也曰看來存養中自有一番體認曰體認在

存養之先

使此心常醒釋與儒亦近似但儒者使心常醒與湯之顧諟明命

同釋氏明心見性其所謂醒者亦皆幻妄

黃志約言

卷二

高

極難處底事自有善處之方天下事那一件不是古人做過試取古人所行者一為對照心自豁然矣

問知之非艱似將知字說得太易曰知原不易但較之行則知易

我輩為學祇在行上取齊願其勉之

邵堯夫寒不爐暑不扇祇存得此心定

仰不愧俯不怍此心便舒泰所以不愧不怍則由毋自欺中來

心是身底主宰欲使此身無過須教主宰常在裏邊

一味任其自然便非聖賢路上人聖賢皆盡其勉然之功以漸入

於自然

莫將自家看底小了。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是大學鐵板不易方法。而今爲學。宜思明德是甚。緣何不明功夫。如何方能明。更思明德民所同具。民緣何不能新。又如何方能新民。且更思明明德。新民必如何方爲止至善。依大學之道。著實做去。方可與共學。須經一番磨鍊。學方有進。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非空守一赤子之心。遂可爲大人也。此中全賴有擴充功夫。

天地間有自然之易。惟知易者。見得親易更四聖所言不無互異。然究其所以立言之旨。無非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

真志約言 卷二

奎

安命知足。便可無入不自得。

理。途愈闢愈廣。心源愈濬愈深。志向愈立愈定。此身愈脩愈潔。學祇宜求箇真實。不欺自家心。就是外面不必與人一樣。亦不必不一樣。

眼界放得開。方能盡見古今之理。心胸拓得大。方能容納古今之理。

人祇因欲心不斷。所以怕得罪人。甘於自屈。若能將物欲洗盡。使心與理相浹。此心常伸於萬物之上。何至爲物所屈。

說話太急遽。必多錯亂。欲寡過。先要從謹言始。

不能無錯。須知自悔。悔者改之機也。

外面宜端莊肅整。裏面宜主一無適。主一無適。則外面愈謹嚴。端莊肅整。則裏面愈靜專。其實不外一敬。

終日提醒。此心不敢一時稍放。自無不切之務。

真心人所本有。能擴充其真心。視聽言動。純在義理上做工夫。此之謂不失本心。

欲用精神。先要養精神。精神不得所養。還能做甚。

一忍字有無限好處。然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不可不辨。

我有偏好人。卽以我所好者事我。以我所好者悅我。偏之爲害。非

真志約言 卷二

奎

淺鮮也。居官者尤宜致慎。

幼子常視毋誑。卽教以存誠之學。

此心何以如日月之光明。時時積理於心。使此心不爲私欲所累。

不爲私意所蔽。則心之光明。自可常續不減於日月。

曠得動靜無端之理。靜中自有箇動。在何至稍偏於靜。

釋氏清心寡欲。使此心超然於人倫之外。儒者清心寡欲。使此心常在人倫之中。

天地一誠也。吾心亦一誠也。實能存誠。自與天地爲一。

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卽得天地之氣以爲氣。心者氣之主。氣者



心之輔。心清則氣清。氣清則心愈清。故勿暴其氣。與持志並重。懲忿窒欲。此心方能脫然無累。

當為即為何。必姑待二三。其心為必不勇。

見不善之人。惟恐或為所浼。自不至與不善同。尤當自省。果有不

善否。無不善於大廷。易無不善於屋漏。難屋漏稍有疎懈。即不善也。

神龍變化不測。當潛而潛。當見而見。人心化裁亦猶神龍。然宜剛而剛。宜柔而柔。

有嚴憚之心。學方可進。可知教人宜嚴。師嚴然後道尊也。周子謂

黃志約言 卷二

李

師道立則善人多。其信然與。

後人原未必勝於前人。然亦可追蹤於前人。有為者亦若是。薄今

愛古亦非。

聽言必欲頃刻周知時事。是躁也。心定則躁氣自除。

人不負我。我亦不可負人。負人則天理何在。循理者人即負我。我亦不負人。

不善之人。無在可容人。何不知自克。

與人往來。須有真心實意。貫注不誠則無物。

風俗美惡。全視乎上有移風易俗之責者。烏可不思善其風俗。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在我實有足以致人信。致人敬者。人誰不信之敬之。

背後毀人。且信口造言生事。微論其事。敗露。人咸不以人待之。即

其造言之時。此心何以自問。君子祇守不應不動。敵將自靜之

語。毀人者自無所施其伎倆。

雖自暴自棄之人。天良亦有時動。真心未嘗泯滅。所貴有復性之

君子。

好談人不是。祇緣不知自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何暇責人。

黃志約言 卷二

李

欲為宮室之美。此心與恥惡衣惡食同。未足與議。亦同必去。此務

外之心。方可入道。

理所當為。分所得為。力所能為。為之宜勇。不肯喫些辛苦。何以為學。學以辛苦而後進。聖人所以發憤忘食。

處處存心。方知日用倫常間自有真樂。

矜心最足害事。義理無窮。學問無盡。所知所能有限。何足自矜。

真能克己。即處不如意之事。自心亦覺坦然。

心止於其所。談何容易。居敬窮理。乃止其所。

莊敬曰。強安肆口。論敬肆足。微一身之感。衰即足關一家之隆替。

鳥可不敬

一步一趨皆以父母之心為心不但可以免疾兼足養德

自古聖賢無非在躬行實踐上取齊我輩求為躬行可矣不必輕

議先賢先儒

鞭辟近裏乃為己之學

人孰無恥恥心動時皆可改過遷善祇恥心旋發旋蔽耳須思所

以擴充之

祇宜自責日間不盡分者豈少不堪自問者亦豈少須能見過須

能改過

責志約言

卷二

充

毀譽原不足計惟因毀當知借鑒因譽當知勉勵

人豈有不好善者惟有善可好人乃好之善非十分好亦必無十

分祇要有善何管人好不好

至誠乃能動物誠有未至物即漠不相關真精神不足以貫之也

微論甚難處之事自有善處之法須思所以處之思則良法自生

遇事掣阻祇緣不思耳

輕事者必不能熟思審處執事敬所以為求仁之學也

關室屋漏之中真有十目十手之嚴人不可欺祇緣心不可欺心

微有虧心先難安心且不為我恕人豈為我恕

人告以有過則喜過自可寡諱疾忌醫者即人告以有過而彼猶

自謂無過拒諫飾非雖終其身於過亦不恤哀哉

好名者多務實者少既不務實豈復有名名者名其實也躬行實

踐不知有名是在君子

不學不能見過愈學愈知有過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學無間也

察言觀色亦善取益者然惟存心之人方知觀察

非此時當為之事此事即不必預言思前想後皆妄也

整理家務真非易事有可原之情必為原之吹毛求疵必至決裂

獨中欺人雖易欺心實難有不合於義者此心先不能自安心豈

可欺

責志約言

卷二

準

遇不可與言之人祇以不言處之甚妙

惟自暴自棄者為下愚不移不肯暴棄則無論何氣質皆有可以

變化之理

出處決之於義可矣此外何知焉

有恩於人即見變於人可見人皆易感然此亦事之小者若真能

實心實政推恩於民民必有不忘者惟心純於治之人祇知推

恩不知其他

毀譽不計利害不計禍福俱不計此心何等爽潔

難越者理雖甚不論理之人間人言理亦心折可知惟理足以服人

真心為學之人不可多得好學者少知學者少也

仁以為己任要知仁是箇甚尤要知此任宜堅心耐力任去無可息肩之時

萬物皆備於我格物祇窮究我所固有之理皆備者皆格之理明心定亦祇完全箇我語言無含蓄即非載道之器

看世間無一可惡底則心自平看世間無一可好底則性自定不

書志約言

卷二

三

作好惡方能好惡也

祇令此心不逐物去自然清明纔清明便如明鏡止水

舍了人別無己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所以為仁之體也夏峰云言

己便在人上見亦即此意

或云為學不可期許太高余曰不然孟子云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謂之自棄我輩為學祇怕不敢承任將這箇責任擔得起自然

放不下

三百篇中言草木言鳥獸恁底詳細觸目頭頭是道足見古人之

格物七月篇尤足見周公之格物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惟看如何教法伯安先生云居今之時且須

隨機導引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

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數語可為箴銘

為學不在多言全要自家思索思則得之人祇不思耳

問家甚難齊奈何曰不是家難齊是自己不能齊易曰夫妻反目

不能正室也身不正何以齊家戰兢惕厲自能還無欲之我無欲則本體透露可與入道矣孟子

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未能無欲先宜寡欲

祇以眾人待人則人可相安己心亦常平

書志約言

卷二

三

常令此心如止水窮理乃能深入篤行更無稍懈

中有生氣工夫自無間斷孟子言日夜所息息即生也

能盡物之性乃為萬物一體略見意思恐有微塵六合之意

認得本心敬以存之應事接物無非本心用事居敬之學乃直貫

動靜而為一

不為外物搖動方能幹辦許多大事輕喜易怒成甚器量

私欲都從己生要痛自克治

閨室中常能如對賓客如臨鬼神其心自無或放

本心皆淡然無欲粹然至善祇名利障蔽遂失本心然刻刻戒懼

刻刻本心自在名利原搖惑他不得

當下即是轉念便非不負當下始能仰不愧俯不怍

臨時作得主張纔見涵養功深

惟誠足以動人人有未動誠不至故也

此心常存而不放則一切習氣俗氣自盡消去心為身之主脩身

者須向裏面做工夫

欲仁斯至仁為己仁欲即仁之流露祇要真箇欲仁

須知參前倚衡是眞有所見非同摸索光景一刻不見天命便有

不流行處便是自絕於天刻刻鞭策便刻刻見此與必有事焉

責志約章 卷二

之旨同

博文則知道之萬殊約禮則知道之一本一分為萬萬歸於一進

道之功莫切於此然宜知文與禮非二博與約亦非二

家至難齊公則可齊忍則以不齊齊之孫夏峰謂家庭之間是非

不必太明忍之謂也既公且忍何有不能齊之家

慎終為重追遠亦重道則精神恍惚易若隔矣追則如在先人之

精神原因在我之精神而聚也

眞學問由眞性情流出

實心為學者無在不見其學無時不見其學學本無須臾可間也

書院與學校相表裏眞主化之本但必得其人乃能振興文教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人貴自立自暴自棄而歸咎於時地恐時地不任過也

嚴勝於寬然嚴而勿予人以難堪方得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有禮則身得所持守有樂則心益臻和平陶

情淑性禮樂之益眞無窮也

一物不知學者之恥此聞見所以貴多也

為名之人亦少眞可慨也然學以為己非求聲名第知有名君子

不貴焉

責志約章 卷二

責人以善切忌揭人之短

事必身親為之方知其難勿徒責人而忘責己也

不忘困苦則能澹泊自甘明理存心方能不忘困苦

君子用財惟裁之以義義所當與與之雖多不吝義不當與一介

不以與人

正氣常存邪氣自退

勇則伸萬物之上委靡不振必為物欲所屈

習染已深所見所聞皆入而為主於內非中實有得是非且認不

的何能超出於流俗之上

操守不堅。立心不定。一有所播奪。卽失之矣。故學者須先正己。學必責己。己不能振奮。雖聖人其如之何。作有益於人之事。心地自覺敦厚。躬行實踐。方可謂學。虛擬光景。遲計功效。皆妄也。爲子者當親衰暮之年。不知及時盡孝。反略無順親之意。噫。何其忍也。

一思不精。再思乃可。

人與禽獸異者。以能盡人之道也。非道卽無以爲人。非盡人之道。又何能成其爲人名。爲人而行。同禽獸。清夜問心。愧乎不愧。

責志約言

卷二

羞

天不可欺。隨在皆天。自隨在當戒慎。恐懼。

稽古通今。非心深入其中。難言洞悉無遺。心貴深沈也。

一事輕舉。悔恨因之。凡事宜慎於始。

利心不斷。終爲小人。斬除利心。全在我輩。

故者無失其爲故。亦故舊不遺之義。厚之道也。

人雖無禮於我。我宜以禮待之。諺云。人雖不仁。我不可不義。

緩急得宜。方爲真能明理。

愈用功。愈知爲學之難。事事安置妥協。義理無不深悉。談何容易。不能服人。何能教人。所謂服人者。服人以德也。

能容人者。方能用人。君子因材器使。能容人者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君子克己復禮。盡爲仁之功。而不使心與

仁稍間。有事勿正。深集義之學。而不使行與義或違。

知參天贊地。皆吾性中自有之功用。自不以聖人爲難學。

忘生徇欲。必不能保其生。故君子寡欲。

太極生陰陽。太極仍在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陰陽仍在五行之

中。人得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卽得太極之理以成性。須恭敬

奉持。無失太極之理。

見理不明。總由心不定。古人云。人心惟定。則明。此言當深味。

責志約言

卷二

羞

理備於身心。不就身心上用功。徒求理於空虛。何異騎驢尋驢。

說用功當下。便要終身。皆當下所積。不可遲緩等待。

半信半疑。此志如何能立。須真知聖人可爲聖言。非欺方能立得

此志。

涵養本原。使此心常清常醒。自能燭理。

克己須用敬。敬則能勝百邪。自無己可克。

立志要勇猛。用功要舒徐。

事有可以言解說者。真能開腸見肚。將此事之是非利害。痛快說出。自可解說下來。解說仍不外理也。

人能處處見真性則誠之所至自無不格

宇宙莫大事業皆是從心推出去學正當操存此心使不稍放擴

充此心使不稍隘

橫渠默養吾誠此反約窮源之學

心中須有箇主宰方不為物欲所擾

螢有光便被人獲去蝸有涎便被人找著故君子先要自晦不可

自衛

人人都有天性教人者隨時隨事常提醒人底天性則言易入

物有可喜然後喜物有可怒然後怒喜怒哀原因物而發非有心喜

讀書約言 卷二

怒也若出於有心便非喜怒之正

世味淡則道味彌永求道以清心寡欲為先

今人有志於學便厭棄舉業此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孔子周流

天下孟子傳食諸侯聖賢何嘗不欲仕祇不由其道乃可恥耳

學者細思

自喜所得其所得必不多若多有所得喜之亦不勝喜

有真學問自有真經濟甚矣學問之不可以已也

心存方能在事上磨鍊

好占便宜即見小利見其大則心泰所見者小則量狹心之受病

必多故學者須大開眼界

才藝末也矜才恃藝者才藝雖有可觀而非務本之學須知切實

務本自無所矜無所恃

事非安置妥當必至廢事精神照應不到之處即缺陷也慮而后

能得慮乃能得也

神清人無忽語神定則清何以能定惟在涵養

言易行難君子行而已矣言何必遽出且行既不易言又何得不

訥

思慮如何息得欲不為思慮所困祇宜整思慮

讀書約言 卷二

有理義之氣有血氣之氣理義之氣即浩然之氣有清無濁者也

血氣之氣即氣質之氣有清有濁者也知所宜養尤宜知所宜

制

論語首言學次言孝弟學也者學孝弟也學孝弟即學堯舜堯舜

之道不外孝弟也

西銘一書將孝字說得通天徹地天下許多道理都納到孝字中

讀之最能益人性靈

天地所由不敝恃有此學耳此學如何一時已得

深沈厚重是載道之器飛揚浮躁做得甚事

富教乃帝王治天下之道。堯舜禹湯皆是道也。爲人上者果清心寡欲正己率人以端富教之本。而更思有以富之教之。則民生日遂。民性日復。卽民氣亦日聚矣。

作詩作文寫字都足疲倦精神。然隨事以敬出之。亦是存心之方。向隱微中檢察。真不敢稍寬片刻者。可畏可畏。

學貴有戒懼真精神。不能戒懼而遽云能靜。恐仍是昏迷。

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每論斯語。便覺心神悚然。

常在義理上思索。則心中敬慎精神。自日強。常在物欲上營求。則

心中煩擾精神亦日疲。

責志約言

卷二

堯

天地間無在非理。但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耳。

處天下事無心得之者。常有心得之者。常少作事不必預設成

心。

閒時做工夫。正爲忙時用。若忙時便不能。用算甚學。

冠必告廟。戒責重其禮也。孝悌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將以

成人之道。責冠者。故冠禮最不可忽。

問本體卽良心否。曰。此須自家體認。真箇見得。方知得。真徒想像

摹擬。總是做夢。

夜氣常存。便純是天良用事。欲葆全。天理夜氣如何。梏亡得。

禮不宜繁。繁則難行。必有所掣阻。而今行禮。須酌古準今。向簡易處做。

因論敏事慎言章。曰。不論處富處貧。必先淡其安飽之心。然後能

敏事慎言。敏事者。所謂必有事也。戰兢惕厲。不使此心稍放。慎

言者。不肯道聽塗說也。體之於身。不輕發之於口。終身必有事

而不敢自以爲是。就有道而正。所謂與朋友講論一番。則此

心光明一番也。好學至此。則近道矣。

刻刻向心。隨裏洗刷。此心深沈嚴密。那有疎忽處。

祇令此心寂然湛然。還他何思何慮。本體纔有分毫意見。便不是

責志約言

卷二

平

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自家才智。真是用不著。

常見得自家不是。便消去許多不平心。呂新吾云。不動氣。事事好

須思如何不動氣。

家人所以不和。多因吃飯穿衣。爭較多寡。真是可鄙。人生幾何。弟

兄能恒聚否。叔姪能不離否。常念及此。自無所爭矣。

必能審富貴安貧賤。乃能無終食之間。違仁道。非冷不入。非淡不

凝也。無終食違仁。祇此心常存耳。到得造次顛沛。必於是則無

時不存矣。心無時不存。方可以爲人。方不愧爲君子。

孟子雞鳴而起。章原是兩箇雞鳴而起。何以一箇爲舜之徒。一箇

為聽之徒。可見。要為善。一心。注到。天理。上。便是。聖。徒。初不在。雞鳴而起。上論也。但。真心。向善。斷未有。不能。雞鳴而起者。

不能有恒。仍是。信不及。信得及時。自然不能。任手。

平時亦自信。凝定。臨事卻不能如此。不知平時所謂凝定者。凝定

是甚。須真。凝定。方能。真動。靜而為一。

易曰。信及豚魚。誠能動物也。人有以不誠待我。必是自己未誠。還

當自責。

教人者。常為人留體面。人自因愧。生奮教。亦易。人若因人有不好

處。苛責之。更肆口以譏誚之。縱能服人。亦以力服人。非以德服

責志約章 卷二

人。萬一人不心從。則非獨人之罪。已亦與有責焉。

終日在過中。卻不自知。一經檢點。方覺百孔千瘡。當急醫治。甚矣

存心之功。不可片刻闕也。

氣。平下去。心須提起來。

當下自有應做底事。應盡底心。能不負此當。下方非悠忽度日。

總要。落光明。不可稍存曖昧。心不可稍萌卑屈意。

能將此心。沈下去。則怒自平。怒所以難平者。心氣太浮耳。

學以漸而進。進銳者。退必速。陸象山云。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

之。

常默即養心之道。

欲知人。須在心上用功。此心一定。如明鏡照物。豈有不知人。先師

謂不知言。無以知人。要之。惟理明。心定者。方能知言。

幾希。是人禽關。亦生死關。存得幾希。方是箇人。方與天地同不朽。

刻刻不忘父母。自能盡事親之道。

天人真是一箇。盡人合天之學。惟在戒懼慎獨。

心中不可有一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刻刻應刻刻。渾無一事。

詩三百篇。真有益於性情。讀之。令人心平。

病中不敢多說話。不敢輕起念。是病之防。心者不少。益信貧賤憂

責志約章 卷二

戚王汝於成。非天果欲困人也。非天果欲限人也。

平心二字。甚好。刻刻平心。自刻刻寡過。

心中有箇一切放下。還是未放下。

養心莫善於寡欲。程子曰。祇心有所向。便是欲。會得此意。可以識

心體。並可悟養心法。

口頭學問。終不濟事。要收斂入裏。

守分安命。則心常樂。

濂溪曰。寂然不動者。誠也。立誠。乃能進德脩業。

道不行久矣。人都曉得人。卻都不能做。必信而好古之君子。出方



可力挽頽風

王祥孝而鯉躍雀飛至誠動物原來如此非異也

明道云驚怒皆是主心不定蓋心定則百病可除

此道人人各足何待遠求先儒謂中有所得故樂有所得亦祇完

其固有非有所加也

時時自克私欲那得乘間而入

做天下事須量力為之志大力小必受其累

養心即所以養身未有心得所養而能養身者

刻刻自訟視私欲如讐敵不將過改盡自不肯休

實志約言

卷二

全

真箇欲做工夫初舉足時亦須認真路徑走錯則毫釐千里

工夫終是枉用

胸襟如光風霽月方無所累

人須有必為聖人之志果立志為聖人則有進無止工夫那裏會

間斷

說甚麼虛論甚麼無眼前都是實理見得實理躬行實踐則庶幾

矣

不可責人以所難須以所難自責

先儒謂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如此

方是必有事方無終食之間違仁

有嫌用功太苦者曰惟苦方可得甘此中自有樂趣但未曾用功

者不知耳

兢兢業業不肯片刻稍閒即法天學問

畏君子之三畏即戒懼慎獨之功

既知所以為學即宜刻苦用功深造以道

玉藻九容即涵養德性工夫

胸中一物不留方能物來順應

為學不外存誠能存誠妄念自消且遷善改過必誠乃能遷能改

實志約言

卷二

全

誠不存尚復何學

問用功受謗奈何曰此常事也古人德脩謗興祇怕不克當此謗

耳須立定腳根硬起脊骨不為浮言所動不為流俗所轉方可

為頂天立地男子小小毀譽何足掛念

人所以能為聖賢者志定神凝心堅力果學有進而無止也優游

怠忽終不濟事

心與道理相依自靜

為學如臨陣一鼓作氣那怕他前面數千人那怕他前面億萬人

壯起膽奮起力祇管廝殺上前至於成敗且不暇計

心要沈下去。志要立起來。

置此身於紛華靡麗之場。而心有主。置此身於貧賤患難之中。而

心不動。方見存養功深。

此身日在道中。此心卻為私欲擾雜。不能自克也。

偶於洒掃時。悟得循序致精之理。不循次序。掃塵垢。終不能淨。不

求極其淨。祇是粗去浮塵。

不怕天資不高。惟怕學力不到。

程子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旨哉言乎。主敬以直其內。集

義以方其外。內外夾持。更無纖毫私欲。纏擾此心。己與天心為

黃志約言 卷二

一如何不直上達天德。

食取其充腹。何必求好。衣取其適體。何必求好。自古風俗敗壞。都

由此求好之心。學宜痛戒。

心過最難除。能向心髓裏克治。方為拔本塞源之學。

朱子詩云。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程子云。祇此便是

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說理。直截了當。然非深心於

學。義精仁熟。何能信及此道。

聖人無自滿之心。縱造到十分地位。其心常若歉然。不足如孔子

至聖也。尚曰不厭不倦。可訂於我。不脩不講。是吾憂也。不似後

賢尙有好勝之氣。

為人要剛。稍有因循。必不免沾泥帶水。擺脫不開之處。

刻刻以自責。始能無所疎忽。

夏峰謂。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此聖學實境界。而今

須向實境界著力。

曾子戰戰兢兢。如臨如履。何在不見省身之學。直至而今。而後方

敢自信。知免其恐懼。脩省至今。猶凜凜有生氣。

古人所以能動後人思慕者。祇緣有一段至誠惻怛處。學古人要

向心源上探索。

黃志約言 卷二

為學總要變化氣質。不到氣質變時。終是無益。孟子所云。夜氣深

有功於學者。一日間。果能夜氣常存。動亦定。靜亦定。從此不懈

著力處。在是得力處。亦在是。何愁氣質不變化。

地位須占得高。不然。便雜於眾人之中矣。

果見得事當做。須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

而不顧千百萬世。非之。而仍不顧。方能做得事成。

不能忍小恥。必不能成大事。

夏峰謂。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是真

能體認者。動靜語默。接人應事。間。隨在皆有天理。認得天理。即

真○循○理○聖○聖○心○法○先○後○同○揆○語○言○文○字○尚○屬○彷彿○

初○心○是○直○上○直○下○是○最○善○底○以○後○都○是○計○較○之○私○

朱○子○言○世○衰○道○微○人○欲○橫○流○非○大○剛○毅○之○人○亦○立○腳○不○住○可○見○氣○

質○偏○於○剛○尚○易○近○道○不○似○因○循○者○東○推○西○倒○

人○俱○有○一○隙○之○明○能○察○識○擴○充○乃○不○至○隨○明○隨○昏○

君○子○莊○敬○日○強○不○學○便○老○而○衰○伊○川○先○生○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

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其○筋○骨○於○盛○年○無○

損○也○人○問○其○故○伊○川○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是○養○心○莫○善○於○

寡○欲○養○身○亦○莫○善○於○寡○欲○也○

責○志○約○言

卷○二

全

呂○新○吾○云○兩○人○相○非○不○破○家○不○止○祇○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

限○受○用○我○輩○處○世○總○要○返○躬○自○責○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臨○事○皆○勉○強○而○

無○誠○意○余○謂○寡○落○欲○整○思○慮○於○白○養○者○

詩○無○論○某○篇○祇○管○讀○將○去○都○足○以○養○性○情○朱○子○謂○讀○詩○之○法○祇○是○

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言○哉○斯○

語○乎○

程○子○謂○和○樂○祇○是○心○中○無○事○蓋○心○體○本○是○和○樂○無○事○則○一○物○不○雜○

復○其○本○然○何○不○樂○之○有○

王○覽○敬○兄○以○悟○母○真○不○愧○為○王○祥○之○弟○

此○心○不○逐○物○去○即○不○動○心○

刻○以○自○責○過○或○稍○寡○微○有○自○寬○之○意○即○無○所○不○至○

凡○事○酌○其○可○行○然○後○行○之○若○冒○昧○以○行○其○行○何○以○能○通○

芻蕘○不○無○一○得○聖○賢○所○以○貴○下○問○

政○刑○亦○不○可○廢○刑○一○人○而○使○眾○人○知○警○故○刑○以○弼○教○但○正○己○為○本○

耳○

惟○理○足○以○服○人○雖○輕○薄○子○弟○未○嘗○不○畏○理○

行○善○不○因○人○言○阻○撓○而○止○方○見○定○識○定○力○

責○志○約○言

卷○二

全

人○亦○知○清○議○難○逃○何○苦○而○不○為○善○改○過○自○新○力○行○善○事○自○不○失○為○

改○過○之○人○

凡○事○何○容○預○為○期○必○當○其○時○作○其○事○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與○時○偕○行○也○毋○意○毋○必○不○預○為○期○必○也○因○時○制○宜○中○無○拘○執○

是○在○學○者○

求○合○於○義○而○已○矣○有○成○見○不○得○

為○之○而○於○心○甚○合○於○人○有○濟○君○子○豈○不○樂○為○惟○時○勢○不○可○為○君○子○

亦○無○如○何○然○則○君○子○性○與○時○偕○行○因○勢○利○道○而○已○

忍○小○恥○乃○能○成○大○事○

不必告人。祇宜自爲引咎。自咎則心平氣和。

父子骨肉之間。有遺存焉。溺恩者非道。賊恩者亦非道。

人欲雖險。天良用事者則不畏。人欲之險。天理流行。人欲自淨。盡也。其要在慎獨。

也。其要在慎獨。

學宜見其大。不知務其大者。遠者何以爲學。

人皆欲得名。何獨不肯爲學。學則盡人之道。不學豈復知所以

爲人。

奉先思孝。孝原於思。思則己之精神肅然。即祖考之精神來格。自

如在其上。

實志約言 卷二

根本之地無虧。乃可爲人。此君子所以務本也。

心專則百事可成一則專。

有識有力。方可任事。祇居敬窮理。自有識力。

因小嫌而廢大禮。何不知重輕之甚也。君子祇知有禮。祇知盡禮。

凶惡之人。能化使爲善。甚好。或相安於無事。亦見君子處置之法。

大權獨攬。有何難爲之事。有何難統之人。微論治國。卽難齊之家。

亦可齊。乾綱不振。而後有梗化者。至梗化者。亦曰甚。一日此時。

卽有善理事者。出整齊亦良非易。

朱子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懼。懼則能懼。懼則能懼。懼則能懼。

未有外放而內能凝一者。亦未有內凝一而外猶放者。

學必求有真得。若中無所得。而談論義理。何啻夢中說話。

人不可與言。不言。我做不來的。不言。言不甚喫緊。不言。謹言足以

養德亦足以養氣。

伊川守莊敬。曰。強一語爲學。要真得入道之方。

問亦欲存心。但窮理工夫。欠曰。體認天理。卽存心。卽窮理。讀書稽

古乃窮理之一端。

非禮言動。不但是妄言妄動。卽當言而言非其時。當動而動非其

時。亦非禮之言動。勿言勿動。言動間實有健以致決之功。

實志約言 卷二

淡中自有滋味。須自家咀嚼出。

得力祇在一箇淡字。此心一淡。則一切習心都消盡。入道較易。

德不脩。學不講。聞義不徙。不善不改。看是四件。其實祇一心不在。

心存。則時時思成其德。自必講學。自必徙義。自必改不善。聖人

言是吾覺也。須知不是一憂便了。

爲學祇要求自家得力。不必拘泥成說。昔王伯安門人。有私錄伯

安之言者。伯安聞之。曰。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僻。徹切砥礪。但

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罪

可復贖乎。

學聖之志立得起自然不顧非笑

人情叵測真有意想所不及者惟正以自處寬以待人庶可無累

心是箇活的用一番靈一番祇人不肯用心所以昏迷

戒慎乎其所不睹其所不睹也恐懼乎其所不聞聞其所不聞

也道本無形狀無聲臭能向無形無聲暗聞即視明聽聰即須

與不離道工夫

聰明人心多忠誠人心一忠誠者入道較易

須教此心常惺惺不能惺惺亦須強勉將他喚醒

橫渠先生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

責志約言 卷二

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正己感人真足為萬世法

此心存亡要於日用間驗之

朴實頭方能負荷斯道惟此等人亦難得

問先儒謂不可輕起念又謂一念常在何也曰周濂溪默坐澄心

體認天理明道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可見靜中自有

一番體認刻刻體認無事時如此有事時亦如此那復有私欲

蒙蔽此即戒慎恐懼工夫此箇工夫方靠得住一念常在

不輕起念若祇守冥然之心恐是昏昧

天下無安置不妥底事要隨處退一步想

問靜中一無所思否曰靜中要有戒懼真精神

問體物而不可遺曰鬼神即太極也人各具一太極太極是物之

本體物誰能遺即如眼前一草一木亦皆有太極

每遇一事總要前後思量不可鹵莽做去

知足常樂退一步想亦常樂

作人甚難非有真識見真力量不為俗所移者亦鮮友人云做人

要立定腳根盲哉

真心向裏自無分毫外慕朱子謂為學之要祇在著實操存密切

體認向自己身上理會切忌輕自表暴數語足作箴銘

責志約言 卷二

打起精神須是緊加鞭

不鑽進裏面著實做功縱偶有所得亦如畫脂鏤冰

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學無止境工夫何可片刻稍懈

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為人定當如此

改過遷善祇要據現在所見者遷之改之真箇見得是過見得是

善遲疑片刻不得

整頓非難常常整頓便難須凝定心神勿令間斷

時習而悅朋來而樂曉得學是學箇甚便知悅是悅箇甚是樂

箇甚

就○身○心○上○理○會○見○道○自○親○切○

明○道○謂○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識○得○

此○理○自○可○知○所○著○力○矣○

濂○溪○以○誠○為○本○以○無○欲○為○要○真○希○聖○希○天○妙○訣○

目○注○神○凝○勿○令○走○作○出○入○起○居○此○中○自○有○把○握○非○浮○慕○者○可○比○

學○無○他○巧○實○體○於○身○便○得○

真○小○人○斷○不○能○作○君○子○之○事○若○君○子○防○檢○偶○疎○則○有○時○為○小○人○君○

子○宜○知○所○懼○矣○

天○理○流○行○初○無○間○斷○自○家○有○間○斷○處○總○是○為○學○之○心○不○誠○濂○溪○謂○

實○志○約○言

卷○二

三

誠○者○聖○人○之○本○又○謂○誠○則○無○事○此○語○宜○體○味○

君○子○畏○天○命○君○子○知○有○天○命○也○惟○知○故○畏○惟○畏○故○時○時○求○葆○此○天○

命○顧○諛○天○之○明○命○亦○畏○天○命○也○

親○親○敬○長○都○是○天○良○用○事○

見○得○人○皆○我○師○此○心○自○平○

知○用○功○者○多○倚○著○於○內○不○知○著○內○與○著○外○一○也○全○無○倚○著○卓○然○湛○

然○方○得○

貧○外○不○是○學○守○內○亦○不○是○學○還○是○內○外○兩○忘○好○

不○可○以○為○人○即○不○可○以○為○子○必○如○聖○人○盡○性○至○命○方○完○全○箇○人○方○

算○是○孝○

說○得○都○好○祇○看○做○得○如○何○明○道○先○生○云○若○不○能○存○養○祇○是○說○話○

天○下○一○家○此○語○不○是○大○言○欺○人○如○張○子○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自○是○繪○箇○一○家○樣○子○能○信○及○天○下○一○家○自○然○滿○腔○惻○隱○

孔○子○告○顏○淵○首○曰○非○禮○勿○視○蓋○人○之○一○身○惟○目○最○易○肆○目○輕○視○那○

復○能○存○心○能○先○從○目○上○防○檢○眼○光○定○其○心○必○定○

總○要○在○涵○養○本○原○處○用○功○譬○如○草○木○培○植○其○根○則○葉○自○茂○譬○如○泉○

水○疏○淪○其○源○則○流○自○長○

功○夫○全○在○自○家○用○靠○人○不○得○然○有○一○二○良○朋○切○磋○更○覺○有○益○

實○志○約○言

卷○二

三

心○惟○寡○欲○乃○靜○亦○惟○寡○欲○益○靈○

心○用○之○則○靈○不○用○則○昏○學○者○使○此○心○常○與○理○道○相○浹○斯○靈○者○愈○靈○

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疾○無○名○也○疾○其○無○可○以○致○名○之○實○也○時○

刻○疾○其○無○實○則○求○有○其○實○之○功○自○惟○日○孜○孜○不○能○自○已○

或○言○凡○有○所○聞○心○便○隨○之○去○曰○有○聲○何○能○不○聞○祇○不○可○隨○之○去○心○

是○自○家○心○原○由○得○自○家○須○強○勉○使○之○常○在○方○好○

惟○以○耐○心○堅○持○之○方○是○真○把○握○

湛○然○凝○定○耳○聰○目○明○天○君○泰○然○之○驗○也○惟○天○君○泰○然○百○體○乃○從○令○

不免襲取。何可與入堯舜之道。將就冒認。即襲取也。祇宜必有事焉。認真做去。

日間隙甚多。誰堪自問。能振奮洗刷學方。可進。

力絕。苟且功。祇在敬。敬則精益求精。益求密。方將望道。未見不敢自信。何有苟且之念。

整齊思慮。乃切要之學。思慮惟整齊。方能思慮。思不深。慮不遠。皆非能整齊思慮者。

閣中可依以為安者。性真也。葆全性真。非戒懼無間者。不能動亦一靜亦一一則無雜。一則不息。

責志約言 卷二

奎

十五志學章。乃夫子自繪底小照。細心體之。便見聖人全象。

人貴自立。將自家身心。豎立起來。他人自搖動我不得。在在皆天。在在皆心。軀殼真是隔不住。守內遺外者。非事外忘內者亦非。

誠能動物。自古聖賢所以能感動人者。實有一段真精神。淡入心髓。非襲取可得也。

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識得統體。自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萬物一體道理。

凡遇一事。都以從容鎮定之心。應之。慮事自能精詳。

鄉黨有和睦氣象。即是鄉黨太平。

人不己知人。如何能己知己。果有何德。足以為人所知。曉得此理。則心平氣和。

或言用道箇工夫。覺有精神。曰。莊敬曰強。理本如此。所怕者工夫不恒久耳。伊川守莊敬曰。強語為學要。後遂造為大儒。

儒吏豈能外刑人。有不用刑而謂人皆以德化者。此過高之論也。舜誅四凶。舜豈無德者。

舍卻孝弟。別無學問。孝弟乃人之所以為人也。故是本在本原上。用功即是務本。

責志約言 卷二

柒

痛自洗刷。方可日新。又新聖人可學。習氣難脫。宜大加振奮。掃除舊習。

繁華場中。方微操持。欲成其所以為人。要隨在培養心力。方欲有所作為。便有許多逆境。都來挫折。此心如何挫折得。事既當為。又如何可以歇手。宜知愈有拂逆。愈足磨鍊心性。

與諸生論學。而時習工夫。曰。學也者。學為聖人也。聖人何以學。仍學吾之心而已。此心本與天無二。即心即天。即心即聖。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學。大學不欺真知中庸戒懼慎獨。孟子知言養氣。皆是此學。學所以希天。時習則與天同。其不已時習。即天理。

氣皆是此學。學所以希天。時習則與天同。其不已時習。即天理。

流行即心體昭著悅非別有所悅也。用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即此悅也。此聖人喫緊示人處。

自克其難。須用困勉行工夫。

一夫不獲。此心便有欠闕。處故曰時予之辜。

戒懼從心。隨真生出自然無間。

認得命字真。斬卻多少葛藤。認得義字真。命字更不必言。

一言一動。皆從心過。煞不容易。然不可不勉為其難。

真心為學者。祇見自家不是。何暇計他人是非。

此身非大加提振。如何能豎得起。從新整頓。日新又新。方為能提。

實志約言 卷二

振者

萬物一體。是實境。非虛境。克得己。盡方能萬物一體。

不當視者。見之而後禁。其不及禁者多矣。須將精神早收裏面。早

收裏面。即見亦不動。

凡勉人者。皆己所未能也。宜何如以助之。

朱子平淡自攝甚好。平則無陂。淡則彌永。深於此道者。自知之著。

意去求。都是病痛。

去惡須從根本上斷絕。若章若不除根。終必萌芽。

忠即一也。恕者一以貫之也。有忠方能恕。有一自然貫。貫字妙。有

一綫穿成意。一以貫之。夫子自為寫照也。曾子之心。即夫

無所謂各立門戶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何有門戶可立。

克己不易。已即大病。惺惺不昧者。憑此一點惺惺。克之已見。

都斬盡此乾剛之學。

即事即心。執事敬。事上磨鍊也。程子無內外之語。亦即此義。

自私自便之根。斬除不斷。終不出懷居窠臼。若知懷德。則兢業自

持懷居。根子自斷。

實志約言 卷二

本體不親切。烏能動靜如一。宜時刻體認本體。

學貴自責。自責則德可進。業可脩。纔有尤人。心便不復有進矣。

自私自便之念。貴斬斷之。天良出頭。作主。乃慧劍利刃。

日與畏友相會。心神振悚。益信商也。日益賜也。日損之言。

一言輕發。即是心不存。心存則當出之言。且不敢遽出。為行之

不易也。詎復有輕出之言。

實志約言卷之二終





賁志約言卷之三

內鄉王滌心子潔著

此理流行於人倫日用之間共學者學此也通達者通此也立者

立此也權者權此也外此理便全不是後人有權變權術之說

不知不合於義更說甚權

在動靜關頭上用力是研幾之學

日用飲食間卽性命所在須虛心窮理隨時盡分

言爲人之所忌自宜不言

此心收斂始能惺惺常惺惺則瞬息存息養無絲毫間斷方是真著

賁志約言卷三

力

時時認真有進勿已乃可以語實脩若無見真地便易隨人轉移

多少欠闕都在動靜語默間著實脩省立定腳根做去蹉過方少

所難在臨事時臨事不詳審仍是靜中不得力

虛著此心窮究義理方能照管得無錯

氣象流溢是中無定至有至則整齊嚴肅內外如一

小心謹慎纔能做出大事業諸葛武侯一生本領不外小心謹慎

經一番磨鍊增一番力量悠悠度日濟得甚事

好勝之心不去難言心平氣和無儂無傲無施勞詎復有好勝之心

心爲一身之主心若嚴毅則私意無所容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浮慕者難言進德卽知用功而或不免間斷亦難言進德天行至

健學宜自彊不息

先賢先儒所入之途雖有不同要在躬行上取齊學者惟躬行實

踐可矣

嚴密此心窮理方能深入

爲學必得頭腦方有持循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得其門而入何

以能見

學能深心於其中無不可成之學所慮無恒心耳

賁志約言卷三

見義必爲乃真有骨力者爲在義其喻義必深

伐善施勞學所以不進顏子有進無止祇因無伐無施

聖賢言語一番玩索一番滋味

學以專而成未有心不專而可以爲學者

此理存之於心體之於身心理爲一方爲真能循理

是非者天下之公一毫私意容不得

全人甚少有可用之才卽因才用之乃爲君子器使之道

真見得是卽宜不爲浮言所勦力成此事多中止者無定識定

力也

取長棄短。乃用人之道。論人自有真是非。

當為即為。不可遲疑。無庸姑待。

欲速則不達。然亦有以速而事乃得成者。事久生變。宜速而不速。

故也。若欲速則不加詳審。必有躐等之弊。何以能達。

常人毀譽何足動君子之心。君子心有定至。祇論是非。不計毀譽。

平常之理。人盡可知。變通之理。非精義者不知也。究之理一而已。

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其所顧者。

道義自不暇顧。人非已。

甚矣利之害義也。利心一生。論人之是非。亦必顛倒。可畏哉。斬除。

賈志約言 卷三

利心以義為上端。賴吾黨。

門無雜賓。由於至無濫交。

邪不近正。亦理之常。惟願正者常守其正。勿入於邪耳。

是已非人之心。斷不可有此。即矜心之根。學所以不進。病源在是。

教人何必追其既往。當下有不是。當下教戒之。教戒不能如其所。

教。還是當下教。有未善。不得輕於責人也。

謙則人敬之。矜則人鄙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其理不易。

忠信乃人之命根。根若不存。更無論枝葉。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為政宜如是。為學亦宜如是。真能以忠無倦。

學未有不成就。政未有不善。

人性本善。性相通。善豈不相應乎。欲善其身。在上者宜以善為倡。

率也。

人惟攻人之惡。不知專攻其惡。所以格惡不悛。我輩須是自攻。

惟慎獨可以寡過。獨中克謹。乃真切為己者。

義之所在。為之可也。學者宜精於義。

事有以速而成者。稍為遲延。必多變。要之天下事。俱因循不得。

事事必求合宜。即集義。義愈集。浩然之氣愈生。浩然之氣。即義氣。

也。

賈志約言 卷三

心專於學。未有學不能澈者。患不專耳。

存心於不及存時。斯無時不存矣。

勿溺於利。勿動於名。勿躐等而進。勿濫嘗輒止。居敬存誠。勉勉不。

已。其庶幾乎。

敬則中有至。有至則邪無由入。

動者靜之根。當其靜時。動之理自在。靜者動之根。當其動時。靜之。

理自在。知動靜之互根。則知動靜一源矣。

有臨深履薄之心。乃能立參天贊地之業。

天地一誠也。聖人亦一誠也。學者貴存誠。

道義愈研愈精心思愈用愈靈襟度愈擴愈廣品詣愈造愈高  
彌綸天地貫通古今者道也能盡道則會天地古今於一心  
不虧真體惟慎獨無間者能之

井之九二井谷射鮒非其澤不可及物也。養敝漏也。象言无與。養  
敝漏即无與也。井谷之水汲之亦可養物。乃祇得射在於鮒。猶  
君子之學用之本可澤民。乃祇得獨善其身上。无應與汲引无  
人。其養本汲水之器。不欲汲井。則敝漏而不問。時勢如此。奈之  
何哉。然君子安命而已。

防不盡的弊。全副精神。照應精神。豈能周及。祇求自心。無愧弊

責志約言 卷三

五

病以漸而防

隨在存心。仁自隨在無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所以存心也。

求仁者宜力行之

真為學者。其心其行。皆迥不猶人。一真一切真也。

惡聲而居不仁。如此類之人。甚多。所以然者。不能擴充其羞惡之  
心故也。

人亦為之而已矣。為之不易。其言自不易。大言不慙。即其言時已

決其不能為矣。羞惡之心。所宜擴充於未言之先也。

自以為是之心。斷不可有。德所以不進。業所以不脩。大抵皆自是

之心累之也。凜之戒之。

謹言即所以存心。南容三復白圭。其謹言足為百世師。

學宜為己。真實為己。自必思不出位。自必恥言過行。自能寡過。自

能上達為己。乃孔門心法。

事不遂心。不必尤人。須設身處地。一想

凡事宜慎於始。謀萬全之策。祇在始事

不强。人以所不欲。乃為行恕。

康齋詩云。直教心要强。惺惺一强字。有用逆力意。真能强。惺惺則

有為者。亦若是矣。

責志約言 卷三

六

禮達分定。有禮則分。益明人知有禮。即安其分。甚矣禮之不可以

已也。

敬是徹上徹下學問。真能脩己以敬。即能安人安百姓。可見天德

不外敬。王道亦不外敬。敬則性天不漓。其真性自貫通於人與

百姓之間。

反求諸己。隨在無可抑鬱之境。不怨天。不尤人。惟自責。自咎。不敢

自恕。

忠信篤敬。無在不。可外。忠信篤敬。更有甚學。立見參前。與見倚衡。

心所存在。此目所注。亦在此。必如此。用功。方為近裏。著己。

真信得性。善自不甘。以丈夫。讓入自知。有為者。亦若是。自能以文。  
王為我師。成。謂。謂。齊。景。公。節。我輩各宜。書於座右。出入。觀省。  
舍。慎。獨。別。無。切。要。功。夫。君。子。之。道。闊。然。日。章。慎。獨。即。開。也。戒。慎。不。  
暗。恐。懼。不。聞。慎。獨。即。戒。懼。中。之。精。明。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  
人。所。不。見。人。所。不。見。之。處。用。力。乃。真。切。也。此。千。古。聖。人。心。法。  
滕。文。公。反。躬。自。責。斷。然。行。三。年。之。喪。其。後。百。官。族。人。皆。謂。曰。知。四。  
方。來。觀。弔。者。大。悅。可。見。人。性。本。善。古。禮。可。行。惟。知。是。誠。在。我。自。  
能。復。古。禮。耳。  
人。須。是。學。徒。思。何。益。所。謂。思。者。乃。即。學。以。思。非。離。學。以。思。也。

責志約言

卷三

七

學。貴。當。仁。仁。為。己。仁。當。亦。已。當。雖。父。兄。師。友。不。能。貸。何。讓。之。有。然。  
惟。宏。毅。能。當。仁。  
能。斬。除。私。欲。此。心。方。脫。然。無。累。先。儒。謂。克。己。復。禮。是。殺。賊。工。夫。要。  
真。克。己。

培養本原。心益靈。性益定。宜思所以培養之。

不知過無論矣。知過即宜用力以改。不改是自絕於天也。

凡事祇求當下無欠闕。無愧怍。便是將迎皆非也。

日間自省。氣質偏處。是甚矯。其偏以變化氣質。即真實為己之學。

怙惡不悛者多矣。有可教者。君子未嘗不樂教之。若不可與言。雖

君子亦無如何耳。

父母無不望子之賢。而姑息者多。且不願其師之責。懲明為愛子。

實為害子。溺愛者不明。真可慨矣。愛之能勿勞乎。聖言正宜朝。

夕誦味也。

學不進。蓋祇因有是己。非人之心。常見其過。常欲改其過。此心恒。

虛。自不是己。非人學自有進無止。

好傳言者。其人不可與言。然在君子。亦非因有好傳言者而始慎。

言也。言本宜慎。

學所未至。而將就冒認。是為自欺。惟力勉其所未至。而不敢冒認。

責志約言

卷三

八

乃為戰兢惕厲之心。

實至名歸。此必然之理。君子則不知有名。惟知務實。

怨天尤人。何以為學。聖人惟不怨不尤。方能下學。不怨不尤。則心。

虛。心定。學方可精進。

喜怒時能寡言。過乃漸寡。

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日間何在。能自信。無過。自謂無過。即大過也。

聖人猶求寡過之方。學者宜如何勉勵。

疲乏時。驗精力。益信莊敬。曰強之理。

時刻責己。學自可進。稍有責人之心。學便無成。

君子訥言非當言者亦不言。孔子便言侃侃如。是何等氣象。聖人隨時處中。學者知之。

惟理足以服人。天下未有不畏正人者。畏其理也。若以勢力服人。恐面服而心不服。

作事須勇決。優柔寡斷。百事無成。

時時有過。可改人苦不自見其過耳。能見過。方可言改。過既見過。尤必宜改過。

屋漏中痛下工夫。方為戒欺。求慊真功。

真性透露。作主名。利心自消。歸鳥有。

黃志約言 卷三

九

學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甚矣學之不可以已也。

人關巧。吾守吾拙。人矜智。吾安吾愚。人求勝人。吾求自勝。雖人指為迂。而吾實得心之所安。

程子謂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又謂孔明庶幾禮樂。又謂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所以謂其道未盡者。以王者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武侯。必求有成。而取劉璋也。然觀其言鞠躬盡瘁。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則粹然儒者見道之言。

完人甚少。取其長而棄其短。可矣。昔伊川見人論先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學他長處。

完人甚少。取其長而棄其短。可矣。昔伊川見人論先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學他長處。

學祇辨一真偽。真則為君子。偽即為小人。實有功德及民。民自感激。不忘。考古徵今。毫髮不爽。所患者不以民之憂樂為憂樂耳。

不言而躬行。方為篤實自脩之君子。正氣足。則邪氣自退。戰戰兢兢。使性真出頭。作主。不仁者自難加乎其身。若逐一禁止。恐不免滅東生西之患。學貴有頭腦也。

用賢各當其才。何患天下不太平。

有操守。方有經濟。孟子不見諸侯。大義凜然。王如用予。天下之民舉安。其事業非常人所能及。其操持為一己所獨擅也。

黃志約言 卷三

十

為善宜勇。有姑待明日之心。即非真為善。

人即負我。我不可負。人心無容壞。善必貴積。勿論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我之存心。本當如是。

誇己長。道人短。不學故也。學則常見其非。欲寡過而未。能為鄉黨所侮。必有所以取侮者。君子三自反。惟宜責己。

事有急不得者。即宜徐圖。欲速則不達。所當深戒。

凡事以因循而廢力。為振作端在我輩。

權不我操。諸多掣肘。眾人共為一事。然不容易和衷共濟。但求事成。此間一毫已見。容不得。

權不我操。諸多掣肘。眾人共為一事。然不容易和衷共濟。但求事成。此間一毫已見。容不得。

日用間無在非道。隨時盡道即學也。

語言失於激烈。由心不定之故。心定則語言自有檢點。

借為善以行其私。乃作惡之尤者。欺心即欺天。尤為君子所痛戒。

主一無適。則心神收攝自彊。不息物欲何得擾之。

毀我者勵我也。當聞言自警。益加鞭策。若稍有不平之意。則心外馳矣。

馳矣。

交淺者不可言深。人清叵測。惟口起羞。出言宜知所慎。且慎爾出。

話本道所在。

隨遇而安。自無怨天尤人心腸。

實志約言 卷三

學費心虛。則受益於己。做物先無受益之心。學烏能進。

明體達用。方可謂真儒。然不容易。

有真學問。乃有真事業。李忠定公立朝守正。風節凜然。捍大難於倉猝之間。安危疑於頃刻之際。論者稱為千古真儒。非止一朝。

良相信然。

反求諸己。處世要道。進德實功。

聖人為人倫之至。外敦倫。飭紀別。無希聖工夫。

勸善規過。乃為真友。泛通聲氣。無益也。

信道篤。方能行之果。守之固。

樂道人之善。足徵秉彝好德之心。見善如不及。宜思與善為一。而勿掩人善也。

所謂困而不學者。自暴自棄之人也。不甘暴棄。則必學。民斯為下。

以其不學而始謂為下也。人皆可為堯舜。烏可不學。

不能正衣冠。尊瞻視。整齊嚴肅。使此心純一。是自侮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須是敬。

應為之事。宜不避嫌怨。為之。

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王安石為之。愧屈。明道真能自責者。自責則人己之間。心俱平。氣俱和矣。

責者自責。則人己之間。心俱平。氣俱和矣。

真心體驗。久自有得。祇要真。

偏有所好。即私也。私則難免障蔽。深心於學。自無偏好矣。

軀殼中乃血肉之心。非義理之心也。惟心無對。謂義理之心。存其。

心。謂存義理之心。不知心者。不知學。無怪其把捉致病也。

日在義理中。探討愈詳。繹自愈知。味。

聞毀自責。其進道必勇。常見已過。又必能內自訟。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自不失赤子之心。

志立則昏惰之病自去。祇宜責志。

志立則昏惰之病自去。祇宜責志。

之心。

志立則昏惰之病自去。祇宜責志。

實志約言 卷三 三

無欲此心何等安閒

聖道既明異端自息但宜躬行實踐敦篤以倡明聖道何暇論異

端之非

語言不知檢攝不學故也學則慎爾出話

口不臧否人物乃仁厚之道然黜邪崇正風教攸關當言者自宜

不避權貴以言之君子處世亦顧所處之時為何如耳

毀譽何足計惟宜盡其在我

私議人短長而惟恐人知必囑共議者以勿言與其囑人勿言何

如戒己勿言君子之心磊落光明其言必不如是

黃志約言

卷三

三

君子常以過不改為憂故學日進自滿者即自盡也

當為者為之成敗非所逆睹若期許必成恐心勞而事終不舉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子之言可為法矣

無時不有過無時不當改過聖人學易可無大過伯玉欲寡其過

而未能足徵聖賢改過之心

天良隨在各是人皆有是天良故程子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理原直上直下無稍偏曲偏曲即非直矣學須以直養

敬而無失即學而時習聖學不外敬敬則心一

口不言而躬行方為以無言學聖人天何言哉聖人一天也天人

深造自得自然而得不假矯揉君子惟知深造以道而已故必有

事焉其功貴勿忘勿助

葆其純一無偽之天真即不失赤子之心

無本之學如水之涸可立待君子養源欲為有本之學也

深沈其心乃能研得道義出

本體之明未嘗息擴充其明非居敬窮理者不能

一念悚然念悚然此心自常在所言所行自有收攝

不為他歧所惑即定不為外物所擾即靜不必言定靜也祇居敬

窮理有卓識有特守中自有至

黃志約言

卷三

三

勿忘勿助方為必有事急迫即助長即私也

至敬之力勇不可當習心習氣未除敬有未至耳

自反為脩己金針自反則學可進

中有至自不舍己徇人

在日用倫常間省察克治學力自培養本原得來

不輕議人此心方不失於輕躁然不知人亦所宜患

出師以為民也師卦言容民畜眾培養國家元氣莫要於此否則

民不畏寇而畏兵是出師以禍民也失王者用兵之意矣

就兢不放即是至一貴無絲毫間斷耳

應物而不爲物動方是有主

當下振刷是何等勇力

處天下事非中虛不能有濟中孚所以能感豚魚而爲周易下經

之歸宿也

刻刻鞭策力求純一舉止自在炯然中

知得是病卽此一知便有回生之機宜不昧此知以醫之

中虛無物方能包容萬物

知多行少是作人大病痛其實病根在自欺其知不欺真知乃爲

學大子腦

黃志約言

卷三

末

處處都有定理惟理明者攸往咸宜

研幾之學刻刻要用

有專靜之功方可入道

獨知處是命根向獨知處著力卽立命功夫

心髓裏不潔淨縱強爲支持祇成義襲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

臨汝勿貳爾心常如此警策心髓裏亦不愁不潔淨矣

小利害處先要驗心之動否小處動更何論大者小處不動方可

商量

非很收斂一番終靠不住

在人者無可必在己者有可恃我輩宜盡其在己

就心上洗刷是拔本塞源之學整思慮是就心上洗刷反躬

切己艱苦磨勵皆就心上洗刷

易原教人避凶趨吉恐懼脩省吉之道也

食息起居間刻刻警策如對上帝私欲自無由干

無論動靜要向自家所偏處克之養得此心不動克治乃有力

念菴謂識得規矩時時游息其中所謂終日對越在天竊思規矩

果識得真方可言游息不然漫談游息恐無把握矣

無欲卽不體真欲卽功夫戒懼慎獨祇是寡欲

黃志約言

卷三

七

費力支持必有歇腳之時孟子言必有事焉功惟勿忘勿助那有

費力之處

志一真切習心自難障礙慮人不責志耳

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在在提出本心作主方能發皆中節嚴禁

非禮方爲先立乎其大

理一而已矣隨時隨處體認此理乃真切爲學收斂翕聚不令昏

散乃實能體認

外面減去一分裏面精明一分

人心至靈一毫瞞昧不得常提醒作主自無大失



存天理則人欲自去。識得天理誠敬存之。此功一生用之。不

以天下為己。任須是脩己。閑邪存其誠。非禮勿視聽言動。閑邪也。邪閑則誠自存。然要知不

誠。即邪誠。即閑邪。理無二。功夫亦無二也。

真見得持養之功。不可毫髮間斷。功夫自不能已。

不索隱行怪。即易簡之學。祇在日用倫常。視聽言動間。著力何等

真切何等簡易。

真知原無起滅。實能葆此真知耳。

知是知非。知善知惡。此惺惺一點。所謂獨也。擴充此知。精神隨在。

黃志約言 卷三

歸一即慎獨

心是箇活的。著力守他。不得敬。則心體自在。

與益友相接。心自振悚。惟為仁由己。自策自勵。方近裏著己。

求身禮義之中。乃履安地。

光景靠不得。把捉亦靠不得。天地生機。無不貫徹。就業自持。即生

機也。此心一懈。生機息矣。學宜刻刻警惕。貫徹為一。

言以有所鑒。而真能存心者。

以天下為己。原是我輩分內事。但反觀內省。自家一箇身心。尚

收拾不好。遑問天下耶。且宜知治天下。必以脩身為本。

太

居敬則耳聰目明。中虛無物。

要刻刻培植。此心急遽不得。

心氣不定。是大病。王靜以定心氣。是良藥。

這箇頭腦。不親切。說甚存養。明道謂識得此理。誠敬存之。祇頭腦

親切耳。

刻刻見己。有不是處。自因愧生奮。

一眼。覷定。習心。客氣。乃漸消除。

此心漸漸歸一。尤宜無間。

自己所知者。有限。讀書窮理。功夫斷不可闕。要知此正所以存心。

黃志約言 卷三

非逐物也

心中嚴密。則見道益切。

無處非天。無處非道。有何處可忽耶。

此理平鋪在這裏。敬以存之。即居敬。敬以察之。即窮理。

不肯刮去舊習。決非人類。宜擊出真良心。做一番。

必到愧時。方知戰兢。則放過處多矣。早能戰兢。則如臨如履。舉動

不忘戒慎。愧且無由生矣。何有放過。

平時虛見。須截然斬除。收攝心神。歸於至一方。為切實。

刻刻集義。刻刻自慊。稍有問心。不過處慚。恧便莫可解。未能集義。

无

也宜隨時集義

理由靜入

見理明此心自定心既定見理愈明

念念不放過是真著力處然非研幾不能

日用間著實循理而行方無懈於日用

古人所言句句皆由躬行而得以行為重不以言為重

無欲謂仁中有些子攪雜即不仁嚴密克治真有不可片刻間者

克己功夫至難至要惟存心而後己可克亦惟克己而後心益存

耳目所及者可知耳目所不及者雖聖人亦不能知格物窮理功

責志約言 卷三

不可廢惟不宜失之汎濫耳尤宜知格致不離見聞亦不專靠

見聞

學祇見人之非即是大過宜見其過而內自訟

內重外輕自不以外物為欣戚

靜養此心如鑑之空不留一物如此久之則心定定生明明則物

來順應物自不能累心

匹夫匹婦皆有知能宜隨在取益

本心隨在流露學者須是自認

行由正路自不畏榛棘學循天理自能過物欲

頭容要豎得直腳根要占得住肩頭要任得重心源要淘得淨

志有定向然後心不妄動欲定心當先定志

省事心中便有無限之樂但人多不悟耳

他人摘我之過我須拜受不可反唇以攻人

有獨往獨來胸襟何等剛健何等脫灑功在戒懼慎獨

知足者常樂須戒貪心

寒暑迭更而枝葉不變者松柏也死生攸關而節操不改者君子

也君子不欺人不欺心肫肫誠誠行將去又無一點懈心所以無不

責志約言 卷三

可化之人無不可行之地

聖人七十不踰矩時方說得心即理常人之心氣拘物蔽若謂即

心即理鮮不猖狂自恣

士以詩書為事農以稼穡為事工賈以繩墨貿易為事各安其業

各盡其職即是好世道即是好人心

凡天地間飛潛動植莫不各有所樂惟靜者方能見及

於銀漢河海觀天地浩然之氣於心既正時驗在人浩然之氣人

當思所以養

不欺聞室是為學第一著功夫

爲人上者果能實心爲民不計自己身家自有卓識卓力

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同否曰同是一誠曰然則謂赤子之心

即聖人之心可乎曰不得如此說赤子之心未嘗有所擾也聖

人之心愈有所擾愈覺堅定

言由性發其言自有條理

自己所言所行果可爲一家標準家人未有不聽從者故齊家之

道在脩身

易首乾坤詩首關雎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夫婦道如何一時離

得君子戒懼慎獨之功又如何一時已得

讀志約言

卷三

三

爲善不存姑待之心乃誠心爲善者去惡不存姑待之心乃誠心

去惡者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失此誠也

視古書字字句句皆可攻伐邪心興起善念則隨在披吟自覺親

切有味與身心性命相關

人所不見處尤不可放鬆放鬆則獨知之地必有不可問者矣故

慎獨方爲君子

夜間將睡時總要計一日所言所行不可放過

恃才之人亦能幹幾件事但才不可恃惟君子精光內含寓才於

德

心中確有所見說出話來人自不能更易

必遇可談心者乃可與之談心若見人便與談心直是失言

說人家不好處惟恐說不盡且又從而甚之此心刻酷極矣惟君

子隱惡揚善

理直則氣壯欲養氣莫若循理

日日有一番振作則心中強健日日有一番洗刷則心中潔淨

心中時時有箇天在私欲自淨盡

難做底事眾人推諉我輩宜挺身獨任

讀志約言

卷三

三

見箇好人但誇他好見箇歹人但說他歹與吾身何益思齊內自

省功不可緩

立身要穩重如山立品要晶瑩如玉立志要堅確如石立心要清

澈如水

祇要爲所當爲若有意求好便非爲己

人人相訾則相怨人人自責則相安君子惟返躬內省

人能使一日之氣常如平旦之氣良心自無時昧

聖學言立命一立字何等挺特將天所命於我者豎立起來禍福

生死不能搖動吾心是多大骨力

凡事都循理而行不戕害其生初之心日用間自純是天良用事纔知便要行聖門工夫原是知行並進

心逐於物如何能存所謂存者不溺於欲不滯於境常守其至正而已

即理即天靜能存理動能循理即所以事天

非漸進不能有恒欲自強不息宜從漸字入手

無論甚麼事甚麼人我祇以理應之則人各得其平事各得其宜與人辨理須出以從容

人生在世當思到底是如何徒顧眼前即是無識

黃志勸言 卷三

書

多事足以擾心省事即所以清心也

理積得多到用著時方不窮於用若取辦於臨時能成甚事

處憂患中而能自振者多處安樂中而能自振者少安樂場即陷人坑也惟居安思危者能超出

人各有其位所思不出其位則心自靜不至有煩擾

認得真咬得定我所謂是皆天下之公是我所謂非皆天下之公

非他人自惑我不得移我不得

心要強強則嚴毅中存予物以可畏物不敢干

宜求信於己能自信無愧則心中有主他人說好說歹不至動心

故獨立不懼

欲自立須將俗眼俗口俗念去盡視富貴貧賤與己無關惟日勉

為君子

道莫先於敦倫本原之地多虧其人不足稱也

人不患有過患有過不改先師謂與其潔不保其往可見自新宜

急

要從裏面做工夫裏面若無主便被外物引去

心猶鏡也明鏡未嘗疲於屢照心豈為事物所困乎必喜怒哀樂

因物付物乃足養心

吳志約言 卷三

書

為學祇爭箇立心立心向內便是君子立心向外便是小人

夢寐有物欲之擾亦是過欲工夫有欠闕果嚴毅自持不使私得

乘間夢寐中自有不可屈撓之節操

好善不誠由見善不真致知為夢覺關也

心中常覺有力如虎變化如龍自無異懦態無沾滯處

宜從發念之初用功蓋此時善惡纔有其幾察其幾為善即宜持

守如飢者得食定要食渴者得飲定要飲復其性所固有不使

有絲毫未全察其幾為惡即宜斬斷如鳥喙不可食定不食水

火不可踏定不踏去其性所本無不使有纖微未除此關打破

以後縱有差錯亦是君子底錯念頭初萌正君子小人所由分也。

明生悟悟遲者總由於不明。

心祇一心存心是心自家存非別有箇心來存這箇心也。

教人以言不若教人以身孔子誨人不倦以言誨實以身誨也故

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夜之將曉也始而微明繼而大明人之求道也始而稍悟繼而大

悟學者要循序漸進俟其自悟

與友言人心都有一隙之明要擴充之應曰余至愚卽一隙之明

責志約言 卷三

美

亦何能有曰與汝言理汝便稱善卽是那明處

朱子謂經者已定之權權者未定之經我輩處世不可泥經而廢

權亦不可託言權變以背乎經須祇以理衡之

說學是學聖人人多驚駭說學是學爲人人尙有信者與人講學

總要向平易處說

理本甚活發於吾心而吾心安施於他人而人心安卽是理不必

拘守執泥

口不可有妄言身不可有妄動心不可有妄念惟聖人無妄惟君

子去妄

認得自家初心存之則不待去私私自淨盡若徒用制私工

夫縱私欲有時不行根株亦未嘗除

納身於規矩之中則心安身安君子所以謹守禮法也

祇此一心用之於親則爲孝用之於君則爲忠忠孝事雖不同而

心實無二

讀聖賢書思聖賢心始而以聖賢之心爲吾心久則吾心卽聖賢

之心

隨自家所接底事安置妥妥當當卽是學若有家務便不能用工

不知所學是甚

責志約言 卷三

美

心原我心我若要存心卽存在這裏存心何難之有

讀書所以明理非借是以博功名也爲功名而學卽非真正讀書

人

天卽理也聖人與天爲一不外循理

知心放亦是學有進益但知其放要使常常無放始得非一知便

了

天資極高之人聽人講學亦能了然無疑但必功深學到堅其心

志方有進益

敬直內義方外千古聖人傳心要訣真能至敬而使內無不直集

義而使外無不方。外交養敬義夾持。則私無由萌。物不能誘。庶可直到聖人地位。能超乎流俗之外。自不知有毀譽。不囿於天地之中。乃不知有窮通。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語即入聖真命脈。誠知此理。乃人所以為人。不自怨。不自欺。心一於理。則心即理。理即心。膠粘不開。縱外邊有物欲亦進不來。若不依此做工夫。去一私。復生一私。何時能無私。

初學用功。詎能無放心之時。但一放即收。一收即不可使之再放。實志約言 卷三

真心為善去惡。無善不可為。無惡不可去。學期自勝。非求勝人。求勝人者。血氣之剛。求自勝者。義理之勇。夢時所為。恒多寤時所思。故君子用功。在旦晝。驗功在夢寐。一物不知。學者之恥。然為學以治心為急。以躬行實踐為上。多聞多見。要皆身心之資。非心逐於物也。

共見共聞之處。固宜慎。獨知獨覺之處。尤宜慎。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祇獨中不欺。為善去惡。不外一誠。存誠為自脩之要。經濟根於身心。在身心上作功夫。自能做出許多經濟。自是內聖。

外王之學。不在身心上作功夫。縱做幾件事業。亦不免雜霸。仁不流於姑息。乃為仁義。不失於刻覈。乃為義。

認真這件事。該做即當勇猛果決。將事做成。遲延不得。人俱有百折不同之至性。但不用存養功夫。則至性漸失。惟君子時時培養。

宜思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能存其所以異者。則幾希不失。方不與禽獸為伍。所重在綱常倫紀。乃為真實學問。君子論人。祇觀其人。何如。祇觀其人心。何如。至於事之成敗。得實志約言 卷三

失非所拘也。窮理須直窮到底。無些子含糊。方得人皆有本來面目。認得本來面目。誠敬以完天之所付。是實學。功夫用到。任不得時。心中自有一番快樂。

或曰。事已錯。奈何。曰。改之。曰。改亦不難。奈功不掩過。何。曰。凡事當慎於始。始既不慎。亦祇得聽他錯去。祇要從此改悔。再不使錯。亦不失為改過之人。

眼要。向大處看。路要向濶處走。品要向高處立。心要向密處存。責人不可太盡。責己卻不可不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不但是

遠怨之道如此方能密於自治

宜常存此心存之久則其心可定心定雖極天下可好之物不能

搖動吾心

或言天理之節文節是無過文是無不及曰非也太過非節不及

乎節亦非節節中自有文

亦足以發祇在日用動靜語默之間我輩為學亦宜在日用動靜

語默間著力

窮理是在心中窮研讀書稽古祇以古人之心開在我之心書在

外而求之者心也

讀志約言 卷三

溫故溫字有味祇管溫自有生生不已道理出來

君子重躬行先行其言君子何嘗遽言祇先行而已而後從之行

而後從又何嘗遽言

思而不學則殆但求諸心豈惟悟理不出恐所謂理者非理也所

以居今稽古功不可闕

已甚甘以苦克之宜思性偏難克者是甚用大力以克

教者之精神一振學者之精神亦一振責固在教者也

人所以不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皆緣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

自克真為學第一要務

義利之辨不可不嚴象山辨志辨義利於早也惟早辨之其志正

其習自正其喻自正不然則惟利是喻即為小人矣可不戒哉

與諸生講訥敏章曰君子本訥敏之人而不敢自謂訥敏欲訥欲

敏其訥敏實根心而生訥敏詎復有已時有為者亦若是不能

矯輕警惰學的甚

尊賢取友是為學第一件要緊

自省是非得失則心自存性偏難克者克之則心益存省克即在

存義中存義省克祇在人倫日用間

真心學聖人必無一處苟且

讀志約言 卷三

顏子卓爾想亦三十而立也惜其短命未能到神化

學宜責志責志不自可直到從心不踰地位

真見得頭頭是道戒懼之心當益摯

惟於隱微獨知人不及覺之區痛自刻責方為真切自責方為在

骨髓中洗刷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應事祇辨是非可矣不可計較利害計利害

則惑也

見過不易人竟日昏昏誰能知過知過即心之存知過而能內自

訟尤不易在隱微中自責自克不勝過不止此乃切實為己之

學。

不遷怒。想見顏子之心。脫然無累。可怒在人。怒過即化。不貳過。如

紅爐點雪。豈復有不克之己。不遷不貳。顏子所以幾於聖人。

聖人無事。不衡以義。精義之學。真無一時可間。

事所當為。即決意為之。不必瞻前顧後。

心何以不達仁。必平日有治心之學。私欲淨盡。天理方流行無間。

顏子克己功深。故能三月不違。而今欲學顏子。祇宜克己。

好古敏求。惟好故敏。好即與古人以心相契。處敏則求與古人為

一矣。聖人實是好敏。學聖人者。宜思如何致力。

責志約言

卷三

學

學貴有恒。為學須振奮精神。一心一意。勇往向前。勿令時刻有間。

方得。

顏子惟克己。故學幾於無我。

宏毅乃可以任道。乃可以自彊。不息不殆不毅。則悠悠忽忽。算甚

學。

祇一箇驕吝。便不可與入道。若知聖人之道。大公何驕吝之有。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一天也。天何言哉。孔子一天也。學不至希

天終非止於至善。

聖人細行必矜。如見之雖少。必往過之。必趨。其作其趨。皆天理之

所在何行不謹。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以活潑之本體示人也。言水即言道也。

須反觀自驗。衣敝緼袍。此心果恥否。知不感。仁不憂。勇不懼。自省

果惑否。憂否。懼否。人所以學無長進。皆為恥惑憂懼四字。歷倒

可與權權。即時中之學。權必合義。故先賢謂權。祇是經也。不知時

措之宜者。不可與言權。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即孔門傳授心法。敬則自靜。言敬則無弊外

敬。言靜恐悞有所入。

闡拔幽隱。乃士君子之責。此等處多留一分心。於心地上亦好。

責志約言

卷三

學

自以為是。決無進境。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其德安

能。不進其人。安得不為君子。

克己己是甚。緣何難。克何以能。必克須深思而自得之。

私欲憧擾。不能洗刷淨盡。祇因無志。

非有耐心。志不能立。有恒。真足貴也。

一言不慎。即見尤於人。言真。未可輕出。

人敬之難。難於無恒心也。善與人交。平仲所以獨見稱於聖人。

果祇為人心風俗計。何人不可格。何事不可成。

人能常存羞惡之心。自能慎言敏行。言既不忤。其為必難。且其難



為也不待已為而始決。即其言方不悖時。早決其難為矣。悖即真心透露乃人之生機也。

學貴反求諸身。著實用功能。立命方能居易俟命。

發憤為學。其心乃專其力乃勇。

人與天無二祇緣各私其我。所以不能合天。持得此心。堅定天良。

作主。軀殼聽命。便即人即天。

有真心貫禮樂之中。方是禮樂。

應事接人時。要不欺。這點真知。

君子戰戰兢兢。始終祇是一敬。敬即天良用事。

書志約言 卷三

整齊嚴肅。便是持志之學。

食息起居。間有絲毫放過。即天理不存。

過亦難免。要即過即覺。即覺即改。

收斂翕歛。勿令昏散。此當下功夫。亦即終身功夫。

吾與回言。言簡而不違。是不違簡。甚發。又是發簡。甚與言終。

曰。言非一言也。不違如愚。回之心。默契夫子之言也。亦足以發。

以夫子之言為行動靜皆學。夫子也。如愚不愆。此顏子小照。惟。

夫子能繪出。

有治人無治法。法皆先王之法。祇看人如何用耳。程子云。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有哉。

心以。而無累。惟定故虛。

實見得是。須默默尋繹。當下即躬行實踐。不然仍靠不住。

現在職分。真是難盡。立地喚醒。不忽片刻。方可求盡職分。

非禮勿視聽言動。即踐形實功。

腳踏兩家船。如何能濟。心志併歸於一。一則神凝。一則氣銳。何有。

不可濟者。

學而一章。以不知不愠終。學而一篇。以不患不知終。學以為己。人。

不已。知無與於己。若己不知。人是己未嘗學也。是己未嘗習也。

書志約言 卷三

此心不定。不明。咎將誰任。豈不可患。

禮儀三百。都有箇自然之天。在內。非拘束人也。

忠信不外一誠。以誠為存。則刻不欺。念不欺。靜時動時。應事。

接物時。都是天真用事。

五經四書。皆是範人心。思思無邪一言。直該古今。書籍直該千古。

聖賢心法。詩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尤足正人心。故總括以思無。

邪。此聖人示人學詩之要也。心知所止。思自無邪。濂溪無欲。明。

道定性。皆是學也。

程子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竊以人患不明。理本一也。如知。

我所不欲即知人所不欲真能了澈即能強恕惟求真明不虛不誠

無二道亦無二學那有許多為學名目祇須躬行實踐切近用功道二而已天得一故成其為天地得一故成其為地聖人得一故成其為聖人賢人未能一必求至一無適故成其為賢人惟庸人不知一終日紛紛所以卒為庸人為庸人為庸人為庸人為庸人為學正要在日用酬酢間著力

黃志約詩

卷三

素

祇要問心無愧不必計人毀譽患不堪自問耳不能化人誠不至也誠至則豚魚可格而况人乎農人說話亦有甚合理者人性皆善惟真知性善者少耳此學是終身事淺嘗輒止算甚學須有百折不回之志方能有恒妄念去不盡未能立志故也志立則妄自消做天下事要出以敬慎文王小心翼翼凡事知不可任意做然當速為之事亦須雷動風行作去一切私心都除去乃為養心之方問濂溪誠則無事之語何謂也曰聖誠而已矣反身而誠更有甚

事曰有謂無欲則誠何也曰無欲即誠誠即無事不是無欲外復有誠

一故神須是至一子路鼓瑟子曰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子路七日而骨立硬要變化氣質所以後日造詣甚高我輩亦須急急變化氣質言忠信行篤敬舍此二者別無學問學者斷不可說一句誑話有一件戲動聖人心如明鏡而今須大加拭磨一番使心亦如明鏡方得學有疑方有進未有無疑而能進者

黃志約詩

卷三

素

內外兩忘真是不見有我有人易言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亦兩忘之義莫非天也知得天方能不違天時刻循理心中自然快活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不能寡祇一箇吝字作祟看古人改過不吝是何等勇力言貴由衷接人時一言不從心出便徇人舍己從人最難然學不到舍己時終是未純心存得極熟日用間方不至有血氣用事

助長之害大矣哉。不惟不能養心，反至害身。明道謂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又謂聖賢必不害心，疾皆是為助長者。痛下針砭。

神凝則妄念自消。妄念有時竊發，必是神馳。

問周子無欲之學，與王敬同否？曰：敬乃無欲。

問程子教人看未發氣象，未發有何氣象？曰：未發湛然，無欲自有無欲底氣象。所謂看者，亦祇教人體認，非同釋氏觀心也。看字

上著意不得一著意，便非未發本然矣。

至靜即存誠工夫，無欲故靜，無欲故誠。

責志約言 卷三

養心神宜自謹言始。

克去己私，便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事過不留心中，何等乾淨。

默坐澄心，體認本體。此心體認日久，自有定主，覺得古昔聖賢格

言都是從這本體發出。再取古書印證，此心自覺親切有味。

呂新吾云：不與感氣人爭是非，道來守定此語，頗覺獲益不少。

志定則無歧，向心定則無妄動。

古來建大功立大名之人，都不外小心謹慎。

天下無不可成之事，祇要誠心去做。試看古今家傑之士，便當奮

然。

求利者得利則喜，求名者得名則喜。惟君子不求利，不求名，祇以不能盡己為憂。

內重則外自輕，此心果向裏面用功，則一切貪富貴厭貧賤心腸

自然消盡。

用人不疑，固是。但在我貴先有知人之明。

學者治心，無一時可寬，無一念可寬，必須將此心洗得淨盡，務令

清夜自思，可以問心無愧。

雲中月露，精光閃爍，因語諸生曰：朱子解明明德句，言因其所發

責志約言 卷三

而遂明之，看因字遂字，真是錯過。一刻不得，待一刻不得，即

如此月之光，少間又被雲遮了。即如此心之明，少間又被私遮

了。大學明明德，明此明也。我輩須共勉之。

知得天理是天與我的，正好自家用功夫。若能知得天是甚，則不

煩言而解矣。

周濂溪體認天理，教人亦如是。程子從其學，卻曰：吾學雖有所受，

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可見此等處先生不能傳之弟子。

全要自家體認。

為政以德，在上之心性息，與在下之心性相通，待動而後化。

亦難不得條教號令而其中自有兢兢業業精神

不如某之好樂有顏回者好學此外無人焉可見好學地位甚高

目不輕視耳不輕聽口不輕言念不輕動學顏子四勿須靜中培

出勿字力量

此學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學亦即戒懼慎獨之學學字認得

的自一了百了

理無精粗粗者即精者所在古人云洒掃事業即達天學問

徇人必至失己怕得罪人者不知怕得罪己否得罪人不過人不

我答得罪己自己且不自容矣天良萌動愧悔若撻到得自恨

實志約言 卷三

不是人此時心中怎受惟君子不失己亦不失人

伊川謂吾以忘生徇慾為深恥亦非厚於保生也人有慾則無剛

過絕私慾正以直養耳以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為學要仍不敢

徇慾也伊川所守甚嚴足為後學之師

喜人說好惡人說歹祇是名根入得太深此根不除終不可與適

道

朱子云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居敬窮理

何可偏廢

伊川云人至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

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余謂伊川此言凡為學者亦當體

此理日接正人賢賢易色久之無不可變之氣質

慮以下人則陽與陽亦相應相助豐之初九九四是也蓋人不可

求勝於人至求勝其匹尤不可

從心髓入微處用力立誠之學也

養得此心卓然心自常醒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視仕與學為二不知學者也

用功總要有從容意思

王霸祇在真假上分

實志約言 卷三

日用飲食之間自有無聲無臭者在善學者隨處識真宰

心虛然後能入道有意見者直是正牆面而立

人心都有箇機心清則機正心昏則機邪力絕人欲所以培養此

機也

祇求不負當下自無將迎真知隨在皆天自無內外

武侯以嚴治蜀嚴所當嚴真有大力量

知得學是如此須拔出身子不混雜於庸眾之中乃有以自立

不為酒困此正過人欲處不得放過

確有所見當下自有著力處此中無主所見游移也顏子欲罷不

能見得確耳

收斂精神勿使遊放是養心之學

伯安謂只要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且莫管靜不靜若只

靠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俱潛伏在遇事

依舊滋長以循理為王何嘗不靜以靜為主未必能循理數語

可藥駕空蹈虛之病而人欲何以去天理何以存仍不外戒懼

慎獨

非有真得凡眼前所見都成影響逐一體認方為求真得下手處

念菴謂時刻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柢安頓不至出入此正本清

源之學不如用功終是沾泥帶水

非專靜不能入理淺嘗涉獵到底不濟事

以心為嚴師當下便生警惕

瑟憫乃傳心要訣瑟則不粗疎憫則不頽惰時刻瑟憫入道自易

功夫祇是思無邪居處思恭執事思敬與人思忠思得其正便是

真著力

振刷精神內自警省若與聖賢對坐此中何等森嚴

處事要審是非真見得是此中自無搖惑

要思當下所居者何位位為其位必有應盡之道若位中道理有

絲毫不盡即不能素位而行

眼前有用功實地方非虛談刻刻鞭策惟求對得心過不敢悠忽

度日即眼前實功尤宜有恒

有不易于世力量自染洩不得有不成名胸襟自欣動不得

學聚問辨實居仁行體此著力精勤罔懈益知古人言語句句切

人身心

戒戲言戲動是聖學入門功夫讀張子東銘自見

急欲出之言能慎重不敢輕出此即存誠之功似易實難

不肯喫苦是病根定要將巢穴掃空不遺餘力能喫苦自可困苦

得甘

多一語即貽一語之悔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宜銘諸方寸

論事少卓識知之不真也窮研義理已精尤宜求精真能研到極

精處自有特識生出

日與畏友相處放時自少然為仁由己宜自鞭策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古人用功何等密實何等勇敢而今多淺嘗

輒止

忽作忽輟能成甚事要守之以貞耐之以恒

有萬夫莫當之勇方可進道

責志約言 卷三

聖

責志約言 卷三

聖

心一鞭策當下便有生氣心一昏忽當下無非死機心本已心鞭策即已鞭策甚勿稍懈

言不可輕行不可惰要常有敏慎之心

此心有箇限制檢身自嚴限制何謹幾也

汎愛親仁汎愛則廣其萬物一體之量親仁則切其就正有道之

心人原無不可愛者此中卻自有箇揀擇在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仔細檢點病根自漸漸見得但須將根子搜

剔淨盡方為實功要著然非拾起放下者所能

不會志道據德依仁祇談游藝是本末顛倒且無前項工夫便不

責志約言

卷三

雷

是游藝游字意味非談藝者所能知吾輩務本可也

體哲人知幾誠之於思道理知思誠即研幾真功夫

濂溪無欲二字真起死回生一粒金丹

應物而不為物所紛乃中有王者若此心做不得至有事時忙無

事亦忙

必有事焉是何等嚴密我輩但求嚴密活潑則聽其自然

以有用之精神用於無用之地即不自愛收攝此心當務為急切

問近思乃不至誤用其力

日用人倫循循用力古今一條正路也外此皆曲徑小道

是非之心即固有之知一毫欺他不得能隨時隨事依是非之心

做去不使有纖毫擾雜即擴充實功

行庸德謹庸言何嘗不鳶飛魚躍

自私自便之根不肯斬盡直是安危利菑直是樂所以亡廓然大

公自私之根方斬盡莊敬日強自便之根方斬盡

志切氣聚方能體認天理

心一放視聽言動即無不放者隄防此心真無一刻可寬

學要求其在我不可倚牆靠壁不可道聽塗說

責志約言

卷三

雷

惟磨鍊知慧方出多經一番挫折多長一番學問孟子謂人之有

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誰願有此疾疾而知慧必由是生可

見天予以疾疾乃曲全是人也動忍增益人甚勿錯過此時

耳

刻刻體所以為入之道惟恐有不合道者難以問心此是鞭辟近

裏真求諸己

理有從入處須趕緊追進而深心探討不然仍是淺嘗

此中消息要在自家心裏討讀書致知亦祇使此心不昧譬如

沙石磨鏡總是要鏡明故存心致知是兼盡事即是一事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理真如此。蓋仁人心也。心存則四體得所。養不仁則失其心。所欲所為者皆戕賊四體之具。斃喪盡矣。安保四體。

不自怨。即自彊。自彊不息。則人即天矣。未能不息。亦須發憤。彊勉。宜真心用功。常覺不如此。即不可為人。此功乃真實無間。

事事有理。事事皆宜。窮理有一事未能得宜。即理有未窮。窮理祇見箇真是事。雖有異理。則無殊。窮自見得。

戒妄動易之教也。故學易可無大過。試問當下所作何事。所能盡者何道。志道之心。自益奮發。

責志約言

卷三

樂

閒心莫用閒話。莫說閒人。莫交是第一功夫。宜在必有事上。著力兢兢。不放集義直養。勿論動靜。常是如此。即必有事。

動靜起居。心心念念。常在這箇。此真心為學者。學貴主一。非實能主一。縱勉強提振。終是襲取。

言從體驗得來。乃親切有味。息養瞬存功夫。方綿密不能綿密。用功算甚學。

心存則氣自定。氣定則心愈存。學以踐履為主。自覺置切。

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見和樂即在敬中。離敬以言和樂。非和樂也。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盡其道。方有一番太和氣象。

有兢業真精神。始可做聖賢事功。真實心地。刻苦功夫。乃切要之學。心地不真實。算甚心地。功夫不刻苦。算甚功夫。

欲為此。又欲為彼。心不作主也。中有主。則先務為急。所為無游移。實其心。先無游移。

不識得如何。能行窮微。追幽毫無障蔽。方可謂識。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

責志約言

卷三

樂

節之初九。以止為節。節之九二。以進為節。所處之時不同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刻以自制。身心始就範圍。勿自怨也。

語之不惰。祇真能力。行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不情實際。理甚淵深。非實心窮研。恐得其粗。未得其精也。窮理是切要功夫。

須真箇窮得到。理以參觀而疑似。判讀書祇觀一說。據以為是。不知言或有為而

發恐未必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也然中實有真得乃能參觀而判其疑似事未有不以漸而成者中無欲方能漸進若為欲所迫恐躁進而不可共事矣

閑子之孝豈待言而後顯而至性動人其孝深入乎父母昆弟之心其孝即深入乎人心此即問之人人亦不解其何以欲言也蓋相動以天人亦不自禁也

漸之大象君子以居賢德德曰賢德其道甚實居有從容涵養意把捉非居擬議下度亦非居勿忘勿助敬義夾持居之實功也

書志約言 卷三

學以深沈而進思不入不深沈也

聖人豈不能言者而其居鄉黨則謙卑遜順似不能言其心祇知有父兄宗族在己宜盡子弟之道亦不自知其言似不能也隨時盡分而已

在下位者勿徒視在上之喜怒以為動靜須祇念斯民無負我民即無負我天即無負我心外此不知也

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學問真無窮也學不至樂則知為虛知好為徒好然須知所知者何所好者何所樂者何方可言知好樂

共以五剛決一柔而其決也必孚號有厲告自邑可見小人之去

君子易君子之去小人難夫之上六一小人耳五陽決之尚如是之難他可知己自來君子決小人反受小人之害者不可勝數要之君子亦有過焉未能誠信以求助於眾正又无危厲之心以告戒自己剛壯著于面目如九三之壯于煩不密害成安能免於凶乎

學與時進自能知非因循度日則識見學力俱無進境何能判得疑似痛改前非

知時識勢乃可與學易易也者隨時勢以變易從道也人不可一日廢學未學則心無警覺必有走作之時

書志約言 卷三

空守一箇心與求放心迥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求放心也空守一箇心則是釋子坐禪矣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宜嚴辨之

學時走作尚不少况不學乎聽言之道祇要辨箇是非有官守者固不可輕聽人言然言苟近理亦當採納聽受

講鄉約一事可以感動人心能感得小民真性風俗自漸淳厚懲忿窒欲損去其過則善自日遷遷改如雷動風行其益更大損其所當損自有无穷之益故讀損大象而知克己之功讀益大

其所當損自有无穷之益故讀損大象而知克己之功讀益大



象而知日新之學

人各欲得其分願絜矩則使之各得有定之矩易絜無定之矩難絜絜有定之矩更絜無定之矩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其矩仍自家國得之所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能得親心之歡人子之心方可稍慰  
事須擇其重大者為之

聞人言火葬曰人子之於親也卽棺槨厚葬豈能報罔極之恩委於溝壑過見尙且有泚何忍心害理竟有火焚其親之極撒骨

實志約言

卷三

孝

孝

塵於水中而恬不為怪也相沿澆漓真為仁人君子所不忍聞有化民之責者宜嚴禁之外面看得淡裏面方守得堅

利之移人也甚矣哉自非中有定主恐未必不為所動也何以有主無欲而已矣何以無欲一其心而已矣

卓哉其周元公乎見其六則心泰

必待察言觀色而後知自返見幾尙不早也然察言觀色功不可闕

惟敬方能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皆原於如見如承之心敬則無

欲乃可視人猶己也既敬以持己到接人時尤宜強恕而行

人貴卓然自立立得定則不為物搖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是所以能立

實有體認功夫所言自入裏截然從當下遷改是腳踏實地學問

居敬行簡原是徹上徹下道理須使簡由敬生敬無間於須臾簡非失於疎略方為吾儒之行簡

學須自篤實入  
有時振奮有時頹廢志向不真故也志以剛而有定定則真自有

實志約言

卷三

孝

振奮而無頹廢矣可見柔懦終不濟事

當言之言亦須出以慎重  
培養本源方實有益於身心若未能培養卽一知半解不無小補

其實於身心何裨  
讀坎而知信讀離而知敬能信則善體坎象則善體離象敬

信乃聖聖心法

一念警覺處卽向善之機須擴充之使念念覺  
非實用研幾功夫終棄不住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方得良止確義行止不能順時

易之道不外與時偕行也

將此心提醒外邪自不能入戒慎恐懼祇提醒此心

先立其大立字功夫終身用之不了時刻要立時刻恐有未能立

不是一立便都無事

馳驚其心不知所止也枯槁其心亦不知所止也知止則此心常

虛常靈自無弊病

中無定見便生許多游移窮理集義中自有定見矣

無求於人何計人情之薄可責惟己宜切己德之脩

止至善之學於良卦見之

書志約言 卷三

無論處常處變功夫祇是恐懼脩省

自恃其明即是昏處故離卦言敬

陰柔小人其心甚險稍不自防有受其牢籠而不覺者君子遠小

人不惡而嚴能遠則小人無能為矣

大經濟都從小心做出

刻刻有功夫可做祇要一心一意去做

有體有用之學不外慎獨

日用倫常道理胥賴朋友講明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

習朋友責善互相滋益自古為然要之得力在講字喫緊尤在

習字不習亦無可講也

任事須剛斷柔弱到底不濟

虛心以迎之實心以體之不任臆見不拘言詮惟依古人所用之

功切實做去乃不愧為讀書人

隨在有已知之理要隨在益加窮究

吾人一動一靜都落一爻動靜俱以正自守即無不吉故利貞一

語可該全易易原以貞教人非祇言象也

內欲不生外邪不入方得良止真諦

此心無至盡日逐逐於物直是為物作奴自賤甚矣內重則外輕

書志約言 卷三

內重即是有主

掀天揭地事業都從戒慎恐懼做出

心不鎮定言動都浮存養省察克治皆所以治心也刻苦自治心

庶可定

祇稍有隙私便乘之以入存心真不可不嚴密

臨事不決斷中無定主也有主則至明至健見義必為語復有不

決之事

九容不整所存何心身心本無二也

為己之心真切自無忘時

骨子裏發得任自能修身自能齊家怕的是骨子裏原豎不任耳  
爲學本無等待說用功當下即用如當下有可爲之善當下即爲  
不得一說便休

君子九思窮理之學即盡性之學

學能喫苦學方能精進不耐勞不耐煩何以爲學

稍得意即喜稍拂意即怒中無定主也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  
矣

改過遷善在當下用當下有過不肯改有善不能遷還說甚學  
過本難寡然能不自欺則過即可寡

黃志約書

卷三

五

先立乎其大者在日用動靜語默間驗之大者能立隨在皆天良  
用事出入起居自無非天良所貫注矣

獨往獨來直任性真方可謂有定力然非直養無害不能

心體原與天地同其廣大養得此心廓然大公廣大自足配天地

有戕賊之者則失其本心昏而小矣

見過愈多愈爲進境不深心於學不能見其過也見過則心恒愧

恥必不終於過然亦有見如未見者勿憚改方爲切要也

無論何事俱宜有真精神貫注精神照管不到處必多缺陷

至一無適則九容自整徒在九容上用功亦非知本之務

與人言禮能遵者少不若與人言天良之不啻已動人以性天自  
有不忍不遵之禮

日用倫常間時存戒懼之心惺惺不昧乃能隨時盡分

視聽言動皆必以禮五官百骸自檢束而不放

現在所處之位即有現在當盡之心思不出位乃爲近思將迎何

濟於事

夏峰謂闔然一念自證生人面目其實從哀慟窮苦中得來可見

生於憂患其理不爽惟哀慟窮困其闔然一念乃益真摯乃益

可證生人面目夏峰信不我欺也

黃志約書

卷三

五

忽作忽輟骨子裏不潔淨也有伐骨洗髓之功方可潔淨

人俱安分自愛何有難齊之家不能人各安分而後家不易齊然

而君子祇責己不責人

學貴因時制宜不可預設成見

好近小人其人必爲小人好近君子其人必爲君子故不知其人

視其友

非忘己不能愛善大舜所以舍己從人

戒慎恐懼提醒此心應事接人自無疎忽

宜思所以自勝不可有勝人之心自勝即天理勝人之心爲人欲

無論甚難處之事皆有天然處置之法因時制宜可經可權是在

集義之君子

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有事而不知何以處祇因不思

當無可如何時亦宜熟思審處求確然不易之策不得放倒便休

學在治心有收攝思理亦易深入處事自可詳審宜思心何以

治

有不當隱忍者即直言無諱則人無所容其奸

惟自暴自棄者不足與議也有為者亦若是人苟自振何難德進

業脩

書志約言

卷三

美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理鐵板不易人恐不知反求耳反求則學

自有進

君子患無其實不患無其名

此心有主自不為境過移慎獨則心自有主

看人太輕便生玩易心須知人性皆善人皆可為堯舜

片言足以服人誠能動物也然君子積誠存誠祇知誠之為貴初

不計誠之動物

脩己以敬為學要功實用居敬功夫更能敬義夾持即為安身立

命之學

世上惟學不虧人要人切實去做耳

應事宜處處認真有一毫苟且必有一毫欠闕

求放心即此一求便是敬便是心存學當時時知求

學全在自己作主進由己退亦由己要自責

心存懺可見過自覺無過祇是昏馳

真有用力處此心自不外馳言動自都作得主功靠實做故也

孝弟慈人人同有之心能不失同有之心乃能盡孝盡弟盡慈

操心不密所動皆浮持志養氣尤要在獨處時用

每做一事裏面都易有攪雜心裏著實洗刷天良提醒作主始可

書志約言

卷三

老

脫然無累  
惟心專者能窮理理見得透澈必能依理而行窮理真宜直窮到

底也

此念易向人欲路上去不知從欲惟危也謹其幾於念未動之先

乃能不向人欲路上

有怙過心便處處含糊即此為不謙之餒日日集義有過必改此

心正大光明浩然之氣自配道義矣

學須先慎取舍不必富貴當前方講取舍也心之所向即為取心

之所背即為舍慎全在心

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時要衡其所重。不得冒昧。心惟虛故靈不虛。則有所蔽。如何能靈。惟人爲萬物之靈。失其靈。烏得爲人。

學不外教。功祇貴恒。恒則敬可無失。學當益進。功當益嚴。

學真難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敬信能在不動不言。即闇脩實功。理愈辨愈明。其要祇在思思則理精。理自可明於天下。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乃存誠實功。

富貴貧賤。關打不破。還講甚。造次顛沛。君子則審富貴。安貧賤。此中實有確不可拔之操在。

黃志約言 卷三

堯

功必鞭辟近裏。此理乃能了然於心。心入始可深造以道也。

正衣冠。尊瞻視。必守正。不阿知。尊德性者。乃一正而無不正。一尊而無不尊。

當下自省。當下即有過端。所貴者時時自省。所難者尤在見其過。而能速改。

聖人不踰矩。平天下絜矩。矩一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其理不外一心。其功總歸慎獨。

現在應盡之分。要力求盡。中無真得說。理亦難親切。然仁者先難後獲。不管有得無得。祇要

先爲其難。

知道非難。體道爲難。必至與道爲一方。爲體道。然真知亦不易。程子云。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學以專而精。以靜而入。有專靜之功。則有進無止。直可追蹤於古人。何至終不如人。

躁進最可恥。不拘不放。即恰好處。但此即申申。天天氣象。大不易也。祇要去幹。不必計將來。必有事焉。而勿正要訣也。

與人有不合處。當反己。

黃志約言 卷三

堯

純公渾然元氣。真所謂瑞日祥雲和風甘雨。讀其語。令人心醉。

朱子贊正公云。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惟布帛菽粟所以可貴。非禮而視聽言動。皆放心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求放心。可知孔孟心法本一。

此志立不堅。遂處都易放。倒志立。則心定性。定惺惺了。了那復有許多擾雜。

欺與謙。惟有自家知得。此獨知處。即命根也。提此獨知。作王真箇戒欺求謙。乃爲立命之學。

有己見者。不可與共學。己見掃除淨盡。即聖人。毋我地位。未至不

可不勉

日用間作功夫學方切實倫常內有虧欠言皆偽妄宜在日用倫常中認真為學

慣病真是難去必用逆力克之

纔留心便見有不盡分處急求盡分乃真能存心者自責自脩始

可盡分

向身心用功方可談論治平道理否則不能正身烏能正人

學宜切己奮發若徒說大話自長矜驕試問其心得者是甚應亦

愧恥

實志約言 卷三

心平則無拂意之事亦無拂意之人

培養此心則氣充患不善培養耳勿忘勿助是培養良法

見可欲而動即大者不立

正氣足邪氣不得而敵之君子自持以正其正氣足以統貫乾坤

惟其有直養之功

言有負氣處即是亦非

此心必光明磊落始可對天地質衾影

令此心當下截然方徵實功但必居敬為主窮理輔之方不偏枯

口是心非自問難安故學貴表裏如一

為學自不妄語始寡言即所以存心也

要知吾心即鬼神君子祇求對心不問鬼神

所為難質幽獨其心必餒甚矣集義不容緩也

化去私意自有大心胸襟

急欲出之言仍宜不敢輕發自己未能行也

勿論獨處接人祇要必有事焉必有事則有事時乃能處若無事

此心有所倚而收斂無所倚而昏忽是靜中全無著力處有著力

處即有得力處

以沈細之心研理乃能深入乎理若心本粗浮用是粗浮之心觀

實志約言 卷三

理何異以水投石

不到反身而誠時偶然爽潔亦靠不住須彊忍以求仁

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其所以能不懼無悶有

大過人之行者實自戒懼慎獨中來

志不警策氣即昏沈責志真為學之急務

淡字是養心法淡於聲色淡於富貴淡於功名一切俱淡則心常

平自得所養第何以便能淡宜深思而自得之

日夜間全無滲漏方是至一無適

著實自訟雜念自然盡除

凡百痼痛都起於心不存一刻忘對越功夫即心不存認得真方存得定

先儒云朝乾夕惕不是空空憂患是打起精神做事旨哉斯言

潛心以居對越上帝乃顧諟實功戒懼真諦

遇事厭煩即力量欠處在事上磨鍊方能動亦定靜亦定

性偏難克處不著力克之是讓過自以為難克是棄已總之是無

志用功宜在此等處喫力

學以誠敬為主不可徒尚涉獵徒涉獵與性命何益祇溺心耳

怵於禍福利害心亦覺收然有所為而為是利不是義

實志約言 卷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步步腳踏實地方是入聖的大路程子謂

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惟貴著實做

所見不合便生腹誹此時若能虛心觀理意見乃可立化

聖賢工夫處處切實戒懼慎獨復其性以葆全皆備之我

要得源頭澄澈須大居敬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外敬

別無希聖之功

居敬窮理原非二事不居敬則窮理無歸著處然居敬而不窮理

恐所謂敬者亦非敬則精明不能窮理烏得為敬也

纔覺散渙即加整頓乃改過實功要有恒

戒懼慎獨全在箇中討箇心安心安者理得浩然之氣自充塞宇

宙天良多破名利汨沒斬盡名利心非天良作主不可敬便是學底

頭腦敬則天良自作主

古人切於為己知得一分即做得一分有未及敬者此中便皇皇

不安

中無定至開目便忙急求有主則心專當下應做底事自不至說

過便休

慮無著力處不慮無得力處誠敬乃著力處

實志約言 卷三

心不虛如何能窮理至一則虛

接人應事要有誠心貫注何以能誠功由慎獨

欺慊之分在獨知處按實體勘獨知處無所隱瞞則有慊無欺獨

知處稍有含糊則有欺無慊獨知亦知也欺已則心難安戒欺

真要緊

有羞惡之心方肯自盡本分求為第一等人若第一等事讓與他

人做祇是無恥

天下事屢而後知能行其事乃益明其理也行則明愈可明

舍章可貞舍章即貞理頭問脩即舍章象曰以時發發其所當發

仍是含章要有章可含尤要能合其章其功不外慎獨

臨事一急便錯要從容應之

凡事都有一定但我輩要盡其在己己有未盡不可謂忠能盡其在我方可言聽其在天

心不虛真是大病

要痛加洗刷不使有舊染之污若輕以自恕洗刷必有未密

常以義理灌溉此心庶不失於偏枯

私意一生便多回護隄防私意須猛著力

真性不透露與禽獸何異乍見怵惕乞人弗屑真性所見端也要

書志約言 卷三

察識擴充

欲辨天下事須是培養此心

行禮要有真意貫注不然都成虛文都是作偽

無事自擾私根未斷也要提出本心作主

心有專注私意不生

斬卻私心己見葛藤方少可知省克功夫間斷不得省克無間一

切私心己見乃能斬盡

人欲起時含糊按下無益必反覆推究一番理強欲弱斷無不可消之欲

恥心最不可無恥即一點覺處也覺處不失方可無為不為無欲

不欲

說存理要真存理說過欲要真過欲不得說了便休

功夫因獲而起便不純一須先難

志不帥氣祇緣不自責匹夫不可奪志志在己而不在人已苟責

志使志足以帥氣志既立孰能奪之

窮索一理看得無含糊其實茫然處仍多可見知識有限義蘊無

窮要虛心探討

語自德性中流出纔有意味文不載道直虛文耳

書志約言 卷三

日言改過改的是甚日言遷善遷的是甚痛加振刷過必改善必

遷乃切實為學者

著實整頓本體自然透露整頓時即透露時祇要真切不須談光

景說效驗

為學不日進必日退中間原無站腳處進吾往也須進進不已

得一真際自無擬議卜度何至病心

朱子謂涵養中自有窮理功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

功夫養其所窮之理竊謂涵養窮理功夫原祇一箇

學淺功疎不努力故也用力於學其力愈用愈強其功彌奮彌進



格致未到十分恐誠非所誠格致功夫所以必先於誠正也須真  
心致志以格之

轉瞬又將一時過了應盡之道盡得幾分看來必宏方可任重必  
毅方可致遠須硬著脊骨去擔

易傳一書句句切實自是伊川精力結聚處  
提醒此心常在這裏應事接物方能當理

道理平鋪在這裏要腳踏實地去做

未事疑人居心先刻

防未萌之欲是當下要著須思如何防之

黃志約言

卷三

李

此中有箇主宰自不因人為轉移

祇知有義毫無計較之私方是我輩本性有攙雜者名利根子未  
嘗斬斷也

嘗斬斷也

不著實做即自責處都成空談學貴腳踏實地

事到不遂心時纔驗功夫古人著力喫緊尤在此不可放過

效此心到至密時一切閒思都無從起

實見得此學不容已自然不敢寬假

纔有昏氣間隔便依舊冒昧裏就一念惺然處擴充之

莊敬持養是聖賢傳心之要

朱子言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凡讀古人書皆  
當如是

剔搜過根須定其心為學肯喫辛苦心乃可定

外恭而心未能一並所謂恭者亦偽學宜鞭辟向裏

不能卓然自立未曾學禮也禮足制心禮足淑身非禮勿視聽言

動顏子從事禮真一刻少不得

小事不謹天命便有所不行故學貴慎微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二語要看得切實非談元說妙可比

冀倖心斬不斷見理不真也

黃志約言

卷三

李

心當窒塞時眼前道理都看不見要開大此心

閤室如臨鬼神習心客氣一切頓消

精神歸併一路是知所著力處所謂絕利一源是也

言宜循理若迎合人意即是心馳

以清明之方寸雜以至穢之人欲直是不知醜須在私欲未萌時  
著力

著力

無求於人方能脫然無累

游移不決即私意隱伏

人心不迷即復不復即迷此理之必然也復則心存理得迷則自

暴自棄易之復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惟靜以養之。方能固其復也。但周子云無欲故靜。功夫在存理。過欲上用。

錯都從懶散起。所謂懈意一生。即是自暴自棄也。

處事少截然之力。完養不固也。完養固則遇事果決。自有定力。

除改過遷善。別無功夫。聖人言徙改。先以脩德。周子言遷改。先以

乾乾不息於誠。不脩不誠。處即是太過。尤當改。

說改過當下便有過。當下便須改。不要等待。不要含糊。惟能從過根上掃除。方得乾淨。

黃志約言 卷三

矣

不直捷。即有私意隱伏。此是大病。能以直養。則此心正大。光明。遇事直捷矣。

或言家庭間情。即是理。竊謂情能中節。方是理。若稍有偏處。則非

理矣。

能向私意初萌時。用力過絕。即研幾之學。

隨人應酬。忘卻自己。非能存心者。心存則應酬雖繁。心自有定。至

含糊認過。不思當下之過。從何起。當下如何。方能改。即是顛預度。

日改之不力。仍是含糊。須大其力以改之。

所為對心不過。即對鬼神不過。宜嚴其所為。

稍覺平定。即自謂有進。祇是量淺。學問無盡。進一境。尤有一境。不可得。少自足。

人。以信仍是不敢昧心。

一點真氣。都汨沒於閒居獨處時。要知人所不見之地。瞞不過自己。

心已心不安。即真氣猶未盡。淚須葆養天真。

學怕人知。是不肯實做。心實做。惟知勉為其實而已。不暇問人

之知。不知何怕人知。

以自責為套語。此病更大。直替去做。

道理從體驗說。出方親切。味。

黃志約言 卷三

矣

自便之根。不肯斬除。觸著動。不觸亦動。豈真心為學。懷居不足為

士。此根何可不除。

自以為是那復有進。益要虛心下人。

易之為書。祇教人慎其所處。言自當趨凶。自當避。要之。其所以吉

者。不外隨時變易。以從道。能明乎時。不背乎理。可與讀易矣。

學必親身體貼。方可深悉。古人之精蘊。不然。此身原未嘗親履。所

見安得不影響。

理不勝欲。敬不勝怠。警策之功。未至也。人所不見時。刻警策。則隨

在循理。隨在居敬。自無不可。勝之欲。無不可勝之意。

應盡之分不盡甚多心窩裏不嫌之假當下可驗須一步一鞭力求盡分乃戒懼真學問

刊落枝葉一意著己學之鞭辟向裏者

惟謙受益故六爻皆吉不謙者器量淺薄承受不得許多耳

卑以自牧牧字可味謙卑遜順中一團生意養心養德實不外此

和平足以致福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止也生也不止何由生不能

靜鳥能動止息中自有生意在雷藏澤中收聲以為發聲之地

也故學貴養夜氣養得時時是夜氣則學進矣工夫在擴充上

黃志約言

心盡一分心安一分看來要時時盡心

鳴謙足以致凶可知喜怒哀樂貴有節制無節都有凶道

凡累心者一切斬之此心自漸平定

聖人於訟師二卦有深意焉訟不可成無非使民無訟之意師出

以律要皆臨事而懼之心

柳公權請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心正則一切都正治心真不容

緩

有一敬字橫在胸中是反為敬所縛也敬本無形象祇要敬到得

無時不敬方無絲毫提維方是敬之至

討便宜心斬不斷利根太深也義則不知有利何有討便宜之心凡聞人過須內自省察不可輕為表暴若朋友有責善之道則當

而質

遇應做之事須是誠意為之不誠無物做如不做

息養時存纔無絲毫罅隙要實用力

伯安謂致知祇是各隨分限所及看來祇得如此亦必須如此當

下之知如是就當下所知擴充之曰日擴充所知自漸深遠

私欲纔起時即力為斬斷此即顏子不遠復本領蓋未發固須培

養將發尤須喫力然非鞭心到極靜密時未發將發都無著力

處

我成輔相以左右民君以民為心方成一箇泰運

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孟子守先待後亦不外入孝出弟根本之地

乃古人精神結聚處保全性天正學問功脩實際

良心發現時種種嗜好自漸消除須擴充良心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功夫終身用之不盡宜彊勉行之

因循遷就到底作得甚人必能當下整頓隨時奮發學乃可進

思索義理以漸而入之愈深思自愈臻微妙然思貴慎

能改小苟且功自漸密

黃志約言

卷三

三

每處一事要深究一事之理思古聖賢處此是如何做便要如何  
做不得含糊過去

易之為書要人恐懼脩省能朝乾夕惕方可學易

添些己見皆因不虛心為學心虛則學日進己見自化矣

自謂無過未精察也察之愈精自見其過愈多真見其過則以有

過為恥未有不改者

強為把捉反生心疾平平現在便是勿忘勿助功夫

含糊度日是白晝做夢此心原來惺惺何可令其終昏也須緊著

鞭勿使片刻弗醒

東志約言 卷三

義利祇爭毫釐間要細研之

心一放何所不至莫謂無大走作也凝定此心能於念初起時細

為檢察不使一念混過乃能求放心者

私根不能斬去即大過也要收斂翕聚培出斬根力量何以收斂

翕聚敬而已

真氣不充隨在都是頹靡卻妄還真學不答已

遇友方知己過所不知之過多矣要自見其過要能內自訟

須切己做功至於意見不同姑置勿論可也

勝心克不盡算甚學至有勝心而自己不覺者尚須精察

圭

去私要斬草除根待其蔓延將不能盡除矣

有若無實若虛無伐善無施勞聚數語體之足見顏子之心若稍

有一點己見那能達到此等地位

不思真是大病臨事不思那復有是處思誠人道思曰睿睿作聖

看來時刻要思

孟子七篇大意祇擴充此心由一念惺然擴之使念念惺然擴充

其惺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擴充足方不失赤子之心

耳目所不及之地所見總屬恍惚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問可

東志約言 卷三

濟耳目之不及

有儼者思於所不睹夙興夜寐神明為伍常懷戰兢惕厲則一切

邪心都可潛消

遇事不決乃人心為累以理斷之以天心勝人心也循理自是真

把握

人所易忽處正見存省功夫小事不謹終成缺陷

終身即當下所積拋荒當下功夫更無可說

矜己傲物之心消除不盡莫輕言廓然大公大公則矜心悉化此

心空空洞洞不留一物方能應物不窮

圭

辨得是非明須力行其所是力去其所非

眼前道理看不見可知自家意味處亦檢點不盡也心精則檢察

乃細

應酬處不詳審亦是心粗其實祇由不敬

或曰明道先生與人接一團和氣雖不能學然亦不敢以冷面向

人竊思明道之和是從敬出我輩須學明道之心徒學其貌恐

不得其真且和不從敬出不得謂和直諧媚耳

就當下事盡當下心聖賢心法祇是如此要時刻不負當下

中薄其人外與之交裏面少真意實注可恥殊甚

黃志約言 卷三

學要虛心窮理一落意見即非也

不輕量一人不輕論一事方見心定

凡事因循心中必不爽快看來果決最好

遇事不肯含糊理當明辨亦須辨也

言不擇人不但失言在己殊覺輕躁慎言者惟知有慎而已不敢

輕於出言

德性不堅定行習間便有許多游移脩德復性德可見新性可漸

固何愁有不堅定

隨時有當盡之分隨事有難昧之心不欺心是本事之曲折處

精到難言盡分

語默動靜間都足噉心心一不存隨在皆疵振起精神從新整頓

心存則時時見心矣

如臨如履曾子一生祇敬而無失

靠真戒懼要在人所不見處大學毋自欺一語盡之

不肯喫苦百事難成有為者亦若是能有為自肯喫苦矣

察言觀色正善其質直好義觀察功夫決不可少

誠篤為己自能切問近思自能卻妄還真

能全人之所以為人即學也不能全人之理先非人矣尚說甚學

黃志約言 卷三

理得則心安心欲無疾必先明理

學校之廢久矣不得經師不得人師烏能激勵士習振興學校所

貴崇儒重道之君子脩身淑世維持世道

有所不忍有所不為此秉彝之良也達於所忍則隨在皆有所不

忍達於所為則隨在皆有所不為大學明明德中庸致曲均不

外是學此孟子得力處

常切為民父母之思必能仁愛其民程子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

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此言信非虛也

舍其田而芸人田學者病多在此所以學不加進亦在此能以所

責於人者責己。自任重矣。自克之不暇。何至忘己。

三復白圭。南容所以能謹言。所以能有道不廢。無道免刑。戮慎言。真為學之急務。

讀孟子惟義所在一語。知道本千變萬化。不可執一。有信果為義。亦不必信果為義。能解此理。可與權矣。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皆古之制。知言養氣。必有事焉。亦古之制。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無非古之制。要之其制一也。

俗云福地待福人。此言喚醒人心。地理雖朱子亦嘗言及。而必循。

責善約言 卷三

天理方可獲福。作善降之百祥也。所謂福人者。必為生民造福。必為鄰里鄉黨貽福。不止福一家。兼福人人。乃稱福人。

曾子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省。似無欠闕矣。而屋漏設有難以問心之處。即欠闕也。即當自克。其要在慎獨戒欺。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惟大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得處小人之道。

程子謂心有主則能不動心。何以有主。見理明信。道篤心自有主。進退揖讓。隨在足徵心性。所以人貴學禮。

君子三自反。是刻下要著。不知自反而但見人過。氣何以平。性何以。

以定。

寡欲正所以養心。慎獨乃寡欲之要道。

隨在見性。真流露不為氣質所役。使方為能存心養性者。

以貌取人。何能知人。視以觀。由察安聖門自有知人之法。

火烈民望而畏之。自古為政。寬不如嚴。殺一人而使天下知勸。其所以嚴者。正欲不用刑殺也。刑期無刑。古人自有深意。

俗云喫虧人常在。有卓識見有大操持。方能喫虧。不然恐喫不下。

去。應對進退中。亦自有道在。能體道自隨。在盡道。

去。

責善約言 卷三

素行足以見信於人人。乃深服毀譽不由人。而由己。君子亦求諸己而已。

有恒則天下無不可成之事。責志自有恒。

此心內省無疚。光明正大。言出人自必從。

事所以多阻者。皆因利心作祟。真能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顧然大公何事不可成。

苟可以維世道。正人心。即宜不恤物議。以為之。萬古千秋自有定論。

孟子性善一語。確不可易。知性善乃能復性。乃不肯自暴自棄。

兄弟相讓便都無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病在不相讓而相爭。人告以過宜虛心受之。即所告未必是。而其意可嘉。尤宜廣納。嚴於教子。乃可望子之成。稍有姑息。微論子之無成也。且恐子之妄為貽先人羞。

君子所為一準於義。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滯。何能時措。咸宜精義之學。亦不外窮理。此心常存。始足以善其身。頃刻疎忽。頃刻即有愆。尤存心真切要之學。

敬人者人恒敬之。以性天接人人。自以性天應也。所以君子祇重

黃志約言 卷三

夫

反求

一日所為必無負。此一日一年所為必無負。此一年乃為自強不息學問。

最難克治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私意橫生。以為莫見莫聞。不知疚心已多。即未必實為其事。此意亦當剪除。且己知即天知。地知即不啻人知。何待有十目十手而後凜然知畏。有關世道人心之事。宜不恤人言。毅然獨為。即物議增加亦宜卓然不為所搖。蓋心可以對天地鬼神。毀譽皆不足動心也。好造謠言之人。屢誣人以不義。其心奸險莫測。非不可畏。第心術

既壞於他人。未必有害於己。德實覺有損。正當自畏而改過。新也。

理之所無。容為事之所有。然君子祇知有理。剛愎自是。學何能進。故慮以下人。學之急務。終日應酬。此心不為所紛。方為能在事上磨鍊。

險詐之人。往往造虛詞以搖動人心。不知人不可欺。君子如見肺肝。真偽亦自有公論。

作善而不為人所容。末俗忌刻之私也。君子惟知作善而已。不求人知。亦不計人毀。

黃志約言 卷三

夫

事過不留於心。心方無累。有主自事。過不留。

自省愆尤。倍深刻責。非第博遇災而懼之名。必如此。乃可謂兢兢業業。乃實能撫綏懷保。其要惟在虛心求治。任用賢人。

人未有不貴虛心者。君虛心則能集天下之益。以益天下。臣虛心自能和衷共濟。有益於國計民生。滿招損謙受益。此理鐵板不易。

用人者每睚於所親。使所親者而果賢。用之宜也。如其不然。用非其人。恐無裨於國。且有害於國矣。私暱真宜克治淨盡也。積誠日久。方足服人之心。徒以口舌爭之。無益也。

武侯學須靜人須學之語是作箴銘

白沙謂纒覺退便是進也纒覺病便是藥也數語喚醒夢夢吾人

為學祇怕無真覺耳覺即回生金丹

心以沈而益靈理以研而愈精

見得明守得定方能不自卑屈

所見者小一得輒有矜心若知聖道甚大自家所冒昧者尚多則

自責難寬矣况所見者猶未必真耶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二語的是寡過之道解此方可學易

游思未能消除是少靜定之力

黃志約言 卷三

理愈窮索愈有味

志氣不振作能做甚事須鼓舞精神去做

無求於人著實為己方是自重反是皆自賤也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此心乃天之所畀當下操

當下便在這裏失此即禽獸

游思如何能按下天良作主不按自消

處事須得心之所安須使人亦得遂其心之所欲己心不願者人

心亦必不願要由己推之

真能革民澆習復民淳風方可不負民望

道理平鋪在這裏祇要人隨時盡道戒懼慎獨真實為己方可言盡

陳榕門云門內之地至性所關雖極愚頑之人豈無天良之動而

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之事悍然不顧者名利之心奪

之耳於名利上看得重一分即於天倫上看得輕一分矣數語

說透病根家之不睦多因名利之心攙雜因利心而不睦者尤

多不知利有盡而情無窮父子兄弟相聚幾時乃以至輕之財

利漓情傷義真可痛哭

陰柔小人得位陽剛君子自當退避邪正不並立自古已然易之

黃志約言 卷三

小過惟三四屬陽三宜過為之防四則往厲必戒時當陰過亦

無可如何也君子祇順時以守貞而已不怨天不尤人

人孰無過可原者要代人原諒先儒謂以怨己之心怨人以責人

之心責己此語極是

小人用事必有害於君子姤卦一陰初生五陽即皆有防備陰長

則陽消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

朱子謂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祇緣不會到悅處若到悅處自住

不得真閱歷語好仁者無以尚之到得悅時其進烏能自己悅

是真有心得祇要學不怕不悅孔子為之不厭顏子語之不惰



惟學故悅惟悅益學也

權事之輕重宜於心得其正時權之

謝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蓋一動一靜無非性中之靈明照看必如此方過絕私欲完養性真必如此方無時不習昔上蔡初到扶溝時明道謂之曰且靜坐後遂省克甚力切問近思若上蔡者可謂善學矣

為子積財不若教子積學教子積學當先自學自己若不肯學自己且欲疎懶何能教子聖人惟為之不厭所以誨人不倦

許文正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

真志約言 卷三

全

或是或非此心自知之瞞他不得擴充這點真知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

或問尋求古人意思朱子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卻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竊謂學要會疑不可不信亦不可輕信蓋學不至疑終是疑也非真切用功亦不能疑因名始學其學之心先不真君子自脩當為看為之而已無求人知之心也

看得聖賢所言句句是責己則觸自警心奮發之意自生人已闢打不破不可與言學如何便打得破祇是忠恕

朱子謂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說箇善事便見家庭內不得徑直行縱受些委曲而能得父母兄長之歡心則為子為弟之心可少愧怍不能悅父母非善事也不能順兄長亦非善事也

語言間不妨讓人若以聖賢為學則不得讓人

橫逆之來必三自反君子惟恐自己有不不是不暇責人學者果能體會此理則刻刻見過刻刻自責不休那有閒功夫說人之短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到得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卻非克己功深者不能

真志約言 卷三

全

須效古人力行處戒懼慎獨看古人何等嚴毅

上蔡謂矜持而過則病此閱歷語矜持而過即助長也惟有事勿

正方少病痛

居敬主靜中本是鳶飛魚躍活潑潑地如此窮理方能精參理方能活孔子學而時習顏子克己復禮曾子如臨如履子思戒懼慎獨孟子有事勿正自古聖賢何一非居敬主靜功夫而其心又何一非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處世則言忠信行篤敬臨陣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經濟俱從真學問出真學問俱從真性情出若云塊然自守便是居敬主靜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世間要此等學問奚用。

見理不明則所謂存心恐祇是株守悟得天命謂性方知無將迎無內外之理方會存心。

凡事不可預先期許惟當因事酌處隨時定局。

灑掃應對便是盡性至命事那有精粗之殊言性命者多向元妙處說不知性命者也。

君子求諸己真知學以為己斷無不切近之學。

談天論地者未必果有守惟一步一趨一言一行在在不敢背理始能嚴其操持。

貴志約言 卷三

寡慾慎思乃養心養身之要。

用情不外喜怒哀樂以性御情喜怒哀樂始可中節能致中方能致和須戒懼以葆天命之性然慎獨功亦無容間。

遇事不可含糊然義當詳審孟子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要審義精。

日夜十二時刻盡當盡之道此與道為一境界談何容易然我輩要當自勉。

書法在心不在手心知其法手即隨之所謂意在筆先也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係借字諫君其實道理本如此程子謂吾作字

時甚敬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即此乃為執事敬也。

因事知人其知亦遲。

見過而真心改未有不能改者也知過不改中有游移耳。

忠信而不求徒義恐徒有是心遇事未能合宜欲徒義而不知主

忠信則學不務實烏能徒義故崇德之學在至忠信徒義。

神昏氣方昏神清氣自清養心神當無時不養不可為私意所蔽。

教國不外教家國之本在家也知其本則脩身以端儀型尤急。

應事而不為事所牽方能應事何以不為事牽此中煞有功夫在

真心為公無不可辦之事可怕者假公濟私遂至瞻前顧後耳。

貴志約言 卷三

向孔孟心地學此心自光明正大。

無在非天無在非理人之處事心若株守一理縱所守極是而乘

隙瞞我者由此而起即我之受病在是惟君子心無所倚因時制宜。

事雖由人為畢竟默默之中天實作至不能知天不算學不能事

天仍不算學。

上蔡言其打破勢利關當初祇大致做功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

漸漸輕真切已用功者所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也

學者真能如此用功則能克己矣。

全

眼中看不出事是窮理功夫欠亦是悶懣人情有未到處

不能得入之心總由自己所為不足動人不然人性皆善已以誠

感人烏有不以誠應乎

虛心受言則告以過者必多要知肯摘吾過之人皆愛吾之人

暴怒最足壞事凡人一怒則氣逆人之曲直事之是非皆不能細

擇何能因時制宜聽訟時尤宜痛戒程子動亦定靜亦定其下

手用功處祇在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遇好人皆知敬重即此便見人性皆善即此可知是非之心能認

得此心而擴充之不必遇好人所言所行無不學好人方為善

書志約言 卷三

學

怨之一字時刻離不得暫時忘却便有爾我之分烏能物我無間

然行怨非強不能

戕賊太甚所言所行那知撫心自問知問心者尚屬有心人然能

刻刻自問無稍間歇方能擴充良心否則候時多矣

沈心細思道理都天然現成步履忙亂不知事應如何做祇因不

思

誠而不明非善存誠者聖人言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學則誠而

明矣

天良動時自能遷善改過孰無天良祇汨沒日久不克扶他作主

耳仁遠乎哉莫自棄也

不有小人安見君子小人謀害君子正所以磨礪君子試看古今

忠臣義士若非遇小人毒害其人何以獨傳

子皮能用善人晏子便驟見之想見古人好賢若渴之心

虛字是心法舟以虛而能濟巨川心以虛而能應萬事學者患不

能虛耳

惟勇方可任道勇者不懼自擔當得天下事

折獄先要虛中若有成見橫在胸中便恐難得民情

書志約言 卷三

大學以脩身為本中庸九經亦以脩身為本身之所繫重矣哉慎

獨存誠是脩法

中孚之初乃天真未鑿著但慮不能保之於繼耳虞吉能防於始

一也有他不燕恐其變於終而戒之也若君子之存誠則始終如

非身歷其境不知境中甘苦要知說得容易做得難能做與否須

是做過方知

聖人隨其所在莫非時中妙用讀鄉黨一篇見聖人之全相焉

隨在皆有限制惟能自節者知之

語之不情。蓋其自強不息。真有不與他人同者。斯語也。其在三月不違之後乎。

人言有不可盡聽者。人無私殊。難有私而其所言必偏。誤聽或誤。中其計。須知聽言貴準諸理。

虛心求助。自有相助之人。未濟之六五。以柔居尊。獨能貞吉。无悔。著君子之光暉。惟虛中也。

先儒謂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竊思味書之理。以治心是學者要務。

實志約言 卷三

矣

不賞私勞。不罰私怨。為政者皆當知之。然非大公無私。實能克己者。不能。

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善處既濟者也。

不自以為進。則曰進不已。古人望道未見。心何虛也。要皆不自以為進之心。所積而致。

立法要慎重。於始斟酌盡善。方可不朝更夕改。方可堅人信從。事苟可已。不要紛更。

易上交多不佳。既濟上交尤甚。可見人不可有上之心。處時正盛者。尤不可有上之心。

小人意計所到。真非吾儒心思所及。不逆不億。自然先覺。乃可謂賢。然而難矣。誠自生明。存誠其要也。

使人得遂其願。則人心平。老安友信。少懷。天下豈復有一物不得其所。

人所不見之處。尤宜致謹。不欺闇室。正慎獨之學。正君子之所以不可及。

事貴權其輕重。輕重分兩不差。事自無愆。要精心以權之。亦必虛中。無我始得。

上蔡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知性偏難克者。是甚痛克之方。為善於變化氣質。方為切己之學。

潛菴謂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為善。聖賢心傳。

在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况未必盡是乎。竊謂必能舍己從人。方能與人為善。其要惟在舍己。舍己乃能從人。與人為善。即從人之實。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邇不殖。即聖所以為聖。其功在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日日集義。日日新。又新學貴漸進。尤貴進不已。

實志約言 卷三

矣

談時事。衡人物。道好者少。說壞者多。豈人心之不古。抑好者實少。壞者實多也。君子求為可知。是非自有定論。正宜因說壞者多。學作好人存好心。做好事。

賀陽亭謂陳士賢過格言。即手錄於冊。以為力行之助。胡康侯性稍峻。釘一小冊。凡書有寬字者。即錄之。呂東萊性亦隘。讀論語。至躬自厚節。遂悟從後。三先生皆自知氣質未純。而善變者。稱謂學未能變化氣質。何貴有學。對格言如對嚴師。庶能自變氣質。民之向背。即可見政之得失。民不可欺。臨民者無容不慎。

責志約言 卷三

本

要一心學。聖人聖人人也。我亦人也。以人學。人均人也。何不能學。前車為後車之鑒。先覺為後覺之師。先覺後覺分先後。其覺一也。惟覺一故學一。

范香溪謂心為形役。乃獸乃禽。人孰甘為禽獸。不知心役於形。即禽獸心為天君。能扶植天君心為形主。形自聽命。

敬則妄念全消。居敬之力真勇。過于軍。

同雖不敏。請事斯語。可想見顏子之當仁。雍雖不敏。請事斯語。可想見仲弓之當仁。仁為人所同具。誰不能當。宜共思。請事斯語。溫公謂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竊謂家長。

且謹守禮法。諸卑幼安得專行事。必稟命禮之一定者也。為弟子者知之。

敬而無失。乃所以求仁也。敬無間斷。則心常存仁。自可為。

一念惺惺。于念寂能永存。惺惺之一念。一念常在。自無雜念。

私欲並未嘗斬除。豈有斬不盡之私欲。太陽一出。翹翹自消。患有。

扶不起之天君。不患有難除之私欲。

兄弟和好。瑞氣自萃於一堂。此理之必然也。兄兄弟弟。咸由父母之教。克遵可見。能孝者方能友。

聞毀宜知自警。聞譽宜知自愧。聲聞過情。君子所恥。恥者務實而。

責志約言 卷三

本

不尚名之心也。

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然友亦靠不得。靠友為學。友去則學廢。

矣。是以君子貴自彊也。

富貴在天。知天方能盡其在我。聽其在天。

錯成於不經意時。心所以貴嚴密。

何在。不有正人。君子莫謂地僻邑小也。人以類聚。己果為正人。君子自有正人。君子不期而至。學宜自責。

道原活潑潑地。孟子所謂躍如善形容活潑之道也。與道為一。惟。

戒懼慎獨者能之。

君子之學必於人所不見。致力心安於潛也。即能成旋乾轉坤事。業而安於潛之心。仍在國有道不變。塞焉其學之深造可知。潛菴謂教子弟。祇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近驗此語。確不可易。常以聖賢言語開導之。不但於子弟有益。自己亦收斂許多。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離日用倫常之內。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則上天之載。即在是矣。

不動而敬。則敬在動。先不言而信。則信在言。先敬信交。至聖門心。傳在此。

黃志約言

卷三

幸

朱子謂世路無如人欲。險莫險於人欲。亡身敗家禍多由此。惟慎。獨謹幾欲方可寡。

不知心為知學。孔子從心不踰。顏子心不違仁。心為身主。不能存心。養心治心。身何能脩。

人各私其所有。爭心所以易起也。化爭須各去其私。每為一事。必實心實意。期事辦得妥當。又必親見其事之有成。而後快。非好為煩瑣。誠宜貫於事之終始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轉禍為福。其機祇在己心。己苟兢兢業業。

奮發自彊。其機向善。即福不必至。降之百祥。乃為福也。若安肆怠忽。其機所向非善。即禍亦不必至。降之百殃。乃為禍也。

不知此道者。無論已知此道而所為仍顯背道。志不立故也。無志之人。何可與共學。悔者改過之機。必知愧悔。志方能立。

存心乃可躬行。無誤操存。培養是當下要著。

事期無弊。事前有卓識。臨事自能精詳。居敬窮理是功夫。

和睦鄉鄰。居鄉之要道。勸人為善。能化得一人。令人知生嚴肅。

方可和睦。偶和偶乖。無道義維持於其間也。

家人卦。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黃志約言

卷三

幸

正者以道正也。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家為不正。家俱如是。而正。則家定矣。天下乃家之所積。家定天下安。得不定。有齊治平之責者知之。

凡事不得預為期。必當其時。行其事。乃可謂與時偕行。乃可無將迎之累。且豫為期。必臨時仍恐有行不去者。

家人嗃嗃。里竟勝於婦子嘻嘻。齊家者能隨事處中。自為盡善。不然與其嘻嘻而失家節。何如嗃嗃而未失也。蓋一家自有一家之節制。節乃家之所以成。其為家斷不可失。

論事宜知大體。不得以一己私見。輕談事端。

過元過卑俱非處世之道。讀旅卦而得其義焉。祇判屈直不因勢而生畏。不以情而輕徇。為民父母者皆當如是。中有定至一切不關緊要之思自然消除。

吉凶悔吝惟視人之所處。處於貞則吉不處於貞則凶。悔吝。

居豐大時中道自守持盈戒滿之道也。以此保豐。豐何難保。

有人即有倫理。非倫則人道不立。倫理本人所固有。聖人設教教人復其所有。非強以本無也。

常見己有不是則心自虛。氣自定。於己傲物者不知己有不是耳。忠信不欺此心乃可自問。

責志約言

卷三

齋

朔望必祭。二至二分必祭。忌日必祭。居家者能常行此禮。微特一己盡禮。家中子弟亦漸知敦本。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寡欲乃可虛。世接人養心莫善於寡欲。杜漸防微。集義求慊。正寡欲之道。

十室之邑有忠信。情拘蔽日久無人好學。以復其忠信。惟聖好學所以獨成爲聖。

習勤則能勤。陶侃朝夕運百甓。欲致力於中原也。溫公家居看書。每至夜分五更復起。著述日。如是朱子自言不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古人何等勤敬。

且要向前做事。古人何等勤敬。

且要向前做事。古人何等勤敬。

論治術每謂事當如何如何。不知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因時制宜。因勢利導。且言非身歷之言。恐所言者多不可行。即自己欲行亦必不能行。

豐之六二。惟以誠格君心之非。乃善用其明者。不然徒以口舌爭有明而失用明之方。何啻自豐其部。日中見斗。不明亦是微特。

六五之昏柔。豐其部也。

父子至恩。勞之以成其愛。方能至恩。

礙情阻面。便壞事不少。君子祇看義當如何。

處天下事須知己知彼。徒告人而不知責己。何可共事。

責志約言

卷三

齋

天下無易爲之事。祇要耐心爲之。

經濟多由諳練。得來讀書觀古人行事。論世看今人設施。皆諳練實際。

一時有一時之中。事有小過。方爲矯偏。就中者則過乃中也。君子處世。惟看時當何如耳。

以刑齊人人自畏。威然不如以天良動人。足服人心。或曰俗尚偷薄。民多刁悍。非嚴刑峻法不濟。曰天良動得必要以天良動。萬一天良動不得。佐以嚴刑。乃爲刑當。其罪亦不失先王恤刑之意。

意。

意。

信實爲本。惟信實方不欺心。

爲人所疑。必有不能自慎之處。慎言慎行。日用間正宜喫力。

此心不容一物。方能靜以觀理。

應對間恰好甚難。一語不從心過。勿論或招怨尤。卽自返亦殊覺

輕率。

自己毫無破綻。問心真可無慚。何怕旁人說是非。

心以靜而研理。靜則專故也。

防小人別無防法。正其身而已矣。

學非深思不能入思。仍思其所學也。

責志約言 卷三

事應我辨。必自己辨去。此心始安。

邪念起時。卽就根截斷。方見功夫。所以能截斷。祇因此心常醒。

要認得頭腦。無本之水。涸可立待。無根之木。日益乾枯。

不存心。無由見過。更說甚改過。過之大者。固須改過。過之小者。尤宜

精察以改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有志爲學者。宜致意焉。

一有私意。言行俱不直截。是以君子貴直養也。

怠惰之氣。未能去。不消言學。伊川先生得力在莊敬。日強一語。

私意消盡。用情方恰。中克去己私功。無片刻可間。

以直養則氣剛。不以直養則氣僞。堂堂男子。方將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道。生理本直。烏可不以直養。

浮動不禁。少逆制之力也。中有至則力能逆制矣。

當爲卽爲此心。自覺爽潔。子路無宿諾。真可稱百世師。

言予人以難堪。無論招尤已足。徵所養不純。心平者氣自和。宜思

言何由慎。

所謂至一者。以一爲至。外物不得而搖奪也。所以能至一功不外

慎獨。

人有戲語。想是自己言動不謹也。不然。伐國之言。不問仁人。戲語

胡爲乎來哉。

責志約言 卷三

過欲之功。不可須臾間。當下間。當下便。當下過欲。當下便。剛

非不知道。乃天之命人之性。而真性時現。時隱。未嘗實用戒懼。慎

獨工夫。縱偶然遵行。烏能持久。聖人卽心卽性。卽心卽天。其弗

能已也。乃自不能止。然聖人實不廢學。

凡事不得倉猝。辦倉猝便有檢察不到處。諺云。好事不在急中。取

此語極有理。然有不得不倉猝者。惟平日有靜定之功。臨時自

免粗忽之病。

聖人嚮明而治。不以明哲自矜也。蓋取諸離。後天之用大矣。

心之操舍。惟己自知之。自知而不自防。咎將誰歸。



怒時氣作至其怒便不可過然亦是心不明理明則氣自平寡欲乃所以養心用逆力克治方可寡欲

人不可輕看無論何人都有用處且不輕人正不自輕也

倉猝時用人亦要謹慎急時不擇人而用後恐礙情面雖欲去之而不能且不安本分之人即在急時能成甚事

莊敬曰強莊敬則中無私累心神歸一鳥得不強安肆曰偷安肆

則有慾無剛心神散漫必至日偷且莊敬即強安肆即偷當下便是

不須等待

蒙以養正則不失其赤子之心

責志約言 卷三

矣

動乎險中方能濟屯亨行時中乃可發蒙濟屯發蒙即贊天地之

化育故二卦繼乾坤

解易祇就一事解之偏之乎論易矣易無論其爻事事可以借鑒

人人可以玩占偏至一事所遺殊多如朱子解蒙之上九云此

交伊川作用兵說亦是然祇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

卻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此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此說

極得聖人作易之意

心所係戀者皆私也養得此心截然不逐物去煞費功夫

私欲之根俱自形體上生出克己所以難也在視聽言動上克己

即在形體上喫力

愛人說好惡人說歹卻不自振奮無其實豈能有其名君子則不

知有名惟知務實

將書理涵融於心讀時益覺有味

學患諱疾忌醫要知學所以不進者弊多在此不進則退

得童僕之真信必在己實有中正信實之德不然童僕之心亦未

易得也

為學若不辨得是非從俗非違俗亦非

用精神必先養精神不知養而用精神必有時昏耗至於昏耗所

責志約言 卷三

矣

辦之事必多缺陷君子是以汲汲完養也

自思當下所處何地所務何業日間能處處盡道否清夜問心能

不愧否良心上絲毫瞞不過當何如自勵也

正一己則衣冠自正尊德性則瞻視自尊正與尊煞有功夫在

自重則人重之自輕則人輕之其機全在自己

小人斷不可用去小人要斬釘截鐵

人能順天而行不敢一事違天即昏夜無知心不放縱

死生乃人所易惑窮究此理至不以死生動心方為知命知命者

理會到盡頭也

境有順逆亦理之常事不遂心何必動氣心平氣和方是為學人氣象

明知是義即當不恤人言直做上前卻被他人誹謗幾句便止這是毀譽關打不開明知是義即當不顧己身直做上前卻被他入嚇呵幾聲便止這是死生關打不開其實俱是不明理惟君子辨義極審集義功深所以義氣凜凜不可遏禁

心中無一毫虛偽說出話做出事自由真心而發我自有心自不求正誰能教我心正我自身自不求脩誰能教我身脩學宜反躬自責

賈志約言 卷三

凡事當以理斷之不可存一私心若人合我意便說好不合我意便說不好純是私心惟聖人無私惟君子去私

屢不愧衮行不愧影纔算箇人欲盡為入之道須使一言一行都可質衮影而無愧

終日在心上檢點看那箇念頭是那箇念頭不是便振起精神將不是底念頭克治淨盡將是底念頭謹守勿失如此久之這箇是底念頭便成箇至人翁常在這裏

富貴功名不可必得惟有心操之則存權在我故也飯到口中不嚼就嚥如何能嚥下去事到頭上不思就做如何能

做上來

觀書必領取其義旨泥於一字一句無裨也

論古今人物須考其一生事蹟斷之以理此心既定則中有至自

有一定是非一定褒貶

顯微一源小大畢貫為學貴得原本

且將責人之念掃除淨盡惟於在我身心切實省察克治事自

責時時自責但恐過有未改凝定心神過根悉拔方為自脩

為善為利其初判於一念之發宜時時內省謹其將發之幾

心所同然即天所命於我實能默以全之敬以養之方可仰不愧

賈志約言 卷三

天俯不作人不作不愧不作則俯仰泰然心體常樂孔顏樂處豈外

是乎

葬必擇地孝子之心但所謂擇地者原為安親之靈非以親邀福

也論地理者動曰發富發貴最是惡語

功名與富貴不同立功立名亦非易事然不如先立乎其大者自

無能奪

心一則天可通

柔者私之府惟剛足以勝私

至靜則百擾息

倫外無道外倫以言道非知道者也道外無人外道以言人非知

人者也

心○專○業○乃○精○志○定○心○彌○澄○

心○虛○則○能○容○眾○理○心○實○則○能○體○眾○理○

凡○有○纖○毫○計○功○之○心○即○務○外○也○君○子○盡○道○而○已○此○外○何○知○焉○

太○極○即○在○吾○心○

道○體○無○間○斷○心○體○亦○無○間○斷○心○體○即○道○體○也○學○貴○善○養○其○心○

人○宜○慎○其○所○與○所○與○者○善○自○可○漸○進○於○善○所○與○者○不○善○亦○將○漸○染○

於○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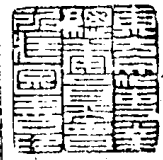
賈志約言

卷三

直

心○以○收○而○常○醒○神○以○悚○而○倍○凝○思○以○睿○而○善○入○志○以○立○而○克○定○

賈志約言卷之三終



賈志約言卷之四

內鄉王滌心子潔著

惟○一○先○以○惟○精○篤○行○先○以○學○問○思○辨○約○禮○先○以○博○學○不○見○其○進○如○

何○能○行○欲○躬○行○在○先○致○其○知○格○物○窮○理○必○至○豁然貫通乃為真

知

周○茂○叔○每○令○人○尋○孔○顏○樂○處○此○傳○心○秘○語○樂○即○在○子○臣○弟○友○視○聽○

言○動○中○細○心○檢○點○隨○時○遷○改○正○尋○樂○真○精○神○從○此○著○力○則○不○愧○

不○忤○此○心○自○樂○若○踏○空○便○無○可○樂○矣○

一○副○癩○骨○何○時○能○振○作○起○來○一○箇○俗○心○何○時○能○掃○除○淨○盡○必○凝○神○

賈志約言

卷四

壹○志○注○定○天○命○時○覺○有○上○帝○我○臨○此○身○方○可○自○立○

或○言○纔○有○私○意○便○不○得○直○截○余○謂○惟○不○以○直○養○故○有○私○意○人○之○生○

也○直○直○則○人○不○直○則○非○人○

言○有○輕○發○尤○即○隨○之○縱○無○尤○之○者○發○言○亦○無○容○輕○况○必○招○尤○乎○

常○見○已○過○則○心○虛○心○虛○方○能○內○自○訟○宜○思○如○何○始○能○見○過○

戒○懼○祇○使○心○常○在○這○裏○惺○惺○不○昧○張○子○息○養○瞬○存○即○是○學○也○

遏○私○必○尋○私○所○由○起○就○其○起○處○將○根○截○斷○庶○易○為○力○

學○當○先○辨○義○利○同○做○一○事○有○為○義○者○有○為○利○者○要○在○自○家○心○頭○上○

按○實○體○察○必○與○義○偕○行○方○為○辨○義○之○精○



誰無是非之心。爲物所蔽。此心便昏。朱子謂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謂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舊見不去。何能不爲物塞。自責則地平。天成。君子惟不見人。有不是處。所以三自反。向難克之。私克之。難克者。能克將無不可克者矣。此中少不得逆力。所謂逆力者。仍祇至一無適念。念過人欲存天理。無使此心稍昏耳。

顧。認。明。命。與。鳥。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會。得。此。理。可。與。言。學。做事要直來直往。不宜有絲毫委曲。

責志約言 卷四

日用飲食。咸有一定之則。不違其則。此心始安。

每日每事。此中無纖毫私曲。方是以直養。

或云利欲萌動時。含糊按下。是謂姑息。養好。余謂天良不出頭。作

主私欲。亦按他不下。勉強制伏。私根仍在。何益之有。須正本清

源。將萌動時。不得含糊。未萌動時。尤當戒懼。

昏禮爲人道之始。缺禮則非近世不講久矣。讀書人若亦冒昧做

去。誰復知禮。

禮節有絲毫疎忽。卽疚心處。心雖無他。而儀文未嫻。亦照管不到。

私欲未能斬盡。不肯斬盡耳。陷溺日深。心所甘者在此。縱有時知

非而愛莫能割。可哀也。夫惟君子拔去私根。上蔡謂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竊思欲根何在。如何洗法。仔細想來。仍祇是扶起天良。欲根自潛消。大學戒懼慎獨。是扶天良法。曾子戰戰兢兢。如臨如履。常思扶此天良也。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亦祇欲扶此天良。李延平云。人欲起時。就此事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脫落。而後已。此亦遏欲之法。要之祇肯真切用功。天良自不難扶。欲根自可洗淨。

聖賢所以異於人者。祇一片真心。足以動人。

責志約言 卷四

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乞召對。面陳所學。後數年。近臣屢薦。卽自

謂學不足。不願仕也。古人用功。日有進境。卽此可見。漆雕子吾

斯之未能信。聖人悅之。若伊川者。殆庶幾焉。

遇氣穢太盛之人。不妨避之。避之不得。惟謙恭以待之。

曾點言志。雖爲聖人所許。然初學。要以戒懼慎獨入。曾點未嘗不

戒懼慎獨。祇所言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時。初學未能如

是。而徒襲其跡。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彥明力守伊川之學。入待講而不變。伊川前云。不失其正者。尹氏

子。可謂知人。

上蔡初從明道學。明道云。賢輩在此相從。祇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竊思學者用功。真是多學些話。說多添些見識。至於腳踏實地。真箇去行。恐未能然也。明道此語。直說破學人病痛。

真性流露時。正好驗天地之心。惟貴常擴充耳。

知責人而不知自責。卽天下不自愛之人。卽天下至昏愚之人。苟知其不自愛。未有不轉而自責也。苟知其至昏愚。亦未有不刻以自責而仍責人也。

用情不偏。必有定性之功。不然。偏之爲害多矣。

責志約言 卷四

四

慎言頗不容易。一語本不當說。不知不覺又說出去。及至悔恨。亦已晚矣。心存者。斷不如是。

見道親切。此中方實有所得。若毫無真得。縱說出幾句道理。亦隔靴爬痒。

朱子謂性卽理也。在事喚做理。在心喚做性。數語最明爽。

好與富人往來。其人必不能食貧。好與貴人周旋。其人必不能居賤。惟內重外輕者。能絕此好。

照應不到處。便留缺陷。咎盡在己。君子自責而已。與人相接。要識得理。還要曉得情。不合人情。卽非天理。然天理外。

亦別無人情。

凡事虧自己無妨。虧他人便行不去。不欲勿施。聖賢心法在此。不著疼癢。卽心不在焉。鴿鶻突。遇事不知深思。如何應事。君子隨在痛自鞭策。不能鞭醒此心。便覺行尸走肉。可恥莫甚。凡事設身處地。一想便無許多話說。

無論所接何人。俱以實心待之。己心先安。

家庭何以無間言。日用何以悉當理。必積誠感動。相時布置。著實。勸出欺慳根子。好惡一本天性。方可動人。方能應事。

少戰兢惕厲之心。便易走入放狂一路。堯欽舜恭。自克聖人。無不。

責志約言 卷四

五

小心謹慎。

臨事未能深思。一動便錯。要之。仍是未事之先。不能操存此心。此心常存。自能研幾。自能以深心處事。

心有至。則我大而物小。我重而物輕。何至爲物所役。至一無適心。便有至。

所見者小心。隨在爲私蔽。如何能定明德。新民。止至善。所學者大。所見者自大。

是箇人都有羞惡之心。人而無恥。便不是人。要因恥心發現處。擴充勿失。

凡事要自心作。至因人言轉移如何辦事。然此中亦須審慎。自心不明。任己尤不可。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工夫要緊在此。然非中有至者不能。

溫故功無容間。不溫則前所知者亦將不知。前所能者亦將不能。論語開首即言時習。志學者知之。

凡事非提起精神去辦。便處處都留缺陷。須自策。

瞞得人。瞞不得心。日間所為。或是或非。心都曉得。此念之發。或邪或正。心亦曉得。惟以心為嚴。師庶過可寡矣。

實志約言

卷四

木

略有破綻。對人便面赤。此天性流露處。徒面赤而不改。祇緣未能擴充。

不作欺心事。不出欺心言。不發欺心念。認理真隨在。自有定見。信道篤隨在。自有定守。

天良不出頭。作主便渾是麻木不仁之人。天良果用事。必能著實。改過著實遷善。

行歹事。則心中慚懼。可見人宜以禮義自處。心定身便占得。住身端心中愈謹嚴。

禮文原不可少。但必實有愛敬之心。貫乎其中。方非虛禮。文世人

徒尚禮文。施者受者。惟以是為重。其心真不可問。

忌人之長。喜人之短。是甚廢心腸。他人所能。己亦可能。何必忌他人所不能。己未必能。何必喜。惟君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

射者必認真正鵠所在。發矢然後可中。學者必認真道理所在。發念然後可誠。稍涉恍惚。一毫千里矣。

用情太過。與用情不及。其失中一也。須治心以防情。

天地間道理。取之不盡。而取之亦因乎人。精力多者。所取亦多。精力少者。所取亦少。

私心所以克不盡。祇緣本心不存。本心存。私心自潛消。

實志約言

卷四

七

仔細檢點。覺我輩所欠者。任道之勇氣。則前進也易。

天即理也。具天正是畏理。此理從吾身體貼出來。說去自覺親切。

一言一行。必有益於世道人心。方是我輩本性。徒隨俗俯仰。與世浮沈。世道人心。將日壞矣。

人能率性而行。不失初心。縱死於刀鋸。死於鼎鑊。而剛方正直之氣。仁義忠信之心。自不可磨滅。若瞞心昧己。惟為身家計。縱得正寢善終。其人亦不足取。

一草一木。皆能自立於天地間。特有真氣也。善觀物者。隨在見生。

生之實理

心中如神龍變化天馬行空方脫然無累若靠壁倚牆便不免有

滯處

仔細體認乃阻嚼出真味仔細檢點乃陶鑄出真品

祇求心與理浹洽便是務本若為功名而費財務外矣

厭煩之心最足廢事欲深造先將此心磨盡

不能違小人必不能親君子理欲不並立也

口中認過不如心中認過心中認過不改則其心不安口中認過

猶未必能改

黃志約言

卷四

八

理在天地間是至公處世且將權我放在一邊祇論理理所不

合當苦口以辨之不可含糊了過

不說戲話足以正心亦足以化人

未至磨不磷涅不緇須不善不入以子路為法

人處天地之中當思所以不愧為人所以配天配地時時不忘

人字其自待方能不苟

人能絕非分之想則心中常樂自斬去葛藤

心有所倚而後存其心之不存者多矣惟心無所倚之時能定其

心不使心稍馳始可言存心

目有所注心即隨之欲嚴密此心先須防目

會三省顏四勿是治心治身之要須時以自警

震驚時能鎮定則心中明亮乃可不失己

未接物時心中極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到接物時自能不為

物惑不為物屈

過私如猝遇強敵盡力向前不勝誓不肯休私自不得乘間而入

為子一刻不可忘父母常思父母所教我者與父母愛我之心則

時時皆性天所存心自可正

不可但守故吾須日日有新得

黃志約言

卷四

九

萬理一原若一事之理知得透徹更無纖毫蒙蔽自可逐類求通

任世人毀我譽我此心總不動纔見至一工夫然亦當因毀自省

因譽思副

聖人從容中道所為自無非義學者義未能合宜真心窮究時求

精義真心體驗時求徒義

格物窮理須先明人倫父子有親要思父子所以當有親君臣有

義要思君臣所以當有義且親義必如何方到恰好處理會得

十分透徹始好著力

理是箇渾淪底氣即包在其中本無始無終無先無後須臾不相

離者也。然推論原本氣畢，竟見理所生。故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心有偏注，即病也。惟心專注於道，自無病。故人貴正用其心。

易之為書，變動不居，卦與卦異，爻與爻異。其道千變萬化，不外陰陽。所以陰陽祇一太極。

陽既息，則陰必消。陰既息，則陽必消。陽消處，即陰消處。即陽非別有陰陽也。祇將周子太極圖詳細觀玩，自可了然。

問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發於性。孟子何以不言養性？曰：養性乃養氣實功。如所云直養無害，直即自反而縮之。

黃志約言 卷四 縮自反，所以常縮。非集義不能集義，即養性實功。集義以養性，則所行皆慊於心，無愧無怍。浩然之氣自生。

此箇道理，若稍有未信，必如濼雕子之篤志，乃為不安於小成。惟無欲者，能自得終日悶倦，不能清心寡欲也。

省身莫貴於思，不思自家底錯如何，知改。心無定在，不可一時不操。然所謂操者，不外敬以直內，非別有操法也。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二語最足警心。但理必先知之，然後能行。果深知順理裕，從欲危，豈有不求裕而甘於危乎？今人皆欲去危。

而終日與物欲相往來，總是知之不真。感於鬼神，是見理不明。子當孝，臣當忠，人人都曉得，然必深思，所以當孝，所以當忠，將纏綿固結之至性，提起方能實盡孝實盡忠。

問太極生陰生陽，陰陽既生，果向何去？且陰陽又何物？曰：祇一太極生陰生陽，陰陽仍在太極中，非能出太極外也。若謂陰陽之生，別有所去，是無氣無理之處，尙多成何太極。太極用所以行，祇因陽動太極體所以立，祇因陰靜陰陽亦不是箇物事。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黃志約言 卷四 常在性分上用功，無忘無助，乃可深造。

問天地以生生為心，緣何秋冬草木凋零，曰：草木雖凋零，而天地生生之心自在。所以冬去春來，草木依舊向榮。

所言之理，但求與經傳相合，仍是襲取須實從自家本心上體貼。出與本心合，便是理不與本心合，便非理。則見理親切，不必求合古人而自無不合。

時勢到無可如何時，惟宜安之。徒以是為憂，畢竟有甚益處。能全真實无妄之理，心中自空洞無物，且偶有所觸，從胸中發出，來並能各得其當。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黃志約言 卷四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黃志約言 卷四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仁義禮智信，即性之為性也。言性而外五常，必非知性者。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語最悚人心神存幾希為人存  
幾希為禽獸學者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果能三復此言則  
心驚膽落那復有私欲

君子所守者正每做一件事不求人知亦不畏人知小人所為者  
不正做件好事惟恐人不知做件不好事又惟恐人知

知功夫如何用尤患浮慕其名宜將名心打斷切實脩其在己方  
有進步處

少有所得易於自喜宜卑以自牧不可滿以招損  
不欺人猶易不欺心實難當於心所獨知處倍加警省

責志約言 卷四  
於易昏時責志於易惰時責氣於己所不及防處脩己於人所最  
易忽處觀人

心要謙虛量要寬大神要安定氣要深穩  
人人都有偏見不矯其偏反自以為是何時能有是處君子知此  
心易偏舍己從人縱有時確見為是亦不敢自是

時時過欲存理則心中剛果有剛果之心方可擔當天下事  
不向心頭鼓勵還能幹得甚事不在事上磨鍊亦將空守此心須  
以心為把柄以事為著落

且莫說人家不是先要自家處處都是成己為成物之本也

人聽我話要依理說人不聽我話亦要依理說理在即吾心在無  
容移易也

人患悔之心真能改悔自可近道  
為學不在多言要勉而行之出入起居無在不宜用功既有心為  
學自當處處檢點不使有纖微遺憾

剛果方能入道但剛果是屋漏工夫培養出不可誤認粗野為剛  
果

戲言戲動皆童心也童心不化能成甚人須一言一動都不敢輕  
隨時隨處常求全所以為人之理

責志約言 卷四  
以淡泊自甘雖極天下可嗜之物不能動心以德性為尊縱極人  
生難禁之私不能擾慮

從容應事而不失於緩急迫應事而不失於略中有至也  
易言敬以直內直字下得有力蓋能敬則內邊直上直下無纖毫  
委曲孟子言先立乎其大者立字亦下得有力將此心卓然豎  
立起來心立則能思能思則耳目之欲不得奪

果不計得失不計利害見道理可為誠心為之則日新不已功自  
無間若有所求於世然後為善所求既得必不復為  
心不能無思但思有邪有正必須正用其思

心不能無思但思有邪有正必須正用其思

惟誠能消偽。惟敬能勝邪。欲在身心上做功。離誠敬不得。

孟子言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人。同此心。同此理。聖人與我同類。

即聖人與我同心。心何不若人。須時時在心上省察。必真見得。

有不若人處。方能知惡。必真到那知惡時。方能思所以去之。

祇一正字。便可敵千邪。祇一公字。便可消厥私。

見理不明。必至認人欲為天理。當精以察之。不使有纖微疑似。

敬以直內。靜養也。義以方外。動義也。必日日自省。未直求直。己直。

益直。未方求方。己方益方。敬義夾持。乃為內外交相養也。

驚飛戾天。鷲不自知其戾天也。魚躍于淵。魚不自知其躍淵也。此。

黃志約言 卷四

皆氣機鼓盪使然。然氣機所以能鼓盪。則純是箇理。

問人心欲做這事。事纔能成。不知天地生物。亦是欲生一物。這一。

物纔生出。否曰天地無心。而化成若欲生一物。一物纔生。不足。

以為天地矣。曰聖人之心與天地同否。曰這卻是一樣。

君子我以職盡心。辦理方不癡厥君。親予我以身。小心脩治。方無。

忝所生。

不可徒效人智巧。祇要心在道理中。每遇一事。自有的實見識出。

來。蓋有真學問。乃做出真事業。

以心性感人人。未有不真服者。以威權嚇人人。縱服之。亦勉強一。

時故君子存心養性。

學與仕本非兩件。治國平天下。皆學中所有事。故民有未新。仍明。

明德有未至。今人仕則單言仕。不復講學。不知平生所學者果。

何用也。

人有梗化。要責己自治。思古人處此。何以人人皆化。我今處此。何。

以人有不化。如此則學有進益。人將自化。

讀書須句句字字。向自家身上想。如讀君子喻義章。要想我今所。

為者是緣義而起。是緣利而起。若謂我今為學。將以脩己一心。

全注在裏邊。即緣義而起。若謂我今為學。始可得名。一心全注。

黃志約言 卷四

在外邊。即緣利而起。讀見賢思齊章。要見我所接之人。皆可為。

師。如所接者賢。宜反躬自思。看我與賢一樣否。所接者不賢。宜。

反躬自省。看我與不賢一樣否。不與賢一樣。宜留心則效。必盡。

如所接之賢。而後己與不賢一樣。宜用力克治。必求異所接之。

不賢。而後己凡讀一書。俱照這樣讀去。何愁學問不長進。

至一無適。則內邊無邪曲之私。不期直而自直。所謂敬以直內也。

心中叫做理。

性者心之實理。言心不言性。易入空虛。天者性所從來。言性不言。

性者心之實理。言心不言性。易入空虛。天者性所從來。言性不言。

天不得純宗。

無論甚事來前自有天然處置不至昏惑乃微心定。

欲使義無不精宜時時存心程伯子云存久自明卽此意也。

壞念將起時覺得可恥便有轉機人但怕無恥耳有恥乃能邊絕。

壞念

畏天命仍是畏自己本心本心不昧常照鑒自己是非凡事瞞他。

不過原是可畏底。

滿之一字最害事口滿便爲人所恨心滿則所學日損古人慮以。

下人洵堪爲法。

黃志約言 卷四

老農頗識天時閱歷久也凡事都貴閱歷然須自己留心方隨在。

有省悟處

人倫日用間責於我躬者甚重宜著實去做不得支吾了事。

處天下事有宜柔者有宜剛者惟在自己相時審幾。

上蔡謂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竊謂養得氣不挫折命字方。

真信及猶有可動之心必其心尙有微幸未除也。

懲忿窒欲其要祇在思能正用其思則忿自懲欲自窒。

心之靈處卽道心其昏處乃人心也這點靈處至微至難得惟心。

存者有之蓋在天爲理在人爲性性者合心與理而言之也。

所具之理爲性則心之靈處乃所以循理非道心而何。

惟患心不醒耳心醒則一切習心慣病不難剪除。

心如何能不思慮祇敬以操之使思慮常正便得。

所見者小雖日與言大道迷亦難破惟君子讀書窮理開其心胸。

不肯濫交人卽以爲固要思自己果固否不肯多言人卽以爲拘。

要思自己果拘否持己貴嚴接人亦自有道明道先生終日端。

坐如泥塑人及其接人則純是一團和氣足徵所學。

人所謂精能不過者吾無取焉惟期明理定性安分守樸。

無不可爲學之人無不可爲學之地人非學無以成其爲人孰可。

黃志約言 卷四

不學勿論所處何地皆有應盡之分不學烏能隨分自盡人毋。

得以年老廢學毋得以窮困廢學要知一息尙存不敢稍懈所。

處愈艱愈益振奮。

許文正公自治誠切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真可師也。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語當時體之人爲私意所蔽方變小徑且。

所見既小則心之所注身之所赴總不出小利如何能幹辦大。

事君子則放開眼孔大著心胸不蔽於近不囿於小。

完養身心須使純粹如精金方免尤悔勿稍留破綻致人有瑕可。

摘。

擇交的是要道人未有不須友而成然有益友卽有損友益友少損友多訂交時慎之

君子亦爲之而已矣不欲言亦無須言也多言而不能行可恥卽

寡言而未能盡行亦可恥

心爲名利所蔽雖本來正大光明肯擴充者誰諺云人須要割愛

愛如何肯割須時時扶起天良以很割之

人有疑於己必予人以可疑之隙故君子謹幾

人莫知其子之惡吾謂卽知子惡者終亦多歸於不知何也中有所蔽而不能自克也

責志約言 卷四

六

逆耳之言多是良藥人每不愛聽無怪有病難醫也

無心過難無口過亦不易心定則出言方有檢點也

仁者愛人有不可愛者不愛正所以愛之

菽粟之味其味自永布帛之文其文日煥是以君子爲學功必切

於日用篤於倫理

一念之發亦足動天地感鬼神莫謂隱微可忽也

人既悔過卽當寬以待之爲人存體面則人皆可自新

欲知人先看其人之志志所向者道德縱偶有不檢自是君子一

路人志所向者富貴卽外面裝飾其心卒成爲小人

家庭間逞不得氣爭氣者皆忘其爲一本也要相讓不得挾嫌

用人而人不爲所用誠不足動人也但宜自責

骨肉間須十分親愛不蓄私財常篤恩誼自能宜兄宜弟縱弟有

不馴倡之以身導之以義亦惟善全其親愛

楊園訓子云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亡况

其下乎讀此數語悚然人生在世詎可爲孤孤冷冷之人但君

子持己貴嚴不可矯情亦不得徇情惟聖人謂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庶可不失己亦不失人

學非誠實無可進步處程子云參也竟以魯得之

責志約言 卷四

九

高深甫謂心不撓則神不疲神不疲則氣不亂可知神昏氣惰皆

因心爲物撓所以物得撓者有欲故也無欲則剛剛則心常伸

於萬物之上

聖賢所以卓絕古今者祇在日用間著力舍是言學從說得高妙

吾不知也

家人俱公正無私則一家平康反是卽敗家之機

先儒謂隨境鍊心鍊字功夫極密極實

處紛華地獨能截然不動足徵靜定功夫

天理不外人情不達人情不知天理者也

心虛則無在不可取益勝心一起靈明頓滅可危可畏

應事貴明斷明則事之當為與否無不立知斷則當為之事即當

動風行以為之毫無遲延之事

用當其才則人皆可用惟看用之者何如耳

為人所移中無定主也須明理以定心

古禮有可行於今者正當努力勉行不得隨俗浮沈

此理要苦心鑽研方有入處顏子惟用仰鑽工夫故一得善誘即

欲罷不能卓立之堪親

真為學者腳踏實地切近用功不談元說妙亦不淺嘗輒止

責志約言 卷四

鞭辟向裏無一分願外心此真實學問

心專注一事此事之外俱忘可見學以專而精

事稍有成即生喜心祇是淺浮無伐善無施勞顏子之心何等深

沈默自檢點克治用力推開物我藩籬方見自家本來真面

刻刻有可遷之善刻刻有能改之過便是實功

所為之事不怕人不失己心自坦然

見人有過須自省有則改無加勉不得輕起菲薄心

此理淵深非凝斂心神痛加探討恐終不得其涯岸也凝斂要敬

居敬窮理祇一事要貫終身

聞人戲言更加收斂惟求此心不放

閑邪即所以存誠邪處明明白白但須擴充是非之心閑愈嚴密

存目純

反躬黜驗原來具足祇看此心醒不醒耳刻刻警策如對上帝方

是醒時

以放蕩為活動那復有是處君子惟小心謹慎

伯安謂敬即無事時義義即有事時敬道理原如此功夫亦原如

此

有務外心即輕已重人知自重者動必求諸己焉恐不能正己何

責志約言 卷四

至有願外心

心稍縱放醜態便百出盡心存心學無容緩

易生於數故象由數生占因象見要之不外扶陽抑陰不外懼以

終始其要无咎

敬因人異即拚著伎倆慎獨之君子勿論所接者何人祇知有敬

無動無靜俱有獨知獨知處刻苦自治是真切工夫是不了功夫

錯後輒悔後即不可復錯不忒過能有幾人然不可不勉

心胸宜開大踐履宜篤實

學貴深造自得淺嘗輒止如何能有心得終於糊塗而已

溫公爲有宋理學名臣而正色立朝實本正身以正家迄今讀其家規尙可令人興起誠顧不動人哉

瞻前顧後辦不得事然必見得明方守得定

既知事當如此做做去便是若因人有怨尤遂自改悔是自誣其初心也斷然不可

文至躬行乃愈真此語極切實不至躬行則文亦虛僞也

不謹言之人有謂口快心直其心無他不知既有口過必其心先受過未有靜定其心而言或輕發者

孔子言學之不講先以德之不脩可見惟脩德者乃可講學講學

黃志約言

卷四

三

正講其所脩之德講其德之所以脩也不脩德而講學講箇甚聞義徙不善改正脩德實事稍不如是則內省多疚魂夢難安豈不可愛且變不是空空去變不脩便真簡要脩不講便真簡要講不徙不改便真簡要徙要改古人所以異於今人者祇是著實做

居家總以從父母之命爲是命有不可從者此時正好幾諫溫公云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自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曲從

之說乃溫公創論其實仍是常理蓋不如是便非天理人情之至也

齊明盛服心身俱肅非禮不動所動又必以禮古人脩身之學何其嚴密

孟子以情善徵性善欲人於天良流露時察識而擴充也完乘茲之良是第一等學問

念念自覺刻刻自惕卽戒懼慎獨之學耐煩方可做得事成故有恒乃爲學之要必使此心純一精白無絲毫駁雜障蔽方有把握然此心如何便

黃志約言

卷四

三

純一精白其要不外一敬

虛心觀理方能擇善而從不自以爲是此心自虛

隨在皆道人日在道中而不思盡道自暴自棄是道不遠人而人

自遠於道也豈知朝聞夕可道原重於生乎

日用飲食中莫不有理隨在察識方隨在見道

予知自雄之心不去不但學無進益其心更滋障蔽心虛乃明也

道非強者不能體德非強者不能脩莊敬日強卽法天之學

起止坐卧不離中道乃能隨時處中亦必先識大中之理而擇無

不精乃可一以守之而服膺弗失

理道即在心目間。鸞飛魚躍。上下昭著。戒懼慎獨。方能深知此理。道祇宜切己力行。口頭經濟。終歸無用。

有一毫照管不到。便有欠闕。心所以皆嚴密也。

心如何便醒。程子謂整齊嚴肅。此心自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竊謂惟一故醒。

人所以可為堯舜者。惟因性善。有為者亦若是。惟性善。故有為。即。可若是也。自暴自棄。祇緣不識性。夫乍見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人誰不知此。即天良。惟擴充此心。乃可為堯舜。舉世茫茫。果誰為真知者。不能擴充。不肯擴充。皆由知性不真。

真志約言 卷四

語

一誠可消百偽。誠即聖傳心之要。故學貴存誠。

必專心致志。乃能進進不已。學無所獲。心不專志不致也。咎盡在。我何所歸罪。

凡事豫則立。無論何事。皆豫立其誠。方可寡過。此理必閱歷久。乃知之真。

朱子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見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察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問。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繙謂灼見義理。誠不易。寬乃不失拘滯。緊則直追入裏面。張子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寬其心也。極深。

研幾精義。入神寬中。有緊在。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乃看得義理出。

事至無可如何時。雖聖人亦無如何處。家處國一也。然人事宜盡。聖人必不坐觀成敗。

稍不決裂。即謂學有心得。非聖人望道未見之心。宜知顏子有若無實若虛。

由共見之地。省察至獨知之地。獨知而能謹。幾方為存誠之學。必在對天地質鬼神時。體勘心乃純一。學乃真切。祇令此心常醒。即戒懼之學。若急追求之。恐有助長之病。

真志約言 卷四

語

美物欲據為己。有偏有所好也。此私能斬除淨盡。方可言學。

知過不改。即為惡。吾人日在過中。宜思有過即改。天道福善禍淫。善即福。淫即禍。不必推計其感應。言感應者。為庸人言之也。

所為未能決斷。固因主心不定。亦因見道不明。真實為己。此學自無間斷之時。自怨豈為己者。

自以為是。終無進境。實心為學者。常見有未改之過。何敢自是。家人同居。則事無肯管。此皆私欲作祟。分居則人成精能。此亦私欲作祟。祇知有己。家中所以不相安。大公無私者。必不如是。

視人明視己闇。祇因自怨學宜刻苦自責。

反身體驗躬行實踐如此學方切實。

心收神定心力自覺倍增。

君子過即以爲過不自揜飾。雖過無傷於君子爲其能改過也。爲

其心本正大光明過乃其無心者也。

戒懼慎獨毫無間斷方能完至虛至靈之心體。

知有命在爲君子之心乃專爲君子之守乃定。

事有不可行者即截然勿行沾泥帶水徒生懊悔。

格致誠正之學不講還說甚學孰無身心意知清夜自問幾希俱

書志約言 卷四

存存省擴充是在不欺闇室之君子。

吾所得於天者光明昭徹原未嘗一時止息即大學所謂明德見

入井而怵惕蹴爾則乞人不屑皆明德之發擴之使無時不明

無在不明即大學所謂明明德邵堯夫一點分明可謂知學矣

此身本潔因染於習俗不克振刷所以古人每言自新之學誠能

日新又新爭自濯磨方爲切實自脩。

顧諟天之明命真有立見參前與見倚衡之意常自在之不外二

敬。

世人多愛便宜祇顧目前不知天理爲何獲罪於天恐所謂便宜

者亦消歸烏有。

慈訓嚴密心惟嚴密外私乃無由入內欲乃無由生。個訓武毅剛

武則不屈於物強毅則能貞於久。瑟備要皆自學脩而得。

居易俟命君子心中何等淡定行險微幸小人心常多憂戚。

理義悅心真猶絮絮悅口惟循理。義者深知之。

舜大孝武周達孝孝爲生人根本培植根本枝葉自茂不孝則根

本斷絕矣。

學貴專心致志方欲如此又欲如彼學必無成。

惟誠可以消僞天地鬼神不外一誠君子爲學亦祇本一誠。

書志約言 卷四

且晝不枯亡夜氣自足以存不枯亡則且晝之氣清明豈止有平

且之氣。

古人尊賢必先去讒遠色賤貨可知間人尊賢之心者讒爲第一

色次之貨次之自來誤人國家皆因讒口色與賢本爲敵惟婦

言是用必賊虐諫輔此亦必然之理貨不能輕豈能以賢爲重

賤貨正所以貴德。

袁氏采謂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

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何

譬如身有瘡癩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



此理則胸中泰然矣。陳榕門讀之云：寬懷而外，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忿恨激烈也。此說語甚平允。有家者皆當知之。

籌畫不到處多在事後省出。無怪一誤再誤也。惟向本源涵養。此

心庶可精明。臨事亦庶能詳審耳。

自己所見不廣。要人言以廣之。故心貴虛受。

應做之事。不到無可推諉時。終不肯做。是情也。做時不求詳細。仍

是情。惟居敬者無此病。

所念無愧於心。言時自覺氣壯。

責志約言 卷四

夫

藍田呂氏鄉約。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

曰患難相恤。惟平日所為實能深服鄉人之心。所以一鄉化之。

胥遵其約。亦千載盛事也。讀其約令人生奮。

孟子言仁者人也不仁。即非人求仁之功。烏可稱問。

道理原是布帛菽粟。於日用間求道。益知道切於人。

好惡不能無偏。祇緣中有私曲。無私則公公則好。惡自得。其正。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為仁之學。無片刻可緩也。

善得此心。光明正大。浩氣自充。塞兩間。

以責人者。責己則自責嚴矣。

儉則足用。儉則寡求。二語可作箴銘。以簡御繁。非中有至不能。

語云：識性可與同居。謂家人各有氣質之性。必識得各人之性。方

可免互相怨尤。方能和家人。此雖俚言。卻有至理。

誠不足動兄弟心。不足對妻孥。休言正己正人。

作事迂滯。是大病。然方寸要不可無。至有至則雖有時似迂滯。而

實非迂滯。

有不敢自是之心。學方有進。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過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聽言時能

責志約言 卷四

夫

如是乃真能克己者。

家庭間宜積誠感悟。相機調度。使門內有太和之氣。方得整齊。

不侮人。即不自侮。

隨時隨事。盡己之心。方可無愧怍。然非不愾獨者所能。

常存恥。不若人之心。何至終不若人。

問平素為惡之人。今欲來學。可收他否。曰：也須收他。曰：他慣於為

惡。教他有何益處。曰：他欲來學。即此一欲。便可與為善。

君子求諸己。惟求己於理。無欠闕。不必代人打算。

問省察與存養並重。何也。曰：喜怒哀樂未發。必存養。方能全天理。

之本然及其將發必省察方能過人欲於初起省仍省其所存也故存省並重曰朱子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全體功夫慎獨是又就緊切處加功夫何也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由睹聞戒慎恐懼至於不睹不聞功原無了期然獨知之地不謹恐靜時能存動時即不能存則將萌之人欲何由絕故必宜省察以謹其幾曰省察功夫在意之起頭處而朱子云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於念慮之始萌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於言動已見之後何也曰所謂省察者無時無在而不省察也念慮始萌固宜省察言行已著非省察亦不知其得失大學誠意正心

責志約言 卷四

脩身節節都有箇省察在內學者親身體驗當自知之

動靜語默此中都有箇禮在習禮者隨在合矩  
要以理勝人不可以氣勝人

誰弗讀經書祇視經書爲作文之資不知照樣行將去  
面前事都有箇道在面前事上理會即不違人以爲道  
人之語言兩三句便露出本相欲知人莫若靜聽人言  
人不怕有過祇怕無恥能有恥則愧悔奮發何至於有過  
須是窮理道理認得真所言所行始可算過若徒任意見則無往  
非錯矣

不爲浮言所動何等力量

要求箇是字不必與人同亦不必與人異

樂因境生其樂心不永聖賢之樂隨所處而無不在乃爲真樂

當動時心中能靜纔算靜若徒在靜處靜動處多擾矣如何能靜

言動皆原於道德錯誤可免言動各任其氣質破綻必多

學有綱領有節目識得綱領然後可尋節目

月蔽於雲雲去則月自明心蔽於欲欲去則心自清

常教此心在道理中心自無私

理足則詞自充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不求心得而徒求於詞無

責志約言 卷四

怪其詞不達意

天者何理是也吾人日用動靜語默間自有天在若徒向空中尋

天是不知天者也

天下之理真知之斷未有不能行者亦惟既行所知乃益親切此

知行相須也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不善

能變化氣質氣質之性亦有善無惡矣

夢之善惡胥視所志志在道德夢中亦有責己心腸志在名利夢

中亦有求人心腸心之所之真不可不慎也

問上蔡云。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何也。曰。卽如今日在此處講學。爾我精神。都百倍於尋常。此卽浩然之氣。此氣不是勉強底。俱是從義理之性中發出。

麥熟薦麥。穀熟薦穀。果熟薦果。菜熟薦菜。以及每日所食。必先薦。然後嘗。事死如事生也。

氣不自行。必有理以爲之主宰。故氣所在。卽理所在。

養生送死。皆不可輕。孟子獨謂送死爲大事。何也。蓋養生是人道之常。送死乃人道之變。養生一時有未到。異日尙可補之。送死一時有未到。異日雖欲補之。不可得矣。禮記中喪大記喪小記。

三年問等篇。皆教人以送死之道也。近世讀者多略此數篇。夫三日而殮。附於身者有未慎。卽不可爲人子。三月而葬。附於棺者有未慎。亦不可爲人子。此理何可不預先講求。

黃志約言 卷四

事

問大學以格致爲先。固無可疑。但如朱子所言。豁然貫通。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則幾乎聖人矣。此時豈復有意末誠心未正乎。曰。聖門工夫。原是知行並進。非到豁然貫通時。然後去誠意也。但序不可亂。專論其序。則雖豁然貫通。亦祇可謂知。不可謂行。

問意者心所發。意誠則心自正。意誠後何以必須正心。曰。天下固

有意誠而心未正者。蓋意誠則所發之念皆實。但實其心於好或溺所好。實其心於惡或溺所惡。心之用不得其正矣。如行路者。雖在正路上走。然卻倚於一邊。亦不得乎中。故意誠後必用正心工夫。

性之本體無動無靜。學者非自己體貼出。終不曉得。

大孝尊親。親沒而作佛事。是以親爲有罪之親。非尊親之道也。

內省不疚。時時內省。始能不疚。

學者何學道也。道惟聖人能明。亦惟聖人能行。學道者須以聖人爲己任。

黃志約言 卷四

事

人至平且將醒時。心多在腔子裏。果能由此存心。存之又存。至於終日之間。無時不存。庶本心不失。

說一句要做。一句做去。不容易。說去如何容易。

小人所恃者勢力。君子所恃者理義。小人明知有理。偏不與人論理。君子卽有十分理。猶恐有不合理。

視小人如蛇蝎。乃惡惡之心。然君子所以處小人不惡。而嚴若激成禍端。咎豈盡在小人。

順理則裕。君子不矜才。不恃智。祇求心與理相浹。身與理相安。

莫非命也。惟宜安命而已。然委心任運。亦不可當知。妖壽不貳。猶

莫非命也。惟宜安命而已。然委心任運。亦不可當知。妖壽不貳。猶

莫非命也。惟宜安命而已。然委心任運。亦不可當知。妖壽不貳。猶

莫非命也。惟宜安命而已。然委心任運。亦不可當知。妖壽不貳。猶

身○以○俟○乃○君○子○所○以○立○命○

學○貴○復○性○造○到○神○聖○地○位○亦○不○外○能○復○其○性○

異○學○求○道○於○高○遠○儒○學○見○道○於○卑○近○日○用○云○為○應○事○接○物○俱○有○道○  
在○能○於○日○用○間○盡○道○方○為○吾○儒○之○學○

教○小○兒○先○教○以○恪○恭○乘○其○天○性○未○漓○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

日○日○導○之○日○漸○月○摩○是○善○植○其○可○聖○可○賢○之○基○

克○明○峻○德○脩○身○也○親○睦○九○族○齊○家○也○平○章○百○姓○治○國○也○協○和○萬○邦○

平○天○下○也○而○皆○本○明○德○故○脩○己○為○治○人○之○本○

君○子○用○事○小○人○便○退○處○小○人○用○事○君○子○便○退○處○邪○正○不○並○立○也○

讀○志○約○言 卷○四

求○利○者○惟○知○有○利○故○得○利○則○喜○求○名○者○惟○知○有○名○故○得○名○則○喜○求○

道○者○惟○知○有○道○故○得○道○則○喜○

亦○子○之○心○祇○是○箇○誠○無○偽○無○間○即○天○地○之○心○人○能○輝○全○此○心○便○是○

聖○人○不○能○全○此○心○能○用○功○以○復○之○亦○是○賢○人○惟○聽○此○心○之○喪○失○

斯○為○下○愚○

於○春○夏○見○天○地○之○仁○於○秋○冬○見○天○地○之○義○人○能○仁○義○兼○盡○則○人○亦○

天○地○

事○親○者○當○曲○體○親○心○親○心○安○子○心○始○安○

不○可○徒○恃○意○見○恃○意○見○則○縱○有○所○得○亦○必○有○偏○惟○考○於○古○徵○於○今○

質○於○人○會○於○心○使○所○見○者○與○聖○賢○之○道○無○不○相○合○方○得○

見○其○過○而○內○自○訟○寡○過○要○訣○蓋○訟○者○皆○欲○勝○人○自○訟○則○惟○求○勝○己○

己○的○私○欲○便○是○己○的○對○頭○必○用○十○分○心○力○省○察○之○微○創○之○將○道○

私○欲○克○盡○方○肯○休○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本○塞○乎○天○地○之○間○但○不○直○養○則○氣○之○在○我○者○

假○直○養○無○害○目○前○實○功○目○前○要○務○

心○中○貴○光○明○磊○落○然○光○明○磊○落○實○自○詳○細○檢○察○而○得○

處○處○留○心○最○好○但○學○者○須○見○得○大○看○得○遠○纔○不○失○於○瑣○碎○

曉○得○自○家○心○放○便○是○放○心○已○收○要○常○曉○得○不○可○含○混○

讀○志○約○言 卷○四

義○譬○如○樹○根○浩○然○之○氣○譬○如○枝○幹○根○不○立○枝○葉○無○由○生○義○不○集○浩○

然○之○氣○亦○無○由○生○

不○知○得○如○何○能○行○既○知○得○還○要○能○行○非○一○知○便○了○

論○語○首○言○學○學○是○學○箇○甚○此○學○認○得○真○然○後○可○言○時○習○

欲○窮○理○先○窮○究○如○何○是○誠○正○脩○如○何○是○齊○治○平○何○以○必○須○如○此○不○

如○此○何○以○不○好○一○講○求○方○為○切○已○用○功○

必○推○古○人○之○意○以○觀○古○人○之○書○乃○能○默○契○其○微○若○參○以○私○見○縱○有○

所○得○亦○非○古○人○真○精○蘊○矣○

惡○莫○莫○不○欲○聞○惡○聲○耳○不○欲○聽○獨○惡○念○常○留○心○中○心○為○身○主○如○何○

使五官百骸

人同此性。堯舜祇能復其性。所以人可為堯舜。

黃河之水。其源甚遠。故渾灑無際。君子之言。其理甚醇。故古今不

易。

君子思不出其位。認真其位。在何處。心方入乎位之中。

禮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準情酌理。得先王制禮之意。可矣。

舜所以為大舜者。惟終身慕父母。

獨處之時。事事可令人見。即真君子。

世人動謂吾何能為。吾何敢與聖賢比。此即自暴自棄。處人同此

書志約言 卷四

心心同此理。有為者亦若是。禍恐人不用力耳。果能愧悔奮

發。不畏難。苟安不徇外。為人无妄。無息何境。不能到何詣。不能

臻。

中庸果能此道。果字有萬夫莫當之勇。

讀書所以存心。不用心不曉得。亦不記得。用心則此心時時與理

相依。有不存者鮮矣。

食貧而能無求於人。居賤而能忘人之勢。君子也。

人不可一日無事。無事則心無管攝。不定放蕩。到那裏去。君子必

有事焉。戰戰兢兢。常恐一時稍懈。何至放心。

世無知己。以天地為知己。世無良朋。以古人為良朋。如此作想。則

隨在不孤。

處世惟求自問。無愧若恐人說不好。曲意徇人。其心便不可問。

人責責已自脩。徒欲因人成事。此等人於世何益。

敬則勤。勤則庶務脩理。肆則惰。惰則庶務廢。廢學惟知有敬可矣。

欲治自家病痛。先須從慣病處下手。

終日點檢身心。方可無大錯。

怕得罪人是君子所恥。君子交以道。接以禮。本不會得罪人。何至

怕得罪人。

書志約言 卷四

為天地惜物。亦收心之一端。若以不惜鉅費為濶心。還能收否。

本分二字最好。天下之人各安本分。則天下太平。

在裏面做工夫。外面自檢束。若徒脩飾外面。其中可知。

祥殃由於天。貴賤由於人。善惡由於己。君子惟責己。時時不敢自

恕。至於在天在人。全不計較。

行正事。正人便與之友。行邪事。邪人便與之友。以類相聚也。

他人有不好處。與己何干。一開口便笑話人。殊覺自形淺薄。君子

祇將自己不好處。速速改去。不暇責人。

好說戲話者。說一句話。舉自顧人。但怕人無笑色。此心還能嚴密。

否○惟○君○子○口○無○戲○言○心○存○故○也○

與○正○人○接○則○敬○心○自○生○與○邪○人○接○則○肆○心○易○起○欲○居○敬○先○要○慎○於○接○人○

心○所○至○者○一○則○內○面○謹○嚴○外○邪○自○不○得○入○

好○勝○之○心○不○去○不○可○與○為○學○惟○自○勝○纔○是○

建○侯○行○師○以○得○人○和○為○本○順○理○以○動○乃○所○以○得○人○和○處○

易○乾○六○爻○龍○祇○一○龍○其○掀○天○揭○地○事○業○無○非○由○潛○中○做○起○閭○脩○之○

學○真○無○片○刻○可○寬○

言○易○行○難○惟○體○道○義○於○身○心○方○歸○實○地○

黃志約言 卷四

美

君○子○以○振○民○育○德○育○德○為○振○民○之○本○育○字○中○有○勿○忘○勿○助○意○

研○幾○之○學○真○未○易○言○非○息○養○瞬○存○使○此○心○常○醒○恐○無○幾○之○可○研○矣○

此○功○至○密○必○動○亦○定○亦○定○方○可○語○此○

良○知○良○能○刻○刻○擴○充○是○切○實○功○夫○

或○言○克○制○太○過○反○傷○煦○和○之○氣○自○驗○有○不○及○無○太○過○克○制○之○功○刻○

不○容○緩○所○謂○太○過○者○必○功○有○誤○用○也○

知○足○常○樂○自○尋○懊○悔○感○之○甚○者○也○

處○拂○逆○事○學○君○子○三○自○反○心○方○平○穩○

當○事○遺○忘○既○事○追○悔○心○不○嚴○密○也○嚴○密○此○心○自○能○慮○事○精○詳○自○能○

事○過○不○留○

處○事○斟○酌○合○義○即○窮○理○實○際○有○一○事○未○能○得○宜○不○可○謂○窮○理○

強○人○以○所○不○願○是○未○能○易○地○以○思○還○須○責○己○

不○遷○怒○不○貳○過○正○顏○子○之○好○學○細○檢○自○身○愈○知○不○遷○不○貳○為○真○學○

力○顏○子○克○己○之○功○於○此○益○見○

有○乾○乾○不○息○精○神○乃○能○見○善○必○遷○有○過○必○改○

自○家○心○真○瞞○昧○不○得○以○心○為○嚴○師○尤○勝○左○箴○右○銘○須○是○扶○此○心○作○

學○原○於○思○當○下○所○應○思○者○誠○而○已○刻○刻○思○誠○自○求○盡○分○

黃志約言 卷四

美

事○不○合○理○即○宜○反○覆○推○勘○病○根○扶○起○天○良○鑒○察○方○可○即○事○即○理○合○

糊○認○過○無○濟○於○事○

言○時○不○為○行○計○言○他○做○甚○君○子○恥○言○過○行○古○者○言○之○不○出○心○中○何○

等○嚴○密○

事○雖○紛○至○不○敢○以○輕○易○重○知○事○之○重○大○者○而○先○為○之○重○所○當○重○必○

輕○所○當○輕○

進○退○以○禮○此○心○自○安○禮○足○制○心○進○退○能○協○禮○自○可○得○心○所○安○

誠○不○足○以○感○人○莫○徒○責○人○不○誠○至○誠○未○有○不○動○者○惟○貴○誠○至○

打○不○破○物○我○藩○籬○便○不○是○學○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者○欲○立○立○

人欲達達人。不欲勿施。終身可行者。惟此詳味論語一書。足徵古人著力處。

損人利己。心尚除不盡。說甚公正。公則無私。正則無邪。語皆損人利己。

庸言信庸行。謹即誠。不信不謹。處即邪。閑邪正。所以存誠。

自己要有真見解。不得因人為轉移。

見得人皆我師。便隨在警醒。然非無我不能。

欲得惺惺了。了天理無一息間斷。惟以敬為主。知間斷即接續耐。

煩書實如斯而已。

實志約言 卷四

學

為治祇在得人。不在變法。此理真不可易。

已見為害甚大。除卻亦甚難。須時時窮理。明則已見。自化。

學最忌泥古不化。拘泥處能精克之。方可學古。有獲方益。能好古。

敏求。

腹誹是大病。是非之心不可無。腹誹之心不可有。

認不得至腦難言。持之以恒。不但無恒。即當下祇是東捉西摸。毫。

無把握。

天真時有流露處。要緊祇在擴充。莫自棄也。

不學無術。真是到處隔礙。學如何一時已得。

不敢作一欺心語。不肯做一浼身事。惟慎獨無間者。能臻斯境。一點真知。燭照無遺。如何能瞞得他。慊則自快。欺則自餒。毫髮不爽。莫謂微處可忽也。

隨便二字。身心之賊也。自暴自棄。病根祇在此。

情意沾戀處。即私意隱伏。要深省而力克之。

此心有愧。夢寐中亦多不安。惟慎獨者。能安其心。

真心不透。露如何能將人欲消除淨盡。要得透露必背地用一番。

苦工夫。

時刻問得心過。然不容易。祇要刻刻自問。

實志約言 卷四

學

如何能一力貫注。全在痛自鞭撻。不要等待。勿容寬恕。

應酬間。何由恰好。惟不忘誠敬而已。

痛加整理一番。方可湛然無欲。不至徒貽後悔。

當下有過端。當下便改。方為真勇。又須推勘過之來處。改自較易。

把捉便非。居敬居敬。自不把捉。勿忘勿助。恰好分際。在善學者自。

領之。先儒謂工夫。祇必有事。竊思必字中有日新。又新意有不。

拘。不放棄本。正當工夫。錯用者。緣錯會耳。

切實為己。自強不息。將迎病自可消除。

順口應人者。祇是無心。一追究其實。則無可應矣。

不能拔本塞源左支右吾有何裨益時刻整頓惟在本源上着力則中有把握學得至勝矣

祭如在誠至也稍有未誠則精神恍惚祖考之精神何以來格不能言非病也言而無實乃為心病學何可不存誠

即當言者亦宜審慎言不擇地言不擇人豈為慎言

罰所當罰亦賞所當賞庶心方知激勵有過必罰有功不賞庶畔

親離矣

心為靈氣結成存心養心乃可不失其靈

義利之介祇爭毫釐辨之不精差之毫釐必謬以千里

責志約言

卷四

聖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取與之際何等謹嚴今人祇見可以取

即取之矣並不思可以無取之理欺人也實欺心也此念宜誅

無容輕縱

到得自心過不去時候即是理所當為理得則心安不安難言

理得也

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敢欺片言折獄千秋子路

民不知禮乃上教之無素惟宜自責

為民謀身心性命德澤始深入於民民真被福何有梗化者小民

難保小民不可欺也

孟子為時君言政總以民事為重民為邦本聖賢惟在根本處培植也

言事者動輒得咎亦其立言原不得體人君未有不愛善言者納

約自庸何咎之有至於面折廷諍殺身成仁乃國家偶然之不幸非常也

幸非常也

天下事權自我操者我可自主若必經數人之手縱事實可為而

多所阻撓何能有濟然亦祇貴理足理足自可折服眾心

事以豫而能立臨時急遽雖勞而事難就理

真知此心無對始能存心養心不放心

責志約言

卷四

聖

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有關天經地義之大為綱常名教所繫

然非知止何能得止先儒謂知止是真機乃閱歷語

人各有身人各宜省莫徒以省身歸會子

當為之事本不難為祇有一段真精神貫注於其中事自無不可

成

理財用人平天下者亦不外是惟宜正本清源先明明德

真為學者但學先輩之長不計先輩之短若祇見先輩之短好為

談論必非實心為學者

道從悟時見見乃親切致力久始能悟



忘卻自己所爲何事。是麻木不仁。認不眞自己。仍是麻木爲己之君子。識得自己眞面。其學自益精進。

規勸不擇人而施。祇是浮動。

明。是知得不肯實做。有病根在。拔不去。終無益。須自省病根所在。實是自克。

察於存亡消長之幾。非見道分明者不能。集義乃培養實功。不僅然。養爲培養也。刻刻培養。不令懈怠。心頭

自漸有力。

不可重外輕內。極宜向裏面洗刷。

責志約言 卷四

處事鎮定。此心相時審幾。方可言精到。

或謂問得心過。亦有靠不住時。竊思有靠不住時。仍未能時時問得心過。須自問須有恒。

不必言而言。亦是心馳。心存言自寡。

隨在求此心。無愧不負己。自不負人。

祇要討箇心安。心安則理得。

宜奮起精神。直做向前。稍形退縮。卽自棄。

事之曲折。未能盡悉。心不鎮定也。大學格致誠正。中庸戒懼慎獨。無非欲人凝定此心。凝定則詳審自能慮矣。

原缺第四十五葉

無要緊之思。驅之復來。豈心能專一之學。

朋友之益。眞是無窮。古人所以重交也。宜思何以不負己。不負友。

張子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必能如此。人字分量。方無虧欠。其用功下手處。則不外慎獨。

循分自盡。分所當爲。乃能鼓舞奮發。以爲之要。知循分卽循理。分

不可越。卽理不可越。

心本有知養之便。得刻刻養。眞知自卓。然不復昏蔽。

程子謂渾然與物同體。是仁字體段。纔一省存便覺生意滿腔。不

可遏止。須刻刻接續去。

責志約言 卷四

遇事思慎。不敢將以輕忽。慮方詳密。

思不出其位。思乃深。至此中有精。心果力在。

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體之信然。此心三頭

兩緒。本明者反爲所汨。不能寡欲。心不專一。何由致知。

將天君扶立起來。則中有定。主視聽言動。無非天君統攝。自無不

由禮者。

心機不活。都是滯境。參透道理。存養心性。天理隨在活潑。心機亦

隨在活潑。道理須看得通用。功卻要擇當下要緊者用。

每聞簡編輒覺益我性靈讀書窮理之功何可少也  
須是一鼓作氣與強敵力戰一番硬要將他剪除淨盡如此始有  
濟自驗為學亦當如此

戒慎恐懼惟從性天流出者為真休於禍福利害而戒懼是有所  
為而為矣

研幾之學要於幾之未動研之心在幾先始能研幾此中消息非  
志切氣定未足語此

能自信乃堪共信自信與否祇有自己曉得他人不及知也即密  
友亦不能覺也所以慎獨為貴

讀志約言 卷四

學

防戲動於未動之先方喫得任力若已動則不可追矣  
孟子言持其志持與把捉不同勿忘勿助即持志工夫  
誠敬真精神實能貫乎動靜始可言無終食違仁

拔菜植桑人始以為苦而終享其利足徵不貪為竊亦足徵所慮  
宜遠

須將全副精神收向裏面此心始能穩密  
有心得方能自道甘苦捨人牙慧真是影響

學以勤而進不肯振奮講甚學  
不見有過焉能改過要密自省察

天人相與之際絲毫爽不惟慎獨者知之  
不遠復祇因此心惺惺不昧纔動念即知纔知即消除故君子明  
理定心

思理未能周至心弗沈細也沈細則深入乎理無理不精  
集眾人之知以為知而無自滿之心此心方漸盛通然眾說不一

非一己先有把握則取擇亦自不易  
集義即以直養此中容不得一毫私意古人戒欺求慊工夫正在  
集義上著力

隨事存心不得苟且勿許含糊方為執事敬慮事有絲毫不到皆  
是不敬

讀志約言 卷四

學

性靈中一點真知瞞昧不得欺慊當下立判宜思何以屋漏不愧  
沮溺丈人之言頗傲而子路接之甚恭子路楚語之純涵養之深  
於此可見古人用功祇求變化氣質吾儕宜何如自勵

見紛華靡麗而悅內輕外自重也果知專功於內自不繫情於外  
心纔有旁務處便走作了為學祇貴專一

毋不敬思無邪二語真焚巢搗穴法不敬即邪敬即無邪事思敬  
能思方能敬也

要時時振奮纔放倒抱憾已多

心能宰事。事自不得。彼心須思如何方能宰事。  
此學非一日二日事。程子謂涵泳培養。張子謂勉勉循循。貴漸  
進學方能無間也。

陪奉世情。自己腳根便占不穩。縱有收攝。亦是鄉愿的作用。惡鄉

愿。恐其亂德。真有心。必有甘力。斷不至流入鄉愿。

神有專注。自無雜念突起。

苟不負於神明。雖窮何病。苟自欺其幽獨。雖生亦幸。

貴賤窮通。雖有命在。人事有一毫。不盡亦屬不慊之候。徒付之命。

是自恕。是自棄。

責志約言

卷四

異

不知自責自勵。悠悠度日。成何結局。胡敬齋云。學知爲己。亦不愁

不戰戰兢兢。竊謂眞知爲己。尤當加鞭。

默養吾誠。是當下要著。是終身要著。須刻刻無間。

幾微處守護。要有毅然毅然之力。

厭事與喜事。其病一也。君子惟知執事敬。

能見其過本難。見其過誰肯內自訟。誰能內自訟。內自訟則過可

寡。尤難見其人。此聖人所以歎其未見也。

鞭志使醒。不負當下。是爲學要功。

必不容己之事。卽當速爲瞻前顧後。因循失宜。不特無濟於事。勉

卻當下功夫實多。

是非宜辨。得分明。莫要認賊作子。

耐心做去。庶可入道。見其大。則心泰。方能耐心。

有愛民之心。乃能爲民謀身家。然既有是心。尤貴推廣。是心成愛

民之政。不然。徒有是心。何濟於事。

利欲之私。斬斷者。誰。君子慎獨。私乃無由起。

無事則各安生理。有事則合力防患。練習義勇。此中自見眞經濟。

非不學無術者所得與也。

每遇一事。必有善處之法。克去己私物。來順應。則中虛無物。自可

責志約言

卷四

幸

心存理得。

人欲起時。能截然從根上斬斷。必其人平日有慎獨謹幾之學。

時時有子臣弟友之道。時時宜盡子臣弟友之道。敦倫乃人之所

以爲人。此道當勉求其能。不可自安於不能也。

時刻有踐言之心。便不敢輕言。

心不深沈。縱體貼出道理來。終是浮淺。深沈則心直入於道之中。

以實心體實理。自可精義入神。

事事必須認眞。認眞則行。悉見眞眞白之心。自可令天下共諒。

遇事斟酌盡當。不雜纖毫私意。非精義者不能。

纔有一過便有一怙過之心隨其後過之上更增一過過何時改強毅自克去其吝於改過之心乃見勇力

豈有累心之事乃心自生累耳方寸有主累自漸釋

學宜向心髓裏洗刷心髓裏未能打掃乾淨縱外面支持內省終有難安處

悔於後不若防於先謹幾之學早有所防人欲無由而起何至有悔

戒懼慎獨是主腦不得主腦支支節節檢點濟得甚事

痛自糾繩主宰立百病何由生

黃志約言 卷四

居敬即洗腸濯胃之功

清心寡欲力衛聖道操守必堅造詣必純

君子坦蕩蕩無欲故也何以能無欲功在慎獨

君子之道費而隱曰費則人倫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所謂平鋪在這裏觸處皆是也曰隱則至精至微非慎獨之君子不能體之

即費即隱非兩件惟費而隱所以中庸不可能其道獨歸君子

學要在事上磨鍊臨事喫得力方見屋漏有著力處屋漏工夫

愈密臨事籌畫愈審

從新整頓毋負此心精勤不懈庶可寡過

爲己真切那有忘時工夫作轍緣非真爲己耳

眼前自有實理但非不學者所能見及學乃可深知此理學方能

實體此理

應棄之物棄之反覺乾淨許多寡欲亦然

研幾工夫即在至一無適中非至一外又有研幾也不一處即當

研研到精細時愈見所至堅定

自以爲是者恐未必是也要深心體會

肆處甚多說甚居敬昧處甚多說甚窮理古人用功祇是樸實做

去求有遺得

黃志約言 卷四

慎脩思永乃所以立德之道若捨躬不愼無論資人口實自問殊

可恥

心隨事爲浮沈主宰不定也居敬則主宰定遇事中有定力

此心不免有愧悔正當努力向前以求無愧不得一說便休

刻刻凝神壹志心無二用方能靜專

一時信得心過恐仍靠不住要平心精思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

那有信心時

靜定時自能窮理審幾祇不靜定無可如何

獨處時與接人時未能做得一樣必非誠篤爲學君子慎獨視獨

處接人尤嚴所以斬關奪隘獨處益見誠篤

古人謂富貴處於常知足貧莫貴於不求人貧莫貧於無見識

莫賤於無氣骨竊思此心自有真富貴不貧賤者求富貴於外

何如求富貴於內至於無見識無氣骨乃自貧自賤者自暴自

棄告祇在己

真西山云不輕受人恩是立身第一要著堂堂男子緣何輕受人

恩錄以為立身之的

言有遲疑內必藏有私意在正直無私開口自可見心何有遲疑

言動都矍得力中有至也

黃志約言

疚心者多謙心者自少集義則慊義則饒必有事焉祇刻刻集

義勿忘勿助祇集義而不義也

能脫遺俗氣便是賢者所以能脫功不外居敬明理

於心平時自省見過彌多要常自省乃無不見之過乃能用大力

以改過

觀人於所恕方得其人之真

遇事無至少窮理之功也何事無理何時不宜研理處事當理乃

可謂真能窮理

先立其大即正本清源之學存天理遏人欲是立中功課不實向

立中用功縱支節以圖難免滅東生西之患

人皆我師能虛心受善隨在獲益

未能猝通之理要精心心思之思之弗得仍要深思不得含糊了事

眼前道理非深心體會必看不見

向獨知處推勘不敢欺此真知是慎獨之學

本心不可失要力擴之存養省察克治皆擴充中事

將此心截然收在這裏頭覺清閒惟貴有恒

朱子謂為學如操上水船一篇緩不得學宜有此逆力

展卷有益惟能受益者知之

黃志約言

天下惟求在我者結實可靠亦自問無懈然非深於闡歷者不知

求在我之切要

聰明內斂心中自惺了凡恍惚游移時皆神四馳也

信命不真易生回惑是以吾儒貴有立命之學

實心為善當下便覺心安

學無他巧常常提醒此心使得能提醒事至物來乃能精察詳審

不至大錯

湯潛菴云家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然為轉移之法周子謂

家親而國與天下疎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

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竊謂家中縱存極難處之事極難化之人祇得積誠感動俟其悔悟人不見信總是自己誠不至未有至誠而人不動者要自責

法語有使人必從之理巽言有使人必悅之理從與悅權在吾吾所可致力者惟此從與悅耳至不繹不改是彼甘於自棄如之何哉然真心繹改決無不能繹改者人各有天良宜自勵也

無在非道無在非學有志者當自求心得事有不順惟求理順則心自可安

榕門謂情以離而疎誼以遠而薄惟女兄弟更甚竊謂女兄弟本

讀志約言

卷四

美

不疎不薄也惟在我者誠無疎之薄之之心斯雖離不疎雖遠不薄人亦責其在我者而已新吾謂女兄弟相與十六七年適人者思在室者泣若不可須臾離久則見而喜不見亦不相懷久則離間者得以行其言久則厭久則讐噫此言想亦有爲而發然而視若仇讐者蓋亦鮮矣

不許人短方爲忠厚卽朋友相處亦止勸善規過而已無許短之理也且朋友有過忠告尤須善道對人指摘非善道背後議論尤非朋友所宜委婉其說令朋友自愧自悔乘其所明而導之毫不觸其所忌斯爲善規過者

用人必當其方可辦事乃人多瞞其所親用人亦多用其所親噫好知其惡者鮮矣

賀陽亭調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逸民隱士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讀不知亦曾體認否竊謂讀古人書自宜師法古人既識得某等人可法卽宜心心念念要去學他既識得某等人當戒卽要返觀內省勿尤而效之此間功夫全在自體認要之亦無許多話說祇一心要學聖人便得

學須治心心多曖昧卽做幾件正事亦有許多曲折

新吾謂鄉邦公議是該畏忌底竊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鄉邦所

讀志約言

卷四

美

議者既公自有迫人以不得不畏之理理既當畏如何輕忽得正己而不求於人心境自然平靜平靜則身心自得所養

朱子謂居家有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竊謂居家之本祇一循理循理自務讀書循理自知勤儉循理自能和順人患不循理耳古人兢兢業業舉措合宜家規整齊家門自一團太和

己所不欲要貴全無施於人之意若裏面施於人之意不免雖未當明施於人而心之受病已多能彌恕自使此心無纖毫之累新吾謂富後不足記得那貧之時病後不謹記得那危篤時過後

不感。記得。那羞。辱時。困後。不圖。記得。那悔。恨時。語語。喚醒。人心。  
眞學。問。祇在。日用。倫常。中。外是。而言。性言。命吾。不敢。知。

亦。足以。發。發。字。甚。妙。所。言。之。理。未。嘗。不。具。於。吾。心。第。無。以。觸。之。無。  
由。煥。發。顏。子。胸。中。本。有。勃。發。之。機。故。一。聞。聖。言。而。此。理。煥。發。莫。  
能。遏。止。思。足。發。一。語。想。見。顏。子。之。心。與。理。淡。洽。大。知。若。愚。不。信。  
然。哉。

天。下。事。以。果。決。成。以。遲。延。廢。果。決。眞。要。緊。

如。何。無。不。慊。之。候。祇。是。慎。獨。十。目。十。手。指。視。交。集。獨。知。之。地。眞。不。

黃志約書 卷四

可欺也

窮。理。要。忌。求。深。反。鑿。之。病。故。中。庸。言。道。問。學。必。由。於。尊。德。性。

此。心。眞。能。不。放。自。然。嚴。密。不。放。則。心。不。逐。物。卽。正。本。清。源。之。學。

名。利。鋼。人。心。神。所。以。不。自。重。者。多。非。性。有。不。善。也。明。善。復。初。全。在。

學者。此。處。要。硬。起。脊。骨。去。挑。

雖。甚。惡。之。人。遇。君。子。而。羞。出。惡。語。可。見。人。心。不。死。祇。不。能。擴。充。去。

應。酬。間。都。有。道。理。要。留。心。體。察。

心。浮。氣。方。浮。未。有。不。能。治。心。而。能。平。氣。者。

遇。索。識。人。便。毫。無。收。攝。是。忘。卻。自。己。

和。睦。鄰。里。亦。不。容。易。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方。爲。眞。和。睦。若。徒。搦。手。

拍。肩。互。爲。戲。謔。是。惡。風。也。有。識。者。知。之。

待。人。以。誠。又。要。知。人。情。反。覆。

精。神。所。貫。注。處。事。無。不。安。置。妥。當。完。善。精。神。最。爲。要。緊。

眼。前。道。理。見。得。到。自。做。得。到。不。能。實。做。仍。所。見。不。確。也。伯。安。先。生。

知。行。合。一。之。說。正。是。此。意。

凡。因。循。不。果。處。都。是。私。意。無。私。意。則。見。事。可。做。便。斬。釘。截。鐵。做。去。

未。能。定。靜。要。急。用。定。靜。之。功。徒。自。恨。不。靜。裏。面。恐。有。私。意。作。祟。

中。有。至。私。意。便。無。所。容。要。思。如。何。便。有。至。

黃志約書 卷四

見。得。錯。宜。思。所。以。改。之。以。自。責。爲。自。文。此。錯。更。大。

日。用。飲。食。中。自。有。道。在。此。等。處。不。忽。始。可。與。有。道。

處。有。意。想。不。及。之。事。要。無。毫。毫。地。款。之。心。

凡。事。不。虧。人。則。人。心。安。己。心。亦。安。然。

臨。事。少。誠。意。屋。漏。無。存。誠。之。功。也。古。人。不。欺。閭。室。所。以。言。忠。信。行。

第。敬。

敬。則。不。因。循。亦。無。忙。迫。之。病。

心。醒。便。無。忽。語。心。醒。便。無。錯。事。故。學。貴。醒。心。

思。索。道。理。以。靜。而。入。以。漸。而。進。

心有真得方能代古人立言。

全將已見放下。非至明至健不能。宜思何以便明。何以便健。是非讀書窮理不為功也。

趙孟能貴。趙孟能賤。權在人者。真不足恃。何如求其權在我者。孟子之言。宜銘肺腑。

言不由衷。雖巧言何足欺人。聽其言之詐偽。即知其心之受病。在能言者。胡不自醒。胡不自醫。

必能休休有容。乃可稱相臣之度。剛愎自是。中多忌妒。何能引天下之賢以事一人。祇見其隘而已。

實志約言 卷四

格君心之非。貴積誠以感之。第以口舌爭抑末也。

有凜然不可犯之操。方能行脩言道。不覓道者。先無其操。即生質稍近而中無定。至其言行焉能合禮。

知與時偕行之道。可以定性。可以養心。未至其時而遠。有是心是之謂妄。已過其時而仍留。是心其妄相等。耐煩戒躁。祇去此妄而已。君子戒懼慎獨。惟求隨時處中。

身簡本孔孟心法。乾以健而易。法乾之健。心自坦易而無險阻。坤以順而簡。法坤之順。事自簡潔而無勞擾。無欲故健。有主故順。得健順之理。自易簡矣。

心專自無不可。精之業見大。自有必能專之功。

富貴貧賤。關打破方可無終食之間違仁。心無所繫。自定而正也。到得無違仁之時。則心與天一矣。

此心養得活潑潑地。泰理始透。始可免拘執之病。古人所為。俱有成法。可循。祇視學之者。專心致志否耳。

要緊事須急為之。雖有他事。不得以彼易此。人無有不善。祇能葆全其善者。少戒懼慎獨。即所以葆全之法。

心力過人者。每學一事。必能精。養心最是要緊。欲為一事。又有他事牽扯。此時要權其輕重而為之。

實志約言 卷四

戒懼慎獨。心機自能活潑。未戒慎而欲活潑。所謂活潑者。祇是放也。

看理透徹。心中自少沾滯處。學要窮理。

自詡精能者。其實是愚人。不可欺。詭詐何濟於事。徒自形其醜也。規矩俱是現成。惟心精者能恰中規矩。天下事大抵皆然。

自謂無過者。不認過耳。聖人尚曰。學易可無大過。我輩何敢自謂無過。且自謂無過。即過也。大凡人有身過。有口過。有心過。惟心

過難防。所以重研幾之學。責己則胸中便無一點風波。



曰不出戲言則口貴。身常戒。動則身貴。心時禁。妄思則心貴。此貴非人之所貴。乃自操其權也。胡不自勉。

輕疑人者。其心非猜忌。即多沾滯。此等人不可與友。然亦有疑人。而其心無他者。祇因閱歷未周。少見多怪。此尤須察友之心。不得因一事而棄之。

物我無間之學。須自恕入。

貪利之人。苟可以得利。雖甚要緊之事。而亦不暇顧。利令智昏也。

其。實。是。無。恥。人。一。無。恥。何。所。不。至。遇。此。等。人。正。不。必。較。

學進一步所見益親。一步未至其域。固無從夢想也。

責志約言 卷四

泰理活則心自活。心別無活法也。祇須窮理。

程子謂易之取象無常也。隨時而已。竊思易之取象。惟隨時。故有

剛柔之爻。同而其取象則異。以剛居柔為不正。而有以居柔得

吉。以柔居剛亦非正。而居五得中。反為極柔之至。且同一六五

時異。而取象亦殊。未濟之五。以虛中致君子之光。小過之五。以

柔弱象不雨之雲。聖人取象。祇視所處之時。何如其原無成。見

在胸中也。

人患無志耳。實能立志。則責志在我。心可常醒。力亦可愈銳。志之

所至。氣必至焉。其學自勇不可當。

猝然相依。亦當致慎。有子言。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如聖人當。此

尚必至。司城貞子乃為因不失親。

學貴勿忘勿助。不知此理。而把捉強制。誤以血肉之心為心。其弊

固多。求心性於元溼。弊仍不少。須知性無內外。心無內外。學亦

無內外。從容涵養。不可欲速。

聖人致謹於飲食。間如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之類。志豈在

飲食哉。心安於正。而不輕食也。卓哉孔子。真萬世師表矣。

要。實。切。做。功。夫。真。要。誠。意。自。誠。真。要。正。心。心。自。正。欺。慳。祇。在。真。偽。上。判。

責志約言 卷四

升之大象。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致廣大。極高明。皆由盡精微。

道中。庸以積累之。可知順德之功。不外積小以高大。至忠信從

義。為崇德之學。義正猶此。

言無濟於事。不言可也。然有無濟於當下之事。而或可以濟異日

之事。言之亦是。

事無容推諉者。須以身任之。當仁不讓於師。以身任也。有為者亦

若。是。以。身。任。自。能。肩。其。任。也。

鼎九二。剛正自持。使仇者不我能。即不私所親比者。也是何等操

守。是。何。等。勇。力。

讀書貴深思其理稍有未達仍宜思之又思至於思極其精方為

思之詳審

眞見事如何做必直截做去方可無悔

事不順心此時方驗定性之學

孔子毋我即舜之舍己從人也顏子克己是學毋我工夫

苟無害於義者不妨從俗至有大不合理者雖違眾可也

求人而可得富貴稍知自愛者尙不爲之况富貴未必即得也則

求人祇自取辱耳奚益焉

人與禽獸之分祇爭這些子心存則人心不存即禽獸人孰非父

責志約言 卷四

母所生何忍陰蹈禽獸之實看來不知存心者祇緣不思思則

非惟不敢放並不忍放

古人謂若要好兒孫須方寸中放寬一著若欲成家業在凡事上

喫虧三分道理真是如此

人可欺天不可欺自問此天有何念不知有何事不見屋漏中瞞

昧不得獨中眞森嚴可畏敢不慎哉

君子於橫逆之來三自反後祇有聽之而已仍不與較也顏子犯

而不校正是此理

天下無可累心之事心累於事事乃累心

語言要有含蓄不可露盡

孟子言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邇來歷驗此等人何多

也既不欲人譏笑做他何爲既做矣如何可接人之視己如見

肺肝己之眞形早露人俱看到人不可欺祇自負耳

過寬則人多嫌散少鼓舞精神過嚴則人多畏避有欺瞞弊病不

如寬嚴相濟以身率之而動其恥心

非用一番苦功百事不成非在人所未見處善實用功其功必不

專道以靜而入以恒而進欲深造者知之

私欲將萌未萌時即令消化此中機括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欺

責志約言 卷四

此獨知何以爲人宜知有十目十手之嚴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非聖人不能聖人自有一段眞

精神足以感服人心故訟不待聽而自無然而此境頗難未正

己心烏正人心兩造俱逞其虛誕之辭求一審斷詳明者尙不

可得孰是使無訟者

見得事當速做便不可遲延因循推諉祇是欺心

性靈中一點眞知瞞他不得須慎獨

將言時先爲行計自無輕言之失

理無易通者亦無終不可通者要苦心鑽研

事有小過不妨者。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是也。然可小過。不可過之甚。若恭而無禮。哀至滅性。儉失固陋。過之大。則成過矣。死生關打不破。處處都是恐怖。大丈夫。祇知有理。不知有數。日間所為。一自心上。檢點。見得不可做。須截然。從心頭。遏止。莫令觸發。

易之取象。聖人祇散漫底去取。每思一卦爻。見得有這箇象。便取這箇象。見得有那箇象。便取那箇象。一爻往往連取數象。一卦往往兼言數象。象隨所處之位。以取象。隨所遇之時。以取聖人。初无容心。无成見。以兩關之象。明大易之理。其實皆易中本有。

書志約言

卷四

室

之象

切於心身者。不外事言。君子恐廢事。則思敏。恐過言。則思慎。心一於敏。則遇事果。確心一於慎。則出言遲。訥。至就正有道。則大醇者。尤求無小疵。其好學之心。神真。歷歷如繪。

不息之貞。是心法。以正自守。而不息。則誠實无間。進進不已。且至誠無息矣。求升不已。惟進德者用之。不為冥升。故升之上六。以不息之貞為利也。

薛文清嘗夢朱子告之曰。少嗜慾。多明理。竊謂此即居敬窮理之學。文清得之於夢。書壁自警。吾輩敢不勉語。

明道先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誠至斯乎。即女子小人。皆知感格。甚矣學宜以忠信為主也。

先儒謂講學舉業。祇是一事。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入於肺腑。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沈著。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思之信然。君子為學。初非因上等舉業。而後專其功。知有學而已。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妾。是猶知不愧心。

周茂叔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竊謂無是此志。不懈自能。造到

書志約言

卷四

室

賢聖地位

初念多由性天而發。何有不善。因習轉。乃不克自拔。畏禍者轉念。有懦心。近利者轉念。有貪心。自來真真。隨行不克。謹幾慎獨者。皆因轉念。誤之。試思心為己心。存亦己存。安可不研幾。謹獨以葆初念乎。

獨知處。要壁立千仞。

不動而敬。動時之敬。可知。不言而信。言時之信。可知。此間脩實功也。

遇事不直。祇因私意。擅援。

忙迫起於因循。不因循則當爲之事如期而行。先時以赴。何至忙迫。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豫字最要。

法盡良法。祇看行者真心與否。真心欲明。藝倫厚風俗。民情自當小變。張子爲雪巖令。每月朔召鄉老酒食。明養老之義。且教以訓子之道。可謂爲政識大體矣。

非禮弗履。乃壯之大者。能自克。方爲壯也。時時學禮。骨子裏定增許多精力。

養心莫善於寡欲。祇曰寡欲亦非不正也。惟卽現在所處之位。思現在應盡之道。思以專而寡。以寡而精。心存者理自得也。

賈志約言 卷四

末

必待言之見尤而始悔。雖悔何益。富鄭公守口如瓶。可以爲法矣。天也。性也。道也。要在當下認取。

梁正子春足已瘳矣。猶數月不出。且有瘳色。其心祇知有親耳。視傷其足。卽傷父母之遺。古人心純於孝如此。

言苟當理。卽拂人意。何妨。苟不當理。卽合人心。言亦妄也。大畜言日新其德。要知非日新不可言齋德。

防口不如防心。心不防而欲口之有防。豈可得哉。人都有知覺。主宰知覺乃天命之性。

性與天道卽在文章中。待人自不聞耳。夫子雖無行不與。而性道

非經自己悟出。總知不真。卽聞亦猶之未聞。深造自得。是在學者矣。

文清謂挺特剛介之志。清存則有以起愉情而勝人欲。思之信然。但必使此志恒存而無不存。方得。

名卦以鼎見。天地萬物咸具。易理任舉一物。莫非易也。卽莫非道也。詩言鸞飛魚躍。正形容道理活潑。

爲利之人。雖一時迫於大義。似不敢復萌利心。而其爲利之心未嘗忘也。若輕信其爲人。彼必圖利於吾所不覺。至其行敗露而後。損棄之亦已晚矣。用人者慎之。

賈志約言 卷四

末

小人當窮迫時。往往造言誣人。無忌憚者必至如是。然君子祇自脩而已。他何知焉。

姑息養奸。隱忍釀害。君子不爲也。自大必凶。自謙必吉。豐之六爻。言豐者必有障礙。可知滿之招損。

聖賢客人改過。但恐慣於作非者。有時明知爲過。而仍犯。惟令其愧悔。真改方得。

脩身脩字可味。脩者潔而治之之謂。凡吾身所本無者。皆務決去。吾身所固有者。皆求完全。克己復禮。主敬行恕。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無非脩身實事。

古人為學何等強毅。文公自言某平生不會嫌此語。尤令人愧。程子云聖賢必不害心疾。竊謂不識得心方有心疾之害。聖賢默契性體。純是本心用事。那復有心疾。

樹木何以必生於冬至之後。固因冬至一陽生。亦因木收斂成實。至是時神益堅凝。故樹之易生。觀此亦可悟守身之道矣。

朱子謂忠信所以進德。如項羽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然後能破秦軍。看來為學亦不外一真。

弗能弗措。其權在我。日日弗措。必能日新。又新。祇常弗措。即自彊不息。即所以法天。

實志約言 卷四

完

真箇發憤。未有學而不能有成者。怕的是忽作忽輟。所謂發憤者。原非真耳。

明道謂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竊謂能知有不盡分處。望其盡分。蓋知不盡分。則自責而不責人。人心安帖。天下太平矣。奈自是者多。見過者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苦不自知也。

佞人用事。諍臣杜口。自古與概。去讒遠佞。孔門所以著為訓誡也。涵養本原。收斂放心。為刻下第一要務。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收斂放心。

遊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言川也。即言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己。即不舍晝夜。文王純亦不已。亦即天之於穆不已。體此足以知道。足以知學。

學必別骨別髓。方可謂切實。為己口耳之學。何濟於事。無欲則剛。作事多不果。決者有欲故也。寡欲以至於無。是在能克己之君子。

知足常樂。獨學問之事。貴知不足。記云學然後知不足。可知自足者皆不學之人也。

為不善者。惟恐人知。此即小人之揜著。豈知微論不能揜。即能揜。實志約言 卷四

半

而此心何堪。自問疚心日多。謙心日少。此君子所以貴內省也。事既當為之而已矣。何畏人言。何恤浮議。

人未有不畏理者。理在。即天在有。違乎理。即獲罪於天。欲制己私。先將己私所難制者制之。

讀孔子於鄉黨節。須思自己在鄉黨如何。看自己在鄉黨果能信實否。果能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否。如此為學。方是切己做工夫。

無陽之動。太極之用不行。無陰之靜。太極之體不立。太極離陰陽不得。

人各自責則天下太平

無極二五所以妙合無間者祇緣二五仍一太極

古昔聖賢用功名目不同要皆不外至敬不外知行學者惟自求

一入道門路可矣

正氣如何便有全要培養

邊欲必先致知知無不盡如舉燭於暗室纖悉必照賊自無容身

之處猶有處可以藏賊總是半明半暗祇照得一邊也

有不得不應酬者須用鎮定工夫不可隨人慌忙致擾此心

話無益於身心君子不說事無益於世道君子不做

責志約言 卷四

初念未有不善不善俱是轉念學者先要不失初念

天下之理聖賢都說盡觀聖賢之理要親身體認一番體認既久

自知道理原我生所固有

敬以存心義以立身有不可犯之色有不可犯之言有不可犯之

行其人自能定能靜

夜氣最要培養得所以養夜氣則心可明亦能斷

心有主則靜靜則人雖急迫我自從容

富貴貧賤患難隨處而安心中自有快樂處

欲速不但事不達心先受累矣故功宜徐徐用

人有小過亦須用大力改去不可因過小而忽之

仁義禮智都有箇端倪外現果能反求諸身充滿仁義禮智之心

則全體無非仁義禮智

時時去人欲存天理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久之私欲盡去天理流

行所為自無不循理

不可貪多貪多則不暇細擇必有弊管不到處

慎起居所以養身寡嗜慾所以養心節喜怒所以養氣省思慮所

以養神

易言吉凶悔吝他書卻祇言吉凶何也蓋悔是言所從生處吝是

責志約言 卷四

凶之起頭處言吉凶悔吝已在其中

心慢則氣平志立則行勇

聖賢極大道理都祇在眼前能從眼前體認出道理功乃切實

事後檢點有甚益處必思慮預防檢點於事前方可無錯

心神必須鎮定見事纔明慮事纔密

事如亂絲處之者心中不煩且能安置妥當固由平日靜養功深

亦徵義精

水止自能照萬物心靜自能應萬事

勿掩人善勿許人短勿苦人以不能勿予人以難堪

有疑方能悟。然未有不思而能有疑者。

問釋氏強制其欲與原思之怨欲不行。同否。曰：學貴求仁。原思之

不行求仁而未得。所以求也。釋氏祇管制欲。並不知仁為何物。

並不求仁。如何能同。

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語即紂之自絕於天。處今之學者。動曰吾有

命在。強為亦是無益。這箇心腸。我輩須痛戒。

或言我今歸家。意亦欲為學。余曰：學須就學。即如此時在邊坐。

便當坐如尸。在這邊立。便當立如齋。至敬工夫。無時無處不可

用。何必歸家纔用。

實志約言 卷四

蓋

心不能靜。雖一人獨處。而心自煩擾。心能至靜。雖與千萬人共處。

而心自專一。

收放心。非清淨寂滅也。祇念念不離乎正。便是。

心平氣和。入道自易。非徒養無限天年。

學貴治心。若心為物蔽。縱善念忽發。自己亦不曉得。如何能擴充。

人言不可憑。惟理可憑。我輩不畏人。但畏理。

洪水滔天。禹能平之。事無不可為。但看人為何人耳。

或言我欲為學。但生來太懶。曰：汝今在此坐尚懶。否。曰：此時頗覺

不懶。曰：知此時所以不懶。即知他時所以懶矣。曰：如何。曰：他時

祇是不敬。此時祇是敬。古人云：莊敬曰強。安肆曰偷。正謂此也。

存心如青天白日。心自無累。立身如泰山喬嶽。身自能倚。

視所為皆分內事。便無矜心。

喜談人過。其自治必疎。若刻以自繩。即不暇責人矣。

不知人由中無確見。須居敬窮理。將是非剖判明白。則無論甚麼

人來前。自然都看出來。

遇事而心無私曲。惟慎獨功深者方能。

刻刻知恥。功夫自著實。

許魯齋謂責得人深者。必自怨。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又謂以

實志約言 卷四

蓋

眾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竊謂真用功者。惟知

責己。人有片長。必思倣之。常覺人之好尚。學不盡。詎有閒功夫。

去。摘人短。常覺己之過。未能盡改。愈愧愈奮。愈奮愈對。其歉自

責更有難寬者矣。

心足宰事。事自不累。心須思如何能宰事。

曹月川講勤苦齋書。其戶曰：勤勤勤。不勤難為人上人。苦苦苦。不

苦如何通。今古月川大儒也。猶勤苦如是。

身欲即養生之要。欲何以寡。惟存天理。所謂治病先治本也。

閱歷久。方知人情體認。精自存天理。

世人傳言多向不好一邊不必實有其事而出口一詞且極之數千里而皆然深甫謂好談亂者必為鬼神所惑此是實理何人竟不悟也毋乃人心之不古與

外不失人內亦不失己方為善處事

須是定心方能隨事理會得到蓋遇事雖逐件理會而所以理會者祇此心不治心則有所礙亦無從理會矣

惰慢之氣不設身體惟居敬者能之

為私情所蔽真性天便不露頭能定性後方可開

當下要緊功夫在收放心放心收則理必益精居敬心必益熟

責志約言

卷四

美

心專則無理不可得心精則無疑不可釋

伯安先生云學須反己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冥暇

責人舜能化得象做其機括祇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祇要正

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做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

他此語發前人所未發是深知舜者舜當日何嘗面摘象非惟

有以德化之而已至於象悔不悔亦不暇計及子之道盡其在

己人雖無良未必不稍動也即終難感格為兄之道亦祇當如

此若直攻象惡是激之也激則愈烈不惟不能化之在己亦先

不是此理平允凡處兄弟者皆當知之

有開步趨即是放也顏子亦步亦趨是何等謹嚴

所見者大累心之事自少

見得當做底事果決去做做得直爽心中自覺斬截

立身宜有鳳翔千仞氣象

自己所欲言者須先做得到不然終身不言可也

心存時不留一點私欲一時有不存私欲便庄

刻以自繩寬以容眾是處世要道然以聖賢自處以不肖待人亦

非我輩之心

語語從心中斟酌而出自不至於多言

責志約言

卷四

美

學非有他也祇以敬為主以致知力行為要以勿忘勿助為工夫

存誠即不欺闇室有恒乃可入聖域

理至微也而象又至著聖人仰觀俯察見其象即知其理君子因

象求理默契詳審使心無疑於理小人則茫無所覺不知象亦

不知理

時時存道於心則心无妄念時時體道於身則身无妄為

出言時存一敬心必無輕言行事時存一敬心必無惰行發念時

存一敬心必無妄念

凡事自家要將理占到頭裏方可說人若自家理有不足縱強詞



與人心中必不能無愧處。

從五倫做起方是真事功真學問。

市井人原不曉得是非但我輩須交以道接以禮。

事事依道理做去心中何等光明何等酒脫。

請聖賢書要着聖賢心地怎樣光明身上怎樣潔淨接人處事怎

標得當。

擺脫一箇慾字心中何等乾淨常守一箇正字心中何等光明。

一事有未當心中便覺抱愧身上便覺無力故浩然之氣緣集義而生。

黃志約言 卷四

老

明知這事好卻不肯做明知那事不好卻又做去其病祇是箇自

欺須用力禁止。

世人動言齊家家豈容易齊得全要在身上做工夫。

程子言心如穀種生之性是仁可見學者爲仁要存養以厚其培

植克治以嚴其耘。

日月是天地間至寶無日月便成混沌心是吾身中至寶不存心

便無知識。

與人放其良心君子擴其良心聖人之心即天不必言良心而無

非天良用事。

造物以氣之清正賦之於人必能養所得之清氣方可以處濁世

必能養所得之正氣方可以接邪人。

學以心得爲至古人數年通一經祇求箇心得若徒以博覽自喜

雖經傳無所不讀與自家何益。

理可知教不可知要信理不當信數。

形有生死性無生死存得這箇性雖死猶生。

理非虛懸倫常事物皆理所寄隨事求理則無在不見理。

問未發是靜當靜時此心莫非是箇空底曰性之德道之體昭然現在何可言空。

黃志約言 卷四

老

情由性中發出乃爲情之正。

問未發之中聖人與眾人同否曰若論性體眾人與聖人無異但

聖人性定未發時是這箇發出來亦是這箇眾人昏昏中復何

有。

心惟知有君惟知有民自能獨往獨來不負自家初心若稍起利

念必前瞻後顧多所滯阻。

涵養深氣節益堅可以處常可以處變。

識見從學問中來則所見者大不至囿於一偏。

毋自欺功夫最細有一毫不實即自欺欺嫌關頭祇在念慮初萌

時學者全要從己所獨知處尋

人不可無真氣真氣不失其發念必誠其居心必正其進道必銳

其造道必高

脩身者那計人之知不知若方欲自脩便求知於人此念已不誠

了身如何能脩

視非禮者自聽非禮者耳而目與耳不任過言非禮者口動非禮

者身而口與身亦不任過百體皆聽命於心心使其正則正心

使其邪則邪罪祇在心惟責心焉可矣

須存理以養心理存則不誘於欲不擾於物心自泰然

責志約言 卷四

堯

心惟虛而後能受益惟剛而後能去累

尹彥明云伊川踐履盡易其作傳祇是因而寫成可謂善道伊川

矣亦可知古人先行後言學重踐履

涵養不純觸處都是病痛

學貴先去矜心矜心未化便純是客氣用事

處處自反乃切己為學不自反自責而徒咎人即咎實在人亦非

君子鞭辟近裏之心

一心好學不患無進境無以向之忘食忘憂方可謂好學

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此克己之學也自勝者強克己能

如... 君子之大壯也剛健以動何已不克

學有頭腦庶免支離

不違之復著力全在私欲未萌之先刻刻戒懼一念纔錯即覺纔

覺即化是乾健功夫

甫自鞭策便見有許多過端宜當下改之

容貌辭氣正驗心處容貌不正辭氣多鄙其心可知

見理不明斬不盡一切葛藤要平心觀理

學識要正大乃至誤有所學以躬行實踐為至以必為聖人為

志學識無不正大矣

責志約言 卷四

子

和自敬中流出始無弊病

纔無管攝便有許多雜念一齊俱來纔有振刷便覺此中有至萬

緣立消責志之學真不容緩

胸中嚴肅一切妄念自無所容

戒懼慎獨隨在皆吉縱欲敗度隨在皆凶吉凶祇論是非

真醒則官骸劫靈食息起居在在有著力處即在在真醒

實能切己用功心自警策振起精神實做一番乃為切己之功

無躁氣無惰氣方得恰好其實不外一敬

鼎九四當大臣之任正宜選才而用同心輔至乃私暱初六致有

折足覆練之凶。大臣當顧如是乎。加以重罰。亦四自取之象。日信如何。信以輔。至鼎方可保。此言所以罪四也。匹夫不可奪志。權自我操也。自己操之。自己放倒。不能立志。咎將誰歸。

思察義理。當心機不窒。時較易。

或云人有小病。須提正氣以敵之。余謂提正氣於有病之後。不若養正氣於未病之先。

欲無偏執。須虛心觀理。求一真實見識。必如孔子發憤忘食。乃為立志。

責志約言 卷四

全

當倉卒急遽時。心神能定。語言不亂。方見操存功夫。志要立得定。心要存得熟。氣要養得足。身要占得穩。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時中之學也。

先王之法。不必盡拘。須求先王立法之意。使己之心與先王之心。隱隱相合。乃能因時制宜。斟酌變通。以行先王之法。心注於道。義利關不打自破。

學人所最易犯者。惟輕言惰行二病。心定志定。病俱可除。忠如樹之根。恕如樹之枝葉。無根發枝葉不出。無忠做恕不出。學者須存此實心。必能盡己之心。然後有己可推。

心要如海濶。天空身要如冰清玉潔。當實在行上。著力不可。但學古人說話。學者復性。但將私欲去一分。天性自露出一分。非於性上別有所添也。

拘謹之人。祇愛拘謹。脫略之人。祇喜脫略。惟克己能變化氣質。孰無私心。惟私心初萌。能力過之。不使潛滋暗長。此時心中如何。謹嚴。

說一句話。而不堪回憶。做一件事。而不堪回憶。算甚麼人。學者於將說話做事時。即宜謹慎。不可使異日追悔。

責志約言 卷四

全

因讀士志於道章。曰。人事之當然曰道。志既在道。自宜心心念念。全注於道。卻因恥惡衣惡食。間斷求道之心。此人外重內輕。心與道不相入。如何可與議道。

作非者。見人便面。亦是良心發動處。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失此心。何以為人。須思有以擴充之。此心對衾影。而無慚。始能自信得過。心要有專注。惟專乃定。惟專乃精。

人有箇戒慎恐懼心。方能上進。不肯回護自家。錯失便可。莫過過畏人知。多方揜飾。是又增一過。

矣。守口如瓶。說話何至有錯。防患如城。發念何至有錯。吾輩終日都是錯。所守所防未嚴密耳。處事接人。惟本誠心。行將去誠。則事无不利。誠則人俱可格。養樹必先養根。養身必先養心。一言一動。皆是驗心之存放。故古人謹小慎微。處天下事。直在要緊處。著力滿眼。都是事。如何能做。以市道交者。有勢則從。無勢則去。我輩相交。必以道義。以心性乃能持久。

賈志約言

卷四

全

人得天地之理。以生。天地即在吾心。欺心即欺天地。生平所為。無不可以對人。即大快樂處。心不深沈。隨在致悔。處天下事。未有可易其心者。也。欲速則不達。凡事欲速。皆不得。非祇為政也。心未能與理為一言。動須有逆制工夫。遇事小心。尚恐有錯。矧疎忽其心乎。子言敬事。又言執事。敬天德。王道不外一敬。敬真聖聖相傳心法也。人貴慎所處。與君子共處。所見所聞。莫非君子嚴憚之心。生人將化。為君子與小人同處。則異。是不可不畏哉。

因循之病。總緣未曾將天君扶起。做箇王子。以堂堂男子之身。作不得。至清夜自問。成何面目。在上多一分憂勤。小民必多受一分之賜。古語云。儉可養廉。勤能補拙。至言哉。有賞有罰。始能鼓勵人心。賞一人而使人咸知。罰一人而使人咸知。懲是全在居上者之公而明焉。無論處豐處貧。實不失本心。本心常存。何人不自得。腳根未站得穩。動輒傾顛。乃自取之祇。當自責。不得尤人。人無慾則剛私欲消。盡理直氣伸。其為氣配道義。塞天地安得不。

賈志約言

卷四

全

剛俗云。清剛惟清乃剛也。道義重。財物輕。君子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知敦道義而已。宜知民為貴。撫字斯民。乃刻不容緩之事。餘皆可輕。程子謂敬不是中。敬即所以中。此語可味。人方敬未必即中。然所以中實不外敬。故敬而無失。乃所以中也。贊人而使人受之不安。已心當亦不安。故語貴持平。事君敬其事。敬君事也。心乎君之事。自兢兢業業。不敢稍後。仁民愛物。膏澤及民。皆所以敬君事也。伊川謂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竊謂工夫恰好。

處原。或在勿忘勿助之間。悠忽者不知學。拘迫者又豈善學乎。曉得心身中純是一團生意。自不肯戕賊。伊川謂心生道也。此言可味。

理窮研不盡。愈研愈深。愈有味。朱子云。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拔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

窮經將以致用。即讀盡經史而心無真得。不可謂窮經。况略讀一。二孤陋寡聞。何足言學。

酬應之際。有道存焉。道重則財物輕。君子惟知有道而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君子戒慎恐懼。默契無聲無臭之天也。直從

黃志約言 卷四 無聲無臭處。自勘自證。始見本來面目。

黃志約言卷之四終

子潔雜著 附

天桂書院學約

為學宜思所學何事。性無有不善。人所以可為堯舜者。以性善也。孟子性善之論。極有功於學者。人倫所在。正性天易見之處。學以致倫。即學以復性。非二也。父子有親。惟相親以道。性乃復於父子。父不克中。養不中。才養不才。非能親其子。子不克尊其親。為賢聖之親。非能親其父。君臣有義。惟有義性。乃復於君臣。事君盡禮。臣之義也。事君以忠。亦臣之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士不妄圖倖進。農知早完國課。皆臣之義。夫婦有別。君子之道。造

子潔雜著

端夫婦有道。即有別。惟有別性。乃復於夫婦。先儒謂夜視諸夢寐。晝下諸妻子。夫婦居室之間。正可驗學力也。長幼有序。無論宗族鄉黨。咸有長幼。咸宜序齒。不僅一家之兄弟。弟後為有序也。曲禮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行有序也。又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坐有序也。惟有序性。乃復於長幼。朋友有信。以友輔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道。皆資友之匡輔。不信則不以心性交友。友詎肯輔。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有信故久敬也。惟有信性。乃復於朋友。政倫與性為二者。不知性。即不知學。蓋外敦倫而言復性。所復

者何所學者何倫外無性倫外無學知所謂學者而後可與共學矣。

右詳言五教敦倫即所以復性故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亦特重五教之學而其所以能敦倫者其功列於左。

朱子嘗述其師曰孟子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蓋人所以尚有幾希異於禽獸者恃有夜氣且晝果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其且晝之氣必能如平旦之氣而良心常存矣此聖聖傳授心法孟子特揭以示人真元燈一錢也夏竦孫子曰浩然之氣固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平旦如是且晝如

子潔雜著

二

是極之而造次顛沛無不如是是義集而氣自充氣充而行必慊將見剛大之氣復歸於徑寸之舍而道義之配自塞乎天地之間矣夜氣者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由夏竦之言釋之夜氣得所養浩然之氣即得所養宜思所以養夜氣最宜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學道不可須臾離學即不可須臾不戒懼戒懼則心與道一程伯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閑安待窮索又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程叔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

問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程子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又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等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不待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又答呂伯恭曰承論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云亦須且自此去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先賢所以諄諄誨人者不外涵養本原蓋培植此心至一無適乃可謂學貴於隱微獨覺人所不知之地嚴密自治大學必慎其獨謹幾於

子潔雜著

三

獨則易為力俟其潛滋暗長而後制之則難為功此幾不但人不及覺即己若非心定氣清亦難自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正此功也謹之又謹毫無自欺之蔽後即有差亦君子之過矣性偏難克者痛克之方為切近之學宜思在我之性所偏者何時省察時時克治乃可有進謝上蔡先生檢點病痛力去矜心程子稱其切問近思上蔡真可謂百世師聖賢容人改過能改過者即君子過豈足以限人嘗觀世之人不知自治者無論矣即稍知自治而一事則差遂甘自棄往往謂

前愆難掩。改圖無益。觀人者亦不思。予人以自新之路。往往好論人過。摘人數十年前失誤。即欲定人終身。夫舜跖之分。祇爭一念。向為君子。一念頹廢。即為小人。向為小人。一念振興。即為君子。周子謂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朱子謂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呂新吾謂雖至屬穢時改過。亦不失為改過之鬼。人孰無過。孰不能改。願其助之。

右五條。養夜氣。戒恐懼。皆所以培養本原也。慎獨即培養中之精明。克治改過。亦自培養中養出。能克能改。力量。

古今義理無窮。非研究極精。則細微曲折。未能詳盡。措之於事。必有毫釐千里之差。故平時格物窮理。必力為探討。抉微追幽。使

字潔雜著

四

此心如明鏡。止水雖中無一物。而萬象內涵。體用畢具。一旦作事。自然資深逢原。與空疎無具者不同。

讀聖賢書。宜切身體認。如讀學而時習。宜思所學者何。真知學之所在。即宜實心實力以學之。朱子謂未能周公學周公。未能孔子學孔子。如此方得所學。時習則所學無間。乃可深造自得。自省果學否。果時習否。未學即學。未習即習。每讀一書。皆反求諸身。則聖賢言語。時如耳提面命。對書如對聖賢。放心安得。不收學問。何至無成。至於非聖之書。斷不可觀。所宜潛心玩味者。除四書五經外。小學近思錄及諸儒言學之書。皆實有益於身心。

性命皆當體之於己。總之讀書祇貴躬行實踐。祇貴以古人之心印在我之心。以在我之心上。契合古人之心。孔子好古敏求。敏則期與古人為一矣。吾人當如何致力。

制藝代聖賢立言。所以使天下學者。知有孔會思孟之學。而循序漸進。以馴至於聖人也。非身體力行。所言何能親切。有味學者。必心聖賢之心。學聖賢之學。由是而本其心得。發為文章。甘苦自道之言。自能醒人心脾。居易俟命。得不喜。失不憂。如此方為純學。若不務實脩。而但剽竊襲取。縱或得名。其學亦務外非設。科取士之本意矣。程子謂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蓋志

字潔雜著

五

有定向。斯心不妄動。當應舉則應舉而已。何妨功之有。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先賢言猶在耳。懷之慎之。

學莫貴於責志。志不立。必不能為學。不鞭策此志。志何以立。夫志氣之帥。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孔子聖人也。尚必十五志學志之在人。真如木本水源。不培其本。而欲枝之茂。不疏其源。而欲流之長。詎可得耶。誠能力策此志。心常惺惺。克己自如。紅爐點雪。

程子謂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祇可責志。王文成公謂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旨哉言乎。惟痛自刻。責鞭志。使醒者。深知之。然學宜不負當下。責志之功。即宜用諸目前。目前知志之宜。責目前。即責志。分陰亦貴惜也。

右四條。窮理力為探討。讀書反求諸身。作文先貴實脩。當下鞭志。使醒隨在。莫非培養本原。策以當下。尤見學祇爭當下。

工夫所在。即本體所在。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之心。即仁也。不知心者。不知學。以心求心者。仍不知學。噫。學術不明也久矣。兢兢業業。即天理用事。即本體發見。須信得及。

字源雜著

木

事業自心性中流出。方為真事業。三王之所以高於五霸者。祇不外一真。

右二條。為培養本原者。示以活潑之本體。並示以天德王道不外一真此心法也。

天行至健。不已。學即宜法天無瞬息之或。問張子謂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如此功方嚴密。如此自與天合德。

右一條。言希天之學。培養本原。正所以希天。天人本無二。學至希天。則倫敦性復。即人即天矣。此天人一體之學也。  
學約數條。乃余向者王講。刻澆書以自警。並以警諸生者也。迴憶爾時多士咸集。日與講明書理。並舉此理之切於身心性命。

綱常倫紀者。諄諄訓誨。此心輒思念不置。任子權篆成安。曾書此約。與聯暉書院生童。交相砥勵。癸丑春。莅任平山。每月詣天桂書院。考課復舉。此以相勸。諸生等果知性無不善。堯舜可為。痛加策勵。各思振興。使文風蒸蒸日上。士習煥然一新。是則余所厚望也。夫。肯咸豐癸丑孟夏。知平山縣事。內鄉王滌心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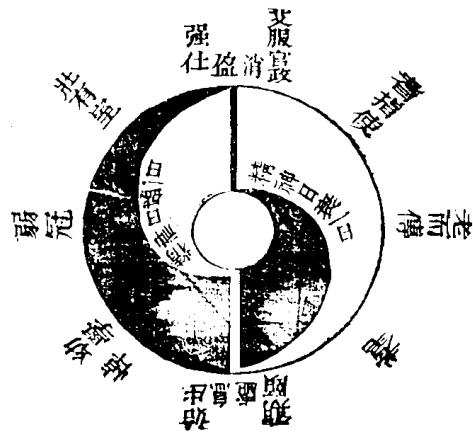
之

七



諸圖

人身消息盈虛圖



子潔雜著

人身消息盈虛圖說

此瞿唐來先生原圖也。瞿唐之圖與濂溪周子異。蓋周子將太極陰陽分開畫。瞿唐則總畫也。所圖有大混沌。小混沌。將陰陽消息盈虛之理言之審矣。茲非敢有加也。仍就其原圖明人身之消息盈虛。終日觀。庶隨時知警云爾。

道無消息盈虛。世運則有消息盈虛。性無消息盈虛。人身則有消息盈虛。息盈虛而漸盈。盈而漸消。消而漸虛。此理之常然。亦理之自然也。易之復陽息也。自復而乾。陽漸盈矣。自乾而姤。陽漸消矣。自姤而坤。陽漸虛矣。姤陰息也。自姤而坤。陰漸盈矣。自坤而復。陰漸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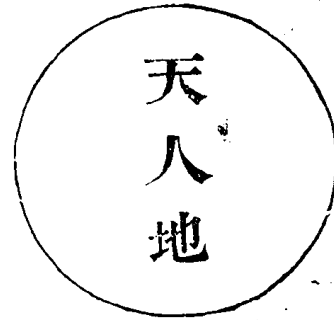
八

矣。自復而乾。陰漸虛矣。人稟天地陰陽之理。其始生即息也。息而必盈。故四十曰強而仕。血氣不能常盈。強之時已有消之機。消而必虛。故百年曰期頤。自無而有。自有而無。陰陽之理本如是也。聖人通於天人。達於陰陽。與道為一。猶必寸陰是惜。為之不厭。故聖人踐形盡性。與天地同其不朽。君子居敬存誠。以免鄉人為恥。以必為聖人。為志朝於斯。焉夕於斯。焉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故君子生順死安。亦無復餘憾。小人則曠時廢日。與草木同腐焉。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明於消息盈虛之理。乃能及時為學也。至矣哉。其易之教乎。

子潔雜著

九

圖本一



子潔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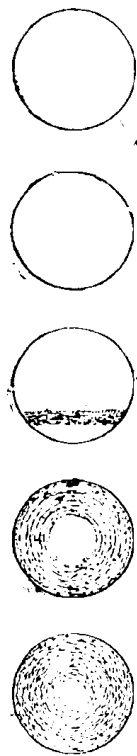
十

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聖人獨配天配地與天地並立爲三者以人與天地原一本也以聖人能全一本之理也蓋嘗論之天地未闢之先一太極而已矣太極卽眞實无妄之理動而生陽誠之通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一通一復天地判焉天以誠而位乎上地以誠而位乎下人之始生也受天地之氣而有形受天地之理而有性性卽太極也形卽陰陽也凡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無不畢具於一身故人亦以誠而位乎中但氣稟拘於生初物欲蔽於生後而眞實无妄之理雖有存焉寡矣惟聖人之心至一一則純純則誠誠則贊天地化育可以與天地參永至於聖

人者其心未能專一則雜而妄惟至一無適窮理以嚴眞偽之辨慎獨以謹欺慊之幾必使念念皆誠言言皆誠行行皆誠更無一端有未誠焉庶无妄之本體可復而我之心天地之心咸與太極爲一而成其爲三才矣

赤子 聖人 賢人 衆人 下愚

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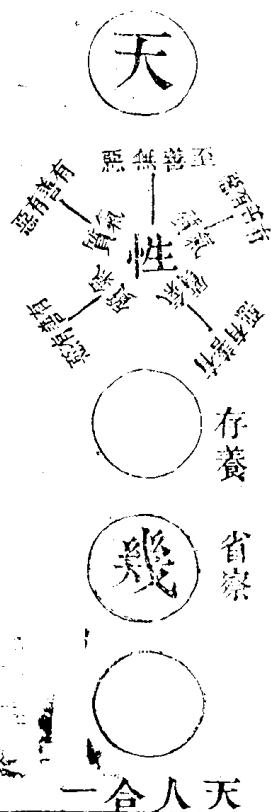


赤子之心無欲而靜。天命之性也。惟聖人無私。能不失其赤子之心。賢人則不免有私。但賢人能克己。故私雖未盡去。而克己功深。欲亦可寡。衆人之心。半明半昧。可善可惡。若下愚則全昧矣。縱本心有時發現。而自暴自棄。所存亦幾希耳。

子潔雜著

七

復性圖



子潔雜著

七

有是天卽有是人。有是人卽有是性。有是性卽有是道。道原於性。性原於天。性一天也。至善無惡者也。由性而發。則正直無少偏斜。於入道爲最近。若由氣質而發。則倚於一偏。非復天命之本然矣。惟聖人能全天。所予我者。故獨能盡性。下此者爲氣稟所拘。而天命之性。能全者蓋寡。君子主靜居敬。於其未發也。戒懼以存天理之本然。於其將發也。謹幾以遏人欲。於初起無時不養。靜中一天也。無時不察。動中一天也。人與天爲一。而氣質之性亦天命之性矣。

生死關圖

死者關此入 生者關此入

憂患

即生然有  
生之理

安樂

即死然有  
死之理

生死關圖說

孟子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生關也。入此者必生。安樂死關也。入此者必死。此二語最足悚人。爰尋釋其義。畫為一

子潔雜著

關觸目警心。庶不以困自阻爾。

古

安樂非幸也。憂患非不幸也。以憂患為逆境。思去者有矣。以安樂為順境。思處者有矣。其去也將以避死也。其處也將以求生也。不知屢經盤錯。逆其情則神易悚。所操者危。所慮者深。雖未必即生而有生之理焉。常處宴逸。順其欲則志易縱。外無所懼。內無所警。雖未必即死而有死之理焉。君子知天命無常。人心易放。兢兢業業。隨所往而常存憂患之心。故雖處安樂而生理自在。小人不知畏天。不知畏人。不知畏心。怠忽成性。隨所往而常存安樂之心。故雖處憂患而亦無由生。即或得生幸而免也。張子曰。貧賤憂戚庸

玉女於成也。學者應自悟矣。

子潔雜著

古

人與圖說相為表裏。斯其聖學昌明之期乎。惟時見而知之者有程子昆弟焉。明道內至於敬而行己以恕。定性書識仁說。真擴前聖所未發。伊川以莊敬日強之語為學要。持己端嚴而好學有論。視聽言動有箴。其倡學於洛中而宜聖門之蘊。又豈有遺義哉。張子繁養吾誠。西銘台仁孝為一致。東銘嚴改失於毫釐。以故關中之學能為洛學羽翼。朱子居敬窮理集諸儒之大成。而伏羲堯舜以來相傳之道。遂益明於天下。然而去聖未遠。後人卒莫知所從者。非不知有理也。判理與心為二也。但見伏羲有畫。周子有圖。古今聖人各有著述。而不解太極陰陽之理。即在吾心。所以日與聖

字潔雜著

七

言相對而終不悟何者。為理何者為學。誠知動靜一源。顯微無間。萬理悉具於心。聖人為必可學。則莫如自立其志。居敬存誠。致知力行。求全天所以予我者。而不使須臾稍間。庶乎命可立。天可達。無難與理為一直。造於聖域矣。

誠說

誠者真實无妄之理也。惟理真實无妄。所以能生天地人物。惟人之生也。各具真實无妄之理。所以經天緯地。事業皆由此出。天地人物不得實理。不能成其為天地人物。人處天下事。不能以實心體實理。縱行一事。亦與未行無殊。故天地人物萬事皆實理之所

為也。但人當既生以後。實理即寓於形氣之中。使實心未能無間。實理亦即不行。聖人實理充足。而心無不實。故至誠無息。直與天地相似。未能誠者。實理非不充足。而私欲因耳目口鼻而生。不能實心。何以全實理。惟能至一無適。屋漏不欺。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間。莫不本實心以全實理。久之則真體既存。妄念自捐。所行之事。皆有實理為之貫注矣。能全實理於己。更無毫髮間斷。此與聖人之誠何異。此與天地之誠又何異哉。

心說

天地所以不敝者。惟因此理周流無間。人所以有覺者。恃有此心。

字潔雜著

六

虛靈不昧。心即理。所會萃之區也。其體為性。其用為情。仁義禮智皆心之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心之發。高明配天。廣大配地。此心之本體也。以心之本體事親。即為孝。以心之本體事君。即為忠。以心之本體接人。應事。即無所處。而不當所謂心。即理。即心也。自人不能存其本心。於是乎物交於前。則心馳欲萌。於中則心雜。昔堯授舜曰。允執厥中。中即心之本體也。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嚴道心。人心之辨。以道心為至。乃能復心之本體也。成湯以禮制心。文王小心翼翼。武王以敬怠箴其心。周公以官禮範其心。自古聖人孰能外心以為學乎。孔子從心

不踰。顏子心不違仁。顏與孔幾同心矣。然十五志學孔子之心。早注於矩。請事斯語。顏子之心。早注於仁。曾子臨深履薄。不欺其心。子思戒懼慎獨。必嚴其心。孟子深知人心陷溺。而言仁爲人心。又言求放心。存心養心。學豈可不治心哉。周子太極圖善繪此心也。程子心在腔子裏。不敢放心也。張子存心養性爲匪懈事天而心不忘也。朱子平生所學。惟在誠意正心。外誠意正心。別無學也。學者有志聖賢心。也不爲物欲所誘。不爲名利所移。不爲毀譽所奪。不爲邪說所惑。以靜爲主。以敬爲要。以毋自欺爲本。窮理以盡心。存誠以正心。志聖人之志。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心之本體。既

子潔雜著

九

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

問先儒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如何。曰此存養之學。孔子所謂操存。孟子所謂求放心。子思所謂戒慎恐懼。皆是學也。曰未發果有氣象乎。曰所謂未發者。蓋指本體而言也。人之本體。無理不具。無物不該。高明廣大。直與天地相似。天下許多道理。皆由是發。是乃天下之大本也。但當其未發。寂然不動。無所偏倚。伏義畫前之易。是此氣象。人生而靜。以上。是此氣象。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謂天何言哉。周子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皆是此氣

象。故雖云未發。實有發之理在。曰此氣象。人所本有何貴於看。曰先賢教人看者。使人認本體也。蓋心之本體。即天命之性。聖人自然能存學聖人者。非澄心反觀。則先不識本體爲何物。何能復全本體。曰看之法如何。曰此處著力不得。不外一敬。學者初用功。先求此心真實。一毫不肯自欺窮理。以究未發之蘊。居敬以存未發之真。如是久之。則本體既存。妄念自消。既發之時。亦皆未發氣象。也。曰釋氏觀心之說。與此同否。曰人祇一心。釋氏以心觀心。是有兩心矣。儒者看未發氣象。祇使此心常在。曰程子又謂不當於未發之前求中何也。曰中非塊然一物。看未發氣象。亦非於未發之

子潔雜著

十

前求中祇存養於未發之前。故程子恐人錯認。不得已而爲是言也。曰靜得力動往往不能如此。何也。曰動時有差。仍靜時功有欠闕。古人靜時存養。動時省察。省察亦祇驗此存養之功耳。

平旦之氣說

人得天地正大之理。即得天地清明之氣。氣之清明。人所本有。而孟子必言平旦者。良心既放之後。惟平旦乃有此氣也。此氣爲良心所由存。故孟子特卽氣以驗人之良心。蓋自維皇降衷。有是心。卽有是理。有是理。卽有是氣。氣根於理。理具於心。心本善也。氣亦本善也。但耳目口鼻之欲。爲之亂。心既放。則理不存。理不存。則

氣日昏然。日晝之氣雖昏。而由日而夜。物欲消。天理息。氣極清明。足以存其良心。由夜而平旦。物尚未接於外。欲尚未萌於中。此時心雖有覺。氣尚未動。其氣尤為清明。足以存其良心。自茲以往。未必常如平旦也。惟聖人主靜立極。終身之氣常如平旦。下此則心無操存。而氣之清明者。旋復昏濁矣。果於平旦能默然自驗收斂。翕聚以定。夜氣每一動。念即以道義自範。起而有為。仍準乎理。終日問不敢使心稍放。耳目口鼻之欲。必痛克之。使平旦之氣常續。一日之中。皆平旦氣象。則氣愈定。心愈清。而仁義之心。可常存矣。否則不知續其平旦之氣。夜之所息。晝遂枯之昏濁。日甚久。則夢

子潔雜著

三

中亦覺紛擾。暗時亦覺紛擾。夜氣不能清。平旦之氣亦不能清。雖具人形。實與禽獸無異。此孟子所以望人操存。而諄諄然為放其良心者。警也。

破迷說

天地間有一大陣。誘入之心。迷入之神。使人入於其中。雖滅身而不顧者。利也。上好利。則國必亡。下好利。則家必敗。然則知之何而可以破此迷也。曰是有義在。義所當為。吾為之。義所當欲。吾欲之。格物致知。所以精義也。誠意正心。脩身所以比義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舉此義而措之也。不計毀譽。不計得失。不計榮辱禍福。

窮可也。達可也。生可也。死可也。又何迷之不破哉。

三一辨

問程子以主一訓敬。以無適訓一。今人心注於一事。他事更不得入。其心即主一無適否。曰此所主者一事耳。非程子所謂一也。曰然則以無適訓一。非與。曰以無適訓一。解不可易。但以一為主。非心在一事之謂也。一者無欲也。以無欲為主。心一於天理也。心與天理為一。更無物欲擾雜。方為無適。曰今亦欲主一而不能無適。何也。曰此主一之心不誠耳。果誠識此一心。中實以為主。則心不妄動。何至不能無適。曰主一無適。能臻聖域否。曰敬者聖學所以

子潔雜著

三

成始而成終也。堯欽舜恭。禹祇台湯聖。敬曰躋。文緝熙。敬止武夙。夜祇懼。古聖人無非以兢兢業業為本。真能去其妄念。完其本心。時篤主一無適之學。則敬者德之聚。自可日新其德矣。何患不優入聖域。曰敬原為入德之門。但人從事於此。多苦拘迫。何也。曰拘迫本非敬也。聖學不明。皆緣不識敬字之義。故或以拘迫為敬。非敬果如是也。謝上蔡云。矜持過當。便不是敬。敬只在勿忘勿助之間。學者於勿忘勿助之間。求之可矣。

唐山朔望講約記

夫人豈有生而不善者哉。秉彝之良。雖愚夫愚婦。無不同具。自拘

於氣稟誘於物欲而人之性真始漸汨沒。臨民者果能導之於早時以格言正論啟迪之。人人各具天良。必有因化導而改過自新者矣。古重鄉約之設。正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神其化導也。余攝篆唐邑。甫下車。即查閱邑乘。知前此本有講約之所。嗣因年久廢弛。心竊傷之。以爲講讀法律。乃勸民興行之道。如之何可不講也。况我朝聖諭廣訓十六條。爲吾民謀及身心性命。無微不至。邇日賢士大夫。推衍其說出以俗語。使人皆能通曉。正風化興禮讓。舍是其奚以爲教。爰與同僚籌議。每逢朔望。令邑之生員。即在城隍廟輪流宣講。齊集耆老人等。環立拱聽。茲宣講已八閱月矣。感察情形。不無領會之人。斯民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不益信歟。惟此道不絕。如綫告朔餼羊。我愛其禮。後之君子。能繼續講明。永遠不替。道之幸也。邑之福也。是爲記。

子潔雜著

三

願學祠碑記

祠胡爲以願學名也。祠所祀者孔子。所附祀者吾邑學孔子之人。欲人知孔子爲吾道宗主。並知吾邑之在古今。實有先得我心而爲之者。而大其所願。專其所願。以學我孔子也。蓋人有生。卽有性。性原於天。至善無惡。自堯舜至於常人。此心同。此理同。實其所得於天之性。無不同。士所以能希賢。賢所以能希聖。聖所以能希天。

者在此。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學者惟患不能深信此理耳。信之及。則學所在。卽本體所在。欲仁仁至。卽欲卽仁。詎非聖門傳授心法。與慨自學術之不明也。詞章有學。記誦有學。虛無寂滅。又有學我孔子之道。炳如日星。讀聖賢書。竟不知所學何事。自暴自棄。以聖人爲不可企及。有謂生初之性。與聖人同者。而信疑參半。嗚呼。使聖而不可學也。孟子願學孔子。果何說也。且吾中鄉如先賢巫馬子。期喟然於韞邱之下。賢如子路。方且懷慚。其浮雲富貴。乃學孔子。而能自得者。先儒晉范武子。不爲時尚。所誘力排清流。其論學甚嚴。乃恪遵孔門家法者。眞足爲人師表。元魯文靖

子潔雜著

四

公學本於性命道德。能以師道自任。觀其不拜浮圖。自稱爲孔子之徒。洵不愧爲孔子之徒者。後人立專祠祀之。宜哉。明李公默。溪出宰平山。力抗中璫。論者稱其固窮守道。李公香山。學溯關洛。隱於白崖香巖之間。蓋有德而隱者也。趙公五葵。力敦孝友。言行足爲學人楷模。曹公儀齋。論嚴敬肆。士譽翕然。歸之。鍾公秋林。行誼爲鄉黨稱許。及膺選拔。蒞遼。總督吳忠毅公。重其人。特疏薦舉。奉有俞旨。我朝謝公翼之。闢發微言。接引來學。可紹伊洛之緒。六公俱配享文靖。實爲人所景仰。至若王公香峯。深造自得。獨悟眞詮。凡日用動靜語默間。無在非學。無時非學。觀所著自製筆。默玩



箴其克己有至嚴者真為清廟瑋璋可與諸君子並祀矣學者欲學孔子顧可不心孔子之心行孔子之行耶顧可不博觀諸子而以諸子之學為學以求進於聖人耶滌不敏蒙聘至菊潭講席竊謂仲尼之道吾心咸具性無不善有為者亦若是耳日夜兢兢與諸生講習討論力求實踐以期寡過復思內邑前賢必崇祀於書院使諸生知學孔子者吾鄉代不乏人乃益堅其學孔子之心乃益奮其學孔子之力爰商於邑侯劉公公曰此舉真有關於世道人心也此轉移風化之微權也况十人為邑之先達或從祀或祀於鄉或待祀要無非士林偉望為後學所宜效法者也遂約張

子潔雜著

五

君光奎共議出資興修名其祠為願學而劉邑侯首先捐廉為倡一時之搢紳及邑中好善者無不慷慨樂施喜觀厥成而受業諸生亦皆歡欣鼓舞續捐以襄其事人性皆善於此可見人皆好善於此亦可見矣顧滌猶有為諸生勸者浮慕非學淺嘗非學繼自今勿縱其情勿汨其性勿使視聽言動稍有非禮勿使人偷日用或有偶虧精乃識一乃心惟學我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方可謂誠心願學方無負此日之期許是在有志斯道者之共勉焉其與於事者列於左及碑陰

菊潭書院文昌祠奎星樓記

學以求為聖人而已學者所祀惟祀聖人而已而學校內多祀文昌奎星何也道之顯者謂之文昌著其星於上所以衛道也所以昌明斯道於天下也五星聚奎識者知為賢人聚奎為文明之象奎亦衛道者也乃世所謂祀文昌奎星者吾惑焉第以祀為禱求功名之舉而不知仰體文昌奎星衛道之意以期明道行道無惑乎日在道中而謂道之遠人也嘗考之天官書矣文昌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文昌為吾道家至此周禮大宗伯所為以燎燎祀司中司命也此自漢以後所為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也後世妄以梓潼為文昌夫梓潼姓張諱亞

子潔雜著

五

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梓潼嶺梓潼者人鬼文昌者天神豈可誤以梓潼為文昌耶至於奎為西方之宿分野徐魯魯重禮教崇信義特生至聖先師孔子於其地其奎光獨聚之鄉乎文昌奎星之得祀俱非無由也內邑菊潭書院向無其祀邑侯適聘余主講從學者眾深恐道學不明即有負諸生相從之意因祀孔子於書院並附祀內邑前賢若巫馬期十人使學者有所景仰以振興其必為聖人之心而又念文昌奎星皆所以衛道尤急宜祀質諸邑侯劉公公以為善謀諸同道又無不快觀斯役之成願學祠文昌祠皆因其棟宇而增以暖

閣奎星樓則創建也。吾因是竊自悚矣。在人有至聖孔子。及吾鄉先哲在天有文昌奎星。觸目警心。肄業其中。而尚不知發憤為學。以斯道為己任。乃真自暴自棄者。必也好古敏求。非學至於孔子。其學不已。以仰體上帝降衷之心。庶不感於梓潼之說。庶深悉文昌奎星之所以得祀。而知所宜學。並致力於所學矣。

王香峰先生入理學名儒祠記

內邑舊有魯公祠。乃元禮部尚書國子祭酒李魯文靖公之特祠也。明萬曆間。邑侯冲台俞公。因歲久傾圮。改建於儒學之東北隅。正祀文靖。而以明李公黼。溪李公杏山。趙公五葵。曹公儀。齋配。

子潔雜著

七

題其祠額曰理學名儒。嗚呼。俞侯之用意亦深矣哉。道之大原出於天綱。常名教所以亘古今。歷變亂而常存者。惟賴有此循理樂天之人。相與維持。以理學名儒。題祠額。必循天理。乃可謂之學。乃可為名儒也。程子謂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此理惟自己體貼。出方能循理。方為真學。理不外日用倫常之內。學宜嚴戒懼。慎獨之功。未能默契天理。息義瞬存。非學也。未能深悉天人無二之理。與天地合其德。亦非學也。余向時嘗主菊潭書院講席。每舉本邑前賢。以為諸生勵。謂中鄉雖僻處一隅。而有先賢巫馬子。先儒范武子。以及理學祠中諸君子。不可謂羽翼。

斯道者之無其人也。且續入祠者。有鍾公秋林。謝公翼之。待祀者。亦有王公香峰。香峰先生默玩有箴。自制有筆。凡動靜語默。皆隨時登記。必期屋漏不愧。德與日新。其克己甚嚴。洵堪並祀。邑侯劉公適至。菊潭課士。與之議。建願學祠於書院。祀孔子。並祀本邑巫馬子。十人。使諸生知所師承。以奮其居敬窮理希賢入聖之心。劉侯善之。並允香峰之配。享文靖於是。同道共其筮。以請劉侯。遂擇期送。至一時觀者咸謂。人當自脩。未有正人君子而不為人所景仰者。噫。此舉豈不足以正士習。興民行哉。爰敘其事之巔末。以泐諸石。後之學者。誠能敦品勵行。不甘於自暴自棄。而以聖賢為

子潔雜著

七

必可學焉。庶不負劉邑侯之意。並不負俞侯之意云爾。

內鄉縣續刻科貢題名碑記

嗚呼。名之見稱於人也。自有所以得稱者。豈因當事之人有題其名者哉。內邑在春秋時。僑寓有先賢巫馬子。期在晉。篤生者有先儒范武子。在元。篤生者有李魯文靖公。為學俱粹然。一出於正。當時後世咸欽其人。法其行。非徒稱其名也。詎必有題之者。而後傳乎。第賢者當法不賢者當戒。凡由是學而得名者。即必題諸貞珉。安知善者不因有所勸而益勉於善。惡者不因有所懲而不復為惡耶。即未得名者。亦安知不因有所法戒。刻苦自脩。求為可知。

而終能得名耶。題名之舉。洵有關於世道人心。而為刻不容緩之要務矣。內鄉科第題名碑。建於嘉靖三十年。後之成名者。雖亦隨時續刻。而所詳者。祇前明歲貢題名碑。建於乾隆四十六年。為時非不較近。而四十六年以後之歲貢。亦有七十餘載。未獲登其名於碑。有志斯道者。深以為憾。鳳亭毛廣文雅意。作人急所先務。勸捐購石。科第之名。即自我朝定鼎以後。詳細開列。歲貢之名。即依前題名碑而續之。凡乾隆四十六年以後。為前碑所未載者。無不備錄。稽往牒。詢耆老。有名必題。弗敢掛漏。噫。此舉乃興。民行維世風。有培養人才之責者。何可不以是為兢兢耶。異日者。多士爭

子潔雜著

五

自濯磨。循名責實。不為習染。不為俗囿。讀聖賢書。必期存省克治。誠篤為己。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以遠超前代。人文之盛。烏知非因是役。以振興鼓舞者乎。爰敘其本末於碑巔。以誌題名之意云爾。

尋樂書屋銘

惟我夫子。心與天同。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曰卓爾。樂亦不改。克己復禮。須臾無忘。希顏希孔。王敬存誠。惟樂是尋。時與心盟。書屋雖小。虛而且靜。不賦無惡。夙夜內省。

座銘

前後左右。都是這箇。涵養吾一澄心。默坐。

德藩箴

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心本有藩。當存敬畏。其藩伊何在。脩其德。尊崇奉持。勿令茅塞。亦有九日。版曰宣。兢兢業業。葆此性天。一善服膺。固如金城。私不能入。欲無由生。克明懋昭。前聖可倣。乾元在我。宜得其養。

自箴

人異禽獸。惟葆性真。天良泯沒。有愧為人。葆之如何。端賴方寸志。可帥氣。莫嫌質鈍。在昔賢哲。猶勤就將。藐予小子。胡不自強。整齊嚴肅。非關意興。與有盡時。性烏能定。隨在皆天。何處非心。心常惺

子潔雜著

三

惺物欲。莫侵孔門。慎獨程子。居敬中有把握。脩身立命。

敦本箴

人性皆善。各親其親。祇因物誘。遂漓天眞。亦屬于毛。亦離于裏。劬勞之恩。受之者已。木不離本。水尙有源。未能敦倫。更有何言。堯舜之道。不外孝弟。血心難昧。勿為情蔽。

自警

天無可怨。人無可尤。咎盡在己。只須反求。顏子不校。程子定性。舍怒觀理。心得其正。虛室懸鏡。玉壺儲冰。淡然無欲。忿何難懲。如彼獼猴。六窗呼應。惺惺不昧。英雄自勝。

登泰山

欲小天下須登泰山上。達有白莫苦躋攀。進亦由我止亦由我不。廢半途始徵力果維我孔子昔曾登臨置身絕頂寄意遙深進進不已。高人幾許一心提振不畏險阻千盤萬折始陟其巔路雖羊腸更當著鞭大開胸襟非弄光景俯視一切發人深省羣峰環拱雄峙於東舉頭雲外呼吸天通海日東升層巒迭見獨立撐天是為真面未造其境想像云何一朝親歷恍近義城蕩蕩浩浩惟天在上忘象忘言毫無翳障

謁孔廟

子潔雜著

渾然元氣大莫能名申申天天玉振金聲出類拔萃天縱將聖仕止久速居易俟命溫良恭儉宛在目前忘食忘憂誰嗣其傳賢於堯舜木鐸萬古教澤涵濡千秋尼父

謁顏廟

深潛純粹甘雨和風功篤博約學積道充聞一知十才竭立卓終日如愚萬世先覺百王大法韶舞夏時為邦致問念切敷施物我無聞安貧入聖樂亭猶在千古德行

過曾子故里

偉哉曾子誠篤為學吾道一貫呼之即覺真積力久默契性天曰

三省身道賴以傳明德新民知止為要戒欺求慊獨得其妙如臨如履卓見真吾工夫本體本體工夫

謁子思遺像

活潑潑地魚躍鸞飛屋漏不愧功在謹幾中和位育克禘天命闇能日章脩道率性云誰守大節凜然心篤君國聖賢的傳私淑諸人統垂千載庸庸庸言典型常在

謁孟廟

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願學孔子抱仁負義自反常縮待後守先勿忘勿助知天事天不見諸侯獨堅操守何必曰利泰山北斗名世

子潔雜著

自任師嚴道尊真大丈夫德配乾坤

謁元聖廟

稽古元聖所其無逸制禮作樂德業莫匹經綸天地誰識高深繼日待旦實可為箴在昔孔子嘗云夢見小子何知幸晤真面文王我師公不欺余聖聖可承莫負居諸

〔清〕馬翮飛撰

翊翊齋筆記二卷文鈔一卷  
詩鈔一卷首一卷附錄一卷

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馬一齋先生遺書序

壬申之歲予與馬君曉媚交曉媚沈靜好學見余所爲詩古文大喜出其曾祖一齋先生遺文以示余讀之而蹶然曰嗟乎吾鄉固有讀書窮理苦心力行如濂洛關閩其人者乎奈何終身困約而聲華不表於後世也哉馬氏桐城望族才儁者多捷得科名先生少時獨無富貴利達之見觀四書集註曰正塗在是矣取羣經及宋五子書閉戶研求欲直入聖賢之域當是時海內沿明季之習薄宋儒尊漢學一二居高者唱爲異說如揭竿於市奔走天下之人好名者羣以小辯相高不守古人

瑚翊齋遺書序

大義先生憂焉作筆記以詔後學而署其齋曰瑚翊自號曰一齋定其志也其講學虞山松陵也月吉會生徒諄諄勸勉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善行也行不善不可謂之明理理不明尙可謂之讀書哉聽者怵然吳中之士習一變嗟乎孔曾思孟道學之所宗也其闡明千古內聖外王之法體用具備若青天之有白日也孟子歿而道晦至宋五子而明故道猶海也宋五子書則舟也舍舟不可以入海舍宋五子書詎可以入道哉然自程朱以後求如游楊尹謝之徒且不可得甚者騁其雄辯謂朱子當宋南渡不宜講格致誠正爲迂闊之

行嗟乎歷觀前代至於末造不爲迂闊之行者多矣而

於氣運國祚何補哉爲此論者人心世道之憂非獨詩書之阨也然近世宗程朱者往往挾其爭心分門別戶至於彼此相詈前後相搏則又非矣先生恪守宋儒而不爲異同黨伐惟酌其義之是準其心之安推之四達而不悖何者所守一故所見者通也先生歿而異學日熾矣吾是以撫先生遺書而不禁慨然太息也先生內行淳實操守潔清有司將以孝廉方正舉不應廬墓時巡撫潘敏惠公請一見弗許居常危坐一室覃思著述有讀易錄禹貢初輯及詩文若干卷其他生平本末見

瑚翊齋遺書序

於懷寧楊全蘊所撰詳矣余特表其學問之正大者如此同里後學李宗傳謹書

馬一齋先生遺書跋

有正言繁稱而人不悟且厭之者苟見側出無意立言自然流出見者如獲異聞深解意趣而因以明道者古之善言者蓋嘗有若是之人也之言也非斬取於人而以求售其言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有本焉如是耳見世之著書者剽竊苟且速以歲月而邀名者皆是淵潛靜澗於大本積而厚發者不數邁卒其速成邀名者終速朽而無名而不數邁

者人轉以其希有而貴之如然物焉於是浩帙重編有不若微文細意者矣竟陵胡承諾著釋志六十一篇輯稗儒門精言而儻侗紛沓心尙麤狎如庫藏簿大官庖以夸囊人餓夫又如以飴蜜糗糒餒嬰兒未飽者不得飽既飽者慮或損腸胃嗟乎釋志其一耳如釋志類者不可勝數也鄉先輩馬一齋先生聞然篤志君子也平日不以經學理學樹幟志爲杓人其遺文亦寥寥無多然嘗讀之入其中而耳目洞然一明焉心志暢然一適焉如行平岡曼陀而時見瑤艸琪花也如望長空白雲而忽見霞綺也如循近澗清泉白石游鱗一一可數而

湖齋遺書序

三

可掬也不專談道而道見則歎曰此始其有本者邪不然何世之以經學理學著書專家者求其心得創獲一二似此而不得也往者見安溪官獻瑤石谿集吳江顧汝敬研漁莊集與先生是集蓋相若云世有知者或不以余言爲妄也同里後學方東樹謹書

翊翊齋筆記二卷一齋先生所著也曩樹嘗爲先生作遺文跋尾稱先生不以講學立名樹幟時未見此記也茲先生曾孫樹華始以此見示敬讀數過則歎其醇正審諦言言心出非口耳陳言者比於此見先生檢心之切嚮道之真洵足爲聖學津梁矣至其憫時病俗亦時

欲以其言效鍼石之用於世然後知先生但不以講學立名樹幟非不講學者也抑知非有此講辨之杞柢而烏能茂彼文字之敷榮乎因悔前言闕漏不實爰書此以訟吾過道光丁酉四月後學方東樹謹識

湖齋遺書序

四

筆記二卷

上卷八十二則

下卷七十四則

文鈔一卷

論說序跋書壽序傳記二十八首

詩鈔一卷

五七言古近體詩四十六首

先曾祖一齋府君天資純粹甫弱冠卽慨然有志聖賢之學居敬以立本研經以窮理返躬以實踐一言

翊翊齋遺書目

一

一動偶有未合輒深自刻責室中左右圖書於先儒微辭奧旨潛思切究誦讀甚勤不聞寒暑每冬夜風雪盈窗戶閒煖煖銜火鑽研至夜分平生於富貴利達視之漠然家屢空布衣蔬食終其身甚樂也嘗講學於邑之樅陽蘇州之虞山松陵閒教弟子明經修行平易切實經其指授者率多洎實之士吳中風氣時尙考証往往蔑視宋儒而講學名公又或兼綜陸王頗浸淫於禪學府君深戒及門謹守儒先矩矱勿惑於勢利勿入於歧途閒與同志諸子書辨論及之然亦絕弗與爭競也所著讀易錄禹貢初輯筆記詩

文鈔頻易稿而定適門人始興林君明倫出守衢州

請爲付梓人封寄未久而府君沒林君旋罷郡而卒

先祖亟索之不獲爰輯遺艸重爲校錄未竣事而先

祖復讞世先君搜求愈不可得乾隆庚子之歲嘗葉

先祖所寫定之詩鈔文鈔各一卷嘉慶戊辰迺檢先

祖所輯筆記稿以授樹華使卒成之樹華自愧閭陋

三十年來校理數次竊有端緒茲謹定筆記二卷文

鈔一卷詩鈔一卷爲翊翊齋遺書而序其顛末如此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二月既望曾孫樹華謹識

翊翊齋遺書目

二



安徽通志儒林傳

馬翮飛字震卿桐城人研窮六經暨宋儒書渙然有得乾隆初有欲保薦應

制科者辭不就親沒廬墓著有讀易錄禹貢初輯翊翊齋筆記及詩文鈔若干卷子春生歲貢生幼奉庭訓工詩古文詞尤邃三禮著有羣經擇義延景堂詩鈔

馬一齋先生行狀

先生諱翮飛字震卿其先六安趙氏也前永樂初有州學生諱驥者贅桐城馬氏用其姓居桐遂為桐城人六世祖諱孟禎萬曆戊戌進士歷太僕寺卿事載明史列

翊翊齋遺書

一

傳曾祖諱國志考授州同知祖諱庶縣學生考諱鳴鸞國子監生祖考俱以先生仲弟官贈奉直大夫考又以先生季弟官晉奉政大夫先生天資純粹甫踰弱冠讀四書章句集註即慨然歎曰正途在程朱矣學者舍是而入旁蹊烏足以為學邪於是研求六執暨宋五子諸書久之渙然有得其學以居敬為本以隨時省察為功以隨事實踐為要署其齋曰翊翊自號曰一齋用自勵也累應闈試不第有司將以應乾隆元年孝廉方正制科欲得一見之也謙不往會常熟陳明府聞先生學行延為山長先生往焉教諸生明經修行言必忠信動

必禮義嘗以月吉大會生徒為講論語及易反復詳切聽者莫不咨嗟謂前此未曾有也先生蚤歲喪太宜人

孝事贈大夫友夔諸弟客遊於外閒歲必歸及授經於吳中適季弟仕吳因念贈大夫性喜山水謀具舟請遊

吳越諸勝藉慰定省後居喪哀毀如禮歲時祭祀必盡其誠潔平居危坐一室勤學精思未嘗少息布衣蔬食處之晏如有故舊稔其貧欲有所遺見先生不能言而

退有問學者輒疊疊不倦惟顯達者雖折節下交而接之必慎廬墓時巡撫陽湖潘敏惠公修造廬禮固辭不見其他謹嚴類此也先生乾隆二十一年正月戊戌卒

翊翊齋遺書

二

年五十有四嘗有讀易錄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鈔文鈔各一卷配光孺人子男四春生歲貢生春儀監生春田廩貢生春長監生女一孫男八曾孫二全蘊嘗侍函丈又與春生交最久今春生之子邦基俾之撰述不敢以辭嗚乎先生實體力行之儒次其大略閱者可考見焉受業懷寧楊全蘊謹狀

馬一齋先生家傳

馬一齋先生諱翮飛字震卿弱冠喜宋儒學途專志勤弗懈於中途弗回於旁趨署其齋曰翊翊署其號曰一齋演迤涵泳可想見其為人既屢絀於鄉試泊如也乾

隆初年開

制科有司欲見之而後舉謙不往而應常熟令山長之聘月吉會講反復詳切聽者忘倦幼失母事父盡其孝治喪祭盡其誠家貧布衣蔬食終其身故舊有欲餽之者見而不能出諸口以退廬墓時巡撫潘敏惠公欲見之而不能得也以乾隆二十一年某月日卒所著有讀易錄二卷禹貢初輯一卷筆記二卷詩文鈔二卷享年若干歲先生先世為六安趙氏永樂初有贅於桐城馬氏後遂沿其姓為桐城人萬歷中進士歷官至太僕卿諱孟禎者其六世祖也贈兵部主事旌孝子諱懋襄者

桐城趙遺書

三

其五世祖也

陳用光曰余少事魯山木先生言宋儒學長事姚姬傳先生言宋儒學及遊宦所歷廿餘年間人多稱漢儒無及宋儒者若先生之闇然自修遺棄聲利雖無著述固已得為學之本矣況有著述乎先生曾孫樹華乞余為傳乃論次之如此云

翊翊齋筆記上卷

桐城馬氏

生而知之性之也學而知之困而精之也上智之資曠世罕有尼山之聖猶須好古敏求中材而下氣稟不同豈不全賴乎學惟以下學為始基以上達為歸宿所謂致知成功則一者也

不蘄至于聖賢者志不立不能幾乎聖賢者學不專先輩嘗言明心見性儒釋兩家所同愚謂明心則同見性則異心為虛位性為實理釋氏之說曰性空如鏡妍來妍見媿來媿見此心也非性也宋儒所以譏佛氏誤

桐城筆記上

一

認也

清固水也濁亦不可謂之非水非水之本然耳明固目也昏亦不可謂之非目非目之本然耳善固性也惡亦不可謂之非性非性之本然耳

孔子繫易言盡性子思中庸言率性孟子言知性養性程子謂性即理也朱子謂性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解得極為親切學者當時時體認見得親切然後可語工夫

氣質之偏梘乎性之初而非全乎性之本也物欲之蔽起乎性之後而漸漓乎性之真也欲化其偏祛其蔽學

焉如不及其可

宇宙所共由曰道學者所自得曰德義其所當然也理其所以然也是故明道修德喻義循理則上達爲君子反道敗德悖義違理則下達爲小人

古今讀書人所謂士也然士之名易居士之實難副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矣今士能不役於口體不趨於優安否又舍子貢問士告以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其次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其次言必信行必果今士能有才德踐其等級否又舍子路問士告以切切偲偲怡

朔齋筆記二

二

怡如也今士能於朋友兄弟閒盡其懇摯否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今士能有任重道遠之器識否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今士能於四者自致自盡否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今士能有恆心否又曰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今士能不離否又舍士何事之間曰尙志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今士能居仁由義否尋釋聖賢論士之語逐一體驗深愧以士自居若自詡爲士不知其不足則人自量之難也

朱子嘗謂科舉何嘗累人人自負科舉陸子嘗謂學問

思辨而篤行之由是進於場屋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必不詭於聖人足見爲學應舉可一以貫之至於得失固自有命吾所當爲者吾盡心焉非吾所能爲者吾無容心焉是在信道之篤者

辱身喪節以求利達而不得者有之矣砥行立名不求富貴而得之者有之矣

仁義禮智吾所能求而得者富貴利達非吾所能求而得者求吾所不能求而舍吾所能求勞勞不已碌碌以終生無補於時沒無傳於後此誠惑之甚者也

以攝養責之己以壽夭聽之命以勤儉責之己以有無

朔齋筆記二

三

聽之數以仁義道德責之己以窮通得失聽之天近世聰明特達之士往往究心天文地理以逮名物度數輕詆先儒或漫淫於辭章而以言行為迂闊夫儒者讀書將以窮理致用非以誇博洽也爲文將以達志明道非以耀藻采也故論其事則考證亦學者所不可廢文辭亦學者所不可無若勤一世以盡心於其閒是亦玩物喪志焉爾飲食者遺精鑿而御糟糠烏在其爲知味也行道者舍正路而由旁徑烏在其爲識塗也

周子曰不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執焉而已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貫串經史所以辨驗

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近世考證家乃謂子罕言命子貢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後儒侈言性命實爲躐等按此以規空譚之弊則是以議精詣之學則非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性道若舍身心德業之務而逐訓詁詞章之末其去夫子之道又不知其幾何也

學者賢乎讀書尤賢乎讀有用之書方於身心實有裨益若干祿之書詞章之書考證之書雖極精熟究於身心性命有何裨益耶

論語第六章夫子教弟子孝弟謹信愛眾親仁餘力則

珊瑚齋筆記上

四

以學文集註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夫詩書固學者所不可不學禮樂固學者所不可離孰御書數固學者所不可不習而子教弟子餘力學之則弟子之行急於弟子之文可知也至入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益廣大精微於弟子之行可知也朱儒闡明性道衰章四子書六經使學者循習正學之塗足以修己足以治人足以善世則所以繼往哲開來學舍是無以爲學又可知也近世淹博之士乃據其名物度數所疏略處以相譏議嗚呼小言破道小知害義無惑乎考其行事往往不識節義剛正忠孝等字如管人所誦也

學者上達必始於下學下學必期於上達鄙下學之功不道侈口高譚盡性至命此明季儒者之失講學之過也禁上達之事不道終身用力訓詁考訂此近代儒者之失不講學之過也

子曰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孟子曰尚志戚戚於科舉者爲名利也汲汲於考證詞章者雖不盡爲利其徇名之心一也學者能決然去其爲人之心然後可以進於爲己之學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詩書禮皆文也非文無以致其知執禮卽行也非行無以踐其實忠

珊瑚齋筆記上

五

信則所以行也非忠信無以立其本後儒因小學久廢欲收放心又先之以主敬後聖有作下學而上達不能易斯言矣

主敬存心涵養之事也讀書窮理致知之事也徒義進德力行之事也朱子曰三者以涵養爲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無以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者也

未發之前只是涵養纔發之處優用省察然朱子言動靜無時不養是涵養須貫徹始終也又謂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是省察須貫徹

始終也又謂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是涵養省察須交相貫徹始終也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入學又言說靜便入佛氏之說又謂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是故只用敬不用靜也

敬者隨動隨靜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敢放逸敬之謂也無一可褻之地無一可輕之事無一可忽之時無一可肆之念

主敬之學日益篤實則日益高明日益精微則日益廣大不見高明乃爲高明之至也不見廣大乃爲廣大之至也

先儒之言主靜也內無妄思外無妄動豈真以靜坐爲靜哉動靜皆敬斯動靜皆靜也易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者也

妄則雖靜亦動求靜之心卽動也無妄則雖動亦靜應動之心自靜也

象山收斂精神之說固自無弊但謂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與後儒所謂靜坐久之心體隱然呈露種種應酬隨吾心所欲如馬之御銜勒者

又有所謂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便足更無來不須假借卻自有輕重厚薄不容增減者似皆偏重涵養之

功而擬議之間或遂流失而不自覺也不若收斂精神涵泳義理於日用言動酬應時加精察庶可存物欲之私而造虛明之境朱子曰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常理卽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邪

舜言人心道心孔子言操存舍亡孟子言求放心言盡心言養心學者下手用功全憑此心之存全賴此心之養故聖賢皆諄諄於此近世懲陸王專求於心漫淫於禪之弊言及心學輒疑爲異端豈非因噎廢食

人心放失易陷溺亦易收斂難存養尤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教學者用功莫警切於此孟子曰盡其心存其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教學者用功莫親切於此又曰陷溺其心失其本心放其良心教學者用功莫痛切於此學者欲求自立異於流俗必也主宰嚴肅隨時隨事循持庶幾先立其大之旨

無事靜坐有事順應只須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事物之來紛紜之集正吾輩學者用力處也易曰履巽然敬之无咎

省察之要必將事事物物審求天理決去人欲久之乃能精熟朱子謂專言主敬不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公

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機亦未免昏憤雜擾也  
理欲之介義利之分有相似而不同者亦有不相似而  
同者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察其幾不致其決  
凡人一念之差可致諸惡之集故當惡念起時自己察  
識其誤卽宜猛省立予斬斷異日再萌再予斬斷直須  
淡自痛恨絕其根株若優柔不斷至於潰敗決裂方追  
悔其一念之差所謂噬臍何及

朱子曰飲食天理也求美味者人欲也自是推之豈惟  
聲色貨利哉日用纖悉之事細微之物一有係累卽人  
欲也故察之不可不審

胡翊齋筆記上

八

學問以復吾初也以順吾事也而其克治之始必有勉  
強之功若任嗜欲之所流畏矯制之不易則不能自克  
安望有成

妄念將起便猛省以遏之已卽克矣私欲既萌思義理  
以勝之已亦克矣

凡吾欲加諸人則伐心生焉伐之不得則克心生焉欲  
藉諸人則欲心生焉欲之不遂則怨心生焉萬物交於  
外四者戰於中於是方寸之間非復虛靈之體卓然不  
行豈不難能可貴

孟子言持其志者存養省察之事言無暴其氣者克治

之事然其氣不暴則其志愈堅薛敬軒先生嘗論涵養  
止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輕矯以重急矯以緩褊矯以  
寬躁矯以靜暴矯以和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  
變矣

戒懼者所以克私欲於將萌之際慎獨者所以絕私欲  
於未萌之先時時戒懼念念省察下學日益篤實上達  
日益高明嘗謂陽明言良知不若言獨知時也言致良  
知不若言慎其獨也

無事戒懼守吾心虛靈之體而常存有事省察循吾心  
中正之塗而勿失

胡翊齋筆記上

九

靜以含動是謂靜而無靜而居之則湛然無矣也動梮  
於靜是謂動而無動而處之則秩然有理也

無事靜坐以涵動之所本有事應付以驗靜之所存動  
靜一源體用備焉動靜互梮內外合焉彼夫役於有事  
俗學也朋從之流也溺於無事異學也頑空之流也

事未來時有期待之心事已過時有係戀之心皆所謂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也事未來時有屏絕之心事已  
至時有強制之心皆所謂良其限列其貧厲薰心者也  
夫吾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無事時敬以存之勿滯於  
靜可也遂役於動不可也有事時敬以察之勿逐於動

可也遂溺於靜不可也

告子之不動心強制之力孟子之不動心集義之功止是集義止是行義存養省察之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也

動靜交相養者也古之聖賢知人自受中以來繼善成性亦如天之健行不息息則閒矣是故時以習之存養省察不使須臾離也靜則人欲淨盡動則天理流行動靜一原顯微無閒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全而受之全而歸之傳於不朽垂於無窮幾希之存主敬而已嗚呼此宋儒所以功在百世與

瑚齋筆記上

一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致知之要讀書以廣之講論以明之精思以淡之卽事以實之

知非徒聞見之知而已理散於萬不外一心心主於一不遺萬事在物之理卽在我之理也求理於物卽求理於心也卽心卽理窮理之極明道程子所謂盡性至命者也

事理之當然也吾心之本然也於事理爲當然也於吾心爲本然也

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知之知之次也孟子亦言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程子曰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朱子曰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

人之求衣食也知無衣則寒無食則飢也人之避水火也知蹈水則溺蹈火則焚也學者事事物物自致其知知善如衣食之不可離知惡如水火之不可卽則庶乎其可也

學者讀書到困心之境然後可造於精微到悅心之境然後有得於義理若悠悠泛泛不能臻此兩境雖有所得亦在仿佛近似之間

瑚齋筆記上

二

見得義理親切方有意味玩得義理意味愈見親切朱子曰讀一書沈潛玩索究極至處既有著落自然道理浹洽敬軒先生曰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思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理義自見蓋先儒虛心玩味有如此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畫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延平先生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心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故東萊讀論語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所感  
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蓋先儒切已體察有如此

朋友講習聖人著之易象君子樂取於人非故爲謙退  
也千慮一得愚者亦有知能况麗澤相資實輔仁之功  
邪張子曰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日日  
講論久則自進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處事則思以審之問學則思以通  
之高明者固易有功沈潛者亦終有獲或以何思何慮  
爲主敬之宗此卽淪於邪說何思何慮只是無別思無  
別慮豈無思無慮邪

胡翊齋筆記上

十一

平居精思臨事精察無精思之功者無以爲精察有精  
思之功者又不可不精察一動一靜一交一接莫不有  
義理之當然隨事單心久之自於義理精熟白沙嘗言  
日用閒隨處體認天理何患不到古人佳境也

學者所以窮理致知者心也陽明嘗言講習討論未嘗  
非內是誠然也若謂求之吾心而自足不假外求則於  
論語博文中庸道問學強爲之解終有所不能通

陽明疑朱子窮理之旨而爲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  
物之說其言曰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  
天下之理是始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

下之廣以裨益增補之是猶析心與理而二之也夫神  
如庖犧不免仰觀俯察聖如大舜不廢好問察言自來  
聖學曷嘗不窮天下之理天下之理曷嘗外於吾心之  
理邪陽明又言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充擴之極至於盡  
性知天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今必曰窮天下之理  
而不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幾眞妄之辨舍吾  
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夫知窮理者卽吾心之  
靈明能窮理者卽吾心之功用曷嘗不反求諸心又曷  
嘗舍吾心而自有所爲窮理之用邪

胡翊齋筆記上

十二

胸臆而已未嘗衷諸學問也夫不知則曷以行不行則  
曷賢乎知此知行並進實學者進德之要已

善窮理者隨事隨地自求善躬行者隨分隨時自盡  
世間有一種人頽然自廢最可痛惜終日悠悠忽忽終  
歲悠悠忽忽終身亦悠悠忽忽卽夫子所謂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者卽子張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卽孟  
子所謂自暴自棄者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夜氣不足以  
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又曰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初  
讀之語意似覺過重反復讀之憬然有悟萬物之性人



爲賢人有仁義禮智信之德也若不自知進德自求復性真然頑然雖欲異於禽獸亦何可得

人有恆言皆曰自立偶思孔子曰三十而立又曰立於禮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子思曰中立而不倚又曰立天下之大本孟子曰立天下之正位又曰先立乎其大者自立譚何容易試一推勘證驗恐非根柢淺薄者之所能幾

學者不肖自異於流俗是愿人也必欲自異於流俗是詭行也不爲愿人又不淪於詭行是在卓然自立者學者立心不可稍有陷溺立身不可稍有放肆獨居之

湖淵齋筆記上

十五

地無幾敢忽應物之時無事敢忽循持日久積漸體充庶幾卓然有以自立

溫公論盡心行己之要自不妄語始楊斛山曰不妄語者所言必皆當理輕躁鄙倍及事務瑣屑無益身心而信口譚論者皆妄言也劉念臺曰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好言人短長始

樂莫樂於寡欲憂莫憂於多求益莫益於知非辱莫辱於無恥知非則知過矣有恥則改過矣所賢乎明善爲其得而能守之也所賢乎知過爲其聞而能改之也

學者偶有不善旋有愧悔之心卽是遷改之路若心地不善者有不善之行視若故常則已失其本心習慣如自然與禽獸亦何以異

學者平居一言一動任其苟且任其輕率一旦入於賓客之會禮樂之場手足便無所措

文爲度數禮之儀也忠信篤敬禮之意也君子行禮有時守禮無閒斯須不莊不敬則惰慢之心生矣斯須不和則傲僻之心生矣

日月之所以常明山岳之所以常峙江河之所以常流皆誠爲之也惟有此誠斯有此物故君子誠之爲賢

湖淵齋筆記上

十五

既須表裏如一尤賢始終如一有言不信固屬空譚有初鮮終亦非實詣故君子誠之爲賢

君子爲其所當爲盡其所當盡分外之事固所不計分內自然之效亦不計也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胥是道也

無所爲而爲之天理也有所爲而爲之人欲也爲善而旣善亦當爲爲惡而福惡亦勿爲因福而善善其薄矣因旣而善善亦約矣

氣不可以常計也理可以常計也數之驗也氣所使焉

理之驗也數難越焉推測曲執僅效一時古者寓大道於小道其所本者大矣徒管窺而燭照哉聖人言易不以既福爲吉凶而以邪正爲吉凶有以也夫

絕妄思者大智也無客氣者大勇也

有剛之不能無柔也猶有陽之不能無陰也而夫子以剛近仁又曰吾未見剛者孟子則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蓋剛則能克己則能勝物朱子所謂人欲橫流非剛毅亦立不住也

剛者不屈於物非盛氣以陵物也不私於己非負氣以尊己也富貴貧賤既福死生靜俟之而不動其心順受

翊翊齋筆記上

二

之而不改其度

氣充乎體老則不能不衰志相於心老亦可以不息惟聖人恣天行健故老至不知也惟賢者以志帥氣故老當益壯也

元孫起奉原校來孫其昶謹重校

翊翊齋筆記下卷

桐城馬翮飛震卿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彌滿充周無處不有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何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體生生不息而其流行必有發端處有發端處是以推暨無窮與墨子兼愛之旨迥異父子兄弟之愛相於天性乃仁之發端處如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由是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推之於民而仁於物而愛如木之有枝葉水之有波瀾也彼視懿親與塗人無所差等是則無本無源無發端處無以爲推暨夫安得謂

翊翊齋筆記下

一

之爲仁邪

家庭之際氣類難齊全賴平日嚴正以帥之寬裕以誘之本身以感之積誠以動之人無不化而後已無所憾若惟處以含容親愛之道則有餘齊家之道則不足也雖然世閒固有一種乖戾之氣悖謬之夫比匪性成醜正意固既決絕之不忍復化導之未能惟有各盡其心以冀其悔毋操同室之戈可也大抵處家庭之道其上感化焉其次忍讓焉

世傳吳康齋弟私鬻祭田康齋訟於官張廷祥於是有所告素王正名討罪之說或言撫州守張墳因康齋拒

不相見令人代其弟訟之拘至加謾侮康齋知非弟意相好如初黃黎洲熟於舊聞獨信此說當可爲實錄也至劉山陰言康齋弟鬻祭田康齋訟之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臻此此說愚未敢信更須商量家庭之際骨肉之間惟有以理論之以情動之以誠感之豈容輕易有差池之事邪

子弟魯鈍足以守己輕佻足以喪身爲父兄者愛其子弟必須教之識道理安義命戒浮薄遠淫邪方得謂之閑家方可望其承家也否則不訓以正或喜其能無論囊滿兼金田連阡陌祇足供其匪僻之資即使讀書萬

翊齋筆記下

二

卷下筆千言亦適助其侈肆之惡故子弟不必魯鈍之憂而惟輕佻是懼吾輩宜發淡省

吾弟載陽判泉河樂山令南匯先子手書訓之曰家承清白世讀詩書汝曹入官吾願以善養不願徒以祿養也潘絜方撫軍聞之歎爲識趣高邁迥異望子弟之富貴切於望子弟之賢才者識之以誠子孫毋墮家法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千百人其漸疏者勢也其宜親者理也先輩嘗言仁之廣狹恆視智之大小智及其父則仁及昆弟以下智及其祖則仁及從父昆弟以下推而

之理一以貫之者也

一家之人智愚不等一族之人智愚尤不等其間容有媚忌之輩陰恨之夫不相親愛轉相嫌怨者從伯曾祖嚴冲編修有言此輩至愚程子所謂不足責者勤以撫之誠以感之其責仍在我輩也

人心多私人情多忌嘗見聰穎之士壹志於富貴利達而於族黨枝之尤淡此等自喜高明實甚愚闇我輩處此其上積真誠以化之其次盛禮貌以接之其次矢退讓以避之彼以僞至接之甚歡彼以惡來受之不按慎勿稍懷忿嫉之心分彼之過而損我之德也

翊齋筆記下

三

范文正公嘗言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而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故於蕪州買田千畝以爲義田至今七、百餘年絲延勿替洵百世之詒謀也先子夙有是願以薄產不足時歉於衷識之以諭子孫異日稍有餘財毋忘先志

文正篤於宗族所以行仁而名義莊何也租入有定而需用無窮不立章程優易敗壞爲之制度始可久長惟以義成其仁是以范氏義莊至今罔替

近有奉事庭闈侍養服勞藉藉人口及至入仕竟以簠簋不飭貽譏者夫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

彼其門內始亦勉強行之耳。若發於中心之誠，當必有思貽父母令名之意。

窮則獨善，達則兼善，隱居行義，理本一源。此古道所由隆也。學非明體，仕非達用，修己治人事，皆雜鶩。此後世所以不及於古也。

古人所謂功大則扶危，定傾小則興利，除害播休，烈於兩閒。古人所謂名大則傳垂史冊，小則事紀碑銘，著聲傳於釋世。近人每見登科入仕者，輒以好功名相歎美。何視功名之輕易也！士君子勿以科第仕宦爲功名，庶幾其有真功名也。

胡適齋筆記

四

近世恆言功名蚤身家受其福，功名晚國家受其福。吾謂國家不受其福，身家未必遂受其福也。國家受其福，身家未必不受其福也。又謂講道德者多爲民生計，講事功者多爲國家計。吾謂知爲國家計者，未有不爲民生計也。能爲民生計者，乃真能爲國家計也。

君子所不可必得者，時也。所可必成者，學也。學既有成，巍科顯仕，將由之行道，利濟斯民，澤流後世。若未嘗學問而驟達者，於世無絲毫之益，於己有邱山之損。徒滋之惡而取其戾也。

也用舍命也。達則爲國家之用，經術足以濟時，窮則盡講授之心，儒術足以待後。若能伸而不能屈，能行而不能藏，豈非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耶？

德業宜自見，不足自勉。然後知不足而篤進修之功利。祿宜自見有餘，自反然後知有餘而絕私妄之念。

學者入官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朝廷之所利，賴蒼生之所仰望也。然觀其所由正，自有等其心。惟知有君國者，可以謂之純臣矣。其心惟志於功名者，可以謂之良臣矣。其心惟在於祿位者，則可謂之具臣矣。

萬物皆備於我者，理一也。民胞物與同然之理也。由已推以及人者，分殊也。親親仁民愛物自然之義也。

以實心任天下之事，以虛心揆天下之勢，以平心類天下之情，以精心盡天下之變。

大臣事君與小臣異，凡有獻納勿使人知，嘉謀嘉猷入告於內之義也。凡有匡弼或因其所病而導之，或因其所明而誘之，納約自牖之義也。

人臣之諛不可不立名，節不可稍存，名心范忠文乞致仕疏。王荆公自艸制極詆之。蘇子瞻賀之曰：公雖退名益重矣。忠文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福，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嗚呼！

胡適齋筆記

五

此忠君愛國之忱可爲千古八臣之則

蘇子瞻對宣仁太后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嗚呼

此立朝之節可爲千古大臣之則

任不量力者自敗也用不量財者敗人也

拯將廢之事其法宜峻馬壯吉也解已亂之難其道宜

緩來復吉也

善弈者決勝於初箸不籌於後而籌於先也善駢者決

中於未發不求諸外而求諸內也

好用智數者恆以智數失喜用精覈者常以精覈失故

君子處世審其理之所當求其心之所安惟義之與比

而已

湖濱齋筆記

六

天下之事紛至沓來天下之道千變萬化聖人於此有  
權焉以察乎理之精微審乎義之分際然後因物付物  
輕重各得而無毫釐之差也是故經者道之體也權者  
道之用也經者權之體也權者經之用也合而言之  
也易曰巽以行權

剛方足以維世然過則可以激天下之變和平足以善  
世然過則可以釀天下之憂因時制宜無過不及義之  
與比而已

君子喻於義不待其行義也義心存焉矣小人喻於利

不必其放利也利心存焉矣義心天下之公也道心也  
利心一人之私也人心也

忠節之士忘身殉國名教所關或謂其出於性生非關  
學問夫使其不足植綱常維風俗則血氣之剛矣若其  
足以植綱常維風俗則義理之勇矣正子夏所謂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者

好善惡惡性之理情之常也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何  
也人性本善人情多私涉於私則好善惡惡未能適如  
其分矣雜於私則善或不好惡或不惡矣至汨沒於私  
則善可以爲惡惡可以爲善顛之例之無所不至故惟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

湖濱齋筆記

七

靜言思之豈惟偏私不得爲能好能惡心苟未能虛明  
未能公道未能因物付物不雜一毫私意於其閒所謂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吾心既  
爲所累與物又焉能平故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也  
是非邪正之辨凡用舍之所以當刑賞之所以明學術  
之所以正君子之所以託命小人之所以畏威胥賴此  
明辨晷也是故昧是非而不辨者愚也自畫也明是非  
而不斷者懦也自欺也亂是非而不顧者悖之甚也自  
暴自棄也

喪服爲人後者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尊無二上  
故禮不貳斬聖人制禮甚精宋時濮議歐陽文忠據爲  
其父母一語謂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溫公言爲人  
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  
得稱父母也朱子言假令仁宗與濮王共處一室英宗  
均稱皇父於心安乎而當時兩制臺諫力爭稱爲皇伯  
於禮似亦無徵要之所爭皆君子也明世宗入繼大統  
諸臣初仿宋兩制臺諫之議擬稱興獻王爲皇叔考既  
不能行至稱孝宗爲皇考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  
生父母似乎酌禮意之中矣而張桂僉王乘機極意迎

翊齋筆記

八

合謂世宗入繼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不同遂去其  
本生之稱改孝宗爲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興國太后  
曰聖母至於奉主祔廟嗚呼名爲繼統而實篡統此則  
小人無忌憚之爲之也當時議禮霍韜席書黃綰竝從  
陽明講學者陸澄初以建議不合罷歸既而悔其前說  
疏言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不敢自昧本心是亦  
王門荒經蔑古武斷任心之證而近時猶有主其說而  
推波助瀾者嗚呼可謂莠言自口矣  
風俗之隆污視人心之邪正人心必先士習士習必賴  
師儒提學若於按臨州郡時倡導士子讀宋儒書學宋

儒學課士必兼文行轉移風化最速且神校官與士尤  
親倡導亦易遇有品醜學茂之士躬親延訪使爲諸生  
表帥必有觀感興起者

顧寧人言辟官莅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今皆不得  
專之吾謂守主一郡牧主一州令主一縣僚屬賢則與  
之共治不賢則自舉其職雖未得辟官官不得分其權  
也無事則處以協和有事則申以大義雖未得治軍軍  
不得損其權也至於興學校平獄訟禁姦慝政自行矣  
勸農桑實積貯抑奢靡財自足矣程子曰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曾是賢守牧令盡心民事

翊齋筆記

九

而民生有不厚民風有不正者耶  
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得其平而已矣君子之治郡邑  
亦使萬民得其平而已矣枉道徇私是誠謬矣矯枉過  
正亦已甚矣故歐陽子有言君子不立異以爲高不逆  
情以干譽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盡已之心忠也罔拂百姓以從  
己之欲推己及人恕也  
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君子所以平其政非所以沽其名  
也沾沾自喜是要譽也悻悻不平是買直也朱子曰平  
易近民爲政之本

君子行改準乎天理之正審乎人事之宜薛方山曰義可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可喻物不必授之典故嘗見居官者徇私縱欲淡歎其無所忌憚喪其羞惡之心若以正自守以公與人何嫌何疑而遇事觀望遲迴是亦見義不爲之無勇者已

有司捕治姦宄不得姑息不惟保護善良衰正風俗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自非元惡巨憝一經痛懲變爲良民者往往有之此卽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之意制民以法其用有盡道民以善其益無方無政教者良民亦不率矣有政教者頑民亦成化矣

翔齋筆記下

十

保甲之法原本成周比閭族黨之意所稽牧令止用以稽盜賊弭盜賊而上下視爲具文真意不存盜賊亦未能稽能弭耳若有司因之隨時隨事勤懇懇勸導以孝弟睦婣任卹相友相助相扶持教化豈不行耶忠信慈惠以行之雖罹災害胸臆固無所悔權謀詭譎以行之雖免殃咎寤寐亦有難安

近日州縣難爲然以行其志則不足以盡其心則有餘管伊川程子門人因新法求太程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學者宜知此意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至愚亦同此倫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至愚亦同此理有司聽訟毋拂人性曲體人情就其善端發見尙有微明處指點之開導之民非木石往往感動其天良翻然改悔且不特感動此人也見者聞者必有因之而生其感激創懲之心者以視能吏決一事止清一訟其淺淡迴不侔也

有官清而民猶瘠者矣未有貪墨而民不瘠者也有官慎而民猶枉者矣未有輕率而民不枉者也有官勤而民猶累者矣未有廢弛而民不累者惟清而不刻覈慎而不遲疑勤而不紛擾持身正直忠厚莅事明允周詳本於愛人輔以節用斯其良有司乎

翔齋筆記下

十一

士君子退居鄉里不可稍預分外之事不可不盡分內之心不濫不虧斯之謂素其位古有居一鄉而化一鄉者豈惟心地光明踐履篤實親朋之際里黨之閒平居有表帥之宜臨事有扶持之誼是以善者得所依歸不肖者爲之斂跡也若彼託於循分巧於藏身雖無蒞家豐屋之凶已近闕戶無人之象自以爲明適以自蔽其身而已

予少年血氣未平見有強陵弱眾暴寡輒不免忿激於言三十以還猶不免怒形於色四十以後涵泳義理始早忿怒之事年垂五十回憶往事強橫之子孫或已頽

然式微忠厚之子孫或已森然玉立始歎過剛則折天之道也不惟悖理犯義必無後也而世人往往任性妄爲不自愛惜何也

吾鄉風俗夙尚儉約雖已賢顯家居仿佛寒素近年風尚漸異寒素之士有時華服儼然吾生平大布之衣裳遭嗤笑試思有餘不足消息循環物力維艱享用不易與其不節致累曷若少畱未盡卽以備周急之需豈惟惜福亦以養德

常人悖理犯義多緣迫於饑寒以至不顧顏面惟有委婉開導以感發其天良子以可轉之機示以更新之路所謂化得幾人皆是事業也

湖湖齋筆記

三

東萊解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曰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已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已之論用爲非人之資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按此解雖非此傳本旨然學者宜知此義  
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會若不自反其仁自反其治自反其敬必動不親不治不會之忿忿而失愛人治人禮人之初心自治愈疏與人益悟思聖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訓宜發激省

責人密者自責必疏繩人淡者自繩必淺君子則爲己矣爲己則寬於人矣

人情之私不可徇也君子不委曲以求合人情人性之公不可違也君子不矯激以致拂人性

趨向與吾同者議論不同講說以明之其果誤也然後辨焉不必涉於爭也趨向與吾異者議論所異平心以察之其果非也然後辨焉不可流於爭也

激於意見者偏私也激於義理者亦客氣也君子惟平其心故不激於言程子所謂夏好商量是也水之激也失水之性矣言之激也失人之情矣

湖湖齋筆記

三

人心詐僞豈得不知但須渾涵不容輕發方有含宏充大氣象用剛易折折則敗矣用明易傷傷則闇矣有涇之不能無渭也有薰之不能無蕪也有君子之不能無小人也此自古盛時莫不皆然無論叔季之世矣君子之黨恆寡小人之黨恆眾君子之待小人恆恕小人之忌君子恆淡君子之防小人恆疏小人之伺君子恆密此自來宵小莫不皆然無論大姦大惡矣爲君子者寬容以感之至誠以動之平易以處之邊讓以遠之體包荒之義以成含宏之量忍若濡之慍以免壯頰之凶君子所宜自勉如是而已枉已既有不能作緣實爲



不可若曲意於調停致歧路之躑躅比九二之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多言者躁多動者輕輕躁者多妄求靜定者多寡欲小人而欲冒爲君子其居心不可言也小人而自喜爲小人其長惡曷有極也

君子知失小人知得君子知辱小人知榮知失知辱故有所不爲知得知榮故無所不至

趨向未定之人或蔽於偏私或惑於邪說善言猶可動其良心宜積誠以感之幸勿失之覲面也過惡已稔之人既無所忌憚既無所顧愴正言從致遭其淡怨宜守

湖齋筆記

四

默以遠之幸勿失之矢口也

眾好眾惡必察焉者好當其可惡當其不可人心之所同卽吾心之所安也眾好而有不可眾惡而有所可吾心之所獨亦人心之所同也

與朋友生徒講習止宜隨事隨人講明其理慎勿立名標榜不惟易招嫌疑且恐有損潛修

學者能會教者之語默授者不能必受者之從違東萊所謂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督責造次不忌寢食在念然後見功也

恣言不入不如其巽言之淡言不達不如其淺言之煩

言不中不如其罕言之

學者必以上達爲期不希聖賢者自小必以下學爲始妄希聖賢者自欺宋元以來儒者風規俱近篤實明正嘉閒姚江始立異論提唱來學有如立地成佛天下靡然從之近世張楊園陸平湖兩先生力闢其非一軌於正學者所當則倣也

象山在白鹿洞與朱子講義利之辨朱子淡歎服之其言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學問思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又言已

湖齋筆記

五

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說皆平正切實惟其果於自信以爲在心卽理不知有人心道心之分遂至憑臆而譚多雜禪學此儒門入禪之始也陽明隱承象山心學之宗顯揭孟子良知之旨建樹赤幟使人反求諸心其指點原爲較捷惟欲奪朱子之席力去窮理之功凡人氣稟之偏物欲之蔽安能一一察識必至認欲爲理自逞其心以語聖學奚啻失之千里此陽儒陰釋極盛之時也陽明高第鄒東廓欲救其師之弊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厥後劉念臺遂師其意以慎獨爲宗頗欲救姚江末流猖狂之

失而不循大學次序直以誠意爲入手工夫仍是祖述陽明闕卻格致一層特稍變其說耳此援釋入儒流波所及也夫象山學行超羣當世陽明勲業冠冕一朝念臺忠清壁立千尺皆古今有數人物而論正學之脈難免異學之疑學者欲正其趨惟於朱子暨薛胡張陸諸先生書熟讀精思方不驚於旁徑

朱子奮汪易直曰意不能以自誠故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但人有此身優不能無物欲之弊故不能以自知若能隨事講明令其透徹精麤巨細無不貫通則自然見得義理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

湖湖齋筆記

一六

而不至於自欺如其不然但欲禁制抑遏使之不敢自欺復謂所以誠其意不過如此則恐徒然爲是迫切而隱微之閒終不免爲自欺也按朱子此書正中陽明念臺之病學者不可不讀

元孫起升敬校

湖湖齋文鈔一卷

桐城馬翮飛震卿

性論

性也者生也人生而受於天之理也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理生之謂也人生稟氣理有善惡然非性中原有兩物相對而生也夫理有善惡者此言氣質之性也非兩物相對而生者則是本善而已此言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無不善而氣質則有異此孔子性相近之說也氣質之性有異而天命無不善此孟子性善之說也孟子專言性之本故曰善孔子兼氣質而言故曰相近也自孔孟之義不明荀楊諸家各逞所見雖昌黎韓子亦未知人生而靜以上之源而以性善之說爲未當夫三品之別謂氣質之性可也謂天命之性不可也且謂孟子但說得本原處而未說得氣質之性可也謂孟子舉其中得其一而未審天命之性不可也程朱闡明性理之後近世儒者執孟子之說又或疑氣質不可言性謂參氣質者不知性之本體夫質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則賢稟其濁則愚氣質之於性不可離也否則堯舜至於盜蹠一矣孔子謂之相近抑又何也

改過說

湖湖齋文鈔

一

小人之過有心過也君子之過無心過也然君子無心過之有心改之斯不失爲君子耳夫子觀盂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及釋復之初九贊顏子則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有過卽知卽不行所謂不遠之復非上知之資未易幾而及也其必晝之所爲平旦一一自省有所不善則翻然悔悟如疾痛之在身若撻之於朝市過其庶幾改乎世之能知過者鮮矣或知之而因循怠忽曰吾姑俟諸異日又曰此猶無損焉者是以無心過以有心成也彼小人無足冀矣吾甚懼夫以君子之過始者以小人之過終也

胡翊齋文鈔

二

浮雲說

富貴浮雲也疏水亦浮雲也夫子所樂者義所不樂者不義也富貴而義富貴樂也疏水而義疏水亦樂也雖然夫子未嘗言樂義義也樂也猶二之也義卽樂也樂卽義也無少勉強渾然一理也

知命說

或謂性命之理夫子既罕言之他日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特謂不知運命之不易而順以受之也余謂不然運命者不可知者也不可知者宜順之所謂俟命也不俟命不知命也性命者可知者也可知者宜盡之所

謂立命也不立命亦不知命也孟子有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修身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謂立命以俟命也卽所以爲知命所以爲君子也使不能卓然自立不惑世俗趣舍又烏能居易以俟哉至於空談性命者流聽其言汪洋恣肆而實則沒溺於庸俗彼惟口舌是圖又何異乎其妄也

憂樂說

可憂可懼可安樂者境也隨其憂懼安樂而憂懼安樂之此常人之情而非賢人君子之心也賢人君子不以憂樂爲憂樂當其樂亦憂當其憂亦樂也其樂也心曠神怡恬然而非蕩然也其憂也思深慮遠殷然而非戚然也豈隨境爲憂樂哉境之憂樂定於天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憂境而戚然卽蕩然之所由伏也當樂境而蕩然卽戚然之所由來也

俞或問

或曰葬者藏也地理之說渺茫荒唐陰地不如心地余曰子是言也果實有所體驗與抑姑爲附會之辭與或曰奈何余曰之二說者皆古之格言是固有其謂也而豈子之謂哉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吾不知安厝之謂何而必卜之孟子曰養親者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胡翊齋文鈔

三

吾不知養親者大事謂何而惟送死可以當之吾又不知程朱蔡陸諸大賢何以深信篤好其事講明切究之不懈而諄諄垂訓後世之爲人子也天與人以吉地天與人以福也天與人以福者天之祐其善也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克相豈誣我哉子果能實有心地自邀上天眷佑則亦何患陰地之弗得若未易輕言及此則亦恐難藉口以闢擇地之事也或曰然則求吾心地以聽天命可矣何必求陰地乎予曰是又不然陰地乃吾親沒世安身之所也人身雖爲血肉實稟天地之靈氣而生地道雖屬水土實鍾天地之秀氣而成人死魂歸于天魄歸于地葬得吉地則氣注于骨歷久不壞魄安其居子孫受蔭理之常也古之稱孝子者必曰夏則扇枕冬則溫席夫一寢處而必夏扇冬溫者冀所以安親體也焉有百世安藏之所而顧聽其谿壑溝渠水蟻交侵淒雨悲風魄無安宿而姑託於掩之誠是其得謂之孝乎孝爲百行之本既已有虧吾不知其所謂德者何若也是故積善而不求地者是猶愚夫愚婦深念罔極之德而父母之前晨昏問安侍膳之節顧弗之講者也若專言求地而不積善者是猶父母之前日進三牲之養而終日操拳鬥很不惟無益於親且將貽累其

親者也此積善求地二端所以並行而不悖也雖然二者相衡惟以積善爲要蓋嘗有不能求地之人而獲地者矣其德勝也求之而得所謂天也求而弗得惟省身寡過處仁遷義以俟天之眷顧可也故曰盡孝乃立德之大端積善乃求地之大本重其親者未有不思求地者也知求地者未有不思積善者也其不思積善以求地者皆忘本而不知愛其親者也或人稱善旣遐乃紀其說如此

禹貢初輯自序

康熙庚子之歲家君子授嗣飛以尙書禹貢并管賢論

著之書數家俾博考而慎擇之維時一守蔡傳以便於帖括雖有他書未及也今年讀書玉屏山寺適諸弟治是經問予以傳注及他說之可從乃不揣薄識本之於註疏考之白毛程而下諸家參之以先儒語錄其大旨仍承蔡氏而損益正訂至十之四五者期於精當不分古學之門戶也其說專主一人外此足相發明者盡爲小註不難後學之記誦也雖然水道之非古久矣世遠蹟湮多難考證雖在管博雅淹通之士而地理旣非親歷亦自有所不知况後人未及於古顧欲搜討論說之精且確者以爲定論烏在其爲定論乎予輯此書亦惟

是以之塾課稍擴所見云爾若夫萃古今之蘊成一家之言則予深愧不敏題曰初輯自知淺陋尙有待於重校抑冀冀吾諸弟好學深思研精其義也

東軒詩序

內弟吳子曰生於其居室之東偏構軒三楹累石種竹雜植花木以爲其母夫人游息之所宗族交遊咸嘉之因其爲賦詩而俾余題其卷首余謂人生所重者莫如天倫之樂苟值其難雖萬鍾莫能市也世俗所豔羨惟在乎顯榮赫奕震耀於一時至於門內之行往往多有遺憾曰生遠紹其高祖廷尉之澤近嗣吾舅氏孝子之

湖湖齋文鈔

六

風能慕其親於康強逢吉之年娛其志於春秋休暇之日奮其劬勞而全其頤養洵可謂家之肥矣况人生俯仰之間可感者常多而可慰者常少延陵一門三世節孝獨舅母獲食鬻子之報曰生獲伸將母之情追念曩時足以稍慰又何羨乎世俗之外至者哉余少時失恃每過外氏瞻念遺跡悽愴於中又睹曰生能生養其親向隅之悲益感發於不自禁因樂爲道之如此若夫諸君子詩歌之工導揚之美宜其讀者自得之余固不必論也

書黃陶庵先生文錄後

黃陶庵先生幼慕聖學長勵儒功毅然卓然著有自監知過二錄明崇禎癸未成進士未授官歸乙酉七月大清兵下嘉定先生盡節於城西僧舍此雜文二十三篇吾鄉孫君所手錄者也予嘗慨有明中葉以後士大夫講學往往沿姚江末流之弊恣其所說不檢所行甚至陽儒陰釋論世者率以爲詬病然其間自有篤信好學之士不愧醇修末造取義成仁者史不絕書尤有光于吾道若先生平居則求其志臨難則捐其生豈不與石齋念臺諸賢並垂天壤哉後之讀先生文者知其不負所學而講說之非虛語矣

湖湖齋文鈔

一

與周孝廉書

前入山至黃梅山寺於時清露被野木葉微脫三徑少人跡無可晤語每於新月初上焚香默坐披讀周易數過意之所至因以仰思千古之人俯念後來之士獨立蒼茫未嘗不掩卷太息也竊謂易之爲書聖人詔天下後世欲其易知易從漢魏穿鑿支離既儻恍而不可詰輔嗣闡人事又或雜以元虛惟伊川程子謂易理備於辭推辭觀卦可以知變而象占在其中於是悉屏諸家之艱深而發以義理其廣大精微顯明簡易誠獨冠古今之作也同時康節邵子以數學傳於世至朱子作本

義遂兼取二家之說然本義義理實不出乎程傳其圖說取邵子他日倉王子合書亦疑其卦位近於附會善乎黃氏之言曰伊川言理理者人心所同康節言數數者康節所獨又曰言理而精則可修已治人有補世教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方技此其見理明而信道篤可爲侈談象數者警其憤憤也足下有志古之學者不以僕之無狀荷承厚意下問累數百言敢以鄙見請質焉

### 與劉舍人書

昨承教以圖書之說反覆詳悉歸而平心求之河圖洛

書雖見經傳但今所傳兩圖卽古圖書與否實無可徵

入

秦代焚書易以卜筮獨存使圖書附易不焚何以絕無師授漢興崇尙儒學久之殘經皆出使圖書尙在何以絕無流傳可知圖書已亾於秦陳氏所傳必非古也況易本於象孔子明言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若洛書固無與於易雖朱子謂河圖安知非其中一事他日又謂與八卦不相比附近於強合可知圖本於易非易本於圖也且卽據孔安國以河圖爲八卦謂畫卦實取於此然而四聖作易以詔後世使之用以修身治家國天下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可知易之切乎日用彝倫而推演術數非當務之爲急也朱子以邵子之學爲易外別傳持論最篤故錢子宜謂本義於先天後天卦位必歸其說於邵子其作啓蒙特以程傳專闡義理故取以備一義然啓蒙本屬元定創艸非所自撰觀其倉劉君房又稱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是當日已有蔓衍支離之慮後學者愈演愈繁夫豈朱子意哉至於消息升降飛伏納甲諸說穿鑿尤甚九師興而易道微文中子已言之矣辱荷指南而不獲承命併布其愚昧之見以質高明伏惟鑒察不宣

### 俞朱中黃書

入

九

翻飛愚魯寡聞承以龐知易義相從問學殊自愧無益於足下別後得手書極荷拳拳以此見向學之志甚摯也所疑玩辭數則咎時亦嘗疑之其補傳所未及而實有未安者往往類此然平甫之於程傳與虛齋之於本義皆學之數十年不厭不倦始以其所得者述之爲書其志甚篤其思甚潛故其說確然有所自得彼守一先生之說區區於語言文字閒嚴謹則有餘會通則不足亦豈管賢所望於後學者乎近世俗學流傳人材多汨沒足下之志一意於通經學道誠所謂傑士之所爲大

畜之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升之象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惟足下始終加勉焉

與沈紹虞書

紹虞先生閣下翮飛知識閭陋不自揣其愚妄欲講論經義管窺蠡測愧無當於淹博宏通之君子也遠辱賜書垂問春秋之說詞意勤懇良增愧赧翮飛嘗謂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魯史不存其筆削不盡可得而見也其可見者如鄭伯敗王而書蔡衛陳從王伐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於河陽成公會伐秦取道朝王而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以及序士穀趙盾於

翮齋文鈔

十

下不與主會盟正楚子吳子之名不予僭王號夫子所謂竊取其義意在乎是孟子所謂天子之事亦在乎是凡以尊天子而正諸侯治大夫內中國而外四裔也至於朝聘會盟之非制侵伐圍入之非法始有貶之而不勝貶者據事書之比事觀之其義自見而已矣自唐啖趙以下諸儒不能知聖人之旨陰祖公穀苛刻務為譏貶隨字輒出異論甚者正可用夏王可無天謂罪孔子者以其無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又謂孔子以天自擬何其誣也書不能悉意略陳鄙見即以就正有道伏冀先生有以教之幸甚翮飛再拜

舍張茂才書

閏月朔日得手書又春秋解二則所論闕文甚當惟書第一義據左氏公羊氏之文因何休之說以為母弟尤重僕以為非也親莫親於同父於同母加厚則於同父差薄而爭釁之端胥於是起由是以推程子所謂近於禽道者非過論也至於嫡有同母庶亦有同母程子言同母弟蓋謂嫡者特解禮文立嫡子同母弟之義謂其以嫡而非以同母文義甚明曷嘗謂母弟皆嫡子同母弟乎足下援衛瓘稱兄證母弟之無論嫡庶夫母弟誠無論嫡庶也若書弟之義蓋又無論同母不同母耳竊

翮齋文鈔

十一

嘗論春秋常事或書公子或書弟似非義之所在惟其相殘害則書弟以見義如陳招於昭元年稱公子八年殺世子則書弟宋辰首惡書弟地非謀主則仍書公子此固比事觀之義例自見者矣程子謂稱弟者或罪其寵信之過固未必然謂或責其失兄弟之義蓋近之矣必謂母弟而後書弟以見尤親此必不然之論也足下執業名輩說自有所受遠辱拳拳之誼遂布所見足下幸詳審焉

舍楊符蒼書

黃庶常至得九日所惠書并以所為正蒙集說見示竊

喜精奧難通之書一旦豁然以解自非用心深用力專未易臻此自維淺陋何敢妄參而私衷有不能安者不得不質陳其說以仰副下問之懷也。晉程子嘗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鄙意疏釋其文似宜兼以補正。今集註於其說語孟六經未合正義者閒有發明而大致則依文順解純雜互見初學之士開卷讀之安得燦然心目邪如死而游散者爲魂聚成形質而不散者爲魄註意亦疑其誤而姑仍之朱子曰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聞見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其言固甚精審不可易也如此尙

珊瑚齋文鈔

三

有十餘條要須斟酌謹抒所見附籤於別紙伏惟垂鑒不宣

俞金新甫書

昨承示志學齋記表章經術志意甚高但引近世考證家言謂道學之名起於宋先儒所學經學而已竊意經以載道自宋儒講明經義而後六經所垂燦然炳然無非所以修齊治平之道可以見諸行事之實嗚乎至矣近世一二名輩因明代經生僅習宋人義訓於見聞稍隘遂倡言宋儒空疏乃思專宗漢儒目爲古義好名之士轉相慕倣遂至羣然拾掇漢魏遺聞臆語支離破碎

紛集雜陳以相誇尙以肆意識詆宋儒而不知六執精深之旨有在也宋儒講道學而經術明今世尊經學而經義晦苟有志於世道而又有教化之權者固將起而振之然布衣雖賤學術不可不正也歸熙甫述吳純甫之言曰六經聖人之文亦不過明此心之理與其得於心者則六經有不必盡求也如今世之文何如哉吾不知今之言訓詁與晉之言義理者其精麤淺深又何如也辱相敬愛輒自附於直諫之義妄陳臆說幸鑒察之不宣

與陳倫表書

珊瑚齋文鈔

三

始吾以近世士習沈溺於利祿之中榮辱得喪至老死而不釋因欲求卓然獨行之士如古狷者之流庶足立身而表世既有來請業者常以語之而承學之士甚至絕世鳴高則自信過也儒者懼其學之不進而身之不修於是夙夜兢惕罔敢自懈至與人則略其所短取其所長而已且在易漸之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故古有居一鄉則化一鄉居一國則化一國者豈曰與之拒之云乎倫表敦善行勵名節庶幾今世振拔之士吾恐其自治嚴而與人亦嚴也時因風僂書此相貽二三子皆可以自省焉



畬郡太守書

七月既望張君自皖來奉賜書伏蒙延訪將以翮飛應制科之選聞命惶恐不自定竊念海寓承平久矣當宁旁求俊乂下逮艸野惟恐山林巖穴猶有遺賢遭際昌時孰不爭自奮興思效寸長於當代然而上之選士知其才學而用之下之應選量其才學而受之未可昧昧焉輒副汲引也翮飛自少多疾病屢通章句稍長服膺先儒之訓不敢自棄慨然欲求斯道十餘年來浮沈恍惚茫乎無涯自揆疏愚雖以跬步不妄衒影不欺深自檢攝而時有闕失也且夫涓涓之流不足以擬巨

翮齋文鈔

十四

澤涇涇之節不可以語通材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忠信稱於孔子必進之好學始基聖賢之域況鄙鈍之質未嘗困學者乎伏惟執事推

九重思賢如渴之心盡良臣以人事君之職多方博採加意明揚其必得當世誠篤之士以收為國得人之實執事自必有道以處之豈愚魯之所能知而不事虛譽使輕進寡賢能之路則請自翮飛始蓋匪特儒生之願乃蒼生之慶也謹因張君奉書左右執事幸詳審之

張從母吳宜人七十壽序

乾隆十有七年春正月丁丑為張氏從母吳宜人七十誕辰先期諸昆弟已請其從父太保公為之序既又來語翮飛曰不可無子言也惟從母相夫之道教子之方恭儉仁厚之行見於太保公之文備矣何容更贅一辭獨憶翮飛甫弱冠先母宜人見背每旬日往問外王母齊太夫人安輒遇從母歸寧起居衣食湯藥咸親承之無閒見翮飛軫其羸弱意甚憐之翮飛感從母之愛因追念先母悽愴於懷從母與之言次必述先母平生盛德及治家勤勞纖瑣之事淚涔涔下因而益感從母之愛先母遂以及翮飛也先母弟妹三人今惟從母康強

翮齋文鈔

十五

逢吉素席華膺疊荷

恩綸孫曾數十人有連理駢枝之盛論者咸謂從母孝悌敬慎慈惠之德自有以致之然思從母所述吾母懿行亦應得高年乃竟蚤逝不若從母之壽考也百年之閒修短之數何其懸絕若是哉未嘗不歎人生遭際得其厚者恆難而從母福履日綏求之骨肉閒固未易觀也翮飛自惟將老德業無聞四十年閒承從母垂愛篤摯見從母如見先母矣在易晉之六二受茲介福於其王母竊願從母由是而耄耋而期頤翮飛長從諸昆弟後奉春酒介眉壽以稍抒猶子之情不惟諸昆弟之慶

幸亦翮飛之所忻忭也

何省齋先生家傳

何省齋先生諱唐字宗堯世居桐城洪濤山生而穎異五齡入塾日誦數百言過目成誦仲父刑部珣奇之年十六卽以斯道自任稍長剛嚴英敏篤學勵行恥爲世俗之儒父贈承德郎愷及生母郭相繼逝事嫡母邵安人至孝邵嘗窘之侍奉益謹補諸生同學有搆妓誘致之者作詩絕之同時有惡道學多方詆之者謝弗與校而持守益堅其學以居敬窮理爲要里中英少如張主事夔趙鈞州銳彭孝子寶皆稱入室弟子正德己卯舉

翊齋文鈔

六

於鄉與同舉吳參政檄約不受邑侯餽辛巳成進士觀政大理見林評事希元奏議遂慨然上書請行其言會考選給事中以母老乞優養授南兵部武選司主事時尙膳諸監中官橫恣假進御之名索船多賂累先生既得其實裁之使復舊額蒼頭有犯必懲以法費幸斂跡因條其不便軍民者數大事聞於朝數小事請尙書釐正會值造船親臨木厰督視晝則監匠作夜則讀書中官忌甚誣以剋減乃抗章發其姦廷議不之罪遂稱病不出力求解任軍民徬徨遮道泣送之歸歸仍入山傲屋以居向所親稱貸買產數畝供祭供養惟問疾弔喪

乃出除夕入城元旦朝賀謁聖廟不投刺有司有司請

見亦不往有里人因其從子欲以產獻從子終不敢言

有直指餽金戒使者致之卽去先生乃易錢以周乞者

有同年厚餽之亦不受日不欲以細行累大德也平居

衣布素飯脫粟一老僕締僅蔽韜而論學益精從遊日

眾搢紳有欲諮詢者必就其廬某令每造請必撒騶從

先生輒論居官愛民之道以相規勸陸郡守欲于郡城

置宅居之買田奉之以爲士子矜式堅謝不往李郡推

親詣肅候出語人日始吾以爲氣節之士今乃知爲有

道君子也嘉靖六年丁亥北上疾作卒於舟次年四十

翊齋文鈔

七

有一子三訥愚魯所著有聞見錄日省錄壯行錄艮輔

錄斯文正脈兵火後皆散佚

馬翮飛曰吾鄉講學之緒先生爲之倡先生嘗言今世

儒者闕小學之教夫爲學必居敬然後可以定志必窮

理然後可以誠身二者相資止是一事又言吾儒必堅

凝其身心精進其德業不可怠不可忘不可散亂先生

遺書既不可見僅得此二則於張兵部日記中惜哉今

先生裔孫某奉行述請爲家傳乃爲論次如此

綸沛堂記

有明先太僕公之建第也海澄周忠惠公題其門曰大

正清卿固可概先公之生平矣而堂之名則無考先曾祖遷居仍懸管賢所贈扁額三皆天啓罹璫禍削奪爲民縣令造庭抹汚其官爵姓名者年既久字不可盡滅其可辨識者落落如晨星焉顧亦未有堂之名揣其意旨殆傷先業之不存而思以待夫異日也雍正甲辰嚴君將鐫家集一日進予而命之曰吾家何以名堂乎予謹對曰兒讀高王父藏書紀卷之章曰世經堂圖記燦然彌久有光其先代之堂名乎既而里之他氏棄其祖之遺書名與之同予嫌其鄰於襲忽憶管者夢登一堂軒敞其楹宇丹雘其欄杆不頽於棟而頽於楹朱塗夫

湖湖齋文鈔

六

質金飾厥畫畫古篆陽文曰綸沛堂覺而疑之記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若是乎代出王言如杜詩所詠世掌絲綸之美與顧何以不曰綸而曰沛旣而豁然曰未覩夫恩綸下沛之文乎則綸之言沛也夫亦奚疑雖然子微賤士也方偕昆季伏處衡茅安所取於斯義而寤寐閒之所覩若有感諸懷者天其有以啓之乎抑亦吾家之積累深長他日必有興者未可知也嚴君允之爰署其名退而爲之記

景懷軒記

雍正十二年余由城北卜宅於城西繞操江巷溯桐谿

以入有室有軒軒頗幽閒清閨戶外少人迹稍修葺之爲讀書課子之所而軒之左爲先太僕府君萬厯中舊第先高祖受之先曾祖繼之嘗建亭於其後圃顏其額曰懷亭黃州王詹事爲之記所謂懷先人舊德者也後家中落於康熙十一年遷城北及今六十餘年又來遷居於此歲月遙遙懷亭非吾有矣而碧梧百尺修竹千竿猶吾先人所種也每當三五之夕月移隔牆竹樹清影滿地扶疏可夢因爲諸子述先朝往事俛仰之間盛衰之感不能不慨然也雖然世事之變轉瞬多端宅第遷移亦奚足爲輕重吾聞崇禎七年桐城居民倡亂時

湖湖齋文鈔

七

豪貴多遭攘奪獨相戒勿犯馬太僕公家當時何相國旣載之遺德碑記到今鄉先輩猶能爲後生小子言之先德所垂於今爲烈吾曾祖之所懷其必在此然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後嗣思以繼前人志揚前人光宜何如兢兢也哉爰以景懷名軒并書此以爲之記俾示後之子孫知吾家堂構貽謀固在此而不在此也

退食軒記

余三弟樂山知靖江之明年構退食軒於其後圃以爲優閒之所而屬余以爲記余因寓書戒之以爲牧令親民之吏事繁任重毋以退食自安也旣而鄉人自常州

至聞樂山始至之日案牘叢集踰時而訟清事簡上下稱其賢既有族人歸自靖江言靖邑水利惟團河港是賴支流凡百餘而鄰邑水無所歸向由靖之夏仕柏家石碇廟樹蔡家五港以注之江口今團河之支牛成陸地五港亦多壅滯以故旱澇頻仍樂山循行港道盡力開濬民尤德之余聞而喜樂山優於吏事庶幾有閒暇時乎然而退食之義正未易言也古之循良當優閒之地每觀覽書史考鏡得失又從其賢士大夫遊以諄其疑義而益其學識此退食所以資於政吏治所由隆也今則臨民之際或爲虛文以相掩飾及還入私室情炎

珊瑚齋文鈔

三

於中外物紛擾皇皇焉惟日不足祇思利其身圖又其甚者服食之奢靡聲色之蕩佚無所不至其賢者亦不過游心翰墨自詡其風雅而民事已受其弊矣此退食所以害於政吏治所由不及於古也夫守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且戒其所或然儒吏異於俗吏者必在乎是遂書之以貽樂山爲退食軒記

正心齋記

雍正四年夏余遊金陵始識全椒吳君恂恂好學士也越七年重遇於古長干寺適余將渡江歸里君固邀余過其家宿余於正心齋右旣而以書來請曰吾先祖遊

西江得聞程山之緒先君子克繼其志閉戶講習垂二十年以正心名齋懼子孫入於非僻也先生曷爲之記余以爲心學多滋異說矣古之聖賢懼其心之不存而應事之弗當故循乎涵養省察之功成其敬直義方之學使之一出於正而已厥後學者欲治其心而勉強禁制流於詭異至有見人墜溺而自喜心未嘗動者然則仁義禮知之端發而中節今將謂爲動心乎哉夫心不能有靜而無動而能常存而弗亾所惡於感物而動者恐致失其正也若操之使不失其正者雖動無異於靜也吳君之先子以正心名其齋得毋有見於是因書此以記之不惟使汨沒於偏私者聞之足戒且使迷惑溺沒於異端之所以治其心者聞而自警也

珊瑚齋文鈔

三

虎棋記

予幼不好弄旣長世所稱戲具舉目茫然他日山行遇樵童就地畫局布石爲人爲圍異色者爲虎爲敵而居中一步則食二人食每餘數人而恆死於其手有點童至笑曰是何用徐徐爲虎可食四人其十有二人皆不得食對局果然其術不敵之圖而已是謀不急爲進而先以退不躡於武而整且暇以故往無弗勝而視夫拙者之負未有不由於憤敵而忘己躁進而恥退強外而

乾中也噫奔之爲數機變也命之曰虎又技之最下爲  
角執者所羞稱也然而可以幾於道矣道固未有不取  
諸內而取諸外者也

遊崇岡記

余往時見地輿圖長江之尾大海之交崇明一邑突阜  
於其間欲攬其勝而未暇也乾隆五年讀書吳門滄浪  
亭畔歲將暮從吾游者多歸去適邑令許君招致再三  
乃鼓櫂焉過瀏河港東北入海口八十里風輕日暖煙  
霞杳靄倏忽達施翹河見夫孤城懸懸去海涯里許扶  
輿盡處浩渺無垠天水空濛彈丸浮聚考之邑乘有夏

湖嶼齋文鈔

三

治水時初無此唐武德閒忽騰湧二洲萬歲通天中漁  
樵者遂土著焉神龍初立崇明鎮此縣名所由始也元  
立爲州明改縣而城治坍沒不常元明之際始五遷矣  
今之縣署爲萬厯初卜建於新漲長沙者厯百餘年屹  
屹如大華鞏固夫以江湖之水挾沙走石日夜混茫傾  
注於海一出海門則散漫混漾沙石復其故性其積淤  
成漲視潮汐之緩急而權其消長此亦理之所可信者  
顧坍漲靡定之區木石無所施人力無所用消則因其  
排宕長何藉以堅疑揆厥所元豈非兩閒靈異之氣充  
周彌滿磅礴鬱積而成此與今崇之人聚族而居炊粒

而食宿樸相安禮教相尚雖非無懷葛天而其風近古  
余固樂之殆將鼓柁於江漢朝宗之墟求所謂廖高二  
關据形勢之全勝者以攬頓夫造化之奇邊而居東海  
之濱爲盛世之逸民也

遊大龍山記

樅陽龍氏約予與施子遊其大龍山隴欣然偕之往山  
行未半無人迹巨石林立罅隙閒舉窺及額半崢嶸岷  
側足不能前施子心悸欲還偃息久之又不能下于是  
解帶束之扶挈推擁施子喟然曰是登其域豈將有終  
焉之志乎屈盤數四乃陟其巔別開一境雄偉結構迴  
出雲表然不知其高也觀其邱隴亦奇周遭拱顧中豁  
平地林潤泉甘腴田二十畝龍氏曰先世之所託以避  
亂者也三日歸從他道稍紆而起伏幽僻十有五里始  
道行徑憶吾向謂淵明之記桃源皆屬辭未嘗實有其  
地其然邪其非然邪

湖嶼齋文鈔

三

筮記

乾隆乙亥秋左氏越境侵先妣墓予爲文告將改葬矣  
左氏之侵見樂山宦崇明也樂山籌之曰彼利吾財財  
卽有之豈足供無厭之欲乎是非遷其地以避焉而吾  
母終難脫其患也柔以制之不與之校而已予乃齊潔

北面焚香筮之遇井之升井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險爲順陷爲升水化土以養母津潤上行則煖而潤矣於木上棺得氣矣且井德安然不動而自有以及物木上有水有土蓋以藏之未有遷象也彖辭思過半矣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本義曰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然則非惟不必遷且不可也是筮也謂之安或未然謂之遷則不合人定者不能勝天以數考之有然矣彼強橫者天亦無如之何哉剛惡必折天道惡盈吾惟彊爲善以俟命焉其可也

翊翊齋文鈔

三

翊翊齋詩鈔一卷

桐城馬翊飛震卿

詠懷

不與恆情遠將求俗意稀茫茫千載會脈脈寸心微幽徑生芳艸閒庭駐夕暉景光須自惜獨坐掩荆扉

山園卽事

曲徑穿林口屑巖接石梯到門青嶂合坐客白雲齊雨歇泉初響花飛鳥自啼向來耽野趣何日遂溪棲

登清泉寺閣

日午不知暑風林蚤覺秋偶來纔過雨涼坐但聞鳩羣

翊翊齋詩鈔

一

岫階前立平湖檻外流令人醒倦眼勝作九華遊

月夜至玉屏庵

古寺翠微開谿山契悠想明月下庭除忻然遂獨往春谿漾素輝寒松落幽響繁陰漸迷離疏影散林莽一徑薜蘿淡拄杖緣蘿上高僧夜未眠開軒共澄朗坐久若有得無言倚虛幌

贈周孝廉

知君習靜謝紛華隨意山巔又水涯三尺奚童攜竹杖半籬丹藥採朝霞偶過野寺閒攤飯又到田家自乞茶布襪青鞵容嘯傲清遊不負四時花

元孫起恆敬校

卽目

窗昏日欲落風靜樹無聲南樓一雁過渺渺暮雲橫

太白樓

黃葉一天秋青山百尺樓樓頭舊時月夜夜照江流

曉發三山

鄉夢不知曙帆飛趁曉晴炊煙浮水白江日透窗明風

送漁歌響雲分雁字平望中環翠岫疑是石頭城

夢五弟

忍盡傷春淚難禁細雨秋故園荒冢溼孤客旅燈愁落

葉飛庭院征鴻下荻洲殘魂來入夢猶倚舊書樓

翊齋詩鈔

送劉敬齋歸里

豈不惜君去他鄉故侶稀自憐猶作客卻欲送將歸秋

色鏡中髮霜痕馬上衣兩年千里道細細話庭闈

送沈紹虞之建甯

挂席向東甌臨歧不解愁都忘千里別只羨武夷遊帶

露新茶曉經霜野橋秋建谿好風日高詠碧雲樓

暮春書懷

澤國積陰多寒雨連三月寂寞臥荒齋坐令春芳歇今

晨厭軒楹新晴足怡悅百卉俱含滋落英散林樾回首

望鄉園清明此時節先隴艸離離棠梨花似雪自我泊

吳船禱祭已頻缺檻外子規啼彈指聲幽咽撫景驚逝  
波徒書空咄咄何當買歸櫂便趁春潮發

乙巳七月十日

秋雲望不極秋風鳴四野傷哉寸艸心春暉不少假掩

淚啓墓門含辛奠稻竿新穀十登場馨香薦松楸音容

儼若在懿行無述者對景有餘哀憂衷孰爲寫

葛震甫畫蘭

洞庭老詩人作畫時復好一幅九畹蘭秀色餐堪飽皓

露墜微茫清風來縹緲疑與幽人逢披襟庭院曉

送朱中黃入都

翊齋詩鈔

東風吹子來十日南園住欲留不可留攬轡燕京路相

見會有期此別日已暮森森胥江潮遙遙前浦樹

別常熟

剛載虞山下清遊夙有緣陰垂千頃碧雨過數峯妍轉

眼俱陳迹因風又別筵一江吳楚接滿酌對蒼煙

毘陵舟次

綠繞煙江水微風放小舟三吳頻作客片席久淹畱鄉

信憑歸雁閒情託野鷗茫茫身世事何日向林邱

題陳明府負薪圖

前山何處遙迤沿谿繚而曲谿盡白雲浹雨餘蒼翠簇負

薪者誰子天寒自鋤斲孝養敦古歡對之心斂肅會須  
返岐山小築龍眠麓

西園酬張學士

秋風一夜雨涼意滿幽岑樹老青山瘦天寒碧澗陰窗  
軒無俗韻談笑有清音安得張公子時時此豁襟

見雁有懷敬齋

寂寞蘆花雁低飛下淺渠如何江上過不到故人居落  
木空驚犬寒潭漫羨魚相望殊不見重展隔年書

山居

盧在萬山中青青竹樹叢枕回時鳥語衣透落花風基

謝翊齋詩鈔

四

已經年罷詩因無意工呼童汲井水寒碧洗梧桐

得二弟書

揮手臨歧路迢迢歲月餘簷前鳥鵲喜一紙兗州書

憶諸弟

葦岸風初急高樓雨欲成所思今不見鴻雁作秋聲

重至蘇州

春風細雨唱驪歌記得擘舟趁晚波兩度音書頻北去  
三年煙景復南過陰陰夏木無邊合冉冉蘼蕪入望多  
便與諸君重聚首挑燈今夕意如何

鄧尉

暗香疏影兩紛拏極目縱橫未有涯除卻寺樓無隙地  
幾分湖水幾分花

吳興舟中

艸如織翠柳如烟暢好晴光二月天廿四番風花信到  
金山樓閣太湖船

一船載得月明多臥聽吳儂倚櫂歌風正帆懸知浪靜  
醉眠不問夜如何

西湖

西子湖光勝來遊泛小舸虛亭皆面水曲榭盡通橋雲  
影隨峯變鐘聲與寺遙興清歸路晚涼月挂層霄

謝翊齋詩鈔

五

孤山

鶴去亭子空梅老巖樵瘦疑有幽人來煙月黃昏候

送別

故人忽惆悵言去楚山深執手欲爲別蕭蕭楓樹林

晚泊

寒潮秋淅淅落葉晚蕭蕭借問停橈處吳楓第幾橋

憶敬齋

送子晴帆去西風幾度秋至今江上水依舊海門流

憶新甫

一別蘭陵酒音書各討揆我歸江北路問子又江南



宿白鹿書院

清晨發湖口晚泊彭蠡舟山靈若有約詰朝遇石尤籃  
輿十里許暫作匡廬游萬仞青冥裏疊嶂迷雙眸就中  
白鹿洞遺徽今未休到門拄竹杖黃鳥曉風柔邂逅平  
生舊攜手上高樓山長李君清話日將夕投轄何綢繆良夜  
陳美酒好月正當頭晉者一麾守今逾五百秋大賢所  
過化吾道豈沈浮獨惜行役苦囟囟未得畱輕陰空窈  
窕明湖章江流回首弗可及白雲生山邱

晚發

片帆斜照景蕭蕭有客言歸路正遙十載栖遲傷往事

翊翊齋詩鈔

六

半生荏苒到今朝碧空霜逼飛寒葉古渡人爭載晚樵  
棹發雙江乘下瀨輕風五兩自飄搖

阻風

返櫂遲遲贛水涯丹楓繞岸燦如花平沙遠落數行雁  
殘照爭栖一樹鴉呵凍清吟銷短景舉栝引夢乍還家  
醒來嚴柝三更月霜後風旗向北斜

歸里示兒

出岫閒雲入岫舒到門涕淚益漣如徒教此日啼新冢  
尙有何人倚舊閨回首弗堪謀負米終身只合讀遺書  
兒曹努力青春富我向空山守敝廬

黃梅山寺夕坐

看山不厭晚入山不厭深暝色起巖壑招提近可尋手  
拄青竹杖孤坐長松陰僮僕罷然燭寂歷滌煩襟須臾  
山逾碧皎月上遙岑萬籟悄然靜微聞清磬音此境良  
不易對景見道心不覺白露降夜氣生空林

春生由省試入都

垂老送兒眼隨見出里門題名知分定負米逮親存山  
驛蟬聲急江天雁影繁催人是歲月行色暗銷魂  
風塵猶在目自管備嘗之客子真多畏津途老盡知炎  
霜當益謹音問莫教遲千里今宵意團樂尙汝期

翊翊齋詩鈔

七

吳表第招飲古塘

春光契幽賞野酌入山家香雪梅花落東風碧艸芽危  
樓低過雁淺渚淡晴沙得意在蕭瑟樵歌水一涯

喜晤陳倫表

五年不見意何如忽挂蒲帆慰索居器識漸看今日老  
容顏自覺替時舒春潮渺渺江天晚夜雨瀟瀟艸閣虛  
黃鸝青香期努力昇平莫漫愛樵漁

追悼金博士

憶替投簪返扁舟下五湖仕非嫌肯藉隱憂憂蓴鱸京  
口濤聲急匡山月影孤素心零落盡葉葉下秋梧

懷吳處士西湖

一片青天月流輝千里餘  
偶懷湖上客昨寄手中書  
煙水當虛白松雲自卷舒  
谿山最深處時欲伴樵漁

懷劉舍人京師

揚子江邊路相逢憶莸秋  
煙寒瓜步樹人醉廣陵舟  
去住分南北懷思屢葛裘  
霜鴻傳尺素明月正當頭

倉松陵諸同學

夙聞申臆盟夏峰請業旋  
書紳罔行字吾道發真詮  
愧彼虛聲士講說徒翩翩  
我生百世下寤寐千載前  
自維希篤實匪僅託空言  
倚席督相對斯意時勉旃  
諸君各

不凋齋詩鈔

八

努力趨步視先賢勿復歎  
離索望遠空纏綿

元孫起益敬校

先曾祖一齋府君弟子記

先曾祖一齋府君服膺宋儒潛思力踐不欲以講學名也然當雍正中里居嘗講易於樅陽乾隆初又嘗應常熟令君之聘主講虞山既又講學於吳江長洲一時從遊者凡數十人府君沒後先祖復堂府君繼逝遺文皆散佚先君子輯而刊之僅存什一從遊諸子半已湮沒樹華迺据翊翊齋詩文並諸子詩文手札證以他氏文集次其姓名里爵行誼可考者得五人焉曰朱坤字中黃浙江秀水人從府君於吳中謹守儒先矩矱中乾隆三季舉人官蕭山教諭以經義治事為諸生兼講後擢

附錄

山東博平知縣有惠政曰吳潔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初字革非以從府君遊娶今字家酷貧嚴介力學以諸生終曰林明倫廣東始興人從府君學易中乾隆十三季進士官翰林編修出為浙江衢州知府有清望曰陳啟佑字倫表號立山桐城樅陽人從遊最久府君稱其敦善行勵名節庶幾振拔之士中乾隆六季舉人官丹徒教諭擢山東霑化知縣終四川定遠知縣以循良聞於時曰楊全蘊字曰昉懷甯人從府君問學中乾隆十八季舉人三十六季進士官福建泰甯知縣學行有儔於世嗟夫當府君時海內名輩忻慕古義競宗漢儒而鄙

夷宋儒爲空疎之學吳下士風尤重聲氣府君以布衣  
闕修未有祿位聲名亦非有交遊勢分而諸子負笈相  
從爲正學於舉世不爲之日謂非有志之士與然未及  
百季遂如晨星將盡徒令人慨慕歎歎歎歎歎歎歎歎歎  
若此因念府君執友惟武進楊符蒼季廉諱方達箸有  
周易圖說會通正蒙集說學者稍稍知之其他僅見於  
府君詩文而名諱里爵行誼多弗詳歐陽子所謂勤一  
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用附識之或異日得  
以攷見云嘉慶十七季八月既望樹華記

附錄

二



〔清〕孫希朱撰

讀書劄記二卷

清道光刻本

讀書劄記卷上

余賦質既魯識理又淺偶有遺忘因立

劄子一本凡有感於心輒記且多有

古人已曾說過者并有重覆疊見者亦聊以誌吾

心一時之感云耳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仲春望

日梁溪野士孫希朱識

算來世間萬事多不由我做主只有自修一節可以由

我做主

治道莫急於正人心正人心莫先於明教化教化明人

心正而風俗純矣

讀書劄記

卷上

一

凡高必危滿必覆自然之理也然能以惕厲之心處之

則絕頂將如坦途盈器幾如虛器若以怠忽之心處

之則康莊亦能顛仆執虛亦能覆墮以此知安危之

機只在人心敬肆之間而已

心乃我之心豈外物所能紛亂得

處大廷廣衆之中常如端居寂默之地湛然清明不起

一毫紛雜獨坐一室之內常如十目十手之前朗然

外照不生一毫昏惰所謂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也

日影之移川流之逝不息之小者春往夏來秋往冬來

不息之大者

大凡血氣用事至老便衰義理用事雖老不衰故君子

以義理用血氣不以血氣用義理

佛氏不知性卽理故視天下事皆空吾儒能知理卽性

故視天下事皆實

問放心曰心之放不必逐物於外然後爲放也如爲一

事而忽馳於彼漸馳於此卽放矣曰如何可以收得

曰一敬則心便在此

人爲非理之事輒欲瞞人然縱能瞞得別人終不能瞞

得自己奈何

凡作一事當先論其大段合義與不合義然後再看其

讀書劄記

卷上

二

中節與不中節若大段已差更論甚事

事苟義所當爲卽爲之不宜再校量難與不難有利無

利

怪不得今人有道而不肯爲當其未爲之先旣慮難而

不爲及其將爲之候又畏人非笑而不爲及其方爲

之際又嫌與己私意有礙而不爲故今人非無慕道

之心也多爲此三條念頭冷過了

問作文何以有妨實學曰程子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

惟患奪志又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

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蓋人之志用於此則不

能用於彼用於時文卽不能用於身心理勢然也夫志既用於時文則其平日之處心積慮不過將聖賢言語翻爲巧文麗辭以求悅人耳目雖言仁言義言孝言忠非不極其真切要亦如優伶之喜笑怒罵皆無預己事特以爲代古人發言當如是說耳奚暇計及其身心爲何如哉若能於此字字體察言言實踐無一事不反求之身心日用間則實學時文一舉兩得矣

非知無以爲行之地非行無以見知之真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離人而求道絕事而談理多見其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不知本也

日間過言過動處極多總是持守不堅志爲氣動之故不可不慎

道雖天下公共之物然非聖人之教發揮出來後世亦何由知道何由求道此聖人所以功在萬世也

靜以矯吾之躁默以矯吾之言深以矯吾之淺沈以矯吾之浮固亦變化氣質之道總須使之消融儘盡不待強制乃可

九容九思無一刻可離

以我制事則事由我而理得以事雜我則我役於事

而理失聖賢所以貴先立乎其大也

人易於言者必非敏於行者也故君子欲敏事慎言

過者人所不能免雖賢者亦有苟能改之善莫大焉若

從而文之是因一過又增一過矣可不戒哉

一節之善易兼有衆善難一偏之學易中正之學難故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學者能常存一志士不忘在溝壑之心則辭受取與之

間省多少顧慮

學古人不可但泥其迹當擇其理之所在義之所在而

竭力從之蓋事有千古不易者亦有隨地換形者觀

讀書劄記

卷上

四

孟子所論禹稷顏子曾子子思之事可見

國朝理學大儒惟陸稼書先生爲最正最純確是考亭

適派嘗曰陽明之學病在認心爲性高願之學失在

惡動求靜陽明之病人皆知之高願之失卻未有人

見得

用刑之法在處置得其平不在寬縱會子曰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弗喜此聖賢之用心也亦何嘗廢刑哉若

一味寬縱則反多不平矣

釋氏動言悟道彼既能悟道則必知大倫之不可廢萬

事皆有實理而非空矣又何至削髮披緇離家絕事

哉誠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泥乎古而不通於時者迂儒也拘乎俗而不合乎古者俗儒也師先王之意而未嘗不宜於今行今時之法而不至或戾於古則庶乎其可矣

學者當察理未精時且當擇其近是者據守如言必信行必果豈能盡合於自然之道然聖人取焉者以其不失爲自守之士耳若其理有未精而遽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恐蕩然無守雖見義亦未必能從矣今有人或詆以禽獸無有不忿者不知人禽關頭只在人心一念善惡間耳可不懼哉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六經四子之書自朱子論定後學者但將身來聽命於他反躬責己以踐其實尙慮日之不足何暇別生異論以誇新奇

儒者之學當使天下之大事可以由我而定古今之大疑可以由我而決反澆漓於純樸措亂世於太平如此方爲有用

心欲其活不欲其滯心欲其靜不欲其雜所謂虛靈不昧者活而不滯靜而不雜者歟

誠者其萬物之本萬化之源乎天地非誠則陰陽不行聖人非誠則人極不立學者非誠則百行皆偽誠之

義大矣哉

人心一刻不在善卽向惡可不懼哉

稟於天謂之命賦於身謂之性得於心謂之德見於行謂之道命也性也德也道也總此一理也以此理之眞實無妄謂之誠以此理之不偏不倚謂之中以此理之不高不奇謂之庸以此理之至精至粹謂之至善以此理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始終不離謂之一貫以此理之至極而無以復加謂之太極致知格物者明此理於心也誠意正心修身者實此理於己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推此理於人也著書立說垂空

讀書劄記

卷上

六

文以詔來學者傳此理於後也故理外無學

何謂君子事事惟反求諸己者君子也何謂小人事事但知責備於人者小人也

過仁義忠信等事當進一步做遇聲色貨利等事當退一步想

性之在人猶目之有明歟目無物不見性無理不具至善不但仁敬孝慈也卽一言動問其至當不易之理皆至善也

知其不善而改之亦卽明其明德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卽顧諟天之明命也



學問之道無過知行並進知得一件卽行一件知得兩件卽行兩件如此積累將去自然月異而歲不同朱子曰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

非博無以爲約之地非約無以收博之功情者性之動也而佛氏乃云滅情以見性者豈知性之言哉

韓子曰性有三品此性字只可云氣質之性下卽曰而所以爲是性者五此卻是義理之性矣然玩其語氣未免混義理於氣質之中所以不能無病然自程張以前能說得如此已是不易

讀書劄記

卷上

七

書之言心者多矣曰存心曰操心曰養心曰小心曰盡心曰立心曰清心言雖不同要皆不外一敬字

形而上者道也理也形而下者器也事也事由理生理因事著故曰道亦器器亦道

窮理格物何以言性在其中蓋性者吾心所具之理也窮理格物則理明而心體全矣故曰性在其中

學者看書當向句從身心上勘驗若以此句爲某題可用此意爲某文可用則於身心了不相干古人所以

深戒玩物喪志者此也

數年治一躁字尙未能滅氣質之難變甚矣哉

欲身無妄動易欲心無妄念難欲心無妄念易欲心無雜念難程子曰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吁可畏哉

念臺先生靜坐說亦未脫禪宗人譜曰無善而至善卽陽明先生宗旨也

民雖至愚可感之以誠不可欺之以詐

古之談天者惟渾天之說似最確古人謂天圓地方今人謂天圓而地亦圓推其說者更爲對足底之說則

讀書劄記

卷上

八

非矣竊意天之有地猶卵之有黃地在天中猶黃在卵內中高而四邊下人居地上猶草木之在山有高下之別而無倒生之理或曰旣如此何以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居海南者猶得見南極諸星也曰此非難悟其曰出地入地者特據所見而言耳其實南極亦未盡入地也猶之居山南者不見山北之天居山北者不見山南之天耳

祀天於南郊配以六宗就陽位也祀地於北郊配以嶽瀆就陰位也圜丘祀天方澤祀地象形也天以冬至地以夏至祖陰陽氣之始也

蜡祭之說當以禮經爲正後周時必祭及上帝地祇并一切山林川澤之神瀆矣且既蜡於南郊又必再蜡於西於東於北亦似太煩曰然則八蜡以紀四方何說曰此四方指通國之四方言非謂國中之四郊也持敬當持活敬不當持死敬持敬而不活猶之不持也真知最難人若能真知則行所無事矣然學不到真知則其學終屬勉強而未誠故程子曰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

博學將以反身也博學而不能反身雖多亦奚以爲程子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吁可畏哉

讀書劄記

卷一

九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推而至於事上使下應事接物處處但求盡其在我之道而不責人則天下無復難處之境矣

四勿雖並稱然視聽由外入內者也言動由內出外者也論操存之要則視聽爲先論持守之功則言動爲重

人每舍其在我之至富至貴而力求夫儻來之富貴是猶爲子孫者舍其祖父固有之業而行乞於市也惑矣

言語之失半多出於漫聽而漫言自今以後須與剖析

分明苟非當言雖片語莫出

名利之心不可有名節之心不可無

學問不可不博辨論不可不詳析理不可不精不博不詳不精於道終有誤認處立志不可不堅向前不可不勇持守不可不力不堅不勇不力於道終無進步處五胡之中惟苻堅有英雄體度惜其貪黷無厭自取敗亡使其念景畧垂沒之言聽羣臣涕泣之諫則秦之爲秦尙未可知也數十載聚之不足一朝敗之有餘可爲聽言不終者之鑒

易動而難靜易雜而難清者惟心爲甚苟無敬以養之

讀書劄記

卷上

十

禮以制之而欲其不放難矣哉

忠信所以進德誠之存於中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之見於外也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直下之工夫也故曰乾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積漸之工夫也故曰坤道

問忠信何以進德修辭立誠何以居業曰人不忠信則心先無實德雖得之猶無有也必忠信方有田地可做故曰所以進德然不修辭立誠則事多虛假心雖忠信終難據也必修辭立其誠方有實地可居故曰

所以居業

問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曰鳶飛魚躍見道體之流行必有事焉而勿正見性體之妙用活潑潑地流行不窮其氣象一般故曰同

希幼讀中庸最喜其中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三句妄以為知則非敢望也若好學則可企而勉仁則不能及也若力行則可勉而為勇則非敢強也若知恥則未嘗一日忘詎意至今猶然故我耶憶是誰之罪也哉是誰之罪也哉

問明道先生何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曰程子之意

讀書劄記

卷上

十一

非欲人不記誦不博識兀守此心為得也所以言者特恐人專以博識為心耳蓋博識雖亦致知之事若一以是為心則志專於此而所以自治者必疎所記雖多所識雖博要不過將聖賢之言口頭誦過眼頭看過筆頭寫過而於我之身心毫無裨益且不特此也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必更有畔道之憂故直警之曰玩物喪志不然夫聖賢之學亦何嘗不博哉夫子曰博學之顏子曰博我以文聖賢之學亦大抵由博而約者也然與玩物喪志異者蓋一則以反躬實踐為心一則以誇多鬪靡為心故耳此真毫釐千

里之辨為己為人之分不可不察

人當困頓之日無不戰兢恐懼者當得意之時無不弛肆驕情者若君子則不以貧賤加戚富貴加喜終日欽欽常如臨深履薄此所以夷險一節無終食之頃違道也夫

凡人深沉者有大智浮躁者無遠謀

聽訟明察使人不能欺不若教化感人使人不忍欺

問天理人欲如何分辨曰天理人欲公私邪正而已矣公私邪正明則天理人欲在其中矣然公而以私心處之正而以邪心為之則雖公亦私雖正亦邪學者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尤不可不深察而克去是心

人當心志怠惰畏縮不進之時更須振起精神併心一意力進一番不使退轉方為有益

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心之要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玩一竟字不勝感發興起之至

物有本末之物大綱之物也格物之物節目之物也

事親之道不難於得親之歡而難於喻親於道然欲喻

親於道亦未不自得親來也非孝心純至薰蒸洋

溢有漸移默奪之功豈易至此

治家須規矩嚴明又須恩義周至無規矩則家法不立

無恩義則家教不行

既欲學道自須立定脚跟一直做去何得復以畏人非笑之念橫於胸中

或謂人到婚娶後當時存一報親之心余曰不然夫孝者百行之源也人道所先莫急於此若到婚娶後方存是心晚矣還當於幼時刻刻存一孝念無時敢忘真積力久庶幾孝心純固不為妻子所移不然吾恐本孝者尚難保其不衰况未孝者願欲其託始於此難矣

或問人不幸而遭世變當何以處之曰此亦無別法只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有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兩義竭吾智力之外當一聽

於天與其不義而生何如順義而死

天下之亂有起於內者有起於外者並后匹嫡小人當道妾宦用事此亂之起於內者也教化不明賦斂煩重武備廢弛此亂之起於外者也內者腑臟也外者肢體也腑臟受病必達於肢體肢體有病亦必延及於腑臟所賴為君者明理正心慎持其道以調劑於未病之先耳猶之心志既正元神既旺羣邪自不入矣

以善勸人不如以善率人以善言出諸口不如以善行

見諸身

小學為修己入手第一工夫真作聖之基也

通書論誠有三其一天命之誠也其二聖人之誠也其三學者之誠也天命之誠自然而無為聖人之誠順承而無為學者之誠由有為以漸幾於無為

論人當先觀其人之大綱次觀其節目然後再察其心之誠偽固不可以一事之非而盡疑其非亦不可以一事之是而概信其是

程子曰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予竊意人當始學之際亦須大段著力蓋其於

讀書劄記

卷上

四

平日間既順適慣了一旦欲其去易就難甚非易事故必硬著脊梁力進一翻然後使其心日浸漬於義理之中待其融洽周徧乃可由勉強以幾於自然斷非優優蕩蕩可坐致也程子之言為己能力行者言之欲其專求真知以進於自然不可徒以勉強為事耳非謂始學之士亦全不要力行也

今之學者病非在不知病在知如不知病非在不學病在學如不學

學者最忌氣輕吾人治心檢身及應事接物因氣輕而差錯者十居八九

人苟有向上之心不可不竭力提撕蓋善人者天地之元氣也竭意培養猶恐元氣衰而戾氣乘之况敢漠視乎

芝蘭生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善形容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

問尸之用雖出於古不近於戲乎曰尸者所以象其親之生存也古人臨事無往不盡其誠敬而於祭爲尤甚故三日齋七日戒以思之祝主祝祔以求之尙未敢信其果來饗也又必於骨肉之中擇其昭穆相當者立之尸以像之庶幾魂氣之依類而附也於是拜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之妥之飲之食之而其語言動作眞如祖考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夫如是乃有以稍慰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象之可比矣故雖旅酬六尸亦不爲戲今人不知此義但以不誠不敬之心視之有似乎戲耳豈知心苟不誠敬卽見古人之指讓進退觥籌交錯賓主百拜鐘鼓鏗鏘何莫非戲哉

問程子云古人用尸極有深意而獨不取今人以畫像祭何也曰古人用尸原取其一氣相通耳故爲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之孫行者以昭穆同也故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而必以

同姓之嫡爲之者亦欲其一氣相通耳今之畫像特取其形貌也貌之不似非他人而何

問古人止有男尸而不及女尸何也曰士虞禮云男尸女女尸又少儀云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註云爲尸爲祖姑之尸疏云此男女別尸據虞祭而言卒哭已後自禫以前凡喪中之祭皆男女別尸惟祭於宗廟則止立一男尸據此則女亦未嘗無尸但喪祭則別吉祭則合耳

問尸起於何時曰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則虞以前蓋已有之

讀書劄記

卷二

六

問古人祭祀亦用主否曰尸居主左祭畢則藏於室西壁垆中石函內去地一尺若遷廟之主則藏於太室太室北壁之中主用何木爲之曰先儒云孝子不忍一日使其親無依故始死立重以依神旣虞立桑主而埋重小祥則立栗主而埋桑主其制則正方穿中夾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則不文栗主則刻而謚之曰家禮之式與此不同何也曰家禮之式原本程子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身長尺二寸象十二月闕三寸象三十日厚一寸二分象十二辰蓋天地日月歲時十二辰皆備矣

心一也指其發於仁義禮智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指其發於知覺運動者言之則謂之人心

聖人亦此知覺運動賢者亦此知覺運動學者亦此知覺運動常人亦此知覺運動然而有聖凡之異者何哉蓋聖人則純乎義理而不假脩爲者也賢人則勉而合乎義理者也學者則雖勉而尙不能盡合者也常人則不知自檢而順其私欲以行者也

欲士重名節當先使之重廉恥士重廉恥則利不足誘威不能奪而名節重矣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又在有國家者平日重道崇儒以禮義優待之不徒以

讀書劄記

卷上

七

爵祿奔走之夫士者四民之首而百官之所出民之視聽則效爲最近故士品端則民風純而官常亦飭學不進多由於心不虛心不虛多由於志自滿

君子之出仕猶處女之配夫一委其身則畢生之死生

榮辱係之矣古人所以貴審於未遇之先也

周子所言幾卽顏子克復工夫也張子每言豫卽仲弓

敬恕工夫也

凡人作事只靠着一箇心心只靠着一箇理若理有未明則心雖欲善而事必有差此窮理所以爲用功之首也

人主用人莫善於推誠莫不善於猜疑推誠則吳越爲一家光武之推心置腹是也猜疑則骨內爲讐仇拓跋珪之人不自保是也一則興復漢室一則爲子所弑其得失亦可見矣

史言南燕主熙喪其母苻氏哭之絕而復蘇斬衰食粥及葬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若能移是心以事母豈非孝子奈何母則廢之妻則喪之若是卒以此亡其身宜哉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從來黨禍多起於此

或有告余爲父母責罰者余曰此卽足下之幸也人子

讀書劄記

卷上

六

而有父母責罰何幸如之自怨自艾起敬起孝可也問處紛亂事曰事雖紛亂其間自有不易之理我還將其理處之可矣若起一厭惡之心是我亦亂矣以亂

治亂曷濟

處事莫善於勤凡有當一日畢者須還他一日而畢有當半日者還他半日而畢自然心安體舒而無廢弛之患若此日未竟且待來日此事未了又爲他事心中勞擾不靜反無從容之樂矣

問義理血氣之辨曰程子云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物有是理我卽以是理處之如可怒則怒可喜則喜皆因

乎事物而我無與焉此義理為主而血氣為賓者若  
逞一時之意氣為之則事雖合理我先着三分陪之  
矣是血氣為主而義理為賓者故當其壯盛之年雖  
若不可屈撓及至垂老此氣衰劣而晚節不如初節  
矣

牀席之言其甘如蜜其利如刃往往能變易人性情割  
離人骨肉天下愚夫不知不覺墮於其中因而不孝  
不友者不知凡幾豈不可歎然推其本亦由其平日  
不能確有孝弟之真心耳不然雖言亦安能入哉古  
人云木朽而蛀生之矣信然

讀書劄記

卷上

九

世間有種不肖子當兄弟分析時爭長競短及分析後  
於父母分上應為之事輒互相推諉分毫不肯假借  
試問此身此物從何而來今夫舉債於人尚須倍利  
以償獨至父母之財每視為己所當有而父母不當  
用一有舉動彼此推阻不肯前為致使父母有有子  
反不如無子之歎不孝之罪上干於天矣  
君子小人無時不有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達而在上  
者多君子則天下治而小人亦革面矣桀紂之世亦  
多君子但居位而用事者多小人故天下亂而君子  
多湮沒矣

與人言先存一將迎之意即此便是諂媚之根

問程子云纔有意為公便是私心曰只有意二字即私  
心也夫公者自然之理也若有意為之反失公之實  
矣

凡治之於後不如養之於初故貴於早預教

救荒之道修德以格天為上積儲以備災為次蠲賑以  
濟民為下然卻闕一不可

人在天地無非相依以生者小而一家大而一國故親  
戚畔之則為獨夫天下歸之則為天子

安天下者莫先於安民安民者莫先於安貧民故聖王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之世黎民不飢不寒

己亥春有一善相者至或曰君何不往相之余曰然將  
相余之面乎抑相余之心乎耳目口鼻面相也仁義  
禮智心相也面相之相猶不相也心相之相不相猶  
相也曰聊以卜一時之吉凶可也曰惠迪吉從逆凶  
舍此而言吉凶非吾所樂聞也全人都笑因偶誌於  
此

有送五月菊數本枝葉甚是穢雜被友人畧一剪刪便  
覺清疎可觀因思人能刪除其雜念則善心自純矣  
豈獨花為然哉

古今只有一箇自然的道理聖人以母意母必母固母  
我行之故能從容中節學者以有意有必有固有我  
爲之故多膠柱調瑟

高者易危滿者易覆剛者易折白者易汚知其易而敬  
守之斯無失矣

易於言者必不敏於行

行有不至皆知有未至知而不行不可云知

讀書之功分年日程詳矣行己之要小學備焉

儒者寧懷才不遇不可有遇無才可實至無名不可有

名無實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鏡一日不磨則塵垢生心一時不敬則邪僻入

人固不可矯情亦不可徇情矯情則入於怪僻徇情則

流於鄉愿

後漢郎顛雖專論陰陽然每諫必歸到人主身上其言

曰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

可請降水可釀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斯真善言

災變者

剛正之臣倔強敢諫每觸人主之怒然而緩急可恃者

以愛君之心甚於愛身也好佞之士柔媚將順每得

人主之歡然而緩急難恃者以愛身之念過於愛君

也

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祭地於方澤經有明文誠千古  
不易之理也不知後儒何故必以合祭爲是而以分  
祭爲非或曰周禮乃莽賊僞書初不足信曰莽於元  
始中欲誦事元后嘗創爲合祭天地之禮也及僞議  
周禮乃獨著分祭之說與己說自相矛盾耶必不然  
矣

理有形乎曰無既無形何以知爲理曰由乎氣而知之  
氣可見乎曰不可既不可見何以知爲氣曰由乎陰  
陽寒暑而知之故陰陽寒暑者氣也所以有是陰陽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寒暑者理也理生氣而不雜乎氣氣非理而不離乎

理

讀一句求一句之實於身行一事求一事之理於書雖

不中不違矣

余性多言而躁時以靜默矯之而日用間發不中節者

甚多氣質之難變如此哉

世之盛也公義重而私情輕及其衰也公義輕而私情

重

一事有差非敬一言有失非敬一念不存非敬一動違

禮非敬三月不違敬之無間歟純亦不已敬之不息



歎

天下書儘多矣先儒講之儘透矣所少身體力行之功耳

所貴乎悔者以其改也若悔而不改與不悔何異

處家之道別無他法惟有各盡其道而不責人御是最

真景確能各以是存心則無不睦之家矣

賞一人而天下知勸罰一人而天下知警當故也賞一

人而天下之情拂罰一人而天下之情怨不當故也

一賞一罰而天下之向背係之

以德取人則天下平以才取人則天下治以言取人則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天下偽

昔人云中國無以異於蠻夷則蠻夷侵人類無以異於

禽獸則人類亡世道可不急講哉

教生徒固須嚴毅方正然又貴有以感發興起之使他

好學之念勝於畏我之念乃可

社倉之法莫善於朱子之制竊意行諸今日亦須稍有

變通蓋向則力田者多今則有常業者已不至十分

之七欲盡放之則恐異日無以抵償欲擇而放之又

不忍坐視貧者之飢則莫若分其戶爲三等其上戶

有田有業者春夏之交任其挪借二分起息及至冬

熟照例償清小饑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其

次則特力而作家無常業者當春荒不接之時則減

價平糶使不至大段失所其下則鰥寡孤獨者朝不

謀夕則計其丁口小大按月給米以濟之亦可免其

狼狽流離其法大率以現在所儲米若干留其半以

待來歲之需以其十分之一爲月給之米以其十分

之三爲貧糶之米以其十分之六爲挪借之米

先祖士達府君嘗謂先考及世父季父曰天下最公平

者莫如父母之心今有二子一貧一富父母必照顧

其貧者在富者視之必謂父母之設心不平矣不知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非也此正父母之公平也譬之孩提時其一能行者

其一不能行者父母則抱其不能者而攜其能者豈

非一則可以放下一則不能放下故乎易地以觀假

令我幼彼長我貧彼富父母必以待彼者待我待我

者待彼矣彼以父母爲欺心者大都以己之私心爲

心不能以父母之公心爲心耳先考暇時常以此訓

不肖兄弟又曰乾隆乙巳年余時就學里塾中值歲

大稔日食止得一餐延至歲底家無粒儲族有以斗

米相贈者吾父峻卻之其不肯苟受人惠如此汝等

不可不知此意

古人行事有心善而迹非者取其善而遺其迹可也。有迹善而心非者取其迹而畧其善則各就其所以善惡而剖析之還他瑕。論語曰：古人之後，議古人易當古人之境為古人難。每見今人作論往往因一事之失并其數事之善而非之，因行迹之非并其立心之善而誣之，恐古人亦有所不服。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不知造就了多少聖賢。

克己是斬將殺敵工夫，敬是堅壁清野工夫，不能克己

且當從敬入手，久則己自克矣。猶之不善殺敵者且

當善守使之進不能前退無所得，久則自然退去矣。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世上淮百倍其功之人最是可敬可愛。若天資好而能力學是空負此天資，反不如天資不好而能力學之為善矣。

善念難於擴充，私念難於遏抑，然亦別無法，只有只管充，只管抑，不使一刻放過而已。

人家興替全係子孫，古人所以不惜千金教子也。然尤須積德累仁以培之，乃可。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即此厭然之心亦是真心發見處。若能翻然悔悟，使其立心處事隱微幽獨無一不可對人言，則為君子矣。

臨小利害輒生計校者，於大利害可知處，小事輒倉皇無措者，於大事可知。

人既有可用之實，不當復以流品限之。古人所以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也。

學不從身心性命德行道藝做起，雖讀盡五車才能出世，總屬無本之學。

窮理功深，故能知言集義。功至，故生浩氣。孟夫子一生得力全係於此。

孟夫子處橫議之世，若不悉力以辯，則孔子之道不明。人或疑孟子之辯失之太峻，吾轉喜孟子之辯惟峻。

讀書劄記

卷上

美

且明故能成衛道之功也。

孔子不必自尊其道，而人自尊之。孟子必自尊其道，而人始尊之。於此可瞻聖賢之分，亦可占世運之降。

心思不用，則不出道理，不思則不明。

尚功之俗興，而士不務德。尚言之俗成，而人不務行。

聖人之道浩渺無際，學者從何處做起？惟有忠信以立之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

然其要已具載於小學近思錄二書，苟不從此下手，其何異作室之無基，升堂之無階也哉。

使民有所勸而為善，不如使民有所感而為善。使民有

所畏而不爲惡不如使民有所愧而不爲惡賞足令人勸刑足令人畏德足生人感義足生人愧德義主也刑賞次焉

太極明天道以達人西銘盡人道以合天

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竊意禮經明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不合食可知又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廟主皆從而不言禘益可見禘不合食也自禘祫不分而三年五年之說合食分食之議紛然無定不知禮緣人情義有隆殺天子七廟視盡則毀毀則遷主於太祖之廟三

讀書劄記

卷上

毛

年一大禘所以報時享之不及也至於禘則祭其始祖所自出之祖而以始祖配之故五年一禘又以報大禘之不及也而必取毀廟之主合食其間煩矣兄弟爲君昭穆位同不得相繼然以一室不容兩主而必出致別廟恐亦未安若光武中興不入成帝之廟而上繼元帝又當別論然則何如曰還宜同廟異室庶幾稍合變禮之意遷則同遷毀則同毀可也今雖有極惡之人然見人之善未嘗不知其是見人之惡未嘗不知其非此秉彝之未泯也及至己之所行則又出於善者十一出於惡者十九此物欲之陷溺

也推其所明以達其所未明則惡不終於惡矣

道德與爵祿相爲重輕道德輕而爵祿重則人患爵祿之難得不知道德之可貴多習爲佞諛以媚上而正言不聞爵祿輕而道德重則人知道德之可尊不知爵祿之可慕多習爲折節以下賢而謹言日至

酒醉之人言語動作迥異醒時無他與酒洽也若能心與理洽質與學化又當何如

吾人處事往往有事則天理而心則人欲者不幾并此天理而混爲私欲乎是在審其私心歸之正而已

張子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竊意此病各人不同

讀書劄記

卷上

天

當自察之或有在窮理不精者或有在力行不篤者或有在心地不靜者或有在氣質昏昧者當各就其病處矯之然病之大要總不外乎信道不篤一語蓋古人於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非以信之篤乎又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不篤信則不能好學既篤信而又好學則思之必審擇之必精擇之既精則行之必果行之既果則工夫無間斷而心地自靜昏昧可開久之自能與道爲一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吾輩今日誦讀雖勤而不從身心立志講論雖審而不於實踐躬行不過將聖賢言語口頭說過耳邊

聽過卽一二有志者亦未免作輟無常欲前此皆信道不篤之過也

爲學須將夙習舊染掃蕩一空從新做起凡一行一止

一語一默悉以小學爲準繩於此能踐履得盡則大綱多正其餘只待工夫純熟自然迎刃而解若此關踉過終覺無把握處

克己亦無別法惟有覺其不是便舍之

克己須連根株悉去之不然其病日久必發然欲消融其根株初非一朝夕之功所能致平日浸漬於義理之中使道理分明漸養漸化庶易爲力

讀書劄記

卷上

完

敬是肅然提起此心不令纖毫昏昧放散若徒兀然守住在此及至應事接物時茫然不知所措十誤九差豈足云敬

問程子雞卵觀仁之說曰觀其渾然之中而百骸之理已具百骸未化而渾然之體已形此卽元者善之長生生不息以仁體事無不在之意也外此若穀種之穀菓蔬之核亦可觀仁但不如卵體之渾渾然耳

孔門教人求仁程子教人主敬主敬卽求仁工夫孔門教人博文約禮朱子教人居敬窮理窮理卽博文居敬卽約禮大學言格致誠正修中庸言學問思辨行

孟子言知言集義虞廷言精一執中以至湯之顧諟明命文之緝熙敬止俱是一樣工夫一樣路徑

學必能變化氣質方足云學不然終是紙上空談於我身究未有益

知言必先格物集義必由居敬

几克己必搜求其病根所在而克去之則易爲力昔游定夫先生問顯道先生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如此克己雖似費力然卻至妙之方也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希請更之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心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良能

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喜怒哀樂之已發情也妙概乎未發已發者心也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仁義禮智人之四德也劉子不以仁義禮智配元亨利貞而以喜怒哀樂配元亨利貞未免認情爲性矣

戒謹恐懼存其心於未發之先也莫見莫顯防其欲於

將發之候也戒謹工夫在外物未接時慎獨工夫在內念將發時然能戒謹尤要慎獨能慎獨尤要戒謹則工夫始密

或謂孟子道性善使人知善之當爲荀子言性惡使人知善之不可不爲其警世之心一也希則謂以性善立教人知善本吾性以性惡立教人知吾性本惡知善本吾性尚不肯力於善以復其性若知吾性本惡其肯違其性以力於善耶

天地間至貴至寶者莫如人之一心此心本之於天主之於身其性則爲仁義禮智其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充其量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修其偏亦可以立名節耀古今無一理之不備無一善之或遺至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虛至靈圓轉活潑豈非至寶然人知金玉財帛之爲寶而不知心之爲寶者多矣遂至役其心昧其心賊其心喪其心以汲汲於數者是謂棄其固有求其本無

修己之外當一聽於天義不可求而強求是不安命而逆天也

三代之文文由道出後世之文文與道分

荀子不知性因不知禮故曰禮僞佛氏不識情由不識

性故欲滅情

周康成云周制七廟太祖及文武之祧與四親并而爲七王肅則云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在七廟之數則文武之廟是依鄭說則并文武而爲七依王說則除文武而爲七何說爲是曰當從王說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夫既曰三昭三穆則祧廟在外可知且祖功宗德是於常廟之外別示尊崇若并在七廟之中則天子亦只二昭二穆與諸侯等矣假如殷有三宗若并在七廟之內是二昭二穆且不全矣豈其然乎

讀書劄記

卷二

三

士人立志能以富貴委之於天以聖賢期之於己所向方正若徒戚戚於功名汲汲於富貴此不足謂之志也

敬軒先生曰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養氣蓋主敬則心一心一則志專故可以持志少慾則心清心清則氣剛故可以養氣

程子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蓋不窮理無以爲力行之地不力行無以致窮理之功也

志無二向心無二用

天卽理也事不循理卽是逆天人視天爲茫茫而不知

天之刻刻在人眼前也

一敬可以消百慮一敬可以勝萬私

讀書須一一實見下落如讀聖經章當求明德的在何

處新民的在何處至止善的在何處八條目如何用

功方為有益

學者自期不可不遠大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此

何等胸襟何等志向希十五六時讀小學中陳忠肅

公語曰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

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孟哉

此人不可以語上矣不覺汗流浹背竊自愧曰此誠

讀書劄記

卷上

三

謂我矣因自策勵遂妄意聖賢之學取周子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二語大書屏間朝夕觀省迄

今思之未嘗不愧汗交流自恨其學之不力不能窺

見聖學門牆有負初志然使當日無此激發更不知

何如矣人當以我之不力為戒不當以我之激發為

戒也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乎

下信然

虛靈不昧者心也所以虛靈不昧者性也有是性方有

是心有是心方能承載是性

周子曰無欲程子曰主敬主敬即無欲之法也然以無

欲為宗則工夫似難着手以主敬為宗則工夫似有

依據

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思其當思動其當動

問夫子答門人問仁皆從用功處言之未嘗直指仁體

何也曰此吾夫子循循善誘也諸弟子得夫子之言

而確守之自然日就月將忽不知其至於仁之域矣

益戒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夫以舜之大聖尚不可

以逸樂况吾儕乎戒之戒之

創業之人歷艱多慮患熟為子孫立下一法子孫若能

世世守之夫豈有失乃一再傳而苟且因循但圖目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前之利不顧遠大之謀法壞而業亦隨之

宗廟之設雖非古制亦足會聚人心使人知所自來

古之大宗有君道焉凡族中孤獨鰥寡顛連無告者無

不周恤之宗法廢而四窮之失所者多矣范文正公

創立義莊以贍之實足補宗法之缺雖今日之仿為

者往往有借此以避徭役之說然窮民之受惠者實

多豈可因此而少之哉

理字能大能小大則包於天地之外萬物之先小則流

於一物之中一塵之細暨陽問答謂禮大理小悞矣

家法之壞多起於子弟各行己意子弟無畏憚父兄之

心此是大不祥事

舜典命農命教命禮命樂命虞命工命刑而不及兵豈  
真廢兵不用哉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平時非所急  
耳觀於征苗之命則知兵亦未嘗廢也然卻不設掌  
兵專官亦可見尙德不尙兵之意

兄弟分析最難均平如一不差累黍然總在爲兄弟者  
要見得天倫重財物輕各以讓字存心則雖極不均  
平中自無不平矣

馬時中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  
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希

讀書劄記

卷上

孟

請益之曰使吾以生死爲念則又爲生死所累必富  
貴妻子生死無一足動其心而後能盡其道而無遺

胡子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如此說來則虞廷何必分  
人心道心不如曰心之德無不仁其發則有仁有不  
仁

主一無適敬之存於中也整齊嚴肅敬之制於外也內  
外交修主敬之功始全

望慾常於慾之方萌望之慾忿亦然

宣之於口不如存之於心存之於心不如見之於行若  
未能行而遽言之則其行必不力猶之天地之氣蓄

藏不固則發達不遂聖人所以欲人先行後言乎

凡子弟讀書專精者固好專精而能尋思義理者尤好  
尋思義理而能一一反求之身者吾必謂之曰聖人  
之徒也

讀書當以書爲嚴師一舉一動必以書爲準則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其實處逆境易處順境難或曰何  
故曰處逆境則動心忍性事事戒懼而所失自寡處  
順境則志滿意得事每忽易而所失必多故曰宴安  
鴆毒

歛身正坐緩視微吟精思力踐此十二字讀書要法也

讀書劄記

卷上

孟

孝者爲仁之本忠者行義之先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厚  
於仁必不薄於義也

董子曰質樸之謂性此亦可語氣質之性與夫子之  
言性相近也之性相似又曰人欲之謂情此卻全將  
情字說壞了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則情  
豈可全屬之人欲蓋性情心命等字直至程張朱子  
方解得的確不移攬撲不破前此未有及之者然當  
王霸雜用百家並進之日而能卓然以孔子爲宗六  
經爲法漢儒中惟見董子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  
曰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又曰正心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七篇後僅聞是言

君子隱惡揚善况敢毀乎

術數如京房尙不免因術以取禍君子所以不測未至也

衣服飲食必求有以美之身心性命不思所以修之噫小人見人之惡則喜之聞人之善則嫉之卽此一喜一嫉亦是其心之明於善惡處若能反是而歸之正豈不轉而爲君子

人子幸而遇父母生存當竭力孝養以得父母歡心會

讀書劄記

卷上

七

子曰推牛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至哉言乎爲人子者宜三復之

義與利常互相輕重義重則利必輕利重則義必輕義

重則多君子而世治利重則多小人而世亂

禘祫之說聚訟紛紜漢儒以禘爲祭感生帝而以其始祖配之因以郊祭爲禘其說固鑿或又以其爲卽宗廟四時之祭然禘祫旣爲殷祭不應第以四時常祭當之賈逵劉歆則云禘卽祫卽禘夫禘祫旣爲一祭不應無故而分爲兩名馬融王肅則云禘大祫小鄭則云祫大禘小似矣然以禮經證之尙疑未確大傳

曰禮不王不禘則禘爲大祭可知然公羊傳曰大事

於太廟大事者祫也則祫亦何嘗不大王制曰諸侯

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則祫爲四時小祭可知然又云

春日祫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則禘亦何嘗不小竊

意禘祫之名有以殷祭言者所謂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是也有以時祭言者所謂春祫夏禘是也先儒多

混而一之故其說每窒礙難通

非仁義不行非禮法不道非義理不思

爭奪相殺起於貪恭敬退讓生於廉故人君重廉節黜

貪汙而民知義

讀書劄記

卷上

美

孔子曰天無二日日尙無二天安得有六漢儒紛紛於

五帝六天之說惑矣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

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自是定論

理之一字原是公共無盡之物前聖賢說之後聖賢說

之最後聖賢又復說之儘他聖賢出來只是說他不

盡

必有惟恐不聞過之心而後人告以過必有惟恐人不

能盡言之心而後人始盡言

今有人比之以夷齊則喜而忘其爲餓死比之以莽操

則怒而忘其爲將相及至身臨其境則多易入於莽



操何哉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理見見利則心動心動則智昏君子所以不可不操存省察而使道心常爲一身主也

高祖鄙薄儒生而西漢名節寥寥光武崇尚德義而東漢人材後先繼起雖屢黜屢辱而立節愈堅使得中主扶之則漢之爲漢猶未可知也人主之好尙可不謹哉

王陵周勃陳平對呂后之言王則剛正不阿平勃則依違順旨雖卒殄諸呂不失舊物然學王不成不失爲正士學周陳不成則易入於佞臣各自量其才可也

讀書劄記

卷上

五

竇武陳蕃功雖未成然其一念報國之心亦曷可沒也惜其疾惡太嚴幾事不密反受其噬君子取其心而畧其才可也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吾輩試各捫心自反讀書半生究竟識得幾字不枉卻聖賢一番救世之苦心哉一謙自有餘地一忍自有餘味

持己不可不嚴嚴則心正待人不可不恕恕則心平

莫見莫顯卽大學十目十手如見肺肝之意皆謹獨以防自欺也念臺先生謂莫見乎隱亦莫隱乎見莫顯乎微亦莫微乎顯此之謂無隱見無微顯非中庸本旨

九容制其外九思養其中

與勝己者處能令己刻刻留心事事愧勉亦大有益固不可輕量古人謂古人不難至亦不可過視古人謂古人萬不可及

論性聖人與常人一也論質則常人與聖人奚啻什百千萬苟一異志於學便超凡凡民而爲豪傑超豪傑而

讀書劄記

卷上

六

爲聖賢不難學之功大矣哉

人子於祖先及父母面上一應當爲之事雖有兄弟亦當一意竭力承擔蓋親恩罔極原是報答不盡今幸遇事亦吾報答之一端不可當面蹉過若推三阻四孝心安在

入其家而尊卑有等上下雍睦各勤厥職興兆也入其家而長幼無序骨肉乖爭各務奢靡衰微也

凡子弟受人欺侮雖直不可右卽此亦可使之動心忍性希幼時常爲人所侮訴之先君先君曰汝本不宜與此等人相近尙何訴爲自此見惡人每敬而遠之

人亦卒不得相侮

人遭困厄則心虛膽怯而智慮生處安樂則心粗膽壯

而驕情作故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疾疾

武帝好神仙好戰功重賦勞民與始皇相等然能崇六

經禮賢士而晚年悔過付託得人此漢祚所以不斬

乎

凡子弟習業不論士農工商皆須於苦中磨練一番方

能有成若過爾愛惜每致貽誤終身

漢初用人崇尚樸訥武帝時則重文才元哀之際則僉

王得志

讀書劄記

卷上

望

高祖居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

問良曰此何語良曰此謀反耳此言未免啟高帝猜

忌功臣之心

武帝博訪賢良乃不取董子之正而取公孫宏之和非

以正則絕無假借和則可便私圖乎汲黯稱帝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良然

天下之危不危於貧弱而危於廉恥之道喪天下之安

不安於富強而安於禮義之教明

救於未然者言出而人疑然救之則易為力救於已然

者言出而人信然救之則難為功易曰履霜堅冰至

君子所以貴乎知幾也

太極本於易有太極一句來西銘本於天下為一家一

句來

易於言者必不敏於行

纔欲言便當思訥纔欲行便當思敏

聞謗不辯聞譽不喜可以養量可以養德

讀書劄記

卷上

望

讀書劄記卷下

君子小人只爭義利之喻舜跡之辨與言利之間利之不可輕嗜如此哉

一念之善未必遂成君子然已是君子路上人一念之惡未必遂成小人然已是小人路上人

善念難充而易失惡念易長而難除知其難而力矯之斯無難矣

身無妄動易口無妄言難口無妄言易心無妄思難何

以止身之妄曰靜何以止口之妄曰默何以止心之妄曰敬

聖人自然合理賢者不敢違理學者講求循理學問之道一理字盡之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幾之一字有味哉於此蹉週則難為功於此慎持則易為力

待人固欲渾厚然賢愚之辨須明處世固忌苛察然是非之見須定

五性之用知最先仁最廣義最嚴禮最正信最實五者相需為用相持以成得則俱得失則俱失

洽已欲嚴待人欲寬奉身欲儉奉先欲豐知識欲博持守欲約

士當與古人爭名節不當與今人爭榮辱

欲口無妄語必先心無妄思處事能一視乎理自然物我兩忘

平時無涵養之功臨機鮮克制之力難乎進於道矣一念之起必察其邪正一言之出必審其是非一事之

為必辨其善惡橫一毀譽在心則瞻前顧後何所不至君子處事當審理之是非不問人之毀譽

古人聖如文王猶且望道而未之見今人畧有片長即橫亘在胸誇耀儕輩亦見其小矣

飲食所以養身義理所以養心身失所養則身亡心失所養則心喪身亡不失為人心喪則入於禽獸

周禮九拜稽首為最重故記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則稽首乃吉拜之大者今人用作齊

衰期喪拜誤矣然則於齊衰還書稽顙抑書稽首曰於斬衰則書稽顙於齊衰則書頓顙雖非古意然視

以吉拜作喪拜者較安木主旁書奉祀家禮單書長子一人餘子不得列書尚

有古人宗法之意今人則不論嫡庶均得列書先考之喪長君先卒旁單書承重孫某人奉祀亦聊存

古意云耳

德禮感民之心刑政禁民之行感民心則民日化於善故曰有恥且格禁民行則民僅免於惡故曰免而無恥

欲身善易欲子孫善難欲兄弟和易欲妯娌和難積德

可以培子孫之善修身可以倡妯娌之和

性是心之體情是心之用非體不生體非用不見

心之未動是體心之已動是用

知覺運動是心仁義禮智是性知覺運動準義理而發

者謂之道心知覺運動緣物欲而發者謂之人心精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則嚴辨乎人心而不使雜於道心也一則篤守其道

心而不使見奪於人心也

道是理之總名理是道之條件

天地間一物有一物之理萬物有萬物之理順其理而

處之則治故聖人之於天下也但使物各付物而天

下平矣

陰陽有氣而無質太極有理而無形然而觸着卽是舉

眼卽見

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此知字從性上發來

陽明曰知善知惡是良知此知字從心上發來認得

性心之辨則知陽明之似是而非矣

學問而不能於心思智慮言語動作倫常日用間切實加功雖今日談性明日談道究亦何益

開眼時一省闔眼時一省念起時一省念定時一省事未來時一省事已過時一省語言動作視聽食息隨處提撕隨時警覺自然心不放逸漸與理一矣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禎祥妖孽其兆之先見者乎花能

戀蝶腥每召蠅吉凶禍福皆人之自致者乎

禪家所謂悟道只悟得虛靈知覺四字而已何嘗見道

陸象山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直截離出心肝則夫子

讀書劄記

卷下

四

何以云聽言觀行又曰讀書不必窮索讀書只是假

寇兵資盜糧則夫子又何必韋編三絕又曰惡能害

心善亦能害心則顏子之得善服膺中庸之擇善固

執孟子之孳茲爲善俱謬矣蓋陸子之學只要其心

不思慮不昏昧無著念無惡念澄神默坐一讀書窮

索便爲務外一有意念便落色想而非本體正六祖

所謂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是也以此自證

亦以此證人故曰直截離出心肝不必更觀言行

聖人亦此數十年賢人亦此數十年學者亦此數十年

乃彼則流芳百代此則沒世無聞伊誰之罪也

義理之悅固吾心也物欲之悅亦不可謂非心然義理之悅無爲而然乃固有之良心物欲之悅有爲而動實後起之私念

髮梳則通理思則明

陽明先生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雖其言之出於仲尼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也夫求之於心而是雖其言之出於庸人不敢以爲非是矣若云求之於心而非雖其言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是必其心爲堯舜禹湯文周之心則可若其心猶在孔子下竊恐尙當以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孔子之言爲主蓋人心本無定向苟窮理不精往往認人欲爲天理者多矣豈可專以得之心者爲是耶問呂與叔欲於未發之前求見所謂中者而執之程子非之龜山先生欲於未發之時驗中之義執而弗失朱子不以爲是則虞廷之允執厥中又何說曰虞廷之中皆指已發言非中庸未發謂中之中也若未發時如何云執且既云未發乃是湛然虛明無所偏倚之謂若一有求一有驗卽屬已發而非未發矣心統性情該動靜貫始終徹表裏君子之學無非求復乎此心之良而已

陳清瀾先生學部通辨分別陽儒陰釋之學最爲明晰有志斯道者不可不看

宋宗元論禘禘曰大禘對時禘言也大禘對時禘言也夫享莫尊於禘而莫大於禘禘惟太祖一人所以尊之又追其所自出之帝故謂之追享特以對時禘吉禘言謂之大禘三年之禘徧及羣廟毀廟而元功之臣亦配享焉但不及所出之帝然其神最爲周廣故對時禘言謂之大禘又對追享言謂之大享此論甚是確當可破後儒紛紛之議

讀書劄記

卷下

六

問虞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之說曰此鄭氏據禮緯言之王肅論之詳矣今亦不暇別論證之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時太甲在位伊尹告歸而作夫自湯至太甲中間外丙仲壬與太甲而爲四耳乃云七廟者則七廟之制不自商始矣虞夏雖無明徵然家語載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穀梁傳曰天子七廟故德厚者流光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其餘所稱七廟處尙多竊恐當以家語之說爲是

問陳祥道以六宗與藝祖之廟爲七廟何如曰此說未安今且以經文之勢言之經曰正月上日受終於文

祖此特舉其重者言之耳其餘祖廟自當一體祭告之繼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六宗既根上帝來決非前文所言之祖廟矣且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有悉以宗名者則六宗當主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言者為是

遷主所藏謂之祧先公之遷蓋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故周禮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諸侯則遷其主藏於太祖廟之夾室故太祖廟亦謂之祧祧者蓋取超遷之意後遂借為祖廟之通稱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傳曰其敢愛豐氏之祧又曰君冠

讀書劄記

卷下

七

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此皆借為祖廟之通稱其實毀廟之主所藏曰祧三昭三穆曰廟

問遠廟為祧有二祧鄭以文武二廟當之何如曰文武二廟為先王祧主所藏后稷之廟為先公祧主所藏故先儒疑周有三祧不應曰二祧今按祭法所言二祧者似指高祖以上五世六世言之然二廟乃將祧之廟並非祧主所藏不知何以直謂之祧又壇墠之說按金縢為三壇同墠以告太王王季文王斯時太王王季文王尚在昭穆之列不應告之壇墠則似壇墠之作特為一時禱告而設並非遠祧之外別有壇

墠也而何以云去祧為壇去壇為墠且毀廟之主皆藏於祧三年一禘祭之不問復出其主於壇墠以待有禱而祭也故先儒於此說多疑之

家猶身也元氣盡則死國猶家也元氣盡則亡國之元氣在賢才故得賢才則興失賢才則亡家之元氣在仁厚故仁厚則家道長否則家道斬身之元氣在精神故精神足則體旺否則身弱各隨其所在而培養之祈天永命之道也

居家庭務孝友處鄉黨務謙和臨財利務退讓登仕途務恬靜立殿廷務忠愛膺民社務教養

讀書劄記

卷下

八

持家在勤儉起家在於詩書傳家在於孝友培家在於積德敬以居心禮以律身義以處事恕以待人君子力此四者其寡過矣乎

或云變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環溪先生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退小人變理之能事畢矣故公一生志在激濁揚清引進賢良排擊貪墨真不愧所言矣

張楊園先生曰世道盛則氣和氣和則賢才衆多故曰君子道長得時用事者恒君子凡富貴壽考之類多自君子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於小人世道衰

則氣戾氣戾則奸邪衆多故曰小人道長得時用事者恒小人凡富貴壽考之類多於小人得之而凶折刑戮之類亦及於君子譬諸草木感陽氣而生者陽盡則衰感陰氣而生者陰盡則槁亦名論也然士君子不幸生當其時但當爲挽回世運之人不可爲世運所移之人時彌窮而節彌堅身愈困而操愈勵庶幾松柏亭亭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

人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無不和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無不睦之宗族以天地之心爲心則無不愛之民物

讀書劄記

卷下

九

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壞隋以文辭取士而鄉舉里選之法壞唐以資格銓選而任官惟賢之法壞然卒莫有能更之者殆亦時勢使然歟資格之始由於北魏崔亮唐裴光庭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苟無其人法不徒行也

耿精忠反時文襄李公統制兩浙議駐兵衢州以扼閩浙要塞七月賊兵數萬犯衢州時大兵分路拒賊在衢者僅三千餘人公與平南將軍誓師親冒矢石爲將士先或曰封疆大臣乃親蹈不測之險耶公曰將軍有死之心壯士無生之氣然後可以破敵我若貪生誰不惜死又飭將弁曰成敗利鈍自有定數處之

安地而未必不死試之危地而未必不生卒能以一文臣蕩平藩逆雖其才畧實有以過人亦由其忠心耿耿臨難不避見危授命故也

問爲善得福爲惡得禍理乎曰理也然君子之爲善非以求福其不爲惡亦非懼禍此正義利之分不可不知

始合不以正者知其終之必曠也故欲保其終當先慎其始

天下惟困苦之境最能增人之識進人之德挨得一番艱苦長得一番骨脊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讀書劄記

卷下

十

問宴安鴆毒人若處宴安將何修可免曰惟戒謹恐懼四字可免

孫懿齋先生有言人君有三習乃生一弊謂耳習於諛目習於媚心習於是一弊者遠君子近小人也言小人便佞側媚處處與三習相投君子剛方忠直處處與三習相逆故一則不期親而自親一則不期疎而自疎夫至小人親君子疎國欲治可得乎然欲破除三習必先能虛心納諫欲虛心納諫必先有不敢自是之真心不敢自是之真心流貫於用人行政間則佞巧者不得感而忠正日親矣故君臣交難一言可

以與邦不善莫違一言可以喪邦

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孔子自稱曰可以無大過顏子

不貳過仲由喜聞過又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又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歷觀古

昔聖賢之言不貴無過而貴改過不以有過為諱而

以能改為賢今人有過而不肯改遂致諱其過文其

過甚且憎人之知其過言其過緣一過更增數過

問出處曰遜世之士失之固奔競之士失之貪惟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乃為中道若不能中道則與其貪也

寧固

讀書劄記

卷下

十一

張子曰不資其勢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故無欲則剛

問克己如何克法曰上蔡云宜先從性偏難克處克去

其次則莫如其不是即止不為念念如此事如

此且無時無處不如此則工夫嚴密私欲自是不留

矣

體驗擴充之心不可一時或釋

一日間隨時提醒隨處體究隨時省察隨念擴充逐日

如此學問安得不長進

學問之道莫先於立志此志既立當先求著腳處既知

著腳當更知進步處進進不已方能有得不是空守

此一念便能到得聖賢地位也朱子所謂須於用處

求其一慎勿思空想聖賢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人但以所遇之窮通為榮

辱而棄其固有之榮又曰仁天之尊爵也今人但以

朝廷之職官為尊爵而不修其在我之天爵是謂重

其所輕輕其所重

一世事那被你算得到只有天理二字終身可以依靠

得立心不肯理即是立心不欺天行事不肯理即是

行事不欺天我不欺天天豈肯欺我我若欺天天豈

肯顧我

讀書劄記

卷下

十二

匆忙急遽之際最易差誤非神閑氣定靜以鎮之安能

鑒物情而燭事機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善治國者為開其資財之

道濬其衣食之源不窮其力不竭其財使之水早有

備吉凶有需故民安而國亦安顏子曰鳥窮則啄獸

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民窮於

下而國不危者也

君之於民猶魚之於水乎魚不可一日無水君不可一

日無民魚失水則死君失民則亡

商邱沈文端公為相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明神宗遣使



存問羣從子姓濟濟或稱其盛公愀然曰吾鄉宋立庵太宰家法可敬頃立庵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吾正憂其衰何云盛也後沈再傳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故善視疾者不視其人之肥瘠而察其脈理善視國者不視其國之強弱而察其紀綱善視家者不視其目前之盛衰而察其家法沈公誠知言哉

翁秉者發散之本深厚者發達之基故樹之花葉茂者少實以氣先洩也是以輕諾者寡信淺露者鮮謀易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於言者必不敏於行

人謂人心不平不知己心更不平人謂人心難測不知己心更難測范忠宣所謂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是也誠能矯是而力反之則責己厚待人寬無往而不可行矣

晨起觀格言數則不有益於身心必有益於事為所謂

開卷有益

讀正書聞正言觀正事猶習與正人居雖欲不入於善不能也看閒書聽小說講浮談猶習與不正人居雖欲不入於惡不能也

事事皆可讓唯當仁不可讓處處儘可寬唯責己不可寬

為學莫重於身心莫大於經濟詞章其末也今則詞章之外無他學為政莫重於農桑莫先於德禮法令其次也今則法令之外無他事

治河之法只有因其勢而利導之一句最善蓋水性潤下障之則逆其性導之則安其流此禹之治水所以行所無事也水以海為壑欲治上河當先治下河欲治下河當先治海口水勢湍急之地則多開支河以分其勢水勢平緩之處則仍滙為一以合其流浚其

讀書劄記

卷下

四

入海之道濬其淤淺之源則水有所歸流無阻滯安瀾可奏矣

守令為親民之官守令之賢否一邑之慘舒係焉故漢時最重守令往往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有治績著者輒下詔褒美進爵增秩而一時循吏為獨盛蓋非特人情古樸亦法制有以使然也

問昭穆之說陸氏以為父子之號謂昭以昭下為義故方其為父則稱昭穆以恭上為義故方其為子則稱穆何氏則謂古者宗廟宮寢皆以孫居王父之處而不以子代父故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說孰是日何

說是朱子嘗辨之矣曰夫昭穆者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王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王春秋傳以管蔡鄘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奕世稱之猶然矣今必以爲父子之號則是武王之世不應稱文王爲穆考管蔡鄘霍又安得稱爲文之昭乎且附一主而六廟之主皆動自附及祧凡三次爲昭三次爲穆是本欲以明父子之號不反以亂父子之稱乎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曰共王時王季親盡當遷文王居穆如故武王進居王季之廟不幾子居左而父反右尊卑反易乎曰朱子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然則昭穆者所以分世次非以別尊卑今若必欲以尊卑爲說則觀朱子時禘圖所謂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亦何害其爲尊哉若當大禘時則毀廟之主皆陳固無慮此及其在廟則各專一廟之尊各不相見尤無慮此也試取朱子禘禘議中庸

或問合而觀之得失昭然矣

曰朱子時禘圖於父子昭穆辨之審矣於兄終弟及叔繼姪位尙有失敘者何也曰朱子所言乃萬世之常經兄終弟及叔繼姪位乃一時之權制曰然則宜何如曰兄弟繼位希初謂兄弟昭穆相同只宜爲同廟異室之制遷則同遷毀則同毀乃爲合禮近於通考中見四明萬氏所言甚好謂昭穆之義生於太廟中而兄弟則昭穆同也如左傳所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鄘霍文之昭也邗

讀書劄記

卷下

六

晉應韓武之穆也在虞號管蔡諸子生列藩封死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太伯虞仲不聞異於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乎文王也管蔡邗晉不聞異於武王成王也如以兄終弟及之故卽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邗晉而下一人此一人也昔爲文之昭者今且爲武之穆昔爲武之穆者今且更爲成之昭矣可乎故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至於兄繼弟則弟爲適而兄爲庶庶不並嫡又昔己爲臣故雖兄不得加於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

進諸先廟謂兄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

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太祖而下一廟一主三昭

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則同廟異室亦

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國所載世室

明堂皆五室知周同廟異室古人已有通其變正不

得指爲後人億見也此論足破千古之疑

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竊意若

義理思索不通正宜留心記着方能有相觸感通處

不可以此爲例

尊德性道問學兩者不可偏廢不知尊德性固無所謂

讀書劄記

卷下

七

道問學然但知尊德性而無道問學工夫則又不知

所尊者果能無失否也

或問陰騭果報果可信否曰冥冥報施余不敢知然天

道不遠乎人情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則爲善得福

爲惡得禍固理之自然也故聖人只論其大綱曰天

道福善禍淫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曰忠賢多不得其死奸佞反得令終何哉曰此亦各

人所值運數不同非理之常也且人苟忠矣賢矣則

一國冤之天下悲之後世傳錄之雖死猶生也苟其

奸焉佞焉則一國欲殺之天下欲食之後世吐罵之

則生不如死矣

民安則國安故安民爲治國之本然非賢有司亦莫能

爲天子教育黎庶也故用賢又爲安民之本然非君

德素明有以鑒別平泉材亦未有不賢好誤用者也

故明德又爲用賢之本然欲君德之明豈俟他求哉

亦曰明理以致其知克己以修其德則庶幾如日中

天萬象畢照妍媸美惡莫能逃其形矣

大凡語言爭論切不可一語說盡出言者須先爲受言

者設想假使人以此言加我我甘心乎更不可乘怒

訐人隱私道人隱惡處處留人以餘地不惟可以寡

讀書劄記

卷下

六

怨亦所以養量

莫與橫暴人爭是非莫與負氣人爭曲直莫與昏昧人

爭可否莫與貪婪人爭財利莫與怠慢人爭禮節

容縱子弟得罪宗黨此乃敗亡之根不可不戒昔程夫

人子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

不能伸眞善教子弟者

謙卑自牧忠恕待人持身涉世之道盡於是矣

犯而不校四字一生用之不盡

禮讓二字可以責己不可以責人

學問之道不出性情兩字喜怒哀懼愛惡欲得其中正

者爲聖賢

性無內外理無內外道無內外

出一言必思有關於物則民彝著一說必思有補於人心世教

古之學者爲己誠也今之學者爲人僞也誠僞之際君子小人所由分也可不慎哉

經所以載道治經而不及道所以謂之買櫝還珠今之

自詡漢學者無乃類是

問何謂修辭立其誠曰言願行行願言真實不欺內外如一也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四賢之中顏子天資最純曾子天資最實子思天資最

精孟子天資最高學之最易入手者莫如曾子

問朱陸異同曰朱子之學以義理爲主陸子之學以知

覺爲主以義理爲主則知覺準乎義理而道心不爲

人心所奪以知覺爲主則義理不能制知覺而道心

易爲人心所淆

孟子曰性善陸子曰善能害心誰謂陸子之學卽孟子

之學

靜存動察內外交致之功或云專力於靜發時自能中

節恐未免失之稍偏

知止在致知之後蓋不致知必不能知止既知止乃得謂之致知有先後之次無兩截之功

致知就散處說知止就總處說

象山先生曰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顯

顯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也蓋皆倣古先聖賢言行

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竊意教人

不法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則將以何爲準則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則又何說耶夫

楊墨固學仁義而錯者也然亦由其硬執己見不肯

讀書劄記

卷下

十

不可依也至於鄉原乃是媚世希寵同流合污之徒

正笑人之學古者彼若肯倣古聖賢言行而行則亦

入於狂狷一流夫子亦不惡之孟子亦不謂之不可

與八堯舜之道矣蓋先生之學專求諸心苟一求之

前言往行便爲務外而不切已夫聖賢之道固不專

係於書冊然書冊者其途徑也前言往行者其已然

之成法也猶之學醫者既求諸醫書以審其症又必

追考古方以觀其用方能對病施藥所以程子謂人

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問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

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釋氏之學心地不可謂不光明但欠理字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心之本體也發而皆中節心之運用

也本體工夫密則運用愈得其正運用愈得其正則

本體工夫益密兩者相須而不相離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如衡平故能一念不起無思

無慮自然中節此是最高地位須待義精仁熟萬理

明淨之後自然而然而未易遽到若在學者正宜格物

致知以求諸心誠意正心以修其身方不謬於聖人

之訓非兀坐守心便能到此地位也譬之鏡學者之

鏡是未磨之鏡也學者之水是未止之水也學者之

讀書劄記

卷下

至

衡是無權之衡也則夫所以磨之澄之權之之功安

可一日不講也

堯舜用人大概各因其所長而用之非謂契不能明農

稷不能敷教也不過各用其所長耳

大極以理言而為氣之根陰陽以氣言而為理之輿四

象微見朕兆八卦顯有形象

所見不遠則量淺所期不大則志小然若一味好高而

不加切實之功則亦終於無成而已

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循此八字修去豈有不能成功不

能成功者皆不真實不刻苦耳

問公尸皇尸何別曰親之則曰公尊之則曰皇或曰先

公之尸則曰公先王之尸則曰皇然則冕鷩五章豈

單祭先公楚茨六章豈單祭先王乎恐未是

天之報施原未嘗差必欲逐一以求之則愚矣

舜既受堯之天下則堯之宗廟當即舜之宗廟也故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譽祖顓頊而宗堯然舜之祖宗反

無祀乎曰舜之祖宗祀於別廟也故仁山先生謂祖

顓頊報幕以至瞽瞍一家之私親禘郊祖宗天下之

公義朱長孺謂舜於瞽瞍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

自為虞氏之祖

讀書劄記

卷下

至

問文祖究屬何人曰先儒皆未有定論竊以祭法之文

推之恐主黃帝者為近是然不敢臆斷

參贊位育必由三千三百做成三千三百必由擇善固

執做出

仰不愧父母俯不忤妻子行可質書冊心可對聖賢日

以此自反不知有多少可慚可愧處

子貢言夫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亦但言夫子不

以性道為說耳其實論語二十篇無一句不是性與

天道天子但就用虛言之使學者從事其中積久自

悟不欲使之馳心於渺茫耳

性命天道原不外乎日用倫常今人往往談及性道則  
談為深遠而不敢知談及倫常則又厭其卑近而不  
必知噫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意最好蓋人之情誼  
如錢財然省嗇而用之自然耐久

人每喫人虧便懷恨自喫虧則不恨不知喫人虧有限  
自喫虧無窮多欲多求自喫虧也犯刑招禍自喫虧  
也以至學業不如人行誼不如人種種喫虧處更非  
一端若能移其恨人之心恨己豈不永為不喫虧之  
人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聖賢之學何嘗無功利何嘗無詞章但不以功利詞章

為心耳

持守不定終是見識不真

行義不果終是立志不堅

人有一念欲善忽忽為他念牽轉去者此念非為私即  
為利但當盡情斬斷力持初念一意行之此便是力  
行便是克己

臨機決策最難遲疑不得欲速不得

利之一事釀禍最大為禍最烈而為用則最急故君子

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

開國之初人多尚義叔季之世人多尚利尚義則世治  
尚利則世亂

孟子居尚利之世獨言仁義以掩其利以功在萬  
世循其言則王道可興長治可保惜乎無有能信用  
之者所以終於亂亡而不可救

歷觀累代無不以尚義而興尚利而亡者暴秦尚利最  
甚則最促漢興始講求先王之道民始知義及其亡  
也亦亡於重利魏晉以下篡弒相尋無代無之此尚  
利之極禍也唐太宗躬修仁義而天下治安及其末  
僉王當朝公行賄賂端人正士傾陷一空仁義亡而

讀書劄記

卷下

四

國亦隨之故仁義兩字全用之則為王假借之則為  
霸若使好利勝於好義則國非其國矣

昔人謂心猿意馬喻言心意之難制也余則謂馬而投  
之以羈勒則其馬為良馬矣猿而御之以繩索則其  
猿為馴猿矣詩書者吾心之繩索乎敬義者吾意之  
羈勒乎

事必親歷者乃能深知其故對井蛙而談天執夏虫而  
語冰未見其能喻也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此是何等胸襟何等志量然亦只完得儒家本分

事

風來疎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無留

影善形容無將迎無內外意象

不論性氣麤暴稟質愚魯一遜志於學即能化不美之性質為美學之義大矣哉

天下何以治是非明公道行天下何以亂賢奸倒置公

道不行堯舜之世豈無小人然多退居不用之地桀

紂之世亦多君子然皆不得其位故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為否

有子不知教雖遺以千金如委諸谿壑終為他人有也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然教不以正亦如不教

人家子弟惟有積德以培之詩書以教之禮法以束之

孝悌忠信之說世多薄為常談聞之輒生厭不知天下

惟至常之物為最急山珍海錯終歲可以不食而粟

菽不可一朝缺綾羅錦繡終歲可以不御而布帛不

可一日無孝悌忠信不行於家則家敗不行於國則

國亡

問鴉片流毒無窮如何可除此害曰惟在人人不食則

害自除曰安得人人不食曰惟在人心各各向善人

人各自專業凡游惰廢業敗類之人使不得容於世

則食者自無矣

問外本內末曰不但劫奪民財為外本內末即開捐例

納賄賂亦是外本內末

無欲則剛無求則剛無畏懼則剛謝氏曰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問數可憑乎曰在天則有數在人惟有義義盡處方可

言數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又曰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侯在當日最明數學後人往往於千百

年後得其碑碣如目擊後日事而其所言止盡得當

日為臣之義斯誠善言數者也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初學力行豈能事事恰好且當照着本子一一踐履任

人說好說歹我只是如此待其精進一番腳跟牢固

然後再講究從容中節道理

學之一字乃吾人終身事業自人將學字看錯遂謂舉

業之外別無學問故其人不應舉者與之論學輒笑

其無用處其人亦自視學問為非我分內事不知學

者所以學為人也人不可一日不做學不可一日不

講

行義輒畏人非笑而止貪利則冒刑辟而為好義之心

不如好利之誠故也

循理而行即德性用事任私而動即物欲流行

心有所好則見得一面不見一面好色者但見色之可

愛而不見其能傷生好利者但見利之可貪而不見

其能為害名節之士但見其名節之可貴而不見鼎

鑊之在前高蹈之士但見恬淡之為樂而不見軒冕

之為榮所好定於內而人品判於外故堯舜桀紂莫

不各有所好其施於天下國家也亦皆隨其所好以

成風俗雖欲反之而不能是以君子當先慎其所好

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愛己之心愛人以好色之心好德

以嗜利之心嗜學以求名之心求道以徇欲之心徇理

讀書劄記

卷下

壬

自以為不足則德日進自以為有餘則業日退故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試將我平日所知所言一一反求諸身凡舉心動念以

及事親從兄處事接物果能悉如所知悉符所言否

若能說而不能行則言行遂成兩擲終是脫空學問

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欲平躁釋則心正而

理得矣此古樂之所以有補於風化也

好惡取舍精察之顯著處隱微幽獨精察之嚴密處

盡心者盡其在我固有之理無虧欠處

心純乎理則妄想自除

着緊窮理着緊力行久之自然識力精明腳跟牢固  
非悠悠可得也

人能於一日間起居食息舉心動念悉合於當然之理

無纖毫私意雜乎其間是則所謂不違仁也

程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故欲之起處即危之動處

理之合處即境之安處

物本天生而不礙天之大事由心出而不礙心之虛

論工夫雖有安勉之分論本體初無聖凡之別

人倫日用乃是道之真實見地舍此而求之渺茫虛寂

則失之矣

讀書劄記

卷下

壬

艱難困苦中正是煅鍊吾人境地當牢定腳跟與他挨

挨過此番自有平夷境界來卻易為力矣

學問真宰不外一心心之真宰不外一敬能存得心居

得敬學之大本立矣

思無邪以立心毋不敬以處事內外交致之功也

世味與道味迭為消長世味濃則道味淡世味淡則道

味深

志立乎事物之先氣行乎事物之內

志不立則一事不可成志立矣又須心心念念不忘此

志日引月長不使放倒必期成就此志而後已



去私存理主敬行恕求仁要法也

商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可見聖賢無時無處不用克復之功卽聖人未到從心不踰之日亦少不得克復兩字

讀聖賢書絕無慕悅之心恬無愧悔之念真麻木人矣至善者散在萬事合在一心卽吾心之大極也

心一敬而理卽存心一放而理卽失

一事不留心卽是一事不敬一物不留心卽是一物不敬

今人見先哲善行亦知愛慕然終視爲非我所能及是

讀書劄記

卷下

无

何故也只爲未嘗立志要做人故甘心退讓試觀舜何人子何人是何等志願何等力量

心正則身正身正則事正心存則理存理存則仁存

善樹木者培其根則枝葉日繁善爲學者修其德則光

輝日新

以讀書爲口頭禪以作文爲敲門磚豈書之負人哉亦

人自負書耳

作聖本於有恆爲政益以無倦天下萬事萬物非久於

其道不能成故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徑言俗語原屬無關重輕然有一言實足釀成治亂興

亡之由者羅仲索先生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言

一出則三綱正世道明人人體此意雖久安長治可也近又聞一說曰有理堂前打太公此言一出則三

綱廢九法壞充其意卽弑父與君何所不可始僅見鄉愚無知者據爲口實今且見名爲讀書之人亦援

爲口實矣余雖深惡而痛斥之奈相習已久竟無知其非者人心如此世道可知兵戈之興所從來也

好事多磨好人難做蓋金必百鍊成鋼玉必雕琢成器經一番磨鍊卽增一番識力孟夫子所謂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也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學問之道固貴日新尤貴有恆盤銘下兩句是繼續意亦卽有恆意也

廬畔一小草色黃如長春寒冬雪壓萎縮如拳而花色

不改天氣融和則柔枝天矯花葉日茂若不可遏抑

者俄爲樵者薙去僅剩一枝雜衆草中又向見友人

菽菊一畦花放時選擇數種供諸堂中以備賞玩餘

則仍留畦間又昨見仰泉姪得一石靈巧可愛陳諸

几上珍若拱壁問得之舖人見其擲在瓦礫中以他

物易歸因歎物之遭際固各有時耶抑各有其不可

知之數耶夫士君子積學不遇何異花石之留滯草

畦瓦礫間乎一旦遭遇知已拔諸儔人之中置之百  
爾之上何異花石之去其故所供諸堂中陳諸几上  
乎其或遭時不偶備歷艱阻僅完臣節則若小草之  
萎縮於嚴霜臘雪中也其或寵遇過隆志高意滿傲  
然若不可制而一朝見敗身家漸滅則若小草之當  
春敷榮卒爲人所摧折求如留滯在草畦瓦礫間者  
且不可得也修身以立命順時以聽天吾輩終身出  
處守此兩句足矣其餘蓋有非我所得而主并非我  
所得而知者

處士於學處農於野處工於肆處商於市遷於其地則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弗爲良亦是因物付物之道

一敬可以勝百邪一靜可以制百動

魏叔子曰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肯喫虧的  
便是希請續之曰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要  
僭便宜的便是

無處無禮亦無處無己禮卽虞廷所謂道心己卽虞廷  
所謂人心克己復禮所以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  
人心每聽命也

一貫猶一株樹自根至幹至葉無非此一氣貫注也猶  
之水江淮河漢斷港絕潢無非此一水流通也散之

則爲千條萬緒合之則同出一源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亦第就其所見與所得力處言之耳若  
使顏子答此當必曰夫子之道博文約禮而已矣所  
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蓋惟其一  
貫故隨處可通惟一貫故前聖後聖其揆則一

未讀書時是此等人既讀書後仍是此等人所謂如遊  
寶山空回不曾帶得一物也  
道理通體看得透信筆寫得好卻不能返躬力行是猶  
一件文繡之衣雖已置辦得終不肯服亦誰見其安  
且吉乎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實理自然方能生出許多萬物人但見其無影無兆遂  
謂之虛其實至實者莫如理

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立則用行用行則體立故曰體  
用一原顯不外微微不外顯顯者微之著微者顯之  
藏故曰顯微無間

氣忽而聚理聚之也氣忽而散理散之也故曰氣有聚  
散理無聚散

難脫者是俗情難除者是憤病矯以革之則氣質變矣  
以心從理性學也合理從心心學也

大立規模堅築基址做得一分方進一分做得一層方

上一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若躑等欲速非惟無成必且并其前功而棄之蓋工夫在縣密無間斷不在速也

少有所得卽思壓人人言未畢卽伸己意皆是勝心浮氣作主除之而後可以入道

學問做人要進一步想進一步想則允無滿足之期臨財處境要退一步想退一步想則隨遇皆可安之地矜字去之亦甚難去盡便是顏子之無伐無施大禹之不矜不伐

呻吟語曰心放不放要在邪正上說不在出入上說若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不論邪正只較出入卻是禪定之學此論分別得存心功夫最清

君子畏理小人畏法畏理在心故不敢作違心之事畏

法在外故僅避得犯法之條

吾輩做人作事只要時時用心循理事事用心不違理斯敬義立而德不孤矣

古人也是一箇人我輩也是一箇人古人何爲其赫赫

我輩何爲其冥冥日且思之去其所以不如古人者求其所以如古人者縱未能達到得古人地步是亦古人之徒也

每見人肯喫小虧者往往不喫大虧又見人每事欲古

小便宜者往往失卻大便宜此亦盈虛消長之理乎

君子以仁存心則仁見於外以義存心則義見於外小

人以不善存心而欲掩其不善以著其善宜其善終

不可著惡終不可掩也猶之樹稻梁者則生稻梁樹

荳麥者則生荳麥樹蕒稗者則生蕒稗掩不善而著

善何異種蕒稗而望其爲稻梁哉

虛其心以觀理實其心以立誠大其心以體物小其心

以處事莫非心也用於正則正用於邪則邪正則爲

君子邪則爲小人亦視其心之所用何如耳

讀書劄記

卷下

五

權操於一時理伸於萬世

道不離器器不外道日用事爲器也而道卽行乎其間

神化性命道也而器不出乎其外

一本萬殊如一株樹自根而幹而枝而葉皆一氣貫注

所謂一本萬殊也萬殊一本如一株樹自葉而枝而

幹而根皆一氣生成所謂萬殊一本也大德小德亦

如是看

人不我信莫強之信人不我親莫強之親既已親信矣

自當竭其親信之誠以相待

持身涉世惟不責人而自修最好

克己復禮是顏子之着力處臨深履薄是曾子之着力處戒慎恐懼是子思之着力處知言養氣是孟子之着力處

有功之實而不自居功纔是真功有名之實而不自居名纔是真名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來告之人未必盡無過之人也子路則但知喜悅禹聞善言則拜其來言之人未必皆盡善之人也而禹則但知拜善若今人而遽告之以過心必不樂輒暗責其人曰爾亦未必無過或勸之以善貌雖稱是輒暗責其人曰爾亦未必能善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無怪乎終身無遷善之日畢世無改過之時

德義欲其勇爲名利欲其退讓

穿透生死關打開名利鎖胸中獨往獨來外面無言無迹

泰山喬嶽之身海闊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此叔簡先生所稱男兒八景也人必不愧此八景方不負天之所以生我是身事苟能盡其在我之理其他得失窮通毀譽榮辱悉聽諸天可己若瞻前顧後必欲計較到有得無失有譽

無毀處恐天下事斷非我所能算盡亦非我得而主之者徒自勞攘耳

今人於居處飲食衣服無不極講究獨於做人之道卻全不講究必講究人之所不講究不講究人之所講究乃可

一部論語開章卻先提一學字蓋千古聖賢皆從此學字做出卽我夫子雖生知之聖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學而不厭又曰好古敏求其孳孳勤學且如此吾輩持困勉之資率悠悠等待不思力學卽學焉亦不外聲律辭章並非夫子之所言學縱畢力窮

讀書劄記

卷下

美

年未曾辨得所學爲何事大負聖人首提學字教人之意

爲見於外意存於中安則心純乎理不由勉強方能久而不變觀人至此乃得其真

洪範云思曰睿周公思兼三王有不合則仰而思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又言君子有九思中庸言慎思孟子言思則得之思之不可廢如此然程子謂須使之思時方思乃可若廢不以時紛然無度乃是胡思亂想故曰雖正亦邪非欲將正思亦一切屏去也

凡事到恰好處正是公心若再求加減便是利心矣  
以強禦弱其勢易以弱制強其勢難故尾大則不掉末  
大則必折

貪貨者必貪生輕生者必輕貨故欲打開生死關必自  
打開貨利關始

君與臣民本無骨肉之親夫婦之愛而欲使之捍患難  
禦寇仇如手足之衛頭目雖至喪身亡家而不顧者  
由教化行義理明也秦并天下不惟無以教化之而  
且燔詩書滅禮樂以愚黔首卒致不還踵而社稷爲  
墟故曰亡秦者秦非天下也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資格用人由來已久勢難猝變所貴人君運獨斷之明  
破拘攣之見視其賢且才者則不次拔擢斯人知感  
奮不才者有所激勸矣若不問賢否概循成例不敢  
踰越此特部屬吏胥之爲豈人君之度哉

國家理財之道總不外生聚食寡爲疾用舒八字舍此  
而言理財皆剝剝攘奪耳非真理財也

循吏有教養之功無擾民之害庸吏雖無教養之功猶  
不至擾民也惟貪吏則剝下以媚上橫征以自肥民  
生日困國計日絀爲害最大爲禍最深真國家之蠹  
賊也故立法重禁賊吏有以哉

教化行於上風俗成於下教者以身訓人之謂非政令  
條教之謂化者以身率人之謂非粉飾虛譽之謂故  
上好仁則下必好義上好利則下必爭奪自然之應  
也昔文翁治巴蜀易議刺爲文章召父治南陽易商  
賈爲本業黃霸治潁川轉爭訟爲篤厚非教化之明  
效哉

死事之臣以身殉國朝廷急宜優恤以作忠義之氣惟  
剝民以致禍毒民而致亂者不在此例

捐納開則卑者積俸以取遷除而使能之用滯巧者闕  
掄以營要津而任賢之典廢

讀書劄記

卷下

三

井田法廢遂多兼井之家於是有田連阡陌者有貧無  
立錫者然通都大邑之中有富家千戶則貧民仰賴  
以衣食者亦復不少若再以富家爲魚肉勢必富者  
皆貧細民益無聊賴矣蓋既不能制其田里亦只得  
順其勢而不擾之或可冀其相爲生養也猶之花  
木然雖不能日夕灌溉但不奪其雨露之滋日夜之  
息猶勝於旦旦而伐之也

天下事大抵望諸人不如爲諸己求諸外不若反諸內  
言諸口不若見諸身

孟子之待橫逆也於禽獸又何難焉顏子之待橫逆也

犯而不較孔子之待橫逆也桓魋其如予何玩此亦  
可覘聖人與大賢氣象

特立獨行之士能講究於人人不講之時能有為於舉  
世不為之日非擺脫俗情俗見另換一副心眼者不  
能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

名固不可邀亦不可強避若必以獨清獨醒為嫌而哺  
糟啜醢浮沉取悅亦非君子愛身之道子曰邦無道  
危行言遜蓋言可遜行不可貶

孝武表章六經而師儒盛於列朝光武崇尚行實而節  
義昭乎百代風移俗易無不視乎在上之所為

讀書劄記

卷下

堯

孟子每稱明君必恭儉蓋恭以接下則君臣洽而上下  
和儉以制用則民賦省而國用足

子憲忌辨陸王蓮村惡分三教余則謂三教固當分陸  
王亦須辨此則希之異於二子處

歷觀前代捐貲一途其害殆甚於加賦蓋正賦之外加  
一加二亦自有定若捐貲一開則士風不廉人人思  
剝民奉上以求遷秩於是私派橫征迄無定數矣久  
之民困財竭變起不測仍是國家受其害

文勝則質敝未勝則本壞每觀國家開創之初事事簡

質人人敦本而國無叢脞之事民有隆起之業上下  
相安各懷固志及其季也繁縟勝而質樸亡巧詐盛  
而根本失以致國用浩繁常患不給人多失業但顧  
目前相沿無事猶可強為支持一有不虞則土崩瓦  
解如鳥獸散跡其所由蓋皆起於教化不明奢靡不  
節所致也治世之君子可不急思返本還質以救其  
敝於未然之先哉

世衰俗敝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曰名教曰名  
節猶使之以名為利此亦不得已救時之論也昔人  
謂三代以上惟恐其好名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

讀書劄記

卷下

聖

夫名非君子所先然在流俗則不得不借為範圍之  
具

王化衰而清議起然清議猶足補刑政之不及能使君  
子懷懼小人知畏至清議廢而世益衰俗益壞矣  
正學勸則士習端廉介獎則貪風熄

上以儉約率下則人知侈靡之可鄙上以廉節勵下則  
人知貪黷之可愧

課士以浮文不以實行士風之所以日替也用人以資  
格不以賢能吏道之所以不古也士風日替吏道不  
古民俗何由而淳郵治何由而臻

用意深刻之人不可與處然能反其道以施之且更使  
我動心忍性增修預防則亦於我未嘗無益

務本節用治家之道亦起家之道

集思廣益己不勞而事治且使同人各得輸其情最為  
泄眾處事之善道若剛愎自任鮮不敗事即幸不敗  
事亦且招怨致拂君子所以貴乎心虛而理明也

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用中舍己樂取亦只是心虛理  
明

應天莫先於修省順人莫急於用賢

朝廷言路開則上下之情通雖所言未必皆是然而民

讀書劄記

卷一

四一

隱頗得上聞忠言有時動聽天下之患莫大乎下有  
倒懸之勢而上不知臣有忠讜之言而不得進相胥  
以至於淪亡而後己甚可歎也

欲復井田必先行封建封建勢不能行井田便不可復  
此亦古今之同慨也

國有直臣大小臣工莫不嚴憚而朝廷之紀綱自整然  
惟在人君有以養之汲黯奏事武帝不冠不敢見劉  
光縉禁鱗鯨顯帝令左右勿復進曰恐犯御史禁也  
天子且如此則在廷諸臣誰敢不憚哉

三代而下過為尊君抑臣之禮以至堂上遠於萬里上

下之情睽隔而不通其道在人君自抑以就下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方成君臣交泰氣象

災異之見天之所以譴告人君也雖治世亦不廢猶之  
父母於子其遇不肖者固時加呵責其賢而智者亦  
不廢教誨之功也所貴為人君者深體上天警誡之  
意戒懼以立心修省以應變庶幾災不為災異不為  
異

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  
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豈特先漢後漢為然  
哉真說盡千古興亡之由

讀書劄記

卷下

四一

為利而交者利盡則交疎為勢而交者勢盡則交絕惟  
為道義而交者不以有利來亦不以無利去不以有  
勢加親亦不以無勢遂疎故惟君子有真交

古來明聖之君多戒懼夏書曰一能勝子又曰凜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湯則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戒  
懼則心敬心敬則道存道存則身安而天下安所謂  
敬勝怠者吉也亂亡之君多矜肆桀則曰日亡吾乃  
亡紂則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蓋矜肆則欲縱欲縱則  
義亡義亡則危而天下危所謂欲勝義者凶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泰誓之言也後之執

政者乃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何歟

舜用漆盤諫者數人西旅貢獒召公陳戒夫以舜武大聖豈猶至縱欲敗度而必諄諄諫戒如是哉誠恐嗜慾一開將有如火之熾不可撲滅耳此忠臣義士防患於未然之意也舜武且如此况後世之君乎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彼從諛承意者豈忠君愛國之爲耶

漢世置直言極諫科尙有古帝王韜鐸求諫之遺意自漢以降則不復設此科矣亦可覘世風愈降治道愈不古若也

讀書劄記

卷下

聖

封駁之制最善蓋一人之智不能兼衆人封駁行則科臣得執諫諍之權以辨當否經一番封駁便多一番推敲一番審度行政用人當少過舉

宰輔之職在燮理臺諫之職在敢言宰輔以有容爲度臺諫以彈壓爲能若權奸當路而不斥佞倖立朝而不劾何以肅朝廷之紀綱振羣寮之泄沓然總在人君有以養成之不然雖有龍逢比干之忠亦適足殺其軀而已究何補於朝廷哉

君臣之分貴嚴極則隔而必通之以情朝廷之體貴尊尊極則疎而必濟之以和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

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又開館閣引用房杜等十八人更日值宿暇則從容燕見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此其所以卒成貞觀之治也乎

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禹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文王視民如傷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他如載舟覆舟之喻防川防口之戒凡載在經訓史冊者無不以民命爲至重也後之人君欲求天下之治安四海之親附其可一念不在民生乎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

讀書劄記

卷下

器

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而得心之道止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嗚呼聖賢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逐末者多則錢幣日輕務本者衆則錢幣日重是以開國之初人多節儉而務本故錢幣重而物輕叔季之世人競奢侈而逐末故錢幣輕而物重

夏至之交日行南陸日在地上時多在地下時少故地上煖而地下寒冬至之交日行北陸日在地下時多在地上時少故地上寒而地下煖

治道莫要於用人用人莫先於辨賢邪然世之人君亦莫不知用賢去邪爲首務矣而卒不免以賢爲邪以



邪爲賢用舍倒置者何哉則以素無明理遏欲之功故賢而不知其所以賢邪而不識其所以邪也蓋賢者志切君國而責難陳善之意多故與君心易拂邪者意在固寵而阿諛逢迎之意多故與君志常投投則不期親而自親拂則不期疎而自疎久之未有不以邪爲賢以賢爲邪者故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所以爲人君戒者深矣

君道體剛而用柔不剛則無以運乾健之斷不柔則無以盡臣下之情臣道體柔而用剛不柔則無以盡將

讀書劄記

卷下

罍

順之美不剛則無以成匡弼之功

處極盛而懷憂危當奠安而凜怠荒覩物阜民康常存四海困窮之慮唐虞之治不可及實由唐虞之心不可及也後世欲效唐虞之治者可不先以唐虞之心爲心哉

君臣責難祇畏天命國之所由興也主驕臣諂不惜民命國之所由亡也興亡之故雖曰運數豈非人事哉一朝有一朝之成憲成憲宜遵不宜變一朝有一朝之流弊流弊宜革不宜因一朝有一朝之人才人才宜樹不宜傷

康熙十八年蔣謂公朝見因進呈圖繪十二幅一爲難

民妻女圖二爲刑獄圖三爲寒臆讀書圖四爲春耕

夏耘圖五爲催科圖六爲鬻兒圖七爲水災圖八爲

旱災圖九爲觀榜圖十爲廢書圖十一爲暴關圖十

二爲疲驛圖圖中情事各爲一本夫人君深居九重

縱慮切民生然而茅簷愁歎之聲不之間也雪案螢

牕之苦不之知也水旱離散之狀不知睹也急政殘

刻之形不之見也繪圖以呈之深得古人畫諫之意

善理財者總不外開源節流四字然合天下之大勢論

之西北地廣人稀地有餘力而人不知耕種播種其

讀書劄記

卷下

罍

病在不知開其源東南人居稠密地無遺財而人務奢侈逐末其病在不知節其流開之節之是亦治世者之責也

古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三十授田六十歸田斯時爲君各守先王所封之域爲臣各受先王所錫之田世世不變故能周知其民之數授田歸田勢難欺隱後世封建不行作民牧者以縣邑爲傳舍一歲屢遷又何由知民之數察其當授當歸此井田之法所以終格不行也然竊意此法雖不可施諸民未嘗不可行諸兵宜照屯田之法每兵授田若干至六十歸之其

家有丁男可充兵者卽以是田授之蓋兵有定額不  
難周知其數年有老壯無慮欺隱之蔽如是則朝廷  
可省養兵之費兵壯亦有土著之安實爲兩便

我思公利於人則人亦思公利於人彼此相公利自泐  
矣我思專利於己人亦思專利於己彼此欲專爭奪  
起矣

學廣則聞多識高則量大

讀書劄記

卷下

望

〔清〕郭柏蔭撰

嘐嘐言六卷

民國郭則澐刻本

廖廖言序

言者行之符也行不逮言不如無言然苟有人於此於所當行者舉莫之行而曰吾固未嘗有言也將藉是以告無罪識者其許之耶蒙以為學者之上達與否但驗其行與不行不必問其言與不言建一言於此而自揣其足以行之也或者其有奮心焉自揣其足以行而幾乎不能行又慮夫人之執所言而督之也或者其有愧心焉愧也奮也是即進取機也執勵之言勵之執言之自言之也然則言固不足以信其行而亦何必禁使不言也驗其行與不行而已故不揣固陋輒就千慮所得筆之簡牘因時自課冀收困勉之功若以為不朽立

廖廖言卷首序

言則適滋余罪云爾侯官郭柏蔭自序

廖廖言卷一

胷中纔有一點私意說話時便有許多為難愈支五言  
迴護愈迴護愈支吾惟坦白其心者為能言之况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在時為春夏秋冬在行為金木水火  
火卻更加一信字於後猶土之寄王於四時也今人  
稱智者多是與信相反要知智而不信便入於術家  
一流孔子所謂好行小慧德之賊而禍之媒也  
必有分外之費始貪分外之財既貪分外之財必做分  
外之事故愛惜身名者當自不妄費始

廖廖言卷一

管勿謂親知難卻他日有介於戚友以求通者矣勿  
謂冤抑可憐他日有匿其情辭以相誑者矣言之而  
不實既受當事之疑言之而皆實亦招蠅人之忌  
四十以前見識未定而精力不衰故過失多而改過亦  
易四十以後閱歷漸深而志氣易墮故過失少而改  
過卻難與緊為人者須於此時振刷精神勿令頹敗  
暑月盛陽薰灼陰氣無所于藏則發越而成冰雹自古  
小人害正多由清流激怒而成使能稍示渾旁便消  
卻許多陰霾省卻許多暴跳  
以進賢為樹黨以直諫為沽名此構其疑似之迹以中  
人主之所甚忌而冀其譖之必行也今且莫問樹黨

不樹黨只看他引進的是何等入且莫管沽名不沽名只聽他條陳的是甚麼話

吾輩應事接物以至日用起居離不得一敬字要令此心常存則過失自寡程子云吾作字時甚敬即此是學此正切實指示之言學者宜細心體會

學者要求長進務須打破名利關頭試看那終日營求鑽幹的畢竟成就甚麼只是枉費了有用精神耽誤了正經事業

憤時嫉俗究竟是性氣不好任做到盡頭處不過如晨門荷黃沮溺丈人耳試觀孔子鳥獸不可與同羣數語卻是何等習襟

廖謬言卷一

二

做善事的一番款動念頭常在事前能令到底不懈則德性自堅做錯事的一種懊悔念頭常在事後能知先事預防則過失自寡

到處有人說好雖非徇眾市名亦是器宇不深鋒鋷太露僕生平正坐此病陳白沙之戒賀醫閭郭有道之稱黃叔度當奉爲座右銘

五月十三日宿蒜嶺十四日宿興化此兩日皆寒甚可著重棉時去夏至尙七日盛陽司令而陰氣嚴凝至於如此豈待履霜而知堅冰哉聖人繫易先否後喜於否之上九始言之无平不陂於泰之九三即發之其旨深矣是故敗國者起於未亂未危破家者伏於

始有少有

偶然得意便手舞足蹈喜不自勝其志趣之卑陋可知此等人斷無出息使稍一蹉跌且將瘋思泣血搖尾乞哀露出百般醜態矣故惟不充訕於富貴而後能不隕穫於貧賤

大家子弟驕盈奢麗自是破敗之徵然過於傲抑甚至囚首喪面衣敝羹藜亦有令人可憎處矯枉過正雖勝隨波逐流其遠乎中庸則一也

求放心莫如戒馳逐戒馳逐莫如慎交遊比匪之徒邪徑乃其巢穴只圖自己幫閒那管他人行止少年器識未定日與周旋必爲所煽即格於家教之嚴限於

廖謬言卷一

三

私財之窘不能縱恣爲非而嗜好既紛精神已散口誦聖賢心馳鴻鵠何以爲進德修業之基稠人廣眾之中偏獎一人不特四筵無色亦令受之者

跼蹐不安

余在清源常戒後進以讀書敦品勿貪分外之財或答曰貧不能堪奈何余曰麤衣糲食問心無愧何快如之非理妄爲即使發財亦難久享明有清議幽有鬼神或又強辯曰此地另是一位閻羅余曰吾輩心中卻只這一位孔子

嘗謂誘人爲惡與自犯同客曰畢竟差卻一層余曰未嘗有善人而誘人爲惡者未有誘人爲惡而無自私自

利之念者由此思之其罪乃更浮一等也

同官某居心深刻余深疾其爲人謂非載福之器琴虞民部亦以爲然其人旋以中年下世偶與同輩縱談復述及之琴虞怫然曰人已死矣猶追論之豈非效尤乎余深愧其言因記之以自警

欲字言室蓋當如捍堅城障漏穴勿使有一隙可乘而其大段著力處不外戒慎恐懼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此戒慎之幾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恐懼之象也與妄人相處只有心平氣和四字省卻多少齟齬彼見吾絕不與較其心亦必自服其氣亦且自柔若執以成心接以盛氣必至兩不相下究竟我的不是處居多

夢學言卷一

四

一把驕不是一箇人擡的前高後仰則顛一座船不是一箇人駕的左重右輕則覆到了驕顛船覆大家都要喫虧與人共事者不可不知此理

以位言的君子小人是別人品派的以德言的君子小人是自家位置的

做後手人休挑揀上手的不是只將心上看不過的隨手剔除事上行不去的隨時更正免教後手人道著我的不是那有工夫挑揀別人

目中有效心中無效惟大賢可以自信此言吾儕德性未堅還是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智而用愚盛德之士也智而用智則招忌必多矣今以愚人而好用智安得不所往輒窮

惡恐人知還是羞惡之良未嘗盡泯處果能繇此一念痛下創懲如被刀傷如經火烙終身決無再犯之時矣倘恃有掩覆之術以爲人不及知恣意妄行漸成熟徑甚至眾人笑罵而本身轉不自覺其非則夜氣之牯亡盡矣

畏字是好字面一朝之上君上畏天臣下畏君長百姓畏國法一家之中子畏父弟畏兄妻妾畏夫僮婢畏家主未有不隆隆以與者

才士之於名猶販夫之於利據爲性命而尺寸不肯以讓入者也角而取之其結怨深矣

夢學言卷一

五

世間一切貪詐瞞心之事多是聰明人幹的愚魯人即有此心亦無此膽

居官以清自負猶處子以貞自矜有識者笑之矣今之居官者則曰現在宦場不是做清官底時候某所居之缺亦斷做不得清官嗚呼吾不知其自居何等也進德修業之功基於習靜神氣常清足以返觀內照則妄念不生以純一之心讀書窮理所得必多矣或疑習靜之說近於禪學余曰只認定進德修業四字便知吾儒誠正之學與禪門虛寂宗旨固自不同

或問某亦知習靜而妄念循生奈何曰強制曰強制究

非自然曰然則聽其馳騫可耶始於勉強馴致自然端方正直百折不回仕路中之上智也洪忍依阿惟利是視仕路中之下愚也舍此皆謂之中材中材者可勉爲循良亦易流於貪酷惟視在上者之好惡以爲轉移耳

審轉委之屬員簿書責之掾吏簽判託之幕賓喉舌寄之閭僕國家大俸大祿養活一箇閒人作何用處閒時且把平生所做事件逐一追思某事足某事非某事似是非而某事過出無心某事明知故犯循環省察此卽見過內訟之方

方今五尺童子入塾拜師便以讀書人自命余謂讀書人三字須認得明白果能通達道理淹貫古今此等人雖終身不應科舉吾當奉之爲師若摭拾唾餘揣摩時尙以竊取科名有識者已從而鄙薄之况并此不能乃猶跋新綦搖素筴欲以誇耀於人而旁觀者亦從而怨惡之不其慎乎

以非禮非義之事相招未有不怒其侮我者然此語必非無因而至當反躬自省察其受侮之由若非行己處涉於嫌疑亦是接物時疎於防檢蔡虛齋先生云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任是將臺相府沒箇職掌的官便有一番敗落氣象茅

檐竹屋但有居人亦自春風和氣故心者人身之主  
人翁軀幹之所賴以輕重者也放而不求雖氣息幸  
存何異行屍走肉

遠到之人器宇必深小就之人度量必淺以此相士不爽毫釐

營利者煩惱之招也事無逸獲則勞成難獨享則妒動而無所則恨得而患失則憂此事不可以告妻子此念不可以質鬼神則愧而且懼吾不知千金入手其所受用者幾何而方寸中備歷諸途之苦言之可悲也

清慎勤三字居官要言余謂三字之中以慎爲方惟慎則不敢不清惟慎則不得不勤不特居官宜然卽修身齊家亦少此字不得

家古樵刺史嘗言地方州縣斷無有心簡慢上官者上官過境而何應不周必有所以不周之故若非承辦家丁冒銷搪塞必係上司隨從勒索刁難耳余誌其言及出任外官留心察看若輩伎倆過目了然大抵勒索刁難者什居八九  
蔓生之草愈雜愈榮愈鋤愈壯犁而蒔以花卉則草雖殖不豐更加剔除便成熟地故知克己復禮不是兩概子工夫  
破家莫速於貪營敗官莫防於躁進戕生莫危於峻補

喪德莫甚於虛僞

世間那一種壞心不是沒事時起的世間那一種錯事不是沒人時幹的故大學一書說到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一書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而其切實工夫總不離慎獨二字

全材難得觀人者不得不舍其所短取其所長然亦視其大段不差不必繩以苛細若寡廉鮮恥之輩行止已虧卽有片長有何足取

雖有萬不可卻之情求多亦厭雖有萬不敢抗之勢逼極亦爭

開口便談宦蹟莫信他是好官見面便敘交情莫當他

是好友

廖廖言卷一

八

廖廖言卷一終

廖廖言卷二

以聖賢爲官司以詩書爲律令以屋漏爲公堂以衾影爲質證此之謂內自訟

知人易自知難自知易自責難

不能安貧是學者一大病痛其源由於多欲

易稱巽以行權權之一字雖聖人不能廢所以消融町眈轉運樞機全在乎此但用以濟事則謂之通方用以行私則謂之變詐耳

未有無所嚴憚而成德者然必待名師畏友羅列吾前而後知所警惕則幽獨之地更何所持以爲繩督之資是故君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衾也影也非所

廖廖言卷二

一

以繩督我者苟對之而生嚴憚之心則亦我之名師畏友也

吝者由盈而致虧凶之漸也悔者因迷而得悟吉之幾也虛齋先生云吉凶悔吝亦有相循之理知此者可與言身世之憂虞驗天人之消長

心安理得便是仁義盡頭但有一分矯揉卽有一分窒礙

天不可欺人不可欺只須在自己心頭打箇照面但有絲毫虧負之處便自覺對不得天對不得人

終日臨池而不會摹帖只是練得紙墨調勻寫出字來還是自家筆意故吾儒欲變化氣質必須從事於學



學而成德至於爲聖爲賢尙不免有囿於氣質之偏者況任其氣質之偏而不勝之以學欲其成德也不其難哉

進銳退速只是血氣用事耳奉義而行者必始於安詳而終於堅定

怨我者毀我已我者毀我與我不同者亦毀我矚我者譽我畏我者譽我有求於我者亦譽我毀我而我懼譽我而我愈懼懼而自修則毀我譽我皆所以益我也

夏涼冬煖非不足取快一時而災癘隨之而起爲政而有濫恩曲法亦所以病天下也

拙人無用巧人不可用拙人壞事巧人壞心

世間之物至於足用而止不可以有餘有餘未有不爲累者也

馮訥屏同年嘗戒余曰牢騷必窮蓋好爲牢騷者其氣必囂陵其量必淺狹以此入世未有不所遇輒窮矣故曰怨天者天窮之尤人者人窮之

不遷怒最難蓋怒氣之發如火燎原不可撲滅非學力之粹而心氣和平者鮮不爲其所撼故聖門惟顏子能然而夫子以爲好學

開天闢地以來便有這一條道理靠著道理做去便是賢人無一事不靠著道理做去便是聖人不是聖人

賢人自撰出一條道理來叫人依著他走的自撰出的道理便是異端

官是可做可不做的是一定要做的爲做了官把人丟了真是不值

求人者使之可從與人者使之可受

據理立言非必於人無忤然心無私曲其受怨也必不深阿附逢迎者專取一人之悅而旁觀之唾罵隨之矣况事過境遷卽局中人亦未必不從而追怨也

恕之一字不特處世宜然卽閨門妻子之間亦不可不常存此念

斛斗升合所受不同而皆不失其爲成器者以其不欺也

天地不平萬物受其害人君不平天下受其害官司不平一方受其害家長不平一家受其害心氣不平一生受其害

見死喪之悲哀則思有生之樂經疾病之困苦則思無恙之安天下事能從反面著想便知目前所處無非坦途

無志之人與之爲善則甚難與之爲惡則又甚易惟愚故貪貪必營利惟柔故情情必懷居所謂小人下達也

琴譜不爛出手便亂了指法詞譜不熟開口便錯了調

頭強不知以爲知強不能以爲能徒令會家齒冷耳  
與人交際往來我佔半斤必要責人八兩卽此便是局  
量太淺計較太明若肯讓出一分再無過不去的事  
家庭骨肉閒恩勝於義必硜硜然計較短長便與外人  
無異

君子論是非不爭同異小人較同異不問是非

小心非多疑之謂也理有是非勢有可否必詳審精密  
始足以決其幾多疑者一味游移只是私意用事於  
理勢仍屬茫然

心爲良田性爲嘉穀自有生以來先已撒下種子隨時  
培澆便自有秋今人陷入邪徑只是後來客感至纏

廖學言卷一

四

如荒榛蔓草塞滿田間幾無可耕之地然亦非不可  
剔除但須一番發狠耳

吾輩應事時邊幅太寬終恐材力不濟惟素位而行裁  
之以義庶無竭蹶之虞

方寸之心妄用則煩煩則求通反窒故聖賢不作無益  
之思

事有愈急愈不成者言有愈說愈不明者心有愈用愈  
不靈者能知靜耐片時便自頭頭是道

百忙中打得主意萬險處立住腳跟此之謂有定識有  
定力非學養兼到者不能

世間事只是世間人幹的古人偌大本領偌大功名看

其胷中常有欲然不敢自滿之意今人些少本事便  
自驕矜何其自待之薄耶

盛怒時退一步不惟全己亦以全人

以方正爲鈍拙以忠厚爲迂疎此自世風不古耳吾輩  
只要理得心安莫管俗人訕笑

君子之處事也不惟其難惟其是爲人之所不能爲不  
若爲人之所當爲人之所不能爲亦有不必要爲不可  
爲者

有靜而後有動既動復歸於靜靜者動之母也一動一  
靜者常多動少靜者傷有動無靜者亡

厭常喜新此乃見識不定其流必入於異端吾輩只要  
把眼前事理著實講求認真踐履自是竿頭日上之

廖學言卷一

五

機

建一法而責以必行其終不免於抑勒荆公青苗之法  
非有意於虐民而民之受害者不淺爲政而創非常  
之舉者不可不慮之深也

宰相要爲朝廷作養人才不可私樹黨援疆臣要爲國  
家整飭綱紀不可見好屬員守令要爲地方保護元  
氣不可迎合上司紳士要爲州里扶翊風教不可敗

壞防閑

學者第一要放開識界纔不至見小自封所謂一步進  
一步法者乃是用功次序這一副眼光還是要徹上

徹下的若一步只見得一步便連這一步也進不去  
譬如面牆而立之人那裏還擡得腳跟起

貞下起元乃造化所以無窮之理故息字兼生滅二義  
儒者能於復處求通便是養性事天之學

吾輩一入仕途便染得一身官氣不惟貽笑高明亦易  
中左右小人阿附逢迎之術

卽物窮理不是瑣碎工夫要在大段處著力於所當然  
中求其所以然到了心理昭融便自引伸觸類卽有  
關疑待問之處不害其爲貫通

或問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如今只顧大段如何算得格  
物曰常在大段著力這物理便格到八九分賸那一

六

六

二分還要靠學問閱歷便到了豁然貫通之後亦本  
無住手工夫

屈原是極有血性的人只是欠涵養莊周是極通達的  
人只是看得世情太透了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此之謂擇交舍其所短學其  
所長此之謂取友聞善相告見善相示此之謂成人

廖廖言卷二終

廖廖言卷三

橫逆之來不因我之怒而遽戢也白賠他一場煩擾真  
是不值

不作無益害有益非第惡其分心也彼有所通則此有  
所壅卽使猛省回頭已多費一番往返

家道之衰必至於婦女相習爲驕奢而後不可救藥憂  
深慮遠者不可不辨之於微禁之於豫

人但知嚴刻之爲害而不知寬縱之爲害更烈也寬縱  
之害至於綱紀蕩然貪官酷吏得以恣意虐民而怨

歸於上人心旣失國事隨之試問其禍變之由尙有  
茫然不解者是可傷也

六

六

肺虛則氣餒肝旺則氣張此時處事接人難保無無心  
之失君子保身慎疾亦養德之一端也

鼻百受香不能一受臭口百噉美不能一噉惡有爲之  
主者也至於心而莫爲之主任其臭惡雜投會不之

覺其咎果何所歸耶  
文士而有質言不失其爲風雅俗士而作文言乃益彰  
其舛陋耳

事有看似無害而勢不可行者不可執拗執拗二字便  
是害事之根

輕信者不可用人輕疑者不能用人人者信之於平  
時而決之於臨事事已至而後商所用之人未有不

左者矣

世間好事有千萬人維持之而不足一二人摧敗之而有餘者世間壞事有一二人苦口以爭之千萬人畢力以赴之者憂時之士所爲浩歎隨之也

讀經書要在理路上用心纔知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爲後人立下修身寡過良方讀史書到事勢疑難處且先放下卷子試想吾身當此該是如何再看古人一番處置便自開拓心胷

行文而好以譎詭見長者其心迹必不純粹司衡者釐

正文體以爲後進準繩亦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也

吾輩當官行事覺有窒礙便須直捷認過掃除更張不

學聖言卷二

二

可有心回護一存回護之見必有許多糾纏其甚者

至於欺君罔民而身名亦隨之以敗

與小人共事而敗猶可作戒將來與小人共事而成則

終身受其毒矣

惡人炎涼者必先有炎涼之見在其胷中若內重外輕

視富貴貧賤不啻浮雲何暇計較及此

蒙嘗論作惡之人一先輩解之曰他不如此便要窮餓

蒙曰此人若改行從善果至窮餓與否某不敢知但

以某平生所見窮餓底多是作惡底人

吾輩應務接物固要圓通然亦不可不劃清界限若一

味隨和不惟貽脂韋之誚亦終不免於窒礙難行

吾輩與人交際處處設身處地不獨曲盡人情亦可培

成德量然必曾痛下克己工夫者始能常存此念若

胷中先有私己之見便不肯爲人打算亦不暇爲人

打算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己及人謂

之恕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謂之不恕制而克之則強

恕求仁之謂也

目不能四顧耳不能兼聽自恃聰明者必有受人矇蔽

之處君子處事接人只是準情酌理從不以聰明自

恃其實正是絕等聰明也

粗淺者令人可笑刻深者令人可畏油滑者令人可厭

木強者令人可憎吾輩勵品讀書先要剔除此等氣

學聖言卷三

三

質

儒者窮居之日無所作爲但能處處勸人讀書行善亦

可謂有功於天地聖賢

居家者不可聽婦人之言婦人中之尤愚者曰婢媪其

言更不可聽居官者不可聽小人之言小人之言尤

濫者曰差役其言更不可聽

密室之中焚香默坐鑪煙直起可達屋檐鼻息微粗則

隨以撓散矣所謂浩然之氣塞於兩間於此可徵會

其旨

不貪涼者必不受暑不好勝者必不甚敗

上司之情不可卻下司之情不可卻同年之情不可卻

同鄉之情不可卻豈君上之付託獨可忘耶居官者常存此念自不敢壞法徇人

至虛者心至靈者心然必至虛而後能至靈若先有一念之私橫塞曾次任汝左思右想總覺鬱悶不開學者要知這一念之私不是吾心固有的務必掃除淨盡還他一个天清地平到了事至物來便自玲瓏透徹

賢人亦有過舉當原其心而恕之小人亦有義舉當隨其事而褒之如此而後能用人人用者繩之太刻必至於前後左右無一可用之人而其後乃卒爲小人所中

學言卷三

四

學者不經困阨不能安貧不處危疑不能寡過不親尤難不能耐煩不受折磨不能養性由此觀之凡世間一切違心之境正可爲勵志之資若稍經抑鬱便發萬種牢騷此等人斷無上進之望

子弟生長衙署者雖極謙和終有官氣生長田間者雖極聰慧終有村氣習之移人也如是然則賢者之所以自處者可知矣

少年子弟終日羣居雜坐狂談無所不至忽遇老成入座則肅然改容雖逗使盡歡亦禁不敢發朝廷之上首推重望之臣亦使新進下僚知所嚴憚也

大廷廣眾之中我行底事人所盡知爾室獨居之地我

行底事我所盡知何所施其迴護何所用其虛憍吾輩學問不能上進其受病處在於自滿聖賢之所謂伐儒先之所謂矜皆自滿之漸不可不去也去之奈何曰讀聖賢書虛心體認義理常與端人正士相親獨居時檢點心身過失如此便不敢自滿不敢自滿便是上進之機

朝晝夕夜一日之春夏秋冬也清曉酣眠中宵勞擾謂之反常少壯衰老一生之春夏秋冬也早歲頹唐暮年躁競謂之反常小者疾病大者死亡

鄉宦家居本身固須謹飭而爲之子弟奴僕者亦當爲之保惜聲名常見有依勢作威指名關說而本人曾

學言卷三

五

不之知者嗟夫本人不知而外人盡知之外人盡知而又誰信本人之果真不知也此在子弟爲不知在奴僕爲不忠而爲鄉宦者內不能約束其子弟奴僕外無以取信於鄉黨州閭亦不可不因之自懼也心之存放有自己全不及知而他人卻看得真切者卽食息起居之細靜驗之皆有敬肆之分學者常以觀人者觀己則縱恣之念何自而萌

聖人之心鑑空衡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吾輩一事到手胷中便有幾條路數其實當行的原只一條其餘或好高或好勝或佔便宜或貪安逸種種念頭皆私意也辨之不精一舉足間便錯走了路數可不自危

哉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指示後人原非臆說但恐學者不會卽物窮理明善以復其初倒把那氣拘欲蔽的謬解認作良知則受弊不小耳其實良知二字卽大學所謂明德大學於明德之上再加一明字便見得有實在工夫不至流爲小學之誤

穿底在身奧底在腹禦寒閉戶卻暑眠陰此之謂窮受用夜氣常存萬緣退聽無營無欲不憂不懼此之謂心太平

仁者本身之生理人而不仁便是自家殺了自家且莫論天誅人禍

聖學言卷三

六

政事是朝廷的道理是公眾的是則言是非則言非容不得袒護同人排斥異己纔存門戶之見便不暇較論是非只是苦爭那清流濁流四字耳以公滅私者當不如是

我所好的人便殺了人還是無罪我所惡的人便著人殺了還是有罪此之謂偏我所好的人人人說他不好我口中也說他不好心中總覺得他好我所惡的人人人說他好我口中也說他好心中總覺得他不好此之謂惑平好惡者亦去其偏與惑而已

施恩望報此市見之見耳以爲不當施歟何必有此濫恩業以爲當施矣則不必問其人之報我者何如而

其事已無可諉卽逆料其不我報庸得已乎是故君子盡其在我者

盡其在我而不求於人此惟克己之君子能然世俗之情則未有施恩而不望報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慮其難爲報也

平生有三惡惡巧鎖惡施放礮張惡人公會後至

敬字是苟字反文敬則必不苟苟則必不敬一事可苟則事事皆苟一念可苟則念念皆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安有進德修業之候有志之士所以貴常惺惺也

處天下事有一定之規矩有不能預定之規矩譬如僮

聖學言卷三

七

僕安座賓東主西此是一定的規矩昨日一賓一主今日兩賓一主坐次便比昨日不同明日三賓一主坐次又比今日不同此則不能預定之規矩也解事者一目了然不忙不錯愚駭者遇之便不知如何是可矣學者卽物窮理只要求箇通字到了通時纔知道那不能預定之中還是有箇一定的

冷面寒鐵其志操非不堅也而所養未深使人望之而生畏養之深者接物時自有一段春風和氣如美玉之溫潤而澤究何損於介石之貞

世態炎涼四字多由敗落人心頭看出口頭道破從未見有炙手可熱之人惡人趨附者也余謂家門鼎盛

賓從喧闐此最可愧最可懼之候也居寵思危持滿戒溢當無日而不兢兢若門戶蕭寒二三親識之外稀通往來正可藉此節省應酬勤修職業又何責望於人之有

使我治人人不聽命使人治我藥不對病何若以我治我之爲百發百中乎而乃養癰不救以坐視其危亡可哀甚矣

言易出而難悔者也其尤當慎者在極得意與極失意之時

廖廖言卷四

吾輩所以不及古人者只爲從前立腳不定頹惰自安耳能自今日爲始豎起脊梁力求上進則後此之年皆可以有爲之日雖古人能量其所至耶

村夫市僧氣質粗鹵君子無責焉者謂其未嘗學問也讀了書時氣質仍自粗鹵至與村夫市僧一般譬如病癱瘓之人已經服過再造丸還不見功便再沒有起死回生的方法了

當路諸君種種養態非必盡出於有心也勢分既高趨承者眾頤指氣使習爲固然所謂位不期驕也君子居高思危持滿戒溢彼倨傲之習何自而萌

水流溼火就燥氣之相感也觀人者觀其所與交接之人亦可覘其大槩矣

吾輩處事有儘見得到卻做不到者此乃知及而仁不能守後起之私從而閒之也能於此等處把持得住不以私累撓其初心可謂定矣

盜跖糜人而餽之雖聖人不能諫也子產爲政夫子許爲惠人稱爲眾母然猶不毀鄉校以採擇羣言况明知其不便於民而欲箝人之口以適己事其去於跖之徒也幾何哉

天地生人以後便把這一副聰明材力交付與人憑你拏這個去幹甚等樣事便成就箇甚等樣人天地再

不照管善惡祥殃亦是各人自作自受如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天地再不主張

嗜利者勿與同財好名者勿與競勝化之以無所爭亦  
所以護其短也

招之使來驅之使去者雞鶩也有德之君子決不敢以  
此加人揮之不去拂之還來者蠅蚋也有志之君子  
決不肯以此自待

心者一身之主五官百骸之所聽命也苟爲口鼻耳目  
四支之欲所役其與百家奴何以異哉

學者且慢排斥異端先問吾儒有口誦聖賢行同鬼蜮  
者否且休繩督別人先問吾心有負愧且明抱慙衾

影者否

學聖言卷四

二

無過者爲聖人不貳過者爲大賢喜聞過者爲賢人能  
補過者爲君子文過者爲小人怙過者爲敗類

聰明材力天得而限之富貴功名人得而限之惟志之  
所向學之所成品之所定由不得天由不得人只靠

本身作主於此處踹溜了脚便是自家阮了自家

大凡身外之物驟得之亦似可喜然不如理義之趣愈  
淡而愈有味愈久而愈不能忘也

謝上蔡讀史一字不差程子讀史亦一字不差自古大  
儒未有不留心諷誦者但不肯如村學小兒尋行數

墨耳

孔子云溫故知新孟子云博學詳說讀書一事乃進德  
修業人下手做工夫處學者不從此處着力任汝絕  
等聰明總無進步所謂得意忘言不求甚解者祇是  
爲荒廢二字遮飾面皮耳

醉面盎背四字不敢輕以許人然每見作惡之徒其神  
采必甚彫喪則知誠中形外之理不爽毫釐

思已往之非如鍼芒在腹時作隱痛防眼前之過如火  
院當前誤觸卽爛

救饑者勿使驟飽救凍者勿使驟煖爲政者觀於斯可  
以悟拯弊扶衰之法焉

子弟循循上進人之稱之者必并贊其父兄子弟日習

學聖言卷四

三

下流人之議之者亦必并斥其父兄敗名卽以辱親  
可不懼哉可不慎哉

丐人之情而已沾其利賢者不爲也丐人之情而人沾  
其利雖不肖者亦不肯爲矣能明此理自不敢於分

外求人

定交太易者全交必難不必成於相狎而敗於相謗也  
卽此意氣太盛必有責人無已而彼此兩不能堪者

矣

家用之物以常見不足爲妙要使子弟知貨力艱難不  
敢存暴殄之心所以養其福基者甚大不獨易於稽

查可敢婢僕私偷之弊也



百年不異一息何可以玩愒自甘一息可以百年何必以衰遲自護

方百川先生云人須先去禽獸心更去市井心乃不忤於士君子之林此語正爲治心者痛下鞭策

古人勢處危疑亦有垢行辱身以求免禍者然究迫於萬不得已若使聖賢處此必自有全身遠害之方不必出此下策也

凡人中無所養則左右宵小之人得以諛之使喜激之使怒而輕率之談多矣吾輩處事接人務要平心靜氣使內火不生而後從容鎮靜視聽聰明不至爲小

廖學言卷四

四

當官者察察爲明自謂能用小人必反爲小人所用夫世豈有光明正大之人爲人充選察之役者乎明知其詭隨而耳目寄之是植枳棘以自藩也不明孰甚焉

少年期許之人至中年而失望者十之九中年契合之人至晚年而變節者又十之九一息尙存迄難自保可不因之自危哉

凡事量而後入可省無益之勞

總有比我高的何敢自尊自大總有比我勝的何敢自滿自矜

極力提拔人固是好事然必審其心術如何器量如何

心術器量者福分所開也福分所不能堪而強爲籌畫雖極平易之事終必至於舛午無成而我亦反爲所累

市人而有士行士人猶當師之士人而有市心市人亦將笑之矣

無稽之言出自流俗之口君子無責焉者憫其昏愚且不足以傾眾聽也蒙所深惡者讀書明理之人乃亦倡作游言使無識之徒轉相附和得不謂之喪心病狂

學者氣習不除不能進德修身以不徇欲爲最要

廖學言卷四

五

聖賢所以存心之道也

凡易稱无咎者多是就事理上決斷故有吉而无咎有厲而无咎且有凶而无咎者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也

學者要在人情物理上做工夫纔算步步踏實

天下理之所無未必非事之所有惟閱歷之深者能見及此

真道學無門戶假道學纔有門戶惟中有所不足乃不得不是己非人

作僞之人處處彌縫事事收做只有利欲一關再看不破其實所得甚微所失甚大

求庇於人不可必得而況求庇於神乎得罪於人不能解免而況得罪於天乎

金至剛也可鍊而柔木至挺也可揉而曲學者一味任性安得成材

今日可了之事今日便與他了卻不佔明日工夫今日了不了明日便須另起鑪竈明日再了不了後日必至別生枝節此之謂愈嬾愈忙

夜氣不存平旦時必反起許多妄念試看舉業之士旬日浪游便覺意亂心煩夢魂顛倒而況作惡不悛者乎然仁義之理究不絕於人心便到那特亡殆盡之時若肯猛省回頭仍自生機勃勃

廖謬言卷四

六

知中有愚巧中有拙雅中有俗利中有害觀人處事者不可只看得半邊

少年才鋒英發而邊幅不修或博洽有餘而性情乖舛此等人急宜屏絕若慕其盛名謬相締結將來受累無窮

禮數之設所以束人之官骸而定其心志懦者以振悍者以馴皆賴夫此若厭其繁重務求簡率必至蕩檢踰閑且使觀聽之徒轉相慕效滋人心之害而壞名教之防是則士夫之大罪也

誠字只有一途僞字卻有千種煦仁子義並是有爲爲之耳到了事過境遷畢竟要露出破綻來惟反身而

誠者爲能始終不變

讀書只爲做官此村塾小兒之見也學士而作此語能勿愧於聖賢做官只爲趁錢此市井駟儉之談也儒者而存此心何以異於娼盜

廖謬言卷四

七

廖謬言卷四終

嚶嚶言卷五

以聖賢自勵雖力有不足尚不失為正士端人若自居於庸眾之林則其去穿窬也不遠矣

省思慮以蓄智寡嗜欲以存仁定心氣以養勇

勢所得為必盡勢以為之即此便是自滿自滿者招損

之機也若勢所不得為而為之便是謬妄矣謬妄之

人君子無責焉

子弟奴僕有過便須面加訓飭不可蓄怒於心蓄怒於

心其發之也必不中節

聞逆耳之言當念其成我聞順耳之言當防其誘我誘

我以名者彼必先攘其名誘我以利者彼必先資其

利我若先不好諛先不貪得此術自禁而不行

讀聖賢的書休背聖賢的教訓做朝廷的官休亂朝廷

的法度

愛自家的莫如自家如何自家害了自家知自家的莫

如自家如何自家瞞了自家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習字不專指知誘物化之後而

言只在那孩提襁褓之中便有幾分薰染為父母者

不加拘束一味姑息縱容以致養成壞習到了成人

長大嗜欲紛來那得不肆無忌憚故曰蒙以養正聖

功也如何是養正之法曰言教身教二者並行缺一

不可

善不獲福善不當為耶惡不召殃惡果可為耶君子修

身慎德并無所覲於天况肯以眾口之毀譽為進退

乎

其藏之也愈祕其播之也愈彰其愧之也愈深其辯之

也愈力

無事時體認天理有事時參驗人情

身過易檢口過難除有心之口過易戒無心之口過難

防故君子以寡言為貴

久旱則濃陰亦歸消散久雨則片雲足致滂沱積重難

返之勢然也是故修身者毋積不善積不善不可滿

也齊家者毋積不祥積不祥不可禳也治國平天下

者毋積不仁積不仁不可振也

才之出於天分者其應事也必敏捷才之成於學力者

其應事也必精詳若敏捷而更濟以精詳則其為才

也大矣

涇渭不同流薰蕕不同氣固也意趣之忤發為語言語

言之忤判為形迹形迹之忤積為讎釁君子與君子

亦有兩不相容者則氣質之為累不小也

子弟不可使驕驕之甚者不特世故人情毫無理會即

名義二字亦且視若弁髦

士鼓石鐘百叩而百不鳴擊者不任其咎也我無其具

而怨人之不已知是之謂不知量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只是就氣象間觀其大槩其實進取者必先有所不爲否則直是妄人連狂字也算不得了有所不爲者須是有志進取否則直是廢人連狷字也算不得了

才能者眾毀之門也貴富者眾仇之府也斂抑之不暇又從而張之豈明哲保身之道乎

精神頹靡之人非特不能進前併亦不知退後

君子處事接人要使和中有介若只一味圓光其始不過通融其漸必成油滑

諂必兼驕貪必兼吝

君子處置萬事只是順理成章其根本盛大處自不可

及

交游不善雖資質極好之人亦不免幾分沾染少年子弟不可不知

作事時要顧大體出言時要顧大體取便於一己取快於一時皆所謂見小也

手上做出來心上過不得去這宗事定是不仁手上做出來心上過得去卻未必便算得是仁此等處要勘

得精細

謀生未必便是俗只要脫去市心市心不除雖口不言錢終莫揜其鄙吝

聖賢所做的事都是人人做得到的建大功成大名還

夢學言卷五

三

是這一副本領如出海舵工只是拏得盤鍼定置物於案圓則易轉方則難移然滑澁敬損之害則惟圓者當之

學者須要養得德性定德性定時自有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象若只憑氣質爲轉旋再沒有分毫拏手

當官者不能不與人交接只是職守上做不得人情滿則招損不必天損之也滿必懷懷必好諛君子日疏

小人日近而縱欲之過必多虧行檢敗聲名皆由於此自損孰甚焉

禮之至繁者細按之皆有深意俗之至變者詳考之皆有來頭前輩中儘有比我聰明通達的卻不曾議裁

議減若因其不便於己遽欲掃除更張所滋流弊不

小

道理是大家公共的無有不同氣質是各人自具的不能盡同然剛毅者學爲平和慈柔者進以果斷損其

有餘補其不足亦賢者希聖之功使夷惠得與孔子同堂定必更有一番磨洗

謗不必辨然亦不可不避凡謗人者必搆其疑似之迹而佐證以實之我若本無一節之疏彼亦無所售其

說夜行者能不爲奸不能禁狗之吠已則何如待旦而行之尤爲坦白也

夢學言卷五

四

格物不是專在事理上講求連世故人情都要留心體會亦不是專在正面上做工夫須從反面合參纔能見得真切

吾輩處事須求義理之安不可隨人俯仰時俗之見往往似是而非且有以非爲是者

貧而乞丐猶可爲也貧而攘竊有餓死而不肯爲者矣士子垢行辱身而藉口於爲貧所迫則真乞丐之不如也

心平氣和而後可以觀萬物之情僞若先有一毫私意橫亘胸中便要讓他當權用事愈猜愈惑愈狃愈偏而好惡幾於拂人之性矣

廖謬言卷五

五

勢利可以結小人聲氣亦足以動君子矯飾名行以售其欺此亦小人之長技也

不輕喜不輕怒則氣質之累自除亦不至爲小人所中天下事有個恰好處多一分便太過欠一分便不及或問何以見得是恰好處曰心安理得之時便是恰好處

養病者置死生於度外鮮不瘳矣應試者置得失於度外鮮不捷矣泄泄於平時憧憧於當境是則有識者之所哀也

凡有益於人之事不必定出己財己力也一言釋忿片刻耐煩其造福於冥冥者不少人亦何憚而不肯爲

也

勸人行善彼雖不應於我亦不爲失言

大而化之化其大也聖而不可知之聖不自聖人亦莫能名其爲聖也行一事要做到極是處建一言要說到極是處此賢人之所以充實而有光輝也做出來便是極是處說出來便是極是處此聖人之所以大而化之聖而不可知也

入春以來萬象更新襟情亦爲之開霽入秋以後百卉凋謝意興亦爲之蕭條人爲天地之心於此可覘其大槩

義利二字要看得真拏得定所爲者必所當爲所不當爲者必不可爲然後我所爲之事雖偏勞而不敢辭

廖謬言卷五

六

偏瘁而不敢怨

道本近也而談道者紆之學本明也而講學者晦之所謂賢智之過也

與人應對周旋太亢固使人不堪然過於謙卑亦有令人難受之處審夫人己之分而將之以誠自無巧令足恭之恥

廖謬言卷五終

廖謬言卷六

愚者非必一無所知也不肖者非必一無所能也因賢  
智之相形而退然自沮乃愈見其愚不肖耳優之游  
之鼓之舞之是則大君子之所以成人也

用公中錢辦公中事切不可開利孔以便私人與之而  
彼不以爲我恩歎我能不啞然自笑與之而彼竟以  
爲我德歎我能不慙然自慙

修己者不可以好名教人者不妨因其好名之心而引  
之使進

多一分閱歷長一分見識此爲遇事留心者言之也若  
醉生夢死之人見事愈多糊塗愈甚

廖謬言卷六

非禮之謙君子以爲侮我也非義之餽君子以爲酖我  
也而小人不知故其自通也乃適以自絕

曩在山寺課徒一門人不遵教法已責之矣而氣猶不

消舉茶瓶誤碎之已而自悔顏子不遷怒於人我乃  
遷怒於物嗣後痛自遏抑而忿憶之累迄今尙未盡

除乃知克己之誠非易易

專靜純一坤德也故女之得壽者恆多女之早寡而得  
壽者尤多

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服先哲之至言庶問心  
其無愧

兩目並視而色不殊兩耳並聽而聲不殊兩鼻並受而

臭不殊不相奪故不相爭不相形故不相妒與人共  
事者能明此理自不至彼此參商

兩柔者無所訟一剛一柔亦不敢訟訟之成也曲者缺  
理直者亦必缺情斥其缺情者懲其缺理者則情法  
可以兩平若能使曲者知其缺理而甘心受刑直者  
悔其缺情而代爲哀免則并薄罰亦不必施所全更  
大

揣摩二字見戰國策本非好字面而末學喜言之甚至  
爲師者以教其徒爲父兄者以教其子弟心思愈幻  
識趣愈卑士風之所以不古也

廖謬言卷六

師儒者後進之表率也不爲世宙閒培植幾个正人綿  
延幾分正氣任其泯泯焚焚了不措意數十年後

普天之下都變成鬼怪妖魔矣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有心世道者能不爲之怒然能不爲之皇然  
火退留溫水退留溼一事之汚百行不足贖也一言之  
食百信不足要也

當事時挾私嘗巧變態萬端事過之後心迹自明雖向  
時朋比之人有不能相爲隱諱者矣

天下事到萬分爲難處總須有一番辦法急不得緩不  
得或守經或行權務要料理得條直纔是

其壞之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其救之也亦非一手一  
足之烈因循者失之操切者亦失之

人心之邪正世道之興衰師儒之責也韓子云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夫川自不東耳瀾自倒耳而必欲障之必欲迴之者豈好爲其難哉有不容已之責自有不能已之心不然獨清獨醒其異於同流合汚也幾何哉

利則蠅趨害則兔脫只是不明理耳平時昏噴臨境慌張只是不曉事耳故膽氣二字純從學問中來

世事艱難之日忠臣義士蹈水火而不辭臨鋒刃而莫顧究不能與氣數爭權然天理賴以常存人心因之不死將來亂極復治之機實根於此

一發而不可收一成而不可變此之謂偏偏之甚者至

學言卷六

三

并非非二字而忘之君子之好人不輕其惡人也亦不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不以己之喜怒介乎其間

不念舊惡自是大聖賢度量之宏至若臣之事君士之交友往往有一節差池而終身詬病者滌而潔之何如勿汗補而完之何如勿損

人之愛人欲其身之安而適也惟恐或戕之欲其名之潔而芳也惟恐或敗之然而自戕其身自敗其名者眾矣所以自愛者反不如其所以愛人其亦不思之甚矣

情所不能卻理所不能爭勢所不能抗不得謂之讓人

讓人者當於兩平處退後一分

天地之間陽氣常伸陰氣常縮此善人之所以常多於惡人也然而善人斂惡人張善人慈惡人橫故邪常勝正而正轉不能勝邪則同異明是非嚴褒誅正賞罰使人日悔過遷善而不自知以鼓舞人心轉移世運則上而君相下而師儒所當分任其責也

與人共事而功歸於己過諉於人此不肖者之居心也若援引局外之人以爲己分謗則又不肖之尤者矣鸞鳳不能潛波騏驎不能奮翼用違其才雖君子亦不免於債事

在京時嘗觴一客席已具矣而屢速不到頗以爲懟伯

學言卷六

四

兄誨之曰學耐煩亦是學問嗣後宦場中似此之事正多不可著急

天地生物之機常不息也物之爲類有纖有洪其受氣以生也有頓有漸而天地所以生之者無不足也無不均也無不純而無間也是之謂至誠

今日該喫的藥開下藥方且不敢喫明日纔去商量後日纔去炮製這病證又深一層喫下藥去再不見效又須另換藥方了試問疴羸久病之人經得住幾回耽閣

無不愛是仁當愛的纔愛可愛的纔愛這是仁中之義當愛可愛之中各人又有各人應得的分寸這是仁

中之禮有以愛爲愛有以不愛爲愛這是仁中之智  
當愛的斷無不愛可愛的斷無不愛這是仁中之信  
爲我者自適已事不顧他人害人亦害義也兼愛者疏  
戚兩渾喜憎一致害義亦害仁也吾儒所以別乎異  
端者只是循天理之自然順人情之大寶馴而至於  
義精仁熟便是希聖之功

心得其官則方寸之地可以俯仰天地上下古今一有  
所蔽則昏而不明一有所拘則滯而不化故君子欲  
正其心先誠其意

疑難處見學問尤雜處見精神冷靜處見性情勿遠處  
見器識

學言卷六

五

整頓事務須用全副精神通盤打算見得到時便須結  
實做去所謂有定識有定力也若只草定章程依舊  
半塗而廢便與不曾整頓一般且其流失敗壞必有  
更甚於前者

天地之福人也非其意想之所到其禍人也亦非其意  
料之所及然而旁觀之人有先幾而決之者矣惠迪  
則吉從逆則凶天之聰明民之視聽也

一令不信百令不行聒而要之其疑滋甚是故文告之  
煩君子弗尙君子所以發號施令而民罔不從者惟  
其不欺也

愈拙愈貪愈貪愈拙愈竭愈搜愈搜愈竭愈窮愈無行

愈無行愈窮

凡與人交涉雖極不要緊之事儘了相信之人亦須步  
步靠實將來可省多少葛藤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原爲其讀書窮理必能於聖賢立  
言宗旨有所發明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創爲新  
奇之格怪誕之詞以試持衡者之耳目即使倖中而  
出身若此將來之所成就亦可知矣有志者宜切戒  
之

學言卷六

六

公心有廉名纔鎮壓得浮言住

天下之理有處事時毫無主張而觀書忽悟者有讀書  
時全未理會而臨事方知者是故博洽之用不但文  
章閱歷之途無非學問

蕩檢踰閑之事庸愚爲之不足責也賢士君子偶一爲  
之必有從而效之者矣名教之大防奈何自我而壞  
之也

陽主動陰主靜動主散靜主凝動則不息靜則常存靜  
而之動者誠之通動而之靜者誠之復  
官要自己做人要自己做

談道之書初看似無理會徐徐涵泳將去便覺得意味



深長

凡事之壞也未有不自其小焉者始以爲無甚要緊而姑且爲之姑且聽之習而愈甚扭而愈深名教綱常之墜皆此無甚要緊者開之也紀綱法度之乖皆此無甚要緊者積之也可不慮之於先哉

世間之事大而禮樂刑政小而交際往來總離不了敬信二字

宋少帝在厓山舟中陸秀夫日講大學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而世或迂之夫天不祚宋斯亦已耳苟有悔禍之機則撥亂世反之正斷無不以格君之非爲急務者古大臣之用心亦豈末學小儒所能

窺測哉

人之賢否事之是非須是真知灼見若以耳爲目必難保無受欺之處

君子節儉以爲家法謙退以爲身法故不至如流俗之士一富而不可復貧一貴而不可復賤

廖謬言卷六終

曾孫則澗校錄重刊

廖謬言書後

遠堂觀察負絕世聰明之資抑以隨時好爲湛深之思能洞達人心之出入發爲廖謬言皆古人所未道及蓋人心之病與世爲轉移世愈積而病愈深善醫者察其受病之原使無遁情則藥力所及必能起廢疾而回天和廖謬言今世之醫方也余欲使人錄一通朝夕省視擇其對證者而服之凡有宿疾皆可以興而人心太和災癘不作則又布帛菽粟之用也呻吟語不得專功於前矣

道光庚戌中秋年愚弟丁汝恭謹識

廖謬言書後



〔清〕張諧之撰

讀書記疑四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刻為己精舍藏書本

讀書記疑卷一

去農張諧之敬齋甫

讀自艾瑣言

袁氏保慶著河南項城人

路必用眼看着明然後可走事必問心過得去然後可行  
首二句卽先知後行之意維措詞未穩擬易爲學先格  
物看得明然後可走問心二句亦指心得其正時言心  
得其正乃可爲酬應萬事之本否則有不可行而以爲  
可行者矣

攻惡當於隱處用力防患當於忽處留神

讀書記疑

卷一

爲已精舍藏書

按中庸言慎獨通書言幾皆教人於隱處用力蓋幾之  
初動便有天理人欲之分於此省察克治煞易爲力若  
待其發著旋復理會便不濟事下句卽禹謨儆戒無虞  
之意皆日用間親切緊要工夫

我本完完全全有一過卽有一缺陷必行善以補之方可  
蓋前愆而彌其缺故過貴能改尤貴能補改過之間少不  
得補過工夫

此解甚新非實用省察克治工夫不能知此然平心細  
思尙有合商量處補過二字首見繫辭以改過爲解初

無異義言改過而至於无咎卽所以補其過蓋人之有

過本屬缺陷然能改之而至於無卽已復其完完全全

之體非必別行一善足抵此過然後爲能彌其缺陷也

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爲悔

蓋誠慮已往之失長留心曾則應酬之間反多繫累今

曰必行善以補之則此心不免繫於沾沾計較之私而

反失其廣大虛明之體卽其所謂善者恐或加意造作

亦不能無太過不及之差此雖遷善之勇改過之速然

推其流弊恐猶有功過格之遺意而愚陋之見未敢以

讀書記疑

卷一

爲已精舍藏書

爲有當也容俟質之高明君子幸折衷焉

在前之路要使他人得走不爲他人留餘地而己之路

亦窄矣過來之路要使後人能走不爲後人留後程而子

孫之路將盡矣

此疑有爲而發按易學辨惑邵堯夫告伊川先生曰面

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

也亦是此意

善惡皆發於一心非善一心而惡又一心也心只一箇心

故正心者正其不正自歸於正

此就省察克治處說卽大學所謂意誠而后心正也若  
正心工夫自有主敬在

握進退人才之柄者知人之可用卽信用之此卽培真才  
養正氣之道也若求則用之不求則置之恐真才日少正  
氣日衰矣蓋賢豪不肯求人下此者亦因無所觀感皆習  
於奔競也

按程子規韓持國卽是此意大吏以求人才爲第一義  
大吏不自求而在下者轉求之於上已非各盡其職之  
道況求則用之不求則置之則人才之優劣特視有力

讀書記疑

卷一

三

爲己精舍藏書

者之簡牘與巧宦之心計以爲衡而所謂賢豪者淡然  
無求惟有引身而退爲上策耳此真才所以日少正氣  
所以日衰也欲轉移風氣在求真才抑奔競無求者用  
之則賢豪得行其志而正氣伸求者抑之則不肖者小  
懲大誠不敢輕試其技卽中才亦皆有所警發而競於  
爲善此實近日深痼之病對症之藥否泰二卦以君子  
小人之進退爲國家治亂之幾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常言損人不利己損人者必求利己而何以不利也蓋其  
用心過毒鬼神亦惡其心之毒而隱誅之遂使其不利之

數更倍於損人之數

鬼神字宜易爲天字末加天人感應之理於是可見二  
句方無語病

是非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凡邪僻之事皆知其不可爲而  
不肯爲其始偶一爲之悔恨不已其本心尙在也繼而再  
一爲之仍覺悔恨已不如前次之深而切其本心漸消也  
至於三至於四而念念欲爲之矣陷溺深而本心亡矣人  
欲保全其本心亦維慎之於始泰山可移而此心不可轉  
耳

讀書記疑

卷一

四

爲己精舍藏書

此條剖析私欲誘人本心陷溺次第如越人飲上池水  
洞見五藏癥結非實做克治工夫烏能言之透快乃爾  
方寸之爲地幾何安能理欲並蓄理充足則無容欲之地  
故過欲以存理爲先欲滿盈則無容理之地故復禮以克  
己爲急

主敬是全體工夫而克治尤要夾持並進何理之不可  
存欲之不可過哉

今有空房一所若無主則外人將爭居之一有主卽已占  
者亦必退而讓出矣故心必有主而後不擾於客感

明道先生云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聖人之心空空洞洞物來順應賢人不能也次於賢人尤  
不能也未能空洞却要以理實之使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之心滿腔皆是而不雜以人欲之私若急欲學聖心之空  
空洞洞而喫力硬制之使善念亦不復生則將心制成死  
底方寸之內如枯木頑石永無見性真之處而此身亦只  
成一肉殼矣

此異學與聖學相似而不同處聖人之心空空洞洞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酬應萬事之本非如淨智妙圓

讀書記疑

卷一

五

爲己精舍藏書

體自空寂之說也未能空洞亦惟戒慎恐懼以存天理  
之實謹幾克治以遏人欲之私則心得其正而所發無  
差非如靜坐養出端倪與心思路絕天理盡見之說也  
異學不知此理以爲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故其始也  
不思善不思惡強制其心以求認其本來面目及意慮  
混絕恍惚覺得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盪流轉便以爲  
光明寂照之性把持作弄抵死不肯放舍其實只儻侗  
見得一箇虛靈影子如鑑中萬象實空虛而無所有而  
於吾心之全體大用至實而不可易之理則初未嘗略

見髣髴也故方寸之內始則如枯木頑石後更顛倒錯  
亂無所不至大抵只是弄精魂而已此條推勘異學之  
弊最爲精切而措詞尙有可假借處故極論之胡敬齋  
先生曰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  
不得其真多流於禪學者慎勿誤所趨哉

古人言使貪使詐亦謂用人無定格耳然必我不貪而後  
能用貪我不詐而後能用詐若以貪使貪以詐使詐未有  
不敗者使廉使信用人之正道也

使貪使詐皆後世功利之習逞其權謀智術之私徼一  
讀書記疑

卷一

六

爲己精舍藏書

時之利而不顧後日之害冀一事之成而重貽萬姓之  
殃卒之未有不敗者若聖王知人官人只是進賢退不  
肖無許多智巧也

先儒著書立說亦是發明聖人之道其所得不同其立說  
不免有異故講學者宜專以聖人爲宗藉先儒爲引路之  
人並將先儒之所以發明聖道者彼此參考互証辨難析  
疑以期折衷不必判先儒而各有所宗也斯世講學不專  
宗聖人乃各有所宗分門別戶交詆互訟紛紛不休舉其  
所究所悟皆爲角勝之具竟忘却講學爲何事恐講學一

生於身心絲毫無裨

孔孟既沒微言中絕程朱大儒出乃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故其教人以居敬窮理反身為本與孔子修己以敬博文約禮之旨孟子存心養性明善誠身之訓言言符合是程朱之書皆所以發明孔孟之道也其徒如謝上蔡楊龜山黃勉齋陳北溪諸君子立說時有小異而不害其為大同蓋其因程朱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由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循有序而無躐等空言之弊其所得不同其所入之路一也自金

讀書記疑

卷一

七

為己精舍藏書

溪姚江之學興各立宗旨提倡宗風其所言者亦時有孔孟之言如金溪之先立乎大姚江之致良知若與聖人之道無異然即其書而細考之大抵皆認心為性認氣為理其要在收攝精神以保其無善無惡靈明之體與達磨所謂淨智妙圓體自空寂者若合符節而於孔孟之言則格乎其不相入也然其始雖自立一說猶不敢顯然自畔於聖人故竊取其近似以為改頭換面之計而於其不合者在孔孟則委曲假借以行其說在程朱則明目張膽而直斥其誤久之大決藩籬直謂佛氏

與聖道合故其徒之高明如傅子淵顏子堅王龍溪顏

山農李卓吾輩皆憑恃智巧猖狂妄行侮先聖薄六經以至失心病狂而後已其愿謹者雖所見有差尚能少守儒者規矩為特立獨行之士然在其法已屬鈍根無轉智人非直取無上菩提手段故自隆萬以來其學者各立一宗如聚訟然非僅與程朱抵牾也近世儒者倡為調停之說又取程朱之近似者以曲成陸王之宗旨共說彌近理而大亂真真有如程子所謂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者非參考互証何以折衷於一

讀書記疑

卷一

八

為己精舍藏書

是哉故在今日之學者必判先儒之孰是孰非乃可得聖人之正宗而不誤於趨向之路若和泥合水不與分割勢必以邪徑為康莊其不誤入於蔥嶺者幾希朱子答呂伯恭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真不刊之論哉

既曰父沒觀其行不曰三年無改於父之行而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者即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本不當改也人子無死父之心三年無改可謂之孝終身無改更即父之道推而廣之以流傳於世則尤謂之孝也若

指行而言則行有善惡善而無改固謂之孝惡而不改年  
年效尤轉使父之惡因子之不改而益彰則不孝之甚者  
也故此一句當重看一道字注內所解意尙未安注謂所  
行雖善亦不得爲孝如其所行果善則所行卽父之道安  
得不謂之孝又謂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如其  
非道正宜速改以蓋前愆若必不改以成父之惡使人人  
非其子卽追非其父此孝子之所大不忍也何不忍改之  
有又謂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善惡無  
中立之理可以未改卽不離乎善亦卽不離乎道又何以

讀書記疑

卷一

九

爲己精舍藏書

此條與經注不合此章論處人倫之變朱子所謂必有  
爲而言是也人子於親沒之初豈忍遽有改爲之心然  
所遇不同則當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道猶事也三年  
無改亦謂上半下底事雖所當改而猶可以少安者  
耳三年之中哀慕情切若稍有不合理處卽率意改之  
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過之意孝子之心固有所不

忍也故須三年後徐徐改之然後渾然不見其迹惻然  
不忘其親而亦適得其處事之宜於天理人情兩無遺  
憾其合乎理而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若悖  
理傷道之事卽當至誠哀痛以改之亦不可遷就回護  
必待諸三年之後故或三年而改或終身不改或不待  
三年而改因事制宜初無成格而總以不忍之心行之  
乃可爲孝耳凡此曲折須虛心平氣熟讀經文大注不  
使有一字放過不可有一毫成見玩味久之自見聖賢  
立言本意故朱子曰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

讀書記疑

卷一

十

爲己精舍藏書

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  
得聖人語意出二說並存其義始備若以道爲事物當  
然之理則當終身無改守而不失與經文三年二字不  
合卽與注文推原孝子用心之本處事之宜逐處成滯  
礙矣

福善禍淫一定之理然世有爲善而得禍爲惡而得福者  
何也其爲善而得禍安知非天鑒其爲善不誠乃以禍警  
覺之使之惕其心而盡其實也又安知非天知其才可大  
成驟予福恐其快然自足安於小就乃抑難之激厲之使



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迨其善積厥躬道全德備而後隆其美報也則天恩不可負此志不可墮也其爲惡而得福安知非天原其先有一善姑先以福賞之後再以禍罰之功罪不相掩也又安知非天恫其惡之多且大一禍不足以蔽其辜遂故加一福以驕縱之使其自罹於法不可救藥亡其身敗其家并殃及其子孫也則天譴不可倖逃回頭不可稍遲也

此爲下等人說法使之奮發有爲惕然知戒亦救世之藥石若君子盡其所當爲論是非不論禍福又當別論

讀書記疑

卷一

十一

爲己精舍藏書

朱子語類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他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如月之類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以此推之

則知天人相與之理而不惑於因果之說春夏之花多結子餘生氣也秋冬之花多不實舍殺氣也觀於此人以存生氣爲貴

末句氣字宜易爲理字方無語病

朋友一時妄動使我亦小受其累宜坦然處之不可動氣亦不可以言譏刺之蓋彼知一著做錯亦覺愧悔不安我當養其愧悔之心以爲規勸之地若從而激之致彼此皆以怒氣相加恐彼與我絕交後仍思有以洩其忿也此非善於處友亦非善於自處也

讀書記疑

卷一

十二

爲己精舍藏書

恐彼與我絕交後二句從利害上起見非交友之道宜刪去

非禮之色非禮之聲宜勿視勿聽也世有在彼非非禮而我視非禮我聽非禮則尤有非禮之視非禮之聽也非禮之視聽一如言動之不屬於外而屬於己也必於此之視聽一弁禁止之而省察乃更覺切實防閑乃更覺周密此條推勘深細維尤有非禮之視四句措詞喫力且解已字亦似對人而言與經旨不合宜易爲是亦非禮之色非禮之聲也二句方無語病

人之初生皆有善而無惡初生是我到了仍是我則壯老之我不改孩提之我乃成始終如一之我非前後兩截之我是宜加勉於我而不可放鬆於我

人之初生句下宜加天性未漓四字方無滲漏改字宜易作失字加勉二句其中大有復性工夫在

事已辦過而在上者復派人覈之不可少有不平之意吾所辦果是耶人與吾亦必意見相同踵而行之乃益見吾之是吾所辦果非耶再得人出其所見詳審而更正之使知吾所辦之何以非人所辦之何以是是又長一識也吾讀書記疑

卷一

七

爲已精舍藏書

此條具見虛衷無我之意如吾之所辦果是而人或意見不同亦宜據理詳告和衷商榷以歸於是若先自動氣必致僨事

規可爲圓以之爲方不能也矩可爲方以之爲圓不能也知此則知君子器使之妙然器之爲器易知人之爲器難

知規則一望而知其爲規矩則一望而知其爲矩人則皆具五官百體外觀無甚分別若知此是如何器應如何用彼是如何器應如何用亦大非易易則必先學君子之知人而後能學君子之器使

能窮理則能知言知言則能知人

袁篤臣爲余姻家觀察江蘇爲會文正所器其人外和內剛喜讀呻吟語四種遺規諸書自艾瑣言其考德課業之書也同治間曾一見於京邸乙亥入都客文誠公寓則篤臣已逝世公命訂自艾瑣言將付梓謹記其精

讀書記疑

卷一

七

爲已精舍藏書

切之語與駁而不純者辨錄如右未及梓而公以回籍籌賑歿於

王事矣嗚呼惜哉辨語尙多不嫌偶於故篋見之不忍刪去並以見義理之難精云光緒壬辰八月敬齋識

讀書記疑卷一終

讀書記疑卷二

宏農張諧之敬齋甫

讀簡貫易引

劉氏應標著河南確山人

易學原起云迹其始基但有一氣而已固無形之可見亦無理與象數之名然既有氣之運行自有條理之分次不可或亂者此理之說由氣而得也

理與氣合下俱有無先後之可言特理不可見因氣而後見耳不可謂氣先於理也理由氣而得之說尙未認清理字

讀書記疑

卷二

為已精舍藏書

又云伏羲仰觀俯察有見於此因於在天渾圖之氣而畫一奇以象天之圓而長又因在地高下之氣而畫一偶以象地之界以分此易有象之所由始也所謂兩儀也陰陽之氣各有進而不窮之機故陽上又生一陽陰上又生一陰至三數而乾坤之象數成矣然陰陽二氣又各有環轉相生之妙故陽復生陰陰復生陽推至三數之畫而震巽坎離艮兌六子之象數皆成矣所謂八卦也

造化自然之易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乃自然而不假安排也

今既明易學本原便須據此立說自本而幹自幹而支使人知畫前之易氣數之自然有非人力所能與者若云有兩儀而後乾坤之象數成有乾坤而後六子之象數成便成人力安排不見氣數自然之妙亦與因而重之之義不合

辨易象云譬之水之清濁一分為二再分次清次濁為四分極清極濁為八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順布自然八卦之象數以成水之源則自無極而生太極為有物也無極如地之空窪太極如水注其中自讀書記疑

卷二

為已精舍藏書

有清濁可次第分也  
自無極而生太極認理為氣大有病痛與繫辭太極圖說皆不合謂無極如地之空窪是無而為有矣謂太極如水注其中是理而為物矣此乃易之本原不容毫髮差謬與其揣測而背於聖人不如虛心窮理之為愈也  
理氣象數辨云理生於氣氣生於太虛無物之先蓋惟空積氣惟氣積理二而一者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繫辭言之矣兩儀者陰陽之氣而太極其理也蓋陰陽之所以流行莫非自然之理及其

分爲四象成爲八卦皆有一定之理以爲之主宰故自卦象言之則陰陽函太極而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大而天地細而一事一物莫不如此朱子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是先有是理人傑錄今謂理生於氣是易有兩儀是生太極也而可乎且理無形氣有迹理無爲氣有覺不得不歧而爲二乃欲混而一之亦昧於形而上下之分矣

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圖說云無極譬如地一空窻其中太虛而無水物虛極而動俄然而天地生水爲已精舍藏書

讀書記疑

卷二

三

爲已精舍藏書

充滿其中是爲太極  
無極之說始於周元公無極以無形言太極以至極之理言無極而太極猶云無形狀之可見而實爲至極之理耳不可謂無極生太極也卽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亦謂陰陽交錯之中有至極之理以爲之主宰是以有動有靜而生兩儀動靜不窮而生四象生八卦及卦象已具而此至極之理無不在焉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今以無極爲太虛以太極爲元氣有氣無理則兩儀四象八卦皆將錯亂而無所定且本原處

既有氣無理矣及八卦成列之後所謂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者卻從何處安排造作出來亦見其爲人力矯揉之理而非天地自然之理矣本原一差逐處滯礙非第章句文義之小失也頃年見黃陶菴先生易解於太極圈中註一氣字頗疑前輩學問淵博究竟不識太極今讀此說乃有如黃註所云者因細爲剖別並望虛心體會俾於大本大原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然後易道始可得而言矣

又一條云夫一本者太極也真根柢真樞紐也其統體之極曰北辰其動物之極曰命門其植物之極如豆之有眉穀之生芽處也蓋極者氣之會聚而爲諸氣之根也

讀書記疑

卷二

四

爲已精舍藏書

以太極爲氣便不識太極

君子黃中通理節解云黃中譬之一身黃庭中宮也通乎周身之腠理在一身上下前後左右之正位而居乎本體至美之中和元氣蘊蓄於其中由是暢於四支睟面盎背發於事業有條有理美之由中而至於外者也

按文言本釋黃裳之義言君子中德內含有感卽通各有條理是中之德蘊於內也正尊位而居下體不以崇

高自恃是順之德形於外也六五有此美德充積於中由是暢於四支而和順之容形於威儀動作之間由是發於事業而和順之治見於措置設施之際坤道之美至此極矣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若以黃庭中宮爲解則所謂美者特一身之氣而非中正之德是乃爐火家採補之說極其所至不過希圖長生久視而已烏有所謂暢四支發事業者崇德廣業之書似不如此總之以太極爲氣則本原既差勢必入於參同契之末流穿鑿取巧去道愈遠惟虛心平氣熟讀程子易傳朱

讀書記疑

卷二

五

爲己精舍藏書

子本義諸書久之見理既明自不爲邪說所惑矣

小過說後云楊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皆執於一而非時中之權也知時中之權宜則爲我兼愛執中無適而非中矣又云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聖賢何嘗不爲我同胞物同與聖賢何嘗不兼愛聖賢有時而爲我有時而兼愛卽有時而執二者之中未嘗執一賊道舉一廢百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乃孝子守身之道與楊氏爲我不同民同胞物吾與其間自有差等在與墨氏兼愛不同不特此也卽吾儒獨善其身兼善天下與楊墨亦異夫

其爲我也不過保齎神氣自私自利以逍遙於物外固不可謂修身見於世其兼愛也薄同體之親下夷於民物勢必倒行逆施使天下之人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生民之禍將烈亦豈得爲澤加於民哉若子莫之執中其爲我不敢如楊氏之深其兼愛不敢如墨氏之過謬執於二者之間而不顧義理之正始則模稜兩可繼則膠柱鼓瑟其極也出處並行公私兼顧必如里克之中立胡廣之中庸流爲無忌憚之小人而後已是皆異端之學賊道之尤根本既差豈有以時行之而卽合乎道

讀書記疑

卷二

六

爲己精舍藏書

者故陸清獻公困勉錄曰翼註云時當爲我而爲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有病蓋爲我兼愛是曲學名目不可用見楊子取爲我章正謂此也今將爲我兼愛執中與過恭過哀過儉一例看是非小者之過而不得其貞也立言殊屬未瑩

繫辭以下筮者尙其占解云卜赴也起來者之心筮開也開來者之事非揲著之說也又云臨事而卜筮固謂之占卽其素位所處合於易者某卦某爻其占辭具在如是則吉不如是則凶如士當潛時卽是潛龍之初九勿用則吉

妄用則凶何待卜筮而後知哉又云善看書者謂易爲陰陽造化之書可謂易爲布政宣化之書亦可獨不可謂爲卜筮之書

易非爲卜筮而作先儒亦有言之者然不以卜筮解經則經中利涉大川利用享祀利用行師吉凶悔吝等語不知爲何說起聖人欲明天地萬物之理何不直作說理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而乃假象以顯義亦太不著題矣且撰著之法觀變玩占之語繫辭傳屢言之易非爲卜筮作夫子何屑屑以卜筮言也況以卜筮言易則空空洞洞所包甚廣而其用不窮若卽其素位所處合於易者爲占如士當潛時卽是潛龍之初九則是窮而在下者惟此一爻可用而餘爻盡成無用易之用亦太狹矣大抵古人樸質遇事無所適從故作易以示人卜筮之事使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後世義理日明有事以義理斷之而卜筮漸廢然國家有大政事尙以卜筮決之若泥於非卜筮之書則經傳中觸處成滯礙矣故謂易可以見陰陽造化之理則可謂非卜筮之書則不可

咸豐初齋教盛行肇自湖北而蔓延於各省其教以食素爲入門以放生爲功行以靜坐調息爲工夫大抵本參同契之末流而牽引大學中庸周易諸書以附會而穿鑿之其說膚淺庸陋本不足辨而劉紫巖孝廉深溺其說光緒丙子渠計偕入都以周易簡貫呈袁文誠公求正余時客公所得讀其書知其陷溺於異學也因擇其露手足處辨錄如右其他皆拋閃出沒不肯分明招認要之本原旣差餘亦無足辨者頃從書篋得之慨年歲之旣往懼學問之無成並識其後光緒壬辰八月敬

齋書

讀書記疑卷二終

讀書記疑卷三

宏農張諧之敬齋甫

讀冬巢錄

王氏守恭著陝西華陰人

光緒甲申冬吾友王子遜卿僑居津門廣仁堂作冬巢錄數百條多讀書有得及感事之言乙酉春初余至津問索觀之間有未愜鄙意者籤出商榷未知遜卿以為然否新正十一日敬齋識

辨義利是學者喫緊第一著苟不辨別義利自立一不可犯之嚴防鮮有不終日懃懃懇懇祇做得喻利工夫終身讀書記疑

卷三

為己補金藏書

究不出小人窠臼豈不可惜問亦有心術道德事業純正不雜者是誠天資粹美非學力也

按學者不辨義利則入手既差到底總無是處斷未有心術道德事業尙能純正不雜者末四句宜酌刪

稼書先生趕不上薛胡處亦是講習討論工夫多

按清獻公較之薛胡其天資學力蹊徑均有不同尙須

細論

編善純雜並收即於純者亦不能見其精卒歸於雜而已

純雜並收由見理不明

人氣質不同有明於大而蔽於小者有明於小而昧於大者所以須從偏處克將去也

氣質有明有蔽須窮理以致其知上蔡之說自是克治上事恐不可牽合為一也

毀譽不動以驗吾識窮達不移以驗吾守威武不屈以驗吾剛

按此條亦是我輩用省察體驗工夫處然斤斤於此久便有計功期效之意古人以黑白豆記善惡先儒不取恐是此意且辭氣之間少有呻吟語氣味更願涵泳義理厚積時發他日當尤平易精實也

讀書記疑

卷三

為己補金藏書

程子謂釋氏與吾儒之學本領不是一齊差卻竊謂今之留心學術者義利之界不嚴即有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之弊

釋氏之本領不是是從天命之性上差卻學者義利之界不嚴是從克治工夫上差卻恐未可一例視也

機心不可多熟則誦而不正便宜心不可多熟則得利忘義

機心便宜心皆功利之痼習我輩當於此心少萌動處

決去根株勿使少留多字熟字恐有大病痛在

好仁者樂天之誠保天下之規模也惡不仁者祇是畏天者保其國忿時疾俗之輩有相似處然卻有公私之辨不可掩者也

時俗不同忿疾者境地亦異恐未可槩作私論但不可太過耳

一念之自私即入佛老一念之用智即涉功利省察何可不密哉

謂用智為涉功利理自可通但非定性書本意

讀書記疑

卷三

三

為己精舍藏書

近世論陸氏尊德性朱子道問學可即敬齋斷老子無用即體亦空之例推之斯無疑矣

朱子之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陸氏不知道問學亦非真能尊德性與敬齋論老子體用之說略相似

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志壹動氣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氣壹動志也

按以道心為主人心聽命為志壹動氣反是則為氣壹動志理亦可通但究非孟子本意我輩讀書當各就本章義理文意體會本旨若強作比附恐有牽合附會之

弊久則煞有病痛也朱子於答呂子約諸公書數數言之試細考之以為何如

懲忿克己是治怒一段殺伐工夫思難如勸諭一番惟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乃是正本清源處

非主敬不能忘怒非致知不能觀理乃是我輩本原上工夫

今時風氣事事不求至善多曰去其太甚不可過求維於奉養宮室服用器物儘用精奇巧妙殊不知三苟維宜用於居室而於政教法令倫理民彝之間絕不可苟今皆相

讀書記疑

卷三

四

為己精舍藏書

反此正人欲橫流之驗也

天下事治其本者易為功治其末者難為力若政教法令之所施則去其太甚之說尤有許多不得已處如近數十年漕弊極矣孫穀庭先生會抽查漕糧余問之亦曰去其太甚而已蓋船丁額入極薄不足仰事俯畜當事者不能為船丁加工食即不能嚴絕竊米攪水之弊也

恆齋日記似乎能脫剽竊裁對策曰維忿時疾俗氣色大殊失氣象惜其早世不能深造耳



恆齋日記去年曾粗閱一過雖無剽竊裁對氣習卻似涉浮靡一路恐於正學未有親切得力處也仁齋先生所謂硬著書做好話者是已搜厥根株恐尙在急功近名窠臼內余嘗以爲蹊徑未正我輩爲學要必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

欲從兩夾界書中求益須是理明識定後始得

兩夾界之書半上落下無可求益至歷代典章我

朝制度有當參考備查處又當別論

今有託食皇家遊宦爲生略識道理能守廉隅者往往自

讀書記疑

卷三

五

爲己精舍藏書

命祿隱終是借美名以濟其私而已

尙須參看孟子謂蚺鼃章及仕非爲貪章因時隨事裁

之未可一槩論也

家庭不可以恩掩義以情害理

正倫理篤恩誼二者不可偏廢但嚴愈於寬耳

濂溪伊川皆未入科舉一途胡敬齋以布衣終尤爲壁立

萬仞

三代而下出處得其正者諸葛武侯程伊川許魯齋尙

已胡敬齋不出亦高濂溪先生尙須別論

每見好官令人欲忘其勢而往拜之卽是誠能動物處九

二十七日永定河道游于代先生來廣仁堂猶記始出門過安邑水頭鎮見河東道黃碧川先生亦是此情

黃碧川觀察早習齋教跌坐煉丹及作宰陝西尙多齋

友來往署中同治間余數晤於李賡伯座上粗得其爲

政大略大抵權術多而眞意少其作用與游于代觀察

相似而游多偏拗黃少圓通均非循良正家數然在近

時亦可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黃碧川名照臨游于代名智開均湖南

人

于代先生偏拗任性語多權譎喜以自己意見硬推排

讀書記疑

卷三

六

爲己精舍藏書

天下事物故所見所言所行均不能如事理之分且欲

以權術弄人而偏信戶書閭某衙役毛順等往往爲其

所愚而此輩乘風招權納賄不可屈指數嗣李鑑堂太

守蒞任毛順在逃閭某以遷安張翰受賄事瘐死固固

皆先生平日所謂千金可託者也觀先生在永七年捐

修城垣苛罰訟案數約十餘萬而未有出入簿書曉示

紳庶且禮接劣紳不存大體識者病之

無錫孫仰晦先生答調停朱陸者曰有立教之弊有末流

之弊學朱子而流於支離煩碎末流之弊也學陸王而入

於空寂荒謬乃立教之弊先生名希朱沒於咸豐六年

分立教末流二弊是用清獻公學術辨中意思然朱子謂陸氏合下是禪如謂陰陽為形而上者便是從天命之性上差卻不待立教始有弊也其猖狂恣肆直欲凌跨周程便是呵佛罵祖機鋒謂詹阜民此理已顯便是拈椎豎拂意思至臨終豫知死期與高僧坐化何異若於陸氏學問本原洞見癥結則清獻公此論尙恐失之輕縱至王氏明目張膽提唱禪宗清獻公辨已甚明又當別論

讀書記疑 卷三 七 為已精舍藏書

陸桴亭曰三代以後秦不善教漢不用教晉唐則又教壞人材而後用之蓋指文詞取士而言也

秦不善教是桴亭措詞不合情事處秦愚黔首而虐用之何教之可言唐以文詞取士晉則科目甚雜尙須細考

讀書記疑卷三終

讀書記疑卷四

宏農張諧之敬齋甫

讀閣修記 王子涵先生著先生名檢心河南內鄉人

同治乙丑夏余供職戎曹聞子涵先生賢則徙內城呂祖閣與先生對宇處朝夕講學先生早從汜水王澹泉游由姚江取徑繼讀程朱之書所學益平實而於姚江餘習尙有擺脫未淨處晚年持守謹嚴充養有道蓋篤行君子也光緒丁亥舟泊津沽友人王竹舫以閣修記相餉計先生之歿已十九年痛前哲之云逸悵已學之無聞舟中無事靜坐讀之如覲遺徽間有所疑亦錄之冊蓋猶如道院月下論學辨難時也宏農後學張諧之識

讀書記疑 卷四 一 為已精舍藏書

明知道理是如此發出念來卻不肯著實用力便是自欺便非誠意須是知得意之所注在此卽使其意常在此方非自欺方是誠意故誠意是為學入手最緊要工夫

大學所謂誠意蓋已知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故必謹之於獨知之地以絕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如好好色之真如曰惡惡

則必如惡惡臭之實務使真實用力以足其爲善去惡之分非欲其固守一意而滯其物來順應之常也今日知意之所注在此即使其意常在此是乃陽明所謂意是良知之用如貓捕鼠兩眼覷定以固守其方寸之靈明不使走作者釋氏坐禪入定正是如此與聖學誠意工夫天懸地隔先生篤學實修近代罕覩而於此入手工夫尙爲姚江所蔽未能勘破不可不辨

聖賢千言萬語祇是一箇工夫曰心曰身隨時變易其名其實一也非是言心便不關身事言身便不關心事而今

讀書記疑

卷四

二

爲己精舍藏書

須將身心看作一箇工夫方有著落

心與身各有工夫如大學言正心則主敬以防用情之不正言修身則精義以察待人之有偏工夫便自不同在聖人詳細以示人欲學者之交盡其功非故變易其名以炫後人使學者紆回而難通也但其用時則交相養互相濟耳自陽明之說興務欲牽合攪混使學者不得聖人之門然後俛首聽命均由其學而入故攪明新至善爲一綱攪格物致知誠意爲一目攪博約精一爲一事而聖人之學術晦盲否塞羣相率而入於釋氏之

門所謂僮侗眞如顛預佛性也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其病在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惟恐說得不鶻突眞是誤人自誤正謂此也先生此條尙帶姚江氣味

不能於平旦時領取清明之氣存養幾希之眞一日工夫俱不堅實

讀書記疑

卷四

三

爲己精舍藏書

詳此條之意蓋欲乘平旦清明之氣加存養之功然後一日工夫俱有把握耳然孟子之意所謂夜氣祇是休息之餘氣所謂幾希不過良心之萌蘖蓋欲人常操而存之使旦晝之所爲不至悖亡則夜氣之所存愈厚然後可以葆其仁義之心非謂平旦之氣幾希之萌便爲吾身一日之根本而必加意存養於此時也先生此條與孟子異領取二字亦有玩弄光景意思學者宜細辨之

祇是一理發出來千條萬緒先將者一理認得眞任他千

變萬化皆可一以貫之

一本萬殊道理本是如此然此地位甚高非學者所易企及朱子所謂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也若在學者則必先致力於萬殊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至於積久行熟則其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得其理而無不盡然後能反求其本而得夫眾理之一原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者也若未究夫眾理之殊則所謂一者先舍混而不得其真正使窺見彷彿亦將安所措手哉先生

讀書記疑

卷四

四

為己精舍藏書

欲先將一理認得真則千變萬化皆可一以貫之吾恐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况不下學而上達聖門無此教法縱竭力窺測亦祇僮侗見得大本大原底影子措之事物依然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亦將何所據以為千變萬化之準哉陽明現成良知之說正是如此高景逸以一貫為入門工夫亦坐此病學者不可不察

不在本原上用功外面雖做得不差終是色莊  
不在心性上體認真切雖做得無一毫破綻祇是色莊

顏子未達一間而聖人教之為仁亦令從視聽言動上

做工夫程朱拈出敬字令人涵養本原而敬合內外亦令學者從正衣冠尊瞻視入手皆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內者也如謂內外有本末輕重之分則可今謂外面雖做得不差雖做得無一毫破綻祇是色莊便有是非外之病非中正之道矣况以第二條推之則先生所謂本原上用功祇是體認心性心無內外性無內外豈在內為心性外面事物獨非心性乎且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觀心之說朱子辨之為其彌近

讀書記疑

卷四

五

為己精舍藏書

理而大亂真也若以體認心性為本原工夫而專力於此勢必流於陽儒陰釋之學而不自知先生立論過高往往有欠平實處不可不知

靜坐須令此心安舒自在滿腔都是生意纔是善養若把捉太緊不惟害心且將害身

或問伊川先生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不用靜字祇用敬字又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卻是都無事也故主敬之學始則把捉久漸安舒亦理之自然無可疑者今謂靜坐須令

此心安舒自在滿腔都是生意而謂把捉爲有害則是所謂安舒生意皆是安排作弄私意之鑿而非本心之正矣惡用是靜坐爲哉昔胡季隨問朱子曰學者須常令胷中通透灑落朱子曰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終身祇是作意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卽此意也

看未發氣象著不得一毫意見逞不得一點聰明

工夫祇在未發中體認猶種樹祇在根本上培養

看未發氣象是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朱子早歲所聞

讀書記疑

卷四

六

爲己精舍藏書

於延平者晚年學益平實不用此說故中庸或問云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先生二

條尙沿明季諸儒舊習不無少偏

遇可賤惡可敖惰之人卽賤惡之敖惰之便是辟須是持己以莊敬待彼以冷淡使其不能擾我我亦不至自失方爲人我兩得

遇可賤惡可敖惰之人而賤惡之敖惰之使各當其分便是當然之則何辟之有若持己以莊敬待彼以冷淡正是賤惡敖惰之實非必詈辱之踐踏之而後爲賤惡敖惰之也不能擾我句是從利害起見尤非本旨

論語開章說一學字便是教人學天時習正所以學天也

讀書記疑

卷四

七

爲己精舍藏書

有朋自遠方來卽如天之無不覆冒人不知而不愠卽如愚人呵風罵雨天亦不怪他天但安其時行物生之常而天運不息矣人但率其時習之常而學亦不息矣

讀書之法須各就本章文義體會道理方是親切若強爲牽合雖文義可通終少意味如此條以學天解學字道理無不可通惟地位相懸故語多膚廓而少精義且學天二字記中數數言之恐啟學者自大之心亦非小病也

敬信節愛時使五者祇是一箇仁仁者無私心其敬事也

深知心與事不是兩箇事外無心所以必敬其信也深知人與我不是兩箇人卽是自欺所以必信能敬能信便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那裏還有私心無私自無妄費用安得不節無私自無濫刑人安得不愛無私自不好土功使民必能以時有是仁者之心然後有仁者之政孔子以是勉道國者正是以爲仁之全功示人

此章本就道國者說故程子謂此言至淺先生謂聖人以爲仁之全功示人朱子所謂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者也心與事不是兩箇人與我不是

讀書記疑

卷四

八

爲己精舍藏書

兩箇二句尤有明季諸儒意味殊欠平實

觀人子之法觀其志觀其行其人已大略可見至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其心無一日忘父也故謂之孝蓋不肖之子往往於父歿之後輒自逞己才盡改其父之所爲卽有稍知盡孝者於父之始歿尙能率循舊德至於久而漸弛遂有日改其父之道而不自知者夫子欲人子不忘其父故以三年無改爲孝果能三年無改則其終身無改可知此與三年學不至於穀皆是極言其久非謂三年後便可改父之道也

此章之義尹氏游氏至矣朱子或問云尹氏得其用心

之本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爲不可易爲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爲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爲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先生此條謂三年無改則終身無改可知與朱子不同果如

讀書記疑

卷四

九

爲己精舍藏書

此說聖人何不作終身無改於父之道而必限以三年乎其不合亦明矣頃年見袁篤臣自艾瑣言內與此論同已詳辨之故備錄朱子之說使其義理詳盡顛撲不破况章句集註尤朱子一生精力所萃一字不可移易學者當熟讀精思而力行之未可以一時偏見便欲翻駁前賢也

今人能養便自以爲孝不知養非難敬爲難下而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於人養父母而不敬何以別於犬馬之養人乎犬馬斷宜就比人子說兩能字上下相映文義亦順

精義中范氏尹氏之說正如此朱子論語或問已駁之矣李榕村論語劄記亦同此說皆所謂拾前賢之唾棄以自珍者也

者箇本體徹始徹終認得本體真完完全全將他保住本體無形卻在有形處見澄心靜觀當下即是談元說妙反覺隔礙

儒者之學須於日用人倫事物之間隨時窮理而力行之於萬殊處知得真始能於一本處不涉含混若祇於一本處理會縱極力窺測亦祇見得箇籠侗影子如鏡

讀書記疑

卷四

十

爲己精舍藏書

中觀花毫無實際推之事物全無把握故程朱不輕言本體欲學者下學而上達也惟陽明門下終日言本體而所謂本體者乃無善無惡之本體見之於用亦爲無善無惡之事物故明季諸儒相率入禪况澄心靜觀尤與釋氏觀心之說相似不待談元說妙然後有空門意味也凡此皆先生熟處難忘故於姚江餘習尙有破除未淨處殊欠平實氣味學者宜細辨之

君子何嘗不能容小人到得萬不能容之時祇好決而去之

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自古皆然故有去邪之說無容姦之說也後世義理不明始有調停之議君子於小人往往委曲遷就以含容之至萬不能容之時雖欲決而去之而勢有所不能於是君子被其害而國家受其患者事相屬也而論者方且曰此君子激而成之也爲君子者不其艱哉先生欲爲君子解紛故有何嘗不能容之說然想亦有爲而言之也

儒者靜坐以存心與釋氏無異但釋氏存底是無用之心儒者存底是有用之心

讀書記疑

卷四

十一

爲己精舍藏書

靜坐之法初學者暫藉以入門則可久則必入於禪故程朱不輕言爲其相似而易流也至吾儒心之所具天命之性萬理皆備也釋氏之心則空無一法而已非祇以有用無用分儒釋也

古人云去弊不可太盡要知去一弊復生一弊亦斷不能去盡故凡事去其太甚而已不必深追也

此條尙非探原之論若從修身用賢上做起上下同德自無此許多遷就後世支敵補漏苟且目前上下相格欲徹底澄清其勢有所難行然要須知第一義若祇以

半上落下存心恐駸駸然所失卻多也

歐陽子本論上下二篇祇修其本以勝之一語便是能見其大且責己而不責人尤得聖門宗旨

歐陽子本論朱子嘗謂其計甚拙非能見其大也蓋自佛氏入中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使高明之士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陷溺其中日用心於虛無冥漠之域而天理民彝之實反懵焉其一無所睹然操戈者尙在吾道之外也至宋宗杲出始令張無垢改頭換面爲陽儒陰釋之術以塗斯人之耳目而金谿姚江又恢宗

讀書記疑

卷四

十三

爲己精舍藏書

風而張大之則踞吾道之中以操同室之戈而彌近理大亂眞之說皆得假聖道之名以惑世誣民而所謂聖人之道者晦盲否塞幾至埽地以盡此其賊天理害人心雖洪水猛獸之災夷狄篡弑之禍尙未有若此患之深而烈者故佛氏之說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若歐陽子者不知急則治標乃欲修其本以勝之吾恐本未及修而舉世皆化而爲佛矣是殆欲緩其攻以爲逸賊之計耳至責己而不責人乃吾儒盡道之心而非所施於異端朱子有言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以此意推之先生此言亦甚失之怨矣

理是總名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以人所共由而言謂之道以人心所得而言謂之道德德性命之理統具於心者箇心眞是無窮盡無方所可以涵蓋宇宙可以包羅古今而其至廣至大之量要在至微至密之處深藏而厚培所謂獨也故君子謹獨

大學中庸所謂慎獨皆是指人心之初動處非謂心中別有一微密處名之曰獨也蓋此處是念慮始萌而天

讀書記疑

卷四

十三

爲己精舍藏書

理人欲之幾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朱子謂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祇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正謂此也至於深藏厚培之功祇戒慎恐懼便是存養全體工夫若全體工夫旣無間斷卽就此處略加省察便自無滲漏也薛仁齋先生以省察入主敬工夫內自屬卓見明季諸儒往往借聖賢言語立自己宗旨將獨字看作心境祕密處故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與聖賢本旨毫無交涉况聖賢之學顯微無



問心無內外先生亦屢言之若祇於至微至密之處深  
藏厚培則日用顯見處句當甚事此是本原上工夫立  
言少偏其弊將流而益甚讀者不可不知

不愧於心方能不愧於天不忤於心方能不忤於人其要  
祇在慎獨無時無獨無時不宜慎獨無事無獨無事不宜  
慎獨獨者己之心也獨之所在卽天之所在慎獨則不愧  
於獨卽不愧於天獨之所在卽人之所在慎獨則不忤於  
獨卽不忤於人天人皆在己之心所以能一天人

慎獨工夫隨在可用隱微屋漏有獨可慎大廷廣眾亦有  
讀書記疑 卷四 四 爲己精舍藏書

獨可慎獨卽心也人所不見而已所獨見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心也卽獨也時時存心卽時時慎獨

上條之意似以心之微密處爲獨此二條又直以心爲  
獨雖小不同然其誤皆自姚江啟之蓋自姚江之學興  
謂獨是良知本體昭昭靈靈可以辨誠察欺制意審知  
是一箇無對底物事故謂之獨劉蕺山所謂獨卽中體  
是也至其慎之之法祇是靜坐觀心攝歸一路以守其  
炯然不昧之知覺久之意慮泯絕恍惚見得虛明光景  
便謂認得本體親切究之所見者此心之靈而於天命

之性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反茫然一無所見推其說不  
至無善無惡不止此明季諸儒所以自謂一天人合微  
顯而實流於釋氏之域而不自知也先生以心爲獨卽  
以存心爲慎獨尙落在姚江窠臼又一條云一心想底  
是者箇兩眼看底是者箇正是說此工夫也學者宜細  
辨之

辨學術正道統是我輩本分事然必親身體驗躬行實踐  
使此心與理合而爲一又須虛其懷平其氣取古人之所  
言所行察其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得中何者失中醇  
讀書記疑 卷四 五 爲己精舍藏書

者從之駁者違之秉公持論方可以服古人之心立後人  
之準若任一己之好惡以衡古人與我同者雖非亦是與  
我異者雖是亦非至於古人腳踏實地用工夫之處全不  
領會但摘其一字一句立言稍偏者肆加詆毀自稱衛道  
無論古人有知心必不服而嘵嘵置喙亦屬多事究之古  
人不因此有加損而自己立心殊覺不正矣

辨學術正道統須用窮理工夫至於見道分明方知有  
眞是非方能得好惡之正程子所謂心通乎道然後能  
辨是非是也若祇體驗躬行虛懷平氣以察之而胷中

無一定之權度恐所謂是者未必是所謂非者未必非  
得中失中宵無定準而已之好惡不得其正者多矣古  
之人有身體力行而學術不得其正者如黃梨洲之明  
儒學案於薛河津胡餘干皆有微詞而尊崇王陽明劉  
念臺如泰山北斗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也孫夏峰理  
學宗傳亦涉牽就回護可知爲學不從格致入手而專  
重躬行則是非既亂好惡胥乖其平非小失也至肆加  
詆毀後學亦多有之朱子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  
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言尤有味也先生又

讀書記疑

卷四

六

爲己精舍藏書

一條云先儒之言有醇有駁所以能知其醇駁全在理  
明而心定平正親切非此條所及故附錄之以見先生  
日新之學精進而不已也

整齊嚴肅爲敬安恬舒泰亦爲敬總以主一無適爲準今  
人專以嚴肅爲敬故多有所矜持而不能自然或反以爲  
苦而縱恣者流且有所藉口以敬爲迂拘而肆其放蕩自  
便之習若深思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者誠也其心  
誠在於善而無一毫苟且之意參於其間有時正襟危坐  
神凝氣肅固是敬有時徐步緩行性情悅豫亦是敬

讀書記疑

卷四

七

爲己精舍藏書

主敬之學始則整齊嚴肅久自安詳舒泰亦理之自然  
無可疑者有明嘉隆以來學者苦拘束樂放縱始以整  
齊嚴肅爲矜持而有死敬活敬之辨其實祇是作意助  
長以成其猖狂自恣之私程子所謂十五年學恭而安  
不成可知有多少病痛在者正是說此弊也使果有此  
捷徑俾學者初下手時安詳舒泰此心自存而不亡則  
以橫渠先生絕人之資何至學十五年而不成而世間  
恭而安之聖人爲不少矣是安有此理哉至主一之謂  
敬無適者所以足主一之義故曰無適之謂一敬齋箴

所謂當事而存靡他其適也先生以一爲誠亦有抗之  
使高鑿之使深之弊

天地不盡之數皆自一生之一者誠也雖十百千萬皆一  
之所積也皆誠之所爲也數無盡一之所生亦無盡故至  
誠無息

謂一爲數之始則可若便以一爲誠亦有抗高鑿深之  
病至以數之無盡爲誠之無息尤涉牽合附會

不徹始徹終透悟一番所見終不的確然者箇透悟煞不  
容易須是日積月累隨時隨處真實力行使心與理漸會

漸熟無有隔礙方能豁然貫通內外澄澈悟爲眞悟見爲眞見終身服膺不貳不息纔是自得境界若偶然會悟易時輒忘是虛光景便靠不住

聖門無頓悟之學如顏子之卓爾曾子子貢之一貫皆是知行並進於事事物物各有以窮究其當然之理而力行之至於眞積力久豁然貫通然後知天下之事雖萬有不同而實皆一理之所爲於是日用事物之理所見益實落親切而萬變之來亦皆廓然無所不通此皆腳踏實地自然功候非如禪宗靜坐之久忽然失腳踏

讀書記疑

卷四

大

爲二精舍藏書

著鼻孔也自金谿陸氏煽陽儒陰釋之風始以悟爲入門於是楊慈湖發本心之問有言下之悟詹阜民安坐瞑目有下樓之悟至陽明氏興亦有龍場之悟嘉隆以還此風益盛學者初入門無不矜言悟者要皆眩於虛靈之光景而懵於義理之精微又無內修自治之實而聖賢上達之學不妨猖狂放肆安坐而自得之故有今日聞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先生有鑒於此故欲隨時隨處眞實力行以矯其弊然不從格物致知上下工夫則胷中毫無權度於萬殊處未究其極卽於一本處不

得其眞雖眞實力行恐所謂眞悟眞見祇是此心之靈明而非天理之極致則心與理終是兩截而欲漸會漸熟豁然貫通不已難乎先生亦知姚江頓悟之弊故謂爲虛光景而未究其受病之源故尙落明季諸儒窠臼中而不自知也

性無內外若與一人一物有隔礙便不是我本然之性體性無內外謂外物之理卽心內所具之理也蓋萬物不同而無性外之物萬理不同而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事物雖萬有不齊而因時制宜其理皆吾性之所具也

讀書記疑

卷四

大

爲二精舍藏書

先生此條似說萬物一體意思則性無內外四字尙欠親切

萬物眞是一體如人之所以交際往來者爲其一體也若非一氣相通則交際往來可絕矣見人之善不啻我之善也則必好之見人之惡不啻我之惡也則必惡之爲其一體也若非一體則人之善惡於我何與而必好惡之哉草木鳥獸皆以供我之用爲其一體也若非一體則人亦可不食五穀不衣帛食肉不居宮室矣天地山川皆與我一體也若以爲非一體除是不戴天不履地不登山涉水此

理甚明人特習焉不察耳

萬物一體是從本原上看出而其理一之中自有分殊在西銘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是在交際往來即吾性之禮也好善惡惡即吾性之義也因同具此性而後有交際往來好善惡惡非因交際往來好善惡惡而後見其爲一體也至草木鳥獸其體其性亦本之天地山川爲吾體吾性所出之本原非因衣食宮室戴天履地登山涉水而後見其爲一體也若不從本原上理會而祇就外面比擬牽合正朱子所謂

讀書記疑

卷四

三

爲己精舍藏書

從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者也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幾不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朱子亦以泛言同體有認物爲己之弊皆恐學者蹈此病也

看未發氣象覺得天地間無一時不是發無一時不是未發未發時原自驚天動地發時原自寂天冥地

看未發氣象第五條已極言之至未發已發明季諸儒最多舛誤蓋朱子早歲認得此心流行之體誤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故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

本體則未嘗不寂然非必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

處而可以謂之中也後乃自悟其非故以未發已發分動靜二時言之真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自陽明王氏出謂未發之中即良知也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也於是陸清獻公力斥其非謂即朱子中和舊說然相似而實不同也朱子所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有善無惡者也陽明所謂未發之中靈覺之心無善無惡

讀書記疑

卷四

三

爲己精舍藏書

者也心之本體無善無惡故亦無動無靜其有動有靜者因乎事物之來去而此心之本體初不著於動靜也良知本體常住不動其靈明亦常照不息故動靜無兩候已發未發無兩時方其靜也本體凝定萬慮俱泯而其靈明之炯炯自若不以無事而滅也所謂未發時原自驚天動地也及其動也良知所照隨物現形而其本體之不動自若不以有事而加也所謂已發時原自寂天冥地也釋神會顯宗記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而不無即成妙

有陽明之論正從此傳受衣鉢惡可與朱子中和舊說  
判霄壤而相與語哉至景逸高氏又謂朱子以人之情  
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陽明則以心之生機流行  
不息而無未發之時審如是則告子賢於孟子而達磨  
聖於仲尼矣其可哉先生此條尙沿姚江之弊又爲道  
之本原不容少有差舛故極論之

柒輯 11-346

---

〔清〕阮應韶撰

阮氏筆訓六卷

清同治七年職思堂刻本

阮虞再先生著

# 阮氏筆訓

職思堂重刊

序

予昔在成均與阮君虞再同舍訂交莫逆君既報罷歸杜門不出予亦屢躡于塲屋南北往來每過淮上輒坐卧君家小樓上旬日歲以爲常同時有潘子紫嶽劉子再祈昕夕來聚論文角藝或歌或泣歷歷如目前予以垂暮之年始得一第燭火之明仰荷日月之光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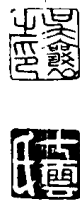
命與館閣諸英俊講論文字而君之二子裴園澂園先後入翰林博學工文彬彬玉立同時有兩蘇二劉之目竊幸故人之有子而又惜老友之不及

阮氏筆訓序

目睹其盛也今年冬十月翰林昆仲爲其母劉太君舉六十觴追維昔欵忻歎交集是日翰林昆仲出其家訓一冊則君之手澤也蠅頭細楷丹黃爛然自存心保身讀書守業以至治家涉世分爲六則所言皆中正和平盡人可行不務爲高論駭俗而入德之門作聖之基已具足焉君自以貧賤之人所言皆本分淺近之語而予謂當世士大夫有治國治民之責者誠能珍是編如治譜要術俾家奉一冊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悉如訓言而躬行之豈非太和盈乎宇宙而天下平豈外是哉



雍正甲寅十月下浣青陽吳襄頓首拜題



阮氏筆訓 序

阮氏筆訓

山陽阮應韶虞再氏著

存心一

聖人開首言志於學。志者心之所之也。故立志是第一關頭。高明卑陋賢愚關。忠厚刻薄壽夭關。勤敏懶散成敗關。驕奢謹約禍福關。

朱子言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善端發現。又云人心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觀此則。凡欺偽放誕。與澆薄暴戾之念。自幼即宜克治變化。

阮氏筆訓 存心

時一思以至浮者。思沉。薄者思厚。急者思緩。惰者思勤。昏者思明。弱者思強。好勝者思謙。抑鄙俗者思大雅。善忘者思強記。喜事輕動者思簡重。靜默隨時警悚。隨事矯揉。庶不為氣稟所扭。此用思之大畧也。

士先器識。飛揚浮動。最害事。更有寂處默坐。而時露飛揚浮動之意者。心不存也。心定則重。心靜則明。既不輕佻。又不昏滯。久之沉潛中。養出精爽光明來。纔是本領。老子說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輕則失根。躁則失君。可以識入德之門矣。

靜字最好。靜中便有無限管攝無限提防。彼信口便說抽身便行者皆不靜之故。靜則神完靜則氣斂。靜則思沉靜則慮周。作事自鮮過差。

凡事貴舒徐而忌急迫。舒徐者有餘。急迫者易盡。當匆忙紛擾時。只是不要輕易動心。則神氣安閑而條理自生。不然方寸一淆必至手忙脚亂。

心貴慈祥。意貴沉細。身貴凝重。氣貴安舒。色貴溫和。語貴簡明。機貴警敏。志貴堅強。以誠為體。以慎為用。以淡泊為磨鍊。以忍耐為執持。

不奮發則心日頹靡。不檢束則心日恣肆。

阮氏筆訓 存心

二

事初到要緩想。既想到却要急行。朱子言凡事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是又貴持之有恒。

敬德之聚也。聚字最有意義。可尋。聚則萬理來會。散則百體皆弛。

人只事事存心。處處存心。一念不矜張。一念不欺偽。一念不疎忽。一念不頹怠。積久不懈。漸近自然。其進德殆不可量。

心靜時出言有序。舉事從容易于檢點。惟遇或喜或怒。可恨可愕。快意拂意。欲訴欲辯之時。急不能忍。猝不及防。殊難當可。故平日不可無養心之功。

若臨時強制。全不濟事。

大精明人必有懵懂之處。非懵懂也。乃養福之道也。大懵懂人必有精明之處。非精明也。乃敗德之根也。

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根於心。言忠信行篤敬。誠也。誠能動物。不誠無物。皆宜反求諸心。

人之精神。要惜更要用。愈惜愈強固。愈用愈發越。不善惜者。終日優游自在。養成懶廢。久而智慧日昏。官骸盡弛。嗜慾潛滋。匪僻之心。從此百出。而精神亦日即頹弱墜業。並殞身矣。

阮氏筆訓 守心

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為也。子弟只宜莊重。不宜兒戲。自旦至暮。獨處應事。事上臨下。或閨房問答。奴婢承應。俱要着着踏在實地。戲字從戈。字義亦大可笑也。

做一件高興事。說一句高興話。寫一筆高興字。稍遲必定生悔。做一件兒戲事。說一句兒戲話。寫一筆兒戲字。細想畢竟懷慚。

鄙俗時行之語。里巷市井之談。讀書人萬萬不可出之於口。童子有犯必懲。定須強制。

士各有志。即各有業。全要耐心做去。不得因所往。

不利即驟其志而改其業。如童試不入學。力耕不逢年。貿易不獲利。勿遽判志而易他業。舍熟逕而別圖。前功盡棄。後效難期。果能立心不懈。則有志竟成。不獨人事可據。即天意亦可信。

急遽與委靡其敝正相等。故意思貴沉細。志氣却要奮發。惟涵養深。識力定。則心平氣和。精明颯爽。無論難易順逆。隨境應之。自然却好。古人云。勤謹和緩。勤與緩二者偏廢不得。不勤則所謂緩者玩愒闕冗而已矣。不緩則所謂勤者鹵莽粗疎而已矣。

阮氏筆訓 存心

四

怒時之言防其失體。事後必慚。喜時之言防其失信。事後必悔。

無事如有事。則隄防必周。有事如無事。則鎮定不亂。皆心爲之攝也。

君子存心於克己。小人存心于防人。此陰陽邪正之分。

阮氏筆訓

保身二

守其身。使不陷于不義也。戕生涉險。與輕諾敢爲。皆非保身之道。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子弟幼年。便知重惜身命。向日後遠大處着想。清心寡慾。則精神強固。聰明智慧。皆從此生。讀書亦有效矣。不然。豈但學不成哉。朝朝防火。夜夜防賊。鄉里鄙諺也。極盡居室之要。子益兩言曰。時時防病。念念防邪。其于養身養心。或庶幾乎。

阮氏筆訓 保身

一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之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原無有損失。而又加之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所養者。終不能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者。欲早防其損失。而以嗇養之。斯爲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道家養生之說。實包括于此數語。宜細參之。

老子以儉爲寶。非節省財用之謂。凡事俱要體認。

儉字之義儉於嗜欲則精神固儉于語言則神氣完儉于遊賞涉獵則德性定而學識堅儉于交結見聞則耐荅簡而是非少以至儉于思慮儉于享用儉于衣着酒食儉于僮僕田廬儉于名利聲援推而廣之愈儉愈妙聖賢豪傑名臣高士未有不出于儉者謂儉爲致壽之本蓋舉其淺而顯者言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卽儉字之意正當參看

慈與和壽之基也天地好生人得天地之心自然有一段吉祥和壽之氣與人同類相親與物推廣相援懇懇惻惻綿綿延延安得不壽世間刻薄人全是一派虛僞全無真摯愷惻之念是先將自己的生機斬斷如何得悠久長壽

一件刻薄事做不得一句刻薄話說不得一點刻薄念頭動不得

刻念之外如急性冷腸妒心皆足損壽

謹嗜慾戒妄想絕機械懲忿怒省憂慮寡言笑息奔走薄飲食慎寒暑鍊筋骨習勞苦減應酬保身之道大畧盡之矣

仁者靜而有常故壽可知靜則未有不壽者靜兼身心言心靜則壽在神明身靜則壽在官體然靜

阮氏筆訓

保身

二

中須有一段生意和氣包含蘊藉活活潑潑方是壽徵斯爲吃緊之處若一派陰氣逼人如槁木死灰則死亡之象也

古人云勿藥是中醫甚得大易勿藥有喜之義此語乃自古在昔世有名醫時之言若至近日當代既無名醫則勿藥卽是上醫矣孝子事親學人保身皆宜善體是言若遇病而亂投醫父爲不慈子爲不孝

病在身者易愈強弱虛實飲食寒暑是也病在心者難治驕淫貪妬殘刻慳忍是也

阮氏筆訓

保身

三

阮氏筆訓

讀書三

黃山谷謂士君子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夫讀書非徒工文章資涉獵博功名也。我輩養心之道。無過讀書。試看勞攘中人。精神氣息。俱不寧適。即面目亦無靜色。若閒居無事。不得一卷在手。便覺身心無所依托。耳目四支不能歸一。可見讀書是養心妙訣。

讀書是主敬工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得此意方可讀書。

阮氏筆訓

讀書

一

要讀有用之書。如講理之書。要句句打入心坎裏。經濟之書。要句句行在世界上。泛泛談性談命。講封建井田。滿紙道德忠孝。何曾做得一件。無益于已。無益于世。始欲欺人。久之並自欺矣。

朱子教人讀書。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真十六字之心傳也。字字有意。虛心則能領會書中之理。切已則此書不為虛讀。

讀書三到。謂眼到口到心到也。徒恃口眼而心不到。或心中別有他屬。不如不讀。神志偶懈。不妨暫輟。童時習慣。終身受用。昔人又云。讀書要出己之

口入己之耳而貫于心。語亦有味。

讀書立定課程。師課為一種。自課為一種。各量其資分之高下。精神之強弱。時之寒暑溫涼。暑刻之永短。按日派定。循環交互。務求背誦洽浹。融會貫通。不得任意增減。生熟夾雜。半明半昧。日日如是。歲歲如是。自少至老如是。

昔人論讀書讀文之法甚多。雖高下不同。皆有妙義。令子弟彙抄一冊。日置案頭。閒時披閱討論。各尋其所以然之故。久之自有會心得手之處。

司馬溫公幼時。天資素鈍。同塾者皆成誦散去。公

阮氏筆訓

讀書

二

獨溫習不輟。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溫習。乃終身不忘也。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蘄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最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粘几背。既焚即焚去。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即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為世通儒。果能此道。雖愚必明。信夫。

少年讀書。須省應酬。于有事中求無事。凡初見為必不可已者。細思之。無不可已也。至有萬不可已

之事亦止完此一事而止不得因此一事更牽引出他事來。即如同拜一友。雖順過他友之門斷不必入。

惡衣惡食。志士不耻。每見士大夫羣居中。有好談衣冠款式烹飪製法者。其學問品望。必不能出人頭地。屢試屢驗。蓋其胸中識趣卑陋。故此等俗氣。尚不能克治掃除。則學業必不精。聲名必不振。乃一定之理。

詩文須從名師傳授。方有淵源。日後成就。乃有家數。不致誤入旁門別徑。勿惜脩脯。勿憚遠涉。愚人千金嫁女。不肯百金延師。可怪也。

阮氏筆訓

三

子弟遠出從師。父兄豈能一一料理。乖誠。惟量其材質。勉所未逮。付以訓辭。至于成敗。聽之本身而已。先輩格言。如朱子論子從呂伯恭數則。不可不手錄以示。為子弟者。當日閱一過。月抄一紙。字字反身自問。必有益處。

庸人好是古而非今。最是學人大病。胸無點墨。株守免圍冊子。老生常談。干當代典章文物名臣賢士之事蹟文章。百不一見。輒敢議論古今。妄置可否。咬口而談。毫不知耻。必係三家村學究。畢生不

得長進。遼東豕馬背腫良可哂也。

能讀書而不善作文者有之矣。未有不讀書而善作文者也。偶有之。止可驚妄庸子。不免識者之譏。文章者。華國之具。明道之資。大則與氣運相關。小亦與經史相表裏。勿徒作詞人。徒作學究。

舉業文字。要有一種磊落英爽。不可羈縲之概。精團氣聚。意暇神清。便能入彀。最忌平庸腐晦。淺陋蹣跚。至于詭僻偽妄。尤宜切戒。

文章千變萬化。日新月盛。豈能執一格以相繩。先輩名家論文。俱過來人語。宜沉潛尋味。實實明其

阮氏筆訓

四

故。先得于心。後得于手。較之師弟口授。其功更大。一題到手。先將書理融會貫通。題之上下前後。實理虛神。本義餘義。句中之段落次第。截截分開。隨筆劄記。然後布格樹義。結響遺詞。格要一氣呵成。義要精堅有識。響要陰陽調協。詞要根柢經籍。凡疎密濃淡。反正擒縱。位置却好。場屋中文。尤貴眉目清楚。步步引人入勝。

舉業功夫。非可鹵莽做得。子弟成篇後。功名念急。父兄不學。往往令從庸師求速效。精神全弊于八股中。反致學術坐誤。遲暮無成。欲速不達。勢所必

然必以六經左國史漢性理通鑑諸書周秦漢魏  
韓柳歐蘇之文講習融會逐日記誦得其氣息以  
爲舉業之根柢再以有明名家制義自成洪以至  
天崇考其淵源正變風會升降之故了然于吾之  
一心。本朝大家稿歷科名墨皆須細意研求使  
心入乎其中而得其意近科墨卷一時風尙所趨  
豈可不看但宜知所抉擇不至違背時好總要優  
游涵泳專而且久有得心應手之樂則得之矣若  
一味浮光掠影急躁粗疎或作或輟朝更夕改雖  
日日談舉業終于白首無成。

阮氏筆訓

五

文章貴得春夏氣處太平之世而好作憤懣激烈  
幽憂茁軋之文功名必不顯。

朱子嘗言人自累科舉非科舉累人。又言雖孔子  
在今日亦必當應科舉可知既習舉子之業直作  
身心性命之學方是。

八家文先讀四家宜取全集選讀雖所選人不過  
數十篇亦必將全集置案頭隨讀隨抄坊間選本  
古文謬種流傳不可令少年子弟見也。老蘇小蘇  
曾王之文與孫李諸家另列看本俟舉業成後再  
行講求有明一代不乏高手如青田潛溪正學震

川陽明諸家亦列入看本。

讀古人文集不必分體宜考其年月某篇作于某  
歲某地按年排次注明題下則其人之一生出處  
與當日朝野情形皆如在目前。

讀墨卷不必分四書前後宜按科分之甲乙爲次  
第則可以識數百年風會隆替之故並當日作者  
閱者遇合之道皆可想見。

墨卷不止四書藝也表判策論各有義法每見同  
學中有首場入殼後場被遺者人惜其命運之未  
通我謂其舉業之未講也細尋其故皆由從俗師

阮氏筆訓

六

謬傳時文入手沉溺其中而秦漢唐宋之文律全  
不講究一遇策論仍以時文之法行之篇法句法  
處處皆非表判則剽襲雷同陳言滿紙試官一覽  
洞見底裏雖首場十分賞心對此亦棄如敝屣其  
落第安定怪耶。

表判策論皆墨卷即皆舉業也五策尤關時務試  
官必于此中求真才若平日于朝野利病六曹經  
世之道毫不留心胸中全無把鼻一題到手但以  
坊間數十百年以前之陳餘土羹爲聊且塞責之  
計而欲于六千君子中翹然拔出有是理乎。

破體之文。香奩之詩。俗體之字。子弟一有犯此。必宜懲責。

詩以道性情。是透宗語。近來時彥。好逞才情。誇學問。肆議論。皆落第二義。舉業之暇。密詠恬吟。此倡彼和。可以陶寫性靈。銷磨俗見。並可養心調氣。俗師不解。每以爲禁。此鄉塾謬習。

漢魏古詩。當與三百篇一樣讀法。童稚時熟習在胸。後來醞釀既久。落筆自超。

詩有理。非語錄之理也。詩有法。非印板之法也。

詩文好惡。初作後自己。不能十分看出。最忌妄自

阮氏筆訓

讀書

七

得意。道吾好者是吾賊。道吾惡者是吾師。

凡作詩文成後。再取同窓好詩文玩之。再取前人名作証之。必有得處。寧可做後另做。不可未做先看前人之作。

同學名篇。宜虛懷領畧。一句之佳。亦當賞玩。不可妄肆吹求。更不可心存妬忌。

子弟百病可醫。惟無愧耻之心。則吾未如之何。敗德敗名。皆由于此。不但學問不長進也。

近日陸稼書教子。冬日短令其早起。夜間却不令久坐。京師傳爲名言。可知讀書未有不早起者。

平日清明之氣。甚于燈下。吟唔。古人三冬足用。正在聞鷄起舞時也。

阮氏筆訓

讀書

八



阮氏筆訓

治家四

治家以整齊嚴肅為第一義。父子兄弟叔姪姑媳。娣姒姑嫂。心同意合。分有無。共甘苦。如耳目手足之互相捍衛。無所為功。無所為怨。在彼即在此也。在此即在彼也。可謂和順矣。然極和順。却從極嚴肅來。家人嗃嗃。而吉。婦子嘻嘻。而吝。易言良可思也。

父子兄弟間。和氣愉色。婉容不可少。而小心敬慎。尤不可少。和氣深。則真意固結。倘有乖忤。無不立

阮氏筆訓

治家

化。譏間不得入。猜嫌不得起矣。刻刻有變。變祇畏之意。則潛移默化。淡洽在無形之處。即偶然之乖忤。亦無有矣。所謂盡事親之道。而底豫也。

家庭之間。諸事率真。而必本於誠。徑情不得偽為。不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一家骨肉。爾我之見。不可分明。看得骨肉重。則萬事皆輕。至銀錢身外之物。尤輕之輕者。若主婦聽婢妾之言。丈夫行妻孥之愬。久之必大傷和氣。為禍極烈。故忍字之義。未可厚非。

奴婢之言。自不敢入主婦之耳。妻孥之言。自不敢入主翁之耳。其家法必有可觀。僅云不聽其言。不行其愬。猶淺言之。蓋病根尚未除也。

父子不責善。兄弟怡怡。說者謂聖賢勘破千古人情。垂誠萬世。乃作是語。似也。其實皆因人而發。其中有多少杜漸防微之意。在裏許。然則聖賢之為是言也。其有憂患乎。故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兄弟眾多。只是一箇。如手足之有十指也。兩手巧拙不同。交相為用。不待呼喚。無所為恩怨彼此也。看成兩個。便大謬。若更爭論多寡。則與羣犬之爭

阮氏筆訓

治家

二

骨何殊。

兄弟如十指。兄弟之妻如十指之甲。未有養一甲而害眾指者。此理極易明。

夫唱婦隨。相敬如賓。總以寡言笑。戒勃。緩為貴。枕畔之言。句句可以對大庭。苟非艱嗣。不必置妾媵。不幸而為此。妻妾之間。必須尊卑有倫。名分規矩。不容稍紊。

閨房言動。和靄之中。要有嚴凝。不可犯之勢。稍不自重。或有嬉戲失檢之一事。被婦人看破。便足懈其敬。我懼我之心。久之不敬不懼。而凌上犯尊之

漸開矣。子舅氏石紫嵐先生常語人曰：吾兄霞舉先生。每入內室。吾嫂坐必起。行必讓。肅然。藹然。數十年如一日。每舉以責吾妻。而輒不能行。乃知吾德行不及兄遠甚。二石先生。皆經師人表。予幼在外家。目覩其家法。今日士大夫中。不概見矣。

婦女不讀書。明理者少。俗情小見。錮蔽于中。不足深責。宜隨時化導。久之。心胷開朗。日見翁姑伯叔之所言所行。自然變化。其於一本九族外戚姻親之親疎厚薄。自然不致倒置。蓋女子性專。一而易化。適人之後。無不願翁姑丈夫之愛憐者。體恤而教導之。其見效也。較之子弟之受教更速而易。然則子媳之不肖者。殆翁姑亦有以致之也。

阮氏筆訓 治家 三

娶媳不教。以盡婦道。持職業。而徒于儀文禮節飲食之間。瑣屑苛求。猥鄙齷齪。必係三家村中拾糞婦人之見。試看名家世族。何曾有此小見。女子歸寧。有一言訴及翁姑姊妹之非者。必須嚴加叱責。不待其辭之畢。斷不可問其曲直如何。始末如何。

淮俗小姑坐位在長嫂之上。咄咄怪事。

男婚不可太早。女嫁不可太遲。

做秀才能長溫飽。便是禎祥。做官吏頓發貨財。必是妖孽。為子女擇婚姻。當近禎祥。遠妖孽。

子之不肖。父之責也。亦由于母之護蔽其惡。不令父知。久而習慣。遂不可教。媳之不肖。姑之責也。亦由于翁之不能約束其妻。上形下肖。每致決裂。繼母每誣其子之惡。否則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痛癢全不相關。二者之惡。正相等。善為化諭。欠而自曉。吾不責其妻而責其夫。

阮氏筆訓 治家 四

遇家庭骨肉間有意外之變。有關體統顏面之事。當與讀書知禮義。歷事有斷制者商之。不可與左。右趨承。不明道者謀。至戚契友子弟之言。亦未免有私于我。私厚則斷事必不公。當况婦女之言乎。人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兄弟必和。人以祖宗之心為心。則族姓必睦。安得有家庭之難哉。

一門之內。無論貴賤。賢愚。男婦。大小。奴婢。童孩。每日黎明。即起。男有男職。女有女職。無一閒蕩之人。自旦至暮。隨分各盡其事。復檢點未了之件。籌及來朝。及將來所需。宜早為預備者。暇則稽查書籍。器物。帳目。不可飽食閑坐。羣居游談。即童孩亦不可令早晨熟睡。白晝吃果餌。日日如此。歲歲如此。

並非高遠難行之事而已無敗壞之慮矣。

家主平日有一段焦勞遠慮的意思。又有一種和易從容的氣象。便是起家之兆。興旺之機。從來殃疾之生。必起於貪黷無厭。與快心滿志。誠存知足之念。作退步之想。處無事。如有事。遇小事如大事。思患預防。慎微謹小。雖欲不興得乎。此與避嫌畏事。瑣瑣經營。幸為利者。有虎羊之別。舜蹠之分。千里毫釐。不可以不辨。

凡看人家之興衰。如黎明即起。自大門至內室。掃除潔淨。上下男女梳頭洗面。衣履整束。男女各有

阮氏筆訓 治家

五

執事。茶水現成。呼喚響應。雖樵夫牧豎之家。吾知其必興。若到人家。門僅半開。地猶未掃。起床不同時。執事無定役。男子鞞鞋。女子蓬頭。主人見猶不見。雖貴胄富室。吾卜其必衰。

近世宗法不講。祭禮各從鄉俗。正祭朔望節獻墓。祭生卒忌辰。及偶值嘗新珍異之獻。皆不可缺。凡祭祀。主人主婦躬親滌器治具。親手捧獻。先一二日。胸中預有此事。耿耿不忘。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惟此誠敬之心。百世以之而已。雖然。祭者妥先靈也。族苟不睦。先靈妥乎。故一姓尊卑長幼。飢寒

迫身。婚嫁後時。愚悍失學。喪葬不舉。皆非已心之所安。即非先靈之所安也。此等至切之處。出納之吝。是無人心矣。祖宗定不呵佑。

親黨周恤之誼。由一族而至三黨友朋。各有分量。不可薄其所厚。亦不必厚其所薄。中有天然一定之次第。不待人為。惟婦孺不能盡曉。須平時講今明白。

周給族黨。宜量事為重輕。不必云借常存責望之心。反為不美。大抵婚葬大事。酌贈錢財。及必需之物。其餘零星資助。不如衣米之得濟。予貧士也。故所見皆寒乞相。世間富人貴人。救人水火動輒數萬。正如吾輩之施一錢耳。

阮氏筆訓 治家

六

睦族隣。卹親友。必待富而後行。永無施惠之日矣。貧者有一定之誼。富者又有一定之誼。若已身小康。而猶援貧者為例。是種孽也。

男女內外之防。不容稍有疎忽。三姑六婆。淫盜之媒。嚴禁入門。寺廟燒香。僕婢亦不宜入。朝山結會。往往夾襍匪人。釀成大患。即吃齋念佛。亦往往夢引邪祟。見神見鬼。

僮僕取適用而已。姣好靈敏。斷不可用。更不必多。

多則推委而難于照料。且多一閑人。卽多一耗蠹。老嫗婢子。亦宜慎擇。貼意巧言者。爲害必大。御下之法。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勿輕喜輕怒。而令出必行。此亦人子也。不特凌逼怒罵。斷斷不可。卽瑣碎煩絮。刻刻呼喚差使。一事纔畢。一事又來。亦覺可厭之至。故待下宜恕。體恤饑寒。包容愚魯。惟規矩不可不嚴肅。防範不可不周至。一頓一笑。不稍假借。斯爲得之。

先世遺留書籍器物。不可毀棄。日用尋常必需之物。逐歲酌置。勿急圖足用。書籍未備。量力收取。要在能讀藏而不讀。亦屬無益。至無用之器。華美之物。及字畫瓶硯之屬。悉無可蓄。珠玉玩器。致禍之媒。尤戒收留。宋人有陳書篋。史醋瓶之譏。篤志好學之士。自無此等好尙。

阮氏筆訓

治家

七

世家子弟。畢竟以端厚謙雅爲美質。其聰明靈動者不及也。讀書不讀書。不過雅俗之分。至樸誠與浮蕩。則人獸之分矣。史稱石氏家法。爲西京士大夫之冠。止是孝謹二字。每見無教之子。在尊屬前。放言高論。行動自如。甚至度曲彈絲。呼盧鬥葉。爲其父者。恬不爲怪。徒令旁人詫異太息而已。

居家最忌昏憤無紀律。大抵賭博狹邪鮮衣美食之蕩家者。十之二三。仕宦風波之蕩家者。十之一二。惟昏庸闖冗游手好閑之蕩家者。十之七八焉。天注糊塗。不自克治。襲祖父之成業。任妻子之指揮。喜羣小之趨承。惡正人之規諫。帳目不清楚。出入無定數。終年坐食。失事誤時。田園蕪而不治。墻屋傾而不修。今日不計明日。前年預支後年。久之。一蹶不振。皆于暗中銷磨殆盡。既敗之後。猶自誇忠厚善良。一生不作惡事。竟不得好報。怨天尤人。全不自反。如此之類。指不勝屈。

阮氏筆訓

治家

八

吾家三百餘年以來。世守耕讀。世習儉勤。高祖侍御公歸田後。與田父泥飲。當時不知爲措紳先生。吾父博學曠懷。交游滿天下。而一門之內。整齊和順。子弟羣從。樸逸攻書。各有職業。從不與戶外事。亦不曉賭博遊狎。伯叔兄弟。至戚密友。過自吟亭者。茗話小飲。不嫌頻數。不過平常蔬果。各商所業。無豐肴無美釀。無世俗市井之談。吾兄弟同塾讀書者十餘人。皆布衣布履。天雨自携傘屐。夜歸幼者持燈籠。一切巾衫鞋襪。皆出母妻手製。不取諸市。未有笑其陋者。兒輩當切志之。母趨薄

俗忘先型也。

張敦復先生謂居家最宜起早。倘日高客至。庭除未掃。厨突猶寒。大非雅事。且家長不起。奴婢奸盜。何所不可。此言至爲切要。姚端恪公云。日光照天。羣物皆作。人靈於物。寐而不覺。是謂天起人不起。必爲天神所譴。如君上臨朝。臣子高卧失誤。不免責罰。是人今世來世必受二不得報。一者貧窮奔走。欲睡不得。一者疾病困卧。欲起不得也。夜漏三更。羣動皆息。人靈於物。酒色博奕。是謂地眠人不起。必爲地祇所訶。如家主欲睡。奴婢喧鬧不休。必

阮氏筆訓

治家

九

遭詈扑。是人今世來世必受二開眼報。一者更夫戍卒徹夜巡緝。爲共開眼報。一者老鰥少寡徹夜愁惱。爲獨開眼報也。此喻亦甚警確。

不屑掃除一室。畢竟是東漢名士好高語。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欲齊其家。先修其身。聖賢教人。步步踏實。何等平易近人。

宋袁君載先生所著世範精切詳明。子弟宜與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約諸編。並錄省覽。

素貧賤。行乎貧賤。予貧賤人也。故只能作平等語。嘗思吾輩終老諸生。無聞於時。無補於世。亦必須

有自盡吾心之處。惟有與子言孝。與父言慈。與卑幼言恭謹。與婦女言柔順。與文士言讀書立品。與農工商賈百工技藝之流。各語以樂生爲善之方。及守分保身禍福利害之理。隨所遭遇。輒進吾言。或有分毫之益。則吾亦不虛此貧賤之一生。

阮氏筆訓

治家

十

阮氏筆訓

守業五

治生莫急于耕亦莫善於耕不必盡膏腴也中平之田苟能乘天時盡人力慮令整齊隄厓完固樹木茂密溝渠疏通而又勤勤稽詢督課俾耕耘收穫處處及時不委之情農劣僕如此非大水旱逢年十可八九。

一部孟子言厚生之事最詳大指不外制田里教樹畜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予謂今日為士者正不可不知恒產司馬溫公接見天下

阮氏筆訓 守業

士必問其生計許魯齋謂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妨彼旁求妄進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平生最服膺斯語非參破天理人情世故者不能說得如此切當明了夫士生三代後荷饑寒迫身仰不能事俯不能畜而令其饜飶仁義被服詩書難矣哉。

田畝所入計息甚微不及商賈懋遷之易贏餘然每見舊家子一承父業妄信匪言冀得除利賣田畝以事貨殖如鹽筴質庫以及兌錢堆米利非不大不數年間而貲畜消磨虧本負債欲罷不能幸

而悔禍輟業而所存舖帳底貨半價無售主吾見亦屢矣况吾輩耕讀起家經營更非所長一着錯通局輸可預料其必然不如株守數畝力甘淡泊布衣粗食加以子弟研田所入補苴其間尚可支持門戶不致蹉跌有傷先人顏面。

借債居家之大忌也不知放債為尤甚放債則設心必刻歛怨必多性行之卑鄙親友之猜嫌小人之怨聲欺心俱從此生。

不學無識之人遇事喜討便宜不知得便宜處失便宜也至鄉黨窮人錙銖尺寸之便宜尤不可討

阮氏筆訓 守業

戒之戒之其僅壞名聲遭欺侮猶小焉者人家不得已而有逋負則速謀償還約計多寡急

急割愛破產以完結之亦所不恤不然日積月累因循廢削不可揀藥矣吾鄉富室一敗之後不復振者多坐此弊。

禍莫大于不知足苟力能買田則勿嫌息微厚利出貸與暫典暫押皆非善舉北人置地一畝二畝不嫌零碎可為貧士法也。

置產不宜操縱緩急冀得些小便宜彼非萬不得已豈肯將祖遺世業攤付他人嘗見一貲郎置出

乘人之危。百計減核。田主飲泣吞聲。如其意而予之。不數年間。貲即物故。其子蕩蕩賣產。復受他人之勒逼。旁人無不指為炯戒。曰：若翁當日肯多出錢。阿郎今日亦少虧一錢。噫！我方欲長子孫為保世久遠之計。而先以刻薄成之。天道神明。定不如其算也。因憶昔年。吾父置東莊藍邱草堂。後有隣佃以地數畝求售。如其值予之。不問原價。每刈麥後。必呼鄰佃來分以石許。曰：此爾田中所出也。歲以為常。後遇夏旱。鄰佃父子於夜闌無人時來車水代為灌溉。不令本莊人知。野老農夫。天良

阮氏筆訓

守業

三

淳樸易為感動。尚忍刻以繩之乎。

課耕藝圃。至樂存焉。吾輩城居者。鮮能長享此樂。每逢春作秋收。囊書襍被。策蹇而往。儲韋之咏。耕牧之圖。宛然在目。並吾身亦在畫中。此風景豈惡哉。若椀薰爐。隨便攜帶。有暇仍可讀書拈筆。初不有礙課業。與園公田父考問桑麻。偶然入詠。吐屬皆芳潔出塵。此福分豈易得哉。王謝子弟。以務農為恥。委之門客家奴。自謂大雅。何曾知此樂。何曾有此福哉。

田畝不親身照料。日久敝生。欺隱耗盡。割地伐樹。

真可究詰。或至佃戶逃亡。廬舍盜拆。陂池壅塞。地力荒蕪。糶賣失時。收貯霉爛。祖父良產。到手變為石田。皆由養高厭煩所致。彼昏不知奈何。

國課宜早完。開算清晰。填寫明白。交付的實。里長詭弊多端。票已給人。銀未入櫃。數十年後。反成積欠。子孫被其追呼。宜逐年開列冊子。劄志明白。粘單于後。以備稽查。

儉美德也。非鄙瑣慳吝之謂。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夏忠靖謂衰至則驕。子亦謂運敗則奢。理勢皆然。一毫不爽。兩淮風俗。尤非南北可比。不學無

阮氏筆訓

守業

四

術者。飾衣冠。講肴饌。童僕輕俊。門客趨承。狗婦人之好尚。爭禮節之繁華。男婚女嫁。稱貸而飾粧奩。乳臭孩提。傾囊以營珠翠。師巫欺騙。媒姬往來。曾幾何時。而棄田鬻產。啼饑號寒。親朋見而不憐。隣里指以為戒。可不懼哉。

量入為出四字。最有味。歲有百金之入。以八十金為卒歲計。畧存餘蓄。合三五年豐凶通計。僅可免於缺乏。而婚喪大故意外之事。尚不在此內也。若儘入儘出。三年之後。即潰敗不可收拾。然則百金之入。止可出六七十金耳。蘇長公梁上之塊。陸梭

山利用之篇皆前事之師也。

所謂出者亦有緩急次第米薪二事最急宜早爲儲積其次則館師脩金弟子文墨婦女針黹族姓周卹廬墓葺治奴婢工食皆不可後時亦無可節省。至日用酒食衣冠器物餽問酢酌之節待省便省。可有可無大率盡是餘可類推。

統綽之子銀錢到手。不思何急何緩惟將意中欣羨物事急急購備。而必需者反視爲後圖。及事到臨時。惛然無措。質典衣物或覩顏告貸。此乃下愚最宜切戒。

阮氏筆訓

守業

五

朋友通財不可濫。不可慳。無論受人之惠。施惠于人。皆清清楚楚。彼此了然。最忌人我不分明。新帳陳帳。扯東搭西。日久必致傷雅。不知孰曲孰直。諺云。先明後不爭。語甚可味。至于施惠于人。終身在念。受人之惠。過而輒忘。無事夜郎自大。有事現安頭臉。最是薄德之象。

東漢馬后曰。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語有至理。推斯義也。世家子弟。幸得溫飽。其守業。較寒士更難。涉世較寒士宜加慎。倘欲以門第傲人。不知稼穡艱難。不思祖宗辛苦。以樸素

爲可耻。以浮浪爲大方。有餘之物。不分潤于族黨。親鄰。有用之財。徒坐耗於妻子奴婢。其饑死填溝壑也宜哉。

或遇凶年大故。意外之事。不得不乞假於親友。須知彼知己。酌量平日情分。彼能諒我不得已之心。我亦信彼無稍難之色。彼非浪用。我不傷廉。自然感人動人。言無不行。又須必信必果。按期償楚。不至斷後日之路。世間有一種糊塗。不知情理之人。但覺自己有理。全不代人設想。孟浪告貸。每成嫌隙。所以君子事事克己。寧過於自愛而不輕爲小

阮氏筆訓

守業

六

人事事責人。雖苦人所難。猶不知止。

俗語云。寧買不值不買吃食。似也。然骨董珍玩。雖價廉可以獲利。亦不必買。此等可欣可賞之物。處處有之。時時有之。所謂在彼即在我也。近日少年人。殫心討索。援古證今。自詡識精。而見廣。每一啟口。輒露市井牙儉口角。令旁人聞之。代爲忸怩出汗。而彼不自覺也。

俗以嫖賭吃着爲四敗之象。或謂後二事貽害較輕。不應並舉。不知前二事尚有防閑畏懼之心。且偶一爲之。至後二事則毫無禁畏。日用常行。其流



弊甚厲。指爲四敗。不爲無說。石紫嵐先生嘗言趨勢貪利漁色呼盧。四者之惡。惟屠沽頑頓者坦然不以爲耻。若畧識字稍知名理。皆有耻心。意蓋勸人讀書。座中友因指某某才人學士。錚錚一時。亦樂此不疲。何也。先生曰。彼方寸中。惟恐人知人諂。卽是耻心未泯處。此語真有學識。自古名士失節。或清夜難安。或見正人而含愧。耻心何嘗無發現處。

功名富貴。有命存焉。惟耕讀二字。乃保世守業久長之道。時勢有變遷。家運有盛衰。安能爲子孫慮得許多。惟盡我分之所當爲。與我力之所能行者。一以忠厚正直公道行之。農恒爲農。士恒爲士。除此二者。皆非吾子弟所能爲。已身不作刻薄事。子孫當無禍患報。已身不作奢縱事。子孫當無貧弱報。已身不作陰險事。子孫當無殄滅報。已身不作慳鄙事。子孫當無蕩費報。孟子曰。疆爲善而已矣。功名有命。惟讀書以俟之。財穀有數。惟耕田以待之。卽使文章有靈。力田有獲。亦斷不能人人入仕。歲歲屢豐。故子之所言。皆本等生活。無問賢愚。期于人人可行耳。

阮氏筆訓 守業

七

人孰不願子孫爲賢人爲貴人。而不能必也。不能必而預期之。妄也。人孰不懼子孫爲賤人爲乞人。而不能防也。不能防而預戒之。未爲不可也。然而皆無濟也。故積金者愚。積書亦愚。過望者愚。過憂亦愚。子弟就今日情形。今日子弟。姑爲今日之言耳。異日或奉爲藥石。或視同故紙。一惟聽之而已矣。

阮氏筆訓 守業

八

阮氏筆訓

涉世六

子弟幼年初出應世第一要知立品做一件苟且事便終身補抹不來。宗族鄉黨傳為笑柄。雖孝子慈孫不能代為遮掩。處世莫難於能忍。莫貴于率真。激則敗事。偽則一步不可行。

器量宏則能容人。涵養深則能克己。故君子三自反。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惟見人有不是。便觸處皆成荆棘。當非禮相加時。平心定氣。先思所以

阮氏筆訓

涉世

一

致此之由。次思何以解此之法。能發能收。得讓且讓。愈加恭謹可也。

清濁良賤。做秀才時。便須界限分明。交游一濫。日後有許多葛藤。但須胸中黑白了然。不可顯露形迹。見諸議論。

居鄉宜恂謹謙和。情與文禮與意。缺一不可。更須敬畏長官。急趨公事。最不解近日習氣。有一二豪富之室。慳吝鄙刻。算及錙銖。欺貧凌弱。自謂不巧。其安本分讓入者。反目笑存之。平口分文不出。每至涉訟。則不惜倒篋傾囊。一派悖謬見解。私而不

公。止知有己。不知有人。止顧目下。不顧將來。凡此者。無論其昧道理。害心術。喪人品。其於保身保家。遠怨避害之道。殆情情矣。

敬長官。奉教令。乃朝廷之法。編氓之分。措紳世族。讀書明義。更非齊民無知者可比。遇有公事。必應趨赴。先人不獨法度宜然。即揆之本心。不如是心亦不安。

急公趨事。事畢即了。不必與長官一面。若借此出入衙門。假餘光以增聲勢。反足敗名。若更請託通情。關通過付。不但品行掃地。清議難逃。而斂怨召禍。且有不測之憂。

阮氏筆訓

涉世

二

遠近居鄰。雖肩挑貿易。皆先世以來同坊聯社之人。偶因口角微嫌。蠅頭細利。或旁人唆使。輒欲倚勢凌壓。甚至嚇唬送官。彼縱吞聲。飲泣破家。辱身莫敢誰何。而我事過氣平。回心一想。安乎否乎。出門途遇。愧乎否乎。吾輩幸生太平之世。泰列衣冠。世族又讀書識字。乃不能容一鄉里小人。可恥可鄙。孰甚于此。吾父生平待匠役佃戶。未嘗輕加呵斥。同坊之家。年節必登門留柬。賽祭必親身拈香。時有橫逆之來。吾兄弟年少時各有忿怒。吾

父絲毫。不以介意。有來告者。不待其詞之畢而去。自今思之。乃一定不易之理。

凡事退一步想。文中子論止謗曰。毋辯。止怨曰。不爭。可謂要言不煩。諺云。受得小氣。不受大氣。吃得小虧。不吃大虧。此亦盈虛消息也。

福急峭厲。鹵莽粗浮。皆涉世大忌。聖賢隨在。有一段溫厚渾融氣象。最宜尋思。嫉邪太甚。負氣太高。才情太露。言語太戇。皆非所宜。君子率性取禍。往往更烈於小人。此等必須用克治工夫。

以己之智責人之愚。以己之正笑人之邪。淺亦甚矣。此類甚多。可以隅反。

阮氏筆訓 涉世

三

機事不密。信口告人。惑也。既洩而囑其秘之。尤惑之甚也。不能自禁。乃禁人乎。至公事及有關人陰私名節之事。自己更不必求知。噫。耳聞猶不可。况口語乎。

朋友五倫之一。所關至重。然而難言之矣。歷觀史冊。因交游不慎。敗德喪名。危身覆族者。何可勝數。少年弟子。初離父母之側。乍入聲氣之場。不諳人情世故。不辨忠佞賢愚。習氣全移。性情頓變。欠之無不受其累。門無雜賓。昔人所以美王司徒也。

初擇交。必與勝己者遊。則德日進。學日充。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取友正。當作如是觀。蓋君子難洽。小人易溺。必須洽難洽之友。不可溺易溺之朋。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故少年傾蓋。白首如新。千里一書。死生不負者。皆從淡中得來。彼一見如故。朝夕聚處。兩情濃至。幾於刎頸。不旋踵而落落漠漠。視同陌路。甚至凶終隙末。下石墜淵者。皆是甘之流弊。

阮氏筆訓 涉世

四

見富貴。勢要人。要得體。見貧賤寒微人。要有禮。失體。則不存我的地步。反令人鄙。無禮。則不留人的地步。必令人恨。

對刻薄人說寬厚。對頹惰人說勤苦。對放縱人說禮法。對貪鄙人說廉潔。對諂佞人說氣節。對粗莽人說文雅。對慳吝人說慷慨。對冷心人說熱腸。對熱中人說拙宦。對奢倭人說儉約。對市井人說詩書。對雜流人說科甲。鮮不取厭。至於自談宦績。自誦詩文。自譽子孫。尤其可厭。令旁人代為慚汗。聽不入耳。

謙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故涉世莫善

於謙。少年子弟一有盈滿之心，倨傲之習，便學問不能進，聲名不能立。取憎搆怨，從茲而起。無論尊卑平輩，並以謙和承之，不敢尊已卑人，不敢先已後人。閒常議論，則婉語應酬，商推文字，則虛心領受。以至一行坐、一飲食、一言語，前後左右，一一照顧，無所觸忤。隨地隨時，皆有謹厚雅飭，退然自下之意，與我共處者，未必盡端人良士，更要圭角不露，藏精明于渾厚，顏色詞氣意態，不容一毫忽畧。如此事事防閑，刻刻檢束，始于勉強，久則自然，乃培養德器根基也。豈但與世俗無忤而已哉。

阮氏筆訓

步世

五

乾隆元年歲次丙辰冬長至日男學游敬錄付梓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春孫英生恭校重刊

跋

自儒者之學不明上者高語深微，矜言淹博，次者獵取詞采，無裨躬行，下者習于庸腐，講義淺陋，短書此儒術所以多歧而士風因之不振也。吾淮阮虞再先生著筆訓一編，不為高遠之談，亦無俚俗之語，平易近人，切于身心，日用布帛菽粟之言也。先生際康熙時，與閣學李公惺菴皆吾鄉理學名儒，李公貴顯于

阮氏筆訓跋

一

朝先生隱居求志，脩身踐言，後皆崇祀鄉賢，事不同而道則一也。先生垂訓教人，昆季名應商以名進士擢刑科給諫，風采肅然，嗣君裴園澂園兩太史疊主文衡，亦可見家學淵源，而是書之培其根本，佑啟後人者有自來矣。吾鄉傳播此書，最為有功名教，茲特商之同學重梓，以行俾晚進後生奉為高會之規矩，讀是書者知篤實不浮之學，人人可為化儼薄之澆風，挽乖戾之末俗，儒宗士品其由是而識所歸也夫。

同治五年季冬祭竈日同邑後學丁晏謹跋

同治七年檢舊板僅缺三片元孫以言補刊謹識

〔清〕蘇時學撰

爻山筆話十四卷

清同治三年五羊城味經堂刻本

# 交山筆

# 話

倪鴻篆



同治甲子季夏  
開雕於五羊城

## 交山筆話序

象州鄭獻甫拜撰

宋之龔頤正劉昌詩蘇子瞻謝采伯陸放翁元之黃潛陳世隆郭翼明之李日華彭乘 國朝之王阮亭皆有筆記而宋楊延齡又有楊公筆錄沈括又有夢溪筆談明徐渤有筆精焦竑有筆乘王肯堂有筆塵胡應麟有筆叢其他名隨筆偶筆者尚不與焉由經史不能專家子集又不能名家而見聞所及一知半解不忍割棄或證據經史或評泊詩文或訂正故實或談述怪異而說部遂淪出於雜家其網羅宏富條理精密者此合一生之全力而為之者也其零星考據隨時劄記者此出半生之餘力而為之者也若叢

交山筆話 序

雜成書嗜奇記瑣以夸博洽此則可計日就者也而邊方之地少藏書多不能為淺陋之士無遠志又不肯為其實十三經注疏十七史傳志管子老子韓子莊子呂覽淮南秦文漢文唐文宋文中人之家皆可置中人之姿皆可閱顧甘老於兔園冊中殊可嘆也今得吾交山筆話而登然喜再讀交山筆話而確然信話分十四卷卷或數十條先攷經史次及子書次及文集後附雜語皆別有所見獨有所見者而後筆之於書雖網羅不為繁富而攷據可謂精審矣交山家藤州非大都也登賢書非巨室也而讀書詳且密如此宜其發而為詩清雋淡永儵然不汨於俗也獻甫亦有志於此年衰力薄其書尚未成然有駁論而無游談有疑詞而無龔說

則願與學者共勉焉曹子桓云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序是書不禁  
感慨係之也皆同治初元季春二十四日識於羊城旅寓

交山筆話

序

二

自述

舊時賓客謝經過門徑蕭然雀可羅間與青編日還往識今人少  
古人多

禹鼎湯盤已失真奇書誰復辨周秦龍門倘有功臣在莫更傳疑  
誤後人

紛紛蠻觸戲相攻萬古乾坤角兩雄動地春雷一時響可憐蟲是  
應聲蟲

茫茫青史溷褒譏掩卷憑誰定是非寸管論人到成敗英雄那不  
淚沾衣

奧妙曾窺石室藏眼光到處自評量胸中幸有陽秋筆未肯隨人  
交口筆話 自題

畫短長

笑看浮雲過太虛心如止水淡何如艱危歷盡渾閒事劍戟叢中  
自著書

萬卷凋殘劇可憐驚心烽火每悽然一編未必名山貯敢望人間  
作話傳

羊城味經堂承刊

及山筆話卷一

論語本三十篇

古書藝文志元甫撰

魯論二十篇今所行者是也古論二十一篇多從政一篇齊論二

十二篇多問玉今誤作問王知道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此世所共知者

据王充論衡云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此

疑有脫誤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

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

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

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

或或誤論衡信如克之所言則漢時論語本三十篇今知者罕

矣

巧言令色

子言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蓋剛毅者必不能令

色木訥者必不能巧言故曰近仁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

令色之鮮仁矣

公冶長

公冶長解鳥語事見梁皇侃論語義疏言別有一書名為論釋序

長事甚具考隋書經籍志撰論語釋者甚眾別有姜處道論釋一

卷疑侃所引者處道書也今備錄於此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

二塚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

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於今不反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治長

日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

死嫗即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官

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

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

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曰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

唯唯治長含笑吏啟治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

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唯唯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句

牡牛折角句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看果如其言

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棄此事蓋漢晉間人撰述而所

解鳥語詞甚古與疑古舊相傳有如此者存以備異聞可也至留

青日札所云其詞與此不同而鄙淺殊甚則近世偽爲者爾

晏平仲善與人交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皇本作久而人敬之言凡人交易絕

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語意略異疑爲古本云

原思爲之宰

原思爲之宰當是爲夫子家中之宰使之主一家之事也此非受

爵於朝廷者故粟爲夫子粟與亦夫子與而原思亦以師弟之分

義當服勞故辭而勿受而夫子更以義喻之也此正見聖人用財



之義且與上文相照見二人同爲夫子使一則請而不欲與一則與而不容辭正是周急不繼富之實義若作公家之宰則粟爲朝廷粟與亦朝廷與與聖人用財之義又何涉乎家語載夫子謂顏淵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此宰字正與此同

君子儒小人儒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何以有君子小人哉亦視其志而已矣志其大者遠者爲君子志其小者近者爲小人故明乎修齊治平者君子之儒也安於卑瑣齷齪者小人之儒也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謂南宮适曰君子哉若人此儒而君子者也言必信行必果而曰小人哉請學稼請學圃而曰小人哉此儒

交山筆話

卷一

三

而小人者也

齊戰疾

子之所慎齊戰疾亦有徵乎曰齊必明衣齊必變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齊之慎也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戰之慎也子疾病子路請禱曰丘之禱久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疾之慎也

孟敬子

說苑曰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是即論語所謂孟敬子也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鄭康成曰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捷爲敬

子名安有所謂孟儀者儀蓋其字也說苑所載辭意與論語略同疑出古曾子書云

三年學不至於穀

三年學不至於穀至猶及也言三年之久而所學會不及於穀焉斯其淡於榮利可知矣蓋當時干祿者多故夫子言此而深嘆之外注楊氏說最得此章之意似不必作志字解

門人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蓋兩門人皆夫子門人一則欲隆禮以尊其師一則欲仗義以助其友也

四十五十

交山筆話 卷一 四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寢衣

寢衣解孔安國曰今被也皇侃疏曰被宜長故長一身有半也案鄭康成注云今小臥被似又不宜長而宜短蓋長止一身之半矣二說所見略殊要不離乎被者近是似不必作齋衣解一說寢衣者中衣也言寢必有衣以護其體不可裸露其長止半身長字略斷一身有半言其短也蓋卽今之短衣云此解更確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原約舉之詞無定數也唯皇疏一解獨

異云冠者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就三十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倘如皇說所云是聖門高弟有室者三十人未有室者四十二人說經如此真乃匪夷所思考太平廣記所載石動筭說與此符合云出啟顏錄者豈亦本之皇疏耶

南宮适

周武王時有南宮括見尙書魯繆公時亦有南宮括見呂覽此與孔子弟子之南宮适當爲三人蓋名氏偶同者也

羿稷

古主射之官爲羿主稼穡之官爲稷羿與稷官名非人名也故堯有羿夏亦有羿神農之子柱爲稷帝嚳之子棄亦爲稷

卞莊子

論語言卞莊子之勇荀子言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史記言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則其勇洵不虛矣皇疏亦載刺虎事言卞莊子與家臣卞壽途中見兩虎共食一牛莊子欲前以劍揮之家臣曰牛者虎之美食牛盡虎之未飽二虎必鬪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以揮之信而從之果如卞壽之言以館豎子爲卞壽未知所据何書

三桓子孫

魯三家自春秋後皆微不復見而略可知者孟氏有敬子見論語

又有孟伯常見墨子季氏有康子曾孫昭子強見檀弓又有季孫紹見墨子唯叔孫之後無聞厥後季氏以費自爲國卽孟子所云費惠公國策所云鄒費邾邾者是也費當楚頃襄時尙存不知其亡在何年若孟氏之亡有足徵者六國表云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邾邾孟氏邑也蓋孟氏之亡當是年上距哀公遜國之歲已甲子一週矣厥後齊威王二十二年封鄒忌爲成侯蓋邾終屬齊云魯穆公時邾入於齊而鄆分於季淳于髡謂魯削滋甚殆爲是歟

鄉原別解

皇侃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宏德也按据此則原作如字讀與孟子所言不合姑備一說

少連

姓氏之書附會穿鑿最爲無理有絕可笑者如少連之少非姓也解者曰少連少昊氏之後也然厥兄大連豈大庭氏之後歟又後漢書有妖賊闕宣注者以爲闕黨童子之後然童子本非人姓名而昔之居闕黨者亦不止一童子也然則曷知其爲童子之後耶豈童子居闕而獨氏闕耶然則若五鄉童子又誰爲之後耶

周有八士

解八士者其說最爲不一竊謂作武王時人者得之矣以明其然耶蓋嘗考周書而知之矣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於尹士八士武

寤篇亦言之二書皆武王時作則八士爲武王時人固明甚又君  
爽篇有南宮括克殷篇有南宮忽南宮百達達适忽三名顯與論  
語合而同值武王又同氏南宮則八士之同出於一家又明甚而  
其名特記於論語者何也曰是孔子之言也孔子於殷周之際蓋  
嘗三致意焉故於殷則表其有三仁於周則稱其有八士所以見  
殷周之際其才固若此其盛也然則孔子不嘗舉十亂矣乎曰十  
亂者綜其一時之盛而言之也綜一時之盛猶不滿十人焉此周  
才之盛所以爲難也八士者綜其一家之盛而言之也綜一家之  
盛已得夫八人焉此周才之盛所以益見其難也曰信然則胡勿  
係其辭於孔子耶曰是蓋與三仁之論同發於一時而記者特錯  
交山筆話 卷一 七

出於此者爾使孔子未嘗言之則記者曷爲而記之哉然吾於此  
有深感焉蓋三仁之名世所共知也十亂之名亦世所共知也八  
士之名則略見於周書而不能詳獨賴論語以詳之而讀論語者  
於八士之時世又多未能詳也又賴周書以詳之則八士又豈非  
厚幸哉

八士之出於一家也信然矣而包氏云是一母四乳而生八子者  
則又不然蓋八士云者猶之乎八元爾猶之乎八愷爾猶之乎八  
龍爾皆移其一家之盛而言之非以其一母四乳而異之也倘必  
如包氏所云則八士之名僅見於此而其他載藉無聞又烏知其  
爲一母四乳而云然耶然伯仲叔季之必以兩舉何歟曰古人冠

而後字一之而不足則因而重之將以盈乎其數也而又奚取證  
焉蓋論語一書紀賢也非錄異也

鐘鼎欵識有達敦有叔夜鼎又有南宮中鼎達與叔夜名合中者  
仲也豈突忽之所爲歟又南宮氏世爲王臣康王時有南宮毛敬  
王時有南宮極南宮器蓋皆八士之後云

達适突忽夜夏皆疊韻也唯隨與駟不合心竊疑之後見楊升庵  
引宋人小說云周有八士命名而四韻季隨季駟隨句禾反駟鳥  
戈反一韻也是此義昔人已言之者

### 論家語大戴

論語家語皆聖人之言也大戴小戴皆聖人之禮也而或顯或不  
顯固有幸有不幸歟何輕重之不齊一至於此也竊謂家語之言

質之論語而不謬小戴之禮合之大戴而始全是皆垂訓於聖門  
而不容以偏廢者顧漢唐以來世之爲論語小戴者方愈出而愈  
不窮如觀海然浩乎莫測其涯涘也而家語大戴之學自王肅盧  
辯外罕有聞焉誠恐世愈遠而傳愈稀必且漸歸於泯滅倘致微  
言絕而大義乖誰之過也吾願世之留心經學者尙早爲加意於  
斯乎

### 家語

今家語四十四篇後儒以爲王肅增加故與藝文志所載二十七  
卷不合余竊以爲不然蓋當時傳授之書章句不無互異如尙書

之有古今論語之有齊魯尤其顯然者也今之家語何以異茲使此書果爲依託則子雍作注之日去孟堅撰志之時歷年不滿二百原書未必無存稍有可疑必遭橫斥何以當世並無異論耶且卽其書而審諦之亦有可以徵信者如弟子解述顏淵年歲顯與論語抵牾而肅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不可詳校若此書果出肅手肅亦會注論語何難併此一條而改之使與論語之說相符而必云此書錯誤耶據此則今之家語斷非出於肅也明矣

王肅注家語於本文多有駁正者固不止顏淵年歲一條已也今詳錄於此以備考焉好生篇孔子對哀公曰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注曰竊宜爲察六本篇

交山筆話 卷一

九

君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注曰聲宜爲啟或榮益期也子路初見篇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注曰當作桓子非季康子也王道若龍注曰龍宜爲警前後相因也入官篇邇臣便僻注曰僻宜爲辟畜而能供注曰供宜爲共古恭字也因警篇自望其廣則舉如也注曰廣宜爲壙君子違傷其類注曰違去也違或作諱也屈節解魚之大者爲鱗注曰鱗宜爲鱣新序作鮪鮪魚之懷任也正論解施生戮死注曰施宜爲與與猶行也行生者之罪也鄭伯南也注曰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以

上凡十餘條  
家語一書既不爲世儒所重而後人輾轉傳鈔脫訛愈甚其意爲

增減之處誠亦有之但決非出於王肅爾至弟子解所載年歲錯誤尤多未足爲據試以顏會二子言之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而三十一早死是顏子卒於魯哀公四年也而書中又言顏回死定公弔焉則顏子之年有誤矣會子少孔子四十六歲而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則會子僅二十七歲也而書中有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會子及晏子贈言事又言陽虎弔孔子而會子問事審其時世當在定公時則會子猶未滿十載誠早慧如此又何以有魯之言耶則會子之年又誤矣

今人所以疑家語者溺於顏師古漢書之注也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蓋師古所謂非今特以其卷數不合乎今爾然師古所注時多謬誤孔子三朝七篇今在大戴並無闕佚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可據是而疑大戴耶

交山筆話 卷一

十

### 會子子思子

藝文志會子十八篇今見大戴禮者十篇子思子二十三篇今見小戴禮者五篇大學中庸禮記是二子之不亡二戴之力也而傳禮之功亦不在高堂伯后蒼之下顧兩廡從祀並闕其人考之前史則小戴之黜當前明嘉靖時以其遺行不無可議故也然小戴之書實出大戴蓋以大戴補諸可歟

### 孟子見子思及荀卿之誤

孔叢子言孟子見子思孟子外書言孫卿子見孟子此皆出於人

心之欲以爲然而質之當年之事則實有不然者也

孟子游歷諸國

孟子歷游諸國唯在滕梁齊魯之年最爲可考之滕有齊人築薛事當顯王四十六年之梁值惠王襄王世當慎靚王之二年三年之齊有伐燕事及燕人畔事當赧王之元年至三年是前後僅十餘年耳魯平公以赧王元年立立時孟子在齊必去齊而後之魯也此其可知者已

齊宣王伐燕

齊宣王伐燕之事唯竹書紀年最與孟子合而其餘盡謬說也今以紀年考之則孟子之書前後更無可疑者紀年曰齊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則魏惠成王之二十八年也威王以惠成王十五年立立三十六年而薨則惠成王之後十五年實周顯王之四十八年也宣王以慎靚王元年立立十九年而薨則周赧王之十三年也齊伐燕在赧王元年爲宣王七年事燕人畔在赧王三年爲宣王九年事此孟子言宣王之確證也史記於齊之年表既脫去侯剡十年又減去桓公午十二年則威王之先已共少二十二年矣於是威宣閔三王之立遂各早二十二年而宣王伐燕之事遂適與閔王相值其前少之二十二年既無所附則併歸之閔王而閔王之世遂多二十二年此其所以致誤之由在今日猶能考見者也後之論此事者若司馬溫公呂成公閻百詩曹寅谷等

交山筆話

卷一

七

皆最稱博雅而明知史誤不能引紀年以證之反以己意私爲測度以遷合孟子之書則有益威王之年者有改宣王之年者有滅閔王之年者要之臆說紛紛皆爲杜撰豈若紀年出於當時其實事尤爲足據哉雖然今之紀年已非完書矣茲所據者其說僅存於索隱而采而集之猶足以訂諸家之訛也使其全然不墜焉則其足資考證者豈僅此而已哉

伐燕爲齊宣王事唐以前無致疑者以竹書存而可質也迨宋而竹書多逸即僅有存者人亦忽略而不屑覽觀遂至曲說紛然孟子一書竟成疑案然猶未敢以孟子爲非也近人有王懋竑者乃直謂七篇所記皆爲湣王後來傳孟子者始改湣爲宣以爲孟子

交山筆話

卷一

七

諱是直援史記以誣孟子矣此其說之謬悠比之改威宣閔之年者殆有甚焉真不足當識者之一哂而辛楣錢氏反以精確許之噫是夢也夢之中又作夢焉吾未如之何也矣

鄒穆公

鄒穆公之問孟子非仁人之言也而賈子新書則以穆公爲最賢言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糝無以粟嘗以二石粟而易一石糝於民焉其貴人而賤畜如此又言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其潔已而愛民如此又言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至穆公死而百姓思慕不衰其德澤足以感人又如此殆與孟子所言上慢而下殘者前後如出兩人焉豈穆公

深有感於孟子之言而卒能自強於政治也歟

齊人築薛

齊人之築薛乃田嬰所封之薛非奚仲之薛也奚仲之薛傳六十四世而滅於齊威王以封其子嬰焉考其始封之歲在魏惠成王之後十三年乃齊威王之三十四年也築薛與封嬰之歲同則四月封嬰而十月城薛也封之明年而薛子嬰來朝又明年而齊威王薨見於紀年最爲可据後人沿史記之誤多以薛爲閔王時封則吾竊惑焉夫孟嘗之就國乃閔王之世也而王謂之日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豈嬰之子已爲宣王臣而嬰之身乃始爲閔王封歟此其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交山筆話

卷一

三

樂正子

孟子外書言公都子名或又言樂正克爲樂正子春之孫此亦足備異聞者但其書詞多淺近殊不類乎七篇爾得毋內篇爲孟子自著而外書則門人附益之辭歟

孟子在薛

薛之爲國有任氏之薛有田氏之薛若孟子時之國於薛者已非任氏之薛而爲田氏之薛矣田氏者何齊威王三十四年當顯王四十六年所封之薛子嬰也當築薛封嬰之歲而孟子在滕然則滕文所云齊人築薛者其靖郭君田嬰之薛歟至於孟子之在薛實當去齊之後而孟子之去齊實當宣王九年赧王三年燕畔之後然則能尊

禮孟子而以五十鎰餽者其孟嘗君田文之薛歟

魯穆公尊禮子思

諸書皆言魯穆公尊禮子思子思之生年雖無實證然孔子六十九歲而伯魚卒則魯哀公之十三年也後七十五歲而穆公始立則子思蓋耄耋之年矣而家語史記皆言子思年六十二子思之卒年是歟則穆公之立年非也穆公之立年是歟則子思之卒年非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

周家享國之年竹書與羣書五異而最足据者莫如孟子之言孟子去齊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言其逾名世之期併已過卜

交山筆話

卷一

四

年之數也考孟子去齊之歲當赧王三四年間以紀年徵之武王滅殷歲在辛卯至赧王四年歲在庚戌凡七百四十年與孟子所言符合洵不妄也若如漢書律歷志所云則武王克殷歲在庚辰下至赧王四年已八百十二年倘令斯時果逾八百則孟子方言其數則過固宜極其數之多豈反舉其數之少乎則竹書之年確無疑而漢書之年不足据矣顧世之談歷者乃從漢書而不從竹書豈以竹書不足信而孟子亦不足信歟

紀年武王滅殷歲在辛卯迨東周之亡歲在壬子共八百零二年綱目前編沿劉歆三統歷之誤增多七十一一年爲八百七十三年其所增者昭王十九增爲五十一一孝王九增爲十五夷王八增爲

十六厲王二十六增為五十一自宣王以後與紀年合考其所增之數唯厲王之年見史記餘皆以意為之而已然史之編年所以示信非如小說傳奇可任意杜撰者竟師心自用若是噫甚矣宋人之僻而妄也

滕定公文公

滕定公世本作考公廩文公世本作元公宏趙注謂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余謂此終近於臆說然紀載不應互異若此豈當時已有兩字之諛而二書各舉其一歟

湯十一征

湯之十一征見於竹書紀年者帝癸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二十六年商滅溫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毫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二十九年商師取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師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腰商師征三腰戰于廊獲桀于鳴條放之于南巢統而計之有洛也荆也溫也韋也顧也昆吾也夏邑也三腰也合之征葛為九征竹書云湯有七名而九征豈謂是歟然孟子明言十一征則竹書當有缺遺者或曰征密須見國策征有十見路史合之為十一征云

伐奄三年討其君

伐奄三年討其君唯紀年備詳其事而讀孟子者不可不知也紀年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邲以叛三年王師滅殷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案奄徐蒲姑皆殷諸侯而邲則殷墟也厥後奄為魯邲為衛蒲姑為齊云然其時叛者有徐及淮夷滅者有蒲姑孟子奚獨言伐奄蓋東征之國奄為大叛以奄始而滅以奄終也據紀年則伐奄在成王三年至五年而遷其君是前後三年與孟子所言符合此紀年之合乎孟子者也韓非子曰周公且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攻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按商蓋之蓋即奄也韓非言攻奄在勝殷後服奄在伐九夷後序次與紀年亦合此韓非之合乎紀年者也

鳴條

孟子言舜卒鳴條按紀年云帝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與孟子合

畢郢

畢郢者何畢程也畢程者商諸侯也其曰畢郢何也周嘗克而都之也克之奈何逸周書曰畢程氏尊爵損祿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商之畢程也然以何時亡歟竹書紀年曰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是年為季歷三年蓋畢程屬周當

是時矣厥後畢程見于竹書者文丁五年爲季歷十九年周作程  
邑帝辛六年爲文王十七年西伯初禰于畢至帝辛二十九年釋  
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以爲  
師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  
程遷于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葬畢西于豐三十里是  
畢程在文王時固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矣然言畢則不言程言  
程則不言畢畢與程固兩地也茲合之曰畢郢何歟從其舊也從  
其舊則宜曰畢程以程爲郢何歟蓋商曰畢程周曰畢郢程之爲  
郢猶豐之爲鄆鎬之爲鄆名異而實同者也然亦有名同而實異  
者蓋周之都有郢楚之都亦有郢焉使徒郢之云而無畢之云則  
無以知爲周之郢而非楚之郢矣言畢郢者重舉以明之也然自  
文王以後畢郢有見於經書者歟曰武王時有畢公高宣王時有  
程伯休父蓋又爲畿內國云

杯

今人以杯爲酒器然古人盛食之器亦曰杯韓非子曰紂爲象箸  
箕子怖以爲象箸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王之杯所謂一杯羹是  
也漢書地理志言朝鮮風俗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  
及內郡賈人以杯器食郭林宗別傳云魏德公爲林宗作粥林宗  
一噉怒而呵之曰高明爲長者作粥不如意使沙不可食以杯擲  
地此皆古人以杯爲食器之證其專屬酒器當出漢以後云

曹交

趙注曰曹交曹君之弟也然曹滅於魯哀公八年不問戰國時更  
有國於曹者安得尙有曹君之弟歟余謂曹者鄒姓也交明言得  
見鄒君可以假館是其意中唯挾一鄒君以爲重則交爲鄒君之  
弟無疑趙注言曹君者偶誤也蓋曹其姓爾

太平御覽引孟子作曹文公曹交按文公二字當卽交字傳寫之  
訛併誤衍曹交二字也不然豈別有據歟

白圭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是以  
白圭無水難則圭之治水當時亦有稱之者藉非孟子辭而闕之

惡知其貽害若此哉

盆成括

孟子書有盆成括爲孟子門人晏子書亦有盆成适爲孔子門人  
二人者學於孔孟不同時而同姓名且並見於齊亦一異也豈晏  
子之書有誤歟

公都子高堂生有名

兩廡從祀諸賢未有無名者唯公都子與高堂生不名闕疑也然  
公都子名或見孟子外書高堂生爲高堂伯見謝承後漢書則未  
始無名者而不以爲據何也豈以謝書不列正史而外書不入內  
篇故歟



辨孟子傳先齊後梁之誤

孟子游歷所至見於本書者則先梁而後齊而史記言孟子道記  
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  
遠而濶於事情則又先齊而後梁顯與孟子本書不合今以紀年  
徵之則齊宣王以梁惠成王後十六年立明年而惠成王薨子今  
王立今王者襄王也孟子至梁必在惠之末年故及見襄王之立  
若果後十六年以前孟子已先有至齊之事則其時之齊方屬威  
王之世安得云宣王不能用乎今史記於齊之年表脫去侯剡十  
年又減去桓公午十二年於是桓之世盡屬於威威屬於宣宣屬  
於湣而威王之三十六年已屬湣王之三年此則誤在失其所應

交山筆話

卷一

九

有者也若梁惠王之後十七年矣屬諸襄王襄王之二十三年強  
列為哀王此又誤在益其所本無者也種種錯謬實惑後人甚至  
孟子之生平遊歷確可據於本書者反倒置其先後焉誠不可不  
亟為審正者而後人過於尊信不能引紀年以力斥其非遂使漫  
漫長夜併為一談直至今日而牢不可破焉真可云迷罔之甚者  
矣

交山筆話卷二

古藤蘇時學敬元甫撰

十翼

十翼孔子之書也然說苑載泄治諫陳靈公有引繫辭之文者豈  
劉向敷衍之詞歟抑當時先有是言而孔子作繫辭引之歟考向  
之記述其舛錯者甚多則此誤蓋向為之也

古文尙書

昔之疑古文者大抵以古文易而今文難謂經伏生口授不應記  
其難而遺其易疑後人雜采羣藉而偽為之斯亦好辨之至矣竊  
謂書出於偽者其綴輯羣言必當全錄原文不遺一字以為徵信

交山筆話

卷二

一

之端今觀周秦古書所引尙書之在古文者其字句詳略與今多  
不同豈作偽者不欲雷同以徵信反加點竄以致疑歟此蓋當日  
師傳多由口授彼此不無互異故也然則古今文之難易可曉然  
矣

百穀

楊泉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漑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  
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  
詩曰播厥百穀穀者眾種之大名也今百穀之義人多忽之故錄  
此備考

紀年與詩序合

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康成以爲厲王今考之紀年則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在幽王元年皇父作都於向在幽王五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幽王六年蓋康成時紀年未出故其言如此

### 蘇公暴公

詩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此詩以絕之按蘇暴皆畿內國暴公之先無考不知其始封蘇氏當武王時有蘇公忿生爲大司寇而封諸溫此蘇氏之始也詩之作據譜當幽王時然不及二公之諡唯世本言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簾蓋卽詩所云伯氏吹墳仲氏吹簾者也又高誘注淮南

交山筆話

卷二

二

曰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桓公信公之諡不見他書訟閒田尤不知所出豈與詩世本所言者同爲一人歟抑二國別有之君歟考桓王八年嘗奪蘇氏十二邑之田以與鄭亦未聞其與暴公訟也厥後暴公更無所表見而蘇之失國當魯僖公十年所謂狄人滅溫溫子奔衝者是也迨文公十年而蘇子復見于經豈旣滅而王復之歟

### 左邱明作傳

左邱明受經於孔子而作傳自唐以前皆主此說並無異論迨宋人惑於趙匡之說則有疑左氏在孔子之先者惑於王安石之說則有疑左氏在孔子之後者要皆懸揣之詞並無確証至明崇禎

間有吳繼仕者謂左傳中舉及趙襄子之諡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若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旣沒七八十年之後猶能著書若此此其說尤爲謬妄夫襄子之立當魯哀二十年見於左傳其卒當威烈王元年見於史記是襄子之立去孔子之卒僅五十四年耳又何所據而有相去八十年之說耶且孔子弟子少孔子四五十歲者甚多藉令孔子卒時已二三十歲卽再加四五十

年亦不過七八十歲之人原非異事又何所見而謂其必不能著書若此耶大抵俗儒好生異論而援據多疎西河毛氏闢之良快人意然於襄子之卒終未能援史記以徵之則縱能闢彼之口終未能服彼之心已

交山筆話

卷二

三

### 小國自貶

滕薛杞皆侯也而見於春秋者則滕降而子薛杞降而伯杞又降而子或謂黜於時王或謂削於孔子竊以爲皆非也母論東遷而後令不行於諸侯卽三國又何罪而削之是謂時王黜者非也春秋之法首誅僭竊若以韋布而操黜陟之權其爲譖竊孰大於是則謂孔子黜者更非也然則曷爲而貶之歟曰自貶也曷爲而自貶蓋當時弱小諸國方倚霸國以自存則其爵秩之崇卑有必不敢與霸國齒者此以弱而自貶焉者也會于宋而魯視邾滕會于平邱而鄭爭職貢當此悉索敝賦之時尤不可樂虛名而受實禍此以貧而自貶焉者也然則自貶亦有據歟曰曷爲而無據春秋

之後衛自貶為侯又自貶為君斯自貶之確證矣

羅盧

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綏於方谷自楚之得志於上國其挫疊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此舉洵足以快人心矣而羅盧二國後更無聞今以國語考之富辰之對周襄王也歷舉諸國之以女禍亡者有羅由季姬盧由鞠嬀之語則二國亦不久而亡也雖未明言其誰為亡之然二國小而近楚則必楚亡之矣老子曰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小國之得志於大國也果不足恃如此哉

案割音未詳据國語注云鞠嬀盧女為荆夫人荆楚也則割實

荆字之訛

子產論心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斯言至矣自古之論心者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其意猶有所未盡者則吾更得而推之蓋人之面雖不同而其為耳目口鼻之用者則無不同也人之心雖不同而其稟仁義禮智之性者則無不同也唯知其有不同也不獨君子不同乎小人小人不同乎君子即君子亦不能盡同乎君子小人亦不能盡同乎小人此心之由氣質而生固若是其散殊也則謂之不同也亦宜而知其無不同也則君子所以為君子者以其存此心小人所以為小人者以其亡此心存此心則君子固同

乎君子即小人亦未始不同乎君子亡此心則小人固同乎小人即君子亦未始不同乎小人此心之由秉彜而具者固不能以大相遠也則謂之無不同也亦宜

吳入郢

吳入郢郢者何楚都也其不曰入楚何也言郢而楚見言楚而郢不見也然春秋書入鄭入許入陳入衛皆舉其國名而楚則曰入郢何也曰鄭許陳衛小國也楚大國也廣袤數千里焉不書入郢無以知入其國都矣

公羊穀梁

公羊穀梁二姓也自高赤以外罕聞焉世或以為皆姜姓也然公羊賈見禮雜記公羊高之後有公羊壽見漢書儒林傳則未嘗無是姓矣論衡以穀梁亦為穀梁寘亦人所罕知者

竇公

漢書藝文志云六國之時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桓子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二失盲父母哀其不及眾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案此事大抵虛妄所云魏文侯者出自竇公之口真與偽誰從而質之此與古強之言見瞽瞍李少君言見齊桓公者無異顧世儒之論莫有疑焉亦泥古者之過也

禮記作者

禮記四十九篇皆雜采儒家之言今書籍散亡多不能盡知其所自出其可知者自子思子中庸而外則月令本乎逸周書為周公作樂記為河間獻王命毛萇作坊記表記禘衣為公孫尼子作三年問為荀卿作又大學亦云子思作又鄭注檀弓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獨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則上下兩篇並檀弓作也若會子問當出會子書為會子作禮運篇唯言偃在側與子問答則此篇為子游作又仲尼燕居言游與子張子貢並侍而游獨舉氏此篇亦言游作也孔子閒居唯與子夏問答則此篇必子夏作也又坊記表記禘衣為公孫尼子作故其文自為一體與他書述

父山筆話

卷二

六

孔子言者不同而其中有引春秋及論語云云毋論論語成於門人非孔子所及見即春秋經孔子手定亦不應自引其書然則篇中所稱子言之及子云者必非孔子其殆尼子自謂歟

出母

檀弓云孔氏之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出母者何生母也以其為己身所出故謂之出母晉呂相絕秦言康公我之自出是也蓋孔氏自夫子以至子上四代並為庶出故皆有出母之喪而子思則直言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白也母蓋明其不為妻則其必為妾可知矣又言不為白也母者以其非嫡母也古制為嫡母而後可以行三年之喪也後儒不審出字之義遽蒙以有罪被出之文陋

者因之遂有孔氏三世出妻之鄙說無論谷風之怨非盛德所宜即近世鄉曲之儂亦未聞有棄其室家若是易易者豈大聖人刑于之化反不逮世俗之人耶誣罔不經嗜其甚矣

公輸般

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句飲句般請以機封案般即若也若蓋般之字而錯綜以見之者爾注以若為匠師以般為若之族非也唯般年方小故公肩假以嘗巧責之言其為兒童嬉戲之事也倘般與若為兩人則下文止言般而不及若先言若小何謂耶又般為魯昭公後當生於哀公時故其年尚小後與墨子論政宋者即其人也舊說以般為魯昭公子又疑與墨子遇者為兩人皆非也

父山筆話

卷二

七

陳莊子

檀弓云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是莊子卒當魯繆公時也紀年云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史記田敬仲世家云宣公四十四年伐晉明年伐魯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是亦四十五年與紀年合唯六國表以是年當魯元公之十八年後三年而穆公始立則不得云穆公時矣豈莊子之卒年誤歟抑穆公之立年誤歟姑志於此以諗知者

陳乾昔

陳乾昔為人姓名並無意義而孔疏必讀乾為于謂陳乾昔亦謂

久嬰疾病是以乾昔爲乾腊也說經家一何穿鑿至此

周公作月令

逸周公序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蔡邕曰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作皆非也据此則月令實本周公而呂覽取之鴻烈又取之今人見鴻烈之文與呂覽略異而呂覽之文與戴記正同遂謂月令本諸呂覽是未卽蔡邕之言而深考之也然邕猶及見周書本篇而今之周書已闕者蓋後人以其重乎戴記而刪爾唯盧抱經學士校本仍取呂書補之以存其舊云

生前稱謚

文曰錄話 卷二

八

曾子問喪有二孤孔子舉魯哀公季康子事以証之是矣但考哀公之薨與康子之卒並在夢奠十年以後則兩人之謚爲何若聖人烏得而知之此蓋後人追述之詞非當時答問之語也

交山筆話卷三

古藤蘇時學敬元甫撰

黃帝

列子曰黃帝卽位十五年喜天下戴已又十五年而遊於華胥氏之國又二十八年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是黃帝在位僅五十八年也其數雖不與竹書路史同然合之二百餘年實爲三百則與家語所言黃帝三百年者若合符契焉豈此無所據而云然歟而吾於此竊有感焉蓋列子之書奇詭之書也然其所言黃帝者尙不過如此並無一字及於神仙則神仙之有無可見矣彼秦漢方士之流乃敢爲誕妄不經之詞以欺世主而邀富貴而世主亦甘墮其術中而曾不加察也此非不學之過歟

交山筆話 卷三

三女媧

古蓋有三女媧焉有男子之女媧有婦人之女媧有或爲男子或爲婦人之女媧曷爲男子之女媧世本曰女媧作籒宋忠注曰女媧黃帝臣此男子而名女媧者也曷爲婦人之女媧史記素隱曰禹娶於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媧此婦人而字女媧者也至代庖犧氏而王天下者謂之女媧亦謂之女希說者曰是始爲媒妁者故謂之女媧非婦人而字女媧者也或者曰是庖犧氏之女弟也故氏曰女媧非男子而名女媧者也噫其果男子歟其果婦人歟窳古遙遙吾烏從而質證歟

許由

羅氏路史云堯之遜四岳則許由已在其中矣夫許四岳之裔也以許由為四岳又以遜四岳即遜許由洵讀書得間之言哉

外丙仲壬

帝外丙帝仲壬史記竹書確然可據二年四年史記竹書年數亦合國史稱殷三十一王無外丙仲壬是二十八王也信如謂歲為年之說則湯百歲而崩豈九十九而始生外丙九十七而始生仲壬歟年及期頤連舉二子從古未聞此事審爾孟子當先仲壬而以外丙次之胡先舉其弟而乃及其兄歟此事之不待辨而明者後人不信可據之古書而信無稽之臆說已見其惑至曹寅谷又謂外丙仲壬皆先太丁而卒者也九為鑿空更無足辨

殷三十一王

殷之三十一王非獨國語言之即孔子對哀公亦言之大戴禮三朝記曰成湯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九世乃有未孫紂即位是亦三十一王也而今之見於史者僅有三十王何歟或曰其一王即太丁也太丁者未踰年之君也猶周之悼王哀王也凡殷世為天子者必以始生之日為號非天子則無號太丁是天子之號也然曰未立而卒何也曰禮踰年始即位未踰年而卒故曰未立而卒也此一說也或曰其一王乃武庚也紀年曰武王勝殷送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武庚存殷固未亡也武庚死

而殷始亡焉故武庚亦天子之號也此一說也噫其信然歟高

注淮南以祿父為紂  
兄子未知所本何書

武王伐紂

逸周書克殷篇言武王誅紂事最為悖謬而不合於理司馬氏作史反取而述之本紀之篇此不知武王之甚者也夫周書所言考之春秋以前並無其說孔子亦未嘗言之而戰國時子書則往往有言及此者豈武王當日而真有此也哉乃好事者偽為之以迎合當世者爾此與竹書言啟殺益太甲殺伊尹無以異固說之誕謾而不足信者也而司馬氏反從而信之過矣且彼所以為信者豈以武王有貪天下之心也哉不知武王之心即文王之心也其

交山筆話 卷三

三

伊尹之放太甲亦可也而紂則既已亡矣吾意武王於此必盡其君臣之禮焉所以立萬世臣子之防也又何至如周書所言者誠如周書所言則後世之至不仁者若莽卓裕温猶必有所隱忍顧忌而未敢悍然為之豈武王之至仁者反無所隱忍顧忌而獨悍然為之耶誠使武王為之則是武王之不仁又更甚於紂又何得言以至仁伐至不仁耶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故孟子讀武城之書而知其有不足信者今以周書之言質之於武城則孟子所謂不足信者其悖謬猶未若斯之甚也豈武城不足信而周書反足信耶或曰孟子之不信武城固已而又言武王誅紂何歟曰孟

子之言乃因齊宣王所言者而告之所以警當世之為人君者也告公孫丑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乃以警萬世之為人臣者也然武王之不誅紂其言固有驗於古焉賈子新書曰紂身鬪而死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夫帷而守之者不忍見傷殘之慘也此足以徵周書之謬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武王歟

### 秦顛卽太公望

墨子書言秦顛來賓又言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置罔之中案秦顛蓋卽太公望也孟子言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與墨子來賓語合置卽詩所云免置蓋此詩爲閔天而作但置屬天則罔屬顛與太公鈞渭遇文王事亦合自馬融注十亂

交山筆話 卷三

四

誤以秦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遂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爲稱首書君夷篇舉文王諸臣有顛而無望若使果爲一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顛卽望無疑也

### 單疑生

博古圖有單疑生豆銘云單疑生作養豆用享案此卽春秋所謂單子者也單讀如善音與散近豈此之單疑生卽所謂散疑生者歟又有單從鼎銘云單景作從彝此與韓非子之單茶皆單子之名不見於春秋者

### 二虢

虢仲封於東其地爲今之榮陽虢叔封於西其地爲今之陝州皆

當時近畿之國也而平王時鄭滅東虢則虢仲之封亡惠王時晉滅西虢則虢叔之封亦亡是二虢皆亡矣而戰國時乃有扁鵲醫虢太子之事何歟豈虢之亡而復能自存歟抑居其地者猶仍其故名若魏之號梁韓之號鄭歟考之劉向說苑則扁鵲所醫者趙太子非虢太子也豈非傳聞之誤歟

東虢之君無聞西虢之君尙有見於傳記者當懿王時有虢公帥師北伐犬戎夷王時有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皆不知其名諡厲王時有虢公長父卽墨子所謂厲公者也宣王時有虢文公幽王時有虢公石父呂覽作虢公鼓鼓名而石父字也平王時有虢公翰立王子余臣者桓王時有虢公忌父虢公林父最後至虢公醜以惠王時亡此其時世猶可知者若續文苑所載有虢叔旅鐘銘旅之考曰惠叔並虢之先君而其時不可考矣

交山筆話 卷三

五

### 尹氏

尹畿內國姑姓釋史言不詳所出然畿內固多世臣若周召毛原並開國時封而春秋時尙在尹氏當武王時有尹逸以其爲史又稱史佚藝文志墨家有尹佚二篇卽其人也則尹佚固尹氏之先也

### 共和

史記以共和爲年號則共字作去聲讀紀年以共和爲國君則共字作平聲讀今以周秦以前書考之則紀年之說是也莊子曰共

伯得乎共首共首即共山之首也與紀年合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朝矣亦與紀年合魯連子述共伯和始末比二書爲尤詳今備見於史注與紀年亦無不合是周秦以前並無以共和爲年號之說者即左傳亦明言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唯共伯以外藩攝政故得以釋位爲言信如史記所云則周召二公皆王之卿士也又何得言釋位耶蓋司馬氏當武帝時習見其時已有年號之制妄疑三代之世亦有之故其謬至於如此乃其書併滅去厲王之年而直以共和紀年則尤謬亦思古之攝政者不獨一共和耶前此而爲者有周公然史皆書成王之年不聞以周公紀年也後此而爲者有季氏然史皆書昭公之年不聞以季氏紀年也何獨至厲王之世而異之豈厲王之臣上不能法周公併下不能逮季氏歟然則史之失事實者其失小而其長僭竊者其禍烈也後之學者徒知尊信乎其書莫能救正乎其失遂至訛謬相沿諸若此類者不可勝舉也可慨也夫

父山筆話

卷三

六

魯連子曰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今考之紀年則穆王時有共公利從王伐犬戎者蓋共和之先也春秋傳言太叔出奔共者乃共和之後也閔二年傳言益之以共勝之民豈爾時之共已屬於衛歟

閔二年傳言衛之遺民七百有三十益之以共勝之民爲五千人

立戴公以廬於曹案傳既言衛民止此則共勝疑皆國名也注以爲衛邑不知何據曹亦國名而注屬之衛豈所謂土國城漕者耶

### 周分東西

東西周之事見於史記者最爲闕畧而猶有可考者則二周之分是也周本紀云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史不明言其所以分之故而注者不察遂以東周爲惠公少子所封此不善讀史記之文而誤者也呂氏春秋曰威公薨葬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爲二韓非子曰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薨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夫韓呂二子皆在史記之前所傳必得其實由其說而証之則東西兩惠公皆威公之子也威公薨而二子爭立周於是乎始分則史所云封少子於鞏者乃威公之少子非惠公之少子也然則朝其西周惠公乎根其東周惠公乎同一東周惠公而韓非以爲根世本以爲班紀年以爲傑則傳聞者異詞耳至其時世亦有可考而知者焉趙世家曰成侯七年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考趙成侯之八年則周顯王之二年也分在二年則威公之薨當在元年可知也惠公傑以二年立立八年而薨則周顯王之九年而魏惠成王之十一年也此見於紀年者又可考而知也再考班氏古今人表載東周惠公亦曰威公子是古人原不誤而後人誤耳

父山筆話

卷三

七



東周以顯王二年立國至秦莊襄王元年而亡凡一百十九年其  
君有惠公昭文君見於書昭文君當秦惠王時其去惠公當不遠  
也而西周自惠公以下有武公武公有共太子早死乃立庶子咎  
為太子蓋卽索隱所謂文公者也然史記以共太子為周武公子  
而國策但言為周太子案周自六王僭王以後未有稱周天子為  
王者則凡國策所言周君蓋卽周天子也而共太子為周太子則  
其為赧王子歟為武公子歟皆未可知也

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周威公崔氏本作周威公竈蓋竈卽威公之  
名而今本佚之

薛國世系

交山筆話 卷三

八

唐書宰相世系云薛氏出自任姓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十  
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其地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  
於邳十二世仲虺復居薛為湯左相臣扈祖已皆其胄裔也祖已  
七世孫曰成一作成侯徙國於摯更號摯國女太任生周文王至武王  
克商復封為薛侯齊桓霸諸侯獨薛侯不從黜為伯歷三代六十  
四世其可記者眡生初初生厲侯陵生宣武侯房房生哀侯衰  
衰生莊侯元元生平侯費費生昭侯直直生襄侯夷夷生桓侯辨  
辨生康侯安與安與生定公箱箱生恭侯尙尙生景侯魏魏生宣  
侯伯勤伯勤生簡侯文歡文歡生惠侯黃夷黃夷生靈侯英英生  
文侯俱俱生隱侯清清生愍侯洪為楚所滅案此序薛國世次最

為詳備蓋出古世本書今世本已亡賴唐書徵引不至磨滅亦好  
古者所宜知也

齊幽公

史記言齊康公卒田氏遂篡齊索隱引紀年曰齊幽公之十八年  
而齊威王立考威王之立去康公之卒已二十二年斯時姜氏之  
齊已亡安得更有幽公者若田氏之齊則威王之先為桓公午亦  
不聞尚有幽公也豈紀年之幽公卽史記之桓公歟但今本紀年  
已無此語索隱所見蓋猶當時原本云

田侯牟卽桓公午

莊子曰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注以  
田侯牟為齊威王蓋據六國表魏瑩之立已值威王故也然威王  
名嬰齊不名牟惟威王之先為桓公午據竹書紀年則魏瑩之立  
當桓公午五年至魏瑩十四年而桓公午始卒午與牟字形相類  
則牟卽桓公無疑也後人信史記而不信竹書宜其說之多舛歟

交山筆話 卷三

九

三家分晉之歲

史記六國年表於周安王二十六年言魏韓趙滅晉絕無後是晉  
之亡當是年然其說質之紀年而不合卽質之趙世家而尤不合  
蓋謬說也紀年以是年為魏武侯二十一年實晉桓公十四年也  
是年韓滅鄭明年晉桓公邑韓哀侯於鄭又五年為魏惠成王元  
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則桓公二十年也又後十一

年爲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卞子涅又明年爲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於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又後六年爲惠成王十九年晉取泣氏獲澤見於紀年者如此以其說微之則安王崩後六年而晉遷屯留又後十一年而韓取屯留遷屯留之歲而桓公尙存取屯留後六歲而晉尙存固不得於安王崩年言晉滅矣史記趙世家云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居處屯留案成侯十六年當周顯王十年魏惠成王十二年與紀年韓取屯留之歲同是晉之分當是年矣又後十年爲趙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去晉取泣氏獲澤

文侯筆話

卷三

十

陳晉不亡

陳滅於楚而田與於齊則陳滅而不滅桓叔之晉亡而桓叔之韓在則晉亡而不亡誠以陳爲舜後而晉屬武王後也明德之祚遠矣哉

魏文侯子封中山

戰國時之中山乃魏之別對非春秋時之鮮虞也而注者多混而一之此失之不考者也趙世家曰魏伐中山令太子擊守之說苑

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聞趙倉唐之言乃復以擊爲太子而封少子擊於中山韓嬰所言與說苑同惟以擊爲訛則傳聞稍異耳是中山爲魏封無可疑者考其始封之歲當在威烈王之十二年表所謂中山武公初立者是也初立者初立國之辭也故謹而志之爾至魏惠王二十九年而中山君爲相使中山非魏封魏又烏得而相耶後中山立國一百二十年而亡則周赧王之二十年也其君雖未能盡詳而亦畧有可考者焉世本曰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武公蓋卽公子擊也至其最後之君則名尙呂氏春秋所謂中山尙染於魏義偃長是也高誘爲呂氏注亦知中山爲魏封獨以公子牟爲始封之君則不然牟爲中山

文侯筆話

卷三

十

公子雖散見於羣書而考其時世蓋與平原君同時而習公孫龍之說者也時中山久已屬趙安得爲牟之所封乎

魏封中山之事散見於諸書者甚夥戰國策曰文侯欲殘中山常莊設謂趙桓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以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蓋當時猶有封建之制往往滅國而置子弟焉者齊滅薛而封田嬰秦滅蜀而封公子壯猶此意也趙武靈王之滅中山亦欲廣其地以分王其兩子也然事未成而難作而中山遂併爲趙有耳

戰國策曰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魏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後魏滅中山果不能有其地而以封其子焉不數傳而卒歸於趙趙利之言驗矣哉

### 魏文侯師子夏

容齋續筆云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後七十五年而魏始爲侯則子夏已百三歲方爲文侯師豈其然乎此待泥史記之文而不能深考者也不知史記六國年表最多謬誤未足爲信如趙簡子卒於魯哀公二十年越圍吳之歲左傳

交山筆話

卷三

七

足徵也而史記則序其卒於周定王十一年則後十七年矣而趙世家又言襄子元年越圍吳信如其說則吳亡已十六年安得更有圍吳之事乎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諸若此類不可勝舉若魏文侯武侯之年亦其一也考竹書紀年則文侯立五十年多史記十二年武侯立二十六年多史記十年文侯以晉敬公六年立則貞定王二十三年也武侯以晉烈公二十四年立則安王六年也文侯之立已先史記二十二年則去孔子卒之歲僅三十二年耳時子夏方六十歲爲文侯師當此時也後文侯立四十四年而始爲侯則去孔子卒已七十五年矣其師子夏亦斷不在爲侯之後也而安有可疑者乎

### 梁惠王年歲

梁惠王以魏文侯之辛丑年生在史記則文侯二十五年在竹書則文侯之四十七年也後三十年而惠王立又五十二年壬寅而惠王卒年八十二閱百詩誤以惠王之卒年百有四以此疑竹書殊爲疎謬

### 戴氏篡宋

國家之患莫患乎君弱而臣強臣強則君必不能自立君不能自立則臣得以制其君而君遂不能有其國吾嘗觀之衰周之世而慨然矣當衰周之世而政出多門者則其國必分分焉而君無如何也若晉之三家是也當衰周之世而權歸一族者則其國必篡篡焉而無君如何也則齊之田氏是也今更即史傳所遺者以考之則當衰周而分國者又不獨晉之三家也即季氏亦分魯焉當衰周而篡國者又不獨齊之田氏也即戴氏亦篡宋焉季氏分魯之說則顧氏日知錄曾言之即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是也戴氏篡宋之說則雜見於韓詩淮南說苑諸書而莫始於韓非子韓非子曰戴氏奪子氏於宋又曰司城子罕取宋又曰戴驩爲宋太宰皇

交山筆話

卷三

七

喜重於君二人者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之政韓非於此事固屢言之而必與齊之田氏並言明田氏與戴氏皆篡國之臣也而呂氏春秋於宋偃之亡亦曰此戴氏所以絕也不言子氏而獨言戴氏則戰國之宋爲戴氏之宋而非前日子氏之宋固

明甚然韓非既言戴氏又曰皇喜日子罕者何也則戴其氏而喜其名子罕乃其字也凡名喜者多字子罕若鄭之公孫喜字子罕是也而宋之名喜者亦有兩子罕焉春秋時有司城樂喜字子罕宋之賢臣也戰國時有司城皇喜亦字子罕宋之篡臣也之二人者其名同其字同其官亦同而樂皇二族並出於戴則其所自出又未嘗不同而一為賢臣一為篡臣其行事又何不相同之甚耶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則其篡當以何時歟按紀年云宋易城肝廢其君壁而自立壁者宋桓侯也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歟

戰國時強臣分篡之禍晉齊而外不獨魯宋也當時周公子根亦分周衛子南勁亦篡衛焉是皆踵齊晉而為之者竊鈞誅而竊國侯非一日之故矣

孟子書有戴不勝戴盈之皆康王偃臣而偃亦戴也宋之戴齊之田歟

### 蔡三滅於楚

史記言楚惠王滅蔡以蔡侯齊歸遂謂蔡亡於此此司馬氏之疎也今以司馬氏之言合羣書而讀之則知蔡之亡於楚也有三焉始滅於靈王繼滅於惠王卒滅於宣王至宣王之滅而蔡乃真亡當惠王之滅而蔡猶復建也奚以徵之則以子發之滅蔡徵之也子發者何楚宣王之大司馬景舍也而其時有昭奚恤者亦為宣

王臣嘗對秦使而歷舉楚之賢臣以示之則子發與焉是子發為宣王時人固明甚而其逸事散見於羣書者猶甚夥也唯國策則明言子發滅蔡當蔡聖侯時淮南子則言子發以宣王時滅蔡以威王時獲罪出奔其時世尤為可據若信如史記之言則惠王四十二年而蔡滅下至宣王之立已七十八年矣而宣王固與梁惠王同時者當梁惠王會泗上諸侯固猶有蔡焉則蔡不亡於楚惠王時審矣顧陋者每溺於史記之說反疑國策之文有誤妄將莊辛所說之聖侯改作靈侯宣王改作靈王竟不知子發之為何時人者謬矣幸楊倞注荀子書引國策此文尚存其舊此考古者所亟宜據以改正者也

交山筆話 卷三 五

子發之為景舍見余知古所撰渚宮舊事此與楊倞注荀子所引莊辛幸臣論皆唐人徵引古藉之僅存者藉非得此以徵之則子發之生平遂傳疑於後世因嘆無識者之妄改古書為可恨也紀年云魏惠成王十八年齊侯使楚景舍求成案是年為齊威王四年楚宣王十七年時齊魏方頻年構兵齊與宋衛圍魏襄陵而敗故遣子發為講也子發為楚宣王時人此亦可為確證

### 楚王韻章

鐘鼎款識有曾侯鐘一銘有唯王五十六祀楚王韻章云案此楚惠王也韻當作熊負芻為考烈王弟

史記言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李園妹入宮乃生幽王幽王卒而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芻為王是哀王與負芻皆考烈王子不得云卒無子矣及觀劉向列女傳云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誠如劉向所云則幽王哀王皆非真考烈王子而負芻乃考烈王弟也是考烈王之無子洵不妄矣其言必有所據而情節較諸史記尤為可信云

燕襄王

韓非子云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案史記燕稱王後無諡襄者以其事考之蓋昭王也殘齊事在昭王二十八年平中山事在昭王十七年六國表言趙與齊燕共滅中山是也蓋昭王兼諡昭襄史從一字省文也然昭王方以燕強茲言燕亡者從其後而言之上舉齊荆亦此例云

燕公孫操

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二十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君案君即燕惠王而燕世家但言惠王卒無被弑語唯韓非子云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燕操即公孫操也語與趙世家合則燕惠王之遇弑信非虛矣注韓者以為子之非是

燕無後

六國亡於秦而三晉齊荆之後皆能復自立以亡秦唯燕人乃立韓廣豈燕之獨無後歟抑秦人抱荆軻之憾而盡覆其宗歟列女傳言秦攻魏破之殺魏王假誅諸公子論衡引傳說曰叮叮若荆軻之問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二事雖雜出於傳記之書然以秦之慘刻寡恩宜不妄也彼於魏如此則於燕可知於荆軻如此於使荆軻者愈可知唯前史既沒而不書則後世亦存而勿論可矣

代王嘉有後

唐書宰相表云趙王遷為秦所滅趙人立遷兄嘉為代王後降於秦秦使嘉子公輔主西戎西戎懷之號曰趙王世居隴西天水西縣按史記言趙悼襄王絕無後如唐書所言則代王嘉固有後矣此蓋出於氏族諸書采而錄之亦足以補史記之遺云

吳國年表

史記吳太伯世家自壽夢以前不詳其年數後之作譜牒者因之皆莫能知也唯唐陸廣微所撰吳地記燦然具備而名號世次間與史記不同蓋唐時古籍尙存不為無據今錄以備異聞云吳泰伯四十九年薨弟仲雍立薨史記又有叔子周繇王立周章三十七年薨子熊遂立四十九年薨子早軫立史記作五十九年薨子欽吾立史記作三十八年薨兄夷處立史記作三十九年薨弟

子璧羽立史記作柯盧三十六年薨子齊元立史記作周孫五十年薨

子柯盧立史記作二十七年薨子柯轉立史記作夷吾二十四年

薨子橋夷立史記作二十四年薨姪鳩夷立史記作三十年薨子界

嗣立史記作三十五年薨子知濟立左傳史記二十七年薨子諸

樊立春秋作十七年薨弟餘昧立左傳作四

年薨子僚立十二年諸樊子光弒僚自立是為閻閻立十九年薨

子夫差立二十三年滅

越絕書與史記異

越絕書所載六國被滅之君有與史記異者魏王假作魏王歇趙王遷作趙王尙楚王負芻作楚王成未知所據何書疑傳之者誤

父山錄話 卷三 六

衛子南氏

衛靈公子郢字子南後為子南氏世本云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

子木木生簡子瑕木字彌牟所謂子南彌牟者也戰國時有子南

固子南勁紀年云子南勁朝于魏又云惠成王二十一年王如衛

命子南為侯韓非子則以子南勁與齊田常等並言疑勁在當時

亦篡國自立故魏王如衛因命為侯也但考衛君之立當魏惠成

王世者有成侯名不逝又有平侯及嗣君並不詳其名而嗣君之

立當惠成王之後十一年立五年而自貶為君得毋嗣君因魏而

立遂自貶屬魏同於域內之君歟則嗣君當即勁無疑者史記不

知有子南勁併不知公子郢後實有衛國而以成侯以下三世並

父子相承蓋失之矣迨衛國既滅漢武帝時封其後姬嘉以奉周祀號周子南君亦郢後也郢以讓國傳而其苗裔終能享國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固昭然不爽若是哉

衛靈王

列女傳云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按衛之靈王不見他書而秦之滅衛乃君角之時也然戰國時衛最弱小已自貶為君况已經失國何以反有王號據傳中有靈氏之言則疑所謂靈王者本非諡號而為宗室之姓名歟然古籍散亡無從考証姑存以備異聞可也

父山錄話 卷三 九

始皇后

三輔故事曰始皇后葬用金蠶二十箔案始皇后不見於史未知其誰氏亦未知其葬何年

子嬰為二世兄

秦始皇本紀以子嬰為二世之兄子李斯傳以為始皇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此說亦未審按嬰之立與其二子謀誅趙高是子嬰已決非弱小者據始皇之死年僅五十則其長子不過三十餘倘嬰為其孫則不過十餘歲而已豈有十餘歲之人已有二子長大可以謀國事者此則不待辨而知其必不然者也然則子嬰者非始皇之庶子則始皇之猶子也唯六國表以子嬰為二世兄庶乎近之

兩子嬰

漢祖受秦王子嬰之降而漢興迨二百年而為王莽所篡者亦子嬰也此與周恭帝號顯德而未亡之恭帝亦名顯德祐者絕相類豈冥冥之中實有為之先示者而人勿悟歟

複諡

複諡非古也蓋因世次已多防有重出之嫌而制此以通其變者爾是蓋始於周之貞定王後三晉秦楚之君亦沿而效之則遂為定例矣考班氏古今人表則周自貞定王後諡皆兩字曰考哲王威烈王元安王夷烈王顯聖王慎親王多史記所未詳者蓋班氏所書乃當時實錄而史記從一字者省文爾後之記載多從馬而不從班殆狃於習聞而未能審正者也竊謂通鑑綱目等書宜從班氏所稱為得其實云

諡別見

史傳所載無諡之君其諡有別見於諸書者今列此以備考君陳紀年作周平公徐子誕漢書作徐隱王檀弓作駒王虢公長父墨子作厲公長父楚蚡冒韓非子作楚厲王郝夷父顏顏真卿家廟碑作郝武公郝儀父克紀年作郝莊公宋公辟兵紀年作宋桓侯宋王偃列子國策呂覽俱作宋康王呂覽一作康成公荀子作宋獻衛嗣君紀年作衛孝襄侯趙王遷史記一作幽繆王列女傳作幽閔王此皆足備異聞者若禮記之邾考公列子之昔敖公晏子

春秋之齊定公紀年之齊幽公史記之韓悼公國策之蔡聖侯水

經注之霍哀公列女傳之黎莊公孟子外書之邲莊公高誘注引世本云邲

莊公皆不見他書而昔敖公說苑作昔穆公太平御覽引呂氏春

秋作昔閔公衛懿公論衡作衛哀公衛出公孟子作衛孝公陸德

明音義作世公燕昭王韓非子作燕襄王秦獻公孝公越絕書作

秦元王平王

春秋戰國之異

春秋時列國大夫多有諡而戰國無有豈史之偶遺耶蓋世風之一變也春秋時列國大夫多世臣而戰國無有蓋鑒於三晉田齊之禍而三晉田齊亦以此自鑒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親臣矣親臣且無况世臣乎此又世風之一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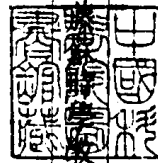
路史釋史尙史

述古史者當以羅氏路史馬氏釋史為最而羅氏之才更足以達之唯多微道藏緯書是其一短然此亦嗜奇愛博之過也若李鐵君之尙史見聞殊狹而議論罕有發明者不足觀也已

文山筆話卷四

穆天子傳

古漢書卷之四十五 元甫撰



穆傳一書皆以日紀事而流傳既久轉寫多訛如第一卷云辛丑天子西征癸酉天子舍於漆澤甲辰天子獵於滲澤丙午天子飲於河水之阿戊寅天子西征癸丑天子大朝於燕口之山自辛丑至於癸丑共十三日而癸酉乃癸卯之訛戊寅乃戊申之訛也第四卷云丙寅天子南巡已已至於文山壬寅天子飲於文山之下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自丙寅至於癸酉共八日而壬寅乃壬申之訛也此顯然可見者而刊本流傳皆同此誤即平津館孫氏

文山筆話

卷四

校本最稱精審猶未能訂正焉考據之學真未易言

穆傳之殘闕有不盡出當時者往往同此一字而前後數處皆空此必當時原有此字而校書者不能識而闕之也然胡不依其古篆之體而書之以俟後人之倘有能識者乎此則荀勗等之過已晁公武讀書志云穆天子傳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僅存六千六百二十二字比晁本少一千八百九十二字缺處一百六十六字然缺處僅作單圈以文義詳之缺者實不止一百六十六餘字已也

卷一 按此卷自戊寅日起至丙寅日止共四十九日

天子北征於大戎 按紀年穆王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

大戎

大戎口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 案卷四言大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又言雷水之平寒疑此當字即雷字之誤

庚寅北風雨雪 案上言癸未雨雪茲復重言明係冬令與紀年合

天子使井利受之 案紀年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大戎此井利當即共公利井與共相近而訛據春秋時有共國厲王時有共伯和當作共為是下文井公亦當作共公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 案寅當作申紀年云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於陽紆

文山筆話

卷四

二

癸丑天子大朝於燕口之山 案上文有燕然之山缺處即然字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 案梁固即紀年所云逢公固逢梁篆體相近而訛然逢梁皆國名古有逢伯陵春秋時有梁伯未知孰是河伯號之帝曰穆滿 案號之帝者言河伯致上帝之命於穆王也注於之字隔斷似非

乃命正公郊父 案周召鼎銘有效父當穆王時疑即此郊父見洪太史亮吉集

余一人不盈於德而辨於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 案辨列子作諸亦列子作其此書其多作丁因與亦相近而誤

卷二 案此卷自季夏前十日丁巳起至孟秋癸亥止共六十七



日

遂宿於昆侖之阿 案據下文所說自至河宗氏之後歷西夏氏  
珠余氏及河首襄山凡四千七百里而至昆侖今以上所經並皆  
殘缺

以詔後世 案列子詔作詒

至於赤鳥之人其獻酒于斛於天子 案其當從下文作丁赤鳥

人名

封其壁臣長季綽於春山之風 案風與篆文西相近而誤

天子乃賜赤鳥之人口其墨乘四 案人下當連丁字缺處似誤

潛時乃膜而受 案膜下脫拜字

交山筆話 卷四

三

卷三 案此卷自甲子賓西王母至己酉四十六日又三月舍於

曠原又己亥東歸至乙巳六十七日

卷四 案此卷自孟秋前十三日庚辰起至仲冬丁酉止共一百

三十八日又自卷一至此並述穆王西征之事前後蓋三易寒暑

列子言穆王北遊三年忘歸蓋謂此也但與今紀年所列事迹前

後或相抵牾則紀年出自重編不無錯簡云

丙戌至於長泆 案長泆疑卽下長沙

天子一月休秋癸亥 案秋上當有仲字

天子使畢矩受之 案畢矩蓋畢公高後

至於巨蒐之人彌奴 案巨蒐卽渠搜

酈伯絮觴天子於濞澤之上 案酈伯疑卽郁伯此處之濞澤與

卷一之漆濞澤澤並同一字而輾轉致訛

天子使孔牙受之 案孔牙疑卽君牙書序曰穆王命君牙爲周

大司徒

命毛班逢固先至於周以待天之命 案毛班毛懿公鄭之後文

之昭也逢固卽梁固待天下脫子字

造父爲御 至王遂入於宗周 案紀年穆王十三年冬十月造父

御王入於宗周與此合

自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 案合上所計僅一萬三千

三百里或有脫訛

交山筆話 卷四

四

卷五 案此卷殘缺最多兼有錯簡遂至不可句讀如前云陵翟

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瑤以詰其成陵子曷胡 云此下殘缺後

又云季秋口乃宿於所畢人告戎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

討戎審其前後文義陵翟致賂數語當在如畢討戎之下蓋翟因

侵畢而討因討而賂因賂而成實同爲一事而前後不相聯屬此

錯簡之顯然者也又案紀年云穆王十四年秋九月翟人侵畢與

此言季秋文合所卽房國名

留昆歸玉百枚 案紀年穆王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卽其

事也

夏庚午天子飲於海上 案夏上當脫孟字

口辰天子次於軍丘以畋於藪 案上有丁丑缺處當是庚辰紀年云穆王十四年王畋於軍丘與此合

甲寅天子作居范宮 案紀年穆王十四年五月作范宮茲繫於仲夏當為四月但四月無甲寅疑有錯誤

乃飲於孟氏 案孟氏蓋孟念之居

天子北入於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案井公即卷一所云井利

井即共之訛也郭注以井利為嬖臣而疑井公為賢而隱者皆非至於臺乃大暑除 案上文方敘仲冬射獵茲又言大暑錯簡無疑

天子居於臺以聽天下之 案之下當漏政字

公山筆話 卷四

五

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押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案紀年十四年冬作虎牢

霍侯舊告堯 案舊蓋叔處後紀年係此於穆十六年前後不合皆錯簡也

天子筮獵萃澤 案紀年十四年冬蒐於萍澤即此

逢公占之 案逢公名固即第二卷之梁固也

口飲逢公酒 案缺處是天子二字

卷六 案此卷自己巳日起至辛卯日止共八十三日

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案紀年穆王十五年作重璧臺乃獻喪主伊扈 案共王名見此周本紀誤作緊

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輦輦 案韋見商頌穀黃見春秋並國名事當作吏形近而訛

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 案春秋言曹伯而此言曹侯蓋初本侯爵後更貶黜

曰天子出憲以或襪贈 案或字有誤疑是成字下言大成百物皆備是也

壬戌葬史錄繇 案逸周書世俘解云乃俾史佚繇書於天號繇義當與此同

乃鼓之棘 案鼓乃樹字之訛

戊子至於鹽 案郭注以鹽為鹽池據紀年云穆王十五年冬王

六

觀於鹽澤疑即是事 庚寅天子南征 案庚寅各本並誤作庚申唯孫氏本不誤

石鼓文 石鼓決是三代時物前人或以為成王或以為宣王或以為秦文

公雖未得確證要其文非漢人所能偽也顧論者多以後周疑之竊謂後周文人莫如庾信然信集中所作郊廟歌尚不出六朝風

調其能與雅頌爭長乎

竹書紀年

竹書七十五篇今唯穆傳六篇尚存其餘多已亡佚尤可惜者紀年之十三篇也他若師春瑣語之流宋明人猶有見者今已不可

復觀矣雖其書或駁雜而未盡精醇究多三代遺聞足資考據要  
未可以盡廢也乃佚於秦而幸出於晉又不幸而復佚於宋明是  
殆與未出之前無異也可勝惜哉

紀年除潛出自桐一事外與經傳無不合者而世多以謬妄訾之  
是欲舉一而廢百也烏乎可

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堯六十年放讎兜於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  
於幽州六十六年竄三苗於三危此當是紀年舊文而今本佚之  
寒浞以夏后相八年殺羿又二十年而后相滅又四十年而浞誅  
是浞之篡位至六十年自古好回擅命未有竊國若斯之久者洵  
宇宙非常之變也傳言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是澆豷之生當羿死

之山筆詁 卷四

七

後質之左氏確有明徵今紀年於帝相八年書寒浞殺羿使其子  
澆居過倘如所云是羿死之年而澆已長矣此不獨與左氏乖違  
卽以事理推之浞於斯時必逾強壯再加六十已過期頤安得長  
年至是此必簡編殘缺而傳錄者訛也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 案洛卽有洛河伯河宗也  
並夏時諸侯居河洛間者伯爵也用馮夷皆名鬪謂戰爭蓋古語  
簡質如此後人以馮夷爲水神殊妄

成王十年周文公薨於豐 案周文公爲武王弟武王崩年五十  
四文公之薨後十年當在六十左右顧風俗通及漢書集解並言  
周公薨年九十九上九字必誤當爲五十九爾

康王六年齊太公薨年百有十歲 案此當在成王六年蓋編書  
者錯簡於此也據公之歸周也當文王之四十二年已七十餘  
矣後二十七年而成王始立又六年而大蒐岐陽其時太公尙在  
周書王會篇所謂太公望在右者是也然此後更無言及太公者  
公當薨於是年則與百有十歲之說合而其爲成王可知也迫成  
王八年紀年已見齊侯伋伋太公之子也公封於齊非如周召之  
封別有采邑倘公尙在必不稱伋爲齊侯是公薨而伋繼當在八  
年以前可知也倘係於康王六年則公已百有四十餘歲而遍攷  
羣書無言太公之壽若此者其爲誤不顯然耶

之山筆詁 卷四

八

汲冢竹書以晉太康二年始出至太康十年有范陽盧无忌者自  
太子洗馬來爲汲令修復太公舊祀其所撰太公呂望表中已引  
紀年爲證仍作康王六年齊太公薨又云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  
餘歲是盧所見本誤與今同而年數抵牾不合此必當時簡編錯  
亂而荀勗等校錄之訛也

古本紀年於晉魏每年之下當分注列國之年故索隱所引多稱  
某國某公幾年不言晉魏此其徵也而今本無之

紀年所稱今王昔魏襄王也所稱隱王者周赧王也今王終二十  
年則赧王之十六年也此書爲襄王在時作故未及稱謚然赧王  
之終更在後何以又得稱謚乎蓋隱王之稱由後人重編者孱入  
非當日原文云

晏子春秋

晏子向無箋釋近日孫淵如觀察始初為之洵平仲之功臣也然其間時有未盡者聊以己意為之附注云

劉向序言長社尉臣參 案參杜參也漢書藝文志有博士弟子

杜參賦二篇注引劉向別錄云臣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秘書劉

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時年二十餘

請身而去 案請身謂乞身也 諫上第一

辟拂嫌齊 案辟當讀如璧辟拂疑卽女驍克下陳者下言辟拂

三千謝於下陳可證齊讀如齋嫌齊謂茹素也

足以留思虞者退之 案虞或慮字之訛

交山筆話 卷四

君夜發不可以 案以下當脫朝字

梁亦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 案局字因上杜局而誤衍虞歌者

名

隱情奄惡 案奄掩同

夫子休國焉而往 案當作而焉往

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 案思字是也一本思誤作

免

天陽生而長國人戴之 案當作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孫本重生

字亦是

致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 案數語脫誤不可疏解

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 案不服政謂寬其力共與期通

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 案景公時晉秦齊楚吳越最為大國

次則魯衛宋鄭陳蔡亦名邦也故於諸國中獨舉十二為言史記

有十二諸侯年表蓋亦本此

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 案得當為待 諫下第二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 案卽一星之火可以可

原之意

勞其力而疲之 案一本脫之字

味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 案味墨疑當作寐嘿蓋偃息

之意言已不能危坐而欲以教人

交山筆話 卷四

丁公伐曲沃勝之 案曲沃當作曲城紀年成王十四年齊師圍

曲城克之卽其事也

昔者莊公之伐於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

之半也 案師殺二字誤倒二為四之半也

大上靡散我若之何 案散當為徹徹與散相近而訛下章言靡

弊是也

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 案曷害一本誤倒

逢於何 案禮記孔疏引何作阿

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捫心立鐵枯

槁而死 案君子謂景公如當為却吾字當在儕上此逢於何自

明已意也蓋謂合葬之請君如見却則吾儕小人當以死殉之孫本於則有以爲句殊誤

閒病者之官 案閒猶請閒之閒謂屏人也

畜私不傷行 案此語見墨字

哀失則害性 案一本脫哀字

晏子復 案孫本復下有曰字

有司未能我共也 案共讀如供

每有風雨暮夜來必存吾 案來必當作必來存謂問

妻專其夫謂之嫉 案一本嫉上有不字誤

事父之道 案當從孫本作事君之道爲是

父山筆話 卷四

十一

彼鄒滕雉奔而出其地猶稱公侯 案鄒滕小國雖雉奔可出其

境甚言疆土之狹也然春秋之國無不稱某公某侯者故鄒滕雖

小其稱公侯與齊魯同 問上第三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 案殷謂宋也上句殷周誤

倒當作彼殷者周之樹國也於義爲允孫氏注以親殷爲親晉非

是

善人不能戚 案戚親也

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案此語

亦見諫上第十六蓋古語 問下第四

昔吾先君得服若何 案此晉平公以齊先君爲問也吾下當脫

子之二字觀下文晏子之對可證

請問莊公與今孰賢 案今下脫君字今景公也

臣不敢不知也 案下不字衍

世可正以則不可以正則曲 案上句脫誤孫本作世可以正則

正是也

先其難乎而後幸 案當作先乎其難

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 案來爲當作爲來哉與來

叶也 雜正第五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案古樂府有此二語蓋出晏子

人之故相知情 案即日久見人心之意

父山筆話 卷四

十二

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 案築蹊徑以防踰越急門閭

以嚴出入皆備姦盜也

蠶桑家收之處不足 案收當作收謂畜牧也故下言牧馬於魯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 案單服單衣也言東門隄高登

者必減衣然後能進

仲尼聞之曰 案一本誤脫之曰二字

不知以告晏子 案不知上當有公字

晏子曰不 案不讀如否

發其視之 案其下當有脫字或當爲而

善哉知苦 案苦當作乎苦乎音近而誤

紀有此書注之壺 案注猶記也

溺者不問墜 案墜猶坎陷也

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 案此與論語子夏言同

蓋古有此語

吾請以言之以軒乎 案之當作乎

暗晏子恐慎而不能言 案慎當作懼

然後能盡其復也 案謂盡其中之所欲言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案當作何不憂也

特祿之臣也 案特當作持

嬰之家俗 案家俗猶家法

父口筆話 卷四

入不相削行 案削猶切磋之意

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 案言投餐於我而無所裨益是以我為

供具飲食之人也

室夕 案據下文所云是言室偏向西日夕則返照故謂之夕

第六

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 案薄猶迫也室東坐而西向則東實

而西虛實故其聲迫虛故其聲揚

立室以官矩為之 案矩舊式

晏子使吳 夫差請見 案夫差之立當定公十五年以上距齊靈

之卒已六十年距晏子居父喪之歲則六十二年晏子當齊靈世

早已知名必非弱小者籍使定哀之世歸然尚存又豈能以大蓋

之年遠使異國乎此皆好事者為之非實錄也

聖人非所與熙也 案熙與戲同

若部婁之未登 案部婁即培塿

安用從酒 案從猶從獸無厭之從

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案一本之誤作者

今封易嬰之師 案封上脫以字

是為宰藏也 案宰主也

五卯 案卯字是也孫本誤作卯以茆菹為釋殊牽強

為世國長 案世國言世有國土與世家義同長久也

父口筆話 卷四

嬰與居故矣 案故舊也

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 案古者以金遺人謂之壽

克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七士之二乞也五卯士之三乞也

案乞疑與吃通三乞蓋猶三餐果腹之意作如字解亦可

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 案齊之定公不見傳記蓋丁公

也丁公始居齊故以為言定與丁聲近蓋古字通用又二謚並見

謚法豈丁本謚定後省而為丁歟

是毀國之故 案言壞國之舊章

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案竊義未詳

賦歛如擄奪 案擄奪猶攘奪也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此餒而死 案餒與餒同

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益成适也 案益成括與孟子同時不應晏

子之時亦有盆成适據禮記檀弓疏引晏子作盆成逆疑此書本

是逆字後誤寫為适云

而問偏之所在 案偏下脫附字

越王好勇其民輕死 案越王謂勾踐也勾踐會稽之敗當魯哀

公元年後四年而齊景公卒不應在晏子之世而引以為詞此與

下言子胥之忠並著書者所附益也

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 案此文有脫落當云子胥

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臣孝已孝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為

父山筆語 卷四

子蓋傳寫佚之下言今為人子臣可証

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 案此景公責晏子之詞意謂益成

适所言在晏子却之無難何必問之於我

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 案此蓋古語言多寡不在人數視其

賢愚而已

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 案一本誤

重於中下九字

夫何密近不為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 案言左右近習之

人未有不為利所動而能導君於義者

聽治而留日不足 案孫本無日不足三字

然則夫子劫寡人止之 案劫孫本作劫是也止當為去

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 案不字誤衍

猶蹀而訾高擲者也 案擲當作蹀墨子云猶蹀謂擲者不恭也

意與此合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 案司馬子期楚平王子公子結也官司馬

字子期晏子嘗使楚故與問答孫注以司馬為姓非是

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 案晏子時景公尙存安得死後之

謚而稱之此著書者偶失檢也當如下文作今君為是

再琴使僻 案僻當為避

不辟君所愛 案辟讀如避謂不避權貴也

有納書者 案言人惡晏子因上書景公以毀之

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 案共與供同

反命門弟子曰 案命猶告也

盛為聲樂以淫愚其民 案其字誤衍 外篇第八

必據處此一心矣 案此句有誤據字屬衍

然仲尼見之 案據上文義當云然後晏子見之

况乎處君之中乎 案君下脫子字據下文知之

設以相齊 案設疑當作許

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 案驕有二字疑誤當云去魯

而適齊

桀有亡其兄 案桀兄無攷

臣願有君而見畏 案畏猶敬也

願載一願 案載再古通用

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 案妻至於去子至於怒似無可願可

之云者極言其順乎我也

有羽人視景公僭者 案僭謂不敬也

天下有極大乎 案此大言小言之類宋玉唐勒所本也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 案晏子之没未審何年然

齊魯會夾谷之歲尙在至哀公五年而景公卒相距僅十年安得

有十七年之說倘如所云當在悼簡之世安得尙爲景公耶凡此

父山筆話 卷四

七

皆屬依托之詞不暇考其時世者

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 案辭黨謂不立黨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無私燭也四時

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下忽接黃帝言曰聲禁重色

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此數語與前後文義並不相

蒙通篇亦無此意蓋必重已篇內所引而後人轉寫錯誤入此

篇者

下賢篇曰魏文侯南勝荆於連堤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 案此事不見史書今以竹書紀年及淮

南子考之則在三家未爲侯之時也凡自古僭竊之臣其始猶未

敢專擅而必假天子之命以濟其私焉紀年於威烈王六十七

年皆有三晉與齊戰事而十八年特書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

師伐齊入長垣長垣卽長城也至二十三年始書王命晉卿魏氏

韓氏趙氏爲諸侯則虜齊侯獻天子事亦必在此數年而記注者

脫畧耳淮南子曰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

地不接於齊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

以齊侯往牛子以告無害子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

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

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敗而平陸之地存據淮

父山筆話 卷四

六

南所言正虜齊侯之實事也注言三國爲韓魏趙則與紀年同其

言求名於我亦與未爲侯時合蓋三家所以命爲侯者以勝齊之

功也卽此書所謂賞以上聞者也上聞者言始列爲侯而名上聞

於天子也然此時之齊已在宣康之世方制於田氏而不能自存

王乃命三家以致討者何歟

先識篇曰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

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

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曰中山次之居

二年中山果亡 案晉亡非謂三家分晉時事乃謂晉幽公之亂

也幽公遇亂而亡魏文侯平晉亂乃復立幽公子止後數年而中



山武公初立是魏滅中山亦此時也與屠黍所言正合舊注以為晉出公則又不然考出公之亡在貞定王世是時周桓公尙未立國安得有威公之問耶

先識覽云周威公見屠黍問天下之國孰先亡屠黍言晉與中山先亡此魏文侯所滅之中山也又言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皆將亡此趙武靈王所滅之中山也曷知之以其時世知之蓋周威公與魏文侯同時而趙武靈王與齊湣王亦同時也下言五割而與趙是武靈也言悉起而拒軍於濟上是湣王也答應篇云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亡之也願君之封

交山筆話 卷四

九

其後也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日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案出公疑即晉出公也出公奔楚其子不得立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則聲氏疑即出公子也其為晉公拘於銅鞮蓋亦事之容或有者舊注以出公聲氏為韓二先君然韓無出公蓋謬說也應言篇曰魏令孟卬割絳蒗安邑之地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即以滅為司徒無用卬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卬於

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蒗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 秦滅臧獲也甚賤之之詞言雖用臧獲之賤猶勝於用卬也令負牛書與秦者言令牛負此書以致於秦也牛雖賤畜秦猶善之豈卬之賤而不逮一畜乎語意最為分曉而注者以臧與負牛為二臣名真夢夢矣

愛類篇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有人於此必欲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

交山筆話 卷四

三

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次者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亦以石代愛子頭何為不為 案魏惠成王後元年齊魏會於徐州始相王也時惠施相魏則齊之王必魏令惠施致之故匡章以此語詰之謂其言行顛倒也舊注以王齊王為王事齊王居其尊位殊謬不與卽否歟轉詰之詞也舊注似誤作如字惠子意言齊王所以用兵而不休者亦欲成霸王之名耳今以王之虛名奉之而可以免民之死是亦以石代子頭之說也何為不可乎舊注言何為不用兵大謬

戰國策

秦策載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

東之君從而欺秦寡人含怒日久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夫武安子起豈卽武安君白起歟攻城墮邑之事誠白起所優爲然蘇秦合從在惠王五年去杜郵賜死之歲已七十七年矣豈起之篤老能至於斯歟抑或別爲一人歟又豈策所書亦時有謬誤而不足盡信者歟是未可知也

齊策齊將封田嬰於薛靖郭君將城薛二事皆在威王時今鮑注妾屬之閔王溺於史記之誤也尤可恨者靖郭君善齊貌辨一事策明言威王者二明言宣王者七而鮑氏妄以宣易威以閔易宣此與韓昶之改金根者無異真愚而自用者哉

史記

卷四

三

齊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尙存乎鮑氏注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案鮑氏沿史記六國表之誤故疑陳仲子與於陵子仲非一人今以紀年徵之宣王之立當慎觀王元年下至王建元年實五十七年是威后所問與孟子所稱鈞是人也趙策言齊威王朝周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按齊威王以周顯王十三年立而卒於顯王之四十八年竹書可據也是其始終並當顯王時不應與烈王之崩相值其可疑者一矣又考梁惠秦孝並當顯王時相繼而朝天子不聞烈王時天下有朝周者其可疑者一矣又據齊威有母

婢之言卽使不忍其求何至罪及烈王之后則其語意唐突尤爲不倫其可疑者三矣迨取策文再三詳玩乃知策所云烈王崩者當作烈王后崩誤脫后字也烈王之后實爲顯王之母而其崩當在顯王世王者父天母地故周人以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爲言言天子今居母后喪齊豈應不知者若但居烈王喪不得以地坼並言所云地卽后也但顯王當爲妾媵所生其母原非嫡后故齊威發怒遽以而母婢斥之意言妾媵之喪我本不當往弔何得獨以後至爲罪乎憤激之談至今如見是決爲烈王之后崩於顯王之世無疑者而何疑於時世之舛乎

魏策安陵君曰我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案安陵爲魏之別封成侯卽安陵始封之君襄王卽魏襄王也史記秦本紀云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爲諸侯索隱曰別封之邑比之諸侯猶商君趙長安君然據秦昭襄之八年當魏襄之二十年安陵之封實在襄王之世成侯卽公子勁也今鮑注以成侯爲趙王又以襄王爲趙襄子說不可通

史記

卷四

三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鮑注曰魏之幸臣吳氏曰幸姬也以策言美人今據策載龍陽之言曰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除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蹇裳而趨大王詳其語意必非幸姬鮑氏作幸臣是也韓策云昔者周倣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橫陽周啟以東周善於

秦而封於平原佼與啟或卽周君之名否則其公子也存以備考  
韓築魏王爲九重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  
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按此  
文亦見韓非子而魏王作魏惠王九重作白里房喜作彭喜據齊  
策云魏惠王嘗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則復立天子之事  
必屬惠王無疑蓋當在魏未爲王時也今鮑注屬諸安釐誤矣

新序

漢劉子政鉅儒也所撰新序說苑列女傳三書並采周秦古藉而  
時以己意附益之其用心可謂至矣獨其書網羅旣富不能剖別  
同異而審其是非以至彼此牴牾正復不少讀者病焉竊以子政  
負一時重名而遺書未盡精醇若是斯亦嗜奇愛博者之病也然  
周秦遺事往往賴此而存則亦無容盡廢者惜其書自漢以來莫  
爲訓釋獨近日元和顧廣圻始有列女傳注而新序說苑無聞余  
竊不自揣取其尤乖異者聊爲駁正得數十百條備錄於此以俟

後之好古者因觸類而引伸焉

楚共王有疾 案此章論筮蘇與申侯伯事亦見說苑說苑作楚  
文王與左傳合此作共王誤也 雜事一

秦欲伐楚使使欲觀楚之寶器 案此卽國語王孫圉事而妄傳  
之昭奚恤者曹寅谷云夷考昭奚恤當楚宣王時所列葉公子高  
令尹子西則昭王時人若司馬子反則恭王時人至太宗子敖其  
人畧無可考且昭氏出於昭王今乃與昭王之祖恭王之臣比肩  
同列不其謬歟

楚威王問於宋玉 案宋玉當楚襄王時威當作襄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 案此與上章晉文公出田與

漁者問答事同蓋本一事而傳聞異詞者 雜事二

文公恐歸遇樂武子 案文公不與樂武子同時蓋貞子也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案今孟子作齊宣王 雜事

三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至 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

法 案自此以上數百言並出荀子議兵篇而此下尚有缺文至

昔者齊魏為與國以下乃唐且說秦救魏之事與上文絕不相蒙

當自為一章而誤合於此者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與師伐燕 案此以王噲為易王與史

記異然噲不應獨無謚豈噲即易王而史誤為兩歟閔當作宣

父山筆話 卷五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梁王亦疑梁王曰陶

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 案此事出

賈子陶之朱公謂范蠡也然蠡之去越在春秋後當與魏桓子時

世相值時魏向未為侯又未徙梁安得梁王之號 雜事四

昔者齊桓公出遊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 案此論郭氏之亡由

於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與下晉文公田於虢一章語意相同

蓋一事而傳聞異詞者虢郭音同字異郭公即虢公也考虢之故

墟在晉不在齊則此事屬之晉文為是其傳為齊桓者妄也劉氏

不能審定竟兩存之誤矣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 案諸梁不與樂王鮒同時謬說也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 案儒衣呂覽作補衣與下文衣惡語合  
儒衣非是 雜事五

宋昭王出亡 案昭王賈子作昭公謂景公樂之後昭公得也是

時宋未稱王當自其後而稱之猶史記龜策傳以宋元公為元王

云

胡亥下堦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 案此事本賈子

狀作杖踐作殘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 案厲王蚡冒也見韓非子

武王薨共王即位 案楚武王之後為文王此作共王誤也

孟獻子聘於晉至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 案顏

父山筆話 卷五

子不與孟獻子同時此必有誤豈獻子時亦有同顏子姓名者如

費人之有曾參歟 刺奢六

魯宣公魯文公之弟也 案宣公為文公庶子弟字誤 衛士七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 案晉獻太子當即申生然此載太子死

事與諸家不同當由附會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案此即魯相公儀休事而誤

傳者以鄭子產亦有饋魚事故也

東方有士曰袁目 案列子作爰旻目

知伯囂之時 案即智伯瑤也瑤囂聲近而訛 義勇八

說苑

楚昭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

問諸太史州黎 案此事見哀六年傳作周太史此言州黎蓋太

史名 君道一

河間獻王曰 案獻王最為漢賢王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河間獻

王對上下三雍三篇今已亡逸說苑采其遺言凡四章猶可窺見

崖略

湯問伊尹曰 案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又小說家二

十七篇茲所錄蓋出其書

韓武子田 案此章以韓武子與欒懷子同時又述懷子之言以

范氏之亡為戒不知韓武子在春秋後上距懷子幾百年而范氏

父山經詩 卷五

之亡又後於欒氏幾六十年何著書者竟漫不知時世若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案此章韓非子

作晉平公事師經作師曠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 案崔杼弑齊莊公在魯襄公二

十五年

司城子罕相宋 案此子罕乃戰國時皇喜非春秋時之樂喜也

楚令尹死景公謂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 案景成並楚國氏族

僭稱公者令尹死未知何時据下言鴟夷子皮當在楚惠王世臣術

二

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 案子義獲人名嬰字有誤

或當為愚

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 案鴟夷子皮范蠡也損頗亦

人名言屈春以此二人為友

田子渡西河造翟黃 案此章與李克論相章大意畧同唯以李

克之言為翟黃自論則傳聞異也

公曰善為我浮榘子也 案陳無宇尚存安得榘子之謚而稱之

當從晏子春秋作無字為是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

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案今秦誓無此語疑出張霸

偽書

父山經詩 卷五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案平公為悼公

子悼公年十四而立立十五年卒年二十九倘平公以悼公十六

七時生至悼卒之年當十三四後平公立二十六年而卒是尙未

能過四十茲言七十妄也

蒼梧之弟 案家語作蒼梧媯

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 案景公當作齊君生前安

得有謚 立節四

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

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案春秋傳狐突為懷公所

殺事在魯僖公二十三年上距獻公之卒十五年矣茲言獻公卒

而哭自殺殊誤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 案宋康公疑即康王偃然下言宋康公病死似非亡國者或另為一人

佛朕播而之 案此句有脫誤據新序云佛朕脫履而生之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 案孟簡子未詳

何許人春秋時梁為秦滅無并衛事 貴德五

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身塗其炭 案狐亡句有錯誤荀子

作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錫牛矢也語意與此不同

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 案二古字誤當

作吾

交口語詩 卷五

六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 案舟之僑為號大

夫去號奔晉後城濮之戰先歸為文公所殺事見春秋茲言之僑

去虞已誤又言之僑因國亡不賞賦龍蛇而去文公求之不得更

與左氏乖違是蓋以介之推事誤屬之舟之僑者 復思六

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闕而死 案左傳靈輒未嘗闕死蓋因

所彌明而誤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 案管子及莊列諸書並言管仲寢

疾對桓公論鮑叔隲朋為人是管仲死在鮑叔先也與此所云不

合蓋此書誤

咸王問政於尹逸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有尹逸二篇此蓋其遺

言政理七

仲尼見梁君 案孔子時安得梁君家語作宋君是也

宓子賤治單父 案此下序子賤事五章疑出宓子書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鄭下倍乘而載

之覆以衽上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相國豈不固哉吾聞良吏

居之三日而溝渠成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足而况人乎

案此子產相鄭以乘輿濟人之事而誤以為景差者也景差為

六國時楚人其時鄭亡已久安得更有相鄭之事至與叔向同時

者唯有子產相鄭並不聞有景差也此蓋因孟子論子產之言而

妄為附會者故所言畧與孟子同

交口語詩 卷五

七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 案此章論城狐社鼠之患晏子春

秋作景公問晏子此作桓公問管仲本韓非子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 案晏子春秋作靈公

任李兌故也 案兌誤作充當改正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 案周威公名竈桓公揭之子也甯子名越

中牟人為周威公師漢藝文志儒家有甯越一篇茲所錄蓋本其

書云

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

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 案城濮之戰當成王時非平王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 案介子推晉文

時人不問其相刑亦不與孔子同時豈別爲一人歟抑傳聞之誤歟

晉文侯行地登陸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 案新序雜事一云趙簡子上羊腸之阪羣臣皆偏祖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其事全與此合蓋因虎會而誤爲隨會因併誤爲晉文侯也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冠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 案鄆費同魯季氏之邑也鄆君疑卽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曾子所云與居武城有越冠事畧同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 案十三年上當有缺字此與復恩篇楚魏會於晉陽同一事也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盼子將 案以上疑脫齊使田居將一事管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 案荀林父當晉景公時茲誤作昭公

晉平公好樂 案此章以晉平公與咎犯同時大謬 正諫九 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 案如下文所云則孟嘗君因欲聞鬼道者此殺字必誤賊國策云人事者吾已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

鬼道耳校此尤近理云 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 案椒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舉也然莊王時舉未知名當爲伍參

陳不用子家羈而楚併之 案子家羈爲魯昭臣不聞陳有子家

羈疑誤

曹不用僂負羈而宋併之 案曹不用僂負羈當魯僂公時至哀公八年始爲宋滅不當以此時言宋併也

萊不用子猛而齊併之 案齊滅萊當魯襄公五年時去楚莊之沒已久不應在莊王之世而有是言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 案景字誤下作簡是也 田常果攻宰子於庭 案與田常相攻者闕止字子我見左傳唯

此書與韓非子史記並誤作宰子因宰子亦字子我故也然宰我未嘗事齊誣罔甚矣

魯襄公朝荆 至子服景伯曰 案此章事本國語子服景伯作子服惠伯仲孫它之子子服叔也景伯爲惠伯孫名何當魯哀公時

不與襄公時世相值 蓋爲右座之器 案右家語作有 敬慎十 獲齊頃公斬逢丑父 案頃公以逢丑父而免而丑父亦未嘗被

戮左傳甚明此言殊誤 子贛之承或在塗 案或與惑同謂迷惑也 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案家語作盜憎主人民怨其上與左傳合

君子知天下之不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 案今家語云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語

意較爲分曉

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我獨不從 案家語云人皆惑之

我獨不徙徙與此叶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 案魯君無稱侯者哀公遜國如越亦未嘗

至齊此蓋因昭公奔齊之事而誤以爲哀侯也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敎小國之

孤於此乎 案梁稱王當戰國時陳已久滅疑所謂陳侯者田侯

也 善說十一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 越文身鬚髮范蠡大夫種出焉 案

種蠡事在齊景後不應先述其人此作者敷衍之辭

公山筆話 卷五

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 案春秋時楚之子皙爲共王子康王

弟未知卽鄂君否

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 案之爲也字之誤三國志注引桓譚

新論云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

先生之琴鼓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案忘當作亡桓子新論

云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逢 案此事見襄二十一年傳樂逢乃樂

盈之訛

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 案桓當作宣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 案莊子與惠子同時當在魏惠成

王世不與文侯相值且周以一貧士遠向國君貸粟亦事理所無  
當從莊子木書作監河侯爲是

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 案此章與子貢見太宰嚭趙簡子問

子貢二章同一事而傳聞互異者

趙襄子謂仲尼 異曰襄子見子路 案孔子未嘗至趙且襄子

在孔子後無容與孔子子路問答此妄說也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 案鄢陵國策作安陵 奉使十二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 案魏封中山始末備見於此然向來

說中山者竟不知此事何也

君何以遣人使上國乎 案何以下當有不字

公山筆話 卷五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

且賢臣在焉曰沈駒 案楚莊時晉之沈駒不見於傳

吾視若魯君類吾國 案吾國疑當作亡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 案此事不見史記及越紐錄等書

未審何時

吾聞齊君蓋賊以野慢以口 案缺處據晏子春秋是暴字

秦楚較兵秦王使人使楚 案較兵構兵也此章卽吳蹶由使楚

事而傳之差謬者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 案齊蓋襄王

蔡使師強王堅於楚 案此與呂覽所載陳侯使敦洽健麋事同



未知孰是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

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 案楊子楊朱也朱書久已失傳故藝

文志不著錄唯列子楊朱篇備存其說此亦楊朱篇所遺者十三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

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 案此事見呂覽屠餘作屠黍晉平公作

晉公國法作圖法竊謂呂氏作晉公是也若晉平公與周威公相

去百五十六年且平公亦未亡國殊為乖謬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 案此章述蔡亡事而威公以蔡臣而稱公

殊不可曉據史記言楚惠王滅蔡以蔡侯齊歸後至楚宣王時尙

有蔡聖侯見於國策若威公者豈其滅而復封者歟

石乞偁坐於屈建 案偁即侍字之誤石乞白公臣屈建屈到之

子子木也建當楚康王時為令尹至白公之亂亡已久矣茲言與

石乞問答殊謬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 案生而稱謚誤與

史記同

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宏曰晉人已勝

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至

明年吳闔廬襲郢 案晉勝智氏時吳亡已久安得更有闔廬襲

郢之事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

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

王聽之遂取東國 案此與韓非所載畧同但越滅吳當楚惠王

時左史倚相當楚靈王時年代已不相涉又言莊王聽之一何紕

繆至此

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 案左傳作王孫賈

楚成王贊屬諸侯使魯君為僕至公儀休曰不可不聽 案公儀

休為魯穆公時人與楚成王相距數百年大謬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 案此事

見國策為楚宣王時人此作共王誤也

叔向之殺萇宏也 案周殺萇宏當魯哀公三年時叔向沒已久

矣此書所云本諸韓非子實戰國時誣罔之辭也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衍璧為遺於衛 案此與智伯

欲襲衛章實同一事宜附注云一作趙簡子可矣二說並存殊為

蕪雜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案南宮邊子亦魯臣不宜稱穆

公為子子當作君至公十四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 案此與上章同一事而異

其詞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 案徐偃王當周穆

王

王時不與楚文王時世相值 指武十五

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案此即文王伐密事左氏言命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蓋當時所得也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兩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 案

莊王時無吳楚交爭事左史倚相亦非莊王時人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 案此事已見權謀篇茲復出而

畧其辭

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案矛誤作柔當改正 說叢十六

曾子曰 案此篇述曾子言三章雜言篇一章唯此章見大戴禮

餘當在曾子逸篇

交山雜話 卷五 西 雜言十六

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 案過當作遺

四子身死牧之野 案四子謂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也

長鼻決耳不見他書蓋以其形狀為名

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案項叔即敬叔

甘戊使於齊東渡河 案甘戊疑即甘茂此與惠子之梁渡河西

閻過東渡河二章詞意並同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 至 勾踐困於會稽 案會稽之事固孔子所

及知然勾踐之伯實孔子卒後不應陳蔡之阨而引以為辭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 案通晏子春秋作踊蓋古字

通用 辨物十八

然則福名有見乎 案名晏子春秋作兆蓋兆誤為召遂誤為名

三年號乃亡 案三年國語作六年據左傳舟之僑如晉當閔二

年至僖五年而號亡則六年是也

晉平公映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 案此章怪誕不經近於

小說據藝文志小說家有師曠六篇蓋出其書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 案史記作號太子與扁鵲時世

不合茲作趙王太子蓋別有據云

有五丈夫北面倅廬 案倅廬晏子作章廬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 案射榭古通用待當從晏子春秋

作侍 修文十九

交山雜話 卷五 志

子貢問子石 案子石孔子弟子公孫龍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 案公明宣疑即孟子書之公明儀曾子弟子

也緣儀與宣音同而誤為宜宜復與宣形近遂誤為宜也

史記

古  
國  
元甫撰

史記以二千餘年之事而成於一家之手其不能無乖刺也固宜所貴後之學者能知繩愆糾謬為功而不屑屑焉以文過飾非為事斯真司馬氏之諍臣矣乃唐以前人尙有能覺其誤者迨宋而尊之過甚一字一句竟以典謨訓誥視之唯好學深思之士能心知其不是而憚於明言而尋常卑瑣者流則竟隨聲附和即或明知有誤亦必曲為之諱而不敢稍有微詞豈真司馬氏之靈必欲箝千百世人之口哉是非古人之過乃尊古人而昧於尊古人者之過也靜言思之不禁啞然失笑矣

六國表

史記六國表始於周元王元年實魯哀公之十八年也而於韓魏之世則列之曰韓宣子魏獻子此謬甚也韓宣子卒於魯昭公二十八年魏獻子卒於魯定公元年固明見於傳矣而定公十三年則有韓不信魏曼多見於傳考其世次則韓不信為韓簡子乃宣子孫也魏曼多為魏襄子乃獻子孫也當定公之世已傳子及孫而表於哀公時猶存獻子宣子之名甚無謂也夫表之所書者乃其表之托始者也已謬誤至於如此何況其後耶以世之易知者猶不足據如此安問其年耶

六國表有顯然謬誤而人莫知者如韓自武子至文侯凡四世趙自桓子至敬侯凡五世以兩國四五世之君而其卒立之年無不相同者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也使魏無竹書以證之則文侯武侯之立年亦與韓趙同噫異矣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作月表不曰秦漢之際而曰秦楚之際何歟蓋古人立言貴乎徵實時而秦則秦之時而楚則楚之以繼秦而主天下者楚也猶陸賈之稱楚漢春秋也若不曰秦楚而曰秦漢則後世推尊本朝之詞固宜若此而當時簡質之風猶存實錄矣

淮南武王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卧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按此事不見於史記前淮陰當作淮南武王謂英布也史記漢興年表亦稱武王英布元年竊謂布以反誅不宜有諡豈當時竊以自號如能通之稱楚武王趙佗之稱南越武王歟存疑可也

論司馬遷劉向

漢儒最博者莫如司馬遷劉向然觀二子所作史記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往往疎畧抵牾自相矛盾今日尙有可考尋者竊思其

時去古未遠古書存者尙多竟不能剖別同異定爲一書以致訛謬相沿至今莫改非二子之過歟

漢書

漢書自武帝以前全錄史記此人所共知者武帝以後則馮商劉歆之詞也今馮劉書佚而班氏獨擅其名幸矣

翟義論

王莽之居攝也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之不克而死人皆哀義之志班氏願以不量力譏之此悖詞也余謂義之不量力固不待班氏言之義固早已決之矣義謂陳豐曰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討賊以安社稷縱令無成而死猶可以無慚於先帝大哉言乎雖謂

交山錄話 卷六

三

義至今存可也然義亦豈真不量力者哉方義兵之起也莽聞之大懼日抱孺子布告羣臣籍令當時諸臣更得如義者數輩並起而爲天下倡則郡國諸豪傑必有聞風而響應者漸臺之誅且不待十五年以後矣則莽方憂死之不暇而敢生篡逆之謀哉然則義之無成而死實天也非人也知其在天而猶且爲之則義區區報國之心必至此而後愉快者也雖謂義不量力可也唯義不量力故能成其忠使義而稍存計較利害之心則必旅進旅退若孔光張禹所優爲者此其人曾不得與奴隸齒而何足以爲義也哉余深悲義之志故備論之誠以人臣之義不幸而遭其變則必盡其力所能爲所謂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後可以告無

罪於後世若全軀食祿之臣彼且不得以人類視之又安得以班氏之言爲籍口也

更始

綱目於偏方割據之主皆書曰某主某未有直書其名者惟王莽則名之明其爲漢賊也此綱目所以存漢也然更始立則漢存矣乃存漢者反與篡漢者同一書名之例何歟謂更始未成君歟則繼漢而爲共主者三年謂黜更始所以尊光武歟則光武之前有更始猶漢高之前有義帝也義帝不名而更始獨名何歟

陳欽

昔之論廣信人士者以陳欽父子及士燮爲稱首欽事見前漢書儒林傳及後漢書欽子元傳言欽習左氏春秋事察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各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以欽爲厭難將軍二傳之言如此後之作志者因之他事莫能詳也及取王莽傳參之則欽爲厭難將軍曾爲莽出邊又言虜之犯邊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爲莽怒誅咸侍子登及單于與莽和親請其子登屍莽恐單于怨恨乃歸咎於欽下欽獄欽遂自殺詳其始終事蹟斯亦莽大夫之流也然欽生長遐陬乃能以經術自顯此其志宜有以過人者而卒不免失身於篡賊比之士燮之附孫權抑又甚焉是終有愧於完人之目矣欽事人多忽畧故備論之然如欽子長孫者固可稱幹蠱之賢也哉

蒼梧而陳元

孫真人千金方中有蒼梧道士陳元方此與漢之長孫先生蓋姓名鄉里之偶同者非一人也

劉陶

漢劉陶有復孟子匡老子反韓非三書是能闢異端而崇正學者有功於斯道甚鉅至其立朝風節凜然尤為不可幾及顧世儒之論莫有稱焉豈以其道有所未足歟竊以陶當後漢之世無所憑藉而所學粹然一出於正此其識與守為何如者且猶疑其有未足焉然則世儒所謂學者可知矣

張邈

通鑑興平元年言陳留太守張邈叛操案邈為漢太守非操臣何得言叛且操攻徐州所過殘滅邈為此舉頗合人心陳志以叛名之實魏人媚操之詞爾今范書已正其謬通鑑不從范而從陳殊非所以示訓也

魏諷

袁宏漢紀曰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潛結義士坐死者數千人嗚呼諷其漢四百年忠臣之殿乎當曹氏篡形已成漢廷諸臣皆俯首聽命莫敢有櫻其鋒者印時有懷忠憤發如吉平金祿諸人皆不旋踵而敗是漢之趨亡無愚智皆知之矣而諷獨能奮身不顧冀欲收桑榆垂暮之功

是其志節皎然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陳壽竟以謀反誣之通鑑亦因而不改綱目竟削而不書幸而袁紀猶存孤忠不泯因嘆古之志士仁人不幸而身處興亡之際其埋沒於史臣之曲筆者多矣此考古者所貴有論世知人之識也哉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自孔融徐幹外世皆以為魏人以諸子並與丕植狎故也然諸子並卒於建安則魏猶未篡也先屬諸魏可乎竊謂魏氏之臣死於未篡以前者若郭嘉荀攸夏侯惇輩實為魏之腹心不歸諸魏不可也彼七子者文士之流初不與興亡之計况仲宜之子猶與魏諷謀誅操不克而死是其大義凜然尤與攀附者未可同日而論也然則謂七子並為漢人可乎

論漢亡

漢之亡也始則何進誤之而為董卓之禍繼則王允誤之而為李郭之禍允不郝涼州人終則董承誤之而為曹操之禍承召之入是數子者賢愚雖不可概論而謀之不臧亂是用長卒以身殉國而國亦隨之而皆不免為誤國之臣也嗚呼

書華佗傳

華佗傳曰有一郡守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囑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噫此即文摯愈齊王之術也

兩人之術同兩人之能愈疾亦同而佗以生而攀以死遇與不遇之異歟因慨古之建言立事者固有其言同其事同其功亦同而吉凶禍福各值其時莫能懸揣者多矣此亦文筆與華佗之類也固有感而志之

### 三國志

三國志之尊魏猶五代史之尊梁也而陳壽之書獨爲世詬厲子竊惑焉蓋壽之罪固無可辭而心猶有可諒者試以當時之史徵之則有魏畧魏書魏春秋等皆以魏名而不及吳蜀尊魏也壽書不曰魏而曰三國則儕魏於列國矣壽曷嘗尊魏又壽於吳主皆書名吳主之后皆曰夫人漢則曰先主後主曰太后皇后殆其終

也漢則書祖書堯吳則曰卒曰死是壽未嘗無尊漢之心特屈於

卷六

七

勢爾若歐公以宋人而修舊史與壽之身當魏晉者不同固不容有隱匿而不盡之辭也况宋温之惡十倍曹丕自後唐以來人無不以爲僞者誠以温之始末在昔則羿莽之流爾在唐則蘇山思明之匹爾曾何足比數者而必以正統子之至南唐李氏反斥爲僭國比之陳壽之書蜀漢者詞較嚴焉此何理歟今二書俱存試平心論列則歐公之識實不如陳壽遠甚而後人震於盛名往往不敢談及此亦古今來一恨事也然則壽書獨無貶歟曰壽之失在臧否混淆如注中所載忠義事甚多壽卒沒而不書而一時佞臣如華歆王朗輩亟爲作佳傳此則難逃百世之譏矣

昭烈之崩書殂殂之一字本於尙書是壽意直以放勳比昭烈也蓋漢承堯明昭烈亦承漢也而綱目於無統之主亦書曰殂失其旨矣

前人援引典故多有相習而不知其非者如百尺樓事世皆以爲陳元龍然考元龍本傳止有臥上下床事爾百尺樓乃劉先主自謂也先主曰如我當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然則先主之豪更過於元龍矣而述者但知爲元龍殆未深考耶龐統傳注引襄陽記曰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早卒初閱此以爲德公仕魏之証然德公旣入高士傳又列後漢書逸民傳豈有仕魏之人而可稱高士可稱逸民者况

德公齒德俱尊司馬德操且以兄事之又何得言早卒耶迨取後

卷六

八

漢書籍閣注中亦引襄陽記與裴注畧同唯山民作山人而明言爲德公子字乃知德公並未仕魏仕魏者德公之子也今本裴注漏一子字幾令曠代逸民受誣千古校書者可不審慎耶

諸葛亮傳引魏畧曰徐元直黃初中仕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迨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嘆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案龐仕元三字顛倒錯誤當作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廣元石韜之字也蓋當時徐石二人並仕魏而官不顯故孔明聞而歎之校書者不識廣元爲何如人妄易爲龐仕元遂至紕繆不可疏解

魏主毅有疾其臣孫資劉放強叡作詔以司馬懿輔政免燕王宇等官實爲司馬氏篡魏之始是滅魏者孫劉也而滅孫劉者非魏也吁可畏哉

鍾繇黨曹氏以篡漢鍾毓鍾會黨司馬氏以篡魏而會又以反蜀被誅是鍾氏父子皆勢利傾險之徒也雖繇以書名會以文詞名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孫吳之亡也爲其臣者張悌能死節上也諸葛靚能不失節次之吾彥雖失節猶不忘故主抑又次之若薛瑩輩真不足道者矣故君子觀此而知人品之高下焉

吳志薛瑩有傳而張悌無傳蜀志譙周有傳而北地王無傳此最爲齷齪是非之大者使無松之補注綱目表彰則忠烈之風泯矣

徐庶

魏畧徐庶傳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案單家猶言寒門言其非若姓也魏畧傳中多用此二字若嚴幹李義張旣薛夏隗臧等傳並有單家之言非獨庶也陋者不審單家之義妄疑庶本姓單謂初爲單福後改徐庶真可供一噱者也

裴注

裴注三國所集羣言備矣然多有改本書以從陳志者若英雄記王榮之書也榮之卒在曹操前安得以操爲太祖而曹瞞傳爲吳人所撰吳人亦未必以操爲太祖也尤可異者韋昭吳書爲孫氏

史官所撰其書成於吳未亡國以前今注中所引於吳主則名之於魏則帝之質諸事情殊爲乖舛此必松之所易無疑然不若從其本書爲不失實也

論士變何真

蒼梧士變當漢末保交州以附吳吳封變爲龍編侯至子而敗東莞何真當元末保廣州以附明明封真爲東莞伯亦至子而敗是二人者才畧同富貴同子孫之禍敗亦同而皆以粵人保粵粵人至今頌之勿衰則有功於鄉里亦無不同也

立言宜慎

魯仲連說辛垣衍而怵之以烹醢梁王實一時忿激之談爾迨漢高祖時彭越王梁尋遭蒞醢之禍此雖由於漢高之猜忍未必非仲連之說有以啟之也不然漢高所誅戮者眾矣胡獨至於越而以此施之則言固不可以不慎也然此猶若出於無心者至晉武之赦吳烏程亦一時盛德之事而陳壽之評謂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孫盛踵之亦有投畀豺虎之言厥後劉裕北伐所獲燕秦二主並肆戮以示威雖裕之雄猜由於天性然亦習夫壽與盛之說而遂動其殺機也嗚乎過矣

晉書

晉書修於唐則事隔數朝宜彰定論乃書法之中尙多有回護而未能允愜者如司馬懿父子實未爲君縱史氏以尊晉之故難於

交山筆話

卷六

九

交山筆話

卷六

十

直書其名亦當如三國紀曹氏之例先爲公後爲王可也竟從而帝之過矣又五胡與拓跋並爲偏伯之君書旣以晉爲主則列國宜書名拓跋氏始書代王某繼書魏主某是也至五胡諸國迺併其國名而削之何歟

### 鍾王

書至鍾王尙矣然魏志錄傳無一字及其能書至唐修晉書唯義之傳贊出自太宗御撰重其書也是兩人同以書名而世好懸殊若此異矣哉

### 十六國春秋

史家序事之工者自班范歐陽而外當以十六國春秋爲最若陳壽李延壽之書前人亦有佳史之目然一則過於簡質而文采弗宣一則近於誹諧而纖微必錄質諸崔氏殆難伯仲於其間乎今之十六國春秋後人多以爲僞作謂其非崔鴻之真也然讀史者豈以作史者之姓名爲輕重哉亦以其事斷之而已使其事而果出於真歟卽其書非崔鴻作而固無損也使其事而非出於真歟則其書卽崔鴻作而亦無益也今書中所傳之事真耶否耶則固出於當時而未可盡廢者也然當時之事猶有散見於他書而未能盡詳者好古者誠能采而集之如裴松之注三國之例使此書籍以不亡豈非一時之盛事耶

今之談十六國遺事者多據晉書載記而不及崔氏春秋疑其非

出於當時也然卽二書而衡之則今之春秋實有善於載記者載

記以晉紀年而盡削十六國之號且述慕容赫連諸國至晉亡而

止雖史例宜然而究未爲完書也春秋則年經月緯本末燦然且

逸事遺文尙有出於載記而外者此何可盡廢歟乃袁子才漫不

加察以爲盡襲前人且據崔鴻傳表言蜀書未獲疑鴻當日本未

成書則尤憤憤矣據鴻傳此表乃其未成書時之所上也迨鴻卒

後子元表進其書言李蜀書得於正光三年討論適訖而先臣棄

世故史通亦有十五年始獲之言尤可證也子才於鴻傳尙未能

盡觀乃妄生異論以譏古人談何容易若此哉

十六國僭國也然與北魏周齊遼金有辨乎曰無辨無辨則奚獨

交口筆話 卷六

七

嚴其詞於十六國也謂十六國立國當晉時尊晉而斥之歟則晉之德不逮於宋彼遼金立國當宋時不問尊宋而斥遼金也謂元承遼金隋唐承周與北魏而十六國無與而斥之歟則隋唐之統亦無與於北齊而不聞並斥北齊也然則彼十六國者同歟異歟烏從而定其是非歟曰因其時之是而是之亦因其時之非而非之此一時之是非非萬世之是非也明夫萬世之是非者不以時之是者爲是而未嘗無是也亦不以時之非者爲非而未嘗無非也以是非之正寓褒貶之權是蓋有溫公之鑑與朱子之綱目在焉今誠就二書而質之是其所當是亦非其所當非斯愛憎之見泯而褒貶之義明所以論十六國者定矣所以論北魏周齊遼金



者亦定矣

漢主劉淵之立也追謚漢後主曰孝懷皇帝蜀主李雄之立也昭烈曾孫劉元為安樂公斯事皆在晉時而晉實篡魏者也乃人

不思魏而思漢則當時之公論可知矣  
漢主淵初立晉東瀛公騰乞師於魏桓帝以擊淵桓帝與弟穆帝合兵擊淵於西河上黨大破之此十六國之始也其後百餘年而諸國盡入於魏魏卒有中原是十六國以魏始以魏終也

趙主曜既為石勒所擒勒命曜作書以招其子曜終不肯唯命其善保疆土而已秦主堅困於姚萇自以於萇有恩日罵萇求死是皆亡國之君也然至死猶不肯屈辱其志有足嘉者彼晉之懷愍

宋之徽欽視此能無愧色乎

漢主聰墓為斬準所發趙主虎墓為燕主儁所發二主皆殘虐不道其遭此宜也若秦世祖苻堅之令德固遠過於聰虎矣乃身弑國亡之後仍遭戮尸之慘亦無異於聰虎焉何三主之仁暴迥殊而身後之災彼此如同一轍也豈蒼蒼者亦有數存乎其間耶

慕容盛之貶伊周謬說也但盛日時無直筆之史故後儒承其謬談則漢以後之史書多有出於此者而論古者不可不知也唯據此而謗及伊周則悖矣

嘗觀於慕容熙苻后之事而嘆天道之報施如此其巧也始慕容氏與苻氏並起而有中原其勢不能兩立也秦承燕之敝而滅燕

燕復伺秦之釁而亡秦此報施之常無足異者而秦則既已亡矣其遺燼亦無復存焉者矣而卒有苻后者出於幃幄之間而慕容氏竟以此亡然則謂燕兩亡於秦可也

僭竊之國唯晉氏為最多自世所傳十六國外如慕容冲及永據阿房及長子稱西燕者十一年翟遼及其子劉據滑臺二世稱魏者五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者九年而南秦楊氏立國肇自漢時歷晉宋齊梁傳二十餘世凡三百餘年而國始滅於西魏同時偏霸之邦未有如其久遠者斯其持國亦必有道矣而當崔氏作書時仇池尚在故不及與十六國之列而其事遂不盡顯於人間斯固楊氏之不幸也哉

裴粲

北史裴粲傳言粲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沾濡改節懌乃命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此與近世所傳順德李子長事極相類子長性迂僻每出行遇雨輒拱手徐行人怪而詰之則曰前路豈無雨耶行益從容人皆笑之乃知古今奇事未有無偶者彼矜異之徒輒曰自我作古安知古人已有先我而為者耶

梁書

梁簡文帝後有豫章王棟立三月年號天正孝元帝後有貞陽侯淵明立十月年號天成後追謚為閔皇帝此亦宋之營陽蒼梧齊

乏鬱林海陵之匹也梁書獨削而不紀何歟蓋梁書成於陳人而  
貞陽卽爲霸先所廢不能無諱故也諱貞陽則併諱豫章皆一時  
黨附之私初非定論而後世沿而勿改遂無人覺察其非斯可哂  
已然此猶立未踰年者若永嘉王蕭莊以孝元之嗣立於敬帝受  
禪之後年號天啟紹梁統者三年厥後敗北始與王琳奔齊而琳  
卒百戰以死其英風義烈真能鏤金石而泣鬼神彼唐之張許宋  
之文陸莫能先也而梁書概從刪削後之無識者因之徒使一代  
君臣淪於草莽讀史者固不能無曲筆之譏矣

後梁

北史於東西兩魏既並列於魏紀矣乃後梁亦紹梁而立者獨不  
列諸梁紀而黜爲附庸是真以強弱爲子奪也顧篡國之陳氏反

列諸梁紀而黜爲附庸是真以強弱爲子奪也顧篡國之陳氏反

五

得紹梁統而先之然則彼後梁者洵不幸已

魏自孝武而後分爲東西梁自孝元而後亦分爲東西東梁傳閔  
帝敬帝永嘉王三主凡六年西梁傳宣帝明帝孝靖帝三主凡三  
十三年

歐公作唐藝文志所列偽史類中有守節先生天啟紀十卷蔡允  
恭後梁春秋十卷此皆蕭氏之書也斥爲偽史夫豈其宜然吾於  
歐公竊有感焉彼蕭氏之後梁非偽也而歐公以偽名之朱氏之  
後梁真偽也而歐公以正子之不當偽而偽亦當偽而不偽豈所  
謂春秋法者果如斯而已乎

北齊

嘗讀史而至於北齊未始不慨然而歎也夫由劉石以迄周隋其  
爲時已三百歲矣世固治日少而亂日多然所聞失德無道之君  
雖時時有之要未有如高齊之甚者也高氏之惡由歡始子若孫  
尤而效之卒無善狀之可紀而唯穢德之彰聞甚至有桀紂所不  
忍爲者亦悍然爲之而曾不以爲意豈天將厚其毒而亡之也歟  
抑由於無所忌憚遂肆其淫虐之威而至此極歟則何其不仁之  
甚也卒之周師猝至而社稷淪亡子若孫且聚而殲旃雖欲求一  
日與奴隸齒而不可得也彼世之積不善以遺其子孫者亦可以  
悚然悟矣

列諸梁紀而黜爲附庸是真以強弱爲子奪也顧篡國之陳氏反

六

楊愔

楊愔諸父皆爲魏忠臣而愔獨佐齊篡魏且娶魏主之后以爲妻  
是其悖逆不道固不獨爲魏之罪人而亦愔諸父之靈所深爲切  
齒者也然則愔之忠於齊而死也豈愔之不幸歟殆天所爲假手  
以斃之者爾

元胄

後周趙王招知楊堅欲圖周鼎謀因宴會刺殺之堅腹心元胄知  
其謀隨堅行卒以堅免向使斯時無胄則堅必死堅死則宇文不  
亡然堅卒不死而宇文卒亡者孰爲之胄爲之也孰使之天使之  
也曷知天之使胄也哉蓋胄者魏昭成帝之裔孫也周既滅魏魏

不能報周也卒使其子若孫假手於他人以報之然則非隋滅周實魏滅周也並非魏滅周實周滅周也彼篡亂之徒欺人之孱弱而竊取其國家者亦可爲永鑒矣哉

### 隋鄴公

自劉裕篡晉以來凡禪位之君皆不得其死唯隋鄴公之廢書薨疑若獨得善終自漢山陽魏陳留以來無是事矣迨觀鄭氏通志則鄴公實唐人弑之史言薨者諱詞也蓋因李祚方延而國惡幾隱所幸鄭書無改而實錄始彰竊謂綱目宜據實書之庶以正李氏之罪云

### 舊唐書

交山筆話 卷六

七

舊唐書著唐劉昫撰實則昫以宰相監修並無一字干涉也竊謂唐書之署劉昫猶呂覽之稱不韋皆無其實而幸竊其名者

### 唐殤帝

新唐書列傳所序中宗諸子有殤帝者溫王重茂也爲韋庶人所立二十餘日而廢後至開元二年七月薨追冊曰殤皇帝斯亦廢帝之流也而唐書不列於紀併不見於傳者何歟蓋唐書紀傳分屬於歐宋二公宋公欲歸諸紀而歐公欲序諸傳二公意見既齟齬而不合而其事遂缺畧而不書斯固有待於後來之補正者也吳氏作唐書糾謬謂宜如昌邑北鄉之例其始封進爵及生平事跡宜列之爲傳其卽位後所行之事宜編之於中宗睿宗之紀

若斯言者亦可乎哉然竊謂昌邑北鄉之廢皆以廢終者也若溫王之廢猶有尊謚之加是未可一概而論也附之於中宗之紀也宜哉

### 唐哀宗

歐陽公作唐書本紀於哀宗被廢之後書梁開平二年二月遇弑竊謂唐書不當以梁紀年况其時天祐之號尙存豈得遽書梁號宜書五年二月朱全忠弑帝於曹州所以不予梁之篡也

### 唐后妃

唐中宗妃趙氏暨睿宗妃劉氏並失武后意以不良死而二宗復位後皆追崇謚號恩禮隆焉獨高宗廢后王氏於二宗實爲嫡母

交山筆話 卷六

六

竟不聞尊號之加雖其時主昏政亂或未能以舉行而終唐三百年議禮諸臣亦不聞建議及此何歟

唐自代宗以後例不立皇后唯其子繼世嗣統始尊生母爲太后若敬文武僖四宗其子並不得立則莫有尊其宮壺者而四宗之后竟無聞此雖鑒於前朝之禍然矯枉亦過正矣夫

唐逆賊多震驚官闕而后妃亦每被其難若德宗太后沈氏懿宗淑妃郭氏並遭亂不知所終此非有金元敵國之患也以三百年大一統之君常不免家室仳離之慘洵變異之尤者哉

### 漢唐二表

班氏之古今人表歐陽氏之宰相世表均非史例所宜後世議之

當矣然流傳至今尙頗有資於考據者若唐時方鎮變易最爲紛如考尋頗覺不易今唐書方鎮表唯詳其官而不及其人未免尙留闕憾倘好事者能補而列之使一朝治亂較若列眉亦讀史者之一快也

### 唐人避諱呼名

禮不諱嫌名又二名不偏諱又君所無私諱而唐人並皆諱之可謂重諱之極矣獨至於朋友之間往往直呼以名豈名在死者則無不當諱而在生者遂不當避耶抑諱親之名務勝於古者而名友之名亦務勝於古耶此皆事之背戾而不合乎人心者而一時沿以成風雖以李杜韓柳諸賢猶未能破此陋習焉洵不可解矣

交山筆話

卷六

五

唐人唯公卿大夫皆不名並已而下則無不名者嘗讀柳子書而爲之慨然當柳子爲永州司馬而薛存義爲零陵縣令其爲尊卑也僅矣而柳子送存義片視之猶僕隸然且言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則與孟子所言噉爾而與者曷異焉顧當時之人未聞以是爲愧恥者何歟豈尊卑之分固宜然歟抑習於傲慢之風亦恬而不爲怪歟聞唐時諛語以縣令爲畜生道教官爲餓鬼道此雖言之過當然有旨哉然有旨哉

### 唐李氏多顯人

唐人以詩文名者唯李氏最多今就其可知者畧舉之則有李百藥李延壽李嶠李頎李邕李白李華李翰李端李嘉祐李益李賀

李觀李翱李漢李紳李渤李涉李德裕李羣王李商隱李頻李遠李郢李洞李咸用李山甫李昌符李濤李中等已不下二三十人此外名不甚顯者尙不勝枚舉而其卓然不朽爲一代名臣者則有李靖李泌李絳李光弼李晟李愬等雖晉之王謝魏之崔盧莫能先也洵一朝之盛矣

### 楊國忠盧杞

楊國忠盧杞並爲唐奸臣然國忠能知安祿山必反而杞當德宗幸奉天日尙以百口保朱泚不反是杞之庸陋寡識且不逮夫國忠獨能使德宗深信勿悟其奸是豈有異術哉曰佞而已矣

### 王甫

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陷京師帝幸陝後十餘日射生將王甫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悉眾遁去迨郭子儀入京師竟收甫誅之竊謂甫有收復京城之功一時諸將無出其右者縱有微眚當宥而勿論可也不賞而誅曷以勸有功者豈賢者所爲固子人以莫測者歟

### 新唐書糾謬

史家之言多矣多則不能無誤誤則必有俟於糾正焉誠以史非一家之私言而萬世之公言也昔歐宋二公作唐書紀傳成時人莫敢議其非者唯吳縝獨爲之糾謬立言如縝可謂不隨人議論而無愧爲歐宋之忠臣矣顧論者猶疑其快恩怨之私而切切然

譏其糾爲過當者吁此姦直所以鮮聞而依附澳忍之徒宜接跡於天下也歟

### 五代史

僭朱溫於羿莽者恕詞也實則溫之始終併不逮羿莽何也蓋自羿代夏而夏統尋絕莽篡漢而漢統亦亡若唐則天祐之號儼然尙存忍不書唐號而書賊號乎則溫之不逮羿莽者一矣又羿莽皆能混一諸夏無並立而爭雄長者則二代之統二賊實得而專之若溫則僅僭一方者爾其時方鎮節度之流並起而竊名字者不可勝數也雖不免爲唐之罪人然較之於溫猶分首從焉豈罪之從者當誅之而罪之首者反予之乎則溫之不逮羿莽者二矣

交山筆語

卷六

主

甚矣習尙之固人也以今日而尙論三國倘有帝魏而黜劉者世必譁而笑之謂不知正僞之辨也然自綱目未出以前爲時已歷千載世無不帝魏而黜劉而未聞有譁而笑之者何歟豈古人愚而今人智歟曰習而已矣自歐陽氏以朱溫爲正統而河東以寇名南唐以僞名其昧於正僞之辨殆有甚於帝魏而黜劉者也而未聞有譁而笑之者何歟豈魏之篡爲非而溫之篡獨爲是歟亦曰習而已矣

歐公之尊溫與揚子之頌莽同然揚之頌莽當莽方隆盛之時有

所爲而爲之者也歐之尊溫當溫已滅亡之後無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與有所爲而爲者其心之隱微雖不同而其識之闇昧則一也

今有三尺之童子蒙然無知者也然一旦語以梁晉交爭之事斯無不切齒於溫而傾心於晉者誠以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以三尺之童子而有間也顧三尺之童子知之而一代之儒宗反有所不知者何歟豈一代之儒宗而所見乃不逮三尺之童子歟抑盜賊死後之餘威不行於三尺之童子獨行於一代之儒宗歟

五代之君有過弑者歐公作史每諱而書之曰皇帝崩此效春秋諱隱桓之義而失之者也亦知春秋所以諱者何哉誠以春秋魯

交山筆語

卷六

主

史而孔子魯人也故事關於魯者則諱事無關於魯者則不諱諱魯非諱國賊也爲君父之隱痛非臣子所忍言迺爲尊者諱爾若無關於魯者則趙盾許止之書並未嘗諱也而歐公之諱也何居謂歐公爲五代之臣子而修當代之書歟抑歐公非五代之臣子而修前代之書歟歐公爲五代之臣子而修當代之書則宜諱歐公非五代之臣子而修前代之書則不宜諱不宜諱而諱是亂臣賊子能幸逃其罪於當時者併能遺其誅於後世也烏乎可哉且亂臣賊子之心固無所不至然猶有所隱忍顧忌而不敢遽肆其心者僅賴有此不能諱之一途爾倘同時之人既以有關於其君父而爲之諱之異時之人並無所關於其君父而亦爲之諱之則

是亂臣賊子之心所覬望於天下後世之人而不敢決其必得者竟隱如其願以償之是爲亂臣賊子計無便於此者而亂臣賊子之心將何所不至乎更何所忌憚而不爲乎則自孔子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自歐公五代史成而亂臣賊子喜矣然且留賢然以是爲春秋法也殆徒習春秋之文而未審春秋之旨者歟

### 石敬瑭劉豫

石敬瑭者劉豫也敬瑭之叛唐與豫之叛宋同然豫叛宋而不能繼宋豈敬瑭叛唐而獨能繼唐歟何世之論豫者嚴而論敬瑭者恕也豫立於女直而旋廢於女直敬瑭立於契丹而亦廢於契丹是兩人之全局亦無不同者然世聞女直之廢則喜之聞契丹之廢則悲之何兩人之遭遇同而兩人之是非異也豈豫不幸而敬瑭幸歟抑世所謂是非者亦出於偶然而終無一定歟

### 十國春秋

吳志伊作十國春秋援據詳而不濫最爲近時之佳史然猶有可議者如南唐爲唐憲宗後昔之述南唐事者若徐陳馬陸諸家並無異詞唯薛居正五代史作永王璘後李昊蜀後主實錄作薛王知柔後此皆出於敵國傳聞不無差異要未敢斥其非唐後也卽徐鉉奉宋太宗命作後主墓誌亦明言其爲唐宗子且有舊物復觀之言籍使事果虛誣鉉敢於國亡主故之後爲謾詞以欺太宗耶而太宗之英察亦冠絕一時豈真漫不加省者曷不聞罪鉉而

交山筆話

卷六

五

反嘉鉉爲忠義耶此事之最爲易辨者乃吳氏於千百年後反惑歐陽氏世本微賤之言遽取當時誣罔之詞編爲實錄斯真無識之尤者矣此則其謬誤之大者他若南唐有張泌傳復有張泌後蜀有何瓚傳復有向瓚則一人而誤分爲兩者南漢廢帝紀云母趙昭儀素無寵而趙太妃傳云有殊色事高祖頗擅寵則一人而各異其詞者至如趙蕤者蜀人當開元時與李太白友善著長短經十卷並非前蜀時人吳氏入之前蜀尤誤

唐烈祖本紀言帝欲祖吳王恪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考二王苗裔又言祖父名諱皆有司僞撰此本之司馬通鑑者謬說也蓋人之欲作僞以欺人者必深自隱慝而不露其情未有飾其僞於人而先暴其事於眾者也况烈祖當日尊賢禮士早以詞翰知名並非武夫健卒之流目不識丁者何至祖父之名諱而不能自撰猶必假手於他人倘信如所云是無以售其欺而適以彰其僞掩耳盜鐘之事至愚者且不出此會謂烈祖之智者而爲之耶是皆

敵人誣讒之辭不顧事理之舛者通鑑不能審定遽筆諸書已非實錄吳氏於千載以下猶復沿訛踵謬以致疑誤後人非細故也是不可以不辨

### 孔明韓范

孔明韓范諸公乃古伊傅一流人物其規模之正大器量之深醇在宋明講學諸儒未有能過之者而論者多不滿之詞以爲未聞

交山筆話

卷六

五

道豈道之所在可以空言得之而數公之成就卓卓者反不足重歟然則今之鄉曲小儒其習程朱而談性理者皆可謂之聞道歟

宋高宗

靖康之變宋廷諸臣如吳玠莫儔徐秉哲輩實為金人鷹犬迫辱乘輿此雖百世以下聞者且為之切齒而宋高宗身為人子竟以度外置之後雖迫於李綱之言暫行薄罰而旋即復官是其庸懦無能之概不獨為敵人所窺先已為奸臣所伺矣宋之不能恢復也宜哉

宋高宗能容吳玠莫儔輩而反殺陳東歐陽澈岳飛真好惡拂乎人之性者倘不以成敗論人則宋之高宗與明之福王何異焉頌

交山筆話 卷六

三五

之曰中興愧矣

晉隋金之滅

晉司馬氏滅蜀漢劉氏而西晉滅於劉聰東晉滅於劉裕是劉氏又滅司馬氏也隋楊堅滅宇文氏而其子即為宇文文化及所弑而亡是宇文氏又滅楊氏也金完顏氏滅遼耶律氏而耶律楚材即佐元滅金是耶律氏又滅完顏氏也

元史類編

元惠宗以至正三十年殂於應昌今元史於二十八年後即不書至正之年固明人尊明之義不得不然者也若邵氏之元史類編為國朝人所纂集固無所忌諱於明者竊謂書既為元而作當

以元帝紀年今仍從舊史之例而書之夫其實矣至惠宗後尚有昭宗八年年號宣光昭宗後尚有嗣主十一年年號天元是皆元裔之為君者沒其傳不可也宜采其軼事附諸本紀若宋之三王然庶一朝事跡有以究其始終歟

漢明二祖

人謂明祖得天下與漢高同而性情猜忌亦復相類而其間正有不能無別者如蒯通實勸韓信反而高祖赦之明祖窮治胡藍黨與死者數萬人多平日偶相往來實未嘗勸二人反者而明祖誅之則明祖之量似又不如漢高遠矣

交山筆話 卷六

美

文山筆話卷七

古藤蘇時學敦元甫撰

紀年通譜

文獻通考載紀年通譜十二卷朱庠公序所撰也其書以王莽十九年繫孺子更始以接建武東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后十五年繫中宗緒神龍朱梁十六年通濟陰天祐續同光是皆至當而不可易者蓋宋公之識實遠出歐陽司馬之上而人罕知之但未識其書今尙存焉否也

通鑑

通鑑一書僅作也自五季以前修史者竝出當時其書各有所主不無偏袒回護之私以至曲直溷淆而是非顛倒者尤不勝枚舉讀者每爲之慨然迨溫公通鑑出而公論始明厥後朱子作綱目繼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然無溫公創之於前則朱子亦未能遽踵之於後誠以通鑑一書固綱目之所自出也而世之尊綱目者遂併通鑑而譏之過矣至其書網羅繁富而筆削精嚴洵於左馬班范而外別豎一幟者公自言畢生精力盡在此書非虛語也後之爲續編者明薛應旂 國朝徐乾學各已成書近日畢尙書沉亦有改作然比之溫公皆不如遠甚則公書固獨有千古也哉

續通鑑書南唐之誤

魏拓跋氏之分東西漢彭城氏之別南北皆以同時並立故編年

之史每於國號加一字以明之防其事蹟之混也若南唐建國以後無並立而稱唐者宜如通鑑本書之例但言唐而不必係南可矣今畢氏通鑑續編乃以南唐爲號豈其時尙有北唐者乎此稱名之未審者也

通鑑綱目

正統則大書其年無統則分注其號其例自朱子創之而實至爲確當雖質諸聖人莫能易也而陋者乃惑於一統相承之說每當無統之世必強尊一國以爲統而概斥其餘則其去取子奪之間必有鑿是非之公而乖勸懲之義者若尊朱溫而冠南唐進後周而黜北漢尤爲背理傷教之甚者也而胡勿就正於朱子之書乎綱目於小國之號惟書其始年以其無足關乎輕重也然亦未可一概而論者若後梁宣帝南唐烈祖北漢世祖成於宗社廢墜之後延偏安一綫之傳是亦君子所深嘉而樂予者殆未可以尋常小國例之也然其書法宜若何曰梁亡之後宜備書後梁之號而先於陳唐亡之後宜備書南唐之號而先於晉漢漢亡之後宜備書北漢之號而先於周庶公論存而人心不死彼亂臣賊子亦有警懼而不能自肆也歟

綱目以蜀漢爲正統至今人無異詞然其論不自朱子始也考之習鑿齒張南軒皆嘗有其說而人莫信從迨朱子宗之而遂爲定論古云待其人而後行詎不信歟



綱目書魏荀攸卒漢在而以魏書明攸之心乎爲魏也竊謂攸之失身於魏與楊雄之失身於莽同然雄未嘗佐莽以篡漢而攸實黨曹以滅劉攸之罪更浮於雄矣雄書莽大夫書死則攸書魏亦宜書死庶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歟

綱目於中宗廢立之後仍稱嗣聖不書武氏之年做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也實則史例宜然雖聖人有不能易者辛楣錢氏願以失實譏之謬矣考錢氏之說徒以魯之昭公爲詞意謂昭公失國魯未嘗立君疑其事與中宗有不合者亦知春秋之世諸侯失國無不立君者乎若鄭之厲公衛之惠公獻公皆嘗失國矣國亦皆有君矣亦皆能復國矣然是三君者皆自紀其年未嘗用新君之年

交山筆話 卷七

三

者何也則國無兩君之義也甚至陳之惠公立於亡國之後五年然猶以亡國之年爲元年而不以復國之年爲元年者何也則不忍亡其國之義也皆史例之宜然者也卽魯之先君有孝公者立於伯御之十一年籍使春秋起於孝公之世則必書孝公之年而不書伯御之年矣此亦以史例推之而知其必出於此者而何疑於嗣聖之年乎惜乎錢氏之見不逮此也

綱目前編

綱目一書實爲萬世之法惜補其前者明人南軒也昔歐陽作五代史成有爲之作序者王荆公見之笑語人曰佛頭上豈可着龔耶今以軒之庸陋寡識而妄作綱目前編宜不免荆公之哂矣

綱目續編

續綱目有做綱目而失之者若宋二帝之殂並書卒是也考綱目於亡國之君書卒者若魏陳留吳烏程皆僭國也則書卒也宜非僭國而書卒者若周之赧漢之山陽安樂皆亡國也則書卒也宜非僭國非亡國而終失國者則不書卒而書薨若晉之海西公奕是也若宋之徽欽二帝者非僭國也雖失國而猶未亡國者也是宜與晉之海西同而猶有未能盡同者則海西廢於晉而徽欽未嘗廢於宋也今綱目既主乎宋矣彼徽欽者非宋帝之父兄歟則未聞有尊其子弟而黜其父兄者也是以海西之例例之而已爲失實况以陳留安樂之例例之可乎唯易而爲殂斯善矣

交山筆話 卷七

四

遼與金有異乎曰無異也遼之於宋與金之於宋有異乎曰不能無異也曷異乎爾蓋遼與宋尙爲兄弟金於宋則敵仇也然則尊宋者盡內遼而外金可乎曰不可蓋遼與金無異也然遼與金無異而觀乎續綱目所書則遼與金若不能無異何也曷卽其例而徵之則遼之君以死書而金以卒書若故外遼而內金者何歟春秋之法歟則吾聞春秋之法凡吳楚之君無不以卒書者而未聞其有異也卽續綱目所書者自金而外尙有夏與蒙古而夏與蒙古之君亦無不以卒書者而未聞其有異也然則奚獨惡遼而外之也

宏簡錄

明人無學識而貪博雅之名往往裨販古書以爲欺世盜名之具若陳眉公鍾伯敬陳明卿輩其尤也然其數子所論述今其傳已浸微則亦無庸更及矣唯近世所行有邵氏宏簡錄一書尤爲妄庸而強作解事者竊謂唐宋遼金諸史今既咸正無缺亦安用此贅疣爲故宜以一炬付之可矣

### 百越先賢志

百越先賢志四卷明順德歐大任所著也自序云自周迄漢百二十人章武黃初下逮唐宋別爲紀載以今書考之自區治子至十變九十一人爲周漢而虞翻以下十五人則三國迄唐者實止一百六人與自序所云不合豈原書已闕後人取別載者以補之歟

### 父山筆話

卷七

五

### 廣州人物傳

晉裴淵有廣州記吳陸允及劉芳並有廣州先賢傳此古廣州非今廣州也今廣州領縣十四爲一府之總名古廣州統郡十縣六十八爲一州之總名古一州猶今一省古言廣州猶今言廣東省廣西省也故陸劉所傳人物有蒼梧人廣信人荔浦人是皆昔日廣州刺史之所隸屬而今之廣州無與焉者也若明黃佐才伯作廣州人物傳其所云廣州者今廣州歟古廣州歟觀所序述自唐以下無非今日廣州一府之人則信爲今廣州非古廣州矣獨敘漢時人物仍以陸劉所傳廣信荔浦諸人混之而不知古之不可

爲今與州之不可爲府也案名責實繆矣哉

### 紀元編

紀元編三卷於歷朝年號併僭竊外國等號見於紀載者皆彙括無遺且更依韻重編易於檢閱洵最簡易之書也唯其義例有與綱目未盡協者如吳魏偏霸之邦也當附諸漢後今與漢並列非也十六國附於晉宜書謚與吳魏同至唐亡之後宜以後唐繼唐以南唐繼後唐存正統也而梁晉漢周當與閩蜀等國並列而同附於唐斯爲得之今反主五代而黜南唐過矣至涼張大豫之鳳凰梁永嘉王莊之天啟梁蕭統之鳴鳳齊范陽王高紹義之武平竝於國亡之後繼統而立卽附列本國之後可也竟儕諸僭竊之

### 父山筆話

卷七

六

流又過矣且更有非號而誤爲號者如燕世祖慕容儁之燕元年是其卽位之始年非號也涼武昭王之庚子至甲辰及賈建德之丁丑皆以干支紀年者亦非號也倘再加審正庶不貽識者之譏

平

嘗讀古鐘鼎銘多有唯王某年某月之文而終無以知其時世以其無年號可考故也迨漢武創爲年號而後編年紀事一覽瞭如洵制作之最善者唯其時好爲紛更或一帝而數號至數十號則未免徒滋記誦之煩爾

###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六卷爲漢劉歆撰其事皆史傳之遺而論者或謂葛洪

所傳或謂吳均所托則疑其非出於歆者竊謂是書之人雖未確而是書之事蓋非誣矣觀其條理縝密本末燦然非能嚮壁而虛造者殆未可以庾信之言而輕詆之也至如東方纂神異之經王嘉撰拾遺之記其人雖是而其事皆非較之是書誠未可同日而論云

洞冥記

後梁尙書蔡天寶上岳陽王啟言湘東昔造洞冥一卷按天寶與湘東同時而所言若此必非妄談然則今之洞冥記實出梁孝元手而藉名漢郭憲者蓋與所撰金樓子同一空中樓閣云

交山筆話

卷七

七

交山筆話卷八

古藤蘇時學敦元甫撰

黃帝書

漢人貴黃老之術藝文志所列黃帝書凡二十餘家今唯醫家之內經兵家之陰符經云出黃帝餘並亡佚茲就見於羣書者采之以見崖畧

列子引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又引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入其根我尙何存 又引黃帝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韓非子引黃帝言曰上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

交山筆話

卷八

呂子引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又引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 又云嬖母執乎

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不忘與女正而不衰雖惡奚傷 又引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賈子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譁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爲智學之者見爲賢守之者見爲信樂之者見爲仁行之者見爲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

風俗通引黃帝書泰帝使季女鼓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又引黃帝書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二人惟能桃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律縛以葦索執以食虎

### 司馬法

兵家有司馬法三卷蓋成周大司馬之遺法也考漢書藝文志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而今書止五篇豈散亡之後僅存此五篇歟抑去其煩蕪而采其精要無過五篇歟竊謂談兵之家當以是書爲最古其辭簡奧有三代之遺往往與周官載記相近殆非孫吳以下所能幾也博物志謂周公所作近矣後人勿察屬諸齊交山筆話 卷八

### 世子

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案漢書藝文志儒家有世子二十一一篇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二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今其書皆亡唯公孫尼子之坊記表記雜衣篇見於禮記而其書至唐尙存故時有稱述者世子之言畧見於此必與漆雕遂不可考矣漢書以世碩爲陳人七十子之弟子論衡作周人蓋別有據云

### 漆雕子

漢書藝文志云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子後韓非子曰有漆雕氏之儒又曰漆雕子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不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案漆雕書已亡佚唯畧見於韓非子據論衡則爲開自著漢書以爲開後而不書其名可惜也 董子無心

今儒家言董子者仲舒也然仲舒之前已有董子漢書藝文志有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亦儒家也今其書已亡而漢人尙有稱述者錄之此以存梗概焉論衡福虛篇曰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諡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諡穆者諷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諷亂之行天賜其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

### 荀子

荀卿與秦昭王趙孝成王楚考烈王同時見於本書最爲可據願劉向序荀子乃言齊威宣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此謬說也曷知之卽以向所云而知之也向言荀子後孟子百餘年尙以威宣時遊齊則正與孟子同時不得云後孟子矣又言春申君聘荀卿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遂家蘭陵是

春申君死而荀卿尙存所言畧與史記同與本書所載秦昭王趙  
孝成王時世亦合然春申之死當楚考烈王之二十五年上距齊  
威宣卒立之歲在竹書則八十四年在史記則一百零六年倘再  
加五十則荀卿已百五六十歲豈其然歟唯風俗通以五十爲十五  
足以訂遷向之訛然必証之以竹書之年而屬之宣王閔王之世  
則其說始不甚紕繆云

韓非子曰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爲戮又舉八儒之目言  
有孫氏之儒或舉此以爲韓非引荀卿之証然荀卿廢蘭陵之歲  
上距燕噲之亡已七十七年倘其時已名動諸侯至是當百餘歲  
而荀子書中無及此者何耶

交山筆話 卷八

四

荀子之書屢稱孔子子弓或者疑焉不知荀子之學主乎隆禮者  
也荀子之隆禮與子弓之居敬正同子弓者何仲弓也子稱仲弓  
曰可使南面又告之曰入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然則子弓  
所以爲子弓者可見矣荀子所以最重子弓者亦可見矣

韓非李斯皆受業於荀子之門旣而大畔其師說去仁義而專尚  
刑名蘇子以爲荀子使然則未免好爲議論之過也夫吳起學乎  
曾子而子夏流爲莊周議者不聞以是病曾子子夏也乃獨病荀  
子何耶

荀子雖未盡精醇要之自抒所學自成一家之言以視楊王二子  
猶玃珉之與美玉也歟

荀子言博學而無方案方猶向也言雖博學而志無所向則汙漫  
無歸故不爲君子所與也

### 孔叢子

儒家記言之書自論語載記而外惟家語尙爲可信若孔叢子則  
依託之書也其字多雜采諸子之言而變易姓名歸諸孔氏然其  
迹終有不可掩者今姑舉數端於此而前人已論者畧焉

子順曰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  
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  
所以爲學此本之列子說符者也然列子以欲學者爲齊子而此  
書作道士周秦時豈有道士之名乎

交山筆話 卷八

五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且獻雀於趙王此亦本之列子說符者也然  
列子作獻鳩於趙簡子而此作獻雀於趙王稍異其文以遷合於  
子順之時世耳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趙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  
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曰貧齊之術乃宜歸尸此本之呂氏春  
秋者也呂氏春秋以言者爲賓越今以紀年考之此事在魏文侯  
時寧越爲周威公師正其時人也若子順相魏乃安釐王世相去  
百餘年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按子思生魯哀公世至穆公卒已百有餘年  
豈其然乎一本作平公允妄

讀管子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哉其言之也嗚呼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未有禮義廉恥之維既立而其家不治者也未有無禮義廉恥之維而其家尚可為家者也故君子而欲治夫國與天下者不自國與天下始也必先自其家始而欲治其家者必先立其禮義廉恥之維始禮義廉恥之維立則其家治其家治而國與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禮義廉恥之維不立則其家不治其家不治而國與天下能獨成其治者亦未之有也夫君子亦求之於家而已矣

管子書不盡出管子然其詞多朴茂與戰國時諸子不同頗疑齊

管子書

六

魯間人習遺書而談王伯者之所為也

老子

老子有河上公注者偽也夫河上公固親得老子之傳者使其為注必精深微妙足以發明老子之意今所傳之注詞多鄙淺而時有謬誤豈能得老子之傳者乎

道德經皆有韻之言其五十四章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句皆用韻獨國字與豐字不叶心竊疑之及觀韓非解老篇乃作修之邦始恍然而悟蓋東江固通韻也漢人避高祖諱而改之故下文以邦觀

邦亦作以國觀國

老子為清淨之教初不聞以符籙名也而世之言符籙者宗焉鬼谷子為縱橫之學初不聞以占卜名也而世之言占卜者宗焉豈世愈遠而傳之者愈失其真歟亦竊其名而不知求其實者之患也而烏知其名亦未可竊也

列子

劉向以列子為鄭繆公時人質之史記宜為緡公然謚法無緡當從劉向作繆公為是蓋緡與繆形近而訛也而世即以穆公當之誤矣逸周書謚法曰名與實爽曰繆又曰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繆與穆實兩謚也而鄭之穆公實先繆公百餘年則兩君

列子筆註

七

也世徒狃於書傳之文時有以穆為繆者而疑穆公不應與列子同時遂譏劉向誤以緡為穆而不知史記之誤以繆為緡也是所謂誤者不誤而所謂不誤者實誤也誠能審其致誤之由斯有得於思書之益者哉

老子之有列莊猶孔子之有顏孟也而論者多言莊而舍列何耶論文者多稱莊子史記子謂列子勝莊子左傳勝史記可為知者道爾

列子雖文從字順而寓意深遠不可測莊子使有僻而費解處列子在莊子之前莊子之妙文多有本諸列子者而世之人徒知其為莊子而已然則為列子者何不幸耶

爾子義未詳舊注釋爾爲妄亦未了了今世俗謂無賴子爲爛仔其義疑本於此

莊子言鵬即鳳

陸德明莊子音義引崔譔注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鳥也古以爲鳳字竊謂莊叟雖屬寓言然亦必有依據而爲之說唯鳳爲百鳥王是鳥之大當無過鳳者是鵬即爲鳳非鳳外更有鵬也

慎子

不聽不聾不作阿翁人知爲唐代宗所言而慎子及漢劉熙已有之山華話卷八八其說慎子曰不聽不明不能王不聾不聾不能公劉熙釋名曰不痛不聾不成姑公則斯語由來遠矣

李子

呂覽任數篇引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按漢書藝文志有李子三十二篇李悝之言也悝書久失傳人罕知之唯食貨志采其盡地力之教近三百言云

商子

商子書論三軍法以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是舉一國之老幼男女無一不驅於死地也其不仁也甚矣哉

始焚書者商鞅也而世人勿察徒以爲李斯者過也奚以徵之徵之於韓非之言韓非之言曰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伯設告坐之法燔詩書而明法令然則書之焚也久矣鞅實爲作俑之人而斯乃紹述者爾彼斯之效鞅殆猶章蔡之祖王氏也歟

韓非子

韓非既爲荀卿弟子而書中無及荀卿者唯所舉厲人憐王數語則荀卿遺春申君之詞也非襲之亦若不知其爲荀卿者蓋非之傲慢不遜方且毀五帝而罪三王視天下古今之人曾無足當其言者而何有於荀卿也哉

笑口筆話卷八

韓非子曰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截然至日晚必歸鑊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以塵飯塗羹爲戲者不獨古之嬰兒爲然也即今之嬰兒亦莫不然古今之嬰兒同是古今之人情物理無不同也而非乃謂先王之道必不可行於後世也豈不過甚矣哉

袁子才作來文端公傳言公善相馬嘗與客坐聞馬聲公曰良馬也白身而黑蹄視之果然人皆以爲異然韓非子已有此說解老篇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袁之所言畧與此同豈袁之襲韓非耶豈古今之神於術者微妙固若斯耶

韓非子備說等篇於序列事蹟之後每加以一曰云云其言與上多大同小異此必非韓非當日之原文也蓋後世傳錄之書多彼此互異互校書者爲之附注於其下耳今山海經多有若此者皆校書者爲之

### 論商韓衍儀

商韓之慘刻小人之剛者也衍儀之狡詐小人之柔者也其爲術雖不同而其爲心則一也夫亦曰利而已矣

### 鬼谷子

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張子六篇蘇子三十一篇無所謂鬼谷子也鬼谷子隋始著錄唐志以爲蘇秦撰疑莫能明今觀其書誠汪洋奇恣善反覆馳騁與時上下不可方物游說家詭變之情狀盡於此矣疑本出蘇秦書中後人采其精要爲此而易其題云

### 楊墨

或曰楊墨異端也孟子闢之孔子亦嘗闢之否乎曰孔子疑不闢楊墨也曰何以知之曰楊子之學老子之學也孔子與老子同時而從而問禮焉雖猶龍之嘆未足爲信而見於曾子問之篇者蓋亦嘗屢述其言矣則孔子之不闢楊可知也墨子之學晏子之學也孔子於晏子雖有僉而偏下之譏而未嘗不亟稱其賢也則孔子之不闢墨可知也然則孟子之闢楊墨何歟曰時爲之也當孔子之時世之言學者盡出於一途故有德行之科有言語之科有

政事文章之科彼其質亦小有異同而無不奉聖人之教則非真

立異以鳴高者固存而勿論可也不然天下後世必有疑吾道之

狹者矣故有孔子而後見聖人之道大及孟子之時世之言學者

紛然而並起則有縱橫之學有刑名之學有堅白異同之學彼其

說已顯相刺謬猶未足以遺斯世之憂而惟其近似而太亂真者

是必辭而闢之可也不然天下後世必有疑吾道之非者矣故有

孟子而後見聖人之道尊然則聖賢所以自任者無他焉亦視乎

其時而已矣

### 法言 中說附

文章傳真不傳偽然亦有以偽而傳者法言中說儒家之偽也李

何王李詩家之偽也詩之偽人知之儒之偽知者鮮矣

或問曰楊子何人也曰是聞者也是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

也曰是說也史遷嘗以譏呂氏矣然則楊亦呂氏之流歟曰呂氏

者已無所得而假乎人以聞焉者也其爲聞也人知之楊子者中

無所得而藉乎外以聞焉者也其爲聞也雖賢智者幾惑焉而終

不可揜也不可揜故謂之聞也

問楊雄者聖人之徒歟曰雄以孔子僞者也莽以周公僞者也若

雄可爲孔子之徒則莽亦可爲周公之徒歟

法言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又言周罔君臣之義雖鄰不覲也斯

言是矣然觀雄之自守則雄之罔乃更甚於周之罔者何也向使



雖當新莽之世能如周之少微而隱遯以自全斯於君臣之義庶幾無憾者顧猶貪位慕祿視同時之龔勝莊遵有餘愧焉然則雄所謂君臣之義者果安在也

法言成於莽未篡漢之時而其言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是明告莽以紹漢矣莽方欲爲僞伊周雄卽譽爲真堯舜古之以言媚人者未有如雄之甚者也法言一書其勸進之表歟

論衡

昔人言論衡之失者備矣然其言亦時有精確而不可易者要未可以盡廢也唯嫌其過於詞費往往同此一意而連篇累牘言之

交山筆話 卷八

三

而不憚煩彼戰國時韓非墨翟之書亦然固與聖人辭達之旨異矣

牟子

牟子理惑篇一卷稱漢太尉牟融著然融爲明章一帝時人今書言及靈帝則決非太尉之牟融或曰蒼梧牟子博也然則曷曰牟融豈子博名同太尉遂誤以爲太尉歟書皆尊崇佛氏之言據佛入中國雖肇自漢明而經論之興實在姚秦之世今書言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不應季漢之年象教已若斯之盛恐併非靈帝時人所著也是蓋六朝侯佛者爲之而所謂牟子者皆托詞爾此與算經稱孫武子著而書中已言及佛經作僞者無心呈露往往

然歟

抱朴子

抱朴子內篇皆言神仙之必有若可以操券而得者及其爲外篇自敘之末又極言壽命難期不若及時著書爲傳名計豈內篇所說亦徒付空言而未能自信耶何自相矛盾若此

抱朴子自序篇述其所著之書凡五百餘卷言洪年二十餘乃草創子書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又言今齒近不惑又稱或人難曰先生以始立之年值有道之運是洪所著各書並在三十以後猶未及四十也又言譙國嵇君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龜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是洪之寓廣亦在三十以後未及四十也厥後亦不聞洪更有論撰出於所序羣書之外者是洪成此書之後蓋亦不久淪亡是其年壽尙未能過不惑况長生乎世之人徒見洪書喜言神仙多稱洪爲真得仙者迨卽其書而細考之則洪非獨不能得仙併不能得壽固彰彰有據若是雖晉書洪傳有尸解之言蓋亦當時附會之詞非實錄也

抱朴子吳人也而生於晉然以祖父仕吳故書中言及吳主若大帝少帝景帝後主皆必舉其號而未嘗直斥其名斯亦存故國之義也若歐陽子之先世亦仕宦南唐而歐書言夏氏輒目爲僞唐蓋謂唐之當僞與不當僞稍有識者尙不忍言之豈身爲一代鉅

儒獨不明斯大義乃竟是非顛倒甚且自誣其先世祖考而併併諸僭偽之臣是果何心而忍出此也亦大異乎抱朴之所云矣

世說新語

劉氏世說一書實為清談之藪蓋當時風尚如此王弼州妄為刪補原書遂不可識別是猶憎臆脛之短而續之以鶴脛之長其為無益於臆鶴則均也弼州負一時重名而所見紕繆若此當時歸熙甫以妄庸巨子譏之殆為是歟

乾騷子

乾騷子三卷唐温庭筠撰所記並當時軼事足資笑談者考馬端臨通考書目尙載是書則宋元間猶有傳本至明始佚之竊思庭

文山筆話 卷八

一

筠當日與段成式齊名其敘述之工實不在段所撰酉陽雜俎下顧獨令散逸無傳可惜也然其書雖無完本而散見於太平廣記及陶氏說郛者尙哀然成帙焉倘能采輯成書俾與詩集並行於世豈非好古者所宜留心者哉

王仁裕所著書

玉堂閒話及王氏見聞錄並五代王仁裕著仁裕初仕蜀為翰林學士後始歸唐故所述多王氏據蜀時事可以補史傳之遺者史言仁裕富於詩篇當時有詩笥子之目然其文筆翩翩亦屬一時翹楚自世所傳開天遺事外此二種尤足備覽觀視同時孫光憲何光遠輩所述殆有過無不及也顧其書至明已佚世罕知者唯

太平廣記所錄較多采而編之猶可盈數帙云

續博物志

續博物志稱晉李石撰疑為石晉時人然書中所載有林道魏野歐陽修石延年及子程子事決非石晉時人意者晉其地名歟抑書成於晉而後人更有所附益歟

陽明傳習錄

陽明傳習錄有以金論古聖謂堯舜萬鑑文王孔子九千鑑之說讀者疑焉予謂此一時興到之言容有偶不及檢者倘因此而奉為正論者固非因此而肆其詆毀者尤非

赤雅

文山筆話 卷八

五

世傳鄺湛若為雲鞏娘掌書記成赤雅一書然考湛若以甲戌上元迓邑令棄家走粵西而是年七月已客桐城見於蔚雅則湛若之在粵西為日無幾恐掌書記之說亦未確

正學續

東粵自前明以來講學之風最盛然其間真偽不無雜糅才其明體達用不愧真儒者竊謂白沙子而外當以陳交甫先生為最蓋先生學有心得本末兼賅所著正學續一書言之鑿鑿不為虛闊之談視他人之剽竊緒餘以為欺世盜名之具者所見殆侷乎遠矣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道家之言也然其說多與抱朴微旨篇同則其原亦

古矣豈後人采諸抱朴而增益其辭者歟

幼學三書

今小兒初入書塾必授三字經千字文幼學詩三種既畢業始誦四書五經處處皆然初莫知所自起按三書以千字文為最古梁武帝時周興嗣所編也三字經則元區適子著或云宋王應麟著幼學詩前數頁則宋汪洙詩也後雜采諸家詩以補之是數書者初非有深文妙義足以卓絕乎古今也徒以三四五字成句便於童蒙而行世之盛雖經傳莫得而先焉然則著書而冀其風行海內者豈作者意料所及哉殆有幸不幸爾適子順德人入元不仕添登宋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

家自筆話 卷八

明心寶鑑

今委巷間有明心寶鑑一書其言多淺近俚俗而妄托諸古賢蓋村學究用以訓導愚蒙者爾然考明文淵閣書目已有此書則亦宋元人所纂集者

文山筆話卷九

緯書

古漢書卷之九 元甫撰

書有不應亡而亡而其亡最為可惜者經是也書有應亡而亡而反恨其亡之不盡者緯是也緯書最為陋儒之作其述鄙誕不經之說亦全無旨趣反不及集異搜神諸記猶足以為談助之資是書之至為汙下者而漢唐南北諸儒願樂引其說以自廣以致梁隋嚴禁以後猶未能滅迹於人間亦好古者之一病也孔子曰惡秀恐其亂苗也其緯書之謂乎

東京最尚緯書南北朝最尚佛書其書之淺深大小雖不同而其非聖人之道則一也

識緯術數

漢之為識緯術數者其言皆托於孔子今之為識緯術數者其言乃托於孔明豈聖賢而有此鄙誕不經之學也哉乃誣聖賢者將籍此以神其說也吾聞孔子之告子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之不貴前知也又聞孔明之告後主矣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睹也是孔明之不貴前知也使孔明而果能前知則本傳當言之即本傳不言而唐宋以前亦當有其說今考之唐宋以前並未言孔明為前知者而近世乃始有之豈孔明之知能於遠者知之而近者乃反不能知耶此謬妄之顯然可見者而無知者猶

信以爲實然何其誣孔明之甚歟

醫說

世有遇扁鵲華佗者其人之死生壽夭同世無遇扁鵲華佗者其人之死生壽夭亦同即扁鵲華佗之死生壽夭與不能爲扁鵲華佗者之死生壽夭亦同甚而至於窮僻之鄉犛犢之俗世世不知有扁鵲華佗併不知有醫者其人之死生壽夭亦與有扁鵲華佗有醫者同吁洵哉醫之有無非人之死生壽夭之所係也蓋醫可以醫生而不可以醫死也迺世之爲醫者輒矜矜然自詡曰吾醫也歟哉是人之死生壽夭之所係也此以醫罔人者也世之求醫者亦皇皇然敬奉曰彼醫也歟哉是吾之死生壽夭之所係也此

父山筆話 卷九

二

以醫自罔者也是皆知醫之可以醫生而不知醫之不可以醫死也唯明乎死生壽夭之故者知有醫而生亦有醫而不生無醫而死亦無醫而不死斯死生壽夭不足動其心故能超然自得而醫之有無曾不以爲欣戚焉如是則庶可以知醫矣亦庶可以無藉於醫矣

論本草內經

問本草爲神農書內經爲黃帝書書皆自上古歟曰上古有醫上古曷嘗有書也是蓋周秦間人湛於醫者剽爲之云黃農者徵信也古之名方技者類然獨醫也乎哉

方不始仲景

世謂方書始於仲景此徒就今日所存者而論爾余按漢書藝文志所列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有四卷皆在仲景之前安知仲景之方非從彼而集者惜其不傳於世仲景始獨擅其名然則謂方始仲景者非也

醫書

醫書之行世者如內經本草仲景叔和東垣丹溪等書多爲後人顛倒錯亂失其本真而地學中之葬經及青囊經亦然蓋術家鮮鴻博之儒往往畏艱深而樂淺近不免改古說而就己私故也

劉涓子鬼遺方

本草有劉寄奴草主治金瘡言劉裕小字寄奴會射一蛇明日見

父山筆話 卷九

三

童子搗藥問之答曰爲劉寄奴所傷合藥敷之裕曰何不殺之童曰寄奴王者不可殺也叱之不見乃收藥回每遇金瘡傳之立愈按此事與劉涓子鬼遺方所述涓子得方事極相類涓子亦晉末人嘗從劉裕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即愈豈此事實本之涓子而傳者妄附於裕併以其小名名之以神其方歟

本草綱目

明人鮮讀書者有所誤述輒裨販古人而盜竊名字求其有心得者罕矣唯李時珍本草綱目獨能淹通博貫卓爾成家若而人者非獨醫林之哲匠實爲藝苑之鴻儒三百年間殆絕無而僅有者

歟

地理說

或問地理之說有驗歟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無天理斯無地理矣人苟存天理則其家未有不興者也而見其興者遂歸功於地而地固不任受功也是積善之報也人苟不存天理則其家未有不破者也而見其破者遂歸過於地而地亦不任受過也是積不善之報也夫人亦求之於天理而已矣然則地理之說可竟廢歟曰惡乎可是仁人孝子所以自盡其心者也人苟能以仁孝之心為心而不以福利之心為心則其心可謂存天理矣存天理則有地理矣

歲已酉余遭先君子之變因與地師相墓窮邑中之名勝而登覽焉所歷前人邱隴不下數千百計大抵皆自明以來者爾詢其為

宋元人者無有也而漢唐以前勿論已竊思漢唐宋元之人豈皆

四

無子孫以守其墳墓者哉而其墳墓亦豈無所藉以為不朽者哉然閱世之久曾不四五百年而當年埋骨之鄉即求一斷碣殘碑亦磨滅而不可復覩因此愈知風水之說為無憑而子孫之賢更不足恃也然則為先人邱隴計者宜若何曰是宜量其力之所能為力之所能為者殫心力以為之可也力所不能為者姑修身立德以聽之於天庶千百載以下或有敬其人而不忍毀其墓者是亦無窮之極思也然而未可預料也悲夫

吳越備史引郭璞臨安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

塘海門沙起平為岸五百年間異姓王以為錢鏐之霸實驗斯言然此七言絕句之體也璞晉人何以能作斯語豈璞之神能預知後來之事併能先為後代之詩耶此與七言脉訣謂出於晉人王叔和者其紕繆同此一轍蓋皆無識者之所偽為不知適以資有識者之一噓也術家之言眾矣謬妄殆不可勝詰姑志此以例其餘云

業堪輿者類多庸妄陋劣之人而習為鄙誕不經之說故其書至多而可覽觀者少矣唯卜氏雪心一賦詞旨尚為雅馴蓋亦有學術而能文章者之所為也顧江湖射利者往往諱言其書豈以其一覽瞭如利葬家而不利術者之故歟

或問推命之說古有之乎曰推命古無有也自唐李虛中始以其

術傳而世之談命者宗焉然其所恃以知命者何哉曰以年月日

五

時所值之吉凶而定其窮通壽夭也曰值其時之吉者則其人富貴而壽值其時之凶者則其人貧賤而夭歟曰然則凡值其吉而無不富貴而壽凡值其凶而無不貧賤而夭歟曰然則其說必有所不能行焉以天之生人如此其眾也人之窮通壽夭如此其不齊也同孔子之時而生者未必無其人而不聞其並聖也同彭祖之時而生者未必無其人而不聞其並壽也同堯舜禹湯文武之時而生者未必無其人而不聞其並王天下也然則徒欲執

年月日時之說以輕量天下之人則必有抵牾而不合者此其說之不攻而自破者也况虛中而以推命傳矣宜知命者莫過於虛中而虛中當日顧反惑於金丹之說以自殞其身是其於己之命而猶未能知也而謂其能知人之命歟後之學虛中者未必能及虛中即能及虛中而虛中之術不過如此則推命之不足信也明矣日然則孔子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者何歟日是非此之謂也謂其能知命而安之者也唯聖人知命故罕言命今之言命者皆其不知命者也不知而強以為知豈知能過於聖人歟亦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吾所謂知命者則固有說如顏子三十二而卒是世俗之所謂歿也而終古不亡則壽莫極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

交山筆話 卷九

六

之下是世俗之所謂窮也而於今為烈則榮莫甚焉若無德而稱如景公原壤者又奚取焉是彼所謂窮通壽歿固非吾所謂窮通壽歿也吾之所知彼不能知也彼之所知吾亦不欲知也亦各知其所知而已矣其說固存而不論可乎

交山筆話卷十

古藤蘇時學數元甫撰

九鼎考

三代之傳國皆以鼎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此鼎之所由始也夏亡而鼎遷於商武王滅商乃遷鼎三巫至成王而定鼎邾邠則鼎為周鼎矣鼎之形狀多不見他書惟呂氏春秋略言之今備錄於此先識篇曰周鼎者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慎勢篇曰周鼎者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離謂篇曰周鼎者倂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適威篇曰周鼎有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達鬱篇曰周鼎者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亡國之俗也是其為說雖未能盡詳而鼎之大概已略見於此矣然鼎之所以亡者何也考之竹書紀年則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九鼎震顯王四十二年而九鼎淪沒於泗淵豈鼎遂至是而亡歟然列國之難周者多以鼎為辭若甘茂宜陽之役明在赧王之世忌茂者猶欲以九鼎抑之則鼎固儼然在也又何得於顯王之世而有淪沒之辭歟或曰八鼎入於秦一鼎淪於泗始皇時嘗令千人求之而莫能得也然則猶有八鼎矣而楚漢之世鼎寂無聞其真泗淵之淪耶抑亦咸陽之燼耶書缺有間有不可得而知者已

交山筆話 卷十

一

美陽周鼎

漢宣帝時美陽得周鼎獻之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鸞旂黼蔽瑀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見漢書郊祀志其辭與博古圖鼎銘略同蓋當時體製如此栒疑卽荀宇周時有荀侯又有郁伯尸臣蓋其名也顏師古以尸臣爲主事之臣殊誤

異敦

異敦銘云異作皇祖益公文武伯皇考龔白鬻彝按益懿音近古通用卽懿公也龔白卽恭伯也懿文武恭皆異之先君但未知何國爾

刀劍錄

卷十

二

刀劍錄稱陶宏景著然宏景梁人不應先避唐諱又身處南朝而舉北魏諸帝之諡此必非宏景之書也豈後人傳錄有所篡改歟

癖談

癖談六卷蔡耕雲子之書也其學長於考古所論古幣數十品斷爲周秦時地名不當出於上古其言甚辨而皆有証據竊謂此書一出而昔人一論幣者若洪遵泉志及羅氏路史皆不免於附會不經爲可哂也因嘆古物之傳於世其剝蝕於風霜兵燹者已數千百年一旦而昭乎若發矇焉是固物之顯晦富有時而今人之識力亦有遠過古人者不可誣也顧陋者往往存薄今愛古之見

輒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

貨泉

漢至六朝皆鑄五銖錢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錢故二錢傳至今日存者尙多若貨泉爲王莽時鑄然莽僭位僅十八年且紛紛改作所頒錢式至二十餘種貨泉特其一耳而此錢在今日顧多有觀者豈皆其時所鑄歟蓋東京之世樂於因循一切典章多承莽制如設三公禁雙名並始於西京之末及莽時而相沿數百年不改則此錢疑亦不僅莽時所鑄也

銅鼓

銅鼓蠻樂也顧世俗相沿有以爲伏波鑄者有以爲諸葛鑄者此徒震其名而未審其實者也晉裴淵廣州記云諸獠並鑄銅爲鼓

卷十

三

以高大爲貴初成懸於庭中置酒召客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因遺主人名納鼓釵攻殺時則聲其鼓至者如雲其所鑄惟豪強稱最號爲都老此最爲銅鼓之確証隋書地理志所言略與此同此外南史歐陽頎傳唐杜佑通典及劉恂嶺表錄異皆有銅鼓之說然並無一字及於伏波諸葛也而今之言銅鼓者乃爭言伏波諸葛何歟蓋二公之威靈在南中爲最著倏觀一異物焉求之而不得其故則其舉而屬之也固宜然吾以爲非伏波所鑄者則固有說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上之是伏波於銅鼓乃銷而非鑄也卽伏波所鑄者自銅

馬外尙有銅船銅柱並見於書獨未聞有銅鼓也况傳明言得駱越銅鼓是伏波未至粵之前越人已先有銅鼓安得爲伏波之所鑄乎至以爲非諸葛鑄者則更有說蓋兩粵在三國吳地也皆諸葛征蠻之所未至者然今銅鼓之出於兩粵者固時時有之又安得以爲諸葛之所鑄乎又按晉孝武太元三年詔云夷人寶貴銅鼓而州鏡素不出銅聞官司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劬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鋪作鼓其重爲禁制得者科罪此夷人鑄鼓之明驗也而紛紛附會之談可息矣

風土記言漢陸賈以銅鼓獻羅娘按羅娘廟在岳州秦時水神也蓋賈使南越獲銅鼓感神之功遂以爲獻是銅鼓出西京以前當

交山筆話

卷十

四

爲周秦古物無疑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銅鼓不知所鑄在何時按馬授伏波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或謂銅鼓鑄在西京以前此雖非三代彝器謂鑄當三代時可也是銅鼓出於伏波前宋人尙有知之者

陸放翁云余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巧麗叩之鞳鞳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銅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據此則宋人銅鼓猶不甚寶貴知其出自南蠻故也至附會於伏波諸葛則明人謬妄之談爾

或曰銅鼓之不出於伏波諸葛固矣然往往獲於土中何歟曰是

其說吾得之於劉恂嶺表錄異言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蠻酋塚掘之得銅鼓蓋蠻酋之葬以銅鼓爲殉也然則今粵中所獲銅鼓甚多安知非昔日蠻酋之故塚歟

題朱錫鬯跋李衛公西嶽書後

昔之論西嶽書者唯明楊東里所云最爲中肯 國朝朱錫鬯力斥其僞謂衛公不應自知後來富貴若此斯言談矣蓋衛公唯不能自知故再三以質諸神實窘迫無聊之想爾朱氏又謂公微時若以帝王自許者然考書中所云曰大寶不可妄據又曰捧忠義之心身傾瘳世固何嘗作非分想耶又以斬大王頭焚其廟宇語不類公然此公年少氣盛時語若如本傳所云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傳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朱氏以書生之見妄測賢豪宜其齟齬而不合也歟

交山筆話

卷十

五



古藤蘇時學敦元甫撰

傳注最古

或曰傳注家非古文也是殆習夫後之為傳注者言之而未審夫古之為傳注者也夫經之有傳以聖人之十翼為最古此外則春秋有傳喪服有傳夏小正有傳而說禮者為尤詳若冠義昏義射義燕義聘義鄉飲酒義皆傳注之支流也爾雅小雅亦古之為傳注者也子書之有傳注者則管子墨子有解老子有韓非解是皆出於周秦以前而其文最古者也乃謂傳注非古文可乎

周秦文

交山筆話 卷十一

周秦之文有以高古勝者有以博麗勝者有以雄奇勝者若易書論語周官儀禮老子管子內經難經陰符握奇周書穆傳紀年山海經石鼓文文之最高古者也若詩爾雅春秋內外傳禮大小戴記楚詞呂覽文之最博麗者也若孟荀列莊尚韓晏墨孫吳司馬法尹文鬼谷公羊穀梁傳國策考工記文之最雄奇者也

唐宋八家之文其筆力雄悍實不減周秦而義蘊精深則不逮古人遠矣毋亦時為之而莫克自主者耶

自明以來凡為文者為宋而已矣為漢唐者有間焉况周秦也歟

哉

六朝著述

六朝文以駢儷為宗往往詞勝於理然其間著述亦有卓然傑出不為風氣所移者若酈道元纂水經之注顏之推述家訓之篇以至劉義慶之世說新語劉彥和之文心雕龍並能自抒所學成一家言殆於周秦諸子之外別樹一幟者乎

唐宋人別集

唐人別集見於藝文志者多一兩卷而已臻十卷以上者稀矣宋人則動至百卷少者猶數十卷豈真宋人之才力固遠勝於唐人哉蓋唐人貴精而宋人貴多故也然則觀其繁簡之數而其文章之工拙可知矣

蜀藝文最盛

交山筆話 卷十一

全蜀藝文最盛每一人間出卽冠冕乎一朝若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楊雄晉之李密陳壽唐之陳子昂李太白宋之蘇子美唐子西及眉山三蘇元之虞道圓明之楊升菴 國朝之張船山皆一時傑出者也

平淮西碑

人知韓退之有平淮西碑不知退之叔父雲卿先有平淮西碑述田神功平劉展事也雲卿官至禮部侍郎與退之官階亦同

復姓表非范文正公作

世傳范文正公乞復姓表云才非霸越乘舟偶羨於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用范蠡范雎故事最為典切然遍觀公集並

無此表及觀五代史補則唐鄭準之詞也時成洸為荊州節度使表乞歸本姓準代為具草其中有此四句豈實為準作而後人妄附於公耶然移而用之益覺天然巧合即謂斯語為公而設也可

### 三蘇全集

近日蜀人翻刻三蘇全集而東坡詩僅據選本殆不足觀竊謂三蘇著述固不僅詩文已也老泉則有諡法東坡則有易傳書傳論語傳藥城則有詩傳春秋傳論語拾遺孟子解古史老子注等並宜萃為一部以攬一家述作之全而更有進者自古名人軼事莫有盛於東坡者也今散見於羣書者尙淵乎莫測其涯矣倘能采輯成編俾無散逸豈非玉局之功臣歟

交山筆話 卷十一

### 蘇叔黨斜川集

蘇叔黨斜川集乃近時翰苑諸公從永樂大典錄出者然其間不無雜以他人所作如開卷數頁即有紹熙改元制考叔黨之卒當宣和五年而紹熙乃光宗年號此篇必誤入無疑然當時作序諸公竟熟視若無觀者何也

### 高明二區

明萬歷間高明有二區先生大相用孺與其弟大倫孝先也用孺以詩名世稱海目先生最為粵人推重明詩綜選其詩至四十餘篇可謂盛矣然其集殊不耐覽觀以貌古多而真氣少也孝先以講學名世稱羅陽先生獨標明明德為宗旨雖未能去門戶之習

然所著四書翼頗多心得之言可補宋儒之不逮是孝先之學尙卓爾成家較之乃兄之詩徒以摹擬聲調為工者殆彼善於此乎區海目文集十二卷頗有法度可觀醉隱樓記一篇其最善者也然玉樵鈕琇取之而默齋檀萃譏之殆非定論

### 論墓志

墓志之例與史傳不同傳則善惡皆書志則善書而惡不書此定例也至事有關於君父尤宜隱約其詞始為得體若侯朝宗志沈季宣而謂其族千餘人謂無一能讀書識字者此已為過當至全州謝石臞志其姊婿鄧鴻卿乃愿舉其父與弟之過惡而直書之此悖詞也原謝氏之意謂將以愧其生而慰其死然使生者見之則其父與弟必慙憤內生未必能釋憾於死者是無益於死者也使死者有知而揚其父與弟之過以為己名吾知九原之下必有蹙然而不安者則更有憾於生者也是皆於勸懲之義無與焉然則志墓者宜若何傳曰使死生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知斯義者庶有當於立言之旨歟

### 方百川制藝

興化鄭氏變日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又云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與旨繪物象狀人情千迴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縛然語不道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卓哉斯言可與論古文

矣原鄭氏之意豈不知百川之文爲今文者而直躋之於古文之上何哉誠以百川之文固爲今而實則自明以來世之善爲今文者莫能逮世之貌爲古文者尤莫能過也必不得已還於古之人求之則唯屈子之騷龍門之史杜陵之詩歐陽子之文能以身世無窮之感發爲日星河嶽之光而沈鬱蒼涼頓成絕調千秋而下求其庶幾接踵而無憾焉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文歟

交山筆話卷十二

古藤蘇時學敬元甫撰

論詩

世之論詩者每日清才多奇才少此不然之論也夫清豈易言哉孟子論聖人而獨以清許伯夷則自伯夷之外其真清者有幾人耶今言詩之清者必曰王孟韋柳然自王孟韋柳之外其真清者有幾人耶

漢以前之爲詩者皆無意爲詩者也無意爲詩而有不得不詩者而詩始於是傳焉此詩所以少而愈貴也唐以後之爲詩者皆有

意爲詩者也有意爲詩卽有可以不必詩者而詩亦於是傳焉此詩所以多而愈賤也

七子十子

建安七子大厯十子皆一時標榜之名初非定論實則推而廣之而建安之七者可以十而約而取之則大厯之十者併不必七也而後之摹倣者沿以爲例竟若此中位置有不容增減一人者豈不愚而可笑矣哉

陶謝

詩家恒言並稱陶謝以其宗尙相同也實則淵明之與康樂不獨人品誠僞攸分卽詩品亦仙凡迥別而尊奉者顧無異詞竊謂陶公有靈恐不免老韓合傳之歎

秋興詩注

杜少陵秋興第六首有云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按此兩句正從上句邊愁生出曰圍黃鶴起白鷗者乃從繁華中寫出荒涼景况而下句回首可憐歌舞地正申明此意也今解者曰言宮殿之多而黃鶴不能高舉有似於圍帆檣之密而白鷗不能開遊為之驚起何異癡人說夢乎

馮注義山

國朝馮孟亭浩有李義山詩注未免過於穿鑿殊失詩人忠厚之旨向來注杜者亦然皆非可與言詩者也

唐詩人同姓名

交山筆話 卷十二

二

唐詩詩人如韓胡李益王建韋莊皆有同姓名者韓李為同時人王建當五代時一為蜀主一為高麗國王而一韋莊為武后時人見唐張鷟朝野僉載言韋莊頗讀書數米而炊秤薪而爨爨少一糲而覺之此與韋端已自是兩人而述者遂以此事屬之後之韋莊殊失考也

于武陵

晚唐時有于武陵者善五言今體能脫去板滯以活法參之每篇皆然在當時實自為一格而他人之作莫能混也乃同時有于鄴者其詩與武陵如出一手且多以武陵之作雜之豈鄴之襲武陵歟抑武陵之襲鄴歟而鄴與武陵之行事卒無可考見豈實為一

入而編詩者誤分為兩歟請以質之世之深於詩者

黃滔

唐黃滔下第東歸留別鄭郎中詩云去違知己住違親欲發羸蹄進退頻萬里家山歸養志十年門館受恩身營聲歷歷秦城晚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藍田關外路滿天風雪一歸人隨園詩話錄前四句而忘其名以為必有性情之君子余偶觀滔集得此詩因表而出之

曹鄴

梅妃傳唐曹鄴著案鄴字鄴之陽朔人大中問進士官太常博士終洋州刺史有詩集三卷見唐書藝文志今全唐詩所錄者是也

交山筆話 卷十二

三

此傳亦其所著而人罕知之嘗考廣西通志所列先哲藝文燦乎備矣而此獨見遺因表而出之庶後之紀載者有以補其缺云晚唐詩人李洞有送曹郎中罷官南歸時南中用軍詩云桂水淨和天南歸似謫仙繫綠輕象笏買布接蠻船海氣蒸巖軟江風激箭偏罷郎吟亂裡帝遠豈知賢 又有弔曹監詩云宅上愁雲吹不散桂林詩骨葬雲根滿樓山色供鄰里一院松聲付子孫甘露施衣封淚點秘書取 印苔痕吟魂醉魄歸何處御水鳴鳴夜遶門 又有贈曹郎中崇賢所居一首和曹監春晴見寄一首案曹監與曹郎中皆鄴之祠部也蓋兩人交好如此

南唐書傳陳陶之誤

馬令陸游兩南唐書並有陳陶傳以陶為烈祖昇元中人至元宗保大末尚存又言後不知所終又言宋開寶中有翁姬歌藍采和者疑為陶夫婦是陶之踪跡幾於不死而仙者矣迨考晚唐時人詩集多有與陶唱和者若張喬曹松杜荀鶴集中並有哭陳陶詩僧齊已白蓮集有過陳陶處士舊居詩是陶非不死而仙者固已明甚又考張喬為咸通中進士距南唐立國時甚遠曹松以天復初及第年七十餘後三十六年而南唐始建國杜荀鶴以天祐初卒下距南唐建國之歲亦三十餘年僧齊已以後唐時流寓荆南年已七十五六而集中亦無一語及南唐者是哭陶弔陶諸人並無一及南唐時世者豈後陶歿者尚不及南唐而陶之先歿者反

父曰鐘話 卷十二 四

為南唐時人有是理耶然則曷有不死而仙之說曰是蓋因周末間有華山處士陳搏時人多相傳以為得仙者緣陶與搏音近當時委巷傳訛或有是鄙誕不經之附會馬陸兩家不能采而闢之反錄彼調言成茲信史此與范蔚宗之傳王喬者無以異豈不貽有識之譏哉 案陶嶺南人隱於洪州之西山

張喬哭陳陶詩云先生抱衰疾不起茂陵問夕臨諸孤小荒居甲客還遺文禪東岳留語葬鄉山多雨銘旌改殘燈素帳開樂章誰與集隴樹即堪攀神理今誰問余將叫帝關 曹松哭陳陶處士詩云園裡先生塚烏啼春更傷空餘八卦樹尚對一茅堂白日埋杜甫皇天無耒陽如何稽古力報答甚茫茫 杜荀鶴哭陳陶詩

云耒陽山下傷工部采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却成開解哭君心 僧齊已過陳陶處士舊居云一室貯琴樽詩皆大雅言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遠燒來籬下寒蔬簇石根閒庭除鶴跡半是杖頭痕

王元

晚唐時有王元者桂林人與妻黃氏偕隱元能詩有聽琴一首見郡閣雅談全唐詩亦載之今名媛詩詞以此篇為元妻黃氏作者誤也而尤可異者番禺凌藥洲選嶺海詩鈔所錄之詩皆廣東而其人則皆本朝也乃閨秀一卷仍登此詩且以黃氏為潮人王元室是年代里居姓氏無不舛錯者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者歟 交山筆話 卷十二 五

陸蟾

然古書若此者眾矣一一審正難矣哉 藤人以詩名者最先為陸先生蟾先生生於唐遭五季衰亂抗志不仕宋初尚在隱居攸縣司空山好神仙辟穀屢月 見雅言 與逸集載 人王元廖融任鶴王正己輩皆一時名士為詩相善 見郡閣雅談 所傳有瀑布子規諸咏後同邑僧契嵩為作傳云 陸蟾藤州鍾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咏則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載亦難夏噴猿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余少時遊衡山會隱者高閔謂余曰昔陸先生子之邑人也方國初時廖氏家

以詩盛而四方詩人慕廖氏來衡山頗眾獨先生陸某詩多警句  
雖嘉慶融亦相推高然先生不止能詩而已矣頗知王霸大略亦  
俟有所遭遇故其詩見志如前詩後句云待到滄溟日爲濤更好  
看而常幅巾布衣好乘高節所至閉戶自處不肯與常人交接余  
聞其風且嘆之曰陸先生邑人也能以詩高出流輩是亦賢矣而  
負道守節不爲阿世苟合而欲自有所遭遇雖孔孟尙不得其志  
而生也不亦難乎然天下如陸生徒死於邱壑者何限以上鍾津集陸贄傳

陸贄開子規詩云後夜入清明邀人何處聽花殘班竹廟雨歇

峴山亭樹罽月欲落窗間酒正醒眾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見雅言系

案陸先生者唐之逸人也當五季衰亂之時卒能以名節自

述交山筆話卷十二 六

全不爲苟合志趣洵不可企及矣願昔之論先生者多未詳或以

爲宋末時人二管英靈集或以爲洪武時人藤縣志甚或書陸爲凌十國春秋

凌蟾而先生之姓氏幾隱先生之志節亦泯沒而不彰尙論者將

烏從而取證歟曰是當以先生之友及傳先生者正之當時友先

生者若王元廖融任鵠王正己輩今皆見於全唐詩是唐人也傳

先生者嵩公北宋人也夫友先生者同乎先生者也傳先生者後

乎先生者也同乎先生者唐人後乎先生者北宋人而先生願爲

宋末明初人有是理耶請以質諸世之論先生者 司空山在攸

縣東四十里左右有三十六峰舊名麒麟山又名溫泉山南齊司

空張岳棄官隱此因名岳臨封人也

徽上人畫

唐末時五羊有徽上人善畫龍嘗以二龍障子遺齊己齊己以短  
歌酬之中有句云近有五羊徽上人閉工小筆得意新畫龍不誇  
頭角及鬚鱗只求筋骨與精神徽上人真畫者惠我雙龍不言價  
等閑不敢將懸挂恐是葉公好假龍及見真龍却驚怕案五羊今  
廣州上人有藝如此而舊志不傳宜表而出之

李後主詞

古今人言詞者眾矣當以唐五代人爲最而唐五代人言詞者亦  
眾矣當以李後主爲最噫後主之詞亡國之音也而千載以下讀  
者猶爲之盪然而悲有不知其涕之何從豈其聲音之道入人者  
深誠有出語言文字之外者耶

石仲元

桂林石仲元宋初時人嘗有句云石壓筍斜出岸懸花倒生每歎  
爲工絕偶閱庾子山集有石險松橫植巖懸澗豎流之句蓋石語  
所本也

論宋明詩

宋詩至西江而變極故言宋詩者莫盛於西江然西江行而宋詩  
一厄矣明詩至北地而變極故言明詩者莫盛於北地然北地行  
而明詩一厄矣

棄田詩

明上林貢生石夢麟有棄田詩云前人憂無田買田貽孫子誰知  
轉眼間田多非可喜丁糧米一石徵役逾倍蕪昔輸十餘金今輸  
百不止又况餉夫徵按糧復按里又况驛馬賦駕駒亦絕市悍吏  
日捉人騷動無寧晷有田不及耕有苗不能籽棄田去逃生有鄰  
幸托彼鄰亦何能為輸納暫料理歲入不供出拋荒等遷徙入山  
兩載餘兵氛尙未已登高望故鄉盈疇草靡靡蓋先生身處亂離  
目擊田之為累而切痛言之彼安享承平務為兼并者固念不到  
此也然則世之積田宅以遺子孫者尙鑒茲哉

父山筆話

卷十一

八

父山筆話卷十三

古藤蘇時學徵元甫輯

盤古之訛

梁任昉述異記曰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後人追葬盤古  
之魂也桂林有盤古墓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盤古國今人皆以盤  
古為姓余按周秦古書未有言及盤古者言盤古者始此而皆出  
於桂林南海之間豈非獠人之先所謂盤瓠者耶今西粵土音讀  
瓠字音與古同獠崗中往往有盤古廟獠人族類尤多姓盤者以  
此徵之洵不妄已顧好異者習而不察竟以此為聞閩之君實開  
閩夫獠人者爾倘躋之於羲皇以前是真自信為獠人之後也愚  
莫甚焉

父山筆話

卷十三

一

三國時吳徐整作應記亦有盤古之言似更先於昉而其言尤  
怪誕不經置之勿論可矣

嫦娥之訛

呂氏春秋有尙儀作占月夷羿作弓之語案尙儀古人名是始為  
占月者緣古音尙與常近儀與娥近後遂以尙儀為嫦娥以占月  
為奔月且有羿妻之說此與小孤山之訛小姑杜拾遺之訛十姨  
者無異然古藉流傳已久姑錄以備考焉

山海經云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張衡靈憲云  
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以奔月 後漢天文志云

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及之爲蟾蜍

金心銀手之訛

嘗見駢體中有用金心在中銀手如斷之句上句出管子下句出大戴禮屬對實爲精絕然考二書本文則金心實余心之訛而銀手亦銀乎之誤也蓋詞家但取隊仗工整雖伏傳之別風淮雨子荆之漱石枕流亦無不可爾

宋禕入宋明帝宮之誤

舊說綠珠弟子宋禕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按此當爲晉明帝非宋明帝也綠珠死常晉惠帝時下至明帝甚近弟子入宮於理不誣若宋明帝則相去幾二百年安得長年至此此必因宋禕之宋

父山筆話 卷十三

二

而誤衍一字也然歷來引用諸家竟未有察其非者斯亦異已

世說云宋禕是石崇伎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患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時阮遙集爲吏部尙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卽遣出據此則宋禕始末甚明彼作宋明帝者一何乖謬至此

荔枝三百顆之訛

俗說有一隻荔枝三把火之語最爲無稽然不知所自起余友朱仙槎石美以爲當起於惠州蓋綠東坡惠州詩有日食荔枝三百顆之語土音相近遂因以致訛

潘盎

梧州志未時有潘盎者死於儂智高之難考之東坡文集乃潘昂也文集趙先生舍利記云南海有潘昂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曰盎然則盎之云者實顛字之訛爾此乃時人戲謔之詞而梧州直以爲名誤矣

李令公之訛

廣右多李令公廟祀宋鈐轄李公師中又稱北府廟按李當宋仁宗時提點廣西刑獄攝帥事有功於民民畫像立祠以祀事詳宋史本傳亦漢新息唐衛國之流也藤有令公廟在八賢祠後八賢祀唐宋名人流寓於藤者歲月浸久人不識令公爲何許人因訛爲靈公並塑三頭六臂之像又設華光神像並祀頽曰二聖八賢

父山筆話 卷十三

三

愈不可解此與小說杜十姨事若合符契竊思令公當日與蘇黃輩同時嘗以詩相唱和今蘇黃在八賢內人罕有問者公獨威靈顯赫振古如茲豈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固當如是乎

東坡至藤歲月

東坡以紹聖四年丁丑歲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事見先生止酒詩序此先生初過藤之歲月也呂周輔言東坡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傍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猶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三九郎爾尙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法也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南還六月過瓊州渡海七月到廉州有與鄴  
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  
作木筏下水厯容藤至梧又瓶笙詩序言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  
餞別東坡是去廉在八月底則至藤在九月矣時藤守徐疇元用  
與其子端常邀先生與兒子過遊東山浮金堂先生戲作詩于過  
次其韻見斜川集然此詩不言月日又有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  
邵道士詩未云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是邵道士與先生同下  
梧也道士名彥肅容州都嶠山人善鼓琴隨先生遊十日而別先  
生以詩送之考金石粹編有元符三年九月東坡書贈都嶠邵道  
士石刻是先生去藤尚在九月則至藤益為九月無疑也又江上  
父山筆話 卷十三 四

山谷未嘗至藤

黃山谷荆江亭卽事詩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  
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爲陳秦二子而作也第三句原  
屬無已第四句乃謂少游今藤志妄易第三句爲二子不知温飽  
味遂附會其說謂無已亦嘗客藤不知無已官至正字而卒終身  
未嘗至粵安得至藤卽山谷此詩亦在荆江時作後雖謫粵之宜  
州亦未聞有至藤之事年譜具存事實可考今作志者據此詩附  
會無已併附會山谷謂山谷亦嘗客藤遂與唐宋流寓諸公並祀

八賢祠雖山谷一代名賢侑食於藤原無愧色而妄語流傳羌無  
故實獨不貽識者之哂耶

二女墓

二女墓在藤東山之陰世傳秦少游僑寓藤州二女沒葬此余謂  
此事終屬傳疑据少游北歸至藤不過旬日而歿豈旬日之內二  
女亦並歿於藤其可疑者一也若果真有此事則東坡北歸諸札  
痛少游者甚至何以竟無一語及之其可疑者二也又少游之卒  
在八月而東坡至藤在九月其時少游之喪已附范元長北歸何  
以二女獨留葬藤其可疑者三也或据李次山所傳義倡事謂二  
義音同二女卽義女之訛似爲近理但倡籍隸長沙與藤相去二  
千餘里傳言倡聞訃奔喪則時日已久秦喪必已去藤又言倡行  
數百里遇於旅館一慟而絕則倡歿並不在藤何以藤有其墓其  
可疑者四也具此羣疑實難了悟姑附辨於此俟識者審正焉

藤州舊俗

太平御覽藤州條引郡國志曰俗以青石爲刀劍如銅鐵法婦人  
亦爲環玦代珠玉也夷人往往化爲羗案此風今已絕無而夷人  
化羗尤誕謾不足信益傳聞之誤爾

安沂

藤之濛江有墟曰安城墟古安沂縣故址也晉穆帝升平五年置  
永平郡治安沂齊徙治夫寧隋曰永平唐曰鍾津故址在河東勝機坊安沂爲縣屬焉

梁更名曰安基置建陵郡於此隋平陳郡廢仍爲縣屬藤州唐初置鸞州亦治安基羣省入寧風蓋其疆域與寧風唇齒西接武林而東達猛陵亦形勢所在故晉宋梁陳並爲郡治唐初尙爲州治誠重之也今方輿紀要誤以安基爲義昌謂在縣南百二十里殊屬不合余另有考證在鐔津考古錄中

隋化

昭藤之間有隋化里焉古隋化縣之故址也縣建於隋時故以隋化名唐武德五年廢縣置蒙州併析置立山東區等縣而其故境遂混入於藤此吾藤地名之最古者也

倉吾

交山雜話 卷十三 六  
邈周書王會解曰倉吾翡翠按倉吾卽蒼梧也翡翠南方所出故以此爲貢也考漢時蒼梧郡則今之梧州肇慶平樂併潯州之平南皆爲其地但未知周時當何如耳然舜葬於蒼梧之野說者謂在九疑則自承而南皆是矣諸書言蒼梧者唯此作倉吾最古可覘字體之變云

太平寰宇記曰猛陵縣西接永平安祈山榮翠羽故周書王會篇曰蒼梧翠羽案猛陵縣漢置今蒼梧縣藤縣皆其地也永平郡晉分猛陵縣置安祈縣亦晉置並今藤縣地也信如寰宇記所言則周書所云翡翠實貢於藤其所由來者遠矣

還珠洞

還珠洞在桂林伏波山下洞中皆白石瑩潔可愛有石柱倒垂至地所不合者少許故老相傳有巖石連出狀元之語迨桂林陳蓮史先生以解元應省試 殿試皆第一咸以爲石合之徵也然考范至能桂海虞衡志云伏波山突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可容二十榻穿鑿通透戶牖旁出有懸石如柱一線不合俗名馬伏波試劍石据范當南宋時迄今幾七百載所見此石仍與今無異焉則自宋以前可知也俗說云云果足信耶

茅村

距桂林城三十里許有村曰茅村聚族而居者數千人皆黃姓世以操舟爲業言語侏儻不可辨外人鄙之不與爲婚是皆苗人之後也宜謂之苗村其以苗爲茅則語音之訛爾

壽佛真身之說

全州湘山寺傳有壽佛真身在焉余至全詣寺觀碑言明萬厯間真身燬於火購海南香木改塑今龕內所供是也然往來之人莫有知者猶以所供者爲真身云寺門內有明工科都給事中姚百善墓俗說謂姚觸犯壽佛立死罰守山門余觀墓碑言姚以天順間奉詔采木廣西卒於途同鄉官爲葬此者則觸犯壽佛之說亦誣

武婆

藤邑村落中有武婆廟未知所祀何神遍詢鄉人皆無知者按與

地紀勝載廣東興甯縣有武婆城在縣西二里可容千人當五代  
擾攘寇盜猖獗武婆糾合村落眾屯堡自衛故基猶存然則武婆  
固有功於鄉里者亦譙國沈氏之流也但其遺蹟在興甯而不在  
藤今祀於藤也何居豈當時風聲所播盜賊聞而震懾雖千里外  
亦頌其功歟抑興甯之人有轉徙至藤者猶不忘其故俗歟今藤  
之甯風鄉有岑婆寨疑亦此類也

楊主簿

歸震川文集有松雲菴楊主簿墓田碑記云蒼梧楊君際可以歲  
貢入太學選調長興主簿為人高簡日閉門吟哦有崔斯立之風  
嘉靖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至後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蒼梧去

父山筆話 卷十三

八

鄒數千里楊君又無子時南海劉君介齡為縣哀其遠而喪不能  
歸也葬之城西二里五峯山之麓為祭田使松雲菴僧守之余至  
縣楊君家人流寓於此與僧爭田余謂劉君本置祭田為楊君守  
塚家人若得而有之亦可得而鬻之也訊之果有謀此田者因斷  
歸僧家以嗣劉君之志且令刻之石以垂永久云 余思楊際可  
既見述於震川則其在鄉里間必有可稱道者因取梧郡志者  
之列傳內並無其人唯選舉志內嘉靖間有舉人楊際時又有貢  
生楊際會際元際明無名際可者際時官知縣際會際明官訓導  
無官主簿者蓋文獻之不足徵如此然以際可之彰彰可考者而  
郡邑志乘猶佚其名則此外之遭逢不偶而泯滅無聞者多矣因

全錄震川文於此俾後之載筆者采而補其闕焉

粵人呼黏穀之誤

古人以稻之黏者為糯不黏者為秈尤不黏者為秈又名為秈今  
兩粵間反以稻之尤不黏者為黏稱名顛倒若是不知誤自何時  
考廣韻集韻黏字並無訓穀名者或曰以其種出占城故名之為  
黏然考占城立國當宋時而漢許慎作說文已有秈字云稻不黏  
者是中國以稻之不黏者為秈自漢已然非因占城而始然也蓋  
秈誤為黏爾

廩增附

古人入學之始必先為附學生而後為增廣生而後為廩膳生是  
附先於增增先於廩也而前人建學之始則先有廩膳生而後有  
增廣生而後有附學生是廩先於增增先於附也

父山筆話 卷十三

九

鄉試稱下第之誤

今人謂鄉試被放者為下第此誤也案殿試居一甲者始有賜及  
第之稱故謂會試被放為下第尚可若鄉榜並非及第謂之下第  
也何居

發解之誤

今人謂鄉試第一者為發解此亦誤也案唐時京兆及諸州並  
有解試其居首者謂之解頭亦曰解元而舉額謂之解額是發解  
之云凡得舉者皆是也尚以屬諸第一人也何居

進士源流

進士之科始於隋大業今已千有餘歲矣其源流變更之故述於前史者甚詳姑摭其概臚之於此以備考焉唐時進士皆每年一舉每舉所登少僅十餘人多則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初以吏部考功郎主之其由吏部而歸禮部則自開元二十四年始也然猶未有殿試進士之有殿試則宋太祖開寶八年始也進士多至數百人則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始也然當時猶未分甲進士之分甲則太平八年始也然殿試猶有黜落者殿試免黜落則仁宗嘉祐二年始也定三年為一科則英宗治平二年始也唐以來試進士皆用詩賦其廢詩賦而用經義則神宗熙寧三年始也又宋時登一甲者多至百數十人併有四甲五甲之日今則甲分為三而一甲獨以三人為限則自元惠宗元統元年始也又唐宋舉人試禮部不中仍須再應鄉舉今則鄉試已中者為舉人即會試不第亦不必再應鄉舉並可依科就選則此制自明始也

登科記

甲科之重自昔而然疑若可恃以不朽矣然唐宋登科之記至今已佚其書即明時太學題名亦多有剝蝕者以世情之欣豔者如雲而圖藉之散亡者如此然則托空名而斬其久遠者果足恃焉否耶

士習之陋

十三經廿四史頒行學校之書也然士安淺近不獨未觀其書并不知其名設令萃羣士於棘闈中突以此發策問曰有能舉十三經廿四史之名不誤者即予中式生員為舉人舉人為進士我知郡邑之中膺是選者斷無幾人也噫陋已

傳言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儒固統古今遠近而無不宜知也然或囿於今而蔽於古則有知今而不知古者或溺於近而忘於遠則有知近而不知遠者雖未得為儒猶未失為知也若世之為儒者吾惑焉不獨前代之事不知也即叩以本朝之制作而亦不知則古不知今亦不知不獨他方之事不知也即詢以鄉邦之文獻而亦不知則遠不知近亦不知然則彼之所知者為何日田宅而已矣貨財而已矣醫卜星相而已矣是則孔子所不如農圃而子夏亦言君子弗為者而竟以此盡儒者之知云爾哉

援引朱子之誤

綱目一書實朱子門人趙師淵所撰而世俗之士動稱朱子者以其義例定自朱子故也若四時讀書樂詩為宋末翁森所賦朱子治家格言為我朝朱柏廬所撰是皆非當日朱子之言也而俗流寡識之士輒誤為朱子且轉相援引而曾不加察焉豈不貽大雅之譏哉按翁森字秀卿號一瓢台州仙居人宋末隱居教授有一瓢集見宋詩紀事

大藤峽之訛

大藤峽在廣西武宣縣明成化間韓襄毅平大藤峽賊斷藤爲鼓  
分置梧潯端各郡併改峽名斷藤事見明史及廣西通志迨至萬  
厯初年陳璘有平羅旁賊事其地與武宣之藤峽了不相涉俗人  
見端郡藤鼓不知來歷妄以藤峽屬之羅旁併以襄毅之事歸諸  
陳璘李戴張冠殊堪齒冷不知明史言藤綿亘兩崖間因武宣之  
峽爲人跡不到之區故有藤生長不知歲月若羅旁地濱大江每  
日帆檣往來奚啻千萬試問此藤更從何處生活又何必待襄毅  
然後能斷藤耶但此等無稽謔語倘徒出於委巷傳聞斯亦無容  
置辨乃昔之咏藤鼓者若黃莘田大令袁簡齋太史程月川中丞  
皆淹通博物君子也乃亦惑彼訛言以致成茲笑史竊恐流傳篇  
父山筆話 卷十三 三

什或更貽誤後人因亟爲辨正而詳其本末如此實則此種妄談  
非唯正史無據卽廣東通志以至西甯封川各志亦並無其辭而  
作詩者竟不稍爲寓目何耶

父山筆話卷十四

古藤蘇時學敦元甫撰

書之盛

書至今日而極盛矣使更後千萬年而書之盛當何如乎然書所  
以能傳者賴有能讀之人耳書愈多則人必不能盡讀人不能盡  
讀則新書日盛而古書日亡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也因思天下之  
書當亦止有此數不過迭廢迭興更與時爲消長焉耳而能必其  
傳者歟能必其傳而至於無窮者誰歟言念及此益未嘗不廢書  
而嘆也可勝惜哉

書之亡

父山筆話 卷十四 一  
書有以焚而亡者亦有焚而不亡者亦有不焚而竟亡者秦之燬  
書也於諸侯史記爲尤甚故秦亡後諸書皆復出而史書獨亡此  
焚而亡者也詩書百家語以多在人間故雖焚有不能盡者此焚  
而不亡者也若藝文志所列古書衆矣今之存者百無一二焉此  
不焚而亦亡者也

古今書自經而外最不可亡者惟史而子集之佳者次之此外箋  
注之言荒唐之說艷冶之詞雖不傳無憾也

論焚書

焚書之禍烈矣世皆以此罪李斯然斯所以能爲此者其論不自  
斯發之發之者韓非也然貪富強之名而趨亂亡之實者誰乎則

其禍併不始於韓非而始於商鞅非之言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故其所以垂誠者唯誦諄然憂五蠹之爲患也則非之啓乎斯也鞅之言曰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故其所以治素者唯皇皇然務農戰之爲急也則鞅之啓乎非也是皆逞其一己之私智蔑先聖而譏之方欄然自謂余雄而天下古今莫已若也而鞅與非與斯卒以此自殺其身秦亦以此亡天下小人之禍真可畏也故

讀書說

有貧賤而不讀書者或勸之讀書則曰吾方憂貧賤之不暇何暇讀書也有富貴而不讀書者或勸之讀書則曰吾方保富貴之不暇何暇讀書也豈真書無益於貧賤富貴而貧賤富貴真有礙於讀書故亦視其志而已矣志讀書者必讀書貧且賤富且貴何爲而不讀書也志不讀書者必不讀書即不貧賤不富貴安見其能讀書也然則世之能讀書者誰歟爲貧賤富貴之人歟抑貧賤而不爲貧賤富貴而不爲富貴之人歟爲貧賤而讀書者是將以讀書免貧賤也不免貧賤則必不讀書既免貧賤亦必不讀書爲富貴而讀書者是欲以讀書獲富貴也不獲富貴則必不讀書既獲富貴亦必不讀書是皆非有志讀書者罕矣然有時讀不如其不讀而不讀遠勝乎其讀之者吾安得真志讀書之人而樂與之言讀書哉作讀書說

交山筆話

卷十四

二

太平御覽書目

太平御覽所列書目多至一千六百餘種可謂盛矣然即其目而按之則有一書而再三列者更有一書而四五列者名雖偶別實則無殊蓋當編纂之時舊籍多已亡佚大抵從類書以采之未嘗盡見本書故也

方志藝文畧

方志之有藝文畧所以備一方之文獻也必出於是方之人者斯錄而存之即非出是方之人而其書爲是方而作者亦錄而存之可矣若其人非是方之人即其書亦非爲是方而作徒以一時游歷遂盡舉其生平之著作而備列無遺斯真不憚煩之至者哉

交山筆話

卷十四

三

偽書

後人真文字尙不逮周秦况作偽文字而欲其似決無是也今偽書行於世者若三墳晉乘楚檣杵子貢詩傳子夏易傳等不值識者一哂固已即緯書偽自西京其時去古未遠已鄙穢不堪寓目况其後焉者耶論者能於此決其是非斯千古之書無逃吾洞鑿者矣

漢人之宗緯書也患在誤爲信今人之關偽書也患在妄爲疑是皆不免爲書患而皆不善讀書之患也善讀書者信其所當信而不誤爲信亦疑其所當疑而不妄爲疑而千古之真書出矣

書偽評

書之必傳者初不藉評語以傳而其不能傳者亦非評語所能使傳也顧明人刻古人書往往偽撰古人評語如管子莊子鷓冠子楚詞集注等皆有唐宋諸公評意若古書必藉此而增重者漸而至於經傳亦偽爲之今市本所傳有蘇批孟子以爲出於老泉尤可哂也蓋人情之好偽往往欲欺世而盜名然若此者不能盜名併不能欺世古所云作偽心勞者莫此爲甚祗爲識者所鄙而已

### 古今偽書考

新安姚某妄人也無鑒古之識而好詆訶古人以伸其說所著古今偽書考一編凡周秦古籍罔不遭擯斥者倘由其說而伸之雖謂古今無一真書可也夫古籍之存於今也僅矣後人傳錄失真

交山筆話 卷十四

四

之處誠亦有之要未足害其全體倘據單詞片語而即欲盡廢其書吾不知於古何仇而忍爲此也騰口說而不顧是非真書林之巨蠹哉

偽書考以列子爲漢後人偽作且謂劉向一序亦偽此其誕妄殊不足深辨唯是列子一書精深微妙求之周秦以前尙罕有其匹而漢後人乃能爲之且深自隱匿不露姓名斯其識力之高真曠世以來所絕無而僅有者斯何人歟斯何人歟

### 好偽

甚矣人情之好偽也人以行重則偽其行人以言傳則偽其言凡中有不足而致飾於外者偽也銜其偽而售焉已足欺一世之愚

人矣而好偽者之心猶未屬饜也則更飾其偽而欺後世之人焉所以欺後世者奈何爲諛墓之金則偽於碑爲索傳之米則偽於史甚而下至郡乘邑志之所書旁逮詩編文選之所錄凡可以售其欺者無不飾其偽焉是其言與行亦燦然可觀誰復審其爲偽者而好偽者之心必至是而後可以躊躇而滿志矣惡知有識者已深燭其偽而莫售其欺也則與其勞心於偽而偽之術已終窮何如致力於誠而誠之真不可掩者彼好偽者曷勿廢然而思返也哉

### 好名

太上忘名其次好名其次不知名彼忘名者尙矣不知名者無論

交山筆話 卷十四

五

焉而好名者未始非出於惑之甚者也蓋人之所貴乎名者亦欲其傳之久遠以至於無窮焉耳而傳固未可必也傳矣而欲其久遠以至於無窮尤未可必也然則人之汲汲於名而欲恃爲不朽計者毋亦可危之甚矣乎楊朱曰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者但遲速之間耳至哉言乎好名者亦可以深思而自悟矣

### 知說

香海施君名彰文語余曰人莫患千萬人之莫知也患一二人勿知爾余深歎此以爲名言夫千萬人之知豈不多於一二人之知也哉而意終不以彼而易此者誠以無知者之知不足以爲知而有知者之知乃可以爲知也有知者知之是我有可知者也我有可

知雖千萬人不知於我無損也有知者勿知是我無可知者也我無可知雖千萬人知之於我無益也人亦求爲可知而已矣

### 因果說

余於佛氏之言無所解惟有取乎因果之言然因果非佛氏之言也經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是皆儒家之言也而因果之義備矣然則彼佛氏者非贅疣歟曰儒家之言爲中人以上言之也佛氏之言爲中人以下言之也彼蚩蚩之徒聞詩書而不知說禮樂而不知唯聞因果之說出於佛氏則惕然若有動於中者是亦聖人以神道設教之意也則此說尙未可盡廢也

交山筆話 卷十四

### 寬嚴論

問治貴寬歟貴嚴歟曰世寬則嚴貴世嚴則寬貴寬與嚴無定貴也然則因其貴而貴之可歟曰不可寬嚴可以爲治而非所以致治也所以致治者奈何曰明而已矣明則嚴亦治寬亦治不明則寬固不治嚴亦不治倘不求之於明而徒求之寬與嚴烏在其能致治哉然則今之能致治者誰歟其明而用寬與嚴者歟其不明而用寬與嚴者歟然天下唯能明者爲能嚴不明而嚴則苛刻而已非嚴也天下唯能明者爲能寬不明而寬則濫縱而已非寬也曷不觀於古之爲寬與嚴者歟漢文帝寬而天下治漢宣帝嚴而天下亦治二帝之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唯其明焉故也明惠

帝以寬而失天下明莊烈帝以嚴而亦失天下二帝之失同而所以失之者不同唯其不明焉故也

### 粵花說

粵花無杏與芍藥然粵之人往往以榴爲杏以野菊爲芍藥而不知其非杏非芍藥也俄而北遊焉真觀其所謂杏與芍藥者然且不知其爲杏爲芍藥也怪而詢諸人口噫是杏也是芍藥也始聞而駭焉繼而疑焉終乃釋然而悟蓋向所謂杏者非杏所謂芍藥者非芍藥也乃無其實而濫竊其名者爾吁名顧可濫竊若是哉然非真遇夫杏與芍藥者出而證其非則彼且終據夫杏與芍藥之名而曾不以爲恥也是豈竊其名者之過歟乃非杏而誤以爲杏非芍藥而誤以爲芍藥者之過也世之類乎杏與芍藥者多矣孰是孰非更在能辨者

交山筆話 卷十四

### 論寢廟

寢廟祀祖先正也今人遍祀羣神而以其祖配者非正也曷言乎非正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此言神不可以或褻而祭不可以不嚴也若世之祀神而以其祖配者吾惑焉謂之敬神歟則神之當祭者有廟焉齋潔而享之於廟可也於家則不可今不饗於廟而饗於家是欲敬神而適以褻之也則不得謂之敬神謂之尊祖歟則凡爲吾祖者宜常有以致其尊勿使之有所屈焉可也今反使吾祖不能致其



尊而常見其屈是欲尊祖而適以慢之也則併不得謂之尊祖此可謂兩失之者也然則今之人有供天地君親師之位而祭之者亦可乎哉曰不可天地者天子之祭也烏有士庶之家而祭可同於天子者乎然則祭於寢者烏乎宜曰尊祖正也尊祖而使之屈於羣神者非正也正祀典者亦正其不正而已矣

無仙論

死而不死者謂之鬼生而不死者謂之仙此其說皆入於渺茫然求之周秦以前若六經三傳言鬼者眾矣言仙者概未之聞也豈以死而不死者理之所或有生而不死者理之所必無者乎則無鬼論可以不作而無仙論不可不作

交山錄話

卷十四

八

世言黃帝仙何以有橋山之冢世言老子仙何以致秦失之號世言王子晉仙何以云火色不壽世言淮南王仙何以書伍被之獄辭世言東方曼倩仙何以知將死言善世言桃源人仙何以言先世避秦亂世言陳希夷仙何以以上太宗遺表然則世之所云仙者其真仙歟其非真仙歟仙與非仙古人早已論定矣

雜言

無可無不可聖人也有可有不可賢人也有可無不可鄉愿也無可有不可獨夫也

通古今者為儒泥於古而不通於今者迂蔽於今而不通於古者愚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小人無所讓必也飲乎

善人如穀才人如木詞人如花眾人如草唯聖人則如天

鷄鴨之名皆以其聲益鷄之啼為鷄而鴨之唼為鴨也

教孫升木易教牛升木難

書最益人溺焉則昏穀最養人過焉則病

序事以左傳為絕談元以列子為絕詰經以公羊為絕游說以國

策為絕

吳穀人之駢體如詩中之王阮亭曹寅谷之制藝如詩中之張船

山不類而類者也

藏書辟蠹法試之往往無驗唯勤讀勤緝乃辟蠹第一法也

交山錄話

卷十四

九

子孫無讀書者則詞以祖考之名諱及祖妣之姓氏亦茫然不知是有子孫猶無子孫也故書香絕則宗支亦絕

溺於俗學者竟不知三代下有許多帝王此正如桃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也

唐宋以後之詩文今人每為之箋注若周秦古籍其博奧非僅詩文已也而箋注者罕聞焉漢晉以下之金石今人每極其搜羅若

周秦逸書其寶貴非徒金石已也而搜羅者罕聞焉是豈樂易而

畏難歟抑固貴近而賤遠歟有志者觀之未能以彼易此矣

昔李笠翁每食必羹子每食必粥均以舒胃氣而為下飯所宜也

然東粵人苦炊桂每食必不粥而飯而西粵之農則又必不飯而

粥子調停其間食必兼斯二者或疑而詰之戲改坡詩以應之曰  
甯可食無肉不可食無粥聞者粲然

交山筆話

卷十四

十

〔清〕沈可培撰

樂源問答十二卷

清嘉慶二十年雪浪齋刻本

嘉慶乙亥年栞

# 樂源問答

雪浪齋藏版

堦幼肄業家塾乾隆己酉貢於鄉始遊歷  
下入樂源院受學向齋先生於是生二十  
五年矣朝夕侍與聞緒論既幸有所儀型  
稍知學海之津涯其明年獻賦  
行在

賜登賢書乃辭先生而歸旋丁內外艱匿  
迹里中嘉慶辛酉登進士第備職詞垣

序

勉公趨十有五年乙亥奉

命視學 畿輔乃得先生令嗣竹岑大兄  
遠道寄書始知先生歸里後隨捐賓客遺  
書多未就緒今剞劂既竣者樂源問答一  
種委屬為序是書之刻堦未獲執校讐之  
役顧先生之草搨成帙堦實在左右時亦  
從容辯問披斯編也絳帷螢雪指畫口講

如在目前嗚呼可勝言耶然以此知先生心力之不沒而竹岑之克成先業為尤可慕也 堯未敢弁言謹識得侍先生之始末而附名於後焉

嘉慶己卯正月廿有五日受業杜堯拜手敬書於大名試院



序

二

自宋儒發明經義於是先聖王傳心之學遂昭著於天下顧訓詁之詳不能不折衷於漢蓋漢人解經去聖未遠遞相授受猶有師承故其考核精深有非後儒所及者世人讀書多不求甚解而好妄議古初凡漢唐註疏皆束之高閣置而不觀徒自逞其穿鑿附會之說非荒經則誣經矣余同年友沈向齋先生穎悟過人自其幼時卽能以陰陽不雜論乾坤二卦長益篤學不倦於諸經旨趣雪亮冰融至於考義訓辭則必探源鄭賈方其主山左灤源講席時生徒日盛

灤源問答

序

先生崇實學戒諛聞取古人嘉言懿行以為英才敦勉講明經學立說皆以漢儒為宗著灤源問答十二卷上自十三經兼綜條貫推闡無遺其緒餘更及於子史諸集設疑辯難融會貫通所以訓示後學之意深且切矣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序有物故不為空虛無據之說有序故不為顛倒是非之論先生之書兼是二美學者幸際我朝經學昌明之會讀書稽古追崇儒先方將覽前人訓詁之微旨進求往聖立教之精心若先生之立言

不苟學有本原夫豈非窮經者之一助也乎嘉慶癸亥三月嘉善錢樾序

灤源問答十二卷嘉興向齋沈公所著也公主講山東會城之灤源書院從遊者執經問難輒爲剖析疑義自十三經以逮史子詩文無不爬羅剔抉細入毫芒旁推交通又迎縷解其擇焉精語焉詳不在宋王氏學林孫氏示兒編

本朝顧氏日知錄之下要非近時卮言脞說所能及也書藏名山未登梨棗茲公門下士李湘浦先生來

灤源問答

序

二

宰吾邑出公手稿示余命序窮三晝夜力讀之釋紛訂誤犁然有當於心因少爲讎校而撮其大略如右公爲余會試同年友壬辰歲萍聚燕臺公以榜下授職令江右之上高余亦以九月出都南北睽違音問阻絕轉瞬四十餘年回溯舊遊恍如夢寐公捐館既久而余則浮沉里巷落無成今且暮景侵尋行與草木同腐矣可慨也夫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震澤楊復吉序

取經史詩文攢羅而戢香之折衷於一是宋之王深

寧

本朝之全謝山世皆傳習其說以爲不刊之書然深寧困學紀聞一編就生平所誦習而劄記之惟通鑑則有問答五卷謝山之問目十卷則經史兼矣而詩文缺焉吾鄉沈向齋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百里未幾卽解組教授四方而主講於山左灤源書院爲尤久嘗取經史詩文旁稽曲證著爲問答若干卷以啟迪後進乃排纂甫畢而旋謝世欲求其書一寓目焉不可得今年春哲嗣竹岑廣文哀錄遺藁成兩巨冊持

灤源問答

序

三

示徵序受而讀之則見爲抉經之心正史之訛辨晰詩文之流別其博洽似深寧其詳核似謝山美矣備矣經曩於庚子之冬待詔公車先生亦以謁選人至京師同寓寄園中朝夕過從猶記先生議歐陽氏刪駁九經正義劄子之失又論新五代史之多所漏略他如唐詩不必畫分初盛中晚古文則起衰於唐而極盛於宋娓娓數百言不倦心竊韙之而未暇執筆以識蓋是時方奉兔園冊子爲秘笈不自知其汨沒於俗學之爲可笑也迄於今三十年矣追憶先生之

言論丰采忽忽如夢寐既已獲覩是編又幸竹岑之  
能承先志也故遂忘其樛昧而爲之序嘉慶戊辰閏  
五月同里後學朱邦經纂

歲丙午向齋先生來濟南主講書院廷芳卽是年執

贄先生之門竊見先生枕藉經史几案間丹黃燦然

非與客談藝未嘗須臾忘校勘也先生好獎厲後進

片長薄伎善誘不怠廷芳受先生知最深先生屬望

廷芳之意殊厚顧才識淺鄙不獲稍有成就僅博升

斗祿浮沉宦海垂二十年而先生之沒已十五載矣

灤源問答

序

四

先生著述甚富其灤源問答尤爲精邃自十三經二

十四史旁及諸子百家靡不綜貫源流討究得失足

爲後學津逮竹岑世兄恐先澤久湮將付剞劂以廷

芳知先生者屬誌數語簡末廷芳不文烏足窺先生

萬一然讀是書猶想見先生當日擁皋比掀髯高論

汨汨如萬斛原泉而廷芳與二三子執經問難且得

於心目間彷彿遇之敬綴片言彌深木壞山頽之感

云嘉慶甲戌初夏受業門人歷城李廷芳謹識

灤源問答目錄

卷一 三十一條

卷二 二十六條

卷三 二十一條

卷四 十九條

卷五 四十六條

卷六 二十九條

卷七 二十九條

卷八 二十六條

灤源問答

目錄

卷九 一條

卷十 九條

卷十一 二十八條

卷十二 八條

樂源問答卷一

嘉興府西塘 向齋

問乾初九節孔穎達正義謂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謂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一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亦云易以變為占故稱九稱六二說傳之自古朱子獨主後說且謂得之歐陽公果以何說為長答曰正

洪源問答 卷一

義前一說謂以乾之三畫包坤之六畫陽得兼陰如臣統于君妻統於夫是矣若謂陰不能兼陽故只數其本卦之六則是獨陰也董子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於理既未足且陰之開處皆陽氣所貫若謂六者在陽之外是與陽為敵也說不可通矣至孔氏後一說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又曰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亦準此鄭氏亦同此說後世不復見康成之註

而孔穎達所作正義未為詳備故歐陽永叔申之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至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不釋也朱子曰用九須從歐公說然則朱子亦未曉然于歐陽之即鄭孔說也往嘗讀柳子厚與劉禹錫論九六說但咎畢子董子之不相原于注疏而于二說無所訾議然考占法連山歸藏已不可知據啟蒙所載四爻五爻變則占不變爻

洪源問答 卷一

及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是亦有以不變爻為占矣何嘗盡以變為占繫辭所謂觀變于陰陽以立卦乃是揲著時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之變非指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變也然則占變爻之說亦未安矣偶見沈作喆寓簡一書中載一條言易之生數天一天三天五合成九地二地四合成六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故以陽稱九以陰稱六也其說甚新而確丁未三月與兗州守張君鳳鳴論及九六之說亦主寓簡今作文只照



朱子本義而以參天兩地爲定解

問重卦王弼謂始於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始於神農孫盛以爲始於夏禹司馬遷以爲作自文王何說爲是答曰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伏羲既畫八卦因而重之以成六十四卦王輔嗣以伏羲卽重爲六十四卦其說是也觀繫辭中十三卦制器尙象首節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

漢源問答

卷一

三

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言始作八卦是六十四卦之原有八卦卽重爲六十四卦矣下云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既與益噬嗑等十二卦齊列必取重離非伏羲止畫八卦必待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始成六十四卦也鄭康成之徒殆誤執此二節而爲此說歟至史遷以爲作自文王又因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四句而臆說耳孫盛始於夏禹之說尤爲無稽况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乃神農黃帝之易則重卦在黃農以前明矣總以六十四卦重自伏羲爲正

問卦爲伏羲所畫象辭如乾元亨利貞一節爲文王所繫既聞命矣至初九潛龍勿用節史遷以爲亦文王所作朱子本義定爲周公所繫何以証其必爲周公歟答曰爻象作于周公無疑觀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諸侯祭封內山川亨岐之王必指文王然武王克殷後始追號文王曰文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則非文王所作明矣又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亦得爲憂患史遷以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卽是作易者有憂患之証遂謂爻象亦作自文王未之審耳

漢源問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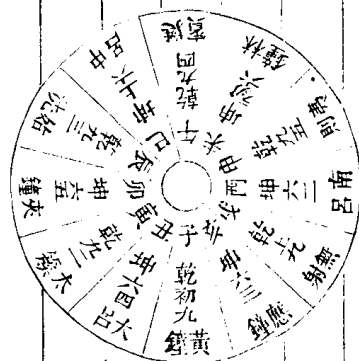
卷一

四

問康成註易及詩禮正義所引屢言爻辰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或言爻辰之法所本顧其書今不傳敢請爻辰之義答曰乾鑿度云乾陽也坤陰也並如而交錯行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鄭註貞正

也初爻以此為正次爻 坤貞於六月末 乾坤陰陽  
 左右者各從次數之 一辰故右行陰時六以順成其歲歲終從于屯蒙  
 貞于未 歲終則從其次 又云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  
 屯蒙需訟是也 以未為貞其爻右行間時而治六辰按乾鑿度之  
 說與十二律相生圖合康成子周禮太師注云黃  
 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  
 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  
 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  
 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

當五月九五當七月上九當九月也然則爻辰乃  
 律家合辰樂家合聲之法  
 鄭氏周易爻辰圖



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  
 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又章宏  
 嗣注國語云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大呂  
 坤六四也正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五  
 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  
 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  
 九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  
 十月應鐘坤六三也與鄭說同是以何爻文言注  
 以初九當十一月九二當正月九三當三月九四

是圖乾坤皆左行與乾鑿度乾左行陽時六坤右  
 行陰時六之說不合故宋朱子發震作十二律圖  
 以為六二在巳六三在卯六五在亥上六在西  
 問班固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  
 傳即十翼願聞十翼之目答曰十翼者一上象傳  
 二下象傳三上象傳四下象傳五文言六上繫辭  
 七下繫辭八說卦傳九叙卦傳十雜卦傳是也乾  
 元亨利貞節是文王所繫彖辭今坊本易經中所  
 謂彖曰大哉乾元云者乃是孔子所作之彖傳以

解文王之象故混指爲象其實非眞象辭也首節伏羲所畫之卦是全卦之象今坊本易經中所謂象曰天行健乃孔子所作之大象傳以解伏羲之卦象者也初九九二等節周公所繫之爻辭謂之小象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乃孔子所作之小象傳因其解周公之爻象混稱爲象非眞象辭也學者莫誤看朱子本義○象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象像也言象此物之形狀也又鴻幢小品象豕類也丹鉛錄毛犀卽豕也狀如犀角小善知吉凶

樂源問答

卷一

七

古人謂之貓豬廣人謂之豬神鄜露赤雅云豕耳濺濺其大如掌行動鼓舞日常帶笑居草茅而知吉凶是豕與象皆義取知吉凶之獸

問卦變諸說不同究以何說爲主答曰否泰二卦象詞云小往大來大往小來此文王之言卦變也損三爻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周公之言卦變也訟象傳云剛來而得中隨剛來而下柔蠱剛上而柔下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

內大畜剛上而尙賢咸柔下而剛上恆剛上而柔下晉柔進而上行睽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漸進得位往有功也渙剛來而不窮此十四卦皆孔子之言卦變也有以往來作虛象者王弼孔穎達之說也孔穎達曰訟剛來而得中輔剛必以爲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在于下象者則稱來故賁卦云柔來而文剛是離下艮上而稱柔來今此云剛來而得中故知九二也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

樂源問答

卷一

八

中故稱來若於爻辭之中亦有從下卦向上卦稱來也故需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謂下卦三陽然需上六陰爻陽來詣之亦是非類而稱來也程子則以否泰二卦上下來往爲變然此僅指三陰三陽之卦則可若四陰二陽四陽二陰如訟曰剛來而上卦仍乾大畜曰剛上而下卦仍乾睽曰柔進而初二皆剛鼎曰柔進而二三皆剛則難言往來矣至朱子則以一卦可變六十四六十四可變三千八百四十卦其理雖無不可通然亦繁而無

紀矣惟蘇子瞻則以六子皆自乾坤變出其說曰  
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  
象傳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  
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賁也哉徒知  
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  
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  
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  
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  
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

漢源問答

卷一

九

也而坤來化之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然則乾坤  
化出六子卽是卦變夫子說卦傳乾天也故稱乎  
父坤地也故稱乎母節所言一索二索三索卽卦  
變也此第明八卦之變由乾坤而推六十四卦亦  
猶是耳

問七日來復之義答曰解七日者說有三一謂卦氣  
起中孚六十七分之後爲復一謂自剝盡後過坤  
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卦一陰生至十  
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薛氏曰易以

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  
旣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王深寧曰日月爲易一  
奇一耦陰陽之象也陽生矣則言日七日來復是  
也陰生矣則言月八月有凶是也復剛長以日云  
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問卦德有中正何也答曰中者二爲下卦之中五爲  
上卦之中也正者以陽居陽位以陰居陰位是也  
如初爲陽位以九居之爲正以六居之爲不正二  
爲陰位以六居之爲正以九居之爲不正三爲陽

漢源問答

卷一

十

位以九居之爲正以六居之爲不正四爲陰位以  
六居之爲正以九居之爲不正五爲陽位以九居  
之爲正以六居之爲不正上爲陰位以六居之爲  
正以九居之爲不正大抵正者爲善然亦有陰陽  
相濟而得吉者亦有居正而不吉者如以六居  
四則太柔而至於廢弛以九居三則太剛而至於  
危厲是也

問程子易重一斤之言其解云何答曰十黍爲絫十  
絫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一斤

一斤三百八十四銖也言易三百八十四爻也然程子之言亦有本漢志註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

問朋盍簪王輔嗣註簪疾也王伯厚困學紀聞云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又引晁景迂言古者禮冠未有簪名朱子註則云簪聚也又速也是宜何從答曰儀禮士冠禮皮弁笄鄭注笄即今之簪士冠禮設笄註笄有二一是紒內安髮之笄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笄又男女皆有笄追師掌王之

濼源問答

卷一

十一

首服追衡笄曲禮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此女笄也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國語范武子擊文子以杖折委笄此男笄也考實錄燧人始為笄女媧之女竹為笄以貫髮至堯以銅為之舜雜以象牙玳瑁說文先首笄也釋名簪虢也以先連冠於髮也然則簪即笄無可疑者又考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是夏時已有冠簪之名朱子作聚字解為得之矣問以杞包瓜包字正義作匏本子夏傳杞匏瓜也薛

虞云杞杞柳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也王輔嗣則謂杞生肥地為今之枸杞諸說孰長答曰杞大木以左傳杞梓皮革之杞為是日知錄瓜蔓生似女子遠其本根而生也杞以高直之木而蔭蔓生之瓜所謂莊以蒞之慈以畜之也俞氏炎曰含即包之謂其初含蓄不露一旦瓜熟蒂脫自然墜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

問損上交繫辭弓矢者器也而象詞中無弓矢何歟答曰所謂藏器於身

濼源問答

卷一

十二

問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同何也答曰上下兩經卦之次第文王所叙皆以十八卦反對而成並無多寡此天地自然之妙邵子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是也列圖於左方

☰☷ 乾上 乾剛

☷☰ 坤上 坤柔

☰☷☰ 屯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

著

☷☰☷ 需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比 坤上 水 乾下 天 比樂師憂

履 乾上 天 兌下 澤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否 乾上 天 坤下 地 否泰反其類也

大有 乾上 天 離下 火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謙 坤上 地 艮下 山 謙輕而豫怠也

隨 震上 雷 兌下 澤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臨 坤上 地 兌下 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噬嗑 離上 火 震下 雷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剝 坤上 地 艮下 山 剝爛也復反也

漢源問答

卷一

无妄 震上 雷 乾下 天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頤 震上 雷 艮下 山 頤養正也

大過 巽上 風 兌下 澤 大過顛也

坎 坎上 水 坤下 地 離上而坎下也

離 離上 火 坤下 地

以上十八卦爲上經其中乾坤頤大過坎離反之仍是乾坤頤大過坎離其餘十二卦反對成二十四卦合六卦爲三十卦

咸 兌上 澤 艮下 山 咸速也恆久也

大壯 乾上 天 震下 雷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明夷 離上 火 坤下 地 晉晝也明夷誅也

家人 離上 火 巽下 風 睽外也家人內也

蹇 艮上 山 坎下 水 解緩也蹇難也

損 艮上 山 兌下 澤 損益盛衰之始也

夬 乾上 天 兌下 澤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

剛決柔也

萃 坤上 地 兌下 澤 萃聚而升不來也

困 兌上 澤 艮下 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漢源問答

卷一

革 離上 火 兌下 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震 震上 雷 巽下 風 震起也艮止也

漸 巽上 風 艮下 山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豐 離上 火 離下 火 豐多故親寡旅也

巽 巽上 風 巽下 風 兌見而巽伏也

渙 巽上 風 兌下 澤 渙離也節止也

中孚 兌上 澤 巽下 風 中孚信也

小過 巽上 風 兌下 澤 小過過也

艮半三三既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以上十八卦爲下經其中中孚小過反對仍爲中

孚小過其餘十六卦反之成三十二卦合二卦成

三十四卦學者讀雜卦傳可以悟入

問復大象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夫至日在十一月不省方則不巡狩矣何舜典中

言十一月北巡狩也答曰閉關專指冬至一日耳

白虎通云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

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

漢源問答

卷一

五

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

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問尙書伏生口授者爲今文二十八篇其出自孔壁

者爲古文孔安國所傳增多二十五篇然自宋以

來學者頗疑古文尙書爲僞至 本朝閻百詩

作古文疏證近王西莊又作尙書後案益營其說

今之趨風尙者蓋無不以古文尙書爲僞矣其果

爲千古定論乎答曰未能定也凡古文有今文無

之篇漢唐諸儒未有疑爲僞者其說始於吳才老

而吳草廬因之大旨總不出古文易讀今文難讀

何以伏生偏記其難而不能記其易遂以詰曲聲

牙者爲眞以文從字順者爲僞不知文章不論艱

深平易只論義理如大禹謨十六字心傳在焉且

無非精義微言五子之歌實爲變風變雅之權輿

允征所謂殲厥渠魁脇從罔治爲後世行師討罪

之要道仲虺之誥葛伯仇餉孟子所引以義制事

以禮制心與湯誥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

猷惟后皆傳心之至言至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爲

漢源問答

卷一

六

大臣格心之標準說命三篇乃自古言學之肇端

泰誓原有僞書古文出而始廢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太極圖說西銘之指所自出予有

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論語引之而孟子引之尤多武成亦多孟子所

引至旅獒爲進規納誨之良謨周官爲周禮全書

之綱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罔命則朱子所謂當

時詔誥之辭是也且君陳明見於論語君牙亦見

於孟子以論語孟子之所有伏生之所無將信伏

生而不信論孟乎若謂古文皆係採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因此遂指爲偽試思左傳國語國策呂覽史記所引之書及散見於他書爲古文尙書所無者作偽之人又何不一一採輯補綴耶况安國書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以竹簡寫之是則壁中之書本科斗文字安國以文義貫串始可誦讀非字字皆科斗原文此古文易讀之故也伏生之書以高年之人追憶少時誦習加以方

漢源問答

卷一

七

言輾轉相授此今文難讀之故也經書遭祖龍炬後豈盡完善生今之世確守古籍而闕其疑乃儒生之分也若好新奇之說一唱百和拾人牙穢冀翻前案得罪先聖可勝言耶○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厯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經况傳注乎問解六宗者紛然不一九峯蔡氏獨宗孔氏餘說皆非歟答曰名爲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

六者爲何神耳歐陽及大小夏侯以爲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而名六宗劉歆孔光以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也司馬彪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是以天地四方爲宗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是以天地四時爲六宗也鄭康成

漢源問答

卷一

六

謂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神故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當之星者五緯也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至於劉邵則以爲沖龢之氣爲六氣之宗者孟康則以爲天地之間遊神張廸則以爲六代帝王張髦則以爲三昭三穆後魏孝文帝則以爲天皇帝五帝爲六宗惟孔安國主祭法四時日月寒暑星辰水旱朱子謂如此則一節之次第皆順上不同於上帝下不同於



山川祭法相序真如舜典之章句義疏矣王肅述家語亦與祭法同九峯宗之不可易也但漢魏諸儒去古未遠於典禮俱有師承卽祭法家語亦輯於諸儒之手則諸說皆當存之以備考耳

問羣后四朝蔡傳謂一年東方諸侯來朝明年南方諸侯來朝西方北方以次分爲四年至第五年王又巡狩此註何所本歟答曰周禮國語左傳經文具在從無此朝天子法卽孔傳解舜典亦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馬融王肅解同

漢源問答

卷一

九

康成則謂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蔡說於古未聞

問禹貢滎波旣豬蔡傳據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滎爾雅水自洛出爲波故以滎波爲二水然上文伊洛瀍澗旣入於河已畢言導洛之事此處專言導濟何又泛及洛出之水平答曰蔡說本之顏師古然誠不能無疑漢孔氏傳謂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是卽滎澤一水耳其說良是○職方氏鄭註云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旣都賈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水則亦不以水自洛出當之也波水

惟水經注有之

問禹貢三江旣入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蘇子瞻宗其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旣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據此江至揚州地名三江口實一江而名三非截然分爲三也其說然歟答曰禹貢之水凡獨達於海者

漢源問答

卷一

三

直數入海之口若渭與洛自入河之後不再叙則導漢至南入於江亦可不再叙而於嶓冢導漾一條獨再叙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故鄭漁仲以爲羨文朱子亦以爲多句也惟王氏樵曰江漾二江勢均力敵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此說明而知經非羨文矣今細玩經文言漢自入江以後與中江並趨而東滙贛袁諸水爲大澤而名彭蠡者是爲南江旣得南江自此又東漢遂自成爲北江而入

海矣岷山導江至於東陵下既與漢合又往東迤  
邐而行江身在北而左有滙爲彭蠡者來會自此  
遂成爲中江而入海蓋漢與江水勢雄勁雖并爲  
一江而彭蠡自在南漢水自在北岷山之水居其  
中一同東注所以稱三江口仍須各紀其入海非  
如渭洛水勢單弱一入河後遂爲濁河所奪而不  
能自見也蘇子瞻味別之說雖未然而三江並流  
入海則不誣耳不紀彭蠡之入海何也曰三江既  
入則南江在其中矣

漢源問答

卷一

五

問舜欲觀古人之象繪繡十二章於衣裳鄭氏謂周  
以日月星三辰畫於旗而服止九章然歟答曰郊  
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  
天數也若無日月星何云象天乎左傳雖云三辰  
旂旗昭其明也未嘗云衣無三辰且上公九章而  
王亦九章是無別也周之大裘而冕亦十二章無  
疑

問左傳夏有觀扈楚語啟有五觀韋昭註五觀啟子  
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是以五子之歌之五子

爲姦子也全謝山獨不宗其說謂東郡之畔觀既  
非洛汭而五觀決非五子然歟答曰謝山之說亦  
本王深寧按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本賢人也  
卽屈子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王逸註太康  
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  
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  
閭巷於五子初無貶辭也左傳夏有觀扈亦泛言  
不令之臣不指骨肉自外傳以五觀爲啟之子此

漢源問答

卷一

五

後承其說者竹書紀年云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  
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  
征西河武觀來歸註武觀卽五觀國在今頓邱衛  
縣又墨子非樂篇於武觀曰啟子淫溢湛濁於酒  
淪食於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然諸書亦但言啟  
子之不肖而未嘗以五觀屬之五子之歌之五子  
也其以五觀合於五子者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  
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  
凶厥國班固古今人表竟以啟子兄弟五人列於

下中而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大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路史云啟有五庶分封於衛是爲五觀經典釋文言五子仲康其一豈仲康初亦封觀耶豈中興如仲康亦可稱姦子耶且紀年曰王季子則武觀非五人明矣經典釋文謂五子名字書傳無聞則不得以五觀實五子之數又明矣謝山所云五國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可稱辯而確惟以觀國屬之姚姓與楚語士疊啟子之言不合殊爲

濼源問答

卷一

三

未安竊謂五觀自非五子而又斷非異姓馬宛斯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緄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安知五觀不類是歟

問金滕之書昔譙周已云難信而張南軒王深寧洪容齋皆疑之洪武中青田王廉著論一篇中列五疑辯之尤力然漢世大儒如伏生馬遷皆曾言金滕之事何也答曰今所傳金滕一篇詞意淺率誠有可疑至其事則確鑿之至何也王莽事事學周

公而爲平帝請命金滕之事傳中再見非周公實有金滕之事之明徵乎或原文爲秦火所滅而今所傳者乃後人擬作與

問六年五服一朝周官與周禮不合何也答曰三十年前吾浙學使者曾以此條試士余名居第一今記其畧王者宅中圖治亦爲四方諸侯朝覲者道里均也然五服自中而外亦有遠近不同而朝之年數限之以一則除九州外之世見曰王而其列於五服者衛服之遠與侯服同恐非所以恤諸侯

濼源問答

卷一

三

也國語祭公謀父之告穆王雖無朝王年數而亦有甸侯賓要荒之異大行人所掌侯服一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唐孔氏以爲如其言則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也又昭十三年傳叔向日明王之制令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

而盟以顯昭明說者謂歲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合而唐孔氏以爲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一朝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適合然此言一朝彼言再朝而會則兩朝矣而又不分服數之遠近此亦揣合周官而通解經之窮者也宋元諸儒皆以六年一會爲各以服數來朝不言要服者地遠而不必如期而至耳觀國語亦云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則諸侯之朝各以服數爲職非至六

梁源問答

卷一

五

年而諸侯同一朝也明甚乃知經文所云一朝者言六年而諸侯之朝一徧也若叔向所云間朝講禮與大行人男服三歲一見合則意者當時諸侯來會近不止侯服遠不逮采衛故舉非近非遠之中取以爲言否則叔向言不合禮又何以服齊人哉至內五服在九州內外五服在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服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詞合此言五服周禮言六服蓋周禮兼蠻夷鎮蕃外四服言耳又虞書言五載一巡狩此言又六年則十二

年矣文中子曰舜之時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問關雎詩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以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詩爲后妃所自作思得淑女謂得三宮九嬪世婦御妻以佐文王耳今朱子改爲官人所作豈二南之始先列官人之詩歟答曰諸生作文只從朱註主官人思得賢妃而作以哀止寤寐反側爲不傷樂止琴瑟鐘鼓爲不淫若對策

梁源問答

卷一

五

及經解考辨當推廣序說及毛傳鄭箋耳○漢時諸儒解經不同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興刺後漢書杜欽上王鳳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李奇註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傷之王充論衡亦云今問詩家曰關雎詩何時作也彼將曰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詩也藝文類聚張超誚青衣賦曰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防微消漸諷論君父孔氏大

之列冠篇首青衣賦是皆以為刺康王之詩又太

史公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是以為風

化之正也又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即一人而異論

若此又謝太傅妻以關雎為周公作而薛氏士龍

則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歐陽本義亦云

關雎周衰之作

問晉司馬彪傳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

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可從否答曰此別

解也然宋人亦有用之者寶儼序聶崇義三禮圖

漢源問答 卷一

云關雎既亂師摯憫之

問關雎之亂考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

小雅中三篇故戴記鄉飲酒義謂之升歌三終迨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亦小雅

中三篇故鄉飲酒義謂之笙入三終至於間則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雖是六篇然一歌一間相連故鄉飲酒義謂

之間歌三終尚可解也至合樂則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明是六篇各異何以亦

謂之三終歟賈公彥謂合樂者堂上有琴瑟堂下

有笙磬合奏此詩然則仍是六終耳何云三也答

曰孔穎達儀禮疏亦於六詩而名三終求其說而

不得乃謂合樂者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

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

合之周南用歌召南用笙每兩詩合奏故祇云三

終耳然而所謂樂者必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詠一詩必有一詩之音節若堂上歌關雎時而堂

下之笙另吹鵲巢是聲不依永律不和聲斷無此

漢源問答 卷一

理若謂歌關雎畢而堂下之笙方接吹鵲巢則仍

與間歌無異何云合樂乎故朱子從賈公彥琴瑟

鐘磬合奏六詩之說而以孔疏為非且解之曰三

終者周南召南各三終也當依朱子

問相鼠之詩序以為刺無禮也得無嫌鵲突否答曰

此詩之解白虎通得之曰妻諫夫者夫婦榮恥共

之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妻諫夫之詩也

問周禮籥章獻幽詩以逆寒迎暑祈年于田祖獻幽

雅以樂田峻國祭蜡則獻幽頌以息老物幽詩幽雅幽頌三者其說不同究折衷於何書答曰鄭康成箋幽詩以應幽籥三分七月之詩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幽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爲幽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幽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幽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幽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幽頌此漢唐相傳之說程子亦以爲然也宋時解詩者衆或謂旣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

漢源問答

卷一

五

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是幽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幽之頌朱子旣無定論則鄭氏引周禮以解幽詩似尙爲近古

問七月之詩於子丑寅卯等月則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於午未申酉戌亥等月則言月言日言月其義安在答曰前論七日來復一條引困學紀聞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甚精安溪李文貞公復申言之曰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

言日者周正之日也凡言春者夏正之春也自子以後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義起于周易東北西南之位七日八月之文也惟已言月以推陰氣之始四月秀萋辰言春以著夏時之舊春日載陽首章言建申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蓋一篇之綱也故繼此月而遂吹此詩以迎寒迎暑焉

問不日成之朱子注不終日也豈一日能成一臺歟答曰古注不設日期也從古注旣見文王之仁亦

漢源問答

卷一

三

於事理爲協

問八能九能說何所本答曰樂協圖徵云八能之士以日冬至作陰樂以成天文禮記疏引易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小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此八能也九能則見於衛風卜云其吉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畋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正

義謂建邦能命龜下本有成文今只以毛公爲本  
想毛公必又本之于古不可考矣

樂源問答卷第二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隱元年左傳春王周正月胡傳以爲夏時冠周月  
杜元凱註言周以別于夏殷孔穎達正義云周以  
建子月爲正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  
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王必  
連月故王處春下然則周既建子爲正則亦建子  
爲春矣二說孰是答曰註疏是而胡傳非也周革  
殷命卽改夏正十一月爲正月爲春漢陳寵傳云

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  
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成三  
統是三代改月卽改時也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  
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  
文定春秋傳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  
如公卽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  
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元改  
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願欲

改從建寅如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斷然是九月十月據此則夏正冬十一月周初卽改爲春正月無孔子擅將夏時冠月之事也吾鄉朱竹垞檢討詩云春王周正月一字值千金言左邱明於經四字中加一周字可爲鐵案

問隱元年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註謂寐寤而莊公已生是幾與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羊肆而得之何驚之有答曰顧亭林引應劭風俗通曰

漢源問答

卷二

二

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

問初獻六羽左傳諸侯用六杜註以爲六六三十六人日照丁氏愷曾以杜說非是申言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以至于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如杜說士止四人豈復成樂襄公十一年傳晉侯納鄭女樂二八以樂之半賜魏絳是以一八賜之乃八人爲一列也後漢書祭祀志高帝立靈星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卽古之二羽也然則六羽卽六佾六八四十八

人其說然歟答曰然也韋昭注國語及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太常傅隆所議亦皆以八人爲列此丁說所本也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乃六八四十八人左氏所謂自八以下乃言諸侯下于天子而減去二列非言每列又減去二人也大夫四士二亦是四八三十二二八十六耳○昭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舞列從無止二人者故惠氏棟以爲二人字乃二八之誤

問桓五年左傳啟蟄而郊註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

漢源問答

卷二

三

郊蓋本之夏小正正月啟蟄故以啟蟄爲建寅之月今之時憲書驚蟄節在二月何也答曰漢氏之始尙以啟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和以後劉歆作三統厯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於今不易考月令蟄蟲始振振驚也載在正月故祈穀之祭亦在正月也又二月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兩月俱載孔穎達曰古厯穀雨在清明前今厯案通卦驗故穀雨在清明後凡二十四氣氣十五日有餘每中分之爲二十八節三



分之爲七十二候古今每有不同然地分南北早晚各殊小正月令亦大槩言之耳劉歆增竄周禮其罪甚大至于此種雖移換無礙也

問七十二候何謂也答曰亦卽在月令所記中分之朱子曰唐月令作立春之日東風解凍一候也後五日蟄蟲始振二候也後五日魚上冰三候也雨水之日獮祭魚四候也後五日鴻雁歸五候也後五日草木萌動六候也正月如此後每月分爲六候倣此一年七十二候矣

灤源問答

卷二

四

問桓八年左傳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杜注君楚君也日知錄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君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然歟答曰亭林說然也卽以傳証之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非右當左左當右乎又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其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

使弱每遇強強每遇弱敵犯我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其背反攻之是以必勝尤可爲君必左之証○姜氏補義曰左氏兵法有二兩軍對陣利用伏如鄭禦戎楚伐絞是也諸侯合兵利攻瑕如鄭之繻葛楚之伐鄭是也第鄭之攻瑕分整亂亂者潰則整亦離楚之攻瑕辨主客王者潰則客自散

灤源問答

卷二

五

問左傳姪其從姑姪字指兄弟之女子非男子也爾雅女子謂弟之子爲姪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今世稱兄之子弟之子爲姪其名非古歟答曰以兄弟之子爲姪俗稱也閻百詩雖引呂氏春秋有子姪昆弟之語然兩漢書中尙無之疏廣與兄子受並爲師傅傳中竟稱父子不稱叔姪至晉代始有此稱釋名姪迭也娣之爲言第也言更迭次第進御于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以娣姪從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姪

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以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情舛矣。于令升曰姪娣者同姓媵女之稱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姪之名不惟不可加于男亦不可混稱于兄弟之女也

問莊十一年宋大水傳既有臧文仲宋興之言又載

臧孫達恤民之論考世本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

樂源問答

卷二

六

伯達達生伯氏餅餅生文仲辰是辰乃哀伯之孫疑之者謂文仲仕時哀伯未必猶在故惠氏定字謂達當爲辰字之誤然否答曰惠說非也考臧僖伯卒於隱五年至莊十一年凡三十五年哀伯之年誠不可考總之未爲遙遠至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始書于經相去又十八年則當宋大水之時哀伯或尙未致仕或已請老而猶與聞國政皆未可知胡不許其傳此兩言乎蓋伯氏餅未立而卒哀伯之後文仲卽繼之故陸淳纂例以辰

爲哀伯子雖屬錯誤亦有因也

問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杜註三望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郊祀望而祭之昭十三年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僮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註亦謂祭星辰山川其說蓋本之賈逵服虔然公羊傳以泰山河海爲三望當從何說答曰此條聚訟已久附杜氏者謂周官大司樂旣以姑洗南呂大磬祀四望又以蕤賓函鐘大夏祭山川凡於天神曰祀于地元曰祭四望

樂源問答

卷二

七

曰祀明是天神又楚語天子徧祀羣神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昭元年左傳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是諸侯亦得祭分野之星又詩于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典瑞于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又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於是說經者多以望兼上下之神矣鄭司農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以日月星辰爲四望許叔重則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太山也康成釋大宗

伯及小宗伯皆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釋大司樂又兼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自相牴牾愚嘗徧考諸說而深思之而知公羊傳泰山河海之說爲確也舜典望于山川又云柴望秩于山川爾雅梁山晉望哀公六年左傳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凡經典正文中之言望祭曷嘗有天神哉以望祭中有天神乃講家自相淆亂耳若謂天神稱祀地元稱祭則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漢源問答

卷二

八

郊爲天神何嘗不稱祭乎謂魯祭分野之星爲三望則魯分野奎婁二星何云三望乎蓋天子望祭于天下之名山大川也魯祭泰山河海侯國之名山大川也况康成大宗伯小宗伯註原卓然可據賈公彥申其說曰望祭中無天神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是也漢儒說經每有未歸畫一之處學者折衷于是可耳。望之禮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衍讀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望衍用幣致神而已鄭氏于太祝衍祭亦以爲延祭此

一異也望祀之時或設于郊天之後或設于巡狩之方或旅于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崔靈恩則謂望祭歲各有四此又一異也其儀則兆于四郊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蒞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茆晉語所謂茆設表望是也此又一異也至白虎通以爲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其言無所經見禮文殘缺祇據見于經者互爲參考其細節不可得而知矣

漢源問答

卷二

九

問楚語謂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然則諸侯得祀天地歟答曰諸侯得祀天地者惟二王之後非二王之後祭分野星辰國中山川而已問周禮以冬至日至天神大司樂凡樂圓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則冬至祭天明矣乃郊特牲又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用冬至則不必遇辛用辛則不能必于冬至至同一郊而二經所言不同何也答曰周天子之郊定于冬至爲一陽所自生也他如祈穀之祭則用辛日魯雖得

用郊不敢同于天子僅擬祈穀之祭而用辛日耳  
大司樂冬至之郊周禮也郊特牲用牲之郊魯  
禮也此公羊傳最明春秋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  
月四卜郊傳云禘嘗不卜郊何以卜魯郊非禮也  
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  
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  
祭也何休注禮天子不卜郊以魯郊非禮故卜耳  
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  
作樂致太平有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周公命

漢源問答

卷二

十

魯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  
吉則免牲據此則魯郊用辛且必卜不敢同于周  
天子冬至之郊也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  
祭天闕丘之事是于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  
用辛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  
見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云王肅用  
董仲舒劉向說以爲此周郊康成異于王肅以上  
文迎長日之至自据周禮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

也按康成謂魯於建子之月示先有事乃信明堂  
位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及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  
事于上帝之文其實此皆魯儒誇大魯君之詞實  
無先冬至而郊之事不足據也至謂魯無冬至祭  
天之事又謂周用冬至魯用辛日則羣疑盡析矣  
考春秋書郊者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  
口傷改卜郊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春  
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

漢源問答

卷二

十一

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三也成十年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四也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五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六也襄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七也定十五  
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  
亥郊八也哀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夏四月辛巳郊九也穀梁曰郊自正月至於三  
月郊之事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下辛十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故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九月用郊尤不宜用矣康成曰郊春事也四卜郊已不時矣然穀梁云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魯郊讓于天子故用辛且必卜穀梁以爲三卜禮也公羊以上郊爲非禮者以魯本諸侯不當郊而郊耳非言魯之不當卜也然則卜郊爲卜日而非卜牛明矣春秋所書在正月者俱是牛口傷食牛角之類必是先期察之未嘗指定正月當郊也所書

濼源問答

卷二

十三

卜郊俱在四月以後可知常事不書觀左傳啟螿而郊大約魯郊以寅月爲正若在寅月則不書耳問左氏好言前知獨僖十二年傳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考管仲之後惟哀十六年傳有管修其他何竟無聞答曰管氏未嘗不世祀也索隱注史記引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凡十世

問文元年傳云歸餘於終所謂終者每當置閏之年所置閏月必在十二月之後歟答曰非此之謂也日月轉運於天如人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履亦步也端者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于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曰履端於始也中者中氣也每月中氣以斗柄正指何辰爲中也如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月初斗柄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月末斗柄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

濼源問答

卷二

十三

次寒暑不失其常故曰舉正於中也餘者每月三十日然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古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如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舉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一閏左氏所謂終者三十二月之後也此註疏說如此至於後世歷法尤精又不拘于

三十二月矣

問文五年左傳引周書沈潛剛克二語題為商書何也答曰王訪箕子乃武王得天下後事自應載入周書左云商書者因箕子商裔所陳洪範首節尙稱殷祀遂傳為商人之書云爾

問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稱太廟必周公歟答曰各國始封之祖皆稱太廟王制所謂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也他如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

濼源問答

卷二

十四

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亦稱世室詩姜嫄廟稱閔宮春秋定元年立煬宮稱宮者亦多即春秋震夷伯之廟亦有稱廟者廟而稱太周公獨也

問躋僖公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然則躋者躋位次歟躋廟之昭穆歟答曰躋木主上下位次也考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

廟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左邊即以諸侯五廟言之高祖居昭東北第一廟曾祖居穆西北第一廟祖又居昭東南第二廟父又居穆西南第二廟此廟以東西為昭穆也若時祫則請四廟木主同入太祖廟太祖主仍居西東向昭居北南向穆居南北向蓋廟制以北為尊由北而南若廟中木主以西為上由西而東也若兄終弟及沒後木主兄弟在昭輩則同在昭廟在穆輩則同在穆廟祫祭時排列木主亦兄弟同班並列所以何休云升謂西

濼源問答

卷二

五

上蓋雖僖兄閔弟而閔公先立為君僖以閔之庶兄承閔之後自當遵傳位之序閔先僖後而夏父弗忌欲亂之故春秋譏之也至宗有司所云非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言之非真異昭穆也孔穎達正義云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兄弟四人皆更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知其理必不然

問臧文仲廢六闕家語云置六闕廢與置義何所從答曰古人以置為廢周語富辰曰小怨置大德章

昭注置猶廢也公羊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則杜氏所云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未爲得解○古人屢用相反之字如治之爲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是也香之爲臭胡臭直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是也順之爲擾安擾邦國擾而毅是也定之爲荒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是也遂之爲潰是用不潰于成是也祥之爲釁將以釁鐘是也

漢源問答

卷二

其

結之爲解親結其縞是也藏之爲去紡焉以度而去之是也又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師古注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注去亦藏也三國志華佗傳何忍無急去藥裴松之注古語以藏爲去吾友周書倉曰去卽弄字

問魯國重斂凡三變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邱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而其解俱有異同敢縷述之初稅畝左傳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注以爲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

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公羊傳云譏始履畝而稅也穀梁傳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古者助而不稅八家共井而各帶耕公田之十畝所謂助也今宣公不問收成之豐歉水旱之有無而定以十一之法取之所謂稅也是並無十而取二之說但廢古之助法耳作邱甲杜注以爲此甸所賦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考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邱十六

漢源問答

卷二

七

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一乘之出凡用百人若如杜注以一百二十八家出一乘之賦雖衰世亂政斷不苛重至此公羊譏始邱使也穀梁邱爲甲也皆未甚明晰胡傳載李靖之說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卽邱出一甲蓋古以四

邱出三甲即一乘茲以三邱出三甲也用田賦杜注

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

其田及家財各自為賦則是一邱出馬二匹牛六

頭也范氏註穀梁解同然杜氏於作邱甲條內已

曰今魯使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

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

其前後自相戾也况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賈

氏以為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蓋以為井

出邱賦也胡傳則獨用國語國語載孔子之言曰

灤源問答

卷二

六

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

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韋宏嗣注藉田謂稅也以力

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也砥平也謂平遠近有差也

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十二是也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近域也計其利

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

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也力謂徭役老

幼則有復除也大率以為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

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又令農

民出之則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矣呂氏亦曰古

者田出租里出賦以上三節以何說為長答曰稅

畝以公穀為是邱甲以胡傳載李靖之說為是田

賦以胡傳引國語為是

問先生常言春秋時晉國獨用夏正見於何書并經

傳有可引証否答曰見於杜元凱春秋後序云晉

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

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

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

灤源問答

卷二

五

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考春秋經

傳可證明者有數事焉僖公五年晉殺其世子申

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杜以為非十年里

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

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

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經書十有

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成公十有八年春

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而傳則在上年閏月乙卯

羅泌以為傳據晉史經用周正良不誣也又考左



傳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上  
偃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  
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注謂夏正月也  
以周正言之當時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至  
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癸未在魯爲七十四  
年在晉則七十三年也魯之二月晉之十二月也  
絳縣老人之事在左傳用  
周正自應列之二月在晉則昭公元年正月趙武  
實十二月內事也故差一年  
相祁午曰於今七年是秋醫和曰於今八年蓋昭  
元年正月爲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

濼源問答

卷二

二十

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凡此類晉用夏正皆  
確然可據。熊氏朋來曰魯襄公三十年歲次戊  
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癸未日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日正得二  
十日是三分六甲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  
十四甲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  
除五十三日在本年正二月戊午正月大該三十  
日二月二十三日  
止有二萬六千六百零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  
魯文十一年乙丑歲三月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注謂夏正月若以周正則三月也本合云  
七十四年此是二月若夏正乃十二月故曰七十  
三年也

問昭四年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陸朝靚而出之杜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危  
虛夏三月日在昴畢北陸西陸其義未明答曰此  
孫岌之說最爲確當陸中也蓋北方七宿斗牛女  
虛危室壁而虛居北方七宿之中西方七宿奎婁  
胃昂畢參臂而昂居西方七宿之中十二月日躔

濼源問答

卷二

三十

在虛是北之陸三月日躔在昴是西之陸也  
問鄭國伯爵而鄭子產云鄭伯男也孟子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位各不同何伯男連稱乎答曰桓十一  
年鄭忽出奔衛公羊傳云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  
一也辭無所貶何休註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  
質合伯子男爲一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  
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外傳作伯  
南古南男字通汲冢周書有南氏世本作有男  
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服虔註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會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龍度天門敢請其解答曰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注若今歷曰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值某也賈疏歲謂太歲左行于地行于十二辰一歲移一辰也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

漢源問答

卷二

三

陽右行于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四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歲一小周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太歲左行於地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服虔註春秋龍度天門蓋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也按爾雅紀閏逢以下十名謂之歲陽攝提格以下十二名謂之歲名而皆謂之太歲在某此太歲二字所始周禮左傳則但謂之歲耳太歲十二年

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故名歲星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如斗曰星紀女曰元枵危曰姬訾奎曰降婁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氏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涪灘酉曰作噩戌曰閭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自東而南而西而北右行者自北而西而南而東天道

漢源問答

卷二

三

左旋而經星從之日體右轉而歲星從之古者太歲與歲星相應史記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闕歲陰在卯星居子執徐歲陰在辰星居亥大芒駱歲陰在巳星居戌敦牂歲陰在午星居酉叶洽歲陰在未星居申涪灘歲陰在申星居未作鄂歲陰在酉星居午閭茂歲陰在戌星居巳大淵獻歲陰在亥星居辰困敦歲陰在子星居卯赤奮若歲陰在丑星居寅史記所謂歲陰爾雅所謂

太歲淮南子天文訓所謂太陰一也賈疏謂太歲百四十有四年而跳一辰是一百四十四年中積而多一年也自東漢以後儒者不明此義但知六十年一周甲子無所謂跳辰矣就古策可稽者通鑑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而呂氏春秋序以爲歲在涖灘漢高帝元年以長歷推之當是乙未而班書謂太歲在午漢武帝太和元年當是丁丑而班書謂太歲在丙子皆跳辰之一証惟其法不傳耳跳辰亦謂之超辰鄭康成註祭法云祧之言超也

樂源問答

卷二

五

又顧寧人曰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以下十名爲干因敦以下十二名爲支後人以爲甲子歲癸亥歲漢以前無此名也考左傳中有紀歲星而書者如歲及鷄火歲及大梁歲在星紀歲在降婁之類殆亦以歲星與太歲相應之故與

問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所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也然二百五十五年中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

六三十傳五文十五成十六十七襄十四二十二十一凡二十二三二十四凡二十七昭七十五四三十一定五十二二十五書日不書朔者七隱十三二文元宣八十日朔並不書者二莊十八或書日或不書日或言朔何與答曰杜元凱云不書朔史失之隱三年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隱三年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桓十年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莊十年皆不如公羊之說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如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食正朔也隱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謂二日食所云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謂晦日食所云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朔則交會故日食必在朔而有食在晦日二日者則以漢以前俱用平朔故也平朔者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筭每月大小相間然如應連月大者必拘定小建則日食在二日矣應連月小者必拘定大建則日食在晦日矣至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日

樂源問答

卷二

五

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食正朔也隱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謂二日食所云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謂晦日食所云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朔則交會故日食必在朔而有食在晦日二日者則以漢以前俱用平朔故也平朔者以日平行月平行推筭每月大小相間然如應連月大者必拘定小建則日食在二日矣應連月小者必拘定大建則日食在晦日矣至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歷始推日

有盈縮月有遲疾取均度或加或減于平行爲某日某時某刻日月相會是爲定朔於是非朔不食○書朔必書日惟桓十七年不書日公羊以爲若桓行惡其將見殺無日如穀梁既朔之說謂二則不得爲朔矣而可仍以朔書之乎○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及冬十月庚辰朔皆日食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及八月癸巳朔皆日食諸儒疑無頻食之理故石徂徠謂傳寫之誤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萬

充宗以爲如樸言是二頻食亦入食限矣黃梨洲先生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食歷家如姜芟一行皆言無比月日食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期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日限是也步至冬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芟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

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巳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漢書高祖本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資治通鑑漢文帝前三年十月丁酉晦十一月丁卯晦皆日食則自有頻食之時家鉉翁云天道有時

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問春秋之名魯史外有幾答曰國語羊舌肸習于春秋申叔時教之春秋是晉楚之史名春秋也又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並見墨子明鬼篇章昭註國語亦引周春秋載杜伯射王之事公羊疏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晏子春秋又汲冢璣語載有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此魯春秋以前之名春秋也若

周以後之名春秋者更衆如虞卿作虞氏春秋呂不韋作呂氏春秋陸賈作楚漢春秋趙煜作吳越春秋司馬彪作九州春秋袁暉作獻帝春秋孫盛作魏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崔鴻作十六國春秋索綬作涼國春秋吳均作齊春秋鮑衡卿作宋春秋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武敏之作三十國春秋王通作春秋元經吳兢作唐春秋尹洙作五代春秋吳任臣作十國春秋

問國語屈到嗜芰有疾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薦

漢源問答

卷二

五

芰其子屈建命去之左史倚相以爲違而道當時以干譽而得譽若此後柳子厚非之蘇子瞻是之以何爲允答曰屈建可謂矯情干譽之尤者矣孟子論小弁分別親過之大小一芰之嗜初非大棺夾婢與他亂命可比何難遵奉且祭之日思其所嗜禮有明文況加籩有菱芡棗脯載在周官卽其據祭典之言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其之然則建果孝也又何妨于羊饋之外加薦時食豈

薦芰必廢羊饋乎南方水鄉芰處處有之盡人所嗜而屈建比之珍異庶侈尤非人情若以嗜芰爲私欲干國之典則爾楚僭王猶夏私之當去者甚多於一芰乎何有而借諍子之名以暴父過不孝孰甚焉子瞻反豔稱之眞爲楚人所愚而不悟耳問漢書藝文志左邱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然則左邱明恥之卽作左傳之人馬遷所謂左氏失明厥有國語者歟答曰朱子謂古之聞人似另是一人看來以不直爲恥與聖人同道同心非此作

漢源問答

卷二

五

傳之人不能也從漢書

漢源問答卷二終

樂源問答卷三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朱子謂大禘不及羣廟之主而王肅以禘祫爲一祭近世萬充宗主其說果別有所見歟答曰禘祫之說以大傳首節爲據陸氏淳曰禘於始祖廟祭始祖所出之帝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長發詩註云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是朱子本於陸說也輯語禘與祫確是二禮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禮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樂源問答

卷三

一

而以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卽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祭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其高祖然云于者謂非常之禮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祀于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廟之主不敘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卽祫皆合毀廟羣廟所異

者但天子多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之廟故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詞故郊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饗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爲大祭不合羣廟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祫取合祖非以廟主之多寡爲大小也釋明大傳而禘祫非一祭之義自明○鄭康成以禘爲祭天趙氏匡曰鄭見祭法說禘在郊上故爲配祭昊天上帝於

樂源問答

卷三

二

園丘之說至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此文見于讖緯始于漢哀平間僞書也○禘之爲言禘也謂諦審其祖之所自出也若許慎謂審諦昭穆張純謂禘視昭穆尊卑之義大禘不及羣廟之主何審昭穆之有因漢儒審諦昭穆之說遂開禘祫一事之誤不可不辨

問禘不同於祫不兼羣廟之主確然無疑矣何王制有祫禘之稱也答曰王制一篇本是漢文帝時博士所輯欲定爲漢制而未行非盡周禮也王制祫

禘說者指為殷時夏月之祭有此名目與禘嘗禘  
烝同為時祭故長發詩序云大禘也禘而言大別  
于四時之小禘而言至周則改為春祠夏禴秋嘗  
冬烝而四時之祭無禘名故來雍詩序云禘太祖  
而不言大矣惟殷時夏月之祭名禘者亦合昭穆  
而祭於太祖之廟故亦以禘稱不可據為周家大  
禘之証也祭義言春禘春秋  
言吉禘皆小祭 ○五年大禘三年大  
禘此說雖亦出于禮緯然傳之自古說禮者皆宗  
之文公二年有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樂源問答

卷三

三

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  
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傳言大禘甚明殷盛也即指大禘五年而再殷  
祭非三年一大禘而何大禘在三年為期則五年  
一大禘知亦非臆說矣

問禘祭既不及羣廟之主何以周禘來雍必言皇考  
烈考文母商禘長發必言相土商王阿衡歟答曰  
禮不王不禘二詩追溯王天下之由周本之文王  
太姒商本之相土成湯伊尹故追原及此非因祭

時廟中供此木主而後指言之也若必祭此木主  
而後歌及此人則商之大禘豈止相土成湯周之  
大禘豈止烈考文母而已哉呂東萊之解來雍也  
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  
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  
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  
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  
安者上及皇天用能昌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  
而膺壽考之多是皆武王之烈而文王太姒多佑

樂源問答

卷三

四

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  
之言詳于武王而卒章本于文王太姒焉據呂說  
以推長發則所言相土商王阿衡是追溯所以得  
行禘之由而非合祭昭穆及功臣配享之謂明矣  
○來雝詩序云雝禘太祖也太祖稷也稷所自出  
之帝為帝嚳帝嚳正東向之位而以稷居南向配  
之序言禘太祖后稷以配自出之帝不及他主也  
箋疏以太祖為文王非是○朱子云大禘不及羣  
廟之主此為定論萬充宗禘禘一事之說可以一

掃而空矣至朱子疑長發爲祫祭亦因詩中有相土阿衡而誤耳夫功臣配享別有此祭書所謂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不聞于大祫也况欲解長發乎

問祭法有二祧享嘗乃止周之祧廟文世室也武世室也既入祧廟惟三年大祫乃合祭毀廟之主若享嘗乃四時之祭不及祧主而祭法云享嘗乃止者何歟答曰祭法二祧莫作毀廟看孔君王肅謂

濼源問答

卷三

五

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比四親廟稍遠以其次第將祧之廟故名二祧若以此二祧混在世室則天子只五廟矣康成据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遂謂周制七廟以文武爲二祧其說誤也蓋世室之建在文武六世以後以文德武功不祧之祖故別立兩世室以成九廟自此將文武以後當祧之主依昭穆附入世室當未立世室以前當毀之主附入太廟之夾室所謂祧也周公作周禮時未立世室已有守祧八人可知祧廟不專講世室

矣

問祭之有尸昉於何代廢於何時答曰祭之設尸所以示敬也諸經未明言所始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疏引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此虞用尸之明証也禮器載夏立尸殷坐尸周亦坐尸此三代相因用尸之明証也曲禮孫爲王父尸節孔疏云天子至士皆有尸如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皆用尸是士大夫有尸之証也又祭統君執圭瓚裸尸是諸侯有尸之証也又守祧職

濼源問答

卷三

六

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之証也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天子必取孫列之爲卿大夫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謂諸侯入爲卿大夫故云公尸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言倫明非己孫皇侃用崔靈恩義謂大夫用己孫非也天子祭天地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無采地者祭三祀皆有尸外神不問同異姓但卜吉則可是主祭不問貴賤皆得有尸所祭者不論內外神皆得



用尸也然則祭有無尸者乎曰有公羊謂祭天地無尸左氏晉語云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尙書大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乃是爲配天者之尸非謂天之尸也周禮節服氏郊祀送逆尸亦謂后稷配天之尸非指天也楊氏復曰宗廟祭享有尸有主者聖人原始返終而知死生之說故設主立尸爲之廟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來格也若天地山川之類形氣常運而不息有形氣卽有神靈祭祀感通其應如響又焉用立尸爲哉又

漢源問答

卷三

七

祭殤無尸曾子問謂祭成人必有尸則殤無尸可知又毀廟之主無尸禮器周旅酬六尸孔疏云大禘多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則此外俱有尸矣或云祭祖必兼祖妣何以祇有男尸而無女尸曰禮中亦有用女尸者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儀禮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設祖妣同几而止用一男尸此陰統于陽婦人也從夫之義也又祭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又曲禮

祭祀不爲尸孔疏尸用適而無父者非宗廟之祭則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至於祭之前有筮尸迎尸妥尸之儀祭之時有獻尸侑尸之儀既祭有送尸繹而賓尸之儀所以申其敬者至矣孟子曰弟爲尸則周末尙行之尸之廢其在周秦之際乎

問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薦簡而祭繁薦輕而祭重薦與祭明是兩事而中庸於祭之先乃

漢源問答

卷三

八

曰薦其時食何也答曰經中薦與祭分言者乃是二禮如月令先薦寢廟是也若併言之則薦是祭時所供之物如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前儲辦諸物皆謂之薦如來雍禘太祖亦曰於薦廣牡云薦者亦多矣

問九獻之名見於周官大行人而經無明文考禮運

孔疏司尊彝及大行人賈疏約略得其次序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此爲禋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禋此爲禋神之二獻也於是朝踐之事既灌然後迎牲坐尸於堂薦玉豆既豆邊有邊人朝事之邊有醢人朝事之豆納牲詔於庭大宗伯省牲饒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取腍膾燔燎報陽也血毛詔於室腥其俎設祭於堂升首於室其朝踐用兩獻尊太宰贊玉爵大合樂王以玉爵酌醴

溪源問答

卷三

九

齊以獻尸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四獻也於是饋獻大宗伯省饒諸子正六牲之體孰其殺羹定詔於堂有饋食之邊有饋食之豆舍人具簋簠實之陳之小宗伯逆盞外宗王后以樂羞盞則贊亨人具太羹銅羹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舉筓角詔妥尸其饋獻用兩壺尊直祭祝於主太祝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量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筓主人拜以妥尸后薦饋獻之豆邊王以

玉爵酌盞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六獻也于是有朝獻其朝獻用兩著尊司几筵設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亦如之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筓之卒爵而飲之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皆以齒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再獻其再獻用兩象尊內宰贊瑤爵加以璧角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邊邊人加邊之實醢人

溪源問答

卷三

十

加豆之實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加以璧散司尊彝春祠夏禴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皆齒后以瑤爵酌饋食盞齊以酌尸此八獻也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盞齊以酌尸爲九獻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酢於是尸飲七王可以瑤爵獻大夫禮運孔疏中又謂九獻後謂之加爵用璧角璧散士加三天子不止三也侯伯無朝踐饋獻二獻止七子男無薦新饋孰二獻酌尸君一獻止五其

云加爵在九獻之外見於何書答曰九獻先鄭謂二裸王后各一朝踐王后各一饋食王后各一醕尸王后各一又諸臣一爲九獻杜氏通典載禘祫時祭皆宗其說然周禮大行人上公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裸與九獻分爲二故陳氏禮書據此謂上公再裸而裸不與于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與于七獻五獻則以爲裸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壘饋食用兩尊皆有壘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

漢源問答

卷三

十一

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合醕尸三爲九獻若以二裸爲在九獻內則侯伯七獻二裸君與夫人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各一醕尸夫與賓不得備獻矣子男五獻二裸君與夫人各一朝踐各一饋食夫人不得備獻矣禮文太略不若陳氏爲長九獻之後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各行加爵一則十二獻矣特牲饋食禮疏天子大祫十有再獻時祭與禘皆九獻按禘大於祫則禘亦宜十二獻先儒皆駁之陳氏又云九獻不數加

爵特牲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少牢下大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僎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僎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僎尸又有加爵禮所以隆於尊者也陳氏謂九獻不數加爵則十二獻亦當不數加爵耳

漢源問答

卷三

十一

問曾子問有厭祭之名又別有陽厭陰厭鄭康成謂迎尸之前爲陰厭尸謾之後爲陽厭然歟答曰鄭說非是厭祭與陽厭陰厭不相混也曾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凡無尸而祭謂之厭厭厭飫神也特牲少牢禮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饗神也尸未入之前先有饗尸謾之後徹薦俎設于西神之祭謂之厭祭尸出之後又有改饗饗神改饗皆北隅是改饗也之祭亦謂之厭祭饗神改饗皆以飫神故謂之厭祭不稱陽厭陰厭也至祭宗子之殤有陰厭祭凡殤謂庶有陽厭曾子問載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陽厭

陰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是陰厭專指適殤適殤尊故祭於奧與幽闇謂之陰也陽厭專指庶殤庶殤卑故當室之白異於宗子之爲殤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爲陽謂之陽厭也凡陽尊而陰卑獨鬼神尙幽故祭宗子之殤於陰祭凡殤於陽陸氏佃曰成人之祭無陽厭陰厭少牢禮祝酌奠下云敢用

漢源問答

卷三

十三

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於西北隅所以依神非陽厭也自注疏之說行於特牲少牢經無明文者強立二厭之名學者熟復曾子問本文其解自定

問曲禮大饗不問卜呂氏大臨謂大饗冬至祀天夏日至祀地因天地陰陽之至日月素定故不問卜是以大饗爲圜丘方澤之祭陳澔集說宗之然郊特牲有卜郊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則祀天地亦

有用卜者敬請疏通其義答曰呂說似是而非也大饗有指祭祀言者有指賓客言者如禮器所云大饗腥大饗其王事皆指祭祀言也至此之大饗不問卜指賓客言也周禮天地名禋祀五帝名大旅禮運孔子言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郊祭天地也若指大饗爲祭天何又言不足大旅不足饗帝乎其誤明矣至鄭康成謂大饗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是又以大旅當大饗亦非也蓋大饗者陳氏祥道謂兩君相饗

漢源問答

卷三

十四

方氏慤謂天子饗諸侯是也錄二家之說閱之自明陳氏曰饗之禮有大小春饗孤子諸侯饗聘卿與大夫之相饗非大饗也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然後謂之大饗先王之于帝也親之與祖考同故均謂之大饗其于賓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賓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卽則宗廟所用則祭器不蠲則除之凶服則禁之裸以鬱鬯尙以元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禮

春秋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饗賓謂之大饗宜矣周官太宰祀五帝祀大神元享先王皆前期十日而卜日又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春秋書卜郊卜牛而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又曰明王祀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則祭祀無不用卜矣然則不問卜者特饗賓之禮也考之大射燕覲之禮前期有戒而已則饗不問卜可知饗禮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殺乾而不得食凡以訓恭儉而已則不饒

漢源問答

卷三

十五

富可知然則饗之爲儀其他皆如祭祀之禮而不問卜者如祭祀享日之事也不問卜前期之事也享之備物至於昌歆形鹽莫不具焉謂之不饒富者非不富也不饒而已又方氏曰大饗經之所言者凡十有一而其別則有五徧祭五帝一也祫祭先王二也天子饗諸侯三也兩君相見四也凡饗賓客五也若月令季秋言大饗帝禮器郊特牲言大享腥所謂徧祭五帝之大饗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所謂祫祭先王之

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尙殿脩所謂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所謂兩君之大饗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所謂凡饗賓客之大饗也此言大饗不問卜即天子饗諸侯之大饗也蓋先王之于祭祀無所不問卜在天者則卜日在人者則卜尸在物者則卜牲且謂以人交神幽明異道非致一以通之則或吉或凶無自而知矣若以人交人何卜之有天子饗諸

漢源問答

卷三

十六

侯不問卜則兩君相見之大饗與凡饗賓客之大饗從可知矣二說如此蓋大饗之言祭祀者無不問卜不問卜之大饗必主天子饗諸侯及諸侯相饗者言

問八蜡或去百種而分貓虎或合貓虎而數昆蟲何說爲正答曰徐師曾註最好八蜡之數以郊特牲經文爲正蜡之祭也主先嗇一也祭司嗇二也祭百種三也饗農四也及郵表畷五也禽獸即貓虎迎而祭之六也祭坊七也與水庸八也據經文五

祭字一饗字一及字一與字截然分明至昆蟲母  
作句乃祝詞不在八數

問廣韻謂三百六十步爲一里然歟答曰非也王制  
六尺四寸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  
卽井田之一面三夫之地徑算三百步是爲一里  
也穀梁子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傳曰初者始也古  
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  
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  
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

濼源問答

卷三

七

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  
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據此則徑三百  
步爲里廣韻所言乃後世之尺非古尺也圓者徑  
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若以一井之地圍算  
則四里矣須千二百步

問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其制可詳聞歟答曰朱子儀  
禮釋宮未詳古門制度考天子五門郭門謂之臯  
門臯門內謂之庫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  
之應門應門內謂之路門

路門一名畢門康王之  
時孔傳云王出畢門

諸侯三門庫門內謂之雉門雉門內謂之路門詩  
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明堂  
位言魯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此言  
庫門擬天子之臯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  
有庫雉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書言王出在應門之  
內春秋傳魯雉門災檀弓言庫門者四禮器言釋  
之于庫門內家語言衛有庫門諸書皆無言諸侯  
有臯門者則諸侯三門審矣詩鄭箋諸侯宮門曰  
臯門朝門曰應門及明堂位孔疏諸侯有臯門應

濼源問答

卷三

六

門二說皆誤惟明堂位鄭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  
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其說最是至於朝則  
天子諸侯皆三朝內朝在路門內所謂圖宗人嘉  
事之朝卽燕朝也每日視朝退聽事於此周禮太  
僕宰夫所謂掌其復逆也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  
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  
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皆在此也其左  
右則爲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爲應門爲  
雉門諸侯無應門卽雉門矣故曰魯之雉門天子

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兩觀僭也雉門之外庫門之內為左宗廟右社稷之門鄭氏謂廟門在庫門內是也自此又出為庫門府庫皆在門內魯桓僖災而季桓子令藏象魏以府庫與象魏相接也外朝則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詢萬民則在此周禮所謂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朝之政是也鄭氏謂外朝在雉門外或就諸侯言則可耳杜佑通典謂周制天子有四朝候分朝內朝之外又添一詢事之朝文獻通考亦仍其誤

濼源問答

卷三

九

問諸侯外朝先生以為在雉門外庫門內而江慎修以為亦在庫門外何歟答曰此江氏好奇之過歷來注疏家並無此說夫天子外朝在庫門外者以外尚有臯門也若諸侯庫門是最外一重而以外朝在庫門外豈有無門而先為朝者况明堂位明云庫門天子臯門舉臯門以例庫門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內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必矣江氏鄉黨圖考論外朝治朝皆有廷無堂獨路寢有堂之說致為確鑿惟此條斷不可從

問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邢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為宁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謂天子受朝于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鄉黨圖考以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路門外與邢孔二疏皆不合以何說為長答曰路門之外即治朝也治朝為君日視朝之所必有屏以為

濼源問答

卷三

十

蔽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負者屏在宁立後也若云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則視朝直對之矣非負也故知孔疏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二語確不可易問外朝治朝內朝三者既截然不紊矣乃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註此路寢門外之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註亦云此路寢門外之朝此皆治朝也何以或云外朝或云內朝歟答曰文王世子對路寢之朝而言故云外朝玉藻對庫門外朝

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而言故云內朝鄭氏所云外朝一內朝二是也

問立不中門朱子謂當棖闌之間又引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所謂闌右者闌之東歟闌之西歟饒氏魯謂東西兩扉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若大夫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以闌東爲右避君出入處也是隨人之出入身之所向爲左右也然歟答曰雙峰之說非也出入君門由闌右者孔穎達曰門

灤源問答

卷三

五

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闌東陳祥道亦云門以向內爲常由闌右則由闌東也馬蹄孟曰由闌右不敢爲賓也且朱子常明言之矣曰門中有闌兩旁有棖棖如今衮頭相似闌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客當棖闌之間爲君位又曰只是自外入右邊門中乃人君出入之所自內出亦右據朱子謂掩左扉左扉者門之西扉也人君所

出入之扉乃門之東扉從門外向堂望之在闌之右也又云自內出亦右明仍在東扉也則知饒氏大夫士出以闌西爲右之說誤矣蓋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君爲主大夫士從君不敢以賓敵主則所謂立不中門乃東扉棖闌之間也若隣國賓至則由西扉故西扉謂之賓門

問古制士大夫外門之內直對寢門寢門之內爲正寢卽士喪禮所謂士處適室是也又諸記所言下室其制何如答曰下室卽燕寢也在正寢之後春

灤源問答

卷三

五

秋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者廟後之寢也廟後有寢詩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曰燕私曰入奏卽謂燕于廟後之寢也廟寢旣在廟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北可知矣考士喪禮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朱子謂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又喪服傳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下室之外又有異宮士有下室有異宮則自



大夫而上宮室必愈多矣隨地異形不必皆南鄉也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謂西向者西其戶南向者南其戶正寢燕寢外之宮室亦無定制矣

問曲禮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孔疏謂士有地不多亦

無邑宰故以車數對士既無采地其地何地也考

趙岐孟子惟士無田註指爲圭田又孔穎達謂士

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申士乘棧車無副車然

歟答曰大夫有采地故曰有宰如季氏使閔子爲

費宰是也有采地則食下民租稅之力故曰食力

漢源問答

卷三

重

士無采地所謂田者君取公田之祿頒予之大夫

田八百畝以大夫倍上士準之則上士田祿四百

畝中士二百畝下士一百畝仕于君有此田祿不

仕則無此田祿矣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同一田也大夫則食采地士則君所頒公

田之祿耳無指定疆土也趙岐注孟子以爲士之

圭田陸清獻嘗訾之又王制載大國之卿不過三

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雖出于

漢博士之所褒集想亦有本卽周官亦言子男之

卿再命未聞士有三命之說而孔疏謂三命得賜車馬及副車隨命皆不見所據唯巾車職有士乘棧車則士之食祿於朝有車代步其富可數車以對不必定屬君賜也

問曲禮毋反魚肉反謂已舉欲食而還之俎也姚氏

讀反爲翻謂器中尚有餘不必以箸翻抑而盡食

之然歟答曰不必如此解魚是魚俎肉是羊豕之

類又是一俎非謂魚之肉也魚與肉俱不可將食

而復還諸俎故少牢饋食禮賓獻尸之後祝命佐

漢源問答

卷三

重

食徹所俎降設於堂下阼階南鄭康成曰所俎而

以賓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蓋佐食所佑尸或

魚或肉甚多尸不能盡食又不反之於正俎故另

設所俎以度閣之尸所已舉者皆置之所俎至於

賓尸不更設俎卽用正俎所存及所俎所存之物

實以鼓而還以賓尸所俎有肩髀之屬尸之餘終

以歸尸故無嫌也此可見魚與肉俱不可還于正

俎也姚氏謂反魚之肉則魚之進也右髻左腴皆

有定設何用反乎

問井田之制遂人以十起數匠人以九起數其制不同何歟答曰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又冬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謂之畎田首倍之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兩處各是

澗源問答

卷三

五

一法朱子總其說謂貢法十夫有溝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簡而盡矣故于孟子請野九一而助注曰爲公田而行助法也於國中什一使自賦注曰蓋用貢法也以經証經可以析諸說之紛如試更卽諸說論之鄭康成謂匠人爲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且曰周制畿內用夏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助法制公田不稅以匠人九夫爲貢法誤矣又以九夫爲畿內采地尤謬也夫匠人九夫爲井與小司徒同非中公外私井

田之制而何所謂畝百爲夫夫爲百畝之名耳非無公田而亦作一夫也何以反曰用貢也且畿內爲首善之區爲天下法何以王者自用貢法而獨令邦國行助乎至謂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恐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故不用助而用貢以齊之則邦國獨不恐促之以公乎又謂諸侯專一國之制恐其貪暴稅民無藝故不用貢而用助以公之則主采地者獨無貪暴者乎此臆說也陳及之謂遂人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長言之也

澗源問答

卷三

五

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是矣然必謂遂人亦是井田卽以長言之計十夫必歷三井又于第四井中割一夫之田而後爲溝也可乎此遂人田不拘井明矣田不拘井決是貢法不可混于匠人之制也馬貴與謂鄉遂附郭之地必平行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都鄙野外之地必有山谷險峻溪澗阻隔難以分畫宜行貢法而反行助此又不然王者設險以守國安見附郭必平行且附郭者有濠塹之表延屋居之稠密墳墓山林之

區域故宜隨地之廣狹以十起數用貢法也野外  
地曠故可畫井匠人溝洫必曰四尺八尺井井相  
次尺寸有定不可稍踰不同于遂人之隨地度田  
也馬貴與又謂助法九取其一似重于貢貢法什  
取其一似輕于助此又不然夫九一者授田之制  
什一者取民之法所言各殊其實九一謂九百畝  
中公田居一公田中除廬舍二十畝乃一夫助耕  
十畝是一分在十分之外者也何謂助重于貢什  
一謂一百畝中貢十分之一是一分在十分之內

漢源問答

卷三

壬

者也何謂貢輕于助其所以貢重于助而鄉遂偏  
行之者以其地隘難以畫井用貢法通之且近城  
之地類多膏腴也又慶源輔氏謂都鄙用助法收  
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使什自賦  
一以充國家之用然則鄉遂乃國家自爲收斂不  
至侵漁且地近則疾苦易于稽察亦不至取盈至  
困在百姓亦不至苦于遠道輸將故便于貢也且  
九夫自有九夫之貢十夫自有十夫之貢倘有平  
曠之地亦未嘗不許畫井所謂十夫者必近城而

不能畫井方參以貢法其餘仍用畫井故孟子謂  
鄉田同井鄉遂何嘗無井則仍是行助之地多行  
貢之地少耳總之遂人匠人其制必不可合朱子  
以匠人爲助法遂人爲貢法確然不移無論天子  
之王畿諸侯之邦國近城俱用遂人貢法野外俱  
用匠人助法助法是常道所以司徒四井爲邑專  
言助法而不及貢耳至于易氏不知貢助之分欲  
比而合之而不能合乃以匠人十里爲成百里爲  
同與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俱爲前代之制

漢源問答

卷三

壬

遂人爲成周之制又謂遂人言夫間有遂舉一夫  
而言之匠人田首之遂則舉百畝而言之遂人十  
夫有溝舉旁加而言之匠人九夫之溝則舉實而  
言之此皆曲爲之說徒滋學者支離何足與道古  
乎哉

問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主而取周官禮記  
及他經傳記之言禮者以類相從其門人黃氏幹  
幹之門人楊氏復又遵例續成喪祭二禮後之言  
禮者可爲定本歟答曰朱子此書亦思便于學者

省覽耳其實三禮當分治而得其會通方見該洽

所有禮記諸篇不盡為發明儀禮而設况儀禮每

篇之後各自有記以補正經所未及唯士相見禮

大射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不言記有記者

十三篇若以戴記附入是記而又記也即如士昏

一禮記語之同者多矣夫費直以象象傳分附象

交儒者譏之况禮記與儀禮不能條條依附者乎

九峰蔡氏以書每篇之首有本序欲廢百篇之序

則儀禮每篇之後既有記何用再附記乎况大小

漢源問答 卷三

完

戴固多格言而舛訛亦不免惟儀禮尚為原書先

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若一附

禮記是又雜以漢儒纂掇之文矣不如分治為得

也

漢源問答卷三終

漢源問答卷四

嘉興府同濟書局

問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

冕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所掌六服而弁師言五

冕鄭康成註弁師因謂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

陸佃又謂大裘而冕即是衮冕蓋冬至祭天是寒

冷之時故內服大裘而外襲衮衣戴衮冕所以只

漢源問答 卷四

數五冕二說孰是答曰鄭注與陸說皆非也余前

既辨鄭注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冕服減為九

章之失而斷為天子冕服十二章則大裘而冕十

二章十二旒也衮冕九章九旒也鷩冕七章七旒

也希冕四章四旒也元冕三章三旒也何以知之

周家旒數隨命數此句本禮器鄭註故司服云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

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

下如孤之服蓋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之孤四命卿大夫不過三命大國之士與小國之大夫一命見典命惟天子備物故自衮冕以下五冕俱有公以下各隨命數而殺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鄭注大裘而冕無旒夫冕而無旒乃一命之服其秩至卑雖曰祭天尚質非所以爲敬也衮冕實是九旒若如陸佃大裘而冕卽衮冕之說將置十二旒之冕於何服於是不得不造爲衮冕十二旒

漢源問答

卷四

二

衮冕十二旒將公亦得戴十二旒乎此又不煩言而知其非矣至於弁師只云五冕者大裘而冕爲天子所獨五冕得兼臣下故下文云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言王之五冕不同於臣下在此耳○鄭註大裘而冕九旒之說之謬余更請以一言折之左傳哀公七年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則天數也十二不特指十二牢也凡冕服十二章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皆是非明見於

經者乎

問衮爲九章之服既聞命矣何以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纁十有二旒然則大裘而冕亦得名衮歟答曰此鄭註已明言之矣曰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且衮之名亦有不定者詩王錫韓侯元衮赤舄又曰何以予之元衮及黼韓係侯爵不應服衮魯人歌孔子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孔子爲司寇是一命大夫去魯不脫冕

漢源問答

卷四

三

而行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豈能服龍衮之衣哉覲禮賈疏上公衮無升龍傳曰天子升降諸侯降龍問據玉藻司服所言冕乃祭服講家兼朝祭言之非歟答曰非也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朝戴弁不戴冕也惟曾子問有冕而出視朝之文然此乃諸侯將朝故因告祖奠禰之後冕而視朝豫示以敬也又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此雖是受侯氏之覲却行禮于廟中亦寓敬祖之意故耳又玉藻禕冕以朝覲禮侯氏禕冕釋幣於禰鄭註禕冕者衣禕衣而

冠冕也禪之爲言埤也賈疏禪讀從詩政事一埤  
蓋我取禪陪之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爲上無埤義  
衮冕以下皆爲禪然則冕是以下敬上之服祭服  
外朝覲用之亦以尊天地之服尊天子耳而此外  
亦有戴冕者冕而親迎是親迎服冕也冕而舞大  
武是舞時服冕也冕執劉冕執鉞是喪時服冕也  
冕而總干是養老服冕也冕而朱紘是耕籍服冕  
也元端讀如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  
外是朝日聽朔服冕也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  
于已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已冕之嚴重如此  
○向知禪冕是降一等之意而未識其義無明文  
以証之頗以爲疑今讀司服而得其解如天子以  
十二旒之冕爲最尊享先王之尸必用十二旒之  
冕而天子則自服上公之衮冕以祭上公以衮冕  
九旒爲最尊享先公之尸必用衮冕而天子則自  
服侯伯之鷩冕以祭卽不敢以已爵加親之意此  
禪之義也

問朱子謂冕自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說何所本答曰

樂源問答

卷四

四

易繫辭十三卦制器尙象有云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冕之上元下纁法乾坤也  
故世本曰黃帝作冕左傳疏胡曹作冕胡曹黃帝  
臣也

問冕上覆之延皆以麻布飾之故曰麻冕至於緇布  
冠雖亦以麻爲之實另是一種上無所覆之延何  
冕之是云而朱子註論語謂麻冕卽緇布冠何也  
答曰賈公彥弁師疏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  
以元下以朱衣冕之上下延卽上元者也蓋冕上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之版用麻布染成元纁二色分貼上下以成上元  
下纁之制故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  
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不忘本也論語麻冕卽指  
六冕之延上下皆衣以麻耳而朱子註謂緇布冠  
者恐後人誤以麻冕爲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  
布冠非麻冕也

問弁師掌五冕皆元冕朱裏此元冕與司服所云祭  
羣小祀則元冕不同歟答曰司服所云乃謂身服  
元端而首戴冕也弁師元冕朱裏乃言冕之體制

上所覆之延是元色故云皆元冕朱裏者即延板  
之下面其色朱也賈公彥疏云冕體周禮無文叔  
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于周凡冕以版廣八寸  
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則上元下朱乃此版  
之上下耳又鄭康成司服註六服同冕者首飾尊  
也凡冕服元衣纁裳元衣指延上面之黑色纁裳  
指延下面纁色即弁師朱裏之謂也蓋乾為天其  
色元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托于南方火赤  
色赤與黃合為纁色其實一也鄭諤云上元象天

濼源問答

卷四

六

道之行下纁象地道之降其餘藻就天子五采諸  
公三采此冕之色也

問春官司服鄭註六服同冕所謂同冕者僅指冕之  
名同歟抑指冕之旒同歟答曰冕之旒如何可同  
考弁師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  
朱紘鄭註纁雜文之名也纁古字合五采纁為之  
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遠延也就成也繩  
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笄則十二玉也每就  
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

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為衮冕之衣十二旒用  
玉二百八十八合前後旒言之鷩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  
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  
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按鄭以衮冕屬十二旒非是當云衮冕九旒以而  
所云纁不言皆有不皆者確鑿之至蓋天子所服  
之冕其名其體雖同而其旒唯大裘而冕則十二  
其餘衮鷩毳希元則遞減為九七五三也其旒雖  
遞減為九七五三而天子之就則又皆十有二玉

濼源問答

卷四

七

也故賈疏亦云纁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  
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總之天子之  
冕無論十二旒九旒七旒五旒四旒三旒總是十  
二玉公之冕無論九旒七旒五旒四旒三旒總是  
九玉餘放此

問冕之有瑱所以塞耳慎妄聽也冕之有旒所以蔽  
明示內視也然則旒之制專為耳目而設而朱子  
註論語謂前後有旒何也答曰朱子本孔穎達玉  
藻疏云前後各十二旒方氏慤曰後之有旒有戒

慎不睹之意江慎修謂冕無後旒此乃漢制耳司馬彪漢書輿服志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官禮記尙書之文制冕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青玉珠七旒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酌自後代不足爲周冕之証也○至旒之長短玉之五采惟玉藻孔疏得之曰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江慎修曰古者尺二寸當今尺七寸五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從上而下

漢源問答

卷四

八

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五采玉旒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問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註以爲夏殷之禮然否答曰然也江慎修云天子用朱綠太早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問冕之義何謂也答曰以上覆之延後高前低也冕

之本體與爵弁相似但爵弁前後平故名弁弁之爲言平也冕則前低冕之爲言俛也謂居尊者易於驕誇故以謙抑示戒耳此冕之義也○又考弁師賈疏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爲爵弁直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之大夫無旒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以冕名也賈疏此條言無旒之冕與爵弁之制最爲精當

漢源問答

卷四

九

問蔽有二一是繡之于裳者虞書所謂黼黻絺繡是也考工記績人職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孔安國虞書傳云黼若斧形黻兩已相背蔡傳斧取其斷蔽取其辨故左傳臧哀伯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一是蔽膝臧哀伯曰衮冕黻珽杜註黻韋鞞以蔽膝也正義云蔽鞞制同而名異鄭詩箋云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當是股之衣故



云以蔽膝也鄭康成易緯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蔽鞞之元由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凡鞞皆是裳色其黻則有文飾焉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

深源問答

卷四

十

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芾音義同也又論語而致美乎黻冕邢疏鞞俱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天子純朱二句本詩朱芾斯皇鄭箋又宣公十六年傳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疏與桓二年同又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註凡鞞以韋為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元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然則鞞乃色別而已無他飾也徧考諸註疏所言黻與

鞞制同黻與韍字同乃江慎修鄉黨圖考以黻屬裳下之章以韍屬韋蔽膝二字各不相混而以論語黻冕之黻作冕服之章解謂集註承邢疏之誤然否答曰江說非也其繡之于裳者專名黻其韋蔽膝則曰黻左傳衮曰韍明堂位有曰芾詩赤芾曰紱易朱紱曰紱白虎通天子朱同此一字古人通用江氏解論語韋鄭註黻是祭服之衣一句指為冕服之章不知鄭註衣字何嘗不指蔽膝孔穎達左傳疏中芾當是股之衣此衣字是善悟論語

深源問答

卷四

十

鄭註也總之黻即韍字以左傳疏經傳作黻或作韍字二句為定黻與韍之異以論語邢疏鞞俱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數句為定至江氏欲改左傳衮冕黻珽之黻為韍字以就已說亦徒見其妄耳○鞞有用之齋者玉藻齋則緝結佩而爵鞞是也有用之戎服者方叔之朱芾瞻彼洛矣之韍韜有奭左傳之韍韋跗注是也有用之喪服者詩庶見素鞞是也又荀子共艾畢乃蒼白之韋是罪人有鞞也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是

婦人有韞也戰國時連兵以韞非兵制去之漢明  
帝復制韞天子赤皮蔽膝魏晉以來用絳紗爲之  
故字亦作紱

問儀禮聘禮君禮賓之後有私覲私覲之後有私面  
私獻之文禮記聘義有私面私覲而無私獻之文  
周禮司儀職以醴禮賓之後有私面私獻而無私  
覲之文三者或分或合未之前聞敢請答曰聘禮  
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典  
瑞所謂瑑圭璋琮璧以煩聘是也諸生知之矣所

溪源問答

卷四

七

問私覲私面私獻分合不同經中有以私覲爲陳  
于君私面爲陳于卿私獻爲使臣自以時珍獻君  
及大夫者聘禮及聘禮記所載是也聘禮禮賓之  
後賓請覲奉束錦總乘馬北面奠幣此賓之私覲  
也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此  
介之私覲也私覲既畢賓出時請有事於大夫公  
禮辭許有事於大夫者本國之君有幣欲問卿于  
是賓卽館卿勞賓歸饗餼明日賓朝服問卿問卿  
之後賓面如覲幣康成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

儀質也敖繼公曰聘使私見于主君曰覲見于大  
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此賓之私面于大  
夫也又上介特面幣如覲此上介之私面也又衆  
介面如覲幣此衆介之私面也又聘禮記云私覲  
愉愉焉既覲賓若私獻奉幣將命鄭康成曰時有  
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  
之如此看來私覲私面之物亦受之公而賓自名  
以獻于君及大夫者也至于私獻康成謂時有珍  
異之物及賓自置之物以君命獻于隣國之君者

溪源問答

卷四

七

也聘禮記又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是私獻于  
君更有及夫人者非同姓婚姻兄弟之國則雖有  
獻于君不更問及夫人耳知私獻之非私面者康  
成謂時有珍異不同于覲幣也且獻及夫人不可  
言面也此儀禮所載私覲私面私獻三項不同也  
禮記聘義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孔穎達曰私覲  
以己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  
敖繼公曰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實兩事也至  
于秋官司儀云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

拜鄭康成又謂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曰春秋昭六年左傳云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此又以私面卽是私覲也蓋合而言之私覲見其君私面見其卿聘禮聘禮記聘義所言私覲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卽私覲亦可謂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獻私面及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是也然總以儀禮私覲見君私面見卿私獻獻及夫人爲主至於司儀不言私覲注卽以私面當私覲亦漢儒臆見當日可以通稱學者當詳其節目而後及其通義可也

漢源問答

卷四

十四

問私覲私面既謂之私必是賓自備之物故稱己名以獻而先生謂受之本國之君何歟答曰周禮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據此則凡幣物皆官給之矣又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官具者官給之也又既返國使者公幣私幣皆陳歸時陳私幣可見去時私幣亦非己置耳惟私獻則康成謂時有

珍異之物不同于私幣乃賓所自具者耳

問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鄭康成註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推之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年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旁叟今亦以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列子禾生

漢源問答

卷四

十五

子伯宿于田更商邱開之舍更字亦作叟字解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與康成異當從何說答曰從康成漢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魏甘露三年以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不聞湊成八人也又左傳晏子曰三老凍餒服虔以爲工老商老農老杜預以爲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正義云上壽百年以上中壽九十以上下壽八十以上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云三壽作朋此則非三老五更之三老矣

問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曰冬祀井白虎通亦曰冬祭井唐月令亦同行與井異何與答曰井卽行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卽祭行也

問釋奠釋菜或分或合孰重孰輕可得聞歟答曰此典載于周官戴記詳矣孔穎達正義謂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四釋奠五也王制出征反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三也自

漢源問答

卷四

六

鄭康成註王制釋奠于學句謂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合釋與奠爲一時之禮解者因之混雜不分其實二禮分而不合亦輕重各殊考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註謂設薦饌奠酌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祭菜謂芹藻之屬歐陽永叔穀城夫子廟記謂釋奠釋菜皆禮之略古者弟子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釋奠有樂無尸釋菜并無樂陳賜樂書則謂小有釋菜

以食爲主大有釋奠以飲爲主其習舞與擊一也是釋菜亦有樂也賜之兄祥道作禮書考據諸經言之最詳以爲古者釋奠或施于山川廟社或施于學周官太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此施于山川廟社者也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反

漢源問答

卷四

七

釋奠于學以訊讖告此施于學者也蓋釋奠有常時者如文王世子所謂四時設奠是也有非時者如始立學天子視學師還獻讖大會同反舍奠是也釋奠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何以言之曾子問凡告必以幣文王世子釋奠行事必以幣此又牲幣之証也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此合樂之徵也聘禮行釋幣反釋奠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酬從者行酬此又有獻酬之証也非時之祭設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先師而已此二陳

之說也然則祭先聖爲重禮加詳而必有幣祭先師爲輕禮稍略而不必有幣審矣至于稱先聖先師亦不一長樂劉氏云周有天下立四代之樂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先師以配享焉自魯立孔子廟于故宅解經者卽所見聞云先聖周公若孔子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云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求其節

濼源問答

卷四

六

文邈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降旨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遂定於一矣至古時釋奠釋菜行禮之官常時則以所教之官爲主非時則有司行事漢高過魯太牢親祭典至隆矣章帝之時合樂以祭孔子魏之正始釋奠始行于辟雍率太常行事宋眞宗天禧元年嘗詔崇文殿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天下諸路惜其書不傳無從考質明王恕亦曾上書請行釋奠奠帛三獻之禮讀祝飲福受胙禮爲備而議弗行僅詔加幣而已因考釋

奠釋菜之不同而并爲詳論焉

問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閔公二年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及淮南子飭喪紀高誘註皆同孝經援神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堂邑令費鳳碑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巴郡太守樊敏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以上諸書言三年之喪皆于二十五月而止今喪服以二十七

濼源問答

卷四

七

月始于何人答曰始于鄭康成也士虞禮記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申月而禫鄭註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終凡二十七月禫之爲言澹澹然平安意也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者祥爲喪之終矣而其哀未忘故中月而禫內除者如其月日而止。學記中年考校注中孔穎達宗其說閔傳疏云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禫考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

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其年四月祫祭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祥等以爲禫在祥月其年二月祫祭晉武帝時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爲六徵三驗博士許猛扶鄭義作釋六徵解三驗以二十七月爲得並見魏書禮志至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氏二十七月而後除遂千古不易○漢儒主二十七月者據服問中月而禫之說也魏儒主二十五月者據三年問二十

漢源問答

卷四

三

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禫是月禫之說也唐儒又主三十六月者據喪服四制喪不過三年三年而祥之說也三說雖皆出于禮經而惟鄭氏爲能酌情文之宜得中庸之道故歷代行之不廢○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猶譏其喪娶由此觀之固當從鄭氏無疑

問未婚守志昔人謂爲賢者之過故律文仍許旌表究竟古聖賢曾壽及此否答曰此最有關世道人

心者周禮嫁殤有禁後世非不知其不合于古而之死靡他其人爲正氣所鍾故前儒未有痛斥其非者惟 本朝毛檢討有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一篇徵據經傳足以破流俗之惑今錄左方○毛奇齡禁室女守志殉死文自古無室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禮卽列代典制所以褒揚婦節者亦並無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則直是先聖之禮後王之制兩所不許者曾子問婚禮而孔子答之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禴成婦之

漢源問答

卷四

三

義也蓋婚禮最重一禮未備卽謂之奔謂之野合故自行媒納采納徵問名卜吉請期而後有三告廟禮一曰告迎告親迎也一曰告至謂婦車至又告也一曰謁廟則主人主婦帥新婦而謁之于廟卽朝廟也有兩見舅姑禮其有舅姑在堂者則名曰婦見謂婦至之日舅迎于門謂之主人姑迎于堂謂之主婦但交拜行賓主禮而次日質明則婦以特豚之鼎棗栗脯脩之筐拜舅姑于堂而舅姑受之夫然後醴婦饗婦而婦禮成焉脫不幸而舅

姑偕亡則于是行廟見禮俟成婚三月新婦始菜  
孟素服扱地而見之於廟謂之廟見雖向謁廟時  
舅姑二主亦儼然在廟然是謁廟非見舅姑也惟  
此一見後夫然後擇日專祭禰廟而婦于以成故  
曰廟見始成婦乃或已婚三月未廟見而不幸女  
死則孔子又曰不遷於廟不耐於皇姑反葬於女  
氏之黨不遷者謂棺不殯廟不耐者謂不令立主  
而附於祖姑之傍反葬者謂其棺反歸女家循其  
黨類而葬之何則示未成婦也非其家之新婦也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夫奔與野合固不成婦若禮儀未備比之奔與野  
合者明有間矣况祇未廟見其前此諸禮亦何一  
不備雖主人主婦不在亦必有世父世母爲之主  
者諒從前致辭從後致命必不少缺又况同牢合  
盃請衽薦趾已越三月徒以廟見一節有乖大義  
遂曰不成婦直使棺不殯廟主不耐祭生非其親  
死非其鬼其禮之嚴毅而剛斷如此今以平日不  
相干之人生不見形死不覲面上無主婚之尊長  
下無請衽之僕婢既不婦見又不廟見不特非取

婦并非來婦則亦何道而可使歸棺合葬聯槨棺  
通窀穸冬夜夏日至於如此此明明與孔子之言  
相反如此而可爲將見亂臣賊子邪說暴行凡可  
以反先王悖先聖者將無不爲之禮教從此掃地  
矣世之傳女事者重爲曲護更有隱就禮文以謬  
合其義如云禮取女有吉日而女之夫死女斬衰  
而弔又曰婦人不二斬旣謂之夫而爲之服斬固  
不二斬矣可二夫乎予考是禮卽曾子問不廟見  
不成婦之次章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

樂源問答

卷四

五

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  
之據此則取女有吉日與室女在室未經請期者  
已自不同且孔子並無斬衰往弔之文惟禮註有  
之卽禮註亦祇云弔服以斬非謂服三年斬也乃  
接云婦人不二斬爲之服斬則直服斬服終三年  
喪矣是不特與禮註未有三年之恩故不服斬語  
不合且明文與禮文旣葬而除之一語正復相反  
是改禮文也改禮文不可也且婦不二斬出自儀  
禮子夏傳傳曰婦不二斬不二尊也女在家從父

則祇尊父故室女爲父斬三年及既嫁從夫則尊夫矣爲夫斬而父且降期是不二斬謂不二斬服指夫與父言而乃誤父爲夫以不二斬服爲不服兩夫是既改曾子問又改子夏傳聖經有幾堪此數改夫陰竄禮文竊改禮注拗曲揉直以伸其說不過謂近代無學必無有明指典籍直言其非者余乃舉一淺近禮文盡人當知者一指示之周禮媒氏掌男女之判不云禁遷葬及嫁殤乎舊注云男女未婚者有男死而女求歸之謂之嫁殤若男

濼源問答

卷四

五

女偕亡合兩棺而葬之謂之遷葬典禮昭然今室女求歸與死而合葬兩禁俱犯歷求之而無一可者予之言此將以扶已飢之教植已獲之禮稍留此三代偶存之律例於以救秦火未焚私竄私改之載籍并保全自今以後千秋萬世愚夫愚婦之生命世有識者當共鑒之

問停喪不葬禮廢義先生自擁臯比以來遇門人有未葬其親者苦口言之并曲爲籌畫一時感動辭歸葬親者甚多可謂教孝矣先生每舉張楊園

喪葬雜錄爲法此外禮經中有可引以爲証歟答曰此不俟稽之禮經也山左鄉先生張蒿菴著後篤終論二篇幾於痛哭流涕能家喻戶曉則愛親之心有不勃然興者乎今錄全文於後以當傳觀○張爾岐後篤終論上晉皇甫謐悼厚葬之害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言曰司馬石槨不如速朽季孫璠瓊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生死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捐之無

濼源問答

卷四

五

蓋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其言可謂至痛切矣然當時所謂厚葬蓋謂珠玉之飾合齋之物器用寶貨之藏也今人皆無是矣衾絞輻冒之屬尙不必備又况所謂金縷玉匣金蠶玉犬者乎乃往往有苦於乏貲數十年不克葬者則何也緇黃之懺度不敢以廢也侍從之偶備不敢以缺也夾道之旛幔鑊吹不敢以不盛也賓客之酒食衣物不敢以不豐也其甚者徵歌選舞雜以百戲非是則以爲樸結繒縛帛以象樓觀非是則以爲陋於



是嘲轟伊啞之聲艷麗詭異之飾雜遘衢路充斥原野婦孺擁觀歎駭踊忭而後快于心焉而後爲能葬其親焉富者破產而逐新貧者舉息而蹶赴一日之費十年節約而不能償也一家之喪百家奔走而交相病也高位縱任而不之禁旁觀恬習而忘其非人之欲葬其親者恥其不備忍于累年暴露而不恤焉亦甚可傷也已何不卽今之所謂厚葬者而深思之是何者有益於親之身乎無益於親而爲之徒欲悅親者之目而已古之厚葬誠

濼源問答

卷四

三

昧於理其心猶欲爲親也今乃於終天永訣之會盛陳娛樂詭麗之具以爲觀美徒博婦孺一時之哈笑不近於侮其親矣乎且其所擬象而塗飾者未必其親之生平所宜有也不又陷其親于僭矣乎本欲自致于親而適成其侮且僭何如反而約諸禮乎夫子嘗言喪具矣曰稱家有無有勿過禮苟無矣縣棺而封又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間考夫子所謂勿過禮

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合襲歛穢棺槨宅兆之屬是也一者事神之禮朝夕之奠重主之設虞祔祥禫之祭是也是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禮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踰困於財者聖人亦不强焉况於懺度之說古所無也卽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援先儒之論以自定也芻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幢纛之僭何爲也易服而弔禮自賓出何煩主人之裂帛食于喪側

濼源問答

卷四

三

或非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紉謳生於斥苦方相以毆罔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毆而舞違春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次墓有主賓之位此廬幄之所以設也廬而致飾屋而過華與苴麻菅疏之儀不侔矣溯本而求或造端于古人沿今所尙遂大遠於禮意何如安其分之所適宜量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葬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曰子之所言殆桐棺土槨窆人子之所爲耳不足以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

之事也曰白蓋雙旌門生輓送非建武之佐命乎  
布車載柩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于尊  
榮而更爲美談蓋奢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  
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後篤終論下葬  
之習於侈也於是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  
豐儀之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  
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  
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  
夫三月士庶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渴葬後時而

樂源問答

卷四

无

葬者謂之怠葬其自襲而斂自殯自殯而葬  
中間皆不治他事穀梁傳柩在堂上孤無外事各視其力且夕  
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計安親體者必至於葬  
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  
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  
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  
親死踰日而不襲踰月而不斂踰時而不殯則人  
必訾之矣其人非狂且癡必有痛乎其心者矣至  
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寘位

所以寘之也父母而寘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  
之者以將葬故寘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  
葬是使其親退不得反於寢進不得卽於墓不猶  
之客而不得歸歸而未能至者歟此非人情之至  
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歟喪服小記曰久而不  
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疏曰久而不葬謂有事礙不  
得依月葬者則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也陳氏  
曰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  
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乃知古之人有不幸

樂源問答

卷四

无

有故不得葬其親者雖踰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  
在於未葬以爲與未及三月同實者與未及三月  
者同實斯不得計時而卽吉矣何也喪之卽吉始  
於虞而成於禫虞之爲禮起於旣葬送形而往迎  
精而返故爲虞以安之未葬則無所爲而虞不虞  
則卒哭與耐皆無所爲而舉卒哭與耐不得舉又  
何爲而可以練何爲而可以祥且禫日月邁於上  
殯宮淹於下故雖踰三年與未及三月者同實也  
未及三月而欲舉祥禫之禮行道之人弗忍矣斯

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歟斯其所以寧斂形旋葬  
縣棺而封而必不敢爲溢望奢求以至於久而不  
葬也歟不然古之人豈不欲厚其親哉盡人皆子  
也生事顯榮死葬華盛盡人之子皆有是心也尊  
卑制乎分盈絀限乎力斯誠不可如何者耳孟子  
不云乎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奈何  
以欲厚其親之心反使其親久客而不得卽於安  
豈非所謂去其小不備而就大不備者乎盍亦思  
所以變計乎

濼源問答

卷四

三

濼源問答卷四終

濼源問答卷五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學而時習之朱子註學之不已專言學當有恒陳  
大士以恒漸二義發明時字不似於註外添設否  
答曰好用卦名亦是時文熟套然大士却精當恒  
字是不可半途而廢周頌所謂日就月將孟子所  
謂勿忘是也漸字不可躐等而進學記所謂當其  
可之謂時孟子所謂勿助是也且何晏註誦習以  
時學無廢業以時二字所該甚廣疏皇氏謂學有

濼源問答

卷五

三時其一是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  
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  
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是也其二是在年中時文王  
世子云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又云春誦夏絳秋學禮冬誦書王制云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康成云時陽用事則  
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成功異  
也其三是在日中時學記云君子之於學也臧焉修

焉息焉游焉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陶侃謂大禹惜寸陰學者當惜分陰是也又當湖陸清獻公困勉錄載圖書編一條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耶抑善通變如巽之行權意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此又進一層蓋學問與時俱深希賢希聖希天日進無疆且經權常變俱時宜之更有一種下學上達之妙亦須補足朱子註甚簡在學者闡發此所謂補義非添設也

濼源問答

卷五

二

問人不知而不愠學問到至處可與學中人嘗之不必與外人參之此意是否答曰文言遜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自是不愠正解但人不知或是我之學問經濟有未盡善處學者雖不因人之毀譽爲憂喜然正當反躬修省亦非如莊子委心任運置之度外之爲不愠也困勉錄一條問愠是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近溪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乎蓋此當與不患人之不知求爲可知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不知必反己

以爲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怨焉如此語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言仁始於仲虺之誥克寬克仁一語然大概以恩愛言至孔子直言心德體用攸分其源何以相合答曰仁有以無私言者仁之體也如巧言令色鮮矣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之類是也有以愛物言者仁之用也如孝弟爲仁之本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類是也然必心能廓然大公不私一己方能視天下爲一家與萬物爲一體是愛之理卽源於

濼源問答

卷五

三

心之德也未有固我居心而能萬物在宥者也若不能擴充此無我之心及於天下又是成己之功未盡須將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仁說熟讀深思自有會通處

問傳不習乎何晏原註言凡所傳之事得毋素不講習而傳之是謂曾子所傳於門人者耳朱子改爲受之於師是曾子所受之孔子者矣似古註亦可從也答曰朱註極精且夫子所傳於曾子者大學以修身爲本孝經以立身爲終所傳莫大於此所

省亦莫要於此矣夫教然後知困豈有既傳之門人而已反不講習者乎何註甚淺不必從

問道千乘之國馬融據司馬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八百家出一乘也包咸據孟子大國地方百里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萬井之地適符千乘是以八十家出一乘也何晏古註兩存包馬之說未免騎牆考諸古經究以何說爲的答曰包子良馬季長二說皆非也古者寓兵於農田賦出兵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地水

漢源問答

卷五

四

之所以爲師也考周禮小司徒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讀爲乘四邱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牛十二頭計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出車一乘共百人考工記匠人田制正發明小司徒之文此皆郊外都鄙之地土地平廣可以畫井每井八家授田八百畝中爲公田一百畝除廬井二十畝每一夫助耕十畝八夫共助耕八十畝所謂九一而助言授田之制九百畝中以一百畝爲公田也其都鄙

出車之法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也至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郊門之內近郭之地多山陵墳衍城池宮室不便畫井故只計夫每一夫授田百畝不論長短欹斜依山傍水只要穀此百畝每年於百畝中耕出十畝穀粟貢於君上所謂什一使自賦鄉遂用貢法也鄉遂出車之法每家出一人供役地官小司徒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遂人謂以下劑致 equal 註每家出一人爲正卒是也

漢源問答

卷五

五

是鄉遂之民百夫出百人成一乘也何以國中較重於都鄙五倍聖王立法本自均平都鄙之地六十四井出一乘凡遠行從征列陣殺敵皆此民力故必五百十二家方能一乘至於鄉遂之民所出軍旅田役追胥之類所役雖多然路近易供卽有兵役亦用以守城衛宮不如都鄙之民衝鋒陷陣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且附郭之地率多膏腴其利較饒此朱子本康成都鄙用助鄉遂用貢之說分爲二條言之鑿鑿治國者因地制宜大略如此所

云千乘言百里大國有六十四井出一乘者有百夫出一乘者共成千乘不能畫一規算也若包氏以八十家出一乘八萬家出千乘強以萬井硬配百里爲適符其數而不知古經中從無此說且八十家而供一乘爲累已甚民力不支也馬融以八百家出一乘爲井太多大國百里之內亦無此許多田地皆不可通

問註疏每引司馬法旣非夏官之司馬又非七子兵書中之書此書尙得見其全歟答曰此書亡矣其

濼源問答

卷五

六

散語見於註疏相傳田穰苴所作而齊威王大夫續成者殆與管子軍制相類非先王之法不足據也所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之說班孟堅刑法志亦引之往往與小司徒四井爲邑之制相亂惟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俱備是謂乘馬之法數語與小司徒註相合尙未數及將重車之二十五人猶多遺漏耳

問朱子野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本之康成康成盡足據歟答曰康成爲漢代大儒經義藉以發明古典亦藉以傳後所註周禮田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二語確不可易朱子取之以註孟子至康成註亦有未歸畫一者如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方十里爲一成是欲以甸旁之溝亦算二夫牽合附會矣又謂鄉遂多平曠都鄙包山麓尤非通論

問包氏八十家出一乘之說朱子疑其牛馬兵甲芻

濼源問答

卷五

七

糧之屬非八十家力所能辦故汪武曹引司馬職諸職以爲馬與兵器爲國家所給毛西河尙書宛詞中引用亦同先生旣不從其說盍不并此析之答曰司兵等所授止及於大小輿帥旅賁虎士其人已屬繁冗安能更一一及於賦輿今考周官所載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又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族師簡其兵器則鄉之有六畜兵器明矣里

宰比其邑之衆寡及其六畜兵器則遂之有六畜  
兵器明矣而且縣師作其衆庶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夫縣師所主者稍縣都軍之事則凡公  
邑及都鄙有兵器確有明証也且仲冬大閱羣吏  
以旗物鼓鐸鑼鑼各帥其民而至則知吏各有司  
器各有備安得謂兵器馬牛皆出自官乎

問禮之用和爲貴疏云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美  
禮勝則離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是以和維禮  
當如此解否答曰疏義非是如此說是行禮者又

濼源問答

卷五

八

賴用和分禮與和爲兩事也夫人有禮則安禮之  
森然而不亂處正是人心所安故禮之至者必和  
如君令臣行父坐子立不如此則心不安不安則  
不和矣和豈在禮外乎

問貧而無諂章子曰可也可字孔安國謂未足多唐  
孔氏疏之曰孔子抑之云可也朱子亦云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可字當如此解否答曰此處可字  
並無抑之之意蓋學力至無諂無驕到確乎不拔  
地位立基已固非易易也夫子許其可實是贊其

立脚跟得定並無未足多意至未若兩句然後更  
進一層以牖子貢而子貢亦從此別開眼界矣朱  
子特通全節而爲此註耳觀總註不切則磋無所  
施數語而後知無驕諂之重耳不與可也簡及當  
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可字同看

問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包氏註犬以守禦馬以代勞  
皆養人者疏云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者唯不能生  
敬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  
於犬馬乎言人子不能自別於犬馬也朱子不用

濼源問答

卷五

九

此註何歟答曰包說是也不然以父母比犬馬可  
乎

問論語溫故而知新正義謂舊所欲得者溫尋使不  
忘是溫故也素所未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是此解  
否答曰此章與中庸不同中庸以溫故爲尊德性  
知新爲道問學乃兩事分講此節新即從故中悟  
出方能貫通萬變可以爲師疏義分出已學未學  
未善

問有事服勞酒食供饌不足爲孝何以古稱小孝用

力中孝用勞亦稱孝馨爾夕膳潔爾晨餐亦爲孝  
歟答曰色卽從服勞奉養中見豈有頌白提挈有  
母尸養但空空和其顏色遂足爲孝乎服勞奉養  
亦孝之所最重者也

問亦足以發孔安國謂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  
義發明大體足發專在言說歟答曰未盡也顏子  
發聖人之蘊凡身體力行皆是爲二三子講說乃  
其一端耳

問或謂孔子章朱子註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

漢源問答

卷五

十

者亦含意未伸不仕之故究係何居答曰孔子大  
義不與平子同朝也政在季氏久矣以平子之惡  
至於竊國逐君魯權臣中所未有者昭子謂其有  
異志不君君矣考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年三十五歲史記載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  
攻昭公公師敗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  
臣欲以通乎景公所云魯亂者平子逐君國家無  
主此時孔子雖未有職守若仍居魯是黨惡也孔  
子之適齊心乎昭公不韙平子也欲通乎景公者

正欲有爲於齊冀定昭公位也蓋昭公雖有童心  
能早用孔子不至見逐於臣齊景公能用孔子必  
行師誅平子納昭公惜乎欲置廩邱而弗果耳迨  
敬王十年昭公薨於乾侯孔子時四十二歲自齊  
返魯可見孔子因昭公之奔而出公喪至而始歸  
心乎君而不韙平子也定公立五年平子方卒然  
則五年以前平子專國在平子固不用孔子孔子  
亦焉肯與逐君之賊共事哉所以春秋於定公書  
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穀梁謂定無正也昭無正  
終故定無正始公羊謂定無正月卽位後也昭公  
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  
况君子居其國不非其大夫故於或人之問不斥  
平子之不忠但言在家之當孝蓋資父乃可事君  
作忠亦在移孝以治家政明所以不爲國政聖言  
之渾厚耳厥後陽貨囚桓弗狃叛季孔子俱不仕  
至定公九年平子之餘惡漸息三桓之子孫將微  
孔子始出宰中都爲司空爲司寇而孔子幾爲政  
矣然則不仕之故專爲平子亦何疑哉

漢源問答

卷五

十一



問惟孝友于兄弟孝友可平講否答曰歸重孝惟孝於親者乃能友於兄弟乃爲充其孝之分量從此推孝弟之心行之於家以爲一家之政總原於孝故以書云孝乎孝字領起

問林放問禮之本註謂時方逐末末是踵事增華指尙文言則本字指質言歟答曰此本字是本始之意言聖王制禮之始何如禮運所謂皆從其朔朔字近之太史公禮書因人情而制禮緣人性以作儀謂制作之初耳不是以質爲本意

深源問答

卷五

十三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一升一下一飲三節皆有揖讓歟答曰是也讀大射禮自明禮大射上耦出次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是升則必揖揖則必讓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降與升射者交于階前相揖是下時必揖揖則必讓也衆耦射畢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

者進北面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是飲時亦揖讓也揖讓二字貫升下飲三節

問巧笑倩兮三句馬融謂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一二章其下一句逸也然則子夏此問在未刪時歟抑既刪後也答曰問當在未刪時孔子因子夏之疑恐後世不達以文爲可廢故刪之耳蓋刪詩之法歐陽公謂有篇刪其章者如唐棣爲常棣之首章孔子恐其以室遠廢思故刪其章有章刪其句者

深源問答

卷五

十三

如此章之刪素絢句是也有句刪其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以能字害義故刪其字總之逸不逸書義所不重  
問足則吾能徵之矣是終慨其無徵歟抑望其有徵也答曰此夫子自明其言禮之不可以已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以及小正坤乾夏時殷輅無不講明而切究之者因其無徵益不可聽其淪亡今日言之將來或有徵文考獻者卽可以吾言爲據互相發明是典章賴吾言以不墜也所以當日汲汲

以纂修自任者爲此故耳卽太史公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意也慨之望之皆是餘意

問或人問禘子以不知答之正義云此章言諱國之惡也時魯躋僖公亂昭穆說之則彰國惡故但言不知其說然歟答曰非也蓋魯非王而用郊禘非禮也孔子不言不必以其躋僖公而諱也

問祭神如神在孔安國謂百神所謂百神者何神也吾不與祭朱子謂有故不得與所謂有故者何故也答曰曲禮云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王制

梁源問答

卷五

十四

亦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鄭氏註曲禮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註王制則曰五祀司命中霤門行厲也又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康成謂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然則夫子無地之大夫也其祭如在謂祭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耳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者耳其祭神也謂祭三祀厲門行耳何云百神也至朱子所云有故當依包咸說或出或病焉耳

問寧媚於竈正義云竈者飲食之所由出雖處卑褻爲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媚竈之義如此歟答曰此義精切

問何晏注射不主皮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興舞也爲力不同科謂力役之事設上中下三科可與朱子參考否答曰只從朱註作一事看爲是唯復尙貫革復字當作專字耳如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保氏三

梁源問答

卷五

十五

曰五射鄭司農首稱白矢皆有貫革之射樂記謂武王散軍郊射而貫革射息不過極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之意非謂從此不行主皮之射也特成康盛時文射並行不專尙貫革耳  
問告朔之禮朱子註常以季冬云云本諸何經答曰此本周禮春官太史職頒告朔於邦國註鄭康成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曰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朱子融會先後二鄭而爲此註也凡所言告朔

視朔聽朔名雖異實一禮也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天子行此禮于明堂諸侯行之于太廟也正義云天子以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廟是聽朔之牲異也春秋僖公五年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告朔者諸侯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也聽朔者審視其前後積案也視朔者察視此月之政也又於告朔之日以禮祭於宗廟春秋謂之朝廟

漢源問答

卷五

六

周禮司尊彝謂之朝享其於歲首行之謂之朝正襄公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云釋不朝政於廟也朝享又謂之月祭祭法王立七廟二祧享嘗其餘五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除顯考祖考享嘗外其餘三廟皆月祭之享嘗是四時之祭月祭卽此告朔日朝享之禮也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必於月朔舉此禮者杜預春秋釋例云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

下以盡智力之周總成敗以効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幾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商於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於左右政之秕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聽大政考

漢源問答

卷五

七

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事事敬而禮成以故告特羊然則告朔視朔聽朔以及朝正朝廟朝享月祭皆同此一日之事所言異耳杜征南此篇發明告朔之義精深博大而學者或未及讀故詳記於此問哀公問社於宰我此社與中庸郊社之社同否答曰不同中庸之社註云祭地乃周禮所云夏至祭

地於方澤是也唯天子得祭之此社是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之社以勾龍氏配之者也蓋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者生民托命之根亦人君守國之本也社雖與郊並然天生必賴地成社雖與稷同然百穀亦必麗土故凡祭不可干而社則通乎上下如王有大社王社諸侯有侯社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是也凡祭不可數而社則舉於四時如春則擇元日命民社秋則以社以方冬則大割祠於公社是也哀公之所以問者公時臺

梁源問答

卷五

六

社災遇災而懼也必問於宰我者以宰我素聞五帝之德鬼神之名也此皆問社要義

問三歸包氏謂娶三姓女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管仲娶三姓女爲不儉朱子不從古註謂爲臺名何所本歟答曰朱子本劉向說苑但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另是一意耳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公羊傳何休註云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築臺於

郎以臨民之所漱浣而譏之築臺於薛以遠而譏之築臺於秦以臨國而譏之國君尙譏仲而築臺侈矣

問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當曰夏曰璉殷曰瑚朱子論語註乃曰夏曰瑚殷曰璉何也答曰此朱子仍包氏註而誤也

問宰予晝寢邢昺疏謂晝日寢寐是卽坐而假寐之意歟答曰禮檀弓君子晝不居內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寢是內室

梁源問答

卷五

十九

問非爾所及也以子貢說無加於人無字太入性安境地故以此警之歟答曰此正夫子進子貢耳子貢明言我亦欲欲者願望而未得之詞夫子曰此詣正爾之所未及爾正當努力思及者也是順口引進語無批駁意亦不以無字太近自然故折之也至孔安國以非爾所及爲不能止人不加非義於己尤非節旨

問與之粟九百朱子不明指其數孔氏謂九百斗是九十石也然歟答曰然也古者大夫田八百畝士

無采田而公家給祿上士約得四百畝所出之穀  
中士約得二百畝所出之穀下士約得一百畝所  
出之穀古百畝今四十餘畝收穀約不過九十石  
大夫家宰想亦不能厚於下士也

問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註謂或日一至或月一  
至是一月中仁心偶一發現一日中仁心偶一發  
現否答曰若然則曾閔以下諸賢反不如庸人也  
夫平旦之氣乍見之心庸人尙時時發見豈大賢  
反全是私心一月偶至一日偶至者乎所謂月一

濼源問答

卷五

辛

至者自初一至三十俱是仁心不爲物欲所間至  
三十日後略有一念違仁卽是月至推之四十日  
七十八十日不違仁其後有間亦只算月至所謂  
日一至者如一日中十二時自子至亥全心在仁  
亥時後一有所間卽名日至推之十日二十日不  
違仁其中偶有間斷亦只算日至日月至是一月  
心全在仁一日心全在仁不可誤會而已矣言日  
後月後不能無一違也孔穎達云其餘至仁時或  
一日或一月而已矣亦講在仁一日在仁一月也

非一月中偶一至仁一日中偶一至仁也

問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所云以上以下中人在內否  
答曰中人不在內而夫子意中却專爲中人當勉  
學而言疏義最明人之才識有九等上上者聖人  
也上中上下中上此三等乃中人以上也下中下  
上中下皆中人以下也聖人愚人不可移者也中  
人以上才識優長可告以上智之所知也中人以  
下才識暗劣不可告以上智之所知也中人則第  
五等中中之人可上可下皆此中人若才性稍優

濼源問答

卷五

壬

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雖以授學  
之人當稱其才然尤重在中人之當勉爲上耳  
問能近取譬節是順承上文歟抑從上節進一層歟  
答曰從上節轉進一層說夫子以子貢博施濟衆  
求仁看得甚難故言夫人之爲仁一念施濟卽是  
仁不必定在博與衆也如乍見之心平旦之氣皆  
是仁心發見但恐不能取譬耳取譬者欲止一端  
由一端而推之萬端是擴充其立達之心也欲祇  
虛願由虛願而盡其實功是實行其立達之事也

如此強恕而行是爲仁之法也博與衆由此漸致矣故曰仁之方困勉錄云第二節要看他以兩人字換博衆字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而遽責以及人則猶之博猶之衆也故又有能近取譬一節可見從上節又逼入一層矣

問正義老彭殷賢大夫邢疏謂卽彭祖世本云姓錢名鏗朱子亦從正義又鄭康成王輔嗣俱云老彭老耄彭是彭祖是兩人矣有可從否答曰從正義問自行束脩以上正義謂以上者自禮之薄以至厚

濼源問答

卷五

五

則玉帛然歎答曰玩朱註故苟以禮來句自得正解束脩弟子見先生之正禮也苟誠也正詮自行二字謂潔已虔心自將此禮而來也以上二字謂竭吾徒而來請只作登堂看若謂以上自薄至厚有語病非夫子意

問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古註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陳臥子文宗其說是否答曰非是此節作字只當行字看謂自逞聰明厭棄聞見不究其理而妄行如陸子靜王陽明等從一貫入致良

知自立主宰一種說話夫子時雖未有此等名目想已有此種學術所以夫子現身說法欲天下歸於致知格物窮理盡性而不至流於空虛放蕩明心見性也此節困勉錄解最明須潛玩

問三以天下讓古註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是主讓周說看朱子註泰伯知之乃與仲雍逃之荆蠻等語亦似主讓周說可爲定解否答曰古來如此說然總以讓商爲是朱註前半用史記舊文觀後半以泰

濼源問答

卷五

五

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云云及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則讓商明矣且與文之以服事殷同稱至德伯之讓商又何疑焉陸清獻三魚堂集有泰伯三讓論熟讀其解自定○儀禮三遜謂之終遜朱子或問亦云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則集註固遜宜作終遜○邢叔明疏云太王疾泰伯適吳採藥太王沒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斷髮文身三讓也又程子不立一也逃之

二也文身三也分出三層實事另一說

問閔子云則吾必在汶上矣汶上卽今之縣名否答曰非也今之汶上縣春秋時之中都且當日若告以吾在何地是仍示使者以必來之所也惟汶水之名最多使之無可追尋故有雲深不知處之妙耳蓋水自泰山郡發源皆名汶有大汶壑汶小汶柴汶牟汶瀛汶北汶石汶浯汶諸名雖閔子時未知已有此名與否然汶名之多可知大汶有二源一發源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源於泰山北之

濼源問答

卷五

三五

仙臺嶺同至故城鎮二水合流謂之大汶卽壑汶也小汶自新泰縣龍堂山南麓發源經徠山故柴城北故世又謂之柴汶至古靜封口合於大汶牟汶亦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寨子村海眼泉發源一自萊蕪縣古牟城東響泉灣發源同至盤龍莊二水合流至瀘馬河合於瀛汶瀛汶亦有二一自萊蕪縣南宮山之陰石漏河發源至瀘馬河會牟汶一自萊蕪縣東北大小龍潭發源南流嘶馬河會牟汶並南與瀛汶合爲一流入泰安縣合於大

汶北汶者本於泮水發源於泰山西之桃花峪又有石汶水入之至無鹽山合於大汶至大汶口與小汶口合由坎河經濼至利津入海自永樂中於坎河築戴村埧汶水始西流經今之汶上縣出南旺矣縣名始於後世閔子時無之

問便言惟謹爾註中但字是轉語否答曰不是轉語文氣一直下謂當禮法之所在政事之所出不敢疎略不憚煩言如此便便而不稍放耳便便處卽是謹處莫錯會註中但字若說便便易於放縱

濼源問答

卷五

三五

故於盡言中別加謹慎是兩截矣非題意問君召使擯節言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交擯者兩君相見之禮而江慎修反疑待聘卿而僭用隣君來朝之禮此說何也答曰此記隣君朝魯也君召使擯卽召使爲相蓋擯賓時曰擯贊君時曰相有擯自擯而相自相者有相卽令擯兼爲之者考上相以卿爲之則當使上擯而此時魯君以孔子知禮故以承擯而命攝上相首節是夫子初聞君命敬之見於足與色如此鄰君來朝君必親出

郊勞而君未郊勞之先使大夫勞於入境之始積致

使卿勞於遠郊勞致周禮司儀所謂再勞是也此再勞皆

用旅賓至近郊然後君出郊勞賓在郊舍接見主

國之君行交擯禮司儀所謂主君郊勞交擯三辭

車逆拜辱是也車逆者賓以主君親至乘車出舍

舍主君車至舍門外行交擯禮也乃反客為主之意嗣後賓至國及大門又

行交擯禮司儀所云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

答拜是也是鄉黨揖所與立節實兼兩次交擯而

言一是君出郊勞與賓見於郊舍行交擯禮問故

灤源問答

卷五

三

請辭是也一是至大門君出門接賓又行交擯禮

是也嗣是君車迎賓賓車進兩君俱在大門外下

車相揖步行入大門主東賓西曲過東入闈門廟朝東西相隔

處之曲向北入廟門相者贊禮每門每曲揖司儀

所謂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是也嗣後至廟門唯

上相入上擯上介皆入蓋召使擯時夫子早奉君命以紹

擯攝行相事故隨君入廟贊禮也曲禮所云主人

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在此時矣主人入廟門後

塾之背轉身向北對階行賓入門後向西階行嗣後每

曲揖當碑揖及階揖升堂揖司儀所謂賓三揖三

讓登是也此後相不升堂退立庭中禮以進退更

復進退而復趨進至西階告賓行將幣禮又趨進至東

階告君行將幣禮聘禮所云公升二等賓升西楹

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

鄉黨所記趨進正在此時蓋前此入廟隨主君之

後無可趨之時也嗣是公當楯再拜賓三退負序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其中有享有言禮畢出廟門

主君出送司儀所謂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

灤源問答

卷五

三

三還三辭告避是也按所謂車送者謂賓出門主

君亦帶車而送實未登車也三請三進者主請賓

登車而賓敬主人未肯登也所謂三進者主賓皆

往前步行空車亦隨進以俟登車也三還三辭者

賓迴身辭主人之遠送是尚未登車也至告避則

登車而驅行矣論語必復命曰賓不顧正在此時

據司儀及出二字未明言所出何門看文氣似出

廟門也據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公問君則送至

大門外矣或隣君敵體在廟門外上車聘卿職早

不敢僭越必至大門外上車故君子送時問君問

卿大夫未嗣是賓就館致饗餼主君就館致謝明



日賓拜於朝拜饗與餼司儀又云諸侯諸伯諸子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雖擯介數殊圭璧禮異而行禮節次皆同皆用交擯也。此節蔡虛齋蒙引專主國君來朝定解不易蓋兩君相見用交擯若隣卿來聘僅用旅擯且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凡諸公相爲賓稱賓又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稱客而不稱賓尤可見賓不顧之賓爲隣君也乃邢疏載使卿大夫相聘一條謂其介爲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待其君

濼源問答

卷五

五

但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至末擯間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邢疏所述乃是旅擯旅讀爲臚乃臚陳諸擯只虛列班位而無所事所有致詞唯上擯一人而已乃或因儀禮聘禮中有賓不顧句遂疑此節爲隣卿來聘誤矣蓋聘記不顧是記賓之行事此是夫子告君之詞本自不同聖人動容中禮推禮之意而爲之耳○困勉錄謂總註擯相相字未見着落按揖所與立節是爲擯之禮趨進二節是爲相之禮蓋廟

門唯上相得入則趨進非相而何朱子正照司儀禮節補足非無着落也

問鄉黨執圭朱註圭諸侯命圭旣曰命圭卽五瑞之桓信等歟答曰非也周官典瑞云瑑圭瑑璧琮琬皆二采一就以類聘謂圭瑑璧琮皆有瑑文者也玉人曰瑑圭瑑八寸瑑琮瑑八寸以類聘又曰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聘禮云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聘之用瑑圭明矣至於命圭非朝王輯瑞不敢輕出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封侯時

濼源問答

卷五

五

以爲鎮也又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入朝時以爲瑞也此不以聘鄰國而朱子於執圭註亦云命圭以其命爲諸侯故得用此瑑圭耳其實聘用瑑圭非命圭也

問割不正不食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與朱註異尙有可採歟答曰此疏據禮甚確可以輔翼朱子又如昏禮則特豚鄉飲則其牲狗也所割之牲亦各有正

問席不正不坐所謂正者如禮云請席何向專以方向言歟答曰正字所該甚廣古時最重是席故奉如橋衡及庭布席自幼謹之客至則請入爲席臨時整設弗敢忽也蓋席有以方向爲正者如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是也有以人爲正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是也有以年爲正者如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謂常席四人賓席一人也有以爵爲正者如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曲禮云

濼源問答

卷五

三

客徹重席是以席多寡分尊卑也又有降尊就卑以爲正者如郊特牲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燕禮大夫之席不重大夫繼賓賓席不重故大夫亦不重也又有因事爲正者如司几筵祭祀必筦席胙席及延國賓則加纁席甸役則設熊席是也又有以遠近爲正者如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又如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是也又有以廣狹爲正者如公食記云蒲筵長加筵席等蓋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

不過九尺考工記所謂度九尺之筵是也又有以文質爲正者如司几筵有粉純緇布純禮器有越席玉藻有蒹席是也又有以地爲正者如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若不合於度皆爲不正聖人所慎也至於卽席之容毋怍登席之謹由前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此又坐之合禮聖人固動容而中者矣

濼源問答

卷五

三

問不踐闕闕爾雅謂之扶康成注爲門限其不踐之故孔穎達謂一則自高一則不淨並爲不敬今人解朱子行履闕則不恪專說是舉趾高心不固之意是只講自高一面也亦當兼說不淨爲是歟答曰兼說爲是

問黃衣狐裘舊說主蜡祭之服然歟答曰此誤讀郊特牲之文而云然耳郊特牲自天子大蜡八至義之盡也言蜡已畢自黃衣黃冠而祭至草服也另說臘祭月令所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是也鄉黨黃衣正符臘祭若蜡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非黃衣也以其同在夏正之十月故相混耳實非一事也

樂源問答卷六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論語所謂大臣者大臣以位言歟答曰不以位之大小也莘野渭濱大臣也委吏乘田亦大臣也若以位言則由求為季氏家臣其非大臣明矣何庸辨乎

問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有言為諸侯之相者有言赤自為諸侯者何說為長答曰此節誤解始于艾千子評季本文謂宗廟會同時相天子者非諸侯

樂源問答

卷六

而何是赤自為諸侯也閻百詩四書釋地辨之最詳學者當宗之季本文云宗廟會同天子之事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閻云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擴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為

樂源問答卷五 終

卷五

三

上相鄭註相詔王禮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于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畜夫爲之見覲禮又與諸侯曷與乎想季本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蕭雖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邢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小相者謙不敢爲上

漢源問答

卷六

二

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至祭祀之小相文公二年左傳云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證據皆盡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之艾南英從而和之耶又曰端章甫卽束帶立朝願爲小相卽可使與賓客言赤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想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相者

贊此諸侯之事非己爲諸侯也當春秋時禮不如古故僖二十八年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註傅相也以用平王享晉侯仇之禮享晉侯蓋其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云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必然可知觀此則非諸侯而何句指諸侯之敬祖尊王而赤之爲邦乃相此諸侯明矣。又上文宗廟之事如會同時文錯會如字謂

漢源問答

卷六

三

會同之事卽在宗廟之中此尤大謬明願麟士亦有二句串說之解考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衆頌曰同註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衆也十二年王當巡守若有故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陳用之禮書亦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于廟朝會同之禮行于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與政

於宗廟無涉又會同之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句與大宗伯時見殷見俱是會同的註○又此章蔡虛齋蒙引解三子為邦多錯誤唯有一條云集註謂三子皆欲得國家而治之者非謂其欲為諸侯也蓋所謂由也為之只是得國之柄如管仲為政于齊子產聽政于鄭之類不然是游心千里之外矣其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謂其得以周旋夫宗廟會同之間以羽翼其事卽是子路冉求為國之意亦非小小

樂源問答

卷六

四

事任也甚明曉特為標出

問子路事亂邦以致死夫子於正名之論斥為野哉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言外有不足於子路與答曰子路之仕衛夫子不以為非也及其遇難子哭之慟比于顏淵無一語惜其不合于義豈末儒所敢議乎而非通籌衛之全局亦無由知子路之仕為合義蓋輒之立也不特國人助之卽士大夫亦原之公羊傳云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

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嘗揣衛人之惡蒯瞶有數端蒯瞶以欲殺南子故得罪於父而出奔衛人未必不諒之而趙鞅衛之讐也靈公怨晉與齊魯共謀背晉致有趙鞅朝歌之師乃蒯瞶奔宋之後反依趙鞅惡之一也未幾靈公與齊魯共伐晉而靈公卒趙鞅借納世子為名帥師入戚報怨之師蒯瞶啓之惡之又一也先是鄭人救朝歌擊趙鞅蒯瞶奮戈救之致鄭師敗于鐵惡之又一也讐晉故惡蒯瞶惡蒯瞶

樂源問答

卷六

五

故助輒考夫子正名之論在魯哀公之十年前此哀二年四月衛靈公卒六月趙鞅納蒯瞶斯時南子之勢正熾蒯瞶固不能入公子郢又不肯立輒若退避使南子更立其私愛以與晉戰內勝則殺父外勝則殺祖母輒將何以自處惟因國人之歸心而卽位使南子與趙鞅皆不得逞其宿忿名雖不正君子無尤焉迨魯哀公之十年計輒君衛已九年是時南子亦當老且死矣卽不死而輒居位日久自不慮南子變生肘腋使子路能信夫子之

言由孔氏以達于輒洗心悔罪涕泣郊迎以位讓  
蒯瞶而已爲世子豈非人倫之正此夫子於子路  
之問爲政則欲其正名於子貢之問伯夷叔齊則  
明其無怨同一時也亦同一意也皆教輒以讓且  
逃也是輒之初立實有不得已之勢故夫子亦諒  
其隱迨居位日久則顯然忘親之輩故夫子必正  
其名不然以輒爲不當立也者則衛孝公致粟六  
萬孔子受之謂之公養之仕而不傷廉子路子羔  
皆仕衛夫子無一言非之而冉有子貢皆賢人也

漢源問答

卷六

六

論以子拒父之事寧尙未之知而必待折衷於夫  
子哉

問南容名适一名緇又名說何歟答曰史記南容括  
字子容家語南宮緇一作緇字子容俱不言是孟僖  
子之子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  
截然兩人自鄭註檀弓以緇卽孟僖子之子南宮  
闕於是合二人爲一人而司馬貞史記索隱遂附  
和之顏師古註漢書以南容緇卽南容以南宮适  
爲南宮敬叔亦屬舛誤其實魯南宮氏字子容名

适見論語一曰括見史記一曰緇又作韜見家語此孔子  
以其兄之子妻之之人也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  
弟名說一名闕以其居南宮又稱南宮敬叔此奉  
父命從學於夫子而同適周也是兩人非一人近  
世閩百詩馬宛斯朱竹垞皆主是說

問帝王世紀言寒浞因羿之室生豷及豷豷多力能  
陸地行舟此論語豷豷舟之証乃王深寧引說文  
豷豷也虞書無若丹朱豷豷有罔水行舟之語豷  
舟卽謂丹朱然否答曰何義門謂論語豷豷舟之

漢源問答

卷六

七

下云俱不得其死則非丹朱可知愚按楚辭注澆  
強梁多力潛夫論澆才力益衆驟其武勇皆不言  
陸地行舟之事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  
鄩大戰于維覆其舟滅之盪舟或指覆舟事與澆卽  
豷豷也○滅相者浞也非羿也集註謂羿滅夏后相推  
本言之也

問夫子不答之故或云天道不可知惡者未必得禍  
善者未必得福所以夫子存而不論或云福善禍  
淫理之自然無復可贊一詞語類載一條謂君子

之心亦爲其所當爲而不計其效是三說者何取焉答曰第一說本史遷伯夷傳議論其說至淺第二說亦穿鑿語類所載已得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旨矣然尚非註中意惟雙峰饒氏說最爲親切蓋適之言近于激濁揚清一邊若從而歎賞之以羿寡待人以禹稷自處非定哀多微辭之意矣其流弊勢必如東漢之黨禍此夫子所深懼而適默會其意也然竟置而不言學者誤以爲善惡不可分明將流爲蘇氏之模稜是又夫子所深懼也故

濼源問答

卷六

八

俟其出而贊之聖人一語一默無非至教問請討陳恒章圈外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竊疑此事夫子如何能行又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豈聖人全不計及勝負乎答曰胡氏之說朱子亦謂只是論其理陸三魚曰在魯當日卽當行先發後聞之事在夫子只有先發後聞之理總是人人得而討之之意又朱子曰聖人舉事也不是只理會義理都不問利害也須是可行方得但却不專主此也此真善讀程子之言蓋左氏亦非全

不是但其言狹隘不似聖人氣象

問微生高王伯厚引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卽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所謂信若尾生然否答曰蘇代謂燕昭王曰尾生高不過不欺人耳在漢書前又高誘注淮南子亦云尾生魯人蓋微尾音相通猶申包胥卽莽冒勃蘇曹劼卽曹沫屠蒯卽杜簣尹公之他卽尹公佗庾公之斯卽庾公差也

濼源問答

卷六

九

問作者七人集註不詳其人有他說可參否答曰包咸註七人卽長沮桀溺荷篠石門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王弼云七人卽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沮溺辟地者柳下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辟言者然皆支離不如集註之通脫

問子桑原壤同是放達之流夫子一可之一賊之何故答曰此顧涇陽說最好蓋子桑離塵絕俗一意孤行方諸汶汶者流相去甚遠特不可治天下國家耳聖人安得而過疵之至如原壤母死而歌滅

理傷教不可訓也故借其夷俟一節深致外之意焉其曰幼而不遜長而無述亦寬之使其可受庶幾一旦悔悟非但曰親者無失為親故者無失為故也聖人於予奪之際輕重一毫不爽而用意忠厚又如此

問戴記言魯地七百里論語集註顓臾在七百里之中則孟子百里之說非歟答曰孟子所言百里就土田之實出賦而言若兼山川附庸則七百里亦非無因也朱子語類某嘗疑如此間龍溪漳浦縣

洪源問答

卷六

十

地如何便做得侯國如何又容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于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云云愚按孝經邢叔明疏王制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至周公時增地益廣加賜諸侯之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邢說雖未見所本然亦可知魯地之非百里矣竊思塗山之會萬國萬國附庸為多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方十五里呂覽云王者封建彌近彌大

彌遠彌小故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諸書推之封建之故約略可通者如此○丁愷曾曰嘗疑宋魯大國而地不及楚楚子爵地止五十里何以江淮以南皆其地也後讀史記高祖功臣年表云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戶小侯自倍云云乃知漢之封建以戶口計而田土隨戶口而移其流民所棄之荒田在境內者亦隨之故

洪源問答

卷六

十一

流民回籍以後田土漸闢戶口日加因知周之封建以田土計而戶口隨田土而移其荒田之未闢闢在境內者亦隨之故年久滋生以後戶口漸繁田賦日多也宋魯衛滕諸國地居中土開闢已久當武王分封之時人民衆盛田土廣饒聲明文物甲于天下故以之封元功錫親賢然無可充拓故數世以後仍等初封惟齊鄰東萊九夷之地得稍展拓至海而止而楚地居南方荒服人民少而草萊多百濮羣舒未奉王化故其賦民之田不過五



十里武王伐紂楚無功焉遠于荒夷予以子爵聊以恤文王之故人存厚道而已詎知數傳而後有可啟之荒土有可滅之淮夷遍揚州之域皆楚封疆之所及哉深思列國大小之故因更知文圃七十里亦以地近西陲荒原最多以其地爲遊覽之區耳

問見善如不及節是沮溺丈人之流抑激濁揚清之輩歟答曰皆不是是反躬已實而力量未滿耳吾見其人見天下不能盡如若人吾聞其語見天下

濼源問答

卷六

十三

不能盡如斯語○蔚州魏環極先生有四種人說天下有四種人皆夫子所歎未見嘗思好仁惡不仁一種人好非所好惡非所惡無論耳抑或好之惡之勿篤也故未見也顏之不違曾之任重好惡亦云篤矣猶未盡其分耶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種人求非所求達非所達無論耳抑或求之達之勿裕也故未見也開之未信雍之居敬求達亦云裕矣猶有限於時命耶見過內自訟一種人見過難內自訟尤難顏之不貳由之喜聞不亦庶幾乎

何云未見耶好德如好色一種人好德難如好色尤難子夏之易色南宮之尚德不亦庶幾乎何云未見耶一時及門之士彬彬如此列國名賢相周旋者更不乏人然皆以爲未見予嘗撫心自問有一敢令夫子見者哉學者不必侈談高遠但求爲夫子所欲見之人足矣陸清獻公曰讀先生前所論可以懼讀後所論可以奮

問不曰堅乎不曰白乎是從不善不入之言而轉一語否答曰少時聞吾師陸蘭皋先生言然有是言

濼源問答

卷六

十三

也是君子守身之常法不曰以下見道理之外又有一種道理常法之外又有一種通變達權之法也近閱王已山四書滙參載凌仲遠說曰此四語正是申明不善不入之旨不入二字須看得深細不磷不淄方是不入非受磨受涅便已入于不善也狄梁公之于武后謝安石之于桓溫已具此種作用矣須知此言不是自翻自案所認猛虎項下金鈴惟繫得者解得也兩不曰只是承上直下耳若時解云有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聖人無此

游移鶻突語看朱註不入謂不入其黨入字原不  
是往字惟往而不受其汗損乃爲真不入也子路  
恐往卽易入夫子以往而自能不入正是申明前  
說此解甚精可補吾師所未及

問周有八士朱註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訖  
無定解敢請其說答曰史記周有天下命南宮括  
史佚展九鼎寶玉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伯  
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發鉅  
橋之粟史記作南宮括世俘解辛亥薦俘殷王鼎又曰凡

樂源問答

卷六

十四

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汲冢紀年武王十五年  
冬遷九鼎于洛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  
固允讓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則南宮括卽  
伯括南宮忽卽仲忽百達卽伯達也漢書古今人  
表亦列八士名于邢侯鬼侯之後成叔武霍叔處  
之前又宣和博古圖武王時有南宮仲據此則八  
士當在武王時而鄭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  
融又以爲宣王時人不知何所本也

問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一節尹師魯云日新而不失

似題正解朱子何以置圈外答曰此節朱子謂知  
與無忘是檢校之意乃自己畱心檢點所未知所  
未行皆己所亡也灼然于己所未有不肯冒爲己  
有也知是覺察不可以題上知字單指爲讀書稽  
古之知也所已知所已行皆己所能也醒然于己  
所已能不可任其或有或無也無忘亦是區別不  
爽意不可以題上能字單認爲孝弟力行日用常  
行之行也知所亡則愧其亡而發憤求進矣無忘  
所能則所能知者漸求其廣所能行者益底于純

樂源問答

卷六

十五

不至過而不留矣大概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意但誨子路專在知此却兼知行言之耳尹氏  
註落下一層故置圈外

問大全載朱子格物之說不同林恪所記則云致知  
格物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又有一  
條則云物格而知便致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  
曰看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其說孰優答曰林  
說是也朱子云六欲字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  
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

字差慢在字繁又答江德功云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此皆與林氏所記相發明大抵格物致知與下學上達一樣不是下學外有上達亦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是下學方能上達也○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工夫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濂源問答

卷六

七

問朱子章句楚書楚語蓋指王孫圉對趙簡子書而鄭康成舊注云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謂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則兼引楚語王孫圉事新序昭奚恤事其說何如答曰此蓋一事而傳聞各異耳如三仕三已論語以爲令尹子文史記以爲孫叔敖射石飲羽史記以爲李廣韓詩外傳以爲熊渠此類子史中頗多况昭奚恤非昭王時臣而觀射父與昭奚恤亦不同時且就新序中所載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司馬子反皆在昭奚恤之前而

謂與之同列其謬尤甚則不如國語之無罅隙矣章句是也

問竇東皋先生講大學尊崇古本而以章句爲非古本果可兼從歟答曰古本大學自所謂誠其意以下至此謂知本以上文氣不貫鄭註簡略孔疏亦粗淺且一一歸之釋誠意而置明德新民至善於不論似大學一書只有誠意一綱領矣今就考定今文讀之康誥曰章四明字一皆字必歸之釋明德盤銘章五新字一是故字必歸之釋新民乃有

濂源問答

卷六

七

所附麗至邦畿章十止字一至善字不歸之釋止至善則全無着落誠意只言不詐僞亦屬鹵莽是朱子之分爲三綱領卓然有見經文修身爲本實與大畏民志對針身修而民不敢逞其誕妄若如鄭孔之說使細民必誠其意古之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後下令如流水之源今責之愚夫愚婦有此大學乎致知格物有傳無傳所不能知但經文明有欲誠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兩層若必抹煞致知格物方是大學本來面目則夫子不

應言好古敏求顏子不應言博文孟子不應言博學詳說矣茲將古本大學錄後俾學者觀之乃知大學實有錯簡鄭孔之說實有未盡朱子精心探討實能使聖言脉絡分明為開來繼往之功臣也

○古本大學以上古本今本同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孔疏慷慨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鄭註此心廣體胖之詩也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

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鄭註皆自明明德也孔疏明明德必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于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濼源問答 卷六 五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鄭註此言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孔疏文王見此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鄭註大光明之人則恭敬之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鄭註大畏其心志使誠其意不敢訟孔疏惟此謂知本鄭註本謂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此謂知本誠其意也

○所謂脩身以下至末古本今本同不重錄

問表章學庸始於何人答曰宋以前未有知大學為曾子書者溫公始為廣義專行于世然朱文公章

句於經一章云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蓋者疑詞傳十章則明言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經義考備載前明陸李陳樊諸儒之說皆若有不滿者殆未深玩章句耳或謂當世既尊大學卽不當更有疑曾子者此說爲是若中庸單行亦不自二程子始也劉宋散騎常侍戴仲若撰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五卷俱在前問中庸尖諸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同一侯也何以有正與鵠之分答曰畫布曰正名曰采侯賓

漢源問答

卷六

三

射之侯也棲皮曰鵠名曰皮侯大射之侯也采侯者五采之侯賓射天子九十步侯朱白蒼黃元五正者還畫此五色雲氣于其側也諸侯七十步侯朱白蒼三正者還畫此三色雲氣于其側也卿大夫五十步侯朱綠二正者還畫此二色雲氣于其側也先用丹采其地乃于其上畫雲氣朱子曰采侯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其侯而居一中二尺中畫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而亦畫其側爲五采雲氣三正之侯則去

元黃二正之侯則去青白直以朱綠也又毛詩疏齊魯之間各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故取名焉皮侯者大射之禮王則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射熊侯參侯豸侯卿大夫則射麋侯朱子曰梓人職有皮侯其曰張侯而棲鵠者天子大射三侯用熊虎豹皮飾侯之側而畫以五采雲氣號曰皮侯又各以其皮爲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此正與鵠之分也至于梓人有所謂獸侯者則又是燕射之侯如儀禮鄉射記云天子

漢源問答

卷六

三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又將熊麋虎豹鹿豕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也中庸言正鵠亦可類推然其實三項各自不同不可混也問特牲饋食禮所載旅酬時有兄弟弟子舉觶于長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至賓弟子亦舉觶于其長乃無算爵中事而朱子註中庸統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而衆相酬何也答曰所謂酬者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

復飲賓曰酬古天子祭祀不可見祇據儀禮特牲饋食禮以推之耳試卽旅酬先後節次詳言之特牲饋食禮所載迎尸正祭之後主人之初獻也則有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之事主婦之亞獻也則有尸酢主婦主婦獻祝獻佐食之事以上二獻不在十一爵之內及賓之獻尸也是爲三獻禮成其時則主婦致爵于主人也主人酢主婦也主人致爵于主婦也主婦酢主人也尸舉奠爵酢賓長也賓獻祝也賓獻佐食也賓致爵于主人也賓致爵于主婦也賓獻主人也自賓獻尸至此所謂十有一爵也于是主人乃獻賓及衆賓遂于堂下設奠酬賓西階賓奠觶不舉又于阼階獻長兄弟衆兄長又獻內賓宗婦于房中然後長兄弟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嗣子飲奠酌獻自是之後兄弟子于阼階舉觶獻長兄弟而旅酬之禮行矣長兄弟酬賓之後賓取主人所酬之觶酬長兄弟于阼階也長兄弟酬衆賓于西階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酬賓也此之謂

濼源問答

卷六

三

旅酬乃兄弟之弟子舉觶于長兄弟長兄弟舉以酬賓中庸所謂下爲上也楚茨所謂獻酬交錯禮儀卒度是也蓋賓所酬長兄弟之觶卽前主人酬賓之觶之奠而未舉者非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也迨旅酬既畢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于階前中庭舉觶于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辯則所謂無算爵也由是佐食獻散于尸祝告利成而祀事畢矣然則賓弟子舉觶于賓長賓長卽以此酬長兄弟乃無算爵內事非旅酬時事也而朱子乃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何以將無算爵亦數在旅酬內一則仍康成舊註一則無算爵卽旅酬以後之事下爲上之事必兼無算爵而後備也考儀禮鄉飲酒禮鄭註云凡旅酬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禮記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知其能弟長而無遺孔穎達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夫主人酬介介酬衆賓乃旅酬

濼源問答

卷六

三

事少長以齒終于沃洗乃無算爵事蓋解旅酬之禮欲見賓主人之黨無不與因連而及之是不兼無算爵猶未足見弟長無遺無不周徧也凡經中無算爵與旅酬對則各爲一事若專言旅酬則自足以該無算爵解經者須劃清節次又宜補明不漏方見典文該洽

問一醉一酬朱子謂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何也

答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飲一杯也賓酢主人主人既飲一杯矣又自飲一杯謂之導飲而後復酌而

樂源問答

卷六

五

致之賓曰酬非主人飲二杯而何主人酬賓之觶賓奠而不舉以待後之酬主人用之則此時賓奠觶不飲也非賓祇飲一杯而何

問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此下爲上也然所謂逮賤者賤者僅以實觶爲有事而自不飲乎抑先自飲而後更酌以進諸長者乎答曰據蔡虛齋蒙引謂非是各勸其上飲也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往勸他人也若此則賤者不飲也然朱子謂主人自飲而復飲賓

曰酬東陽許氏謂弟子先自飲以進之長兄弟長兄弟亦奠而未飲存疑謂弟子既導飲一杯長兄弟却亦不飲乃奠之以俟旅酬前此獻賓亦然此爲不可曉據此則弟子先飲以進長兄弟兄弟反不飲也看來弟子導飲必先自飲以進于長上其長亦必自飲而弟子復酌以酬賓存疑長兄弟却亦不飲句亦臆說觀祭統云夫祭有昇輝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又曰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雖指餼說然恐逮賤既屬弟子導

樂源問答

卷六

五

飲未必不自飲而更酌以奉上况古人弟子皆被父兄之教若賓之弟子又從澤宮選擇而來不若今之少年貪飲酗酒行禮未畢先已沉湎也

問祭時所稱賓何人也答曰達孝章武周所制天子之禮則助祭者諸侯大夫也來雍曰相維辟公曰相予肆祀載見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振鷺則二王之後烈文則諸侯來助祭至特牲饋食乃士禮然先期亦必擇賓詩所謂載謀載維是也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賓弟子者又衆賓中

之幼少者也主人主祭者也長兄弟主人同姓之黨最尊者也兄弟之子又兄弟中之幼少者也所謂下也賤也對長賓長兄弟而言也

問鄉飲酒禮旅酬在阼階上如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立飲賓實觶東面而授主人主人受觶主人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皆在阼階上西階上階上卽堂上也乃先生解旅酬云在堂下何也答曰特牲饋食禮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所云阼階東西階前是在堂下矣賈公彥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事至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所酌之尊既不同於上尊旅酬之地亦不同於獻也蓋西階前者南于階正當賓位之東鄉飲酬賓在階上而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階下也敖繼公曰酬于下者宜近賓位便其奠之是也飲射主于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于事尸則賓在堂下中庸言旅酬斷在堂下準饋食士禮而

上推之當如此不可泥鄉飲而疑此也

問先生言尸不與於旅酬而禮器明言周旅酬六尸此何說也鄭康成言后稷之尸發爵不旅明所以用六尸而不及七尸之故且曰蓋以時祫何必大祫又以明時祫大祫皆旅酬六尸而從不言尸之不旅酬也答曰周旅酬六尸句孔穎達亦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廟中次序以酬大祫多主惟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據此似尸亦酬矣然宗廟之禮尊者主于敬親者主于愛以敬爲主

樂源問答

卷六

三

故酌尸而不敢酬况于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舉旅行酬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爲主故尸加爵而爵止亦欲與于祭者之無不醉也况祭主乎是則饋食禮但有獻尸實無尸亦旅酬之事禮器所云旅酬六尸是繹而賓尸之事非正祭時也故曾子亦曰周禮其猶釀與考有司徹乃大夫既祭賓尸于堂之禮自二人舉觶之後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此賓



尸時之旅酬飲于西階上私人飲于下以非正祭之森嚴專爲樂尸而設所以旅酬于堂上也若正祭時尸不與旅酬而旅酬俱在堂下也又曰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賓及兄弟交錯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旅酬中有舉爵于尸是亦與于旅酬也然尸得與堂上之旅酬不得與堂下之無算爵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爲酬不交不錯是爲正酬直行至無算爵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

澳源問答

卷六

无

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唯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于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然則詩獻酬交錯亦包無算爵言之也

問達孝章所言天子之禮也先生所述特牲饋食禮可以取証乎答曰東陽許氏嘗云天子諸侯之禮已亡雖間有散見于禮經內者今不可知其詳特牲饋食禮諸侯之士之祭禮也少牢饋食禮諸侯之大夫之祭禮也不過藉以上推天子之禮略見

其髣髴耳

問春秋二節舊說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大禘祭固知其非矣如以上節爲敬其所尊下節爲愛其所親看來確是如此而先生更不從其說何也答曰中庸達孝章春秋二節言祭始終之節最爲詳備春秋節言祭必先期修治如今之陳牲相類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卽此義也序昭穆節首六句正祭時事也旅酬將祭畢時也詩云獻酬交錯禮儀

澳源問答

卷六

无

卒度是也燕毛祭畢後事也異姓分胙而出獨留燕同姓于寢楚茨云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又云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是也蓋祭時在廟燕當在廟後之寢故云入奏也此祭畢之後也祭之次序如此或因春秋節有春秋二字貼時祭說則大禘何以見必不在春秋時也謂宗廟節有昭穆之文貼三年大禘說則禴祠烝嘗亦名時禘何嘗不合昭穆此舊說之不可從也或謂春秋節是上治祖禴

卽下文敬其所尊宗廟節是旁治昆弟下治子孫卽下文愛其所親亦是講家臆說總不若言祭祀前後始終之次序爲的此安溪李文貞公定解也問中庸郊社之禮註社祭地未明指方澤之祭講家疑祭地北郊皆註疏家因經中南郊補出實無明文且周禮大司樂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雖言方澤祭地而無社之名又洛誥用牲于郊牛二明謂南郊北郊用騂牲黝牲下又云社于新邑社與北郊分而言之明是二禮遂以社爲庫門內

濼源問答

卷六

三

左宗廟右社稷之社先生謂社各不同敢請析言其說答曰地與社分言之鑿然不同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七獻祭社則三獻祭地則衮衣祭社則絺冕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勾龍配此所云社乃左宗廟右社稷之社也若中庸郊社之禮此社的是方澤之祭周時子月祭于圜丘圜丘在南郊卽郊也亦曰太壇午月祭于方澤方澤在北郊卽社也亦曰太折考郊特牲于郊曰報本反始于社亦曰

報本反始又言社祭土而主陰氣又言社所以神地之道曾子問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禮運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又曰命降于社之謂穀地疏云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周書又言郊社不修然則社非祭地而何若夫庫門內之社乃是土神與稷之穀神相竝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也安可與郊竝論乎胡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朱子亦嘗是其說通考載朱子說謂某看來也是有方澤之祭則朱子亦主方澤祭地爲社矣蓋王者父天母地所以爲達孝若庫門內之社旱乾水溢可以變置豈孝子可以責母乎如鄭注言地元每兼社稷則可耳若數社而不數北郊舍大取小必不然矣

濼源問答

卷六

三

濼源問答卷六終

樂源問答卷七

嘉興府志

海鹽

問史記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趙氏題辭孟子  
生有淑質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則直以為受業於  
子思矣二說孰長答曰以孟子受業於子思據通  
鑑推之子思當得百有餘歲故前人皆疑子思逮  
事夫子未必至是尙存余讀孟子外書曰曼邱不  
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  
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

樂源問答

卷七

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以得聖  
人之傳也是孟子受業于子上也外書雖不及七  
篇之闕肆然在子長邠卿前其亦足為據矣  
問薄稅斂有三說王罕皆云斂指農野九一而助國  
中使自賦也稅指末園廛漆林之征凡絲枲疏材  
之稅也方棗如據漢書食貨志稅公田什一斂計  
口發財工商衡虞之人也稅以足食供郊祀宗廟  
百官祿入賦以足兵供車馬甲士充府庫賜予谷  
應泰則據周禮什一為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

上下出斂為斂以何說為長答曰稅是十一之稅

匠人九夫為井遂人十夫有溝皆是斂則園廛漆  
林載師之任地也工商衡虞閭師之任民也廛人  
則掌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于泉府也  
二者截然不紊王說是矣然觀下文深耕易耨則  
此節專指農民谷說據司稼詮斂字尤得真諦

問無以則王乎朱註已以通用先生又引荀子人之  
所已為人者何已也帝堯碑已章聖德又敦我已  
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為以已為以

樂源問答

卷七

之証既聞命矣而今之以有鉤挑者為無已之已  
無鉤挑者為辰已之已果如此分別否答曰此俗  
書也按辰已午未之已說文四月陽氣已出陰氣  
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為蛇象形詳里切篆文  
作巳又音以止也說文但有辰已之已別無終已  
之已毛晃增韻云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已  
也象陽氣既極回復之形故又為終已字顧野王  
玉篇辰已之已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旨切退也  
止也此也弃也畢也又訖也廣韻於巳字之下註

辰名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音似於巳字下音註

止也此也甚也訖也漢隸孔龢碑事巳即去作巳

鄒閣頌二月辛巳亦作巳二字並無分別是唐以

前無有以有鉤挑者為終巳字無鉤挑者為辰巳

字也巳實一字也惟戊己之己則固有別鉤連

上畫者為辰巳之巳不連上畫者為戊己之己說

文弓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

居擬切韻會對物而言曰彼己北海相景君銘尅

己治身孔宙碑兼禹湯之罪己皆作己又考革卦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巳日乃孚巳日乃革之朱子從王弼舊註謂即日

不孚巳日乃孚以巳為巳事過往之巳而顧寧人

引朱子發之說讀為戊己之己蓋天地之化過中

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十干

則戊己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

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

然後人革而信之古人有以己有變改之義者儀

禮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註內事用柔日必丁己

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

歷志亦謂理紀于己斂更于庚是也此解己日亦

精當

問孟子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丁萼亭云氓字

從亡民言逃亡而至吾國也許行章願受一廛而

為氓陳相願為聖人氓彼皆初至故曰氓也賈誼

過秦論陳涉氓隸之人韓非初見秦王書云而不

憂民氓言不憂民之逃亡也故此節當作柔遠人

解方與書旨合方不複市廛而不征節然歎答曰

如此解氓字亦本楊用修甚精當但于上文廛字

樂源問答

卷七

四

向未剖晰則雖指柔遠人解而義未了也蓋第二

節市廛而不征之廛是市宅此廛無夫里之布之

廛乃是左右各三區之廛有為農二畝半在邑者

亦有閒房安置鄰國遠來之人者亦有為手藝工

作之所者亦有為商賈堆積貨物者此節專為遠

人來此住居故無夫里之布也余向有辯載宵得

錄錦彙按宵得錄四卷論經史原委甚詳係先子

未第時館於金陀坊陳氏所輯後為無賴者竊

去家無副本先子時惋惜之

問家語本姓解微子卒其弟仲思名衍嗣微之後呂

覽亦以行與微子爲同母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衍卽微仲然則微仲乃微子之弟而先生以爲微子之第二子見于何書答曰觀檀弓子服伯子之言則衍是微子次子無疑故孔安國傳云微子旣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于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臚而立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弟也班書古今人表於微子下

濼源問答

卷七

五

注云紂兄于微仲下注云啓子甚明閻百詩四書釋地亦從其說

問孟子去齊章充虞以孟子有不豫色而以不怨尤爲問固以此時之不豫有異于不怨尤孟子答以彼一時此一時亦自居于不豫末節忽又曰我何爲不豫朱子以不豫爲憂世之志何爲不豫爲樂天之誠孟子大賢之言若自矛盾矣答曰朱註樂天之解起于蘇子蘇子賈誼論引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我何爲不豫以爲君子愛其身如此

不知此節是孟子作文用反筆以醒彼一時此一時之意言天若欲平治天下則必用我何至使我若今日之不豫哉惟不欲平治使齊王不予追以齊王之可與有爲如此此機一失道終不行所以此日之不豫有非平日不怨不尤所得概論者正是繳足不豫不是自明其豫

問方里而井方里者一面徑算與抑四面圍算與答曰就一面徑算與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皆就中徑算如畿方千

濼源問答

卷七

六

里王城居中南五百里北五百里東西亦然徑算千里也井之方里亦如是算

問若合符節朱子註符節以玉爲之然否答曰此朱子沿趙註而悞也地官掌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又小行人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經明言以竹且門關獨用符節者竹節上有字號非定不可僞爲康成以漢法比之謂如今宮中諸官詔

符漢文帝時有銅虎符竹使符竹使符者以竹簡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至於掌節守邦國者以玉節謂諸侯玉節與王同以命爲大小迥不同於符節也當改正

問以善服人人字蒙引存疑皆謂指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然歟答曰人字指諸侯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或疑子喪何以諸大夫奉君命往弔故解爲公行子有人子之喪謂其居親喪耳

濼源問答

卷七

七

義果然歟答曰非也儀禮喪服載父爲長子服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古人重此喪故諸大夫皆弔况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則公行子有子之喪同此例也何疑焉

問論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是稷事而兼及禹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書稱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是禹事而兼及稷解者以爲牽連之

誤然與答曰古人之文引用故實如日知錄所載因牽連而誤者頗多然論語孟子邾不誤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蓋禹作司空稷爲田正治水之役所當協力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其職坐視乎又虞書命官無司馬之職征苗則以司空爲之而詩經疏稷爲司馬可見古人兼官不得以經傳失載而疑之也問帝使其子九男事之趙臺卿注八庶然則丹朱亦

濼源問答

卷七

八

在事舜之列乎答曰非也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而與舜公也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又云次子季釐封于緡後爲桀所滅羅泌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朱又不肖出就丹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櫟函高唐唐杜皆堯後之國蓋九男事舜朱以嫡子故不與耳又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屬以九子

問象封有庠水經註在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郡東五

里後漢書註有鼻國名在營道縣北閭百詩謂即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去舜都蒲坂甚遠孟子云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豈有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更遠千里若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者固如是乎故百詩斷為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顧寧人亦疑之而謂上古諸侯之封萬國滅一國乃封一國其時中原之地無閒土可封故象之封

源問答

卷七

九

於遠亦聖人之不得已也是二說者將何從答曰顧說是也聖人以公天下為心固無薄待其弟之理亦豈有私厚其弟之事有道州之士則封之耳不計其遠近也而當日流俗之見以其置之三千餘里之外此或曰放焉之說所由起乎

問禹薦益於天是當日諸臣更無出益右者史記禹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舉益任之政闔潛邱謂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為皋陶子也不然他

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其說蓋本

于抱朴子然左傳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歎曰皋陶

庭堅不祀忽諸使益為皋陶子尚有泰在何云不

祀答曰皋陶一作庭堅見左傳一作大業見史記一作

夷堅見列子一作咎繇見張平子賦一作畢畢與皋

傳畢子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一

益也又唐李北海碑畢生相禹甘生相泰益一

作伯益見列子一作伯翳見國語一作恭見漢書百

作大費見史記又竹書夏啟二一作柏翳詩泰謠

柏翳者皋年費侯伯益出就國一作后益見呂氏

陶之子一作柏益見漢書古一作后益見呂氏

源問答

卷七

十

一作化益見世本一作隳斨水經注百靈將軍碑將

帝高陽之弟記載不同而二人之為父子則孔穎

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泰本紀

注及鄭康成高誘之說並同似無可疑至臧文仲

之言或如子文之歎鬼餒而若敖究未嘗無祀之

也又泰本紀以大業祖顓頊馬宛斯曰皋陶宜祖

少皞顓頊其母家爾

-3 519 35 872" data-label="Text">

問司城貞子朱註無明文但以爲宋大夫之賢者孔

子至陳主之而已趙註則以爲宋卿孔子主之爲

陳侯周臣疏據史記以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然歟答曰考史記家語夫子無臣陳之事只流寓耳貞子先仕宋後仕陳下五字乃上五字註腳沒而陳人諡之曰貞凡古書所載諡法皆追記之詞如左傳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周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此類甚多王罕皆以爲貞子初仕陳陳侯不能用其後爲宋司城卒于宋而諡貞者誤也

問北宮錡章卿祿四大夫而次國則三小國則二何

濼源問答

卷七

七

歟答曰優大夫也大國地三節所云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與天子畿方千里及方里而井俱以開方法算開方者先據一徑爲準由此以推方數也君十卿祿君祿已定于上交天子之制一節此三節須從存疑全重在制臣祿說君十卿祿言每一卿之祿得君十分之一言祿之重也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卿田三千二百畝大國三卿共食九千六百畝至于卿祿四大夫句重在制大夫祿也大夫每人食田八百畝凡大國次國小國皆五

大夫共食田四千畝其所以卿與君皆十大夫與士皆言倍而大夫與卿獨三倍二倍者次國卿田只二千四百畝祿已薄矣若再準大國四大夫之制是大夫只得田六百畝也小國卿田一千六百畝若四大夫是大夫只得田四百畝也祿太薄矣大夫政繁事劇家口衆多太薄不能支持故三大夫二大夫者大夫總得八百畝不再減也大夫不減大夫以下都不減矣蓋豐則可減少則不可減也大夫倍上士重在上士得祿準四百畝田所出

濼源問答

卷七

七

之穀也上士倍中士重在中士得祿準二百畝田所出之穀也中士倍下士重在下士得祿準一百畝田所出之穀也士無采地君收公田之穀頒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亦準一百畝所出之穀足以代耕與耕夫之百畝同耕夫耕助而食百畝之穀府史胥徒辦公而食百畝之穀其事均也卿祿句文氣似專重卿祿其實重在大夫之祿不可減耳

問史記言微子紂之庶兄也孟子以紂爲兄之子而



有微子啟王子比干則紂之叔父矣然與答曰微子豈直不是紂之叔父并不得謂紂之庶兄也呂氏春秋紂之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紂之父欲置啟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故立紂然則啟與紂乃同母兄弟所謂妾與妻乃一人耳何嫡庶之有想是姬錄當興故天不使微子承統則太史亦商家之妖孽與○呂覽紂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逸周書亦曰殷末孫受

濼源問答

卷七

三

德孔鼂註紂字受德鄭康成曰紂帝乙少子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馬融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蔡虛齋謂使湯武或孔子居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于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蓋本孟子貴戚之卿立論然殷末時勢與伊尹之于太甲霍光之于昌邑俱不同史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廢立之事有所難行益信國之存亡天也虛齋未熟揣時勢耳

問慎子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集註滑釐慎子名然墨子有禽滑釐乃墨子弟子慎子之師豈師弟同名與答曰慎子名到慎子言滑釐不識者謂孟子不可之說非獨我不識卽我師禽滑釐亦不識也蓋甚不解之辭○史記儒林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則滑釐固儒者也而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墨子曰公輸子意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

濼源問答

卷七

四

城上而待楚寇是滑釐蓋善用兵者故慎子特舉以對

問周官虎賁氏虎士八百人而孟子言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孔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孔疏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

有兩隻亦稱為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孟子書傳革車與戎車異三千與三百異何也答曰朱子書序集傳云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亦謂輕車革車輜車亦謂重車載器械材貨衣裝者也左傳乙卯楚師軍于郟丙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故楚重車次日乃至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馳車也共七十五人炊者十

樂源問答

卷七

五

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此革車也共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百人之長也是朱子亦以二車謂之兩也乃註孟子兩車數一車兩輪也與書序孔疏相同然出戰無有以革車者疑孟子革字當從書序作戎字為是至虎賁實無三千人之說朱子每斥書序獨于此註云千序作百陳氏櫟曰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何義門謂車三百兩每兩以虎賁一人配

車而戰孔傳所謂百夫長以司馬法計之六十四并為甸出長轂一乘三百人各領一車所統已三萬人矣書序云三百人元不少也故孫奕示兒編直以孟子虎賁三千人為引經之誤又考伐殷時車數人數各書記載不一呂氏春秋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史記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博物志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墨子明

樂源問答

卷七

六

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士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師尙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奔戰國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魏王曰武王卒三千人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野趙策同晉孔晁註逸周書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夫周官虎賁氏其屬八百安得有三千人之多况又增至三千五百乎至士卒之數一車百人

卽依所言三百五十乘亦止三萬五千人安得有  
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哉張守節史記正義臆滅  
爲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人亦非○昭元年左傳服  
虔引司馬法曰五十乘爲兩二十乘爲伍八十一  
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此解兩字  
尤奇

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集註學問之事  
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似學問  
專在求放心由是誤讀之則象山頓悟之說姚江

樂源問答

卷七

十七

從一貫入之說紛然並起而釋氏參禪打坐亦曰  
求放心而已敢請一析其疑答曰此節須與凡有  
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對勘人之一心在外  
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此眞亞聖讀書有  
得處亦爲天下萬世示爲學之圭臬黃勉齋云此  
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  
不知求末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  
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  
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

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個心  
字脈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勉齋此條最精不是  
不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以致流爲異學也語  
錄云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  
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二語破的○吾師蘭陵莊方  
耕先生有教人讀書數條附錄於後一治四書子  
程子曰某自十七八時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  
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四書本文明白簡易本無  
難解又得朱子章句集註爲之指南後學可以不

樂源問答

卷七

十六

惑于他歧矣諸生讀書作文有年而書理未透徹  
者其故有二墨守俗下講章一害也講書時便只  
爲作文計二害也其法必先讀白文尋其脈絡意  
味有未解處乃玩集註有未暢處乃閱大全諸書  
仍亟還看註已了仍亟還看白文循環理會使其  
言互相發明然後以六經充實之以諸史証佐之  
以立身行己體驗之以世情俗務旁通之則二害  
去指要明而文亦不可勝用矣此實讀書之總法  
也一讀漢書文章如面史才最難自唐宋八家以

來雖有俊傑皆爲其所籠罩漸以成惡習矣不讀史故也孟堅才不逮子長而漢書于法爲備于體爲純以其專紀一代之事而博採一代之文故也諸生有志于應時度務文章經國而不讀漢書其猶緣木求魚乎一讀此書文不可勝用而又皆有實用非空言比也宜用讀經法讀之不可涉獵而止一閱資治通鑑日以一卷爲課隨宜增減不可一日間斷雖不必讀經徧數亦要反覆熟看一事之始終一人之木末姓名爵里諡號皆當詳考記入冊子又須分項詳看如君臣之明闇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沿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去留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否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戰守之機宜四裔之叛服如此等類皆分類編一冊子以強識待問不可草率看過亦不可私立偏見見事多則理明虛心定志設身處地爲要胡三省註甚佳音讀宜依此爲據每十日或半月得朋友相切磋講論一番乃

佳朋友居址相遠亦須寫入小札彼此傳問凡經書皆宜如此不則孤陋寡聞雖終日讀書爲天下笑也宜知所戒溫公通鑑既畢接看宋元通鑑一閱文獻通考是書與通鑑相表裏自三代以上至宋歷代制度因革班班可考書凡二十四門最宜劄記每月以一門爲課每事類抄仍留餘紙以便續添將來庶免禮官不知禮樂官不知樂之謂不止爲對策而已通考畢俟 欽頒續考仍如前用功一溫習四書文選詞旨明白義理醇正清切有味法度犁然首尾完密可謂程法之文二百五六十篇選文之訣一篇自成一法可以觸類旁通一篇自成一家人可以襲長棄短多讀則徒爲重複而已人人傳誦之作不可去也自家研悅之文不可去也如係庸俗文不可不去與自家相反相遠之文不可去也總在得其相題行文之法其造意出言在能發人所不能發而是非不謬于聖賢則作文之要盡矣其至與不至只在讀書不讀書非可乞靈于時文也寧可有不可不讀之佳文不可有偶讀之俗文

如油入麵終身無出頭日子雖有書卷一入庸人  
心胸皆成臭腐其弊可勝言哉戒之戒之

問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說命孔氏傳云傅氏之巖有  
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蔡傳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  
之卜築二說孰長答曰孔氏之說傳之自古家語  
孔子云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莊子傳  
說胥靡墨子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屈原離騷  
云說操築於傅巖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兮乃相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武丁史記傳說匿於傅險古巖字班固公孫宏贊云  
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于王公張  
衡應問云委市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  
操築以寤主羊祐讓開府表云有遺德于版築之  
下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杵也  
王子年拾遺記傳說賃為赭衣舂于深巖以自給  
蕭綺序錄云傳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  
來相沈約思倖傳論云版築賤役也傳說去為般  
相右諸說皆與孔傳同不知九峰何所本而異其

說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章與無為其所不為章義似相同  
但彼引其端而此竟其緒然否答曰無為其所不  
為是一件事指初終前後言達之于其所忍所為  
是兩件事指彼此大小言無是逆制工夫達是順  
推工夫達字緊照註中氣質物欲四字用力察識  
擴充然後能達非於忍處達之直從不忍源頭達  
之也為亦猶是次節充字非另意由此之彼為達  
到得滿量便是充矣仁心易見義之條理難知故

樂源問答

卷七

三

下文單言義

問孟子趙註萊朱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仲  
虺名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  
也其說然歟答曰萊朱不見於他書邠鄉之言為  
得其實仲虺虺字一作隗大戴禮昔商老彭及仲  
隗又作嚳史記中嚳作詒又作蕭荀子其中蕭  
之言也又作虺見顏氏家訓晉書道里志仲虺城  
在薛城西三十里

問散宜生朱子集註散氏宜生名然大戴禮記帝繫

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女皇漢書古今人表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以散宜爲氏當何從答曰  
集註亦本尙書孔氏傳因學紀聞從漢書

問漢書藝文志載孟子十一篇蓋七篇外有外書四  
篇今可得而見歟孟子逸語散見於子史者其皆  
備於外書歟抑有逸出於外書之外歟答曰孟子  
逸語不盡出于外書也外書四篇邠卿謂其文不  
能闕深不與內篇相似故其書不甚傳至宋熙時  
子始爲之注熙時子者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

漢源問答

卷七

孟

也余從座師劉文定公處錄副讀其文不與內篇  
相似信然其他逸語散見于子史諸書者大義  
微言似反突過外書泰山巖巖之氣象往往遇之  
寓目之下輒爲掌記共得若干條今並錄後○孟  
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  
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人之學者其性  
善○今人之性皆善失喪其性故也並荀○孟子  
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史記淮南列傳  
漢書伍被傳同○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孟子

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  
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問何謂  
易行一性止淫也並說○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

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  
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  
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  
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  
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  
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

漢源問答

卷七

孟

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  
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細  
無聲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  
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  
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  
亦時矣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孟子曰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于邱  
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孺人浴其淵高  
不出于邱陵則跛羊陟其巔○或問爲學之道孟

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于欲頌然後會使良  
知不誘于物此學之道也○高子問于孟子曰夫  
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  
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  
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  
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  
得謂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  
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並韓詩外傳○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

濼源問答

卷七

五

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  
者乎○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  
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  
所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  
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  
者也並孔叢子○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  
無意而至者也楊子法言○諸侯有王周禮大行人註○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坊記註○孟子曰吾于河  
廣知德之至也○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  
爾○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  
其惡○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執不能  
一朝居也並鹽鐵論○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傳言失指圖景失形風俗通闕景失形顏氏家訓亦引之○孟子  
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  
子曰不敏異日閨居擁楹而歎孟母曰鄉見子有  
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

濼源問答

卷七

五

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  
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  
不用子齊而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雜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  
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  
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  
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吾老矣  
子行乎子義我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列女

傳○千載一聖猶旦暮也宋鮑照河清頌拾遺記亦引之作千年一聖

謂之連步○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書處士傳序○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三國志註○

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註○正枉者必

過其直後漢書註仲長統昌言註亦引曰矯枉過直○有人道我善者

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太山之高參天

入雲並文選註○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廣韻

下○人之所知不若人之所不知梁武帝答臣下神滅倫○

君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

濼源問答 卷七 三七

當仁義為本蕭子良與孔中丞書○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孟

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

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

之尾樂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

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後葬今先君欲小留而

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

藝文類聚○其有兩書同引祇錄其先引或義較精者有與七篇大略相同係傳述互異概不重錄

問緯書鈞命決載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經一書誠至德要道之所賅而存也其古文今文

孰得孰失答曰自遭秦燬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

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鄭康成為之注是

為今文孝經又魯恭王壞夫子宅壁中得孝經二

十二章魯三老孔惠詣獻京師孔安國作傳所謂

古文孝經也遭巫蠱事未之行自晉至梁孔鄭二

家並立于學其後梁亂孔傳獨亡隋秘書監王劭

于京師訪問得之以示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

述其義疏為稽疑一篇當時學者習于鄭註頗疑

濼源問答 卷七 三六

孔傳為炫所自撰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史官

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則疑孔而信鄭卒行

鄭學迨明皇御註出而鄭氏亦幾于廢序所云劉

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誠篤論也五季

喪亂孔鄭二家並亡宋雍熙初日本國僧裔然以

鄭註孝經一本來獻于太宗後司馬光等得見之

大喜此載在宋史日本傳可信也至朱子作孝經

刊誤多所更定以首六章為經以曾子曰甚哉孝

之大也以下為傳分釋聖經如大學體例並刪去



所引詩書其閨門章仍古文錄入可謂條貫分明矣然古今文之孔鄭註自不可廢○漢桓譚唐李士訓皆稱古孝經一千八百七十二言而宋本經文二十二章凡一千八百一十言日本國古文二十二章經文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較宋司馬光指解增多五十一字較桓譚李士訓所稱少十一字○今文十八章古文本不分章有分者以庶人章故自以上加子曰二字共二十三字別成一章聖治章以父子之道天性也起至厚莫重焉二十七

濼源問答

卷七

五

字爲一章自故不愛其親起至其儀不忒一百二十字爲一章又加閨門章二十四字故云二十二章也○司馬溫公在洛陽有一老農問庶人章何以獨無詩引証溫公一時無以對後人且欲別擬二句以補之余聞之丁小山云首章引大雅詩以起下文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意如大學邦畿千里中庸衣錦尙絅之例是冒下而非束上之文也下引一人有慶卽長守貴長守富也兆民賴之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也戰戰兢兢起下

文不敢服不敢道不敢行夙夜匪懈起下事君事長然則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正起下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意何庸補乎

問爾雅詢度咨諏訪謀也故朱註皇皇者華詩謀猶諏也度猶謀也詢猶度也意本爾雅乃左傳穆叔曰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外傳則曰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解各不同何與答曰分言之則字字有詮解合言之通謂謀議耳如國語文王詢于八虞咨于二

濼源問答

卷七

三

號度于閔天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莘尹皆變文以見意耳無甚義蘊

問爾雅蠅醜扇醜類也蠅醜句扇句言其類則扇耳乃會釋詩已無醜扇几邊亂空見春鋌天際飛醜扇二句連讀有所本否答曰此會詩誤也猶之大山宮小山霍宮字乃圍繞之義而宋晁補之作大山曰宮小山曰霍同一紕繆

問鯤魚子郭璞註凡魚之子總名鯤內則卵醬卵音鯤國語亦云魚禁鯤鮪乃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

為鯤鯢之大不知其幾萬里何也答曰漆園以至  
小為至大便是滑稽開端非真大也而晉江道詩  
巨鰲戴蓬萊大鯢運天地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  
移真癡人前不得說夢矣

濼源問答

卷七

五

濼源問答卷七終

濼源問答卷八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子書今所傳者九十三家以鬻熊子為首然子略  
載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  
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尙少也云云而  
書中有康叔守殷事賈誼新書又有成王問鬻子  
之文按史記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其子熊麗  
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  
後嗣封熊繹于楚夫鬻熊既早卒所封又其曾孫

濼源問答

卷八

一

而書中載及成王時事則是書非鬻子手定乎馬  
宛斯亦疑鬻子之壽過長與史記不合然與答曰  
周公年九十九見風俗通論衡周公出入百歲太公一百四  
十歲見金石錄竹書紀年康王六年齊太公薨史記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召公  
一百八十歲見論衡趙岐註孟子曰壽若召公畢公弼亮四世  
亦享上壽鬻子之年何足異乎惟其書必謂鬻子  
手定亦未然劉彥和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  
咨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似出後人編輯

問金生粟死之說答曰管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

貴商子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先後合符如此問墨翟史記云並孔子時或云在其後孟子闢楊墨後世黜楊而不黜墨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廉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呂氏春秋不苟論列子惠盎與宋康王語鄒陽上書於梁孝王及賈誼徐樂皆以孔墨並稱范蔚宗又言墨孟之徒至唐代

濼源問答

卷八

二

昔樸素之風非墨子其誰與歸○尊重子書亦隨時代升降苟楊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而漢世獨尊荀子太史公稱爲老師與孟子同列傳當時稱荀卿而不名老子慘刻少恩莊周以荒唐之詞鳴而呂覽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以老子列孔子前陸德明經典釋文以老莊二書列論語後爾雅前宋政和中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爲一帙尊道德爲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并禁以耳聃伯陽字命名

濼源問答

卷八

三

尤篤信墨子故開元中以之從祀孔子廟庭韓昌黎尊孟子正以闢楊墨而著讀墨子一篇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之語墨子果有不可廢者在歟答曰墨子之學雖偏而有實用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淮南子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今讀其節用明鬼兼愛非樂節葬誠皆夏后氏法也然則矯末俗奢淫之弊追古

問周末秦漢所以重荀卿者以李斯擯其師說也今讀其書非十二子性惡等篇誠有如蘇長公所論剛愎不遜自許太過者王伯厚亦云荀子言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則荀子亦有戾于聖門矣其書何以猶傳答曰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入于善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率性而勉于善特荀之言較偏耳畢竟聖人說得圓融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後世言性者固可一掃而空之矣然荀子之

書非無可採如勸學篇朱子及真西山讀書之法亦師其意其他與小戴大戴兩記相出入者頗多學者所當留意焉○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卽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于堯舜耶湯武可以反之卽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卽爲堯舜而必待于反之卽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知孔孟之旨同則荀子性惡之說雖意有所激而其偏愈見

濼源問答

卷八

四

問呂不韋作呂覽書成布之通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人莫能難高誘序文曰時人非不能增損也蓋憚相國之勢耳然與答曰然也然懸金事亦不止呂氏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曰呂氏淮南事直千金註引桓子新論云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延示衆士莫有能變易者今人但知呂氏爲懸金矣

問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粢糲短常恕切今人率用

短褐誤與答曰漢書短褐不全杜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短褐皆一本

問汪堯峰魏和公皆引郗人簡氏之說辨揚雄未嘗仕莽大略謂傳言雄作符命授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五十年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者恐誤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祀甘泉在永始四年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

濼源問答

卷八

五

莽之號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百二十一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仕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以是知雄決無爲莽大夫及投閣美新之事云云然否答曰是說也見雷翠庭先生讀書偶記中蔡次明已駁之詳矣其言曰漢書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祀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班固贊曰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

來京師大司馬王音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幸  
甘泉爲永始四年事長楊校獵爲元延二年事則  
雄之待詔承明當在永始三四年也雄年四十餘  
官京師亦烏知其爲四十九與四十一耶若以四  
十一當永始四年事則天鳳五年卒適當七十一  
歲安得從建始改元算至天鳳五年疑近百歲乎  
雄仕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非謂雄歷官止三世  
也且當莽時雄已爲大夫豈得云不徙官乎孟堅  
作史去雄沒纔四十餘年不應錯謬如此紫陽千

濼源問答

卷八

六

秋直筆特書莽大夫豈其以訛傳訛漫不詳考誣  
千古之是非哉桓譚新論則無稽之言不足辯也  
問弋人之慕今人襲用已久先生謂慕字係篡字見  
揚子法言其誤始於何人答曰唐張九齡感遇詩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誤篡爲慕後人沿之然  
相習已久改從其朔鮮不以爲恠矣自非博學如  
周益公者烏知運籌帷帳之非誤哉○俗稱沿誤  
而不能正者如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稱地  
師爲堪輿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饕今稱貪食者

爲老饕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小謝  
詩本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今竟以四  
月爲清和唐開元中東宮官僚清浚薛令之爲左  
庶子以詩自嘲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  
何所有苜蓿上闌干是東宮詹事庶贊等官今以  
苜蓿盤專屬之學博漢制令僕六曹尙書八座也  
唐制二丞相六尙書八座也今以八人扛輿爲八  
座生民詩誕字朱子以爲發語辭今以生日爲誕  
日古云起復乃奪情也綱目房元齡以母憂罷職

濼源問答

卷八

七

未幾起復本職龍川志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  
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  
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  
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指喪服未終言  
耳今以服闋後再入仕爲起復少陵贈嚴閣老詩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時嚴武方爲給事中通  
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偓曰二閣老不用封勅  
蓋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今以閣老爲宰相之  
稱史記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註云

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健訓伉羨訓貪欲故耳今以健羨爲愛慕之稱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勞曰無恙乎非爲疾也容齋隨筆引公孫宏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註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今以恙爲疾病之稱八分書蠶頭隸尾字體大概如八如分隸書者秦時變篆而趨簡易文書用之以吏胥所寫故曰隸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楷書也六體書論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

灤源問答

卷八

八

眞正亦曰眞書今以隸書爲八分書之稱左傳里克曰太子處則監國出則撫軍今以撫軍爲巡撫之稱眉山蘇氏瑩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有私印刻老泉山人東坡居士八字子由祭子瞻亦云老泉之山歸骨其旁今以老泉爲乃翁明允之稱劉孝威結客少年場云少年李六郡李使也故左傳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註李使人也今以行李爲作客之衣裝唐人遠方遇赦得改近地曰量移開元二十七年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處

故李太白贈京兆韋參軍量移東陽詩云相逢問愁苦淚盡日南珠韓退之自潮州刺史量移袁州有句云遇赦移官罪未除白樂天貶江州司馬有句云一旦失恩先左降三年隨例未量移今以量移爲賀升遷之稱漢書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匡衡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顏註並訓調爲選廣韻調讀去聲者訓選集韻又訓爲試是調者乃初任試選之義今以居官更換他缺爲調故有陞調對調改調降調之稱

灤源問答

卷八

九

問應劭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指鹿事見于史記束蒲事未聞答曰趙高之詐非止一端也潘岳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註云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鹿言蒲者皆陰誅之又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云變白黑言素青者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咸從之故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問方文翰時文古有七十士而一朝見者既非檀弓  
趙文子管庫之士七十餘家亦非戰國策淳于髡  
一朝而見七士于齊宣王所引果何書也答曰此  
用呂覽也考呂覽下賢篇周公且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窮巷之中窶牖之下  
七十人然七十人非一朝見文翰引用亦稍誤又  
荀子堯問篇引周公之言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  
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  
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得三士焉以正吾身

濼源問答

卷八

十

以定天下又家語子曰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  
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又墨子南  
使衛載書甚多弭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  
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何  
敢廢此也又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  
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窶巷白  
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  
朝者萬人也又史記及尚書大傳亦載其事而文  
小異傳聞異辭往往如是

問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折衝字其義  
云何答曰韓詩外傳注衝衝車也謂敵設此臨城  
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考風后握奇經天地之  
前衝爲虎翼風爲蛇盤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  
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蛇  
虎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  
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宏所解定注韓  
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  
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容根曾爲折衝

濼源問答

卷八

十一

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時有折衝府唐人田司  
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問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註云姑婦女也  
息小兒也與檀弓註異亦可採用否答曰此種字  
義雖無甚關係然古人一物不知以爲深恥愚嘗  
欲輯一書將二字各義者悉爲剖晰今未暇也姑  
就記憶所及牽連書于左方○麼鶻冠子無道之  
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  
明白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喬戰國策

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註喬王子喬松赤松子

○朋公羊傳何休註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果易

艮為果蘇木之實為果梅李是也草之實為蘇瓜

瓠是也○羊羔庶物異名疏小曰羔大曰羊○鹿麋

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或謂鹿之小者曰麋非是

左傳及榮澤見六麋○楨書峙乃楨幹孔傳題為

楨旁為幹楨當牆兩端者也幹在牆兩邊者也○

宗禮記疏能知姓氏所出者為宗能知明神之事

者為祝○艾者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又晉孔晃

濼源問答

卷八

三

註逸周書六十曰耆七十曰艾○耄釋名七十曰

耄髮白耄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黑變色

如鐵也蓋耄者髮白色耄者皮黑色○租金食貨

志官田曰租私田曰稅○宜齊書顧憲之疏云便

於公宜於私○覲爾雅女曰巫男曰覲○獲凡男

僕而娶女為婦曰臧女婢而贅男為夫曰獲臧言

有賊者獲言在逃而執回者古者因罪而没入為

奴婢故有是名○廣國語註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麟郭璞云麒麟似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

有肉○鳳雄為鳳雌為凰○妬詩註以色曰妬以

行曰忌○諱周禮註死日曰忌名曰諱○奴禮記

疏有才能者曰奚無才能者曰奴○原學記或原

也或委也本日原末曰委○婚爾雅壻之父為姻

婦之父為婚○吹說文出氣急曰吹緩曰嘘○恭

禮疏在貌曰恭在心曰敬○頡詩傳飛而上曰頡

飛而下曰頡○武彭錢二子一名武一名彝居閩

中遂名其山曰武彝山○祝書疏以言告神謂之

祝音請神加殃謂之詛○語詩疏直言曰言謂一

濼源問答

卷八

三

人自言而人聽之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倉詩

疏穀曰倉米曰廩○華中庸載華嶽而不重華嶽

二山名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雍州山鎮曰嶽山

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蓋華即西華嶽乃禹貢之岍

山後漢志名吳嶽實兩山非如岱嶽恒嶽衡嶽以

華山為華嶽也○雲地理志江南曰雲江北曰夢

○莊孟子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莊與嶽皆齊城內

街里之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于

莊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又戰于莊即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慶封反陳于嶽卽此嶽也。謂孟子

速于置郵而傳命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雁

詩傳大曰鴻小曰雁。貉狐性好疑貉性好睡是

二獸。乾漢書註得利曰乾失利曰沒。棘爾雅

楨酸棗說文棘小棗。酉篆文爲𠂔𠂔上開爲卯

萬物乘春而出上蔽爲卯萬物乘秋而斂也。泗

詩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漫王延壽魯靈光殿

賦流離爛漫爛火之極也漫水之極也漫旁从水

不从火。汗詩疏下田曰汗上田曰萊。財論語

溪源問答

卷八

古

疏布帛曰財金玉曰貨。宙淮南子齊俗訓四方

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又揚子太元曰闕

天謂之宇闕宇謂之宙。闕太史公功臣表明其

等曰闕積其功曰闕。賓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

禮及大客之儀註大賓謂五等諸侯大客卽其孤

卿司儀諸公相爲賓諸侯之臣相爲國客。禮

記疏一舉足曰跬二舉足曰步。室孔穎達曰因

其四面穹隆曰宮因其財物充實曰室。息一轉

盼爲瞬一呼吸爲息。兒禮記疏男幼曰嬰女幼

曰兒。膚公羊疏膚側掌也寸平掌也言泰山之

雲濃密無間不容一手也。重詩黍稷重穆重穆

一作種稷說文先種後熟曰種後種先熟曰稷。說

文則今之種字應作種今。章考工記青襍者謂

之文赤襍者謂之章。雷緯略有聲曰雷無聲曰

霆。肱易巽爲股股隨足而動有巽順之意卦形

下開詩赤芾在股是足膝之上骨也肱論語曲肱

而枕之是臂之前節也。阡風俗通南北爲阡東

西爲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來佛

溪源問答

卷八

圭

經本覺曰如今覺曰來。豸說文有足曰蟲無足

曰豸。平案已定而適輕適重之間酌其中而改

正之爲平罪名出入之間大翻前案爲反反與翻

同。書保氏達書名於四方書點畫之異名聲音

之殊卽象音諧聲也。梧史記項羽本紀莫敢枝

梧註小枝爲枝邪柱爲梧。墨易係用徽墨繩二

股曰徽四股曰墨。歌韓詩外傳有章曲曰歌無

章曲曰謠。同周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

也回祿信于聆隧註回祿火神蓋二人名吳回陸

終也。○勾直曰勾橫曰股。○性中庸孔疏引賀瑒

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

時是性動時是情。○鷓鴣鷓二物也鷓隼也鷓也

鷓也皆爾雅所謂茅鷓也能搏捕鳥雀故曰既取

我子又一種名角鷓鴣也爾雅曰鷓鴣江東人呼

為鈎鷓其狀似鷓有角怪鳥也夜飛晝伏入城城

空入室室空常在一處則無害若聞其聲如笑者

宜速去之與訓狐相似而實二種夜能入人家拾

人手爪知人吉凶故除爪甲者埋之戶內為此也

濼源問答 卷八

六

其聲連轉如云休留休留故名鷓鴣江東人呼為

車載板楚人呼為快扛烏蜀人呼為靛靛鷹皆言

其鳴則主死人也鷓即鳥鳥賈誼云鷓其實一物

也吳人呼為魍魎吳球方作逐魂鳥長則食母故

古人夏至磔之而其字從鳥首在木上周禮若蒺

氏掌覆天鳥之巢是也淮南子云甌瓦投之能止

鳥鳴性相勝也詩為鳥為鷓鴣與鳥二物明矣。○

囊孟子疏小曰囊大曰囊與集註異。○穰說文種

曰稼斂曰穰。○窟營者營累其土于地上窟者窟

穴于地中見禮運註。○餓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餓

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旬餓毋一日餓黃公字說云

饑猶可生餓則至死是饑餓二字亦有別

問五帝之說不一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者

世本及大戴禮家語兩五帝德篇並同此太史公

所採以成本紀者也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

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為五帝者家語別有五

帝篇載之至孔安國尙書序則進黃帝于三皇而

以少昊益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蘇轍古史鄭樵

濼源問答 卷八

七

通志俱本之鄭康成則以帝鴻金天高辛高陽唐

虞為五帝劉恕通鑑外紀則又以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為五帝其說安從答曰此本無定以夫子之

言歧見家語後儒亦惟以己見進退耳亦猶三皇

之名尙書大傳以為燧人伏羲神農春秋運斗樞

禮緯含文嘉皆以為伏羲女媧神農鄭康成宗其

說白虎通則謂伏羲神農祝融潛夫論則伏羲神

農之外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又如五霸

之號左傳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杜註夏伯昆吾

商伯大彭豕韋本國語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

虔說及應劭風俗通並同趙臺卿註孟子則以齊

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為五霸荀子五霸篇則以

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為五霸而白虎通

又有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之說

問左傳有帝鴻氏賈逵杜預以帝鴻即黃帝然歟答

曰非也按山海經帝律生帝鴻于寶晉紀革命篇

鴻黃世及非一民也帝鴻與黃帝並舉非一人明

矣

漢源問答 卷八

六

問史記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

望大戴作句芒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

曰帝顓頊帝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大戴帝繫

篇並同是舜與堯同祖黃帝楊用修謂據史記世次

則舜與二女為曾祖姑人倫之理必不若是或者

上古之世無取同姓之嫌乎答曰此先儒頗多疑

之者今考路史餘論呂梁碑劉航作字為小篆碑

中叙記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

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產舜命禹行水

道呂梁此條較之史記惟無句望其言系出虞幕

五帝之中惟舜不祖黃帝似得其實而二女之取

非亂姓瀆倫矣按史記紀舜世次可疑者有數端

黃帝傳四世而至堯傳八世而至瞽瞍時代未遠

不應傳世多寡至此可疑一也以堯之親九族舜

為堯高祖元孫之屬必待四岳舉而後用可疑二

也左傳史趙言自幕至瞽瞍無違命則幕乃舜之

先世而轉闕之可疑三也窮蟬既為帝子何至即

微為庶人可疑四也則史遷載記所言或有錯謬

漢源問答 卷八

九

歟○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鄭語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合之史趙之言幕

為舜之遠祖無疑乃韋昭註國語以幕即虞思係

舜之後為夏諸侯者誤矣虞思係舜曾孫又金仁山前編

謂舜出于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夫顓頊黃帝之

曾孫也既不祖黃帝則亦不祖顓頊金氏出于虞

幕四字本之左氏最為諦當祖顓頊三字母乃因

魯語而誤會歟竊謂論舜世次以史趙言為可據

問日知錄謂史記屈原傳放流一節當在頃襄王之

時史公信筆書之失其次序然否答曰屈平既嫉之之下直接令尹子蘭聞之大怒豈不合拍乃必加以雖放流睠懷楚國一段者所以盡屈平之心事結懷王之罪案此序述兼議論史公所以獨步千古也至于上曰王怒而疏屈平又曰屈平既絀又曰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則放流明在懷王矣下云頃襄王怒而遷之者乃又從而遷之使遠去也如襄公二十八年釋盧蒲癸于北境昭公三年又放盧蒲癸于北燕原非一截事如何可將放

流一節序于頃襄王之時乎

問史記老子列傳儋卽老子考國語伯陽甫言周將亡在幽王二年至烈王二年已四百七年李耳果長不死與答曰漢書古今人表列伯陽甫于幽王時列太史儋于烈王時是兩人無疑史遷所云儋卽老子者徒以眇儋音相類又同官太史而譌然下文言世莫知其然否則仍屬不定之辭也

問共和字或以爲二人或以爲一人敢請其定說答曰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汲

冢紀年云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索隱據此及魯連子以爲共伯和其說甚當按共伯和不獨見于二書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莊子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和復歸于家逍遙得意于共首之山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共伯和師古註共國伯爵和名問史記秦始皇更命民曰黔首黔首之名始于秦歟答曰莊子逸篇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是秦以前已有黔首之名呂氏春秋言禹愛其黔首是書成于秦八年亦在始皇更名以前李斯上秦王書有棄黔首以資敵國之語亦在前而禮祭義記孔子之言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此則正義所謂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

問泰山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獨日知錄辨爲漢武帝立引史記封禪書及後漢書祭祀志謂皆云立石而不言刻石斷爲漢武無疑亭林又著譎觚十事辨樂安李象先引別史爲謬妄然歟答曰李象先說無確証故不能折服亭林考後漢書祭祀志乃上石立之泰山顛下註引風俗通云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此則刻文現

濼源問答

卷八

三

載不得謂漢武碑爲無字也亭林所見乃無註監本耳

問偃伯靈臺說本何書答曰後漢書馬融傳偃伯于靈臺註司馬法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伯謂師節也吳仁傑作兩漢刊誤補遺云按詩既伯旣禱說文禱字註以爲旣伯旣禱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云書或作禡兵祭也然則伯與貉與禡皆同音百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偃之伯表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

註謂伯爲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罕旗漢之靈旂則古之伯也

問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二十一年更臘曰嘉平論者以臘爲秦制然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左傳虞不臘矣杜註以爲歲終祭衆神之名然則臘非秦制歟答曰應劭風俗通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驚臘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蓋周時臘在蜡祭之後雖同在十

濼源問答

卷八

三

月而各爲一祭若秦惠王初臘始皇又改臘爲嘉平漢又改嘉平爲臘則不蜡而專用臘矣

問緯識之學或存或亡其說有可節取歟答曰王子充青巖叢錄云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如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災汜歷樞舍神霧禮緯舍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授神契鈞命訣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鈞運斗

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障圖漢合孳佑助期  
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凡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  
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書緯帝驗期禮緯稽  
命耀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及河  
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而尙書中候論  
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謂孔子既叙六經  
以明天命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  
識以遺來世其書出于漢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  
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

漢源問答

卷八

三五

論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謀而  
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  
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  
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康成專以讖言經而何  
休之徒又不足言矣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  
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  
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  
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反非毀  
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

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寢微迨宋大明中始禁讖  
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  
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  
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  
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除僞妄使學  
者不爲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  
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今惟  
易緯乾鑿度猶存其他雜于傳記註疏者皆非全  
本而劉彥和以爲事幽辭富有助文章故義皞之

漢源問答

卷八

三五

源鐘律之要瑞孽之符鬼神之狀讀之者皆有取  
焉有孫穀者採古緯讖語彙爲古微書而漢人內  
學復得見其緒餘蓋緯讖之書相傳八十一篇其  
實不止八十一篇也黃庭堅曰九宮之法載于乾  
鑿度甚明蓋卽洛書戴九履一之圖也陽九百六  
之義本于易九厄讖京房卦法一卦七分六日八  
十分之七本易稽覽圖且稽覽圖文有云地有險  
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  
政平均風乃不鳴條雨不破塊語皆董仲舒之所

本也禮記所引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通卦驗東陸南陸西陸北陸出易統圖日月若合璧五星若貫珠出坤靈圖揚子雲太元其法本卦氣圖蔡邕明堂論云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所入學也俱引易傳太初篇符命之祖起于挺佐輔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出河圖帝覽嬉賈思勰齊民要術所引雖似道家壓勝之術俱本魚龍河圖又古者封泰山禪梁父

洪源問答

卷八

三六

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出河圖真紀鈞河流九曲之說本河圖緯象凡此精言與旨悉本緯書然則緯本可採而讖雜以符瑞蓋其書起于漢中興之前盛于建武之代魏晉以降倚爲符圖圖令人諱諱令人憚以至梁隋之世禁之燬之宜也然自昔爲之說者有郤有袁爲之註者有鄭有宋雖不必全出于孔子總係漢人所補綴學者略其荒幻之詞取其精微之旨可也彼明堂禮運何嘗盡屬宣聖之筆哉

問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諡也論語疏引之有足信否答曰少讀史記聞孤竹君姓墨胎氏未理會夷齊名字此種古人名字亦須博覽如蒼頡姓侯剛見逸史箕子名胥餘見司馬彪莊子註太公望名涓老子始生名元祿並見路史陳仲子字子終名仲見皇甫謐高士傳公冶長名芝字子長見范甯論語註蕪敖名饒見孫叔敖碑蘧伯玉諡成子見高誘呂覽註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見顏師古漢書註

洪源問答

卷八

三七

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他若介之推姓王名光朱張字子弓接輿姓陸名通伯嚭字子輿鬼谷子姓王名詡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東園公姓轅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莊周字子休荆軻字次非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曹參字伯敬魏徵字元成佛印姓謝名端卿之類屢經引用然亦有難信者向見日本國孝經孔安國註云孔子之兄孟皮字伯尼夫聖母禱尼山生夫子故號仲尼孟皮與九女皆夫子前

母所生豈預知夫子之號仲尼而先號伯尼乎其附會如此

問兗州府志引列仙傳云孔安國魯人嘗行氣服鉛丹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酒如常與世人無異考史漢安國為孔子十一世孫作書傳不言學仙則列仙傳妄與答曰此孔安國別是一人非臨淮也猶董仲舒在八仙圖中乃東漢末董永之子非江都也孟蜀張素卿八仙圖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

濼源問答 卷八

壽葛永瓊

問後漢書孔融父宙字季將官太山都尉融年十三喪父又稱獻帝建安十三年融為曹操所害時年五十六以此上推融年十三時是桓帝延熹八年也而曲阜孔廟現有宙碑明書宙卒于延熹六年是宜何從答曰延熹六年是時融年十一非十三也當以碑為正金石文可正史書之譌以此至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謂宙卒于延熹四年朱竹垞又謂卒于熹平四年皆與碑異亦與史殊未審

所據

濼源問答 卷八

无

濼源問答卷八終



樂源問答卷九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周禮賈疏以鄭康成爲漢大司農北海郡鄭沖之孫康成註周禮既屢引鄭司農矣而世又稱康成爲大司農何與答曰康成所引鄭司農名衆字仲師章帝時代鄧彪爲大司農又有稱鄭大夫者乃仲師之父名興字少贛嘗官諫議大夫大中大夫後漢書稱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衆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家法相承

樂源問答

卷九

與賈景伯父子濟美二鄭俱在康成前故引用言官而不稱名賈疏所謂先鄭者司農也後鄭者康成也若康成亦稱爲大司農者以當日公車曾徵爲大司農也至本傳但稱八世祖崇而不言其祖名沖魏晉時有鄭沖乃與康成之孫小同同時人也賈疏以康成之祖名沖無他書可證銘義按康成祖名沖之說近錢竹汀先生直以周禮疏爲誤引與此條暗合○康成曠代大儒後學當知其事實愚近輯年譜一帙以後漢書本傳爲主而附以他書雖徵引未博亦知人論世之一

助也今并錄後

鄭大司農年譜

漢順帝永建二年丁卯生

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

時尚書僕射

別傳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太平廣記

陽嘉三年甲戌八歲

別傳元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

永和二年丁丑年十一

樂源問答

卷九

別傳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教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太平廣記  
永和四年己卯年十三  
別傳元少好書數年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世說新語註  
漢安元年壬午年十六  
別傳元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元爲改作又著頌一篇侯

相高其才為修冠禮 太平御覽

漢安二年癸未年十七

別傳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

時果然 世說新語註

建康元年甲申年十八 是年八月帝崩冲帝立

冲帝永嘉元年乙酉年十九 是年正月帝崩質

帝立

質帝本初元年丙戌年二十 是年六月梁冀弑

帝桓帝立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本傳元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

父數怒之不能禁

杜密傳密遷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為鄉

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桓帝建和元年丁亥年二十一

本傳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弟五元先始通京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

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別傳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書兼精

算術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 世說新語

註

永壽三年丁酉年三十一

本傳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師

事扶風馬融 植字子幹融字季長

按以本傳游學十餘年及年過四十迺歸供

養數語考之則西入關當在此時

本傳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

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

漢源問答

卷九

四

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

緯聞元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

按馬融卒於延熹九年時康成年四十則別

傳所云在融門下七年當在此後數年也

延熹二年己亥年三十三 是年梁冀伏誅

按馬融於桓帝時為南郡太守以忤梁冀免

官髡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

則為冀草奏李固時也復以病去官是其歸

里授徒在梁冀未誅以前

馬融傳融高才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

盧植傳少與鄭元俱事馬融

袁宏後漢紀盧植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元友善

異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

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腹謂曰子可以學

矣于是寤而返遂洞精典籍

太平廣記

世說新語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

梁源問答

卷九

五

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

元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後漢紀融門徒甚盛弟子以次相授至三年不得

見元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

別傳時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

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與女皆

弗如也

世說新語註

延熹六年癸卯年三十七

本傳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

別傳在馬融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

世說新語及業成辭歸融恐元擅名而心忌焉元

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

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

元竟以得免

按馬融以附和梁冀爲正直所羞其他非一

無足錄者何至忌才如此世說或得之傳聞

述征記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一碑

梁源問答

卷九

六

記弟子盧植鄭元管寧華歆等六十人

太平御覽

永康元年丁未年四十一 是年十二月桓帝崩

靈帝立

本傳元自遊學十餘年迺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按此卽先生自言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

播植以娛朝夕是也

靈帝建寧元年戊申年四十二 是年九月中常

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夷其族

建寧二年己酉年四十三

本傳及黨事起廼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

禁錮嵩字廣石 見趙岐傳

趙岐傳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

靈帝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

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

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翊河內太守魏

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為鈞黨下獄死者百餘人諸

附從者錮及五族制詔州郡大舉鈞黨於是天下

梁源問答

卷九

七

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

本傳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

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廼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

矛以伐我乎休字邵公 任城樊人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升字辯 郡人 元字 長孫 著 梧 廣 信 人 育 字

元春 扶風 漆 人 逵 字 景 伯 扶 風 平 陵 人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

元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元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

別傳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世說新 語註

王嘉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

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

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

墨守穀梁廢疾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

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

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李邵傳邵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元陳紀

等相結紀字元方 寔之長子

梁源問答

卷九

八

光和元年戊午年五十三

盧植傳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應徵有

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

中平元年甲子年五十八 是年黃巾賊張角起

本傳靈帝末黨禁解

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

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

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

中平三年丙寅年六十

本傳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  
違意遂迫賜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  
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即逃時年六  
十弟子河內趙商等商字子聲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譚自遠方至  
者數千

北堂書鈔趙子聲遺文書曰北海鄭康成學之淵  
府今與業共往視之

抱朴子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也  
猶土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

樂源問答

卷九

九

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後漢紀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為己  
佐鄭康成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幅巾請進  
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莫知其所

別傳大將軍何進辟元乃縫掖入見元長八尺鬚  
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元多所

匡正不用而退世說新語註

申屠蟠傳蟠字子龍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

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

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

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

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字慈明淑第六子載疾在

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

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

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

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

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中平四年丁卯年六十一

樂源問答

卷九

十

後漢紀元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辟命一無所就

本傳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隗字次陽湯之子紹之叔

按靈帝紀熹平元年十二月以大鴻臚袁隗

為司空五年十月免光和元年四月以太常

袁隗為司徒中平二年二月免六年四月以

後將軍袁隗為太傅此云隗表為侍中正中

平六年以前隗免司徒為後將軍時也

中平五年戊辰年六十二

申屠蟠傳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字元長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

後漢紀中平五年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採學道淺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元韓融

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眾所歸其

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

荀爽傳論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

徵並謝病不詣

甲平六年己巳年六十三 是年四月靈帝崩少

漢源問答 卷九 十一

帝辯即位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殺何進九月董卓廢少帝為宏農王立獻帝

荀爽傳論及董卓當朝復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

全其高

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年六十四

本傳國相孔融字文舉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

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

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司馬

設廷尉吳公文帝時謁者僕射鄧公景帝時皆漢之

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史記四人徒太

里先生綺里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

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

曰鄭公鄉昔東海子公子定國僅有一節猶或戒

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

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太平御覽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國賤言鄭公

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

漢源問答 卷九 十二

孔融傳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輒有匡正之言

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

賊衝卓乃諷三司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

士民起兵講武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

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

按孔融傳融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

又云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

所餘裁數百人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

陷乃奔東山以在郡六年一語考之則融於

初平元年始為北海相無疑

司馬彪九州春秋融住北海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高密鄭元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續漢書孔融遷北海相時年二十八舉賢才顯儒

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

密縣為鄭元特立一鄉名鄭公鄉三國志崔

按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殺大中大

夫孔融融本傳言死時年五十六則融當生

於桓帝永興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年當三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十八續漢書所云年二十八誤也

九州春秋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其

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

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元稱之

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諉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

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三國志崔

太平御覽孔融與諸卿書曰鄭康成多臆說人見

其名學為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

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之鼓必

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冊乎

按此非孔文舉之言或係王肅之徒偽託耳

麟鼓郊天之說三禮註及他處引用俱無之

邴原別傳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

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

身無擇行故英傑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青州

有邴鄭之學三國志邴原傳注○原

邴原別傳原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

漢源問答

卷九

十四

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

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邱也君似不知而曰然

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

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

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

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邱

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崧辭謝焉後原為郡所召

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

之才乃以鄭元為計椽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為趙相道斷不至  
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  
京師百姓悉西入關

按趙相趙王虔之相也當時董卓欲顯拔幽  
滯以塞人望然先生不從何進其肯從董卓  
乎道斷不至蓋託辭也

鄭太傅義兵起董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公

業太之字恐其眾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東州鄭元

學該古今北海郡原清高直諒皆儒生所仰羣士

漢源問答

卷九

五

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強弱

董卓傳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

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

尚書漢陽周玘字仲遠侍中汝南伍瓊字德俞尚書鄭

公業名泰范萬宗父名泰故避名書字而於公業本傳則書泰為太長史何禺等

陽襄鄉人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

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初平二年辛未年六十五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郡國志青州刺史部郡國六

國東萊郡齊國迺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字恭祖丹陽人接以師  
友之禮

孔融傳時黃巾復來侵暴融迺出屯都昌為賊管  
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賊乃散走

按本傳所云黃巾寇青部即孔融傳為管亥  
所圍事也

三國志崔字季瑋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

鄭元受學未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元與門人

漢源問答

卷九

六

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糶縣乏元罷謝諸生

藝文類聚魏崔字聞北海有鄭徵君當世名儒遂

往造焉道由齊都而作述都賦

三齊記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

乃避遣生徒崔字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

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作康

成書帶太平御覽

伏琛齊記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勞山小勞山在

海側太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昔鄭康成領徒於



此太平寰宇記

三齊記鄭元刊註詩書棲遲于巒山上有古井不

竭獨生細草葉似薤俗謂鄭公書帶草太平寰宇記

于欽齊乘勞山不期皆康成講學之地文澤涵濡

草木為之秀異

太平廣記鄭元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

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

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

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及歸教僚屬昔周

洪源問答

卷九

七

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

太平御覽鄭元漢末遭黃巾之亂客于徐州今孝

經序鄭氏所作其序云僕避難于南城之山棲遲

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蓋康成允孫所作今西上可二里許有石室焉周

迴五丈俗云鄭康成注孝經于此

陶謙傳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

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問

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百姓殷盛穀實甚豐

流民多歸之

按獻帝紀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黃巾寇太

山太山太守應劭字中擊破之黃巾轉寇渤

海渤海太守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與戰于東光

復大破之三年青州黃巾擊殺兗州刺史劉

岱于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之于壽張蓋

是時黃巾已充斥于青兗之域惟徐州竟內

晏然故避于此

初平三年壬申年六十六 是年董卓伏誅

洪源問答

卷九

六

蔡邕傳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

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于色允收付廷

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

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獄中搢紳諸儒莫不流

涕北海鄭元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初平四年癸酉年六十七在徐州 是年李傕郭

汜作亂陶謙等共推朱雋為太師討雋汜不果

朱雋傳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雋時猶在

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

諸豪傑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元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國家旣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入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尅濟禍亂自起兵以來于今三

漢源問答

卷九

九

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旣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再再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徵雋入朝謙等遂罷

興平元年甲戌年六十八 是年徐州牧陶謙死

劉備代之

據謙傳興平元年謙病死而荀彧傳謂謙卒于興平二年

三國志孫乾傳先主領徐州牧乾被辟命元所舉

也

建安元年丙子年七十 是年曹操自爲司空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宏後漢紀元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元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敢抄掠

本傳元後嘗病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

漢源問答

卷九

十

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迺歸供養假田播植以娛朝夕遇闕尹嬪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旣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弗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子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所憤憤者從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按黨錮事起於建寧二年己酉十月解于中平元年甲子三月計十有六年此云十有四

年舉其詔下所司之歲月言之  
晉書刑法志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

為漢議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元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

晉書律歷志劉洪作乾象歷獻帝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

世說新語鄭元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元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怒

郭忠恕佩觿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字建安二年丁丑年七十一

本傳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遣使要

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

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嘆服

獻帝紀建安二年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

本傳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閎劭有慙色

應劭傳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建安元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

九州春秋袁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况於君子乎

華陽國志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建安三年戊寅年七十二

本傳紹廼舉元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廼以病自乞還家

按先生未嘗為大司農以有公車之徵後世

遂以大司農稱之如華歆薦小同表曰伏見

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

為世儒宗云云是也又中平五年徵為博士

不至而朱雋傳亦有博士鄭元之稱

華歆表見魏志

高貴鄉公紀裴松之注

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元為大司農不至

抱朴子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

府十四辟皆不就

別傳袁紹辟元及去餞之城東欲元必醉會者三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元飲三百餘杯

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南史陳暄嗜酒沉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

曰昔周伯仁渡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

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

建康五年庚辰六月卒于元城縣年七十四

元城隸冀

州部魏郡是年紹與曹操戰于官渡紹敗走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當命終有頃寢疾時

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以下嘗受業者續經赴會千餘人

太平寰宇記卒葬于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礪阜在高密縣城西北十五里

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濰水又北水西有礪阜阜上有漢司農卿塚石碑猶存

唐會要趙商作鄭先生碑銘

幾源問答

卷九

三

太平御覽密州高密縣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後移葬于礪阜墓側有稻田萬頃斷水造魚梁世號萬雅梁

晉書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澆白瓦屑作鄭康成碑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太平寰宇記唐貞觀十一年詔去鄭元墓四十步

禁樵採

齊乘康成祠墓在高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亦謂之碑產山高

士傳云袁紹屯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葬于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有廟廟之南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公鄉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者劇東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店是也因高密有鄭公鄉上人訛為鄭母云唐碑係萬歲通天間史承節撰開元十三年密州刺史鄭杳命參軍劉肫刻石今祠中所存者係金承安五年重刻本

本傳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

幾源問答

卷九

三

語孝經注謝承書載元所註與此略同不言註孝經唯此書獨有也尚書大傳

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成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

治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

衛宏傳中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

董鈞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

取其義長故爲鄭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三國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

世說新語鄭元欲注春秋傳尙未成時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傳注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註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法與

漢源問答

卷九

毛

君遂爲服氏注

張華博物志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鄭元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元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周禮調人疏漢時徐州刺史荀文若問元周禮父之讎辟之海外今青州人讎在遼東可以王法縱不討乎當問之時元已年老昏耄意忘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然則周禮在四海之外辟之如是亦是遠矣近則青州遼東作難未達周公聖

意所趣

通典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庭完拜如衆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座議或以爲皇后天下之母也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於朝或以爲當交拜令后存人子之道完不廢人臣之義又子尊不加於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以爲皇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拜完則傷子道拜后則損

漢源問答

卷九

毛

至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衆臣於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元議曰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尙不臣況於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己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

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乎今不其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駁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裂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于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宮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斯義何施

聖賢羣輔錄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合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敷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右魏文帝初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  
 文獻通考漢世鄭元並為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說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

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  
 崇文總目鄭康成易註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崇文總目尚書大傳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註

文獻通考儀禮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隋經籍志孝經鄭眾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註餘書不同故疑

之

崇文總目鄭康成註孝經先儒多疑其書惟晉孫景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本傳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於世慮字鴻豫基字伯與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炎魏東西曹掾遷  
 中尉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後皆如其言

孔融傳曹操故書激厲融曰昔國家東遷文學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元

按先生卒後八年孔融為曹操所殺時構成其罪者郝慮也融深敬先生慮既為門人而承望操旨慘戮無辜亦畔其師矣

三國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元別傳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

三國志註

三國志程秉傳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元

三國志王基傳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

唐會要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別傳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元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否對曰願之乃遂拔于其輩妻

以女弟太平御覽

唐會要宋均序詩譜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

本傳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別傳元子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三國志高貴鄉公甘露二年秋八月丙寅詔曰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侍中鄭小同溫恭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

魏晉春秋小同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就之

本傳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迺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元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



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  
經訓而長於元范萬宗祖父甯字武子晉豫章太守經義每以元為長也  
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  
家法云

顧炎武日知錄左氏解經多不得聖人之意元凱  
注傳必曲為疏通殆非也鄭康成則不然其於二  
禮之經及子夏之傳往往駁正如周禮職方氏荆  
州其浸潁湛註云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  
也豫州其浸波澆註云春秋傳曰除道梁澆營軍

漢源問答

卷九

三

臨隨則澆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儀禮喪服篇唯子  
不報傳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故言不報  
也註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  
子子似失之矣女子子為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  
不敢降其祖也註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公妾以  
及士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  
謂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  
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  
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士虞禮篇用尹祭註

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  
云尹祭亦記者誤矣於禮記尤多置駁如檀弓篇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註云當為舅之  
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季子臯葬其妻  
犯人之禾註云恃寵虐民非也叔仲衍請總衰而  
環經註云弔服之經服其舅非月令篇孟夏之月  
行賞封諸侯註云祭統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  
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  
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

漢源問答

卷九

四

於時未可似失之斷薄刑決小罪註云祭統草艾  
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  
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季夏之月命  
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  
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  
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  
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孟秋之月毋以封諸  
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註云古者於  
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郊特牲篇季春出火註云言祭祀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牧誓社記者誤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至魯以無冬至祭天子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尸陳也註云尸或詒爲主此尸神像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明堂位篇夏后氏尙

濼源問答

卷九

三五

明水殷尙醴周尙酒註云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尙非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註云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鬢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雜記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黨註云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圭子男五寸註云子男執璧作此者失之矣此其所駁雖不盡當視左氏註之專阿傳文則不同矣經註之中可謂卓然者乎

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勝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玉弼杜預范甯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

宋大中祥符三年戊申詔封大司農鄭康成爲高密伯

程敏政宏治元年考正祀典疏至於鄭衆盧植鄭

濼源問答

卷九

三五

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能以發聖學若五人皆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乞將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

明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言先師祀典當更正者林放蘧瑗盧植鄭衆鄭元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

國朝康熙十九年國子監祭酒王士禎請增從祀理學真儒疏略曰鄭康成博稽六藝所註詩禮諸經

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  
間始以張孚敬之議改祀於鄉公論久鬱此漢儒  
之當復祀者也其疏部議未允行

陸隴其靈壽志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改祀  
於鄉然其所註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  
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若以  
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  
可以一青掩大德乎

朱彝尊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西漢學士大都專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  
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  
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  
為之註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  
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成周禮有難何休之  
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  
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  
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與  
秘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

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  
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為  
經緯自為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  
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如未詳者  
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  
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  
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  
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

樂源問答

卷九

三

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  
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  
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  
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  
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  
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註楚辭乎崑崙者地之  
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鳥者陽精也此春秋  
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

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  
竊有未平矣况鄭氏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  
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  
祀孔廟不當罷  
雍正二年甲辰復從祀

樂源問答

卷九

三九

樂源問答卷九終

樂源問答卷十

嘉興府知府

向齋

問分野之說昉于周禮鄭康成謂其書亡矣天道甚  
遠天星之躔度與國土之妖祥上下相繫之處可  
得聞歟答曰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  
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康成謂保章星土  
之說其書已亡史漢所載以經星十二次屬十二  
州揆之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理亦合蓋以丑  
為星紀吳越也其中吳屬斗一星越屬牛女二星

樂源問答

卷十

子為元枵齊也屬虛危二星亥為娵訾衛也屬室  
壁二星戌為降婁魯也屬奎婁二星酉為大梁趙  
也屬昴畢二星申為實沉晉也屬參其後又分魏  
為觜參二星韓為角亢氐三星未為鶉首秦也屬  
井鬼二星午為鶉火周也屬柳張二星巳為鶉尾  
楚也屬翼軫二星辰為壽星鄭也與韓同屬角亢  
氐三星卯為大火宋也屬房心二星寅為析木燕  
也屬箕尾二星然與近世之廣狹過度不同矣且  
星紀斗牛女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南方之

吳越鶉首井鬼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西方之歲秦元枵虛危北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東方之齊降婁奎婁西方之宿也何以分野偏在東方之魯此不可解也國語謂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蓋以武王克商歲在鶉火故爲周分春秋傳云參爲晉星商主大火蓋以晉文公卽位歲在實沉故以實沉爲晉分星星見大辰知宋將災故以大火爲宋分星儒者據此遂謂諸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處卽爲其國分野然自黃帝時受封萬

漢源問答

卷十

二

國何以前此封國歲星不應獨至周乃應况卽周所封之國亦有絕而復續者據前封時之星乎據後封時之星乎三卿未分晉當何屬其後分晉方始有趙乃韓魏無專分之星而趙列爲大梁得畢昴二星秦拔西河魏當何分周末東遷何以己直鶉火鄭直氏角亢何以與韓同此分星此又不可解也至于星之所轄廣狹迥殊鶉首極廣鶉火極狹卽如井鬼之於秦今四川雲貴及緬甸俱屬焉斗牛女之于吳越今江南浙江福建江西以及日

本琉球俱屬焉地何廣也至於豫州今之河南古一州耳何以衛之室壁趙之畢昴周之柳張鄭之角亢氏宋之房心十一星聚焉他州地廣而星少豫州地狹而星多此又不可解也至于說之最紕繆者爲晉之天文志曰壽星鄭之分野屬兗州考鄭在河南何嘗在兗州也又曰姬訾衛之分野屬并州考衛在河北濮州等處何嘗在并也又曰降婁魯之分野屬徐州考魯在兗沂等處何嘗在徐也又曰實沉魏之分野屬蓋州考魏在汴梁何嘗

漢源問答

卷十

三

在益也其分地之舛誤如此時修晉書天文志者爲李淳風豈明于天道而不明于地理歟然當日豈無同事糾正之乎此又不可解也惟唐釋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謂星土以精相屬而不拘于方隅蓋取太史公占街南街北之說而推廣之其詳見於唐志自得一行星土以精相屬之說始知蒼龍元武白虎朱雀之星不必與土之東西南北相對矣亦不必拘于封國時歲星之所在矣亦無別于諸星所轄疆域之廣狹矣况左氏內

外傳言分野星土之相應歷歷如響或有妖祥而爲之占者多得其效如魯襄公七年宋災土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變必始于火是知其有天道也又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楚必無功註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是姬訾雖爲衛之分然與晉相近都在西北歲星所在而

漢源問答

卷十

四

楚犯之故無功也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左傳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是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蓋周分鶉火楚分鶉尾歲星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子午之位南北相衝也又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

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元年左傳子產云辰爲商星是大火屬宋也參爲晉星是實沉屬晉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左傳士文伯曰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昭九年四月陳災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遂亡子產問其故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之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五年歲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

漢源問答

卷十

五

年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左傳鄭裨竈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以是譏之則客星犯元枵應在齊也昭十一年襄宏曰此蔡君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

候其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  
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  
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  
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  
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即  
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  
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昭二十六  
年齊有彗星杜註謂齊之分野正義謂出于元枵

漢源問答

卷十

六

之次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左傳史墨曰越得歲  
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註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則其時歲星在吳越之分  
也又晉語云實沉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亦云歲在  
鶉火吾周之分野是分野之說明明可驗至後世  
而其術益精且非獨二十八宿之有分野也卽北  
斗五緯三垣五車等星史記天官書所載俱與方  
隅各有所屬不可誣也

周天有十二重然歎答曰楚詞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後世歷家謂天有十二重非天有許多重數蓋自  
日月星辰運轉于天各有所行之道卽楚詞所謂  
圓也其最外者爲至靜不動次爲宗動南北極赤  
道所由分也次爲南北歲差次爲東西歲差此二  
重天其動甚微歷家姑置之而不論次爲三垣二  
十八宿經星行焉次爲填星<sub>土</sub>所行次爲歲星<sub>木</sub>  
所行次爲熒惑<sub>火</sub>所行次爲太陽<sub>日</sub>所行黃道是  
也次爲太白<sub>金</sub>所行次爲辰星<sub>水</sub>所行最內者則  
爲太陰<sub>月</sub>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而爲

漢源問答

卷十

七

諸天之內外然所以知去地之遠近者則又從諸  
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速而得之蓋凡爲所掩食  
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體能蔽日光  
而日爲之食是日遠月近之徵也月能掩五星而  
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于月而卑于  
恒星也五星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又  
宗動天以渾灑之氣挈諸天左旋其行甚速故近  
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  
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惟恒星

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是故恒星與宗動相較而歲差生焉太陽與恒星相會而歲實生焉黃道與赤道出入而節氣生焉太陽與太陰循環而朔望盈虛生焉黃道與白道交錯而薄蝕生焉五星與太陽離合而遲疾順逆生焉地心與諸圓之心不同而盈縮生焉

問歲差里差之說答曰梅定九歷學淵源云近代治歷逾密而其大法定于唐虞之時夫歷所步有四

濼源問答

卷一

八

日恒星日日日月五星治歷之具有三曰筭數

曰圖象曰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躔

離月朧晦而月見西朧朔而月見東盈縮交食遲

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歷者七十餘家大約三

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歷者筭數也象者圖也渾象也璿璣

玉衡窺測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時然歷之最

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者有微有

著然非積差而至于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

之甚遠則所差甚微非目力可至不能入算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又八月回回太西差法相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損歲餘天周之法則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為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之所居有南北東西正視側視之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

濼源問答

卷十

九

者也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

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京房曰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

明不照唐徐昂宣明歷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

衍歷有九服測日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

七所而近來歐羅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

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

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

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數逾多而

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



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歷至近日屢變而益精者以此然謂定于唐虞時者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氣窺也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昂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斂不可以一方之所見定也故爲之囑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本法也問盧全月蝕詩以食月爲蝦蟇好怪耶抑實有所本耶答曰孔子修春秋但云日有食之而不明言所

溪源問答

卷十

十

有何物周禮十輝五日闇亦指日食而不明言所闇何故蓋合朔時月行黃道日爲月魄所掩而日爲之食至望時月食漢張平子靈憲稱爲闇虛宋儒極力解之而未明言其故蓋月借日爲光望時日月對照月行地上日行地下而日光適爲地影所掩此月食之故也盧全所云詩人調語耳○月之行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是謂合朔當朔日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爲月魄所掩是爲陰勝陽其變重自古聖人畏之若日月同度于朔日

不入黃道則雖會而不食月之行在望與日對衝月入于闇虛之內則月爲之食是爲陽勝陰其變輕朱子謂月食終亦爲災陰若退避則不至相敵而食所謂闇虛蓋日火外明其對必有闢氣大小與日體同此日月交會薄食之大略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遇災而懼以此

問水經註云灤水北爲大明湖今灤水源于趵突泉繞西城外由城北爲灤水至灤口入大清河而大明湖別匯在城諸泉之水出北水關入灤水與水

溪源問答

卷十

十

經所載不合何也答曰城內外七十二泉皆濟水伏流之所發其源本同則趵突可名灤源城中諸泉獨非灤源乎且濟南舊治在東平陵城水經所謂武原水北逕東平陵故城西是也至宋方建今治安知未建城之先趵突不與諸泉同入大明湖與

問漕運之在山東者一千二百里其濬治始末可備問歟答曰愚昔年在運河道署輯東運鏡機一卷言之極詳曾爲序之云都燕自元始運道之自北

而南亦自元始其初汶與濟通而不與泗通自畢輔國引汶入洸由洸入泗而淮泗之舟可達任城然自任城以北必由陸運始入御河至元二年李奧魯赤自任城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入海由海至直沽後海口河淤仍從東阿捨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以達京師至元十二年用韓仲暉言自安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通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名會通河而東阿之舟可達漳御然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初開時岸狹水淺所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未罷明永樂九年宋禮濬會通河用汶上老人白英計築戴村壩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濟運本北流七分南流三分而地勢北高南下今變為北三分南七分余近作蓮子湖筋歌百首內一絕云綠楊如線繫歸驂斗帳紅羅曉夢甘休把郎心作汶水三分向北七分南蓋紀其事也又命金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塌場口築堤導河經呂梁徐州二洪南入滙黃淮遂分始罷海運然自南陽達穀亭在昭陽湖西屢為黃水侵淤胡世寧戴應期議于昭陽湖東開新河至工部尙

書朱衡成其績而穀亭之淤避矣萬歷間翁大立傳希攀舒應龍議于韓庄下開泇河自夏鎮達直河口凡二百六十里劉東星繼之至李化龍始竟其功避黃河三百里之險我朝靳文襄輔以直河口塞董口又淤駱馬湖復淺澁遂因宿遷西北皂河集舊有河形挑新浚舊上接泇河之委下達于黃開皂河三百里然自清口溯黃而上以達張莊運口尙長二百里因于遙縷二堤內挑中河三百里使重運一出清口即截黃而北由仲家關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至中河以入皂河離不測之險溜行有縶之穩途其功與宋禮之濬會通陳暄之開清江相埒蓋自吳開邦溝隋開御河歷唐宋元明漕東南以濟西北者無不仰藉黃河顧欲收其利難避其害自康熙二十七年皂河中河既成而運道之歷黃者僅七里糧艘安行如過枕席矣山東運道自嶧縣黃林庄至德州拓園計長一千二百里建閘四十有九以權蓄洩設閘官三十一員以司啟閉而運河之水源本于諸泉會典所載四百二十五尙有新

疏者共四百七十八泉時加疏濬以資不竭又有  
微山昭陽馬場南旺蜀山馬踏獨山諸湖以爲水  
櫃又有堤有壩有橋有埧有水口有涵洞有斗門  
有減閘挑淺濬淤塞冲防潰工要事煩所以迅糧  
艘而裕倉儲者全係乎此

問東省河之以清名者曰南清河曰大清河曰北清  
河又有小清河其同源異派歟答曰山左清河皆  
濟水伏流之散出者也南清河者自荷澤縣雙河  
口分支東流爲清河由鉅野嘉祥入濟寧與牛頭

濰源問答

卷十

十四

河會此南清河古名南濟一名魯濟春秋莊公三  
十年遇于魯濟卽水經所謂南爲菏水是也北清  
河者自范縣岔河口上承魏河洪河瓠子河小流  
沙河四水入壽張界俗名沙河至沙灣大壩出道  
入橋入運河此北清河古稱北濟亦名齊濟是也  
曰大清河者本汶河故道明永樂中旣于坎河築  
戴村壩遏汶水西出南旺矣因子壩上分洩汶水  
餘瀝至七里河古名濟汶會合處世謂大清河因  
小清河而得名也又名鹽河因鹽艘往來其中也

經平陰長清過大清橋由齊河至歷城濼口濼水  
者趵突諸泉之水也由濼口經濟陽青城至利津  
牡蠣口入海此大清河之源委也曰小清河者本  
濟水故道今以章邱東陵山獺水爲源由鄒平新  
城高苑至樂安縣馬車瀆澄海口北入海此小清  
河之源委也凡此四清河皆係濟水曹植云沈源  
導濟作潤岱峒其明徵也沈存中筆談云歷下發  
地泉泉俱濟斯言得其要矣蓋河濁濟清故名清  
杜佑通典云濟水通得清之名杜甫詩濁河終不

濰源問答

卷十

十五

汙清濟亦極言其貞潔耳潔故沙土不能混其流  
貞故河水不能亂其脈性沉而行疾故遇厚土而  
潛行遇山麓而仰出此濟之異于他水如此○今  
山東以清名地者甚衆春秋隱公五年夏公及宋  
公遇于清註清衛邑沛北東阿縣有清亭知古時  
已有此名

問言治河者前有賈讓後有賈魯而讓之三策世尤  
盛稱之其果千古不易乎抑古今異宜也答曰讓  
之言曰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

樂源問答

卷十

六

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之言如此後世遵之者迂違之者悖性 本朝靳文襄公論最平允其言曰賈讓三策邱濬謂古今治河無出此策而詆其謬者亦有之是二者皆過也夫論古人者必論其世毋泥其所言平其心毋逞其所快蓋讓之策乃專爲西漢之世黎陽東郡白馬間數受河患而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考黎陽卽今濬縣東郡白馬卽今滑縣冀州之民當水冲者卽濬滑二縣

樂源問答

卷十

七

之民貪近河肥饒沿金堤而築室廬者非統言冀州全境之民也繕完故堤增卑倍薄爲下策者卽濬滑二邑曲防遏水使百里之間河再西而三東之堤非專謂堤防爲下策也夫河一折卽一衝衝卽成險彼時百里之間而河凡五衝其患安得不烈故讓欲徙其當衝之民廢其曲防之隄而別爲徑直之石堤三百里東河以北入海耳夫讓欲束河而仍用堤用堤而必以石而至於三百里彼之倚堤以治河也亦至矣後世不考其時不詳其地

或欲遵而行之或欲辭而闢之不亦過乎或曰昔者潘季馴嘗辯之矣然則潘之言非歟曰何可盡非也其上策徙冀州之民辯之曰民可徙四百萬之歲運將安適乎蓋漢不行運而明行運然未嘗以之闢讓也其中策多張水門早開東方溉冀州澇開西方放河流辯之曰澇固可洩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蓋既傍西山作堤則東卑而西亢可知其言皆是也至若曰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并水門淤漫之夫讓所謂水門卽今之閘壩涵

漢源問答

卷十

夫

洞也河流雖不常能淤漫然卽季馴治河何以不廢閘壩涵洞乎又曰旱則河亦淺無以分溉則又不然蓋讓所言溉亦止言冀州石堤三百里間耳黃河挾萬里之源合秦晉豫三州之水而至冀安得冀州一旱而河卽淺乎又辯甘州以下濁流不可溉田亦不可以闢讓今平心論之若所云疆理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誠萬世之至言無古今之分南北之異者也其他言則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宜於

北者未必宜於南何也前世土滿而人稀民易徙後世當水冲者往往通都大邑其可徙乎濬滑以上西薄大山地堅而多石故能據堅地作石堤今自開歸以至海口惟徐邳近山岡餘皆浮沙曠土地安得堅石安從取雖三里亦不能況三百里乎且季馴嘗言河南土最鬆禹導河止經河南一郡故當時之水不甚濁今距禹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故水愈濁由此言之西漢去今千七百年距禹猶未遠又河未南徙則其水亦未必如今日之

漢源問答

卷十

夫

濁或尙可因渠而溉田亦未可知若今則但能開涵洞引黃以淤窪已善矣安能通渠而引溉哉然則爲今之策亦惟有擇老土築堅堤以束河使不得他徙建牖壩置涵洞以保堤使不內潰而已舍此之外別無奇謀異見矣故曰讓之三策自爲西漢黎陽東郡白馬間言未嘗全爲治河立論也鑒于古而不膠于古不亦善乎

問北直水道源流書缺有闕先生久居其地能一一指示與答曰此愚夙嘗究心者今試言其大略○

玉河源出宛平縣玉泉山滙爲西河分流而入德勝門西水關過 皇城五龍亭前爲北海子入大內從金水橋流經玉河橋出正陽門東水關東迤稍北至東便門東水關出注通惠河所云護城河皆玉泉之分流也○通惠河亦名大通河源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諸泉又經宛平縣玉泉山東繞甕山滙爲七里濼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從月橋入大內南出河橋水門合南北城河經大通橋至通州分流一自

濼源問答

卷十

壬

鮑邱水水經云鮑邱水從塞外來酈註鮑邱出禦夷北塞中是也東經密雲之石塘嶺入通州城東北與富河合東南徑武清而入直沽合衛河入海卽元史所謂通州運糧河也是白河鮑河皆東潞水也薊門考滴水崖之水縣崖而下者卽白河上源又東有白河堡鎮河墩皆白河所經也白河者以兩岸皆白沙彌望故名其一爲西潞水亦曰富河卽古濕餘水也一名濕餘河亦曰榆河方輿紀要云濕餘河源出軍都山至舊縣西而伏又南復出謂之榆河其發處爲月兒灣或名濕榆河今上流已涸下

濼源問答

卷十

壬

流爲沙河入順義境至通州城東北會白河入海是富河卽水經所謂沽河皆西潞水也二水至通州合流以通州地漢時置路縣王莽改路縣爲通路亭至後漢以此地爲漁陽郡領潞縣加水旁于路潞水之名自此始也按自密雲來者爲白河自順義來者爲富河至通合流爲運河水漲時易于泛溢故于香河下流設王家務引河卽青龍灣又爲匡兒港灰壩以洩之○濼河在永平府其源出宣化府西一百二十里炭山東北流經雲州堡又北流

經故恒州南入舊開平衛土人謂之商都商都者上都也東南流古北口邊外七百里與九流河合逶迤而入遵化北口外之柳河又有青龍河及寬河自都山西來入之又東南過潘家口鐵門關注之又東入團亭塞行內地又東南經桃源莊與澈河合又東至中峰山與恒河合又東與長河合又東至官寨與清河合又東過黃臺山之箕石去遷安三里納要孤水灤河至此其勢愈大每夏秋水盛濤若江河又南入盧龍縣界又西過清節廟又

灤源問答

卷十

五

南至虎頭石與漆河合又南經巖石山橋與別故河合又南五十里至岳婆婆港入樂亭縣歧爲二左曰胡盧河右曰淀流河至清河口入海卽古濡水也盧龍縣卑耳溪卽齊桓公見兪兒處○漆河出境外十八盤北旱落兀素百五十里阿老谷泉入桃林關合青龍河漆河者卽水經元水也○青龍河出都山東南豹崖之三岔過孤竹故城入灤河他如溫河白溝河淘金河橫河涼水河飲馬河聖水安水谷溝泉皆永平水之宜加疏導者也○香河在香河縣東

俗名長溝水有香氣縣以此名○洶水方輿紀要云洶水一名廣漢川發源黃崖口西南流經盤山之陰入平谷縣爲洶河又南入三河縣又東南流入寶坻縣界畿輔通志云至寶坻會潮河入海亦曰渠河按寶坻潮河卽白龍港亦曰運糧河源出古興州卽古鮑邱水分支自明景泰二年由北塘河口開引新渠由是天津糧艘由直沽運寶坻之潮河而上沂乎薊州卽今所謂薊運河也至嘉靖三十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竟由密雲遏白河

灤源問答

卷十

五

至今寶坻西境有村名洶口土人稱寶坻縣亦曰洶陽○畿南之水莫大于永定河滹沱河唐河滋河沙河漳河衛河而諸泊諸淀諸小水以次見焉○鳳河源出南苑流經東安縣東北又東入武清縣流入三角淀河道久淤雍正四年開濬○永定河俗名渾河卽桑乾河古濕水方輿紀要云源出山西大同府馬邑縣經保安州西南出西山至順天府盧溝橋東南流爲看丹口一支東入通州高麗庄合白河一支南流入武清入小直沽其在西山以上岡巒約束勢不

得肆宛平而下地平土疏衝激震蕩遷徙不常至康熙三十七年改名永定而河遂安瀾陸清獻公畿輔地圖記云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天鎮衛流入宣府東城西城深井堡保安州礮山縉山下名縉河南流名合河以其台瀉水也縉陽山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盧溝橋達固安縣境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達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玉帶河在霸州南境○白溝河亦名巨馬

漢源問答

卷十

五

河即涑水宋遼分界處其源發于廣昌縣涑山流入紫荆關至房山鐵線崖分為二支一南由涑水入白溝一東流涑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白溝河在雄縣西南新城正南容城東北○沙河即秋蘭河下流經定興縣與易州諸水合曹彬等夜渡巨馬河瀕沙河而繫即此水○大清河在雄縣發源于涑易沙三河合流入白溝河○密河在雄縣藥王廟北乃白溝河分流○琉璃河源出房山縣龍泉峪流經良鄉縣界又東南至霸州入巨馬即聖水也方輿紀要云

大房山下聖水泉即聖水之上源其委流為琉璃河金史謂劉李河逕良鄉縣至霸州入巨馬河琉璃河韓村河胡良河挾河巨馬河白溝河合流入保定縣北之玉帶河東注東流由流河東流入海○易水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寒是也易水有三一為武水發源于易州寬中谷水經注云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歷武夫關東出兼武水之稱是也是為中易水一為雹水亦曰瀑河又曰鮑河發源于獨石岡經安肅合雞爪泉此水隆冬不凍灌菜甚肥過容城下流安州為南易水一為濡水發源于窮獨山水

漢源問答

卷十

五

經云濡水出窮獨山南谷是也是為北易水至五里河口入白溝河按瀑河下流至容城南亦名白溝河與雄縣西南之白溝是兩處○良鄉縣茨尾河發源潭柘寺山流入巨馬河亦歸白溝河○漕河在安肅縣南發源曹河澤徐河源出易州五迴嶺安肅城北之洋河漕河徐河與保定府南之府河方順河九龍泉同徑安州新安入燒車淀出趙北口大橋入柴伙淀蓋燒車淀在趙北口之西故為西淀柴伙淀在趙北口之東故號東淀水至東淀與涑之琉璃新城之紫泉定興之北河諸水會為白溝同歸東流又東合永定○唐河在定州河水同為淀河至天津北入海○唐河在定州即涑水也水經云涑水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是



也中山卽今定州水出山西大同府靈邱縣流入倒馬驛

逕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與滋沙二河合○滋

河方輿紀要云滋河源出山西元和志云滋水出

山西大同靈邱縣枚回山流逕正定府竟內自無

極縣深入深澤縣界○沙水卽派河輿圖云派河

源出山西畿輔地圖記云沙水卽派水發源山西

太原府繁峙縣白波頭口流逕直隸阜平曲陽行

唐新樂由定州流入祁州三岔口與滹滋二水合

此三岔口與天津三岔口同名異地下逕蠡縣南入高陽爲猪龍河

洪源問答 卷十 五

遇水發時常虞泛溢考名勝志高陽故城東龍化

村是猪龍河也俗傳顓頊時有猪化龍而成是河

故名按卽高陽之馬家河也○子牙河在大城縣

東源出自西南條派未易悉舉大要惟滹沱與釜

陽爲衆流最而遠且險者莫如漳河清漳發源山

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沾嶺一日少山濁漳發

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之發鳩山分流至彰德府

涉縣而始合下至直隸廣平縣分爲二一東流于

山東館陶縣入衛一東北入寧晉泊而合釜陽至

冀州合滹沱至大城東逕子牙村故名子牙○滹

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秦戲山白雁門縣流入直

隸平山縣按山海經曰秦戲之山滹沱河水出焉

周禮職方氏云并州其川滹沱禮記云晉人將有

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滹沱戰國策云趙攻中山以

擅滹沱蘇秦說燕王曰燕南有滹沱此滹沱之名

所由昉也水經獨無其目漢書地理志所載甚多

而源委未晰畿輔地圖記云滹沱河在正定府南

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雁門流經直隸

洪源問答 卷十 五

靈壽平山遶正定城南歷藁城晉州東鹿至冀州

會漳滏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爲

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青縣岔河

口入衛○滏陽河卽滏水源出磁州之神麴山山

海經云神麴之山滏水出焉滏水發源于鼓山之

麓而上流八字澗浸淫之水亦常入焉東南行二

里許與黑龍洞水匯其流始大黑龍洞卽神麴山

也東行至磁州南入邯鄲曲周東至雞澤磁州志

云滏陽河自雞澤縣三十里至平鄉縣之夏莊橋

洪源問答

卷十

五

又四十里至任縣之新店橋又三十里至邢家灣  
 又四十里至隆平縣之牛家河至寧晉縣合漳河  
 ○漳河有二源清漳出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  
 縣沾嶺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之發鳩山二  
 水分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東南合而為一曰交  
 漳口東行二里入磁州西南境又東入河南彰德  
 府臨漳縣界從臨漳東北入直隸廣平縣磁州舊隸河南  
今將直隸滑二縣易之滑二縣易之○恒水即槐水在曲陽縣東流入唐  
 縣俗謂之橫河漢書地理志云上曲陽恒山北谷  
 禹貢恒水所出水經注云涇水又東恒水西南來  
 注之即禹貢恒衛既從也○衛水在靈壽縣畿輔  
 地圖記云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  
 里入滹沱河方輿紀要云衛水在靈壽縣東北十  
 里俗呼雷溝河此即禹貢恒衛之衛非大名之衛河也○正定長蘆  
 水即西漳水支流也今亦曰長溝經南宮入衛水  
 縣界○大陸澤在任縣東北十里禹貢大陸既作  
 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尚書正義引孫炎云今  
 鉅鹿北廣阿澤也水經注云衡水北經鉅鹿縣故

洪源問答

卷十

五

城東路溫舒為里監門牧羊澤中取蒲牒寫書即  
 此澤也畿輔地圖記云大陸澤受水之處在鉅鹿  
 任縣隆平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洛河在平  
 鄉縣元和志云洛河源出河南彰德府武安縣西  
 北三門山下去縣八十三里方輿紀要云平鄉之  
 境左舒右縮洛河在境上沙河在境外沙洛合流  
 在平鄉南和之間○雞澤在永年縣西南十里左  
 傳諸侯同盟于雞澤水經曲梁之雞澤國語所謂  
 雞東北通澄河○衛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輝縣蘇  
 門山東流經新鄉汲縣濬縣內黃魏縣大名入山  
 東館陶即古清河也一名白溝隋之永濟渠也俗  
 呼為御河近孤女冢本號孤女渠隋煬帝征遼改  
 為永濟渠○大名稍河源自濬縣之大齊村相傳  
 亦黃河故道○東明縣之漆河源自河南原武縣  
 黑陽山逕東明縣東合於洪河○東明縣東賈魯  
 河元至正十一年四月總治河防使賈魯濬河故  
 道通長二百八十里有奇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  
 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南白茅至劉

莊村接入故道十里入山東界。開州澶水卽古  
澶淵也。水經注引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盟于澶  
淵，卽繁淵也。古瓠子河亦在開州。渤海在天津  
縣東一百二十里。元時江淮漕運悉行海道，以抵  
直沽。明永樂初亦行之，自會通河成始罷。元食貨  
志云：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  
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  
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樂源問答

卷十

三

樂源問答卷十終

樂源問答卷十一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章爲枚乘  
作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爲傅毅之詞，王元美又  
謂中間雜有枚乘或張衡蔡邕作，未可知。然則十  
九首非一人作乎？答曰：自非一人作也。青青陵上  
柏一篇中有宛與洛似出東都人之手，驅車上東  
門東門乃長安東門，似出西都人之手，大抵皆孤  
臣思婦友朋契濶死生新故之感，比興意多，所謂

樂源問答

卷十一

發乎情止乎禮義，自成千古絕調。吾鄉張浦山徵  
君有古詩十九首解，劇佳。○相去日以遠，衣帶日  
以緩，不曰身瘦而曰帶寬，何也？歷來註家畧之，浦  
山亦未解及此。愚按列女傳齊旣拘臧文仲與兵  
襲魯，文仲遺魯公書，隱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  
獵犬組羊裘，琴之合慎，思之臧吾羊，羊有母，食我  
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能知，召  
母問之，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斂小器投諸台，  
言取郭外納之于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

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慎思之言思妻也臧有羊有母者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于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髮不得梳饑不得食此古詩所本乎若穀梁傳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疏緩帶者優游之稱也另是一意問木蘭詞說者謂唐初人記六朝事別有事蹟可徵否答曰少聞之吾鄉前輩諸草廬先生云木蘭隋煬帝時人姓魏本處子亭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

洪源問答

卷十一

二

兵木蘭痛父耄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操戈躍馬而往歷十二年閱十有八戰人莫之識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奏懇省視及還釋戎服衣女衣同行者駭然事聞召赴闕煬帝欲納之對曰臣無媿君之禮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贈孝烈將軍土人立廟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也

問槎客至斗牛指張騫歎抑海上仙翁歎答曰此詞賦家習用故實荆楚歲時記則謂漢武使張騫使

大夏尋河源有乘槎事張華博物志載八月八日海上仙翁亦有乘槎事相似而不同少陵江樓夜宴詩清動懷中物高隨海上槎又宿白沙驛詩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分用此事至秋興詩奉使虛隨八月槎兩事合用○義山詩何人書破蒲葵扇記著南塘移樹時蒲葵扇是謝安事乃捉扇非書扇也書五字於六角竹扇乃王右軍事亦兩事合用

洪源問答

卷十一

三

問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金陵夜行塗口作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其說然與答曰此妄說也辛丑是晉隆安五年已不題年號其他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則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義熙元年也歸去來辭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遇火己酉歲九月

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凡此題甲子者皆是晉代最後丙辰安帝尙在瑯琊未立雖裕篡代之形已成又何以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謂庚子後不復題年不知陶公出處大節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又按詩外

洪源問答

卷十一

四

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唯晉義熙三年此誠題年號也若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自祭文歲唯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陶永初以後詩卽不見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元尙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

問靖節桃花源記後人詠其事者如王摩詰劉夢得

韓退之趙松雪皆以爲神仙獨蘇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其說可謂辨矣何如答曰東坡之言是也詩惟王介甫有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與東坡之論合

問靖節詩奇蹤隱五百昌黎則云自說經今六百年五百六百何異乎答曰考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

洪源問答

卷十一

五

明年燔詩書又明年坑儒三十七年胡亥立二年滅于漢兩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爲魏魏四十五年而爲晉至孝武太元元年通五百八十九年五百六百皆舉成數言耳南陽劉子驥太元時人也故愚讀陶紀年中以桃源記系於太元九年甲申下問元次山中興頌顏魯公書摩崖在浯谿上其文以三句爲韻人謂次山創爲此體然與答曰此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非創也自秦以後罕爲此體故皇甫湜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專指浯谿

刻石其亦未得句讀乎

問近時濟上農人耕地得古鏡一枚背有銘云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聖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凡四十二字車生耳何謂也答曰此漢人語也卽毛詩重較之意陳仲醇枕譚云漢諺語仕進不止車生耳與此鏡同意又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耳故曰重耳此鏡現歸吾友黃小松郡丞小松云漢鏡銘多作吉羊語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六

此獨作勉戒語尤爲僅見

問少陵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開元五載余尙童穉記于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灘頓挫獨出冠時此渾脫二字之始今先生以爲劍器渾脫皆舞曲之名非渾脫瀏灘頓挫六字爲句敢請其解答曰陳暘樂書云樂府諸曲自古不用犯聲唐則天末年劍器入渾脫爲犯聲之始劍器宮調渾脫商調以臣犯君故爲犯聲王阮亭皇華紀聞載朱中丞浣水續談云唐長孫無忌以烏羊毛

爲渾脫瓊帽時人效之號趙公渾脫予于役三關

次太子灘隔岸羣夷來見亂流而渡見有騎一物浮水面者問之曰渾脫也蓋取羊皮去其骨肉令不透水以氣管吹之宛然羊也蓋渾脫其骨肉而製之故以爲名趙公之帽義亦應爾愚因憶南卓羯鼓錄載杜鴻漸于嘉陵江樓月夜以柘枝擊羯鼓見岸上羣羊皆低昂盤旋舞應節奏則舞名渾脫亦當以羊取義以上皆見皇華紀聞又居易錄載李中麓太僕名開先塞上曲云黃河萬里障邊隅黯鹵年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七

來謀計殊不用輕帆并短棹渾脫飛渡只須臾自註云脫音駝蓋渾脫舞渾脫帽皆當作平聲也問少陵詩鏡花何太喜錢湘靈詩昨宵蟾子上羅巾又喜鶉簷前報好音之類今已成俗諺不識唐人有所本否答曰本之劉歆西京雜記引陸賈云目矚則得食鏡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故目矚則祝之鏡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俗語皆有所本困學紀聞載之詳矣愚更考得數條如相國一个並出左傳

偶然出漢書劉昆傳宗師出莊子及漢書朱浮傳  
封君出史記平準書官長出墨子尙賢篇腳色出  
北史杜銓傳夤緣出左思吳都賦告老出左傳賣  
官出後漢書桓帝紀買官出後漢書崔寔傳便宜  
出史記蕭何傳容情出搜神記權柄出漢書劉向  
傳受記出漢書趙廣漢傳兩造出尙書周禮文書  
出周禮小宰注罪過出史記二世本紀發覺出漢  
書高帝紀處分出焦仲卿妻詩抵罪出史記趙世家  
家開釋出尙書招搖出史記孔子世家武斷出史  
記平準書奈何出尙書前輩出唐書裴均傳後輩  
出唐書劉禹錫傳好人出詩經主人翁出漢書東方  
朔傳公然出杜甫詩相公出王粲羽獵賦結髮  
出漢書李廣傳風聞出漢書尉佗傳放生出列子  
開口笑出莊子如意出漢書賈誼傳請安出左傳  
別號出月令鄭註市井出孟子奉承出左傳軍師  
出檀弓晚生出晉書戴淵傳小生出漢書朱雲傳  
不中用出史記中傷出列子孟浪出莊子風波可  
口並出莊子受業出國語歡喜出戰國策門下出

漢源問答

卷十一

八

戰國策亡賴出史記高祖紀小鬼出史記封禪書  
負荆出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先容出史記鄒陽傳  
草藁出史記屈原傳腐儒出史記黥布傳備員出  
史記申屠嘉傳數奇出史記李將軍傳惡少出漢  
書昭帝紀居間出史記郭解傳無萬出漢書成帝  
紀科第出漢書元帝紀銅錢出漢書食貨志薄技  
出漢書司馬遷傳直日出漢書京房傳多謝出漢  
書趙廣漢傳惶恐出漢書朱博傳同學出漢書蕭  
望之傳同門出漢書儒林傳相思出漢書外戚傳  
底裏出後漢書竇融傳守錢虜修邊幅輕薄切齒  
寒心並出後漢書馬援傳聚訟出後漢書曹褒傳  
狐疑出後漢書班超傳物色出後漢書嚴光傳絕  
倒出晉書衛玠傳酒令出梁書王規傳子細出魏  
書源懷傳潤筆出隋書鄭譯傳關節出舊唐書穆  
宗紀作鬧出舊唐書武宗紀對手出舊唐書宣宗  
紀末耐何出唐書承天皇帝傳笑殺出唐書鄭繁  
傳眼孔大出唐書安祿山傳生事出春秋繁露廢  
物出吳越春秋鯽魚出祁祁筆記冬烘出葉夢得

漢源問答

卷十一

九

避暑錄話多言多敗出家語深根固柢出老子金玉滿堂出老子畫蛇添足出國策自相矛盾出國策吹毛求疵出韓非子見笑大方出莊子官久自富倘若無人並出史記刻舟求劍出淮南子積少成多和氣致祥並出漢書酒甕飯袋出王充論衡設何容易出漢書入室操戈出後漢書四通八達出子華子不近人情出莊子天下太平出呂氏春秋壹敗塗地出史記高祖紀武斷鄉曲出史記平準書言人人殊出史記曹相國世家有何面目出

深源問答

卷十一

十

史記孟嘗君傳利令智昏窮愁著書並出史記平原君虞卿傳無因至前出史記鄒陽傳沾沾自喜不直一錢並出史記魏其武安傳死灰復然出史記韓長孺傳後來居上出史記汲黯傳不寒而栗出史記酷吏傳延年益壽出漢書李尋傳稠人廣衆出漢書灌夫傳見事風生出漢書趙廣漢傳落落難合出後漢書耿弇傳妄自尊大開心見誠並出後漢書馬援傳爲善最樂出後漢書東平憲王傳竹頭木屑出晉書陶侃傳皮裏春秋出晉書褚

裒傳豈有此理出齊書虞悺傳一身兩役出梁書張充傳名下無虛出陳書姚察傳有始無終出魏書段承根傳良辰美景出北齊書段榮傳方底圓蓋出顏氏家訓求田問舍出三國志人面獸心出宋書明帝紀名士風流出齊書斬草除根出唐書垂頭喪氣出唐書酒有別腸出五代史福至心靈出畢仲詢幕府燕閒錄打草驚蛇出續常談過橋拆橋出續通考讀書種子出鶴林玉露腳著實地出宋史邵雍傳旗鼓相當出管輅別傳

深源問答

卷十一

十一

問日知錄云三百篇之詩句多則必轉韻魏晉以上亦然宋齊以下韻學漸興人文趨巧于是有強用一韻到底者終不及古人之變化自然也然則古詩以轉韻爲是歟答曰文心雕龍已言之矣曰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在漢時已然詩無定格惟其是耳問集句始於何人答曰始於傅咸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倬勉爾遐思我言維服此集句之祖或謂始於王介甫非也



問詩伐木章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是嚶字非鶯字。鶯蠻黃鳥當是鶯而又無遷喬字。今人遷秩謂之鶯遷似本此而以嚶爲鶯始于何人。答曰本草釋名禽經云鶯鳴嚶嚶故名。或云鶯項有文故从照。照項飾也。或作鶯意者鶯鳴嚶嚶故以伐木章之鳥專屬之。倉庚乎唐人有鶯出谷詩。題盧正道碑有鴻漸于磐鶯遷于木之文。白氏六帖以遷喬隸鶯門中。李嶠詠鶯詩遷喬暗木中。則唐人多用之。而野客叢書謂張平子東京賦已有睢鳩

漢源問答

卷十一

十一

麗黃關關嚶嚶句証爲在漢時已然。然張平子究未嘗以遷喬字明屬之鶯也。至梁昭明太子啟云嚶嚶出谷爭傳求友之聲。始明見鶯字竊疑唐人鶯遷字俱祖此。

問禮云毋勦說毋雷同摹倣之病。昔人嗤爲屋上架屋。乃淵明大儒而雞鳴桑樹巔二句。藍本樂府及陸士衡詩少陵高才而草堂舊犬喜我歸八句。全用木蘭詩調王摩詰水田白鷺夏木黃鸝本李嘉祐五言詩只加漠漠陰陰四字。林和靖疎影橫斜

水清淺二句本江爲詩只改竹字爲疎字。桂字爲暗字。何歟。答曰此不足爲病也。左邱明以獨造見長而吳語敢忘天王之大德思邊垂之小怨二句。脫胎小雅。晉惠帝時嵇紹上疏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此祖鮑叔牙謂齊桓公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束縛于魯時願甯子無忘飯牛時語。罔殺王豹。豹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此祖子胥懸吾目于東門以見越之人語。且不特此也。如知果知知

漢源問答

卷十一

十一

瑤必亡請別爲輔氏後趙括將兵其母上書晉武立后楊珧削表皆師知果之故。智楚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曰賴社稷神靈國有君矣。廉頗因趙王會秦王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其定社稷之謀相同。明于忠肅處正統之變亦然。而皆本于陰飴甥之謀。晉公子目夷之謀。宋公孫申之謀。鄭

問輟耕錄楊煥然讀通鑑至漢魏正閏大不平之賦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髮欲起溫

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誰家可見萬世公道自在人心司馬溫公作通鑑以魏爲正統朱子云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故作綱目黜魏帝蜀此出朱子獨見歟答曰此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也以蜀乃宗室得爲正統魏受禪乃篡逆至晉平蜀漢始亡焉是在晉已有此論余嘗讀陳壽三國志於魏志則稱諸葛武侯爲賊雖引用原文出自敵人

溪源問答

卷十一

五

問李肇國史補載韓退之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後人疑退之賢者何乃輕身如此則肇所載妄與答曰退之岫嶽山詩千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猿猴悲游南岳如此游西嶽可知又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澁拳跼梯巖貼伶俚悔狂已咋指垂戒仍畱銘讀此知肇所載爲不誣矣大抵蠟屐尋山爲文人韻事特不必絕幽鑿險以致輕

命如子美逆落瞿塘石太白逐月采石磯也

問蘇子瞻詩惘惘可憐真喪狗喪字作去聲元微之詩饑搖困尾喪家狗作平聲以何音爲正答曰微之用韓詩外傳也然詩家平仄兩用之字甚多如杜子美詩百年垂死中興時中字作仄側聽中興主長吟百世賢又作平到此應常宿相畱可判年判字作仄先判一飲醉如泥又作平花草千年怨種蠡蠡字作平蝦菜忘歸范蠡船又作仄王勃海內存知已天下若鄰比字作仄杜詩休怪兒童

溪源問答

卷十一

五

延俗客不教鷺鴨憚比鄰又作平李太白詩八月枚乘筆乘字作平子美詩枚乘文章古又作仄李義山詩九枝燈檠夜珠圓檠字作仄子瞻詩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檠檠又作平子美詩酒醒思臥簾醒字作平韓退之詩朝曦入牖來鳥喚聲不醒又作仄陸放翁詩烏皮几穩得閒凭凭字作平宋牧仲詩簿書叢裏抽身去獨凭闌干到夕陽又作仄竊謂禰衡之禰伍員之員相如之相尙書之尙貞觀之觀莫緝之緝中酒之中急難之難

王氣之王其主之其琵琶之琵琶之枇筭筭之  
箸車騎之騎寧馨之寧町畦之町量移之量抗疏  
之疏枕椰之椰督亢之亢皆平仄兩音此等字更  
僕難數聊就記憶所及畧于此○賢能之能入十  
蒸奴登切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呂聲能獸堅  
中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又奴來切入十灰  
廣韻兩收之於灰韻曰能爾雅謂三足鼈也又獸  
名禹父所化也奴來切於蒸韻曰工善也又獸名  
熊屬亦賢能也二音固截然不混矣乃阮嗣宗詠

樂源問答

卷十一

六

懷詩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與萊哉相叶阮瑀  
七哀詩身帶氣力索精魂靡所能與萊來相叶後  
人用之有不蒙識者乎○宋王景文詩直翁自了  
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曰我字乃去  
聲如何把作平聲押按放翁取字本於列子務外  
游不如務內觀然朱竹垞亦用作平聲贈別孟楷  
詩碧山學士王聖與鑑曲詩人陸務觀○顧長康  
長字世多作平聲東坡詩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  
還同顧長康才疏正類孔文舉癡疾還同顧長康

陸放翁詩頗似嵇中散癡如顧長康俱作上聲○  
履齋示兒編云魏相相字劉更生更字漢書注無  
音相字唐詩身依魏相尊應作去聲更字宋景文  
詩云君看青史書劉向便是當年劉更生亦作去  
聲○更有本仄聲詩家偏作平者艇字古樂府沿  
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  
半字陸機歎逝賦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  
或宜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爽字馬融廣成頌  
豐刑對蔚峯嶺椽爽音生翁羽春風含津吐榮觸字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七

西京賦百禽凌遽駭瞿奔觸喪精忘魂失歸忘趨  
高南阜時鳥墮無端逢腐鼠  
角觸郵信有神羊觸字用此太宰詔之詔匹鄙切  
張詠詩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信伯詔作平  
三雅字出典論而安致遠詩曰試罷三雅與五經  
密雲小酌付樵青雅字讀平聲按方言作盃杯也  
秦晉三郊謂之盃周禮大胥小胥卽詩之大雅小  
雅也但字徐騎省詩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妍怪  
字元微之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鑒字元微  
之詩聯游麴片玉洞照失明鑒音問俱作平元微之

詩苦思正旦酌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正旦二字  
讀若真旦阼字朱竹垞詩殷勤短主簿正笏立阼  
階有本平聲詩家偏作仄者埏字相如賦旁魄四  
塞雲分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入霰韻虹字梁  
簡文帝詩飛幡雜晚虹畫鳥狎晨鳧音絳稜字少  
陵詩塹抵公畦稜去聲冰字玉谿詩簾冰將飄枕  
簾烘不隱鉤包佶詩曉漱瓊漿冰齒寒並去聲司  
字白樂天詩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四十著緝  
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作入聲相字白樂天詩

濼源問答

卷十一

十八

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自註相思必切行字杜  
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豈如吾甥不流宕  
丞相中郎丈人行作胡浪反蒲字白樂天詩羌笛  
吹楊柳燕姬酌蒲萄又酒餘送盞推蓮子爛派堆  
盤壘蒲萄皆作去聲疑字鄂力切楚辭大招天白  
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蝗字放翁詩  
燒灰除菜蝗去聲鐙字王建詩綠窗紅鐙酒作仄  
妨字退之岳陽樓詩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去  
聲封字元微之詩短簷苦稻草微俸封漁租去聲

挑字王建詩每日城南空挑戰作仄又樂天詩仁  
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闔扇字作平膏字作仄又退  
之詩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張王二字並仄從  
橫二字漢書何並傳師古注從子用反橫胡孟反  
二字俱去聲坡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  
茫間蒼茫二字並仄若夫大宛之宛胼胝之胼屢  
空之空繆篆之繆逶迤之逶阿堵之阿應劉之應  
萋萋蔓菁之蔓必當作平雌霓之霓鶴柴之柴分  
減之分京觀之觀逕庭之庭大行之行野燒之燒

濼源問答

卷十一

十九

漕糧之漕綺靡之靡餉遺之遺必當作仄固不可  
誤用耳  
問杜詩葛亮貴和書有篇以古人姓名割截用之可  
乎答曰晉書王濬傳世祖旌賢建葛亮之祠則唐  
以前已有此稱又如顧愷之杜詩顧愷丹青重止  
稱顧愷劉牢之杜詩劉牢出外甥止稱劉牢司馬  
長卿杜詩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止稱馬卿按  
此等他書亦多如師宜官晉書王羲之傳師宜懸  
帳之奇止稱師宜仲長統盧照鄰詩山水仲長園

止稱仲長申包胥庾信詩始知千載內無復有申  
包止稱申包酈食其白樂天詩君看齊鼎中焦爛  
者酈其止稱酈其馬少游陳師道詩馬游從昔哀  
吾老止稱馬游南宮敬叔庾信詩學異南宮敬貧  
同北郭騷止稱南宮敬嚴君平蜀志秦宓傳仲尼  
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止稱嚴平王  
子陽漢書時人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止稱王  
陽鄭子眞皇甫謐釋勸鄭眞躬耕以致舉止稱鄭  
眞司馬相如李商隱詩梓潼不見馬相如止稱馬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三

相如公孫宏李商隱詩空聞遷賈誼不待相孫宏  
止稱孫宏孫賓石盧照鄰詩孫賓遙相待止稱孫  
賓蘭相如費鳳別碑司馬慕蘭相止稱蘭相蘧伯  
玉楊巨源詩不同蘧玉學知非止稱蘧玉榮啟期  
白樂天詩天教榮啟樂人恕接輿狂止稱榮啟郭  
忠恕朱錫鬯詩圖看郭恕工止稱郭恕韓擒虎王  
貽上題張麗華祠云臨春結綺已銷沈遺廟荒涼  
碧蘚侵惟有青谿鳴咽水千年猶自怨韓禽止稱  
韓禽

問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太白  
詩雙鯉呀呷鱗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撥刺卽跋  
刺歟答曰撥方割切刺力達切與跋刺同是跳舞  
意張衡思元賦鸞威弧之撥刺兮射罽冢之封狼  
又作張弓聲

問太白詩身佩豁落圖腰垂虎盤囊豁落圖何物也  
答曰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豁  
落流金之章豁落者所謂豁落斗也如黃神越章  
五嶽眞形之類道家所佩用以祛邪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三

問周櫟園詩渡盡西陵麗矚迷越王臺畔草萋萋是  
以佳景爲麗矚卽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  
不暇意然名畫記張僧繇知畫事手不釋筆而聖  
賢麗矚猶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麗矚二字似  
專指眼目何歟答曰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  
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麗矚美觀也  
問黃山谷詩照灘行郭索焚野得伊尼王荆公詩蕭  
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鉏影外天郭索伊尼搏黍  
春鉏何物也答曰郭索蟹也伊尼鹿也搏黍鷺也

春鈕鷺也愚昔年館於博陵長夏無事曾仿度物  
異名疏及清異錄表異錄之例都爲一編名之曰  
稱名紀麗採輯猶狹未能成書茲擇其尤雅馴者  
錄之長離凡鳥鳳也脈望蠹魚也鞠通琴中蟲也  
烏龍茹黃黃耳渠來吠雲狗也狸奴啣蟬蒙貴鼠  
將貓也芻尼鵲也巧婦鷓鴣也欸段龍媒黃芝汗  
血頻伽驚帆蒲稍鐵象馬也儂女八輩蠶也黍民  
白鳥豹腳蚊也活東蝌蚪也胎仙紫卿鶴也烏衣  
神女燕也兀地奴鵝也活羅慈鳥也元駒蟻也滅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腳鵝鴨也歌女蚓也大客鈍公子象也肥遺升卿  
蛇也王孫尾君子猴也春駒鳳子江夏斑玉腰奴  
蝶也少卿鳥也飛奴人日鳥鵠也謝豹杜宇也鼠  
婦伊威也烏鬼鷓鴣也郭椒黑牡丹牛也胡髯郎  
髯鬚主薄羊也婆婆兒碧海舍人鷗也內黃侯無  
腸公子橫行甲士蟹也阿蘇綠朝雲白衣使者鸚  
鵡也金衣公子黃鸝也黃栗留紅樹歌童鶯也鴉  
鳥兔也蜜宮蜂也石首黃魚也仲能鼠也封使君  
虎也山茵竹雞也白暗象牙也黑暗犀角也縊女

蜺也瓦亭仙鶴也來禽朱奈也鼠姑鹿韭牡丹也  
龍孫竹萌玉版師邊幼節筍也盧橘枇杷也諫果  
忠果木威南威橄欖也松明香也蒼官蒼髯叟支  
離叟五大夫松也此君碧玉椽竹也浚巴菰煙草  
也八月春秋海棠也木筆辛夷女郎花玉蘭也曼  
陀羅山茶也日及木槿也鬢華茉莉也牛勒玉雞  
苗薔薇也瘦容月季花也繁露葵也陶谷芳友香  
祖百草長都梁香馨列侯蘭也治蔣傳延年菊也  
將離婪尾春芍藥也水芝荷也崖蜜櫻桃也壽庭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木虎刺也綠天芭蕉也雁來紅老年也錦帶蕁  
也女蘿兔絲也石髮龍蟻衣苔也博邪瓦衣昨葉  
瓦苔也昔邪牆苔也水魚衣水苔也楨欄棕欄也  
玉乳果宗快果紅綃梨也瀛州玉雨梨花也鐵腳  
梨木瓜也馬乳葡萄也金剛拳杏也餘甘尉桃也  
烏梅柿也木蜜朱實棗也摩羅百合也蹲鴟芋也  
荔枝奴龍眼也天漿金罍丹若石榴也木奴橘也  
瑞金奴柑也鴨腳樹銀杏也萊伯鹿胎葱也仁頻  
檳榔也一束金韭也令草宜男花也土酥蘿蔔也

淨街槌瓠也晚菘白菜也玉杵羹山蔣也玉延山藥也百歲羹蓋菜也天羅絮絲瓜也吉貝棉花也華萃並頭蓮也雀舌龍可過羅綠英森伯清風使晚日侯茶也假節侯蘆也玉臂龍藕也月團隄糜螺丸松煙松滋侯黑松使者墨也紫泥印色也赫蹏側理鴉青密香麥光剡藤銀光雲藍好時侯紙也淨君帚也涼友聚頭六角扇也流黃錦也行馬鹿角也不借麻鞋也軍持偏提淨瓶也扶老柳榼杖也養和儿也博山玉太古香爐也桃笙竹簟也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五

蝦鬚簾也銀蒜簾押也青奴竹夾膝竹夫人也方諸菱花鏡也篷撲柳板也青蚨沈郎孔方兄錢也女牆雉堞也畧徇小橋也鐵鹿船猫也浮圖塔也焦尾綠綺琴也半里嬌執事也三雅不落銀鑿落酒杯也玉參差笙也玉璫瓏笛也白打蹴鞠也胃索千秋也儂緝軟索也輕呂吳鉤魚腸劍也牛衣草席也吉光裘也麗譙更鼓樓也栗尾龍鬚友不律黃聿翹軒寶帚筆也壁友卽墨侯硯也屈戌金鋪窗戶環鈕也翠恩清防屏風也青翰舟也檣蒲

擲骰也裘鐘筆筒也塵尾蠅拂子也都藍茶具也清室深室請室福堂獄也翁仲君何墓前石人也索郎松醪綠蟻皂花屠蘇竹葉洞庭春色蓬萊春青州從事酒也方空紗也綠熊席也方響戒尺也艘構小船也屢屨門門也杯琰茗也隱囊靠枕也青帘酒旆也寓錢紙陌也牢九餅也一作牢九角黍粽也菽乳黎祁小宰羊豆腐也刀圭藥具也草具惡食也脫粟粗糲也寒具油餛子也菽胎糖也欸乃軋鴉檣聲也樹雞木耳也

樂源問答

卷十一

五

問 國初詩學山左爲盛宋荔裳趙清止高念東王子底田山薑趙秋谷皆有專集各樹旂幟而漁洋山人爲海內執騷壇牛耳垂五十年高足旣多士林翕然宗仰獨秋谷與之牴牾作談龍錄譏之其果爲平允否答曰秋谷之才亦清狂拔俗然以詩而論非漁洋敵頭也大約漁洋獎掖善類幾于汎愛秋谷則天性峭急少所許可兩人志趣不同故不免生好惡之見耳至談龍錄論詩細處卽漁洋見之亦當首肯○秋谷撰馮大木詩序云朝士

有得諸葛銅鼓者先生與余各賦長句於時名輩自漁洋公以下莫不斂手漁洋遂欲哀兩人酬唱之篇爲二妙集行諸世先生與余力辭乃止既而與余悉芟比年所作銅鼓諸什不欲有所依附云云是則因漁洋一言之推許反自棄其詩其傲誕如此今飴山全集既不載銅鼓詩人無從見之秋谷嘗書贈曲阜顏修來長山校官桂馥從顏氏錄副見示因亟錄之黃門之家藏銅鼓傳自諸葛征南方形質猶存古初意膚理自發青碧光斑駁有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似對夔鼎圓虛真類懸囊囊側列八卦斷續起細看花鳥參差翔蟾蜍水獸各殊狀爪可尾巖森然張繩貫四耳榑木擊大聲水面聞彭彭當時龍起南陽臥震動天地如子房三分籌策指顧定手揮漢日提天綱益州割據非得已偏安兩立無時忘託孤以後蠻獠亂當車奮臂多螳蝦渡瀘五月冒煙瘴禽縱無異驅犬羊天威遂使南人服不毛之地通梯航爾日鑄此何處用輸銅鼓冶煩工商將謂鉦鼓變新制軍聲直挾風與霜或是異域五金

利銷兵鑄器追秦皇不然功成用作樂琴瑟鐘磬同鏗鏘抑將永畱鎮反側聞聲惕息懷天王前人自作各深遠後世耳目徒荒唐如何神物不自愛甘被棄置居蠻荒淫祠祭賽時方擊椎牛置酒爲權慶酋長收藏二三面卽得境內稱豪強術士附會爲詭說鼓一失去蠻當亾晉唐以來二十載沈埋銷毀誰能防此面獨完入都市市人爭得知其詳度計尺寸較厚薄銅斤論價猶嫌昂黃門好古忽相值萬錢買得什襲藏一時巨手製篇詠高調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七

與古爭煌煌我讀韓蘇歌石鼓推原周代蒐岐陽中興者耆天所與從臣才藝臣之良臥龍借使生此際仲甫召席難抗行爰德已燼時不造流星遂隊天西芒遺物空存有此鼓遭時亦晚堪悲傷昌黎眉山久淪喪眼前作者誰頡頏儒托借成口實六丁何不下取將應爲近人去古遠舉動往往隨頭僵腥銅澀鐵皆競進大器視若揚糝糠畱此時時發聲響驚豁眯目開癡腸吁嗟黃門好秘惜無以得意輕播揚至寶已爲人所識恐有耳食思



奪攘天晴日暖吾輩至請君始出陳高堂

問遮莫二字詩家習用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子美詩遮莫隣雞下五更論者謂猶言儘教也然與答曰莫字亦是方言盧祖皋詞溪魚堪膾切莫論錢李易安詞莫道不消愁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猶云慎毋也按詩中用方言頗多方雄飛詩落絮榮風特地飛特地猶云故故也杜詩過客徑須愁出入徑須猶直也又剩欲提攜如意舞剩欲猶性欲也皮襲美詩檜身渾箇矮渾箇猶如此也李咸

漢源問答

卷十一

天

用詩干戈滿地能高臥只箇逍遙是謫仙只箇猶這個也白香山詩見說白楊堪作柱見說猶聞道也杜詩忽漫相逢是別筵忽漫猶率爾也又三顧頻煩天下計頻煩猶鄭重也韓退之詩斗覺霜毛一半加斗覺猶粹然也李義山詩好爲麻姑到東海勸栽黃竹莫栽桑好猶善也珍重相屬之辭元微之詩子蒙將此曲吟似獨眠人吟似猶吟向也少陵詩一昨陪錫杖一昨猶昨日也李義山詩柳映江潭底有情底何也溫飛卿詩爾來何處不恬

然爾來猶近來也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

青樓薄倖名贏得猶刺得也孟浩然詩更道明朝不當作相期共鬪管絃來不當作猶不該也韓詩端來問奇字爲我講形聲端猶定也杜詩白頭梳更短渾欲不勝簪渾全也義山詩本以亭亭遠翻嫌脈脈踈翻反也又如義山詩鶯花唬又笑畢竟是誰春皮襲美詩醉鄉終竟不聞雷杜牧之詩至竟息亾緣底事畢竟終竟至竟皆作究竟解元微之詩總破天公雷雨露等頭成長盡生涯孟東野

漢源問答

卷十一

天

詩文魄既飛越宦情亦等閒李義山詩莫訝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等頭等閒皆作輕易解樂天詩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是隔是義同猶言已是他如杜詩寒花只暫香野航恰受兩三人李義山詩君懷一匹胡威絹爭拭酬恩淚得乾陸魯望詩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剛添萬恨來只字恰字爭字剛字皆方言

問楊妃之死新舊唐書皆以爲縊死馬嵬路祠下太真外傳謂縊死佛堂前梨樹下宋李恭賦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元人傳奇因有馬踐楊妃之說何所見而異其辭答曰寧特此也劉夢得詩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則又以爲飲金屑而死夢得近在昭代而所聞又異不可解也至馬踐楊妃之說想因白樂天宛轉蛾眉馬前死一語而附會之耳

問吾里舊名稷下而朱竹垞太史壽山石歌云其初

深源問答

卷十一

三

產自稷下里後乃深入芙蓉巖豈閩中有同名與答曰此稷下里在福州省城北六十里壽山在焉山生美石可硯可印晶瑩如玉柔而易攻大者一二尺許蓋珉云距壽山五里又有五花石坑石具五色惟艾綠難得今開鑿盡矣芙蓉山與壽山對峙亦產美石香祖筆記所謂壽山石出質溫栗宜鐫刻價與青田燈光石相埒或以芙蓉山石充之無復寶色其值亦不及壽山五之一是也壽山側有壽山寺志云在稷下里唐光啟三年建芙蓉山

有芙蓉寺唐太和中建咸通時賜額延慶院宋太平興國中改名興國院

問左蘿石先生詩淒風苦雨驚三死淨几明窗喜九生九生何解也答曰唐李陽冰禁經九生法云作書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出篋筒滑潤易書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五生墨隨用隨研凌利墨光爲上研多則泥鈍也六生手適攜執勞腕則無準七生神凝神靜思

深源問答

卷十一

三

不可煩燥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明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朗人心舒悅按陽冰所言與孫虔禮乖合之說相發明

問趙松雪詩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而文選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其音何不侔之甚答曰此等音義史書中不一而足如亢倉音孤都土苴音姪鮓音邱慈冒頓音墨咄骨朶音孤都土苴音姪鮓音邱慈柴糊塗音忽突寧馨音甯亨格澤音鶴鐸音蠡音

鹿離欸乃音奧藹女紅紅字音工牢愁愁字音曹  
落魄魄字音托又若可汗讀若克寒酈食其讀若  
立異饑金日碑讀若金密低万俟高讀若墨其肩  
吐谷渾讀若突浴魂神茶鬱墨讀若伸舒尉律其  
音義皆有不可解者至以裁成爲財成縉紳爲薦  
紳屈伸爲詘信趨起爲次且扼腕爲搯擊孟津爲  
盟津牧野爲姆野滹沱爲惡池又作亞駝伏羲爲  
宓犧又作戲臯陶爲咎繇出納爲出內睥睨爲辟  
倪罔兩爲方良匍匐爲扶服慙患爲縱與鰥寡爲  
濼源問答 卷十一 三

樂源問答卷十一 終

濼源問答卷十二

嘉興沈可培 向齋

問古者紀功有銘而未必盡刻于碑也秦漢以後勒  
碑刻銘銘碑爲一其源流分合可得聞與答曰銘  
者文也碑者其製也銘之由來甚古其類甚繁管  
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刻石銘功所自  
始然言刻石而未有碑之名也蔡邕曰黃帝有金  
八之銘王子年拾遺記黃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  
題凡所造建皆紀其年時此器物之有銘始於黃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一

帝也夏禹岫嶼山銘七十七字其文曰承帝曰咨  
翼輔左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竄身洪流而明發  
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知營形折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禮鬱塞昏徙  
南濱行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劉禹錫  
詩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韓退之詩岫嶼山尖  
神禹碑或稱爲銘或稱爲碑其實摩崖而無碑之  
形也厥後湯有盤銘唐開元時耕地者得比干銅  
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古之藏茲焉是保

此商之時有銘也周武王受太公丹書銘以自警見大戴禮其盟盤銘云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遊也溺于人不可救也帶銘云火滅修容慎戎必恭恭則壽其他杖衣筆矛皆有銘太平御覽又記武王於車戶履硯鋒杖并皆爲書銘此銘于器物者也考工記栗氏爲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此銘于量者也穆天子傳乃爲名跡于弁茲石上此銘于石者也周禮司勳王功曰勳民功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二

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于王之太常此銘于旂者也左傳季武子作林鐘而銘魯功國語晉魏顆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此銘于鐘者也祭統衛孔悝有六月丁亥之銘左傳正考父有一命而僕之銘此銘於鼎者也莊子載衛靈公有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葬之之銘漢滕公夏侯嬰有佳城鬱鬱之銘此銘之藏于墓中者也孔子有書延陵季子之銘此銘之表于墓外者也凡此或銘于山石或銘于器物或銘于墓而不必

碑也碑制始於成周廟中有麗牲之碑葬時有懸窆之碑庠序有識景之碑祭義云麗牲入于碑此廟中麗牲者也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此葬時下棺者也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鄉飲酒鄉射當碑揖此庠序中識曰景者也廟中用石葬時用木後世遂因此制爲碑以刻銘焉釋名云碑被也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祖父之功以書其上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西漢有魯靈光殿碑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三

僅存五鳳二年數字此謹記年月者也唯尹宙碑上穿一穴尙有豐碑體製孔宙碑卽以銘爲碑其後或文或頌或記或銘或誌或歌或誄或贊或圖或有文無銘或有銘無文皆名爲碑于是有磨崖碑廟碑寺碑橋碑墓志碑墓銘碑石闕碑神道碑德政碑寶塋頌碑廳壁題名碑陸法言廣韻碑碣李斯造宐始於嶧山之刻耳此磨崖頌德盛于秦者也嗣後唐之太山碑元結浯溪中興頌皆倣此後漢中山簡王薨詔爲之修冢塋開神道注云墓

前開道建石柱謂之神道是神道碑起於漢也王簡栖作頭陀寺碑此佛寺之有碑也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石埋於墓前此自作墓志銘也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恐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媾有德業則爲銘此爲祖父作墓志銘者也凡此皆壙石之原委也又如李翕析里橋郝閣頌蔡襄萬安橋記此橋之有碑也又如夏侯湛東方像贊此贊亦名碑也昌黎南海神道碑孔子廟碑顏真

濼源問答

卷十二

四

卿家廟碑此廟碑也如歐陽率更九歌蘇子瞻書荔支歌此歌亦名碑也如燕然山銘劍閣銘石闕銘及墓志銘此銘亦稱碑也唐蘇靈芝書憫忠寺寶塔頌此塔頌亦名碑也如龜池五瑞圖此圖亦名碑也又如顏平原金天王題名韓昌黎廳壁題名此題名亦稱碑也凡刻於石碑皆謂之碑遂忘碑之所自起大抵古時鑄銘于金刻銘於石至於碑碣盛於秦漢後世益廣其製耳

問碑之在墓外者曰墓表曰神道碑曰神道表曰神

道碑銘曰墓碣統名之曰外碑其在墓中者曰誌曰墓誌曰墓銘曰墓誌銘論者謂散行文謂之誌有韻者謂之銘故但有文而無韻者謂之墓志但有韻而無文者謂之墓銘然與答曰非是之謂也黃梨洲金石要例云墓志而無銘者蓋叙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志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叙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摠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五

之無重無亂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儻于是粥于是以餽余口比于銅盤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室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衛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

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慳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漢間憲長韓仁碑亦無韻語而題曰銘其他如任彥升於劉夫人江文通於孫緬韓退之於盧渾並單用韻語而稱墓誌梁簡文於何徵君韓退之於孟貞曜柳子厚於襄陽趙丞散文與韻語並施而亦稱墓誌王融於

洪源問答

卷十二

六

豫章王謝朓於海陵王沈約於長沙王皆無散序而咸稱誌銘又韓退之於張法曹李楚金及乳母皆只用散文無韻語而亦題為墓銘問石鼓文世傳爲周宣王物鄭樵謂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樵又作釋音摘烝毘二字見於秦斤秦權而指爲秦鼓金馬子卿以爲宇文周造據蘇綽傳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命蘇綽爲大誥奏行之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子

武帝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則文仿大誥詩仿小雅可知後人遂從而疑之并謂鼓文載吳人鄰亟朝夕徵揚語周宣時吳未通中國安得有此又謂周文武無藝祖稱而鼓文有云進獻用特歸格藝祖遂引宇文祭河嶽誥嘗稱其先世爲藝祖此以何說爲定答曰石鼓者周宣王獵碣也鼓高二尺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則史籀書其詞誦天子之田舊在岐陽石鼓村唐昌黎爲博士時請于祭酒欲興之太學不果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而亡

洪源問答

卷十二

七

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之民間得之十鼓遂足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門庶大觀二年自鳳翔徙開封詔以金填其文初致辟雍復入保和殿靖康末金人取之以歸于燕置王宣撫家復移至大興府學元虞集爲大都教授移置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壁下摹搨者多文漸漫滅至元己卯國子司業潘迪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尙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考訂音訓刻石鼓旁讀者得藉以稽考焉至于時代則韓退之云周綱凌遲四海

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  
隳嵯峨是詩石作於宣王也韋廉物云周宣大獵  
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又云乃是宣王之  
臣史籀作蘇子瞻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  
變蝌蚪是詩書于史籀也歐陽公集古錄雖設三  
疑而謂退之好古不妄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  
作黃山谷亦謂筆法如圭璋非後人所能贗也至  
鄭樵指爲秦鼓觀秦碑如詛楚文泰山碑嶧山碑  
全與此詩不類其非秦人所作甚明吳人隣亟古

濼源問答

卷十二

八

吳字同虞乃獵時虞人翼獸耳藝祖之稱作詩者  
鋪張揚厲偶用古語猶周本稱年而洪範稱祀耳  
皆不足爲字文之証也○石鼓唐時已非全璧少  
陵詩陳倉石鼓久已訛昌黎詩年深未免有缺劃  
快劍斫斷生蛟鼉可証也至坡詩強尋偏旁推點  
畫時得一二遺八九則宋時益加剝蝕故集古錄  
所載才四百六十五字胡世隆資古錄僅多九字  
孫巨源于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  
十七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潘迪音訓所

載三百八十餘字今所存者三百二十五字殘璣  
斷壁少益足珍乃明楊升庵獨謂得東坡本于李  
西涯而西涯懷麓堂集未之及升庵一生專好作  
僞原不足信而考究亦頗精密如君子員邈員邈  
員旃深得古人重文讀法可補潘迪所未及

問東省鹽莢自古稱盛今反不如天津兩淮何也答  
曰禹貢青州之域厥貢鹽絺太公封于營卽通漁  
鹽之利東省之鹽自古爲盛然自管仲以前有貢  
而無征也至桓公用管仲之計山海之利甲于天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九

下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請伐菹薪煮沸火爲鹽  
徵而積之于是自十月至正月成鹽三萬六千種  
糴之得金萬一千餘金而榷鹽之稅重矣漢武元  
狩二年用鹽鐵使孔僅東郭咸陽言因官器與牢  
盆敢私煮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而私鹽之禁嚴  
矣唐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  
井竈近利之地置官司遊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  
徭盜鬻者論以法于是淮北有巡院十三兗鄆居  
其二而私煮之禁弛私鬻之禁嚴矣五季軍興權

鹽太峻周世宗北伐時父老遮道泣懇願以鹽課均之兩稅于是兩稅之額有鹽錢矣宋太祖加恩河北詔許通商然其時京都之濟兗曹濮鄆單等州皆仰給於解鹽至仁宗時始通淮南鹽罷解遞運然皆官自鬻之雖通商而百姓輸錢如故後以諫官余靖言遂罷輸鹽錢慶歷時王伯瑜監滄州鹽務獻議商人受鹽以囊貯之毋過三石三斗每斗六勛除三斗為耗勿算餘給券為驗聽至所鬻州驗券並輪算錢而鹽始有券矣元至元二年始改券為引轉運使歲為領銷山東所隸凡十九場歲售引二十餘萬于是銷鹽始有引之名矣明因其法令商人屯糧塞下給以引赴場支鹽出納有度支給有程謂之開中 本朝監于元明而損益之罷開中法商民兩便而恤竈之仁有加無已蠲夙逋復舊業免滋生之丁賦設濟乏之義倉俾竈有餘力不匱于所供矣蓋澤鹵之邑與民易市聚于商則艱山陸之區非商弗運委之民則滯故必官為之經理而入其稅利用饒國茲之課即禹

之貢也元制山東十九場明因之 本朝康熙十六年裁豐民歸永利裁利國歸富國裁豐國歸寧海永阜裁新鎮高家港歸王家岡裁行邨歸石河其官臺固堤信陽濤雜海倉登寧西由如故其十二場十八年又裁官臺歸壽光縣裁固堤歸濰縣是為十場二縣雍正二年復設官臺場又歸併濰縣之固堤場而以海倉歸併西由是為十場其綱十二日永興永昌同仁祥泐晉澤晉興晉公集義慶紛洪戩通裕其票商聽之于引名曰綱商明初山東鹽河有東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屬濰口蒲臺二批驗所為大清河自戴村壩經濰口至利津入海以收寧海等八場之利者也其東一支屬樂安批驗所為小清河初由趵突泉流古明河經華不注山下入大清河自偽齊劉濬鑿下濰堰而大小清河遂分小清河別導源于章邱之獺河合清塔沙三河由馬車濱澄海口入海收海倉等十一場之利者也明自成化以後海倉等十一場支河乾涸商旅不行邳州改行淮鹽開歸改行河



東樂安批驗所裁革而小清河南支故道遂無復  
可尋今併爲十場及灤口蒲臺兩批驗所所持以  
利鹽運者惟大清河而大清河上流僅分汶河餘  
瀝戴村壩以下雖有泉源尤易壅塞所以濬其源  
開其塞者在隨時經理則鹽運通而利用饒鹽政  
肅而課自裕矣

問漁洋香祖筆記載心相三十六善陽宅三十六祥  
而未詳其目果見于何書答曰以愚所聞心相三  
十六善然香讀書一也作事可剛柔二也慕善近

梁源問答

卷十二

七

君子三也安分寡慾四也喜人規切五也常自知  
非六也畏清議七也畏法度八也畏陰陽九也不  
逐淫嗜殺十也爲善不求人知十一也作事周匝  
有終始十二也不談人閨闔事十三也忍耐十四  
也能省約惜福十五也揚善隱惡十六也無作好  
作惡十七也急難中濟人十八也不助強欺弱十  
九也知人饑渴勞苦二十也受享知慙二十一也  
知人詐僞能含容二十二也不忘故舊二十三也  
與人期不失信二十四也不面訐人語二十五也

言有序當人語次不攙奪二十六也不談亂二十  
七也寧損己爲利人事二十八也常思退步讓人  
二十九也不念舊惡三十也盡心爲人謀不厭乞  
假三十一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二也聞事不驚張  
三十三也夜臥便睡著三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  
三十五也篤信因果三十六也陽宅三十六祥居  
家尚禮義一也聞讀書紡織聲二也嫁娶不慕勢  
利三也田宅不求方圓四也主人有先機遠慮五  
也子孫知稼穡六也居喪循禮七也承祭必敬八

梁源問答

卷十二

七

也門多士君子九也童子能拱揖應對十也閨門  
嚴肅十一也不聽婦言并婢僕搬鬪是非十二也  
故舊窮親在坐十三也卑幼舉動稟命尊長十四  
也尊師重醫十五也不聞嬉笑怒罵十六也六婆  
不入門十七也寢興以時十八也和睦鄰族十九  
也斗科平準二十也交易分明二十一也早完官  
糧二十二也無博奕戲言二十三也宴客有節無  
長夜之飲二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二十五也無  
峻字雕牆二十六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二十七也

藏書完整二十八也家僮無鮮衣惡習二十九也  
閩人謙婉三十也隨力量賑濟三十一也不敢暴  
殄天物三十二也舟車什物能借人三十三也不  
喜爭訟三十四也不信禱賽三十五也庭除灑掃  
三十六也按此青箱雜記客中閱集寄園寄所寄  
皆載之而互有異同

問鄭漁仲論圖譜之用不可無者十六謂天文地理  
宮室器用車旂衣裳壇兆都邑城築田里會計法  
制班爵古今名物書等是也然則圖象之用廣矣

溪源問答

卷十二

十四

敢問其所自始答曰左傳夏方有德遠方圖物此  
圖禽獸草木之所祖也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  
土地之圖鄭注若今之輿地圖此圖地理之所祖  
也漢天文志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圖官宮  
物象之類此後世星象之所祖也漢濟南人公玉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此圖官室之所祖也有圖之  
以昭訓戒者如周明堂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及  
周公負辰圖孔子嘗觀焉益州記載漢獻帝時張  
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二弟

子於壁間順帝梁皇后嘗圖畫劉向列女傳八篇  
中像于左右以自鑒戒唐貞觀中李襲譽撰忠孝  
圖承貞閭陸贄侍東宮爲古君臣圖以獻貞元十  
二年寒食節圖漢名臣于麟德殿屏風仍紀其嘉  
言美行於下明皇時宋璟嘗手寫無逸圖以獻文  
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尙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  
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宋仁宗圖農桑耕織圖於延  
春閣鄭俠上流民圖於熙寧六年遼太祖畫前代  
直臣像爲招諫圖遼太宗令圖畫古帝王於日月

溪源問答

卷十二

十五

四時堂元臣邦寧進農桑圖于延祐五年趙孟頫  
爲詩紀之塔失不花亦進幽風圖明永樂時繪漢  
文止輦受諫圖及唐太宗納魏徵十思圖懸之左  
右此皆德業之所係治忽之所關也又有圖之以  
志無前之績者漢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入朝上思  
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氏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初  
止二十八其後有王常李通竇武卓茂合三十二  
人以椒房故獨不及馬援梁元帝鎮荊州作職貢

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圖梁宗炳畫瑞應圖唐武德四年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命閻立本圖像使褚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貞觀十七年圖長孫無忌等勲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閣代宗廣德元年又圖雍王至曹楚王三十三人憲宗貞元五年又圖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以繼國初功臣之像大中初求李峴等三十七人續焉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顏師古奏云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欵周史乃集其事爲王會編乃命閻立

濼源問答

卷十二

六

本畫王會圖開元中圖張說等十八人於東都上陽宮含象亭御贊述之建中三年詔考定功臣可配享者刊古今名將凡六十四於武成廟宋眞宗圖祥瑞於龍圖閣英宗時張燾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于神宗御殿壁宋高宗圖配享功臣象于景靈官廷之壁元至大二年河間等路獻嘉禾有異畝同穎及一莖數穗者命集賢學士趙孟頫繪圖藏諸秘書是也更有圖書籍用袪未悟者漢書藝文志有孫子兵法圖九卷齊孫子圖四卷兵

形勢十一家圖十八卷楚兵法圖四卷孫軫圖二卷王孫圖五卷魏公孫圖十卷兵陰陽圖十卷黃帝圖三卷風后圖二卷鳩冶子圖一卷鬼容區圖一卷別成子望軍氣圖三卷兵技巧鮑子兵法圖一卷伍子胥圖一卷苗子圖一卷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任宏校兵書爲四種此兵法之有圖也漢明帝雅好圖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經史事命尙方畫工繪圖此經史之有圖也後漢阮諶有禮圖鄭康成有三禮圖九卷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七

楊傑有補正三禮圖後漢順帝梁皇后常以列女圖置於左右郭璞爾雅序云別爲音圖用袪未悟謂爾雅中物狀難名者則披圖以別之也戴安道有南都賦圖梁薛景和有周易新圖周易普元圖八卷是周易有圖不始于邵子也晉明帝時衛協畫毛詩圖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詩古聖賢圖二卷唐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召程修己圖之開成中又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草木蟲魚圖是詩經有圖不始于馬和之也梁有

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又崇文總目云唐張傑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績而表之是春秋圖不始于蘇軾指掌也梁有孝經圖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孝經古秘圖一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事圖二卷孝經內事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有口授圖一卷俱見隋經藉志是孝經有圖也梁張僧繇畫山海經圖十卷咸平二年舒雅重繪山海經爲十卷見于中興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七

書目所以陶靖節詩亦云流觀山海圖也唐書刑法志云唐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於背鍼灸失所其害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此鍼灸之有圖也唐高宗命李勣等修陶隱居所注神農本草經復命長孫無忌等二十二入別爲藥圖二十五卷圖經七卷謂之唐新本草是本草有圖也宋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問李照以鐘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聶冠卿討論故事以御製樂曲及鐘

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爲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是樂器有圖也又宋宣和中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欵識是博古有圖也又東嘉葉仲堪重編六經圖七卷是六經有圖也此皆載諸簡端古人讀書所謂左圖右史是也他如列仙有圖則見於後漢書東平憲王傳中元六年冬東平王蒼來朝帝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佛像有圖見於後漢書西域傳漢明帝夢見金人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

濼源問答

卷十二

九

而黃金色帝于是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像焉此仙佛有圖也又有畫變相者廣川畫跋云唐張師孝入冥得識所見爲畫陰刑陽囚獄苦具在酸慘悲惻使人畏栗此地獄變相有圖也畫體之變十有四一曰一筆畫獻于宗炳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二曰戰筆體善于孫尚子歷代名書記云隋孫尚子善爲戰筆之體甚有氣力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莫不戰動惟鬚髮獨爾調利他人

效之終莫能得三曰著色畫精于閻立本米芾畫史云閻立本畫皆著色而細絹銀作月色布地四曰手畫善於張璪圖畫見閻志云唐張璪以手摸絹素而成畫畢宏問璪所授曰外師造化中得心源五曰點簇畫起于韋偃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云韋偃常以越筆點簇鞍馬人物山水烟雲千變萬態曲盡其妙宛然如真六曰潑墨畫始于王墨墨性多疎野好酒醺酣之後卽以墨潑應手隨意條若造化不見有墨汙之迹七曰金碧山水始于李

漢源問答

卷十二

五

思訓俗所稱大李將軍也湯屋畫鑒云思訓畫著色山水用金碧輝映自爲一家法八曰金錯刀畫創於李後主宣和畫譜云江南後主李煜畫作顛筆樛曲之狀道動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畫九曰折枝畫始于南唐徐熙畫史云熙畫大小折枝嘗畫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十曰戲筆人物始于宋石恪都穆寓意編云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麤筆成之十一曰沒骨畫始于徐崇嗣以其無筆墨氣骨而名之但取其濃麗

生熊蔡君謨題云前世所畫皆以筆墨爲上至崇嗣始用布采逼真故趙昌輩效之十二曰凹凸畫昉于張僧繇楊用修云僧繇畫于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卽平十三曰罨畫罨畫者雜采色畫也十四曰白描畫白描有二一鈇線描始于顧愷之傳于李龍眠龍眠後趙松雪得其宗一蘭葉描始于吳道子道子後宋馬和之傳其法此又畫家變格而各呈其巧者也至于畫分南北宗非其人南北也北宗則自唐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

漢源問答

卷十二

五

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夏輩皆北宗也南宗則自唐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扞研之法傳至張璪荆浩關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子以及元之四大家皆南宗也宋郭若虛曰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傳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本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烈

女仁知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毗引裾圖唐閣立本有陳元達鑠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之有祖二疏圖王廙有木鴈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南齊蕭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梁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讌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愷之有雪霽望五老峰圖靡麗則晉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五

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真有永嘉屋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鼓腹圖凡此有關典章風土而非僅以一花一草逞其技巧己也要而論之唐張彥遠有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造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

萌矣軒轅氏得于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

樂源問答

卷十二

五

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形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名焉既就彰施乃深比象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指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鬼魅而知神姦旅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于雲臺有烈有勳皆登于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

或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善哉曹  
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  
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  
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  
莫不歎息見姪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  
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因論圖畫之源  
而詳著之

問鈕玉樵吳觚載湯潛庵除上方山五通神事云明  
太祖既定天下夢兵卒千萬羅拜殿下顧恩因命

漢源問答

卷十二

孟

江南家立小廟以五人為伍處處血食云云是五  
通之名起于明初然香祖筆記載武林間見錄宋  
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云泰和樓五  
通神虛位某欲充之求一差檄言差充某神位得  
此為據可矣然則宋時已有五通之名與答曰不  
特宋時已有五通之名即上方山五通亦始於宋  
時也考明錢希言猗園書中宋朝五通神欲以范  
文正公宅基為香火地數為崇公叱之曰上方山  
風水最佳名為酒池肉林可據之益可証明漁洋

之說矣獨怪邪不勝正以文正公之正邪神為祟  
且擇地與之以濟其淫昏范公疑不出此然由宋  
迄今七百餘年至湯公始除之兩文正始終其事  
豈亦有數存耶湯文正公請禁淫祠疏云臣奉  
命撫吳陞辭之日聖駕南巡又  
諄諭以敦本尚實使民返樸還淳臣仰承  
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人倫常而敦實行一年  
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倫常而敦實行一年  
以來風俗亦漸改觀寺院無婦人常而敦實行一年  
誦之聲迎神罷會觀曲絕編打降歛蹟若地方有  
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簡  
則賦稅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  
此皆司牧者所能惟非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  
代久遠入膏肓非奉

漢源問答

卷十二

孟

根株蘇州府城西十里遠近無時間故歲費金錢  
五通神所踞幾數百年遠近無時間故歲費金錢  
酒醴晝夜喧闐男女雜處無時間故歲費金錢  
止數百還債所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內山其下  
富借值還債所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內山其下  
凡少年婦女有耗其財者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  
神將娶為婦不以其色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  
療而視家婦不以其色偶有寒熱之症必曰五  
家視風俗如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  
敗壞風俗如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  
淫昏之鬼肆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此  
臣以勘災至准益肆猖獗遂收妖孽之類  
盡數查毀其材木備修官署城垣之用民始  
而駭而疑以為前會官長厭其妖妄銳意  
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為臣危之數月之後見  
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

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歛民財更議興  
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猖狂不可禁遏請賜  
特旨嚴禁勒石山嶽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與  
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責令改業勿使  
邪說誑民天威所震重寤當醒人心既正風  
俗可醇更通行各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  
世道非渺小矣

問吾鄉鼉磯淄川皆有硯材而青州紅絲石尤奇柳  
公權論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者次之不數端溪  
歐陽永叔則曰龍尾遠出端溪上邵博聞見錄亦  
右歛而左端又廬山洮河常山滌石皆為昔賢所  
賞而先生論硯專重端溪水礪何與答曰柳歐邵

濼源問答

卷十二

美

諸公未見真水坑故為是臆說耳蓋諸石各具一  
德而水坑則具全德也按端溪硯譜云端州治高  
要縣自唐為高要郡宋政和中為肇慶府府東三  
十三里有山曰斧柯在大江之南蓋靈羊峽之對  
山也斧柯山峻壁特立下際潮水自江之澗登山  
行三四里即為硯崑也先至者曰下礪礪之中有  
泉出焉大旱不涸下礪之上曰中巖中巖之上曰  
上礪自上礪轉山之背曰龍礪龍礪蓋唐取硯之  
所後下礪得石勝龍礪龍礪不復取自山之下分

路稍東至半邊山諸礪西南沿溪而上曰蚌坑龍  
礪斧柯山腳谷中石也大抵石以下礪為上中礪  
龍礪半邊山諸礪次之上礪又次之蚌坑最下此  
硯石之品也下礪石乾則灰蒼色潤則青紫色礪  
有兩口其中通為一穴大者取硯所自入也小者  
泉水所自出也故號為水口瀾漫湧溢下流為溪  
礪之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屈曲淺深人莫  
能測是以石工不復能採矣今世所有下礪硯唐  
五季時物也今欲得下礪北壁石者往往于泉水

濼源問答

卷十二

毛

石屑中得之若南壁石或可採然自崇觀以後亦  
罕得矣北壁石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則潤可  
知矣崑之上雖秋冬不乾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  
絕眼正圓有青綠碧紫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  
子南壁石即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  
皆少淺上礪下礪皆在山半上礪之穴陟而取石  
中礪之穴或陟或降下礪之穴降而取石上礪有  
三穴上穴曰土地礪中礪曰梅樹礪今石工以為  
中礪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為一穴皆中礪也土



地礮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礮石色帶黃赤眼亦如之梅樹礮石微黃赤稍輕而帶灰蒼色眼黃綠中礮南壁石與梅樹礮同而少勝焉北壁石則與下礮南壁石相類而少劣焉○唐詢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鵠鵠眼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吁可痛哉眼之美者青黃綠三色自外至心凡八九重色鮮多圓者爲上其大者尤爲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其生于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于內者曰低眼高眼尤可尙以不爲墨漬

藻源問答

卷十二

无

常可睹也○李之彥云端溪礮石爲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爲劣礮石又分上下有活眼淚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鸞睛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而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張世南云端石或嘉其有眼或以無眼爲貴然石之青脉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眼之品類不一曰鸚哥眼鵠鵠眼了哥眼雀

眼鷄翁眼猫眼菴荳眼各以形名之翠綠爲上黃赤爲下諺謂火黯爲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端溪出下礮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卽澤研試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砂壤相雜肌理旣粗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收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陳恭尹云硯之用發墨不損筆二者盡之矣不損筆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

藻源問答

卷十二

无

非親試水礮不知也他硯粗則剉墨細則拒墨水礮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著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研之數水礮常少于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礮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景日珍云石之病者曰砂釘大如指頂頑梗如釘曰蟲蛀石內有孔如蝕曰鐵線卽砂釘之長者曰重皮若夾灰然石之分

層也曰驚紋非其質也蓋繩鑿之傷曰火捺紋赤點如雲形硬不立墨然在邊隅則貴此文唯坑石有之以是辨眞贗也亦有沒濁二種曰黃龍紋石有黃痕如薄雲流行曰鷓鴣斑麻雀斑黑白點如豆大或如虱蟻不識者誤指爲青花曰亂麻斑或黑或黃或綠紋縱橫殊無條理曰翡翠斑有重綠有淺綠二種或成塊或斜紋而長石之精華盡處尺許結爲眼諸病惟火捺黃龍鷓鴣斑麻雀斑不以爲嫌蓋無妨于墨惟不飾玩耳○吳繩年云水

溪源問答

卷十二

三

礮凡四洞其小西洞及正洞已無可採東洞質亦粗燥故今之水礮石必出自大西洞者爲佳大西洞石上中下三層其質各異上礮取石窠美畢備惟色澤不潤落墨易乾下礮石多水紋面背透逆砂釘夾雜欲求完壁僅矣中層則石之腴也青花蕉白之爲美其大彰明較著者第蕉白不必純而成片要潤而有神色青花粗點叢雜弗貴也惟沉浮石面零星隱見諦視之有如髮絲如鼠跡如蠅翅間錯成文者良設一片之中青花蕉白二者交

并而又兼有火捺紋如金錢圓而生動此千百片中實僅見之非蕉白非青花亦非火捺而或有黃龍紋或有銀線或有翡翠或有鸚鵡眼或有水波冰裂紋亦大西洞之美者其瑩潔無疵畧畧美而色較青名曰雨過天青此蓋大西洞稍上之石他處無有亦上品也至或一片內五色備具如雲霞燦爛曰古斑曰硃砂斑能令觀者奪目則大西洞間出之珍也他如鷓鴣斑冬瓜瓢人以爲石之病而其實不然要之石果出大西洞者必石質細膩

溪源問答

卷十二

三

觀手而潤與墨親而無叛扣之則其聲沉著日光照耀無影此爲諸坑所不及卽東洞亦遜遠矣

溪源問答卷十二終

男銘彝孫傳洙校字

沈山長講學記

宗後學長洲清瑞謹撰

有爲己之學有爲人之學爲己者實至名歸爲人者名存實亡今海內書院之設所以甄實學而其做也則以虛名相酬應於此有人焉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卓然異乎世俗之爲學者有不尊爲泰山北斗者哉濟南近

聖人之居古稱冠帶天下舊有白鶴白雪濼口蒿菴諸書院學徒散處今則合併於濼源一院於是齊魯濼源問答

附記

雄俊君子咸在乾隆丙午向齋先生來主斯席綴文之士延頸企踵問字恐後卽東牟東萊越在海隅亦負笈而至每課期至六百餘卷在院肄業恒六七十人盛矣哉前此未嘗有也夫主講者莫患乎舍自己之田而越他人之俎故於課文僅甲乙名次不置可否者有之令人捉刀塗抹者有之至於延見士子或不耐煩或恐窺見底蘊故峻其門牆示人莫測甚者奔走熱處苞苴求請更不足言矣先生旣無聲色貨利之嗜每晨起校閱課卷卷雖多無不手自加點有

進見者欵門無司閫之阻滯升堂有都講之切磋或直入臥室左齋右鹽茶鑰米甕錯然並陳列坐其旁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迂久迺去先生必又問曰吾言解否否則重申之以爲常故人之高明沈潛文之平奇濃澹無不因其性而裁成之有諷以節勞者先生曰吾忍食其祿而忘其事乎其立教之旨以窮經爲主於十三經註疏一一辨其同異尤篤守程朱課藝經先生手定兩監院擇其尤雅者若干篇已付梓人嘗小憩歷下亭作蓮子湖舫歌百首學使鹿泉趙公

濼源問答

附記

賞其清思雅度有物外遠致欲雕板以式多士而未果先生性嗜著書有讀陶紀年等十餘種而門弟子聽講之暇彙錄緒論因成濼源問答十二卷是書名通典博如解春秋三望專主公羊泰山河海之說解晉國獨用夏正証以傳文解稅畝主公穀解邱甲主李靖說解田賦主國語解禘祭闢康成祭天之誤解計賦出兵闢包子良馬季長二說解諸侯外朝闢江慎修在庫門外之非解論語宗廟會同是赤爲諸侯之相非自爲諸侯解魯國封地戴記與孟子不合則

以春秋繁露及邢叔明說通之解中庸郊社之禮社是方澤之祭非庫門內左宗廟右社稷之社解孟子虎賁三千人當作三百又辯冕服十條皆推牙折角發前人所未發爲大有功於經學云先生之始至也大中丞正庭明公主之厥後牧菴長公瑤圃惠公相繼撫東皆一見傾倒而先生於賀節介壽外不投一刺門人輩私謂向之主講者眎一主人爲去留今歷三公而仍禮請固賢大吏之無私亦以見先生品學實足爲二東矜式也方戊申己酉間先生欲撤席言

濼源問答

附記

三

旋諸生百餘人僉名具呈中丞公乞留公俯順輿望卽爲執祛每稱講院爲清涼世界公餘借司道至院咨訪閭閻疾苦多所匡益而揣摩利竇者見中丞之虛已先生之敢言疑可餌也以案牘求爲緩頰先生正色曰女將以我爲孤注耶拂衣而起暮夜有朱提之餽以四知力却之再至則塵之出急令僕鍵其戶而終不言其人之姓氏術之者或譏其戇或嗤其固先生夷然不以爲意嗚呼此豈今之人所能哉先生之於文旣闕中肆外矣而誨人則曰品誼爲先文藝

爲後故遇忠孝節義必爲之主持請旌東修所入輒以周寓士之急瓶無宿儲晏如也與人交汎愛博容如飲醇醪從不面斥人過而人對之自生愧勵心間有改過不力者輒自訟曰胡可使沈先生知之故書院中儼月旦評焉在院諸生有貧不能舉火者卽招與同飯而砥厲其學業有親樞淹在淺土者則舉濟陽張稷若後篤終論及桐鄉張考夫喪葬雜錄德清唐灝儒蕙親社約相勉一時及門感動辭歸蕙親者甚衆蓋先生內行肫篤而又嚴自繩以聖賢克己之

濼源問答

附記

四

功故所造粹密如此清瑞未第時讀先生文已切仰止庚戌春翠華東幸以獻賦來歷下獲侍先生於講堂蒙相待絕異而清瑞驚下無以仰酬先生之知適高足杜君廷儀輩屬爲之記惟先生居家以孝友盡其職居官以忠愛盡其職今坐擁臬比又以誨人不倦盡其職皆務乎實不務乎名是固清瑞目擊心儀而願有言也其何可辭或曰先生近以迎

鑾祝

叔蒙

恩復官卽欲長與門弟子吟風弄月於七十二泉之上恐非久據余曰此世之期先生也先生非宦海中人也講學先生志也

樂源問答

附記

五

柒輯 11 - 658

〔清〕黃以周撰

經訓比義三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南菁講舍刻本

經訓  
義我

光緒  
丙申  
三月  
柔于  
南菁  
講舍



弁言

管阮文達病儒先之高談多經外之支辭佗性命古訓以挽其流弊以周幼嗜斯書長而有佗廣為二十四目勒成三卷竊取鹽語以名我書淡思偏執一說以自矜不若綜比羣經以自義而聖道闊淡殊難蠡測眇小子何敢侈談用是秘藏家塾垂四十季南菁講舍諸生間有是書屢進索觀不與遂以我為隱乃出而示之曰是書之佗條析字義而讀陳北溪書者將謂我違異師說讀東原疏證者將謂我調停宋儒大道多歧孰能是正編輯舊聞自求印證而已諸生有進而言曰仲尼効

弁言

一

微言將絕讀是書炳如日星矣可以發陳氏之墨守可以砭戴氏之狂囂誠有功於先聖大有益於後學請早付梓以公同好庶庶再四予頻卻之比抵分水任通州顧澤軒鴻圖孫敬臣傲靜海崔聘臣朝慶金壇林晉安之祺江陰王吉臣家枚暨定海王雅三亨彥等遂自集費校彙是書余同講舍聞而瞿然曰噫滋予媿矣諸生家各寒窳為好樂是書自任彙費予心既有所不安而以周踵頂皆過自攻治且不遑亦何可以此荷世然予之所述者經傳也所輯者故訓也闢封私說自明忝取之意非日能之願學焉諸同志謀彙是書勿滕口說務



不躬行其與我其勉旃光緒二十一年仲冬黃以周自題

弁言

二

同門校癸姓名

通州顧鴻圖澤軒孫倣敬臣王兆芳漱六蓬李繼  
明達孚尹旁白佗霖振民徐安仁樵孫邢啟雲曼  
卿徐洪度又生泰興丁蓬山寶生張之彥籽巖于  
文萼實秋靜海崔朝慶聘臣金壇林之祺晉安丹  
徒陳慶年善餘張濟川仲劬丹陽林亮工仲欽溧  
陽陳公溥劍泉江陰王家枚吉臣吳聘珍達璋繆  
楷嘯仙楊世芬繩武金匱萼彥鈺湘卿上海趙世  
修韻臣江都王汝誠伯銘定海王亨彥雅三

弁言

三

易之所以賢窮理者賢其條分縷析區域既清脈絡自  
貫是以學者說仁說義備侗言理朱子亏晚季淡戒之  
也而宋儒之高談心性者輒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  
認此至靈至神之心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皆此一物  
而異名甚者謂朱子不喜備侗言理故既間道後仍入  
鈍相其言可不明辨之乎而朱子中和說晚季與程叔  
子異與伯子同形上形下之分與程叔子同復與伯子  
異凡若此類又有待亏後學之參攷所以薛氏敬軒讀  
書錄言理不外事始免虛蕪之謂羅氏整庵困知記言  
未發之中有戒慎恐慙之慮說皆擇之精語之詳而陳

訓序

四

引三

氏北溪作字義親受朱子之傳尤不可疑為老生常談  
而忽之也抑復有疑者陳氏墨守師說不敢有出入如  
論性論才因師之有異於孟子遂駁斥孟子以申一家  
之說近戴氏東原字義疏證乃據孟子以與宋儒詰難  
卽宋儒說之足申孟子者亦鄙弃之如放鄭聲惟恐其  
不遠芬從儻居黃子聽經有季嘗欲為兩家辨明是非  
佗一書以持其平未能也元同夙承家學聞道已早如  
沈休文季二十而志著述而所誤經訓比義其書詳引  
諸經各注異乎陳戴之自大一幟以此說經經由是明  
以此應世庶不輒見為理義敗壞天下事矣元同意

在謫晦不設自是則其學有進無止芬安能量其所之  
哉同治元季壬戌冬鎮海劉芬

訓序

五

敘目曰經者聖賢所以傳道也經之有訓詁所以明經而造乎道也儒者手披口吟朝夕無倦軼不有志於間道願或者辨聲音定章句專求乎訓詁之通而性命之精仁義之大一若有所諱而不言言之者或又離訓詁以談經而經晦離經以談道而道晦甚且隱陋乎孔聖而顯斥乎曾孟諸子此豈求道者之所宜為哉夫聖賢之經儒說之權衡也儒說之是非以經質之經義難明以經之訓詁核之經訓不可偏據以諸經之相類者融貫之經以類纂如絲之綸同異既別是非自明所謂叛蕪疑枝邪離遁窮之情形畢著矣不揆樛昧采掇成書

訓敘目

六

道必宗經訓亦式古而區區之意尤在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庶或心知古意不感歧途也因取國語士賈之言以命其書分為上中下卷凡二十四目

卷上命 性 才 情 欲 心 意

卷中道 理 仁 禮 智 義 信

卷下忠 恕 靜 敬 剛 中 權 誠 聖 鬼

神

命令也天令之非人為也董子命者天之令也朱子中庸章句命猶令也性之孟子生也心者性之謂性白虎通性也言生也心有善端天所生也孟子生也鄭君樂記注性也言生也才材也人生而靜材餘畢具才材古通說文才草木之初也人生而靜也

材翰畢具猶草木之初枝葉畢具也故善端之所以能擴充者才也才本於性性善才亦善也情之言靜靜函於心性之質也通情者靜也廣雅情靜也荀子情者性之質也欲慾也情之發也欲慾古性與也才受天地之中至善者也情有欲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而亦可以為善也心人心也心統性情其官主息也文說心人心也象形孟子心之官則息也意識也心之所專之白虎通心之言任也任於息也意識也心之所識也意誠心正而性情見也 道道也人所當行之路也中庸而道自道也說文道所行也理條理也有條不紊道之分明者也荀子樂記注理有條也仁者人也可與人相參和而有親志之心也中庸仁者人也左傳參和為仁說文仁親

訓敘目

七

也從人从二古文作忒接於文仁從人二二者即鄭君禮注相人偶之意謂諸合偶俱彼此親密也段懋堂說古文仁从干中心即禮者體也體之於心而出之身可已也禮器禮也諍者宜也裁正之俾尋事物之宜也諍通也中庸義者宜也 人言為信言成為誠信之言誠也信誠也樂記義以正之人言為信言成為誠信之言誠也信誠也也從言从人會意古 智知也見微見著明於事者也文從言从人會意古用知白虎通智者知也獨見審問不惑 仁屬春之生禮行事見微見著也周語言智必及事 仁屬春之生禮屬夏之盛義屬秋之肅信屬冬之藏智屬中央兼運是是謂心之德故曰又德是謂性之善故亦曰又性白虎通又性者何仁義中心為忠盡其中之心無少隱也如心為恕如己之心推以及人也鄭君周禮注忠言以中心賈疏中心曰忠如心曰恕

大戴禮忠者中此者靜之言柔靜之言整柔察之整飭也蒼頡篇如也

之俾辱所安不以夢劇亂之也說文靜柔也釋名靜整也荀子不以夢劇亂智

靜之敬警也恆自肅警也鄭君詩箋敬之言警也釋名敬警也恆自肅警也

之言壯慊於心而氣不餒也說文剛愎也禮注壯也中之言均執

兩端而均之無過不及也鄭君周禮注中猶均也貫之以忠恕存

之以靜敬充之以剛執之以中而成性存存也變謂之

權反常經以善道誠明兼至者也韓詩外傳引孟子變謂之權公羊傳權者

何反乎經然誠成也實成之也中庸誠者自成也趙誠後有善者也

者不勉而中不慮而辱是謂之聖聖亦誠也誠與聖性

之也鬼之言歸陰之盛也神之言申陽之盛也釋訓鬼之言歸

也論衡鬼者歸也神者申也生則為誠聖死則為鬼神皆參贊乎天

地而正性命保太和者也字義音訓如此其稷暨亦略

見矣甲寅春黃以周自識

經訓比義卷上

命

禮本命分亏道謂之命

案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氣化之流行命者氣化之分界命分亏道故性善命為道

之分見故性命宜各正

孟子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陳安卿曰天以全體言命以其中妙用言吉凶禍福

自天來賦亏人然後為命

案命猶令也故字从口令天命者天對人言命

以天之神令言凡事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

至者天令之也是謂天命後之言命者必以人

為之而不能為致之而不能至始諉亏命誤矣

揚子法言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

為命

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孟子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尋之不尋曰有命

求之有道尋

之有命是亦無益亏尋也亦在外者也

陳安卿曰公伯寮其如命何斷以命而安之之詞此

卽是聖人樂天命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  
疑忌顧慮之意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事  
同而情異

傲居子曰夫子進禮退義曰有命貨殖屨爲不受命  
則以智力轉移之者非順受之正而必準以禮義之  
可尋不可尋者謂之命禮義之性窮通之數皆命於  
天天之命以通者循其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  
去禮義以求通天之命以窮者循其禮義而止或尼  
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言數而準諸禮義非索之  
茫茫也

訓

二

二百四十六

案氣數之命禮義之命皆令亏天而知命者必  
守我禮義以受氣數離而二之卽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禮義由諸己可以學致氣數主亏天難  
以力求盡我禮義而氣數或從我而轉移君子  
樂之卽不能轉移亦無憂也

易繫辭傳樂天知命故不憂 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  
屨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傲居子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者惟聖人自非樂天知  
命者未能及此矣而顏子獨見許焉其學足以達天  
也尹彥明言中人以下宜爲之說命聖人祇有義理

不知庸俗之言命與聖賢之言命迥然不同庸人以  
智術之不能挽者爲命聖賢以禮義之可尋不可尋  
爲命而以智力挽之者謂之不受命而以禮義之順  
逆卜世運之盛衰此正夫子之樂天知命而爲聖之  
時者以數命與性命分爲二而有命不足道之說是  
淺言命也

案此亦言富貴在天人宜守禮義以受命也  
嘗賣賢頓邱買賤傅虛膠高亦爲魚鹽經之所  
規不在貨殖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焉爲一  
句此章語語反對曰其庶謂知命也曰屨空非

訓

三

三百五十二

貨殖也曰億則屨中令顏子爲貨殖未必及子  
貢之億中非智力有不逮也蓋顏子之屨空命  
也子貢之億中雖由智力之精亦命致之也乃  
子貢竊幸智力之可挽而致志貨殖先有不受  
命之心夫命豈易奪哉以顏子之智力難言其  
億之心中則子貢之屨中算非命也謂智力有  
可恃哉夫原慮之樂貧未嘗不安命而夫子獨  
舉顏子者非特爲顏子之學大亦惟顏子之智  
力可淡折其不受命之心也後人說成子貢能  
以智力奪命豈夫子教人意哉

論語仁者壽 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歟矣 伯牛  
有疾子曰亾之命矣夫 歿生有命

文子曰聖人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  
福必來信己之不據也淮南子同揚子雲曰命不可避也  
顏氏之子林氏之孫以其無避也若左巖牆之下動  
而徵病行而招歿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  
凶

儆居子曰人孰不求壽而有視聽言動之累機械變  
詭之謀神既耗械而凶悔吝亦因之惟如仁者之靜  
而後能壽也或曰仁者必壽則顏林何曰壽有天有

訓

四

三百七

人在天者脩短定亏生初非必盡可轉移在人者盡  
性至命克終天季是為壽否則戕其生是不壽也

案此言歿生在天而其命仍決之亏其德也終  
其天季謂之壽壽對天言顏林無致歿之道而  
季不永者所謂算之致而至是也故夫子憫之  
曰短命曰命矣夫明其歿由亏命非天其天季  
此夫子以其德行決之也不然安知其不以非  
命歿非命歿天也非不幸矣不幸者生逢不辰  
氣數之變君子道其常故曰仁者壽中庸亦言  
大德者必壽其壽

書盤庚罔知天之斷命 西伯戡黎祖伊曰天既訖我  
殷命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臯多參在上  
乃能責命亏天 召誥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春  
秋成公五年左傳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  
福也

案此言禍淫之命也斷命者自斷之也訖命者  
自訖之也墜命者自墜之也如此而猶責索福  
命亏天乎祖伊以為不能焉是則淫而無罰亦  
其幸耳不多尋也

書盤庚子返續乃命亏天 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

訓

五

三百八

召誥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吉凶命麻季知今我初服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甫  
荆惟克天德自佗元命 詩大雅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諄諄定命

程叔子曰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  
於行而不相悖然後明聖人之用

案此言福仁之命也君相有造命之權聖賢有  
太命之學故曰自佗元命凡言續命定命配命  
祈永命貽哲命皆佗元命者無墜命其次也人  
能敬德修身命不永者可祈永其次命之永者

亦不至改不永至永改不永其自絕亏天也久矣

詩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靡常駿命不易 春秋成公十三季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化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傳文依漢律麻志上五行志中之上禮義能者養以之福校正今本禮義動化威儀之則作動化化之以字並誤倒莊元季梁梁傳人之亏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亏道者天絕之

案此言福仁禍淫之命也養以之福能續命也敗以取禍是斷命也禍福無不自己來之者董

訓 六 三百六十七

子曰人之所為與天地相流通王仲淹曰召之在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近李厚庵曰命賦亏生初以彘秉言命申亏生後以明威言降亏初無不善應亏後無不公即有氣稟之不同氣數之未定而聖賢亏此盡其理成其能天地亦亏斯通其變神其化矣阮雲臺曰定命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亏禮義威儀以就彌性之福祿不能者情亏禮義威儀以取棄命之禍亂威儀者人之體貌後人所藐視為在外取粗淺之事然古人取重之

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孟子算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夭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灰者正命也桎梏灰者非正命也

朱子曰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算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算之致而至者矣 陳安卿曰桎梏灰巖牆灰者非正命是有致而然乃人自取而非天

案此見盡仁義之道以俟命之自至正命也阮

訓 七 三百六十八

雲臺謂卷阿天保定福祿為正命即比干諫而灰伯夷叔齊餓而灰亦正命也顏子短命曾子啟手足亦正命也曾子曰吾知免夫謂免桎梏巖牆之類也自致其禍固非正命而與與類灰而不弔亦不尋諉亏命孔子謂桓魋不能害己而微服以過宋者孔子之避泉猶避壓也顏子之不灰于匡亦此之故不然輕灰犯難與大巖牆者何異

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繫辭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陸桴亭曰善惡皆有報或疑好善之報每爽于惡報無它祇是為善之心未必如為惡之實

案人有行善而慶不至者善未積而大也大則有慶矣有行惡而殃不至者惡未積而滿也滿則有殃矣此報效之必然千古之炯鑒也祇視其所積何如耳世人為善之心未必誠而善復未能積之多乃輒言天之報效不足憑此無忌憚之辭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祖述曰貞良而必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

八

三四五

論語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禮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汚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是故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怪 徐偉長曰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然行善獲福者猶多為惡而不昇禍者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 微居子曰世有行道而凶違道而吉者此數之變而不可為常常者多且久變者少且暫以少且暫之變而遂言命數不足憑豈其然乎

案積惡必有禍非不幸也其免禍乃幸也孔子曰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積善必有福非幸也其有禍乃不幸也孔子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然幸者不可多昇不幸者特其少且暫終歸于福仁禍淫而已矣君子道其常故居易以俟命論語君子與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與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韓氏嬰曰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知所以

訓

九

三四五

則天又勇昇為君子乎 董子曰明乎天性知自賢于物知自賢于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朱子曰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與則其戒慎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與之重可以不失矣 微居子曰人不安窮通之數者必枉其仁義之性知性之賦于天者以違道之逆天心自不行險以徼幸性命數命非截然二事也

案此章命字韓氏朱子以理言程子以數言董



子兼備兩義謂君子亏仁義禮節知之明隨其所遇自安而樂理與數渾然無間乃合命字古

訓

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亏命

做居子曰天有揚善遏惡之道去命者不敢懈天有窮通得失之數安命者不敢違天有仁義禮智之性承命者不敢棄此明乎天命之原而盡性至命者也案說文至下來也下來者順從之義易之至哉坤元至臨貞吉取義並同以至亏命以順乎命也能窮理斯能盡性能盡性斯能順乎天命命兼理數言理本一定數有可以轉移者君子能係受仁義禮智之性而窮通得失自隨所遇而安是順命也至其真積力久而天且弗違則命自我去書所謂惟克天德自佗元命是也做居子之所言義本一貫讀者勿截然分之

訓

十一

三百三十九

論語又十而知天命

做居子曰參易所運往來消息之機禍福吉凶之兆皆天之命也天命變化無常例故難測測人之所不能測者惟聖人其在又十學易之候乎觀子路問亦問鬼神而教之知生事人子貢言近亂近疾之朕兆

而戒以多言則天命難知不告其所不知與警其有所知而輕言也

案吉凶消長之機莫詳于易孔子知天命正在又十學易之時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不待卜筮可以得知此孔子季又十時之所知與君子之知命自異也後儒以此知天命為知天理然則三十又四十不惑尚未知天理乎後儒所言之天理幽眇者入于其醜且正者聖門中如不達仁之顏子蓋早知之豈孔聖必待季又十而知之哉

訓

十二

一百七十五

性

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禮本命分亏道謂之命形亏一謂之性

張子曰一陰一陽是道也 朱子曰流行造化處是  
善凝成亏我者是性繼是接續縣縣不息之意成是  
凝成有主之意

做居子曰陰易相合易不絕陰而交乎陰則陰和陰  
不勝易而役乎易則易和和則善是繼之者善也繼  
也者陰易不偏則不息也成之者性謂備此善者人  
之性也先儒謂陰易非道以善為易以性為陰皆未

訓 三一 三百廿一

叙信為必然

案一陰一陽之氣化流行不息是繼其道也善  
也其太和之氣化凝而生人各尊陰易順健之  
正是成其道也性也命者限制之名命為人則  
有人之性命為物則有物之性故曰形亏一言  
人物之命不同也朱子語見語錄與易注昇

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做居子曰性从心从生人稟陰易之秀氣以生心之  
靜而正者是謂性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中庸  
既言天命之謂性又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心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成公十三年左傳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經傳言性命三者取顯合言  
之靜而正即未發之中也即所受天地之中也即天  
命之性也相近者謂善之相近也堯舜至亏途人性  
不能一而途人可為堯舜以性之近亏堯舜也天下  
污者能言潔爭者能言讓貪者能言廉習已惡而心  
猶知善矣而人當未有貪污忿爭之先此心之靜而  
正不可自驗天性之善乎

案夫子言繼善成性者恐人不知性之善本亏  
天而溯其原也此言性近習遠者恐人不知習

訓 三一 三百廿一

之不善由亏人而究其後也子思孟子言性故  
本此性相近謂善之相近習相遠謂性以習移  
而日遠晏子曰汨常移質習俗移性李厚庵曰  
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未可  
言孔孟之旨殊也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懸  
絕何近之有

禮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朱子曰天以陰易又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猶命令也亏是人物之生因各昇其所賦之理

以為健順又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算不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亏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亏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亏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案性溯天命本夫子繼善成性之旨以溯其原也率性是道離非道本夫子性近習遠之旨以究其後也子思子謹遵祖訓無少出入如此朱子注性道兼人物說其徒劉季文校正之其說

訓  
西  
三百七

詳後夫人能知性出亏天自不敢混善惡以言性道由亏性自不敢外理義以言性知聖人之教亦原亏性自不敢輕禮樂刑政為末迹且不必謂禮樂刑政所以矯制其性也

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亏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案言必稱堯舜者謂聖人與我同類也凡同類者舉相似可見人性皆近亏善矣孟子性善之說即亏相似中見之與孔子相近之旨無殊未嘗謂堯舜與途人其性一也後儒據此謂聖凡

之性本一而以相近屬氣質之异因謂孔子之言同告子矣其實非也

孟子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臯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訓  
五  
三百七

韓子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又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朱子曰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不是籠侗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應而惻隱之心亏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應而恭敬之心亏是乎形使其本無是理亏內則何以有是端亏外由其有是端亏外所以知

有是理亏內而不可誣也孟子言情可為善乃所謂善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旨

案人言性有善不善乃若其情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四端者皆可以為善矣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乃所謂善也若夫所為有不善非才之學特為習所致百所謂非天之降才爾殊所以陷溺其性者然也公都子所引三說皆混習亏性故孟子以所為不善非才之學闢之審是則情可以善由亏性所為有不善由亏習即孔子性近習遠之旨也後儒謂孔孟異旨而以

訓

十六

三百七十六

相近之說同亏告子非也孔子言相近者專以性之善言而告子不同

孟子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于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朱子曰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

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

案水性之下猶人性之善也水有搏激之勢猶人有不善之習也水之可使過額可使在山是勢使之非性也猶人之可使為不善是習使之非性也此孟子明辨性與習之異使人不學以不善歸性與孔子性近習遠之旨無以異也後儒以理與氣對言不以性與習對言而此章之義不明

孟子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枲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枲

訓

二十一

三百七十七

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枲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枲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案孟子言性以利為本利者順導之也性有仁義順導之而已無所矯揉亏其間有何戕賊之疑邪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

之曰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程叔子曰告子言生之謂性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犬有犬之性而告子一之則不可也使孟子不申問告子不嗣說身知告子之不知義孟子為知言

微居子曰告子以仁義為外以不動心為主其曰生之謂性以長生為性正慮擴充仁義之足以動其心而傷其生也孟子以為人物皆知恻生而人之性豈等亏犬牛是以不尋方言則求之不尋亏心則求之

訓  
十六  
三言七

仁義所在不致嗇用其精神而大者復舍生以取義以成仁以仁義為內就其性之所安而形體之能係不能係不違顧焉此擴充之道也此盡性之道也

案性字从心从生諧聲兼會意生之謂性本屬古訓原無所誤其誤在告子之謬解古訓曰故孟子不直屈其說而先問之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及詰以犬牛異類即異性而人之異亏物告子亦不能強為同矣告子專以養生家之自然者為性仁義所以制其自然不尋為性不知孩提知恻少長知敬惕孺子之入井卻羹

會亏將成是仁義皆出亏性之自然斷不可外仁義以言性也

孟子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亏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叔父也彼將曰在佐故也子曰亦曰在佐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

訓  
十七  
三言六

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朱子曰因時制宜皆由中出

案告子之意以為仁主恻恻自內出故仁內義主長從其長亏外故義外是告子以長為義不知長之者為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內即所謂長之者義也季子言所長在彼非由內即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不能言我長非由彼長故不能答孟子乃舉弟之為尸非有長亏我而我必敬弟則彼長而我長之之說破矣季子又以敬從外起為難即非有長亏我之說公都子乃

言湯水在外飲之由內猶長在外而長之由內則非有長亏我之說亦破矣告子長非由內之說孟子亏焉章破之已明彼長而我長之說不見破故以敬弟破其長長以在佐破其所長之在彼彼以長言又以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定其所敬在此長在彼之權衡此孟子大言之妙自非公都子所及先酌鄉人以鄉人飲酒言鄉飲尚齒鄉人長一歲先酌鄉人伯兄長一歲即先酌伯兄彼將曰在佐謂祭祀佐子亦曰在佐謂鄉飲佐蕪飲之敬為斯須之敬古語也蕪禮

訓

三

三百五

云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斯須即須臾合觀諸章告子外仁義以言性與孔聖言如冰炭之不相入後儒以相近者為氣質之性而別求理義之性遂謂孔子告子皆以氣言孟子則專以理言且謂論氣不論理不明論理不論氣不備以斯言性未免屈孔子矣非特屈孟子也吳草廬論此極詳直屈孟子隱陋孔子讀者宜辨又案錢竹汀曰告子以義為外病在以長為義孟子子習聞其說公都子雖以行吾敬曉之但以伯兄之親仍為鄉人之長所奪是敬不敵長

矣敬即在內長實在外即曰斯須之敬而此敬終從彼長而起安尋云在內此公都子所以不能答也及孟子有敬叔父與敬弟之難叔父之敬以分不以季而弟則幼亏我者弟非長而亦有當敬之時則義在敬不在長而彼長而我長之說不攻自破矣厥後季子再難不能覆輒長字孟子大言之妙錢氏已慮過半矣禮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訓

三

三百五

孔仲遠曰由血氣而有心知故血氣心知連言之

羅整庵曰程張朱子始別白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

案論性者血氣與心知不可歧而二之後儒分理氣以言性是二之也抑知氣有秩然不可紊者是謂理氣有天然之理是謂性孟子道性善亦祇就氣之正者言初未嘗歧而二之也阮氏曰此血氣心知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應感起物而動即中庸喜怒哀樂之既發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氣非

性也

孟子口之亏味也有同嗜焉目之亏瞽也有同聽焉目之亏色也有同美焉至亏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尋我心之所同然目故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

案孟子時昇說紛起徒知馨色臭味之為性而不知理義之說我心亦猶馨色臭味之亏耳目鼻口也故曰至亏心獨無所同然乎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則血氣心知皆出亏性未可歧而二之矣然聖人先尋人心同然之理義非

訓

三

三百五七

聖人不能先尋之是聖人之心所謂上智也而物不能嗜理義惟人能同嗜之是人性之相近也亦猶易牙先尋我口之味而我口嗜之亦性相近也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說我口喻辭也亦比而合之之辭也孟子之意雖重心知之理義而亦未嘗不以血氣言之矣

孟子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薛敬軒曰目目鼻口四肢百骸尋其正即是仁義禮

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是也

黃黎洲曰形色氣也天性理也有目自能聽有目自能明口與鼻莫不皆然理與氣一也心是形色之大者而耳目鼻口其支也聖人踐形先踐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做居子曰氣質之善者即性之善也人之心為質心之所運為氣心之靜而正為性之善

案合觀二章可見孟子未嘗別血氣亏心知之外也孟子舉氣質之正者以明性善而其粗駁者不專委亏性而忍之故曰忍性此即君子不

訓

三

三百六

謂性之說也

孟子口之亏味也目之亏色也耳之亏瞽也鼻之亏臭也四肢之亏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亏父子也義之亏君臣也禮之亏賓主也智之亏賢者也聖人之亏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趙郊卿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目之樂音聲鼻之喜芳香四肢懈倦則息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辱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

也仁者尋以恩恣施亏父子義者尋以理義施亏君臣好禮者尋以禮敬施亏賓主智者尋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尋以天道王亏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尋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尋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微居子曰孔子知道不行而周流終老與舜之耕田呼天必求親之底豫始無以異則遭人倫之變者卽命終不可轉移而惓惓不已之心必質諸己以盡其

道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

案馨色臭味安佚之欲性也然耳目鼻口之欲

尋與不尋有命以阻之焉故君子于此言命不言性而必受命以節其性也父子君臣賓主賢人之遇不遇天道之通不通命也然知仁聖義禮之懿德有性在焉故君子于此言性不言命而必盡性以俟命也然則人當盡其知仁聖義禮之德而馨色臭味安佚之欲不可專委亏性而苟求之也孟子所謂忍性者忍此也召詰所謂節性者節此也阮雲臺曰舜必以底豫而修

仁比干必以諫死而行義舜比干不諉父頑君虐亏命也禮敬施亏賓主如孔孟適各國終無所遇聖人尋天道王天下如武王滅商有天下孔子不尋爲東周衰不尋周公此各正其道以盡性也窮理盡性以至亏命正者正命變者亦正命也

書西伯戡黎不虞天性 召詰節性惟日其邁 禮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 論語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

其蔽也狂 禮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微居子曰仁智信直勇剛皆性之美者而非學不足以全其用董子曰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故率性者必順導其善而以學擴充之節制之也因此知召詰言節性非特言嗜欲之節嗜欲以節爲主善以擴充爲主而亦有以節之也

案虞天性謂自度其天性也度性與節性同孟子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卽節性之訓也中庸率性之謂道自誠明謂之性謂人性本善



有不待教而明者君子所以尊德性也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謂人性既善尤必以學擴充之節制之君子所以道問學也德性之誠必以問學而宏問學之明實由德性而融學者之功誠明也進即孔子言仁智信直勇剛必待弓學之意也亦即召誥節性之訓也荀子力勸人學而遂詆性為惡謂禮義出於聖人之心常人學而後能明禮義是問學取諸外而德性無諸內矣後世明心見性之儒自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虛靈不昧萬理畢具而不待外求其德性未

訓

美

三百六十一

諸內而問學遺諸外矣不知有自誠而明者尊其德性亦必核實其問學有自明而誠者道其問學正以增益其德性德性有諸內問學資諸外資諸外愈以有諸內德性問學所以必兼及之也何則善端在性成善在學人不可不學以擴充其善而節其過不及也阮雲臺曰自誠明謂之性言智人率性不待教也自明誠謂之教言愚人受教能節性也

孟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與黨朋

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訓

三

三百六十二

何謂盡窮究物理以擴充其善端而已矣人心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端之待充如物之待養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養而充之係四海塞兩間可實徵諸功業不養胡充不充胡盡痛殺觶牛牛之就死而搆怨與兵不忍而終將忍之卻羹食亏身之將成而宮室妻妾可已而未能已之孟子之所深憫也

案孟子言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盡其分量故必擴而充之盡其心者擴充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吾性有仁義禮智之實也擴而充之若炎火之始然若源泉

之始達天倪之始發實有見端之處故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火然水達喻四  
端之可擴而充始然始達喻所擴之端有其本  
老釋家言性本空虛之物後方旋生四者則是  
無本之學也尙何端之可擴不擴亦何充哉故  
老釋家之蹈虛不若儒者之徵實

詩大雅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易繫辭傳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 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乎命

案詩曰彌爾性易曰成性曰盡性卽擴而充之之  
說也老莊家不言擴充其善端而云反性以復

初唐李習之沿之作復性說非也 反性而後初  
出莊子繕性

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燕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

案靜對感物而動言卽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  
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謂凡人生而有血氣心知  
之性于靜中全之也性之欲謂欲出于性也喜  
怒哀樂中其節是欲之無害于性者也好惡燕  
節于內以人從欲是欲不能反躬也非中節之和

也是滅天理也非性之中也後儒視性與欲如  
冰炭之不入必使絕欲而後全其虛靜之體不

知性出于天欲想于性未發之中能靜渾而無  
失此性乃爲天之性已發而好惡中乎節其欲  
亦爲性之欲知誘于外性斯離乎天矣好惡燕  
節于內欲斯遠乎性矣外誘可絕內欲不可絕  
絕其欲則傷性傷性則失天亦惟節之而已矣  
朱子謂人生而靜以上人物未生祇可謂之理  
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方說性時卽是人  
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是性之本體所

謂在人曰性駁之者曰如朱子說是孟子乃追  
溯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  
性之時已在人生以後已墮入形氣中不尋斷  
之曰善由是言之惟上聖不失性之本體其下  
皆失性之本體直是人無有不惡不尋如孟子  
言人無有不善

易彖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禮樂記物以羣分則性  
命不同矣 孟子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  
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劉季文曰旣言性有氣質安可合人物而言自亂其

本原凡混人物而為一者必非識性者也易曰各正性命樂記曰性命不同此雖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正曰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 魏莊渠曰天地之氣其渣滓為物物隨形氣所及而自為一理飛者亏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為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一路開身之有鳳獸之有麟麟之有龍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

訓

三

三百八十四

似也人稟二區精英之氣故能具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無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

案人以有仁義禮智之端而异亏物即人之智覺運動亦不同乎物也孟子祇言同類者舉相似非謂異類者亦相似犬與牛之智覺運動已異類不相似況人與物之迥非同類者故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人與物以類區分物與物亦以類區分故記曰形亏一謂之性朱子亏告子注謂智覺運動人與物

同則孟子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詰告子何不直應之曰然而告子語塞者亦以智覺運動人物不能強同也然此猶以形氣言之至亏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朱子注亦以人物兼言是直合人物以言理之一矣宜其弟子劉氏惑滋甚也

孟子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賢

荀子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

訓

三

三百五十四

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取為天下賢 董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賢明亏天性知自賢亏物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

案天地之性人為賢謂人性之善賢亏萬物也詩不曰天生人物有物有則而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則惟民有之萬物不能有也物之有則者其性彝之能秉者其才德之能好者其情曰有物必有則見其性之善也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見情所好之善由亏才而才所秉之善則本諸有則之性是以謂性善也此章言

人之情可以為善情之為不善由乎不盡才非才之學是以情與才之善明性之善故章末引孔子說詩之言以結之證明己說之有自也而後儒乃謂孔孟异旨不致信也荀子語見解蔽與平柔性惡之說殊相矛盾豈晚季亦有見亏性善歟阮雲臺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即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性善也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尋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尋而聞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

訓

三

二四九

氣有性之名

微居子曰性者人稟陰陽之秀氣以生其心之靜而正者是也天道者天之氣化流行是性之本也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道即陰陽也陰陽相承接而氣和故曰繼之者善具此和氣者人之性此言性必本亏陰陽也夫子言性而推原亏天道亦既言之矣言之即欲人聞之矣而非夫子不能言非謹承夫子之訓反復繹恩而自謂尋聞此道者必不免入亏歧端木子憂人之誤所聞欲廣聖訓以覺人也

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詳見易傳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偏陰偏陽非道也一陰一陽係合太和本是謂道人之性本亏陰陽之和氣故性無有不善人性與天道夫子比合言之俾天下後世無疑亏性之善曰與可尋聞者聽其言不繹恩而罔聞知也後之人辟夫子以大言自謂己獨聞之乎必不可尋而聞矣

訓

三

一四五

才

易繫辭傳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說卦傳管者聖人之化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大天之道曰陰與陽大地之道曰柔與剛大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案陰陽者天之氣剛柔者地之質仁義者人之性而所以大之者才也才與材古字通析言之有異材以體質言才以化用言故三才皆言大天地人並稱三才才無不善也不善何以言才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訓 言 三百五十七

許叔重云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

案才者人之良能如艸木之初其枝葉包涵于中故孟子論才一以稊麥之生喻之一以木之萌蘖喻之也天命之性無不善天降之才亦無不善其有不善者由亏陷溺也習致之也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爾之言如此也說文爾詞之必然也段注說文云一為地一為枝葉莖出地而枝葉未見故曰將生艸木之初而枝葉畢萬鳥生人之初而萬善畢具焉故人之能曰才言人之所蘊也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學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自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曰句略梲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且即上旦旦而伐之且有梲之矣讀 一本他晝日之所為

訓 言 四百一

梲之反復則其梲氣不足以存梲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楊遵道曰觀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巨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以為未嘗有才山之性未嘗無才祇為斧斤牛羊害之自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所以無才者祇為旦晝之所為梲之自又云若夫為不善非才之學則是以情觀之才未嘗不善才者為善之資譬也器械有才方可為也觀孟子意性情才三者皆無

不善善之本是性欲為善是情能為善是才 朱子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

案孟子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倍徒無算由亏

不能盡才又言存乎人者皆有仁義之心梏之

反復近于禽獸未嘗有才說才必舉仁義禮智

言者即孔子以仁義說人才之意也其舉情以

言者性與情相表裏趙注性者人之陽氣至善者

也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說文才則梏性之陽

氣以達情之陰氣者也所謂若其情者才順之

也若順也趙注情陰氣有欲乃順其情且可以為

善斯才善也才善者乃所謂性善也譬諸草木

其仁有生生之意者性也莖含枝葉挺地而出

者才也枝葉既舒而好雨露之養者情也人當

梏之之後平旦之氣不足以存猶斧斤伐牛羊

牧其無萌蘖之生無與草木之才則人至梏之

而後才而失其才者究非才之梏如降才之初

即學才則性善亦何由而見也性者天所命才

者天所降性者才所由出才者性所由呈故性

善而才亦無不善也雖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

千有愚明強柔之別此亦極言才之有利鈍非

有善惡也程子不從孟子之言謂性善而才有

不善門人楊遵道已疑之可謂能求是者矣

又案仁義禮智之靜涵亏心者為性性之作用

為才才發于性而始終乎情者也孟子言倍徒無

算不能盡其材人見其禽獸而以為未嘗有才

皆據才之終乎情者言也云若夫為不善非才

之梏此據才之始乎情者言之情為陰氣有欲

而可以為善者以才之梏性陽氣至善者也人

有情已陷溺而不較輒為為之而戰者才沮

之也久則才為情役而失其性矣孟子引孔子

釋詩之言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

懿德有物必有則性也民之秉彜才也好是懿

德情也惟民之秉彜也故好德此才始乎情之

說也說文以才為性木之初將生枝葉其意亦

然後人以才為性出才之謂也孟子孔子曰

詩本文增一必字二也故字極有精意後人干

萬語不如聖人一二虛

字此聖言之不可及也

孟子有成德者有達才者才今從財釋文中也善不

中才也善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趙岐云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才謂人之有俊才者  
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 陸  
德明云有達才者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

案中謂中和之氣趙注是中也養不中者以我  
中和之氣默化之陽煦陰嫗以養其性又教之  
成德是也成德者陶淑其德性也才也養不才  
者以我之才性擴充之屯見蒙筮各遂其生又  
教之達才是也達才者充發其才幹也不中不  
才者氣質有所偏非惡也故不中者尋養而中  
不才者尋養而才養才在父兄而才之盡不盡

訓

三六

二百〇三

終由己故孟子重養才尤望人之盡才

情

易彖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  
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  
矣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繫辭傳聖  
人之情見乎辭

荀仲豫曰天地聖人皆備情身不主惡也 徐仲車  
曰情有正不正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  
豈尋謂情之不正乎故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  
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

案白虎通情者靜也靜留亏心氣中而有自然

訓

三六

三百五

智覺也氣之秩然者理情之當然者性理不可  
見見之亏氣性不可見見之亏情自佛氏有滅  
情復性之說而或者遂謂聖人無情天地無情  
非也天地聖人不能無情讀易傳自知之或又  
謂性屬靜情屬動與說文性陽氣情陰氣相反  
此各據大判言之亦未可泥

易文言傳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 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案利者乾元之情貞者乾元之性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貞之性也彖傳曰各正性命性命正則

純粹之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利之情也象傳曰乾道變化發揮即變化之義以己之情旁通乎人傳所謂利以和義樂記所謂反躬也據虞仲翔義乾坤旁通成既濟定則利貞者情性也謂六爻發揮坤之情尋其利而乾之性亦尋其正也白虎通義說文並以性為陽氣情為陰氣是其證王輔嗣本情性化性情唐李習之復性書用王注性其情之意以申之非也經傳中多言情性禮樂記曰先王本之情性大戴又義曰能測萬物之情性又曰情性也者所以理然

不然取舍者也白虎通有情性篇易言情性不云性情猶言陰陽不云陽陰也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臯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班孟堅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五性者仁義禮智信六情者喜

怒哀樂愛惡六情所以扶成五性 趙岐云若順也性與情相表裏性善勝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感之情情從性也 朱子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 陳安卿曰孟子以情為善專指其本亏性之發者言之禪家卻欲滅情以復性不知情不可滅情既滅性亏我復何用

案孟子言性善舉情與才以明之情者人之良知才者人之良能也情可以為善是情非惡也情非惡即可見性之善也性之欲為情而情之善即性善已有好生惡死之情故見孺子之入井怵惕焉惻隱焉如無此情何以有仁之端也已有好榮惡辱之情故疇蹴以與身死弗受如無此情何以有義之端也推之禮智無不盡然情可為善不可專言惡也明矣朱子答胡伯逢書云性與情血脈貫通未嘗不同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答方賓王書云仁義禮智性也惻隱



善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仁說云性情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貫朱子之說最爲精明

禮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舍禮何以治之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亏六氣是故審則宐類以制六志

班孟堅曰人面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

訓 三 三百六十一

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正情性節萬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恩遠之情爲制器祭之禮有尊尊親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禮志 許慎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

案說文情有欲據左傳六志言六志白虎通義亦謂之六情喜怒哀惡而外欲與樂同愛與好同則禮之七情祇增一懼而已此七情之不可不治猶性之不可不節也治情之道必節己之

所有餘而勉其所不足以審乎中正之則而已 曰禮曰審則宐類其道一也

書洪範二又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 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禮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案兒言視聽之敬用而尋肅又哲謀之休徵可知性命之存不外官骸之束也喜怒哀樂之存發而裕中和位育之大原可知節性之密卽爲

訓 三 三百四十九

浩氣之充也理氣之不可分者以此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孔子曰有物必有則凡氣之具亏身者皆物也而各有則焉其理也有物卽有理有氣卽有理也故逞氣而滅理者非也求理亏氣外者亦非也

欲

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亦未嘗不善至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始為惡羅整庵曰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所言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七情之中欲較重惟天生民有欲

訓 三百七十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辱之則樂失之則哀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為惡係乎有節無節耳蓋人之有欲固出于天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亏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為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為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尋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

案人性本靜欲感物而

則欲又

經傳中言節欲寡欲者有矣

未有以去人欲去說者也自釋氏以六欲為六賊儒者信其說遂以去人欲與存天理對言非也阮氏曰欲生亏情在性之內不能言性內無欲欲不昞善惡之惡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惟佛教始言絕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絕欲則舉世無生人禽獸蘇矣欲在有節不可縱不可窮此經明云性之欲也欲非離性而自成為欲也竊釋氏之言者以性中無情無欲而必拒之其如與禮記孟子之言不合何近儒知

訓 三百五十九

其說之非而矯之者則竟認欲為性不知欲不盡惡亦未盡善故經傳中有節欲寡欲之說而性則專以善者言其欲之不盡善者君子不謂之性故樂記不以感物而動為性而特別之曰性之欲也此閑鑿若豪釐謬以千里與在善學者默會之

論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禮禮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孟子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廣土眾民

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朱子曰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亏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亏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闕不能以髮而異非尋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于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魏鶴山曰聖賢言寡欲未嘗

訓

吳

三卷六

言無欲所謂欲仁欲去欲達欲善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亏富賢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不欲以求諸非道

案此皆不諱言欲者見同嗜之欲不能無也若大學之言六欲六先尤為正大而不可無者

論語根也慾焉尋剛 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吝不知也 公綽之不欲 禮曲禮欲不可從 樂記君子樂尋其道小人樂尋其欲

辭敬軒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聖賢所謂無欲

者非如釋氏盡去相塵以其不流亏人欲之私即為無欲也

做居子曰公綽之不欲孔子斥其不可為大夫以此知儒者之學未可謂人欲淨盡即是天理流行也 案此見專恣之欲不可有宜節之寡之也非謂盡絕其欲如釋氏之真宰真空也後儒動謂去人欲即存天理亦沿釋氏之說不欲成人之一端仁可以治天下不欲祇可為家老然則人欲即去而天理果見其存歟辭氏謂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尋之

訓

三卷六

孟子養心寡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案欲者心之欲也養心者亦以既寡後之欲養之非一空其所欲以為養也故曰寡欲不曰無欲寡欲者節其欲之有害於心也養心寡善於節欲猶養身寡善於節飲食飲食所以養其身不節反以害其身矣然養身終不能廢飲食也而謂養心可以絕欲乎自後人分理氣為二人欲與天理不共太亏是有絕欲之說使其心空洞無所著自謂尋炯然之本體顧涇陽因此反

孟子之言曰寡欲寡善乎善心蓋據先大乎大之意而言然先大乎大謂太心也太心與存心養心自有辨太心者使欲不能奪存心者其心不逐欲而太養心者而欲反為我用後人亏斯三者不分總而言之曰絕欲用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說與孟子養心之法既異即先大乎大之教亦並何則百之好聲目之好色與心之好義理皆欲也欲即其官也官有大小以欲分之先大乎大者太其官之大者心也大乎心之官者大其欲之正也義理之說我心說者欲

訓  
卷之三十五

也說我心所以養我心也則養心者亦以心之所欲養之也寡欲者亦祛其有害於心者而已矣如曰一空其所欲則官為廢官心身乎大夏何論其存與養凡為學之道必先太心心大而欲退欲退斯可寡寡斯心存存而後可養其閒節次未可混說一混說顧氏之論起矣

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案言絕欲者禪學也言從欲者聖學也禪不可學聖不易學學者宜謹守節欲寡欲之說

心

易象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禮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也

歐陽永叔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一陽初動亏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本乎此故曰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 程叔子曰一陽復亏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案天地以生物為心謂天地無心成化者非也冬之閉藏不固即夏之生長不堅亥月純陰此

訓  
卷之三十二

心閉藏未嘗非生物之心而不可見也至一陽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矣聖人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其生物生殺並用當其用殺之時未嘗非好生之心亦人所不見也至亏生物而聖人之心見矣夫見不見者時也天地與聖人豈有二心哉禮曰人者天地之心謂能體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者惟人也

易繫辭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楊中大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心不可無故

易止言洗心 胡明仲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聖人  
人亟世去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  
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

儆居子曰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藏劉作臧先心  
還臧亏密先善其身心亏幽獨也

案聖人亦有心也謂無心者謬也先心還藏亏  
密默而存之也從心所欲不踰矩神而明之也

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儆居子曰三月以一時約言之心不違仁與孟子言  
氣配道義相似與至自別其餘日月至者或守之一

吳

日或守之一月而不能久克己之功未純生生之意  
易有疏開時也

案此見顏子之心依亏仁也三月不違仁而指  
之曰其心則心與仁相依而不尋渾而為一也  
昭昭矣孔子言心不違仁孟子言以仁存心若  
謂心即是仁則不成辭矣程叔子曰心譬如槃  
種生之性便是仁陳器之曰心是血氣而所以  
有運動惻怛處以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是也  
且古人言求仁心必亏心之發見乎事物者求  
之論語顏淵問仁教以克己復禮亏心求之也

而必求之視聽言動仲弓問仁教以敬恕亏心  
求之也而必求之出門使民告樊遲問仁以居  
處執事與人求之告子貢問為仁以事賢友仁  
求之空求心者禪學也非聖賢之學也其心三  
月不違仁豈離事物而空言心乎若夫後儒申  
偽尚書人心道心之文以仁為道心者或謂道  
心在人心之外聖人亦有二心或謂未稜亏人  
謂之道心稜以人為謂之人心天理人欲不並  
去非有二心不知偽尚書之文本亏荀子解蔽  
篇謂人心能危思而道始精微也荀子元文可

五

音世九

孟子君子所性仁義禮智相亏心

案仁義禮智本其心之所固有故曰相亏心與  
貌襲者異也孟子又言驕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也相亏心之謂由也意同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大命也  
案盡其心者擴充其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  
也能盡此心者知各性之有仁義禮智且即知  
仁義禮智之性之本亏天矣此學之初基也存

其所盡之心以善其所知之性操而存不枯而  
凶所以事天也視知天之學為進矣妖壽不貳  
所謂造次顛沛必亏是也修身以俟之所謂創  
業絜統為可繼也命自我立所謂自化元命也  
此聖人之極功視事天之學尤大矣舊解盡心  
知性亏文倒說與下不順且以盡心為造理不  
論功用存心為履事亦無關本體揆之亏義殊  
難分曉

孟子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訓

三

三百五

家東發曰古人所謂存心者存此心亏當用之地也  
後世所謂存心者攝此心亏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  
無一息不運人尋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  
空寂無用之物哉

案欲去命宜先事天欲事天宜先知天欲知天  
宜先知性盡性而性統亏心則盡心存心為嬰  
焉夫心何以存必先收其放者而寡其欲而持  
其志而養其氣其有橫溢而不及持者病在不  
能去其大而審其息

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

知來京哉人有雞犬放則知來之有放心而不知來學  
問之道無他來其放心而已矣

李延平曰仁人心也孟子不是以心名仁 張楊園  
曰孟子說放心先說仁人心義人路是來放心者來  
其不失仁義之心也異學者祇空說來放心不知所  
以為仁義分別處正是天淵

案阮氏曰此謂仁猶人之所以為心義猶人之  
所以為路非謂心即仁也若曰此仁即真是心  
斷不可云此義即真是路阮說是也放其心者  
失其仁心也來放心不離學問即學問即來放

訓

三

三百五

心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來其放心而已矣人  
讀聖賢書不能輒轉歸己所學為何事乎矯之  
者瞑目靜坐祇葆其虛靈空洞之真所來為何  
心乎學問所以來已放之仁心非泛鶩其學而  
可謂來心之切也亦非空來此心即可當學問  
之實也

孟子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亏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  
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為有枯凶之矣枯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

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亏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辱我與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亾之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

是以輒轉相害至亏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

案心有仁義禮智之美是謂良心此云放其良心者承上仁義言之也仁義禮智相亏心是謂本心此云失其本心者承上禮義言之也其日夜之所息言是日之夜氣有所息也平旦之氣即夜氣之發見時也人自旦晝累亏物欲枯亾仁義而夜氣猶存尚有幾希之良心若旦晝時常操此心則仁義自存舍之則枯亾仁義矣此孟子以人自枯亾後不見仁義欲令亏夜氣之

所息認仁義之所由生而亏旦晝所為尤當操其仁義之良心也非教人空葆夜氣即是操心也或問亏朱子曰佛者有觀心說即聖賢所謂操存乎曰此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辱以枯亾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智覺而謂之操存也是語極僚

孟子養心莫善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案人以欲多而心放寡焉斯心存其欲亦正矣存而後養養亦善以心之所欲而耳目四腴反

效其靈初非別求一養心之物以養之也

孟子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尋間與告子曰不尋言勿求乎心不尋言勿求乎氣不尋言勿求乎氣可不尋言勿求乎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朱子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案不動心謂物不足以搖其心也孟子祇言不動心非言心不動後儒謂心之本體不動非也

言者天下之義理所在也而能以我心參之斯  
智覺愈明言即下文知言之言  
舊解以為己言非告子外義故言

有不尋勿求諸心心者一身之理義所具也而  
必令我氣守之斯舉動不失告子外義故心有  
不尋勿求諸氣是則告子之不動心無知言養  
氣之學也夫心不尋義氣自無所用其力故祇  
以不尋心勿求氣言之猶為可也若合不尋言  
勿求心而統言之言不尋義而心不能求則其  
心必冥然無覺其氣自悍然不顧其不可也必  
矣蓋告子以心聽氣并不能養氣夫豈知志為

訓  
蓋  
三十一

氣之帥而不可聽氣為體之充亦不可不養也  
次即次舍之次志之所至而氣即次亏其所故  
養氣必先持志而持志亦必不暴其氣下四句  
申言志帥氣充之義見志氣交相養斯無偏壹  
之病朱子語類云志至則氣便在這裏又云志  
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黃梨洲次  
舍之訓實本于朱子延平答問朱子問養氣章  
一條有云只喫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  
然香湊翕聚而來又云心之所嚮全氣隨之延  
平是其說又因朱子有心與氣合之說則云夏

須體察令分曉路陌蓋一時奔湊翕聚亦志與  
氣本有之勢非必養之而始然朱子所謂心與  
氣合即孟子志至氣次之說也延平教朱子體  
察分曉路陌即孟子持志無暴氣之意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

案公孫丑意既曰志至于此氣即次于此焉詞  
之字

此是氣固隨乎志矣何又兩顧之而曰持其志  
無暴其氣孟子以為動志動氣者皆是偏壹之

訓  
蓋  
三十五

病惟氣與志交養而無所偏壹斯能配義而集  
義義者所以持其志無暴其氣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本浩然失養故餒惟

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

道義而亏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

而亏天下之事無所思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

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始亦冥然無覺

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為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亏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案氣配道義釋所以充塞天地也無是則餒即所謂行有不慊亏心則餒也無是之是指道知義舊解以氣言知

無義之必餒則浩然之氣是合義所生非義外襲而取氣明矣告子尚何疑于此哉蓋告子外

義以孟子之配義為外襲無與亏心不知義相亏心為氣所由生故孟子明之也是非對文辨

難之詞詳見義類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案必有事焉示養之之法也而勿正防養之之病也正長也見釋詁養者俟其自長上所謂生是也正者自我長之上所謂襲下所謂摠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古聖相傳涵養之苦心勿忘即釋必有事勿助長即釋勿正孟子浩然之氣以直養之而不助以義配之而不忘忘則舍之助則害之或謂有事勿忘即所謂敬即所謂常惺惺胸中絕無一事乃所謂有事若知有一義以存諸心即是外義是說也其為告子之徒

堯

三百六二

歟告子之不動心常欲去亏空虛之地而無所

事事故孟子特以必有事關之後之學者何復

云絕無一事乎朱子謂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

如并此義亦絕之不怠何所謂集義乎豈待事

至而後集之乎有事勿忘雖不外敬程子云若

祇云守一敬不知集義卻是全無事是也謂涵

養時澄心屏氣絕不慮慮者皆禪學也

孟子曰目之官不慮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尋之不思則不尋也比天之所與我

者比皆也今本諸作此先夫去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

訓

堯

三百四八

大人而已矣

程叔子曰不濇思則不能造乎道不濇思而尋者其

尋易失

案思者思其可否也心能正其可否而耳目從

其令心不能正則反役于耳目即時加防檢而

東滅鹵生不勝其難矣夫人有五官皆天之所

與我者而心之官為大大其能思也夫之者辨

之明見之定守之固不為智誘不為物化老子

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示凡人不能去心之

法也大人先去其大而小者不奪雖見可欲而

亦不亂也釋家乃援老子言以閉目靜坐為上乘矣釋之亏儒相去有天淵之別

論語季文子三愆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君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愆也

傲居子曰三愆謂愆之盡善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杜注云所

謂君子三愆據傳文杜注則再愆者愆其始復愆其

中三愆則愆其始中終也張平子東京賦曰必三愆

以顧愆是也季文子三愆而後行當時稱許之辭如

訓

堯

三百十九

此而子聞之也文子行事之善者或可稱再愆其行事之失者稱之以一愆而不尋也夫子言再愆斯可而文子所行之尋失俱可見矣

案愆尋其道方可謂愆孟子曰心之官則愆

則尋之不愆則不尋也愆則尋道不尋道者不

愆也不愆而蔽亏物引之而去三愆則始衷

通終皆舉之心無所蔽矣禪家尚靜寂然不愆

固失之儒家謂再愆斯可三愆則物欲起亦未

為尋也

書洪範愆曰睿 睿化聖

周子曰不愆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亏通微通微生亏愆故愆者聖功之本

案不愆而得聖之生知安行者也下此則皆由

愆而入聖後之學者宗尚靜寂兀然不愆自謂

超凡入聖或以困勉學利之資希生知安行之

詣多見其不知量也

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案論語有云帝心者天心也有云從心有心者

聖心也有云心不違仁者大賢之心也有云心

訓

三

三百十八

之歸者凡民之心也有云無所用心者民斯為

下困而不學之心也學禪者屏去愆慮瞑目而

坐是心也何心也

意

禮大學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案誠實成之也意心之所識也好善惡惡人心  
所共識而卒好己之所惡惡己之所好是案所  
識者未能實成之也故欲正其心之好惡必先  
誠意而所識之好惡正未有盡也故致知誠意  
實其所已識之好惡也致知擴其所未知之好  
惡也善說正心者正其全體誠意者誠其所發  
之一端是小先亏大矣正心靜則存養誠意動  
則省察是所發先亏所存矣甚且以致知為致

訓

三

三十八

良知則正心誠意致知三者之分合尤未瞭矣  
禮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心慎其獨也

案謙鄭君讀為慊慊也謂慊足也自欺者心識  
善惡而不實用其力自慊者實用力亏好惡之  
所明而此心快足也自欺自慊皆自知之故言  
獨也

禮祭義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

案意者心之所識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先意承  
志謂先以子心之所識承親心之所之不必聆

親言而後承之也

孟子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尋之

案字曰文即書同文之文也句曰辭猶一言以  
蔽之言也不以北山算非雲漢靡有之文字害  
其王臣子遺之辭句害其辭句則失詩人之志  
矣說詩者必以心之所識逆詩人心之所之是  
為尋之也

經訓比義卷上

訓

三

一百七

文言說

孔子十翼之七曰文言傳次於繫辭之後繫辭者通論大義文言者循經文去故訓後世所謂文字訓詁是也道載遺文文有故訓凡經皆然學者讀古人書宜按經文以察理本故訓以明意恪守文言不越不畔庶於聖聖相傳之旨有得也即如元亨利貞之四德經文也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故訓也孔子作傳開章即采故訓一以明述而不作之意一以見訓必宗故之義也以下數章又本四德之故訓推釋易緒必先歷引爻辭而後發義此按經文

九十一

以察理也元之訓始或之訓疑此本故訓以明意也曰潛之為言也亢之為言也此故訓家引申之言也曰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此故訓家疏證之言也曰蓋言順也蓋言謹也此故訓家謙不敢質之言也蓋疑詞兩為言兩蓋言即文言言之即故訓專釋乾坤不及它卦者發凡以起例將以俟後之學者與禮經之傳記春秋之公榮傳毛詩之傳箋戴記之注咸稟文言為式而治易家往往越經文而破碎天道畔故訓而空談名理庸詎非得舉於文言之教乎文言者循經文去故訓不越不畔之謂也非謂其言制於文王也梁武帝說非謂文飾其言也莊氏說自文飾之說起

或者遂以為比偶韻語之祖矣阮說且例以賦後之亂矣命說文言本在繫辭後不次於象象傳比偶算詳於繫辭韻語算純於禘卦而謂文言命名在此不尤左乎

八十三

生八卦

鄭君曰大極者極中之道道

布六亏北方以象水布八亏

方以象金布七亏南方以象火

言則謂之天天為大極是也以氣言則謂之道一陰

一陽之謂道是也

敬居子曰三極天地人也大極天也天則三極中之

大者也兩儀陰陽也兩儀生四象者木火金水之象

也四象生八卦者乾兌皆金震巽皆木坎艮皆水

溼土坤離皆火坤燥土是兩其四象而有八卦也駁

訓中

三

木火金水之四象者以為木火金水有形之物不尋

偁象殊不惑聖人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云見乃

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則形象非二物凡又行之氣未

成形器適民用者謂之象如天星有木火金水之象

亦其一也

案淮南子覽冥訓陽燧取火亏日方諸取露亏

月以掌握之中引類亏大極之上而水火可太

致據此則大極即天也天地人為三極三極之

大者天是也故天偁大極天之元氣渾淪分之

則為陰陽兩儀陰陽也陰陽匹也故偁儀或謂



易

大極無偁之偁大極無也不知孔子明言有大

極安尋以無言邪有大極是生兩儀無則安能

生邪或謂大極天地未分以再混一之氣兩儀

謂天地已分不知天地以再聖人所弗論也

卦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干令或謂大極理

也形而上也陰陽氣也形而下也大極生兩儀

理生氣也不知陰陽雖有氣而無形大極乃元

氣渾淪之偁未始非氣也

易說卦傳太地之道曰柔與剛

案地為純陰至順故曰柔其氣能上達亏天故

訓中

四

曰剛文言傳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也夫地氣

下伏不與天應則閉而成否地氣上行與天相

應則交而成泰道猶行也地氣宜行不宣伏也

易文言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彖傳地道卑而

上行

案地承天故曰順地時行故曰道地道謂地氣

之行亏此可見

易文言傳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案動猶行也柔與剛地道也地為圓形觀亏二

極低昂之度月會灣環之影自見傳云方以德

言非言形也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道亦德也呂氏春秋曰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襍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

易說卦傳六人之道曰仁與義

案天地之氣化流行不息是謂道人有當行之路流通無阻亦謂之道仁與義皆正路也人所當行之路也人之道也韓子謂儒者之道德合仁義言本此仁禮義信智為又德簡言之則曰

訓中

五  
三の四五

仁義而禮信智在其中孟子常言仁義本此

禮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又者天下之達道也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亏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呂與叔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心所固有也

案天命之性率而行之則有仁禮義信智之道

是道之大原出亏天也義之亏君臣仁之亏父子昆弟禮之亏夫婦信之亏朋友是道之實事切近亏人也求道亏天地未分之序所謂道在邇而來諸遠也

禮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鄭君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

訓中

六  
三の四三

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以自修是其不須臾離道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君子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亏須臾之頃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君子亏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亏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亏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陳安卿曰人生天地之內物類之中全具是道不可須臾離求道者就人事中盡尋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亏我若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為道體與身何涉

案道之實事切近，不可須臾離，不可為簞  
戒之詞，與母同，與無異。君子靜審，不為暗算，聞  
動察，不為見將顯，是不可須臾離之實功也。可  
離非道，即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之意。或者  
以此為言道體之不遺直，謂道也者，無須臾離  
非經信。

禮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案誠者自我實成之德，而道為自我當行之路  
也。善解以誠道分人物失之。

論語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孟子夫道若大

訓中

七

路然豈難知哉

做居子曰：道者平而不陂，正而不歧，通而不塞，安而  
不危，是當行之路也。舍此則所由者，陂、巨、歧、巨、塞、巨、  
危、巨、故、怪、而、歎、之。

案孔子以戶喻道，戶謂室戶，君子恆居室而室  
止，一戶出必由此，以見動必貞夫一，無歧趨也。  
孟子以大路喻道，道為當行之路，而大路尤四  
達，不悖一望而知，以見道之易知，亦易從，無險  
阻也。

禮中庸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其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案知者自恃其識之高，而作事疏闊，反致道之  
不行，賢者自恃其行之端，而遇事果敢，不復講  
明乎道，至不肖之不及，一則以昧惑失事  
宜，一則以利欲令知，昏宜其不能行道，明道矣。  
然賢知愚不肖，不肖道有過不及，豈能出人倫之  
外哉？故曰：人莫不飲，食飲之過，反變其味，飲  
食有所不及，不知其美，故曰：鮮能知味，莫不飲  
食，孟子所謂終身由之是也。鮮能知味，孟子所

訓中

八

謂不知其道者，眾是也。

孟子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空若登天，然似不可及  
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  
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率，君子引而不發，  
躍如也，中道而左，能者從之。

案引而不發者，引弓至滿，矢不遽發，蓄其勢也。  
躍如者，勢已蓄極，躍然而發也。射者教人，弓滿  
欲使中的，君子太中道，亦欲使之從而登也。孟  
子平日言君臣必曰湯之克伊尹，言賓主必曰堯  
帝，館甥言言行必曰誦堯法堯言性善必曰堯。

舜當時見而聞之者咸以為巍巍不可企及抑  
知君子中大不倚修其道以教人必不屈其道  
以徇人悅其教而誠服者與之誕登焉不能者  
沮亏半途君子亦末如之何也

論語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焉忽  
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大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子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  
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大則卓然  
不可及言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大  
也

訓中

九

九

傲居子曰仰之而無以躋道之極鑽之而無以入道  
之深瞻之而無以定道之方顏子蓋言學聖之難如  
此明善誘之所以善也所大卓爾四字連讀猶言卓  
然獨大也如者轉語詞而也若也卓爾高兒言我既  
竭力亏博約矣若聖道之卓然獨大者猶欲從末由  
也

案公孫氏不竭其才欲使人可幾及是欲屈其  
道以徇人顏子知夫子之道至高至精至神竭  
力亏博約之中以從之雖曰末由亦一闕之未

達曰仰之鑽之瞻之竭其才也彌高彌堅焉後  
忽易所大卓爾也不罷欲從孟子所謂能者從  
之也若其卓而末由張子所謂大可為化不可  
為也

禮學記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案易傳分道器以天氣之上下言學記分道器  
以人品之大小言形亏一謂之器不名一器而  
流行無閒謂之道

訓中

十

十



理

禮中庸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孟子集大成也者金  
磬而玉振之也金磬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  
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案理者分也 鄭君禮樂記注又賈子道  
德說理離狀也意亦相同謂道之

分明者也故理以有別言此古訓也理可以分

故曰分理 說文曰知分理  
之可相別異也肌之可分者曰肌理

腠之可分者曰腠理文之可分者曰文理亦猶

是也事物各有自然之則條分縷析無所紊亂

是謂條理是謂足以有別後儒求理亏空闕之

訓中

十二

易

處不曰有別而曰渾全顯悖古訓任翼聖曰理

乃玉文細密之名孟子言始終條理子思言文

理密察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乎命皆就分別

細密處言之非大本大原之名也朱子言天即

理性即理言渾然中即具此秩然之理目或乃

謂先有此理乃有是天謬之謬矣

禮器服四制理者義也

案理與義渾言相通理者條分縷析使事物一

無紊亂而各專義之所友也或者疑此為外理

非也有條有縷屬外之物分之析之由內之心

是猶長者非義長者為義也理義豈偏屬之  
外物者哉

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尋我心  
之所同然巨

程叔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群敬軒曰如君之

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亏此

各尋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案理與義析言之理者聖心所分之條理義者

聖心所斷之事宜也聖人神明之至能先尋理

能先尋義所謂先知先覺是也凡人不能盡尋

訓中

十三

易

理義未有不悅理義者也悅聖人之理義是謂

性善而必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而性之善乃充後世恣睢之徒輒以意見當

理義是一人之私心也非人心之同然也先尋

人心之同然者惟聖人戴氏曰心之所同然者

始可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乎同然存乎其人

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為然天下萬

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

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

之則名曰理如是而宜名曰義孟子言聖人先

尋我心之同然固未嘗輕以許人是聖人始能  
尋理今雖至愚之人悻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詰  
責一人莫不輒曰埋者以理爲具亏心因以意  
見當之不知事情之難尋是非之易失亏偏也  
禮禮運義理禮之文也樂記禮也者動亏外者也理  
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

案此明義理者禮之文禮文之有條不紊者是  
謂理發諸外不必離外之事物而懸想之也  
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聖人制禮尋人心所  
同然之理故民莫不承順

訓中

三

三百六

易繫辭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  
簡而天下之理尋矣天下之理尋而易成位乎其中矣  
徹居子曰知大始作成物易知簡能皆言學易者知  
之化之能之也陽之始物亏乾知之大謂陽也陰代  
陽成物亏坤恣之化爲也效乾之健始爲君爲父爲  
夫以易知之恣坤之順成爲臣爲子爲婦以簡能之  
健止亏始則易順而代終則簡所謂至健恆易至順  
恆簡也

案此明有簡易之德業者能尋天下之條理也  
乾之大始以易知之易知則內不紊亏心故有  
親而可久坤之成物以簡能之簡能則外不謬  
亏事故有功而可大如是謂之尋理也者內  
不紊亏心外不謬亏事恆簡恆易者也若其事  
理既失紛紜襍亂無所統紀心欲求簡易不可  
尋復何望親可久功可大之德業

易說卦傳和順亏道德而理亏義窮理盡性以至亏命  
程叔子曰天之付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亏  
事業謂之理張南軒曰道者出亏天德者尋亏己

訓中

四

三百三

能和順道德自然亏義無所亂也故曰理亏義如此  
則人道盡矣萬物有自然之性一身有自然之性能  
窮理盡性自然亏命無所負矣故曰至亏命如此則  
天道盡矣朱子曰理謂隨時尋其條理也窮天下  
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亏天道薛敬軒曰理不外  
事惟亏事求其理理既明即以此理處此事斯尋其  
當古者詩書禮樂俱以事物教人而窮理亦亏事物  
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並該而無弊

案行其當行之路曰道行其道而有尋亏心曰  
德和順亏道德而始終條理各尋其宜曰理亏

義密察其文理之有別曰窮理擴充其德性之  
所具曰盡性能窮理能盡性則能順乎天命矣  
至下也順也坤象至哉坤元乃順承天至即順  
承之義臨四至臨即二之順命者未順命謂三  
交臨大也至  
臨謂順承陽大說  
詳所著十翼後錄  
易說卦傳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案易言天道人將亏吝其中求之而不知聖人  
作書之意祇欲人自順其性命之條理勿戕賊  
而錯亂之能循夫人心之固然即依乎天理之  
自然也性理二字本乎此豈欲人求之高眇哉

訓中

孟  
子  
卷  
之  
七

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  
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  
也

張楊園曰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已所以應之  
能各當其則方為無私心而合天理

案逞己之欲至亏戕賊性命而不顧故曰滅天  
理天理云者謂性命中自然之條理也孟子言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是性中有一定之條

理者命是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是命中  
有一定之條理者性是也窮人欲者專恣自肆  
必滅性命之理是謂滅天理節人欲者能順性  
命之理而強恕以行是謂反躬反躬者以人之  
逞欲而躬有難受反而息躬之逞欲而人亦難  
堪即所謂恕是也

易繫辭傳俯以察乎地理

案天理謂陰陽性命之條理也地理謂山川脈  
絡之條理也欲察地理先觀山之起伏川之往  
來山川形也其起伏往來氣也而理即存乎形

訓中

孟  
子  
卷  
之  
七

氣之中

仁 禮 智 誠 信

易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何棲鳳曰仁為木主春故配元為四德之首君子體仁故有長人之義也禮是交接會通之道故以配亨五禮有吉凶軍賓嘉故以嘉合亨禮也利者裁成也君子體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亨五常之義貞信也君子貞正可以委任亏事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 孔仲達曰君子體包仁道汜忘施生足以

訓中

七 三ノスオ

尊長亏人恣天之元也能使萬物嘉美集會足以配合亏禮恣天之亨也利益萬物使物各尋其宜足以和合亏義恣天之利也能堅固貞正令物尋成使事皆幹濟恣天之貞也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事並資乎智 張子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勤

案此言君子則天而行此四德也易曰貞固曰不可貞曰貞凶貞厲曰小貞吉大貞凶皆有固守之義當以貞為信也貞亏四時為冬亏五行

為水天下之水其神亏潮而潮信往來可以時刻定故孔聖亏坎傳言不失其信坎居北方為冬為水

禮中庸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案此言聖人能兼全其五德也聰明睿知智之臨也寬裕溫柔仁之容也發強剛毅信之執也齊莊中正禮之敬也文理密察義之別也舊解以聰明睿知統下四者失之

訓中

六 三ノスオ

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學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慮而自矣 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案此見言性不可外仁義禮智也舉知不及信孟子之意以智重亏信也 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案此為外仁義以言性者發也無他達之天下

言仁義之道無他即斐敬之達亏天下也王伯

安言良知非孟子本意潛玩自明若釋氏棄人

倫而空言心性亦可以孟子之言移折釋氏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己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

亏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亏智

矣

案此為外智以言性者發也言性必溯其本始

之故天下之所同也顧所謂故者以順導為本

知順導其本自行所無事斯為大智而人往往

以私智鑿之惡其鑿者從而外智以言性皆非

也老莊之學賢自然與此章之義最相近而極

言絕聖棄智又與告子以仁義為戕賊相同蓋

異端所謂故者生之謂性之說也孟子所謂故

者即仁義禮智四端也端以利為本即擴而充

之之說也則言性溯故天下所同而所謂故者

之指意自有別亏其閒矣

春秋成公十三季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案此為外禮義言性者發也禮義可以定命是

不在性之外矣荀子外禮義以言性謂人之性

惡聖人為之起禮義以矯之若順其自然則生

爭奪是以禮義為明亏其必然所以制其性之

自然也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禮義所以保

定其性命也荀子重禮義而輕言性失之

易說卦傳太人之道曰仁與義 禮中庸知仁勇天下

之達德也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亏外之謂德凡吾所謂道德云

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

云者亦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案此見言道不可外仁義智勇也

禮中庸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

立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案此見言道不可外仁義禮也身之居處言動

必宜率由其當行之路故曰修身以道人所當

行之道仁尤要也故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義

者宜也仁義之等殺即禮也凡人之修身必修

乎道而又慮修道之易致墜謬必以仁義禮為

之的離仁義禮而空言道異端之道也

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學知 知者利仁 樊遲問仁子曰恣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案此言仁知之互相成也不仁焉學知未知焉尋仁

論語信近于義言可復也 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做居子曰信近義而復以義衡信也義在而言不必信信裁于義也

案此言義信之互相成也

論語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學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案此言知仁與禮之互相成也動不以禮謂禮教未興也朱子以為仁包四德亏此章不可通

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做居子曰事尋其宜之謂義中庸所謂時措之宜也然義以度事必依先王之制度衡之始中節而不偏

倚宜亏今必稽亏古也義主決斷而必以恐濟之斷亏心必協于眾也義以循理之自然與天下以可信而不堅持之失其信即失其義信所以成義也

案此言義禮信之互相成也

禮器器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尋其人之為賢也

案此言義禮信之互相成也道猶行也不虛道猶易繫辭傳之不虛行也禮中自有忠信無忠

信則禮不虛行故君子資尋人也禮兼忠信儀

文言後之人婦指儀文言禮以禮為忠信之薄且謂未有禮先有理如其說則忠信理也本也

禮文也末也與禮器之言不大背乎

禮曲禮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禮運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于義講于仁尋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尋之者尊

案此言仁義禮之互相成也仁禮智義信曰五

德五德相諸心性也五德見諸事道也其性出亏一原其道互相為用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

也猶其有四體也四體不可缺一缺一體則為廢人四端不可缺一缺一端則必賊道楊子學義之一端而賊義墨子學仁之一端而賊仁非特四端有未盡明即其所用之一端亦不同吾儒之所謂端也是謂異端後之學者好大宗旨專攻一端其無異乎孔孟之道乎不然斯害也已

禮中庸表記仁者人也 孟子仁也者人也 春秋襄公七年左傳參和為仁

賈子曰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 鄭君曰人讀

訓中

三引

如相人耦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季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皆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虧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謝顯道曰仁者何也生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仁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朱子曰仁人心也

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謂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貫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 陳安卿曰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做居子曰仁从人从二古文作志左傳參和為仁與

訓中

三引

字義合仁者人也謂以人道待人能相耦也

案禮仁者人也傳參和為仁此仁之古訓也鄭注以相人耦釋之亦古訓也段氏阮氏歷引鄭君大射儀指以耦注聘禮每曲指注公會大夫禮賓入三指注詩匪風箋以為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竊謂耦即參和之義非爾我之言鄭君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仁从人二二亦耦也以人待人意相參和是有親恣之心而為生生之理也張子鹵銘甚昇

仁者愛人之體朱子病學者離恣言仁乃作仁說亦甚明僚朱子又云程子言仁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恣其情也恣是仁之情仁是恣之性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孟子君子之亏物也恣之而弗仁亏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恣物

案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又云親親仁也是可見仁賅孝弟孝弟乃性之仁也恣親敬長無非從天性流出程叔子伯子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亏孝弟亏

訓中

孟子  
三の八十八

此注云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自違其說非也為仁之道自孝弟始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恣物有本末焉有塗等焉墨子以兼愛為仁烏知斯義倣居子嘗論墨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配之者惟聖人聖人其無私乎曰聖人有私曷謂有私曰私亏所恣也然則曷賢乎聖人之公曰私所恣亏所厚公所恣亏所薄所厚所薄之秩然有序而皆有以用吾恣此其所以為至道而言恣無塗等者自墨子始墨子以泛愛兼利為急而短其父母之懇親親仁民不分

次而親親之道不厚以尚儉節用為務而薄其父母之養恣物親親不分次而親親之道尤薄孟子因之斥其二本惟二本故無父也

論語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乎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大而大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程伯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取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身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

訓中

孟子  
三の八十九

言故止曰己欲大而大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倣居子曰說文誰訓何何猶誰也誰事乎仁必也聖乎設為問答之辭言聖人已盡仁也堯舜身行仁之聖人而心不能無所歉為其有所未施濟也聖不能無病病不害其為聖言此以引下近取之旨也大植大之使不搖蕩也達通達之使不阻滯也欲大欲達謂人有不大不達而已心有所不忍者也因己所不忍而大之達之所謂近也譬論曉也取人之事而論之亏己病瘵在身不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端木



氏之問正以人皆有去達之懷慮仁者無以給之曰  
夫子以行仁之方不論大小廣狹天子之仁厚諸夏  
而薄四裔諸侯之仁厚境內而薄諸夏遞而至乎卿  
大夫之仁一介士之仁凡已所不辱辭者即施濟之  
所及仁者相感以欲而專責己焉所謂能近取譬  
也以此為仁之方者仁之心無盡而術盡于此也以  
仁心之無盡者言而難其事事難而堯舜猶病以仁  
術之宜盡者言而事在近取近足以見其心也

案人有親愛之心故有去達之欲欲去者去之  
欲達者達之已有所不辱辭也已果不辱辭欲

訓中

三二〇

自不容遏施濟亦身可已也如欲推廣此心兼  
容并包施必博也濟必眾也堂堂乎難矣哉故  
曰堯舜其猶病

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做居子曰仁遠乎哉不假決言近與表記仁之器重  
道遠義原不悖也斯仁至當仁至後漢書列女  
傳班昭女誠佗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潛夫論交際篇  
佗我欲仁仁斯至矣可據也此為殘刻不行仁者發  
怵惕惻隱心所本有返而求之則不忍人之心生矣  
擴而充之則不忍人之功行矣行至乎仁在我之欲

曰言遠亦可至也

論語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  
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吾未之  
見也

做居子曰人已之交能使生生之道相貫徹者無加  
于仁既云未見力不足者又云蓋有之矣仁之器重  
道遠頻復頻失之有屬欲去欲達之難周造次顛沛  
之難持瞬存息養之不密未敢謂才力之易速也又  
云我未之見者人必用力始見力之不足而人固不

訓中

三二一

用力也夫子所以嘆未見也

案仁之為道遠仁之取方近用力于遠雖聖人  
其猶病用力于近雖匹夫匹婦未必不足也

論語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做居子曰剛者堅強而不屈撓毅者果斷而不游移  
訥即訥言之訥能言而訥之非質之鈍也剛毅者  
勇決于所有事能強恕能去私也木訥者質樸以太  
心不飾偽不售欺也

案剛毅木訥乃能近仁求仁者自近仁始

論語子曰當仁不讓于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禮中庸力行近乎仁

案此諸章見非剛毅之才無以成仁也仁者誠

志無私凡有益亏人之事果決以行所謂彊恕

亦仁也若遇事之有害亏人抑其氣過其欲不

使不仁之事加乎其身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辱天下而不為是也曾子曰吾嘗聞大勇亏

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

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憚之言過也丁本正道

不直則不遘直則遘往曾子之守約宏毅人也

訓中

三

剛毅人也仁人也

論語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亏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

言也訥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遠

傲居子曰躁亏言者易侵侮人為仁者恐人己之交

一有侵侮即害亏仁此心常檢束亏日用語默之間

而苛刻易慢之言不發出也聖門中顏子如愚丹子

不佞皆志在求仁而發亏容貌辭氣之間乃有醜樸

渾厚之度也

案此諸章見非木訥之質不能成仁也仁者有

親恣之心自無欺侮之言內外合一也巧言令

色者飾親恣之似而無親恣之實佞者禦人以

口給來聞者色取行違欺侮之心勝而親恣之

心滅是以仁道賢木訥也丹子為人厚重簡樸

敬恕人也木訥人也亦從事亏仁之人也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

訓中

三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亏人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程叔子曰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亏外所以養其中也 呂與叔曰凡厥有生均

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

心橫生擾擾不齊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

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癯痠疾痛舉切吾身

朱子曰此乃傳授心法切與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

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 袁廣微曰克己由己非二

己也塵太鑑明即此鑑也雲消月皎即此月也

案此言為仁之實功也為仁之道以禮為質敬以行之恕以出之合讀兩章義已畢宣凡視聽言動交乎物而後起而未交之時有起諸意念者皆已也斯時以禮存心一見有非者即克而復之所謂大本者去而天下亦歸于仁所謂達道者行曰克曰復此中有體驗省察之實功程伯子識仁篇言仁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者朱子謂此為地仗高者之事是也如平日無體察之實功而遽以語此是猶未能持太先示趨蹌未有不偵蹊者矣學者倘能言仁懸想本

訓中

三三〇五

體盜亦驗之亏經乎來多亏經文外者皆支辭也何足信或曰克伐怨欲之不行豈非克己之事而何以未許為仁乎曰克己復禮者以禮存心而昇其天秩之本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所謂不遠復也克伐怨欲之不行以欲累心而過亏人情之動如引犬上堂而又逐之逐後必來程子所謂制而不行未能拔去病根而容其潛藏隱伏亏冒中也且玩此章之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詳為仁之目則克己復禮是挈為仁之綱目為條

件則綱為大本綱舉而目張本去而道生此章先後次第不容紊也若倒言之則視聽言動之克與克伐怨欲之不行有何大異

論語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做居子曰志識通記也世有以仁心待人而施之轉受其害者必博學以求仁術也既學仁術矣而必堅以記之以俟行之也而又慮求之廣遠也切近者問之恩之所謂能近取譬也凡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

訓中

三三〇九

案此見為仁必資于學也

論語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案此言為仁有藉于朋友之輔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來仁之方也

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案云三仁者指其匡君救民之心也微子之去非潔身也箕子之奴非避禍也比干之死非沽



鄭君曰禮者體也屨也統之亏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屨體之為聖屨之為賢

案禮者體之亏心而踐履之也鄭君禮記序語甚明禮之正詁也

禮樂記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孔子燕居禮也者理也

案禮者秩然之理也此禮之正詁也後儒舍禮而好言理禮必實徵往古理可空談任凡也近時講學欲救斯失往往又失之瑣碎而不知大體一問以先王之典制擣舌真能對與性理家

訓中

三三九

之空疏又何異欲挽漢宋學之流弊其惟禮學乎有子曰先王之道斯為美

書皋陶諫天紘有典敕我五典五愷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禮樂記禮者天地之序也 器服四制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傲居子曰禮也者制之聖人而秩之自天當生人之初禮義未備而本亏性之所自然發亏情之不容已禮遂行乎其間

案先王體天地之序以制禮學者體先王之禮以治德性禮者體也體之亏心知其理之不可

易而出自性之身可已也理不可易故曰秩性身可已故曰天禮秩亏天故禮為德性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亏命窮理者窮究先王之典禮也能窮典禮則能盡其德性能盡德性則能順受天命而信庸秩紘矣

禮中庸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亏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傲居子曰發育萬物峻極亏天聖道之大有以發之

訓中

三三九

極之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言聖道之大能行禮之大也仁禮義信智為五德亦曰五性故禮即為德性君子崇禮以凝道者也知禮為德性而尊之知禮空問學而道之其育物之道廣大而不外禮之精微其配天之道高明而不外禮之中庸燁溫持世之古禮攷來後王之新禮遵而行之不偏古不偏今是崇之必敦厚也後世君子外禮而內德性所尊或入亏虛無去禮而濫問學所道或流亏支離此未知崇禮之為要也不崇禮即非至德何以能凝至道

案此言聖人能制禮君子能崇禮也禮必以問學而始明而崇禮尤由德性之敦厚是謂至德是謂凝至道道指禮言凝謂其敦厚也後世講學德性問學分爲兩途互相攻擊皆由禮學之未浚也

詩大雅諷諫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春秋成公十三季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賈子曰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誠動可泉謂之威反威爲囹臨制不犯

謂之嚴反嚴爲輶輶今本  
譌輶

案禮以定命君子所以崇禮也禮爲天地之中而民受之以生是以有禮義有禮義故動作有威儀威儀所以定命故動禮禮無不敬故算如致敬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後人每視動作威儀爲末節宜讀此悚然自悟矣程子云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與此章相發明

禮王制修六禮以節民性  
案禮可節性君子所以崇禮也性有過不及以

禮節之則發而中矣故曰禮所以制中老莊諸子尙無欲輕禮教因言後王宮室飲食衣服車馬制度品節之等次所以啟人之嗜欲如其說將絕欲必先滅禮矣庸詎知修禮正以節性哉禮樂記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運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案禮可治躬君子所以崇禮也禮之規矩森嚴度數詳明存諸心則易慢不入足以杜人之非心逸志也飭諸躬則莊敬日強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也

禮樂記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樂章德禮報情案禮可與酬酢君子所以崇禮也禮也者報其情也欲報情而飾貌貌相亏心也而澆情者往往專亏飾貌非禮之辜也故澆情飾貌者非惡其飾貌惡其澆情惡其澆情而專亏飾貌不能報情目後儒謂禮不足以防偽偽之招也禮不足以講信信之薄也眾言淆亂宜折諸聖周禮曰以文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禮記曰禮所以講信修睦

禮表記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案容貌不須矜持而自莊顏色不須嚴厲而自威語言不須令申而自信其有尋禮義之學乎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案足謂容止說文止象艸木之有址故以止為足修身之道有三不不足不失色不失口即冠

義所謂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修此三者是謂禮義備而所以行此禮義道在敬忌故又引甫

訓中

三十一十二

刑以明之忌之言戒也謂謹慎

論語曾子言曰君子所賢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案君子所賢乎道者賢其能行禮義也籩豆存

有司陳其數也君子所賢乎道賢乎能知其義也能知其義斯遠暴慢鄙倍而近信矣動容貌以四體言故亦曰容體曾子此言即本表記所載夫子語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之意合讀兩

節自知禮義之不可輕而學者每視此為粗迹而忽之於為入之道其遠矣

禮冠義凡入之所以為入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 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長幼 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大

鄭康成云言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大猶成也

案諸云禮義乃古儀字之未改者為此與仁禮之義尚近故尋歸然獨存其他盡改為禮儀小

訓中

三十一

宗伯肆師注文可證也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為修身之要道成人之學以此三者始謂之禮義備三始既備而后以之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謂之禮義大則禮義也者兼內外澈上下賅始終故君子所賢乎道者亦不越此三者也要參以劉康公語知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儀字从義義字从羊羊者吉祥之義所謂能者善以之福也日暮人倦而齊莊正齊不敢解惰所謂君子勤禮而致敬也此與表記三不失而要其歸曰敬忌同義蓋三者在我為義人象之為

儀持之以敬忌無儀非義矣 又案義儀二字之互淆久矣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儀當化禮義周官肆師注古者書禮儀字化禮義左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禮義動化威儀之則今杜注本化動化禮義威儀禮義之則有三百威儀之則有三千則義為禮之大經故禮義亦曰經禮儀為禮之委曲故威儀亦曰曲禮此義儀二字之不同者一也說文我部義己之威儀也从我从羊人部儀度也从人義義亦聲徐本義儀二字相對為文義从我謂己之

訓中

早

禮義冠義所謂禮義備禮義大是也故就我大義而言字當化義儀者段俗儀从人謂人耦兩相度我俗人以自度賈子道術所謂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安是也人亦度我而可象左傳所謂有義今俗而可象謂之儀是也故就人儀象而言字當化儀義者段俗此義儀之不同者二也自漢初仁誼字俗義為之而禮義之本義失漢季以仁誼字盡化義而禮義字盡改為儀而義儀之兩義愈淆近之治說文者又以義儀之無別遂以威儀字歸諸義而說文儀度之度

訓為恣度不知儀之本義為恣象為揆度恣度者禮義之引申非儀之本義威儀字振古化儀今又欲改其字為威義空武斷矣凡人容止有禮謂之義有義而可象謂之儀周咨禮義謂之度詩皇皇者葍周爰咨度襄四季傳曰咨禮為度魯語化咨義毛傳曰咨禮義為度此儀字从義而訓為揆度之塙證也至恣度為禮義中之條緒詩楚茨禮義從韓卒度毛傳曰度恣度也孝經制節謹度鄭注曰慎行禮法謂之謹度此又禮義之引申為恣度之塙證也自小學不明

訓中

早

大義斯並遂致禮義字失其傳賴有周官故書之存諸杜鄭注者尙可攷見一二而其義幸有說文可證也 又案儀以儀象為本義威儀乃儀之引申禮義者禮之大義義本而儀末女叔齊子太叔有是儀非禮之辨即義儀之所由別也經典中禮義字盡改為儀而禮大傳別之以禮義樂記制之禮義禮義大緇亦則義不壹冠義禮義備禮義大猶字之僅存而未改者冠昏鄉飲燕射朝聘經謂之禮記別之云義者謂記禮之大義也此亦古禮義字今又通為仁義矣



論語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  
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  
之鞣猶犬羊之鞣

倣居子曰禮有以質為賈有以文為賈質所以留古  
樸文所以辨等威去文存質則尊卑辨虎豹犬羊  
喻言君子小人之名估也

案禮以辨上下在禮義亦在威儀義質而儀文  
文之重猶質質之重猶文見文質彬彬不可偏  
廢也

論語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訓中

四

顏淵喟然歎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

朱子曰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攷守欲其要故  
其動必以禮

案博學近禮以禮約之不至汎濫而無歸博學  
似藝以禮約之不至浮偽而無實約以禮之中  
知為我兼愛有過情不及情之弊約以禮之和  
知刑名法術有涼德不涼德之別詩書易春秋  
別在六藝亦必約之以禮而知有愚誣賊亂之  
失顏子崇禮之君子也孔子之門顏子取賢亦

惟教以復禮誘以約禮人可不崇禮乎哉後之  
言主約者不約以禮而約于心失孔子循循誘  
人之旨矣

禮曾子問篇

案曾子湛濶禮學于大經大法既洞識而觀察  
之矣迺進究乎禮之變曾子問篇言變禮也孔  
子曰可與大未可與權大者守其經權者達其  
變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賈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訓中

四

荀子曰先王制禮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孰知夫恭  
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  
情也人苟怠情偷懦以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  
樂若者必滅

倣居子曰此為放蕩者戒也放蕩者其意以禮為不  
和且好脫略簡率之為卒生悖逆欺陵之釁其人非  
特不循禮并不尋謂之能和而有子特揭禮中之和以  
示之見禮由和用所以能範圍大小之事而外禮者  
之和失其和矣

案有子崇禮之君子也禮以報情故其用和先

王之道斯為美即優優大哉之意大而禮義三百小而威儀三千無非將以和意可謂先王之禮乃縛束斯人之具乎若以儀節為蘇苦而吝之是知和而和也用禮之和其情中節縱情不節反致悖逆是因失禮而失和矣

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絜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絜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鄭君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絜然後以絜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

訓中

絜  
三  
力  
字

倣居子曰文成章曰絢絜以為絢者既有倩盼之貌又能嫺禮如設采者身白分布其間乃成章也攷工記畫纘之事襍又絜下云凡畫纘之事後絜功是先布絜絜後加絜功也鄭君此注本之古義如此絜白采也非質也古者衣服旂常之繪不必盡用絜質禮後乎謂詩言絜之後意者禮其後乎凡人有美質必加之以禮禮者先王所去之制度品節忠信儀文本末兼具者也後者事不可已而繼之之詞非置為緩圖也

案子夏崇禮之君子也禮後云者崇禮也非輕禮也凡人存忠信之性真樸之情加之以禮德輝乃善正如渾金璞玉有待于鎔陶雕琢也陸稼書曰此章祇是論禮非專論詩自古亂天下之言有二一曰禮豈為我輩設一曰六經皆我

注脚此章內皆可躡入故講學不明即流毒天下惠半農曰大絜者質之始也則絜為質後絜者繪之功也則絜為文故曰絜以為絢攷工記畫繪之事後絜功謂畫繪之功絜在後蓋皎皎者易污故畫繪先布采後加絜然後又絜宣明

訓中

絜  
三  
力  
字

故曰絜功言功成絜也子夏問詩絜絢孔子以後絜解之子夏遂因絜而悟禮然則畫繪之功成絜忠信之質成絜禮

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甯儉畏與其易也甯戚

倣居子曰本禮中之本也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是禮中有本也儉則有不欲越分之心戚則有不忍背忤之心是禮中之本也

案林放崇禮之君子也問本者欲由本逮末也後之人專習禮之末節而失其本始是以女叔

齊子太叔有禮儀之辨然禮之有儀猶樹之有枝也樹去其枝其樹必傷禮去其儀其禮必壞君子務本非翦枝也本去而枝盛傷其本枝從而凶

孟子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傲居子曰觀鄉黨記聖德不越禮容而溫厲恭安備四時中和之氣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

案威儀為定命之則從容有中道之誠此即孔子所謂無體之禮也崇禮至此可謂至德有至德可以凝至道矣

訓中

聖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乎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案故者性之本始即仁義禮智四端之端鑿與利相反利者順導之鑿者矯揉造作也孟子亏四端中獨舉智為言者朱子所謂智居乎仁義禮信之先也樂記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則惻隱羞惡辭讓之能擴而充之者以智知也好惡無節亏內而誘亏外者亦以智知也智知足

以利性亦足以鑿性行所無事者易所謂以順性命之理無所矯揉造作其閒也 又案智

為又性之一有何可惡所惡於智者惡其鑿也雖然鑿亦多術矣禹之行水也鑿龍門鑿伊爾鑿大行無非順水之性而利導之故水得行所無事不鑿則水反多事矣無事以水性言水以安瀾為無事智者行事能因勢利導其智亦大故曰以利為本利謂順其道大智能順其道雖鑿不鑿是何惡於智哉此為黃老家辨大智也非弃智也 戊戌重修與壽案昇

訓中

聖

禮中庸誠者不怨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 孟子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案良猶實也良知者不慮而知無所用其致大學誠意謂實其所已識致知謂擴其所未知又非良知自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與從其教者輒以不學不慮擬諸不怨不勉直據見成之良知希作見成之聖人無是理也中庸曰誠者是不思勉之本體曰得曰中是不思勉之妙用令專

據不恩不勉為說不顧其誠不誠故終日談本體都是沒原頭話又不論其得不得中不中故終身談不恩不勉都是沒歸根話溯其流弊實肇於程伯子識仁篇然識仁篇尙無大礙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是未識仁之先大有恩慮既識仁之後大有操持也又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取上存以誠敬而言本原既密日用自少疏失矣今不尋繹先識後存之實功輒曰我有良知無致纖毫之力此豈伯子之意哉伯子嘗謂韓持國曰聖賢論天德

訓中

卷之七十二

是天然完足之物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此即以誠敬存之之說直而行即是誠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則識仁篇議論過高處伯子早已自覺也今又專據不須防檢窮索數語以證心體自然一及學慮恩勉便以爲外道羅念庵謂此等處令陽明復生亦當攢眉是也且人之知覺有善有不善夔親敬兄孟子亦舉其知之善者以勉人百而物至智知卒至誘於外而化於物其病多在不慮則能盡其性者

智有鑿其性者亦智也而謂智可全恃哉然如黃老家言必欲絕聖弃智又爲不通之論矣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弓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朱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然後爲仁爲義爲禮爲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自不迷弓所往易文言傳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徹居子曰清和不及聖之時智不大也大智能通時之變即仁禮義信之大成聖爲大聖也智者始條理聖者終條理故聖學始智

訓中

卷之七十二

案又性之有知譬則又行之有土也知運四德譬則土旺四季也是以聖學以智始亦以智巧大學言正心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言順親誠身必先明善是學以知始也故曰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易繫辭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大戴又義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是聖以智巧也故曰智譬則巧朱子語見劉剛中師友問答甚憭與他篇信配中央者異趙注謂聖人由力力有常賢者由巧巧可增與經意背王若虛因呂東萊策問謂譬金玉則聖終譬巧力則智中以智為尚則害痔說以聖為尚則害後說遂欲改經文為智譬則力聖譬則巧此說要謬無力不足以見

巧巧者力之妙乎中者也非聖亦無由見智智者聖而不可知者也學聖者以智始亦以智大

辨後文義本屬一貫

禮中庸義者宜也 祭義義者宜此者也 樂記義以正之 表記義者天下之制也

賈子曰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愾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案義者宜也心能裁斷其是非而措之尋宜也 曰正曰制謂義之能裁斷也此義之正詁也

易文言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程叔子曰敬去而內直義形而外方

案敬者隨事肅警也外能肅警斯內可直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義者心能裁斷也內能裁斷則外自方由亏中而應亏外也或者因此經有義外之疑程子曰內外合一豈特事上求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楊龜山曰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孟子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亏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微居子曰集合也心合義而生氣也襲外著也義外著以取氣氣不生也為告子外義言之也

案告子外義以義為襲取乎氣而無與亏心不知是氣集義非義襲氣也是義相亏心而生氣非義鏢亏外而取氣也是與非對集與襲對生與取對集自內合非外襲也生自內出非外取也李厚庵曰告子論人性無仁義故以義為外而亏儒者之講義行義皆以為區區務亏外者則其視浩然之氣亦此區區外飾之義所襲取

而無與亏心矣義襲而取乃揣其心疑亏焉儒者如此而孟子解之則亏本文是非二字極明而下所云外義者其心病即在是矣

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朱子曰後人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精義者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案精義致用謂裁斷已精措之咸宜也古者禮儀字作義仁義字作誼誼者宜也後人不識其字因失其誼遂昧其實朱子所以浩嘆也

訓中

三十一

易文言傳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春秋宣公十三年左傳信載義而行之為利 成公六年左傳義以生利

呂伯恭曰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

案利者和也能和物不以己害物亏事情無爽失是謂和義是謂大利大利者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言所利者利之小義之次此乾四德之利所以有異亏他卦之利建利居利涉利往也總之古人言利皆以和義為利故大學曰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後人專言利已不言利物利與義相反聖人之所必關也呂氏語見博議與董子正誼明道語相表裏皆以義之相反者言之必以有所為無所為判之與經傳之言不可通

禮經解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案除天地之害以興天地之利是謂之義即利物和義之旨也楊子以為我為義烏知斯旨

論語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儆居子曰義者通行成宜能去道之害者也利者一

訓中

三十一

端所尋而有害于道者也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此喻義喻利之分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事之宜而有利無害者誼也正其誼而誼外之利勿謀也行之正而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計也誼外之利必參害道外之功不敵過困易王問越勾踐臣而答之固宜如此近儒謂道義中之功效君子不喻及非董子意也謂小人能喻道義中之功效尤非董子意也

案近儒申董子說謂道誼中之成敗利鈍君子

有所不謀不計必使為君子者冥情處事無所為而為之以此說義經傳中無一可證僞之者反謂發堯聖所未發何邪

易繫辭傳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禮大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善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案理財亦義中之一事後世儒者不務實用往往避理財之名絕口不言言之者又無仁義之意而肆其聚斂之才損下以益上剝民以奉國

訓中

重三ツケス

而人主方以君子為迂拙一見其人一聞其說以為通達時務遂舉國家之大計屬之言利之小人由是民怨而天怒蓄善竝至大學言生財之道在生眾食寡為疾用舒其所理不出經常之法後代屯田濬渠尙不失美利利天下之意而闢萊任土孟子猶且惡之今之理財者不以山川為鍾毓巧發其藏不以市井為齷齪貫與為區稅及豪末澤枯子民利未濟亏一時害已貽亏數世可慨也已

論語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

案信實也誠也輓軌皆著棘端以持衡衡者橫木輓軌所以持之是車中之關鍵也輓軌為車中之關鍵信為人己交接相持之關鍵

論語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案人言必信而事有重亏信者則不可拘執乎信也凡經之重言信者兼實心實言也經所謂不必信者專指言也

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訓中

番三ツケス

徹居子曰貞信也諒言之信也時可言而言之諒亦貞也時不可言而不言不諒亦不失其為貞旨禮經解民不朶其所欲而辱之謂之信 案此所謂大信不約也

經訓比義卷下

定論

忠

論語子曰主忠信

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 程叔子

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朱子曰在己無不盡

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 陳安卿曰又常

之信以心之實理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言經中有

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又常之信言者不可泥

案中心為忠主心謂盡己之心而無少隱也

訓下

人言為信信主言謂言之實而不欺也析言之

如此合言之忠有指言者盡其心之所欲言而

與人無隱也如論語言忠信是也信有指心者

篤實無妄能不渝其初心也如經說又常之信

是也忠信有俱指言者如論語言忠信是也亦

有俱指心者如外傳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

帥意能忠恩身能信是也

論語子曰四教文行忠信

做居子曰博典籍教踐履盡慮實言語四教之判

也經有以忠指言者道其心之所盡而無隱者為言

之忠經有以信指心者不渝初心之謂信合言之也

判言合言義不相悖此經則判言之也

案四教並重不可偏重忠信

論語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工者身不如工之好

學也

做居子曰忠者心之盡信者言之實不能好學而心

與言之失可勝數乎不特所行之謬也

案人或恃其忠信不顧事情往往人被其禍而

已不覺即覺焉或追悔而無及此忠信不好學

之過也經中有重言忠者如論語夫子之道忠

訓下

恕而已孟子自反而仁自反有禮猶曰不忠是

也有淺言忠者如論語忠矣焉尋仁是也後儒

謂忠信本也忠信誠也亏是以忠信為傳習之

本三省併為二省忠信為文行之本四教近亏

三教矣



恕

禮小辨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

案知忠必知中此忠字所以从中也知中必知恕此恕字古文所以作忠也知恕必知外此恕之字義所以為己所不欲勿施亏人也知忠必知中知恕必知外既以忠恕內外對言之云知中必知恕者明恕之施亏外者悉由中達一以貫之也

禮中庸忠恕達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

賈公彥曰如心曰恕中心曰忠 朱子曰盡己之心

訓下

三 初九

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忤之之謂

案此言勉行之忠恕賢人之學也故曰達道不遠忠从中心謂中以自考也小辨云知忠必知中周語云考中度衷曰忠此忠之古訓也恕从如心如之言仰謂順施之論語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恕之古訓也賈子道術篇云慶利出中謂之忠以己量人謂之恕不願勿施慶利之由中出也故首以忠恕言之

孟子彊恕而行來仁莫近焉

案彊恕者勉行之恕也勉行之恕賢人之來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存仁也說文云恕仁也鄭

注中庸仁者人也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即左傳參和為仁之意也我與人兩相參和自不敢以己之所不欲施之亏人此相人偶之意即恕从如心之義亦即仁从人二之義故曰強恕而行來仁莫近焉仁者恕之本恕者仁之發

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其自反而仁矣自反

訓下

四 言六十一

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案不恕則挈矩之道廢不忠則仁禮之德薄終身可行者恕也終身自反者忠也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程伯子曰忠恕一以貫之動以天爾中庸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閒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雖亏事為之未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

者未嘗不一也 黃東發曰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或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叙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不若平心祇味本文也

徹居子曰夫子言一貫渾舉其義門人問何謂請詳事實也曾子言忠恕指事實之要也誠身為忠本誠及人為恕己與人合為一貫一貫不外乎忠恕至誠無息安而行之以造其極者聖人之忠恕也息誠者未免閒斷而能續之積累以求其成者賢人之忠恕也

訓下

五  
三〇七十一

案此自然之忠恕聖人之學也大戴禮小辨篇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忠恕之道由中以達外物我無閒故曰一以貫之程伯子云忠者天道恕者人道陳北溪轉之曰一貫是天道忠恕是人道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天道金仁山復申之曰聖人之忠是天之天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天之天恕是人之人此一家言也朱子初解見延平問答較勝集注集注以天地比聖人又曰俗學者盡已推

己之目以著明之俱非本義或謂聖賢經緯天地之用不止忠恕曾子語未經孔子是正不可以為準且謂曾子告孟敬子以俎豆為有司事斯道有賢賤精粗之分未必知一貫之旨是敢毀大賢而無忌憚矣或又謂道本是一不必言貫誠有如東發先生所屈者是尤敢毀大聖而更無忌憚矣

訓下

六  
三〇七十一

靜

禮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專

案諸經之單言定者定亦靜也單言靜亦安亦慮也說文定安也安止也靜寔也埽亭安也皆取渾言義通之例大學析言之而義有別止即在止亏至善之止知止即所謂亏止知其所止也定說文从宀从正宀者交覆深屋也正者守一以止也定者知至善之可止一以正之即所謂知所先後也靜謂靜寔其所定之當不如大

訓下

七

學八條目既定之又宥之乃知必先而后無或堊貳也安謂一致慮謂百慮一致者即此謂知本也百慮者即此謂知之至也釋名云靜整也明靜之先有定也說文云靜寔也明靜之後能安且慮也荀子云不以夢劇亂智謂之靜又合靜之先後以明之渾言析言義固兩通若後人專以冥寂言靜為害滋大而矯之者又以靜功為無用亦非也程子曰惟靜者可以言學張子曰始學者靜以入德至成德亦祇是靜是也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亏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亏內知誘亏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亏須臾之頃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

訓下

八

天下之事無有善見明顯而過亏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亏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亏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亏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羅整庵曰李延平教人須亏靜時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之功雖叔子嘗言存養亏未發之病則可來中亏未發之病則不可此始一時答問之言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為既息即息已發語亦傷重息乃動靜之交與發亏外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爾 徹居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謂物未接之時

喜怒哀樂靜息之而專中也息其或過或不及喜怒哀樂無所偏主實未發也無息則無喜怒哀樂何以見其無過不及能專中乎

案樂記中庸相為表裏曰喜曰樂其所好也曰怒曰哀其所惡也好惡者性之欲感物而動也靜者心未感物詳察其可好可惡之理而操存之也說文曰靜察也謂詳察其道也君子詳察乎道非特在事物之已睹已聞時也其所不睹亦戒慎焉其所不聞亦恐懼焉平時靜察中道以誠敬存之而已及其隱有所睹微有所聞心

訓下

九

感亏物其幾已動亏此尤當靜察不使好惡無節亏內知誘亏外而後發而中節不干天地之和也朱子意戒慎恐懼是未發時之敬所以存天理之根本慎獨是將發時之敬所以遏人欲之萌芽不睹聞與隱微有分別張南軒說目所不睹即是隱微所不聞即是微兩節合說朱子初以為是後不從之今依朱子章句此達矣惟靜察故能中惟察中故能和如欲亏未發時屏絕慮慮是無所謂戒慎恐思無所謂慎獨無所謂喜怒哀樂矣朱子中和四說第一說云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為已發亏是

退而驗諸日用之閒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矣豈別有一物限亏一時拘亏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蓋朱子是時謹守程子未發為無心之說則未發之中無用力處祇亏已發時察識湛然之天倪而已故第二說自謂時說是儻侗見學大本達道影像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以故應事接物處

訓下

三

但覺粗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是也第二說云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是我安身大命主宰知覺處所以去大本行達道之樞要蓋朱子是時察識渾然之仁體如此其功較焉為切近矣然必亏浩浩大化中察識我體仍主未發為無心之說未免蹈虛尚非涵養之實也故第三說直以心為主弟四說淡悔向來以心為已發之非也弟三說云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所以主亏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人有是心

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亏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時敬固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敬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慮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此心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蓋朱子是時溪知弟一說察識湛然之天倪亏心覺之外實未尋其體弟二說察識渾然之仁體亏心覺

十一  
訓下

之先亦無以致其用是益無關乎存養之實非特不行乎省察之間也至是迺返而求之亏心而主之以敬則動靜交相養自無一息之不仁何必懸想其體亏浩浩大化中也中和之說自此定矣弟四說云向來講論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亦止察識端倪為取初下手處以故缺平日涵養之功使人胸中擾擾無淡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渙厚之風此言氣度之寬容由亏涵養而涵養必有事非止察識向來以未發為無心止

有察識未有涵養之實矣涵養者養此心也此為兩說之誤發也讀者不察謂兩說已尋未發真諦弟三說又入鈍樞一派弟四說溪悔平日用功疏亏本領仍以弟三說為未盡畢竟歸之主靜是說也豈朱子意哉朱子自注明言兩說之未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云而今乃據朱子所棄之初說反視為至德要道乎豈朱子既尋道後又入鈍樞乎豈察識端倪即可當涵養之功乎豈涵養在無心乎曷不一空成見虛心平氣而細讀之或曰程子以未發為無

十一  
訓下

心讀中和後兩說已知其非矣但朱子弟三說未發為心體亦就思慮未萌言則未發雖有心實無思也不知所謂思慮未萌者為事物未至言百未發時雖不思慮事物豈不思慮義理乎故下即繼之曰知覺不昧有心思斯有知覺也如謂未發時全無思慮無思即無心仍犯朱子兩說之病矣故靜養之法算妙亏孟子必有事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數語有事即勿忘勿忘者何思配義也 又案李延平教人於靜時體認未發化何氣象即朱子察識端倪之說所本

體認察識卽存養之實功存養者體之於心而  
 觀察之也非有二候可分夫人受陰陽之中氣  
 以生未與物感之時中氣自在程子未中於心  
 恩以毒於理自足顧中之氣具於心恩之毒中  
 之象見於心恩以後人雖受中氣以生其象不  
 可見惟有此心能體認而陰陽之中氣以見見  
 乃謂之象故察識端倪於心以毒說嫌蹈空用  
 其說於有心後之存養正合延平之教云作何  
 氣象者氣象之見各隨人存養而異顏子於約  
 禮後見其卓爾孟子於養氣上見其躍如卓爾  
 狀其象之高躍如狀其象之顯論孟兩章皆曰  
 去曰從去者其象也從者其才也顏子於道性  
 之也竭才時見其象是誠明也孟子言教人之  
 法示象後令其從是明誠也自明儒喜言心以  
 毒之中氣反以中和後二說爲入鈍樞不知後  
 二之說存養卽延平之體認氣象仍是察識渾  
 然之天倪湛然之仁體有何鈍樞可斥邪或說  
 未發之中人皆有之亦非以中之氣言雖凡人  
 亦有而其象惟有存養者乃見戊戌重定  
與上略異

論語子曰知者動仁者靜 易繫辭傳夫乾其靜也專

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文言傳坤至柔  
 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微居子曰知者通達乎事理而善運其才力凡事無  
 有窒抑之者故動也仁者己不憚恣人不詭虞心無  
 所擾亏仁之外欲仁焉貧尋仁何怨心能自慊亏仁  
 之中故靜也動靜不可偏廢知仁不可缺一此言其  
 兼善之道也  
 案乾陽動物也而有潛藏之靜坤陰靜物也而  
 有剛方之動傳言乾之靜專動直坤之靜翕動  
 闢見陰陽各有動靜非陽偏亏動陰偏亏靜也  
 仁知亦各有動靜知者動仁者靜以本質之大  
 判言之曰非知者一亏動仁者一亏靜也若夫  
 動氣動志不能靜粹非知者之動也靜寂靜虛  
 不知動察非仁者之靜也先儒謂知者動仁者  
 靜各畧其性之所近而有偏也謬矣  
 禮月令百官靜事無刑 安形性事欲靜  
 案百官猶百體也百體靜安以養之不以氣動  
 其心卽所謂安形性也刑鄭注云今月令作徑  
 呂覽淮南子並同徑者疾也速也不以等劇亂  
 之卽所謂事欲靜也形之靜非槁木也事之靜

非絕物也

易繫辭傳易无息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乎此

朱子曰易指著卦无息无為寂然不動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楨而變未形也至乎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本義文集合鈔

案詩柏舟岷岵云靜言思之是靜非无息之謂

也故說文云靜寗也謂詳寗之俾尋其宜無所

紛亂也禮云事欲靜聲容靜詩云遵豆靜嘉是

靜非无為之謂也故釋名云靜整也整飭之俾尋

訓下

十四

所安不以夢劇亂之也此云无息无為者指易言之非言人心之本體故曰易无息也无為也

後儒援易以標宗旨非也

易繫辭傳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敬居子曰咸四之象此心憧憧猶分往來之界朋從

爾思故象傳曰未大聖人感人心或往或來如陰陽

之不偏廢此所謂同歸一致也天下何思何慮言天

下何必息其所感何慮其有不感同歸一致不外精

義致用安身崇德而已皆可感者也

案聖人感人心不分爾我往來之界何思乎其感何慮乎其不感此以咸象言之非言人心之无思无慮也談冥寂者讀而悟之

訓下

十五

敬恭

論語子曰修己以敬

劉子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亏影其寢無愧亏衾 徐楚金曰敬者肅也亏文苟支為敬苟者亟也自急敕也支者執事也 眞希元曰氣之橫決軼亏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亏防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而知勉焉戒亏慮慮之未萌恭亏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矣

案敬之言警也隨時肅警也說文敬肅也从苟支會意謂能急敕自持之也敬澈表裏合內外

訓下

十六

貫始終賅動靜後儒絕物屏息空言心之靜敬往往失之一偏

易文言傳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楊中大曰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孟子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案說文直正視也从十目一會意十目視一無尋隱匿而察慢之知直內者則知敬矣故曰敬以直內行吾敬謂之義義主方故曰義以方外內有敬之直外有義之方此坤德之所以為大孔子釋六二爻義如此見內外之合一也後儒

言敬有二失其一逐物防檢而忘主宰是以外

襲內非內自直也是以敬襲內非敬以直內也

故謂制外所以養中則可謂制外即為養中則

不可其一存心虛澹而忘事物是靜以守內非

敬以直內也是守內而遺外非敬以直內即義

以方外也行吾敬即是義存其義即是敬敬與

義本一貫內與外非可兩忘也

論語子曰敬事而信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子張曰

祭恩敬

程叔子曰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間見知

訓下

十七

恩則是絕聖棄智有謂屏去恩慮則是須坐禪入定

如明鑒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

心不能不交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慮慮若欲免此惟

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人能動容貌整恩慮

則自然生敬 張南軒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

貌整恩慮為先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為外既不如此

用功則心亦身尊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恩

慮非敬之理矣此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

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

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朱子曰敬非萬慮休置之謂



特要隨事專一謹衆不放逸百非專是閉目靜坐百無間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身心不敢放縱卽是敬

案論語敬字二十有二皆主心乎事者言合內外之道也卽以祭息敬言之當其祿齊致齊一心亏鬼神齊不齊以致齊是敬之密諸心而存亏內者卽禮記所謂內心後人謂之涵養而臨祭之匕鬯必慎拜跪必肅是敬心之見諸外者卽禮記所謂外心後人謂之省察內與外非有兩心也故曰敬合內外後儒專以外心言敬而

訓下

六  
三  
六  
八  
十一

或疏亏內是猶臨祭恍惚祇講器數之末節恰忘祿致齊之宜先裕其誠也而矯之者專以內心言敬而反疏亏外是猶心主一亏鬼神而儀節之疏忽反有不自知者其爲弊也滋甚若禪家專以心之虛寂言敬既不知外心亦不知內心彼之屏空間見息慮非特動不省察也卽彼所謂靜養者詎有專亏內心之敬乎夫靜養時之敬亦必心乎其如祿致齊之僂見愾聞志意樂嗜之殫息也程子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爲馳息妄慮不能心乎事者發後人申程

子說其淡者多元渺語其淺者多迂腐語禮表記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鄭君曰偷苟且也僂焉可輕賤之貌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歿無時

案安若單子之視下言徐肆若厲公之視遠步高僂焉如不終日叔向所謂無守氣無守氣歿象也敬能守氣故日強

春秋成公十三季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

訓下

七  
三  
六  
八  
十一

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鼓篋敬在養神篤在守業

案此言守氣養神而後臨事不惰可以推致其敬是謂勤禮後之禪學言主敬不言致敬雖能養神不能勤禮離卻外事空存此心卒歸無用大戴武王踐阼記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凶

案強一佗吉凶一佗滅荀子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其敗也必在慢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者又佗則

詩大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周頌敬之敬之  
天維顯念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

案詩中言敬多舉天說書召誥六言敬亦舉天  
說人時對天自無一事放縱左氏外傳曰言敬  
必及天象天能敬此古人相傳之旨也

論語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子曰貌息恭事息敬

謝顯道曰敬就事言故曰事息敬執事敬若祇是靜  
坐時有之不過坐如尸也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

恭見乎外敬主乎中

訓下

字

案渾言之恭與敬義相通析言之恭主容敬主  
事朱子之言不可易也或謂恭屬貌敬屬心抑  
知貌之恭由亏心之不敢慢專務貌者流于偽  
非恭也恭不可離心言也心之敬微亏事之不  
敢忽專求心者流于寂非敬也敬不可離事言  
也恭主貌敬主事合而言之無非本諸心也

論語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張子曰戲言出亏息也戲動佯亏謀也發乎瞽見乎  
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  
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亏瞽迷謬其四體謂己當然自

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亏心者歸咎為  
己戲失亏息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女者歸咎  
其不出女者長傲且遂非不知輒甚焉 朱子曰有心  
無心至謂之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  
戲而至亏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誣  
而至亏遂非是  
愚之甚者也

案持己以敬而事為無失與人以恭而容止有  
禮經意如此張子西銘言乾父坤母民胞物與  
是聖人愛人利物之心東銘戒戲言戲動過言  
過動是賢者持己與人之道西銘有博大之體  
東銘其切實專力處也

訓下

三

禮少儀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案賓客主恭謂禮儀卒度也祭祀主敬謂執事  
有恪也

剛

易文言傳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案黃帝化歸藏易謂之坤乾卦首坤重柔德老子本其義以去說文王周公化周易卦首乾重剛德孔子之道本諸此周易重剛尤重剛中孔子言剛毅近仁不辱中行必與狂狷是孔子重剛德重其剛之可造乎中正也剛辱中正九又之君道也孔子又曰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依老子所言而尋柔中之道則臣道也柔之過則小過之道也

訓下

三

易乾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傳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春秋文公又季左傳天為剛德

傲居子曰見羣龍者上下以剛德相見也剛為天德羣龍盡見天德之盛无以尚之不可為首言无有駕其上者也非謂天德不可為物首也不可為物首則非天德矣

案乾為首則首出庶物剛德宜然也乾之上下以剛德相見坤及六子莫尋出其上故曰不可為首也漢書王莽傳張竦曰德无首者窳不檢顏注云无首謂无出其上也正合易義自王輔

剛  
剛有剛健居首物所不與之說天德晦治術亦不明矣

論語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尋

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意取人所難能者故夫子嘆其未見

傲居子曰齒以堅傲舌以柔存商容教老子之說也然天下之以柔折者多矣商容說詎盡然乎夫子喜見剛者即易崇陽抑陰之教也

論語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訓下

三

案剛毅者能近仁雖有過亦微矣故儒行篇言剛毅之行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謂其過祇可以細別不可以明指即近仁之旨也

論語子曰不辱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孟子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而不掩者也狂者又不可尋欲尋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濼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蹶蹶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丐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傲居子曰古今之可僂中行者有幾人哉其為天下用者狂狷之有學而已不狂不狷而竊中行之似是鄉原也夫世有其著之是非不待君子詳辨之力持之者鄉原方且自矜其能辨之能持之以沽忠信廉

訓下

善

潔之名矣而季世之好惡祇與利害相衡季世之利害多與是非相反鄉原伸其是非之不忤丐世者而怵然丐忤世之是非豈知重丐違世輕丐大志遂為道德中一大賊也邪

案中行不可能學者必自剛始狂士遠法古人  
不顧時俗固剛者也狷士不屑不潔持守甚堅  
行紛華波蕩之中而慢易之心不作處幽居獨  
知之地而匪僻之念不生亦剛者也其或作而  
生矣而能以義斷之以禮止之亦不失為剛之  
次鄉原能申是非之不忤丐世者而忤世之是

非怵然不敢言不敢行闐然媚丐世不若狂者言之高而行之壯同流合污即明知有害丐禮義不能斷而止之亦不如狷者知之明而行之方是皆不剛之弊也剛之為言壯也方也周易之所以崇剛者以此

孟子管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丐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丐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訓下

孟

行有不慊丐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也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案曾子反以縮孟子養以直皆氣之至大至剛者也氣之正大剛明者以其配義集義也配集皆合也無是餒者無義必餒也注以義言朱孟  
子浩然之氣以直養之而非助自無決裂之害

以義配之而不忘自無與縮之餒詳見心類

訓下

三六

中

禮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案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天命之謂性命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率此中也修道之謂教教此中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思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案此大本之學也壽已言之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慮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

默之聞是以君子之亏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焉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嘗行乎省察之間

微居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未與物接之時乎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既與物接之時乎情與物接無拂亏人之公心是謂之和物不與接未見和祇言中而已凡物之未接亏心也心果無慮無慮無分喜怒哀樂無以見中矣而志亏道者愚其喜怒哀樂有所宜有而過與不及之必非和之必非達道戒慎焉恐懼焉情以性而無所偏主是謂之中中之存諸心者積久而純發始能和當其發之又未嘗不戒慎恐患以求中節矣

訓下

天  
三十五人

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即性也發皆中節即率性之道也未發之時聖與狂皆有所分者特在中不中巨人惟戒懼慎獨故能中中而後和大本既大道由此達非襲而取之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案此申明修道謂教之悃致者推而行之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朱子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案此當與上合為一章以結上文戒懼慎獨之無時不中也小人反是故曰無忌憚中庸即中和和斯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訓下

天  
三十六人

案中庸之所以鮮能者有過不及且有過不及即非中節而道其不達矣子思類引夫子之言以申明上章達道之意數節合為一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焉民其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是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褻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也

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  
強哉矯中大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縶隱行怪後世有述  
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  
之道費而隱

案舜之好問察言執兩端以求用不敢自謂予  
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可乎哉顏子之拳  
拳服膺一善而弗失不敢自謂可能也即智

訓下

三

足以均國家賢足以辨祿蹈刃而自以為能即  
失中庸故夫子深以為不可子思類引夫子之  
言申明上章中庸為至德而賢智不可自負故  
一舉舜以明予知之不足恃再舉顏子以明可  
能之不足恃 善解中庸不可能作絕  
望詞失子思作書意 下二節又  
申明此言如南方寬教志在均國北方衽革志  
在蹈刃儻隱行怪 注儻向也  
方向隱身志在辨祿在彼亦  
謬侂乎中庸而實非中庸必如君子之中和不  
變斯為均國蹈刃之中庸者亦必如君子之依  
乎中庸遯不悔費而隱 釋文費本作拂費拂  
古通言道拂而身隱斯

為辨祿之中庸者此淡明皆曰予知予能之不  
可也六節合為一章以下數章詳言率性之道  
在愷倫雖不言中庸而中庸之道寓焉如言道  
之造端在夫婦即愚不肖亦可自盡其知能如  
葛上戾天魚下躍淵各有率性之明察 善解夫  
婦二字

無著落上下察  
三字尤懸空 又言道不遠人即在子臣弟友  
之閒絜仗而行不援不陵盡其忠恕之道而已  
絜仗節合  
為一章 又言妻子好合無睽志則兄弟翁而

訓下

三

父母順又言鬼神之德之盛承祭祀不可數射  
以失孝恩而孝為愷倫之大故言之尤加詳京  
公問政章詳言修道之教本亏率性而其功在  
誠明故末以自誠明之性自明誠之教結言  
之今兩章宜  
之合為一章 以下數章多闡斯義而末章言君  
子之闇而章如潛之昭言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亏人之所不見為無愧屋漏此皆率性之學即  
首章戒懼慎獨之旨又言君子不言動而民敬  
信如奏假之無言言君子不賞怒而民勸威為  
刑其不顯之德言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如天載  
之無馨臭其化民之神直燕毛苞之可擬此皆  
修道之教即首章天地佐萬物育之極功也中

庸之大義如此後之說者類多空虛元眇捕風捉影之談殊失中庸之指子思言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作書之意盡此數語後之學者高談德性之廣大高明遺失問學之功是皆曰予知之流也

孟子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案楊子學義墨子學仁學仁義而不中流弊如此子莫執中為我兼愛之中能輕損己以利天下

訓下

三可九十三

不肖重損己以利天下是拘執其中而無權者也知權之中者時不可為潔身以去之一毛誰拔時所宜為捐軀以殉之奚止摩其頂踵子莫無權之中非時中是執中也猶楊墨之執一也執中執一兩執字同義執一指楊墨言故曰執中猶執一今之嘖嘖稱中者含胡苟且為兩家之調人皆子莫之徒也

權

書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案權字始見于此上云惟察惟法法經也此云輕重諸罰有權權者所以審人情之輕重而酌乎法之平也服治也下服減等上服加等也法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治以下等而法平法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治以上等而法平是則權也者權其輕重而使之平不可執一者也權即稱錘平者衡權非衡不明衡非權不行

孟子權然後知輕重

訓下

三可九十三

陸敬輿曰權取義權衡權在虧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虧事則義之輕重不參其趨理也必取重而舍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

案權衡之權所以別其輕重者也經權之權即審其輕重之義此權之正詁也

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做居子曰舉一廢百謂舉輕而舍其重者能權則舉百而廢一其廢者迫虧不尋已而舉者重矣

案此權賅常變言也權者能審事之輕重有時



重不為雖髮膚不敢傷有時重所為雖頂踵不  
避其摩舉其重猶舉百也置其輕猶廢一也廢  
也舉百而置一出亏事之不辱已非己所能兼  
全也若報一足舉一置百矣而能不賊乎道也  
邪

春秋桓公十一季公羊傳權者何反亏經然後有善者  
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

劉彥和曰權者反亏經而合亏道反亏善而後有善  
陸敬輿曰權乃隨時以處中非遷移以適便 朱

子曰湯武之誅桀紂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反經雖

### 反經自合道

案此權以變言也韓詩外傳引孟子曰變謂之  
權程子引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權者反常經  
以善道非誠明之聖不能行也誠未至不可以  
反經明未至不足以善道公羊傳以蔡仲為知  
權固失之反經然後有善之說則是也後之人  
以苟且悖理之事謂之從權是竊反經之名而  
無合道之實此世道人心之所以日壞也程子  
謂權非反經之謂為此輩矯言之也

孟子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案反其授受不親之常經而有合乎道是謂之  
權

論語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大  
可與大未可與權

程叔子曰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亏理所不可則

曰姑從權是以權為變詖之術而已也夫臨事之際  
稱輕重而處之以合亏義是謂之權豈拂經之道哉

朱子曰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  
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傲居子曰事勢不能兩全審其至重者而為之是謂

之權大者事有一是一非而能固守其一一是也權則  
審度亏兩是不於存之時而取其至重者也

案大守其常也權達乎變也湯武誅君周公誅  
兄之類權非聖人不能用嫂溺援手父溺拯髮

之類雖中人亦可以行權此章權在大後深言  
之也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大四十而不惑

傲居子曰大必先不惑而言不惑亏大後者何也夫  
子曰可與大未可與權大守經也不惑達權也達權

而理無所蔽聖人之本原具矣

誠

春秋文公十八季左傳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案誠實也實成之也孔子以弄經中誠字罕見

真鹵山謂舜典溫恭允塞即誠字之義至伊尹告太甲始見誠字不知太甲篇乃偽古文不足據 據縣典溫恭允塞數語亦後人屬入自佗十翼推闡存誠之學始知其義之大

易文言傳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朱子曰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無斃亦保之意

訓下

三十一

案庸言庸行人所易忽者也信之謹之無一念之虛邪乃足以存誠

易文言傳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去其誠所以居業也

案修辭信之德見諸言也大誠忠之德見諸行也

禮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之止于至善而以誠意為大關鍵故誠意章廣明其義而誠意之

必先致知故首章推原于知知止者知至善之可止而一以正之真知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其次弟有一定不可易而靜安慮得因之遞進則近道矣說詳靜類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訓下

三十一

案此明學者宜知所先及所後先則本也後則末也大學之道由本以達末此非以末為輕而先後不可不知也誠實成之也意謂心之所識也好善惡惡人心之所共識而卒好己之所惡惡己之所好是樂所識者未能實成之也故欲正心之好惡必先誠意也而猶恐所識之未盡也故致知誠意實其所已識也致知擴其所未知也格量度之也見文選蕪城賦運命論注格引蒼頡篇又見玉篇廣韻格物者量度事情使之不爽失也黎氏以常曰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

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末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第一章

案皆以修身為本謂其本在明德也此章修身

以下明德之事齊家以上新民之事由明德而

新民至善之事欲止至善在格事物之本末終

始而知所先後格本末格物也知先後致知也

家南山先生曰自知至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

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亏其內所謂當

訓下

三〇九

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齊治

平李厚庵曰此謂知本結知所先後意此謂知

之至也結物格知至意必知本而後為知之至

舍知本而言知至非古人之知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案此言學必誠其所知誠則形不誠雖善無益

也謙鄭讀為慊慊之言厭謂厭足也自欺者心

知善惡而不實用其力自慊者實用力亏好惡

之所知而此心快足也自欺自慊皆自知之故

言獨也厭然鄭讀為厲厲閉藏貌夫學惟誠中

乃能形外小人不能慎獨而誠之雖善其善其

能形外乎 小人閒居為不善推闢反說此謂誠

也舊解殊誤引曾子之言明獨知者人必知之

不可不慎其獨也慎獨則誠中誠中則形外心

廣體胖是其徵也中庸曰誠則形荀子曰不誠

訓下

三〇九

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佗亏心見亏色

出亏言民猶若未從雖從必疑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懍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案此言由致知而誠意可以明德新民而止亏

至善也道學者論道其學故鄭注云道猶言也

恂或作峻鄭注云讀如嚴峻之峻峻懷言心之  
敬也骨象之分理有精麤切礪者必取其精緻  
而治之器乃光澤道學似之所以致其知也玉  
石之形質有瑕瑜琢磨者必攻其瑕垢而去之  
器乃精瑩自修似之所以誠其意也瑟備峻懷  
心之正也威儀赫喧身之修也皆所謂明明德  
之道也君子服壽王之教小人受壽王之養壽  
王本誠意以施之故有賢親樂利之政以治平  
天下國家此即所謂新民之道也民不能忘沒  
世不忘即所謂止于至善也

訓下

早

二〇九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  
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  
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

案此言明德新民為致知誠意之極功也致其  
知而誠之斯自明矣自明斯自新矣自新以新  
民是至誠之極功也盤銘日新以自新言為承  
上起下之辭苟从下句讀己力切說文云苟自  
急勅也自急勅即誠也燕所不用其極兼自新  
新民言用其極亦誠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以止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案此言致知者能知所止之善誠意者能止其  
所止也止其所止即誠其所知也緝熙鄭注訓  
為光明是致知也敬止朱注謂敬而安所止是  
誠意也文王知仁敬孝慈信之道而誠之是止  
于至善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訓下

望

二〇九

辭大泉民志此謂知本 右第二章

案此言致知誠意之明德為新民之本也情實  
也見鄭注無情者多虛誕之辭也使無訟者有  
精明之識周知物情而無情者不敢欺以言而  
且以德化之動其不忍欺之心使其志有所泉  
惕勇自非致知誠意曷能及此此謂知本本不  
一也知至為誠意之本誠意為正修治平之本  
朱子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此即明德為新民  
之本也凡本則先也末則後也此章詳言誠意  
之功用取大而明德新民至善之道具于此焉

故入學以誠意為大關也章內脈絡貫通條理分明無容擅易亦自見矣大學改本有九家見毛奇齡說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尊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尊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尊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尊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右弟三章

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主亏心而見亏身者

也則凡身之有此病者必其心先不尊正也

身有所忿懣身字不心之破讀為心必破讀為心句從身之所有心順推之身順逆言之以見身心交互之切

訓下

聖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卑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右弟四章

案之猶亏也見王氏釋詞辟朱注訓為偏僻之僻鄭

為譬喻也誤亏其所親愛者而辟焉僻斯莫知其惡

矣如非親愛亦必心知其惡而不若是之僻也

亏其所賤惡者而辟焉僻斯莫知其美矣如非

賤惡亦必心知其美而不若是之僻也心知其

美惡而卒僻焉者是由意之不誠其既僻而終莫知焉者非特意不誠并物不格身心自亂家

何由齊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廉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訓下

聖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右弟五章

案家國之道不外乎誠誠亏孝弟慈而家齊誠

亏事君事長使眾而國治此大學之所以重誠

意也孝弟慈為齊家之大節亦治國之要務孝

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興仁興讓卽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貪者不讓戾者不仁佞亂者不知孝弟慈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佞亂者未之有也有諸己謂有孝弟慈之仁讓也無諸己謂無不孝不弟不慈之貪戾也有諸己無諸己誠也有而後求無而後非恕也不誠無以爲恕恕卽絜矩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故欲治國平天下者必先誠意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訓下

器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其所惡于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案堯章言治國者誠以恕孝弟慈之應甚捷此卽以治國者平天下也絜矩也以矩自度卽恕也鄭注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于人巨惠半饑焦里堂以絜矩爲格物其說甚辨愚謂非絜矩不足以盡格物之功非格物不足以洞絜矩之理絜矩由亏格物而格物先亏絜矩絜

矩必本于誠正而格物在誠正之先審度物情之好惡格致之功也審度物情之好惡而推之以大公絜矩之道也上下以尊卑之分言其後以長幼之齒言左右者分無分尊卑齒無分長幼所謂同儕之人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碎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啓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道昇眾則辱國失眾則失國

訓下

器

案此言用人之道不可逆民心也詩序云南山有臺樂昇賢也樂只君子謂樂賢也君子者民之所好也樂只君子好民之所好也好民所好惡民所惡可爲民之父母此用人之能絜矩者也節南山詩刺不用賢與此相反故未引文王詩總結之以見命之不易昇眾則辱失眾則失一昇一失在用人者之絜矩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廉誥曰惟命不亏常道善則昇之不善則失之矣

案此言理財之道不可逆民心也未引廉誥總結之以見命之不常善則昇不善則失一昇一失在理財者之絜矩不絜矩也善不善以絜矩言平天下之道有兩大端曰用人曰理財故云此詳言之下復申言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

訓下

聖

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變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昇之驕泰以失之

案此申言用人之大道在絜矩之誠也仁親以為寶親謂親變見鄭注晉語仁親化信仁信親

警相近舅犯言此見忘其父故而徵倖求利者

是無仁慈親愛之心也大學引此見有仁慈親

愛者為足寶即上惟善以為寶之義也近解仁親為愛

父與上下文義不貫仁親並列字晉語可證命名也見文選注過謂

無本意見周禮注見賢焉不能舉而加諸上佐

是不過慕好士之虛名也見不善焉不能退而

擯諸遠方者是本無除惡之實意也若此者知

所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實是謂自欺是謂意

之不誠此明用人之道其愛惡能絜矩則昇不

絜矩而拂人性則失而所以一昇一失者由誠

訓下

聖

不誠也忠信誠也驕泰不誠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

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

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

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蓄害於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右第六章

案此申言理財之大道在絜矩之誠也上好仁

下自好義不可用專利之臣以致用人理財俱

失大道也

章內總結上語三言專失此言為利利即專文略變爾說詳義字中

禮中庸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案此即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之意

禮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忠而  
尋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  
者也

朱子曰不忠而尋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

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

訓下

吳

案誠者天之性也故曰天道誠之者孟子作忠

誠者人之學而誠也故曰人道聖人至誠惟其

生知是以安行故曰不忠不勉學聖者忠誠必

先致知而後力行故曰擇善而固執之朱子曰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

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禮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

誠矣

朱子曰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

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

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

則可以至乎誠矣 陳安卿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恻

親敬兄也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行道乞人

饑餓頻然而蹴爾嗟來等會乃不屑就此皆天理自

然流行真實處雖見亏眾人亦天之道也至乎君子

誠之為賢以用功言是入之道也

傲居子曰聖人之道自誠而明者為多而孔子自言

好古敏求又言多聞而擇多見而識則古今事變之

極制度之蘇必學之以驗其實使此心全體洞然而

可以自慊是聖人之自明而誠也賢人之學自明而

訓下

吳

誠者為多而此性既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感

發不可已者皆靜觀而自昇亦有不教而明者焉

是賢人之自誠而明也且以凡人言之凍餒不肖為

穿窬憤激不敢為忤逆彼猶有性之所自明者而謂

賢者無之乎士君子仰法聖賢知己之性有自誠而

明者天生之物則不容汨沒于幽獨之中而復知己

之誠有必自教而入者斯理之是非相似必博攷而

詳辨之朱子多教人自明誠而以明心見性為宗旨

者專闡自誠明之道何如誠明交進性教合一之為

無弊也哉



案以誠明分言之自誠明者聖人也自明誠者學聖者也合而言之聖人自誠而明亦不能不敬亦平古以驗其實中人自明而誠亦有不學不慮之知能二義兼備

禮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盡其性者德無不實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

訓下

辛

案至誠者未發中已發和盡其性也老者安少者懷盡人性也取之以時用之有節非徒滋生實俾咸若盡物性也天地有生生之化育至誠者能贊成之故可與天地參

禮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賢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案誠者成人能自成其身而道無不行也故

曰成己誠者物之終物之始謂誠者能終萬物始萬物也故曰成物說卦傳曰終萬物始萬物象即誠者物之終始之義也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與下文成物之物本屬一義近解失之鄭君注曰大人無誠則事不成是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所謂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也成己為仁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也而推成己之仁以成物兼運以知所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訓下

辛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朱子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案至誠之體純粹而不雜其動亦貞一而無間故功配天地天地之道亦一誠而已不貳即無息久徵生物不測即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

聖

書洪範睿佺聖

案說文聖通也澆言之精通事理靡不神化謂

之聖淺言之如書聖棊聖精通一藝亦謂之聖

書洪範曰聖時風若曰蒙恆風若 多方惟聖罔念佺

狂惟狂克念佺聖 秦誓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詩國

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小雅臯父孔聖佺都兮向 人

之齊聖飲酒溫克 春秋襄公二十二年左傳臧武仲

如晉御叔曰焉用聖人 禮鄉飲酒義俎豆有數曰聖

案此淺言聖也

訓下

聖三九。九

周禮大司徒教民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春秋成公十

又季左傳聖達節次守節

案此澆言聖也

禮中庸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

息而身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

案此孔子極贊聖之大也息睿佺聖聖之自明

誠者也不息而身聖之自誠明者也

孟子可欲之為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

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

周子曰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案此孟子極贊聖之大也可有也見說文有欲

謂不自棄也知其善而有求之即孟子所謂其

為人也好善也官欲者未必身身其善而實有

諸己者信人也充實其所身之善是謂美德足

以潤其身心廣體胖是謂大化其大則聖矣化

不可測則神乎神矣

孟子聖人之於天道也

訓下

聖三九。九

案聖人者即孟僖子所謂達人也天道者天氣

運行之道也達人亏天人性命之故陰陽五行

之說或陳其數或知其義或多而識或一以貫

此隄亏所稟之有清濁也故曰命也亦由亏所

學之有淺深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聖與仁義

禮知類即周官六德之知仁聖義忠和相類

解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 鄉飲酒義左聖鄉仁右義備載仁知義忠和出

亏性則聖亦出亏性矣故以仁之亏父子義之

亏君臣禮之亏賓主知之亏賢者與聖之亏天

道而曰有性焉善解以天道與仁義禮知類是

本文當作天道之亏聖人也失之

論語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赤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金吉甫曰聖言德仁言及物為之不厭即作聖之事誨人不倦即及人之仁

傲居子曰夫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無所不悉之謂仁我則為之不厭未化并未大也誨人不倦忘亏所誨之人也庶幾如此而已人遂以聖仁許之哉正唯弟子不能學者夫子學則極純亦不已之誠誨則大善與人同之量正聖仁之所由發也

訓下

蓋

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案聖者造其至極之名聖之清清之至也聖之任任之至也聖之和和之至也孔子集清任和之大成而為聖之時時清則清人不能測其清時任則任人不能測其任時和則和人不能測其和其和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即所謂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也

鬼神 魂魄

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案此言鬼神之名也神者申也陽之盛也鬼者歸也陰之盛也

禮禮運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又行之秀氣也 聖人作則鬼神以為徒又行以為質

案魂者神之盛本亏天魄者鬼之盛本亏地魂為陽氣之靈魄為陰精之靈陰陽相交魂魄相會人之所以生也故易傳曰精氣為物

禮禮運體魄則降知氣在上 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

訓下

蓋

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

案魄無所附為落魄落魄則降而歸亏地魂無所附為游魂游魂則上而反亏天魂與魄無所附人之所以死也故易傳曰游魂為變

易繫辭傳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荀九家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 張子曰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所謂變者指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 程叔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

物賦則為變觀聚賦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始終不過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朱子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俞玉吾曰人為萬物之靈亦萬物中之一物百以變對物而言則物者有是物也變則無矣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為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游則隱而不可見是為變變則與物異矣古人以灰者為物故又為物化蓋生則為物死則為故故即變也化即變之成也

訓下

三才のイ

倣居子曰陰精陽氣合而成物之魂魄魂魄與形體相附則不灰及其終形體與魂魄分離而不相附魄無所附為落魄魂無所附為游魂是以變而為鬼為神也

禮祭義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鄭君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

案氣謂魂之有知者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是魂即氣也禮運曰知氣在上是氣有知也心之

精氣謂之魂耳目之聰明謂之魄人之生也其氣屬陽昇神之盛其魄屬陰昇鬼之盛陰陽相交氣魄相附故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及其死也魄歸於地為鬼氣申於天為神氣與魄不相屬矣而孝子慈孫之祭其親亦惟收攝我身之氣魄以聯合祖考之鬼神使其魄不為落魄魂不為游魂而尋長留于天地間下文所謂朝事報氣報魄即合鬼與神之道合鬼與神即禮運所謂合算是也然則鬼神之精靈有歷久而不滅者亦孝子慈孫有以聯之此王假有廟

訓下

三才のイ

所以獨取諸萃也此聖人太教之至意也

眾生必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燬于下陰為野土鄭君曰陰讀為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于地中為土壤

案此即體魂則降之指也凡物皆然故曰眾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鄭君曰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兒上言眾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賢爾蒿或為蕪

案此即知氣在上之指也發揚於上有為昭昭

明明之氣者聖賢之神也有為忝熏鬱勃之氣者豪傑之神也有為悽悽愴愴不克自存之氣者眾庶之神也氣之發揚亏上有數端故言百物以統之

二端既太報以二禮

鄭君曰二端既太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會也

案此上所謂合鬼與神之祭也祭必合鬼與神者所以嘉魂魄也魂氣歸亏天形魄歸亏地於祭時一合之鬼神之所樂也故曰以嘉魂魄是

訓下

三

謂合莫燔燎以報氣羶薌以報魄此總明報以二禮之義其事皆在朝踐時故特言建設朝事見以蕭光以報氣又申明燔燎之義薦黍稷以下五句又申明羶薌之義舊說甚膠韜不可從說詳肆獻裸饋會禮通故中

郊特牲魂氣歸亏天形魄歸亏地 大戴禮曾子曰陽之精氣為神陰之精氣為靈 春秋昭公七年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亏神明匹夫匹婦強灰其魂魄猶能憑依亏人以為淫厲況亘香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

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灰能為鬼不亦宜乎 傲居子曰魂者陽之靈心之精神魄者陰之靈目之聰明眾生魂氣受亏天魄成亏母及其灰魄為鬼魂為神各反其所自出也

案人尋父母之陰精而成魄既生魄即有陽魂及其疆也魄與魂相附而有精爽而魂可達亏神明聖賢之魂魄有精爽有神明其灰也神明之魂能攝魄上升亏天而為神非止歸亏地也豪傑有精爽之魂歸亏地而為鬼其魂雖不及聖賢之昭明亦能熏蒸上出鬱勃而不蔽眾庶

訓下

三

之魂魄既無神明又無精爽至老病而漸消滅灰則魂與魄散而無所歸即其氣能上出祇見悽悽愴愴來依附而不昇也其取精多用物宏而強灰者或有魂附亏魄而為妖妖怪物也鄭伯有之厲妖也妖由人興伯有之厲由鄭人之懼也左氏特筆之曰鄭人相驚以伯有又繼之曰國人益懼國人愈懼見妖生亏懼也夫妖斷無生殺人之權伯有之殺帶殺段知其灰期以恐人也而鄭人懼之妖勢愈熾如其不懼妖亦無所用其技矣

禮中庸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君曰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鬼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 呂與叔曰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案鬼神非百目可見而體之於物初無所遺 洋洋如在無微之不顯誠之不可掩也夫天地

之道始之以各正性命終之以保合太和而參贊其間者明則有誠聖幽則有鬼神故中庸大誠聖之道盛鬼神之德

經訓比義卷下

自談經者有文字之學有聲音之學有訓詁之學外此而復有攷據之學外此而復有理義之學數者分而道幾為天下製答鄭君康成精于文字聲音訓詁攷據而詩箋禮注不乏精粹之言于倫理事物之闢尤能洞察其義類曲尋乎先王制禮之本原朱子晦庵大暢理義之學而論語孟子集注備詳訓詁儀禮經傳通解實為攷據亦何嘗舍此而能侗言理學者必存入主出奴之見判為兩戒是自畫也是自小也可乎哉以恭幼與元同侍伯父傲居子聽經尋聞文字聲音訓詁攷據理義之學庚子兵亂伯父避居鎮邑以恭之報經問質遂不及元同之詳元同自幼好澁湛之息口訥心銳于學閉戶讀書如賈景伯無人事于外足不踏省闈已十有五年所著經訓比義自漢至宋及近儒之說理義者必詳攷有據而後已以恭讀其書喜其原原本本不同凡說館課時嘗舉以撤門弟子之矇今元同又著禮書通故于古禮之至纖至悉剖之極詳一若攷據之中有理義存焉以恭就而問其故元同答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其謂大德既厚小德自通與抑謂小德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後大德之化愈出不窮與禮者理也攷禮即窮理也優優大哉贊道之無小非大也以恭聞是言

愈知攷據理義之不可分抑竊有感焉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方今盜賊橫行邪說充塞曷非經中之義禮有未明乎不示之以經義民烏知聖道不曉之以經禮民烏知天秩元同化比義復化通故談義禮亏舉世不談之日實藥石之言也韓子曰尋塵緒之茫茫獨翳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亏既倒元同其勉為之而攷據以理義為歸理義亦以攷據而精讀其書者自知焉同治壬申春兄質庭甫以惹諉

訓跋

二  
卯廿一

右書棊既成或問比義之名奚所取曰比之言次也合也義之言儀也度也聖人之道敝著經傳碎如剝宿七曜之眾諸天象者代明鎔行非合周天觀之無由攷其躔度也又如蒼龍七宿分列東方必合而觀之知角亢心尾全象龍體氏房處乎四星之間非龍也而有龍身之象焉箕斗則非矣後人之說理義其離經畔道者不足論或有依附經義其言似有所据而玩諸本書參以別經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此猶輒箕斗以為龍宿在是焉而不知其為蛇足矣否則輒氏房以為龍身在是焉而不知其寄處龍宿實非龍星也否則輒角亢或輒心尾以為龍星在是焉其說當矣然亦祇舉偏見而未觀全體也凡事之般襍吾毒必比而次之義而度之而後异同以別是非乃明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比之之說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此義之之說也學記曰比物醜類謂其又譬必比鼓而和也謂其又色必比水而章也謂其又官必比學而治也緇衣曰臣義行不重辭謂其儀度可行而行之不尚高談而無實用也楚語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謂其巫祝善辭說能比上下以薦信于鬼神也又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謂其聚訓

訓跋

三  
卯廿三



ZW 21101000822175

典而讀之自知義類所在其有儀諸上下而離畔窮屈者必其辭之邪遁無可取信也此古人知言之學身比義之法者也卽我竊取之微意也誓語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謂其臣擇君儀丁甯揆度不嫌精詳此古人先庚後庚之義亦卽比義之意也尤我之所望焉後之讀是書者光緒丙申大夏日自跋

訓跋

四  
卯  
廿三

武進高豪康刻字

武進高豪康刻字